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一五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一五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75.37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78)

御製重刻二十一史序

七錄之目首列經史四庫因之史者輔經以垂訓者也尚書春秋內外傳尚矣司馬遷創爲紀表書傳之體以成史記班固以下因之累朝載筆之人類皆嫻掌故貫舊聞旁羅博采以成信史後之述事考文者咸取徵焉朕既命校刊十三經注疏定本復念史爲經翼監本亦日漸殘闕併勅校讐以廣刊布其辨譌別異是正爲多卷末考證一視諸經之例明史先經告竣合之爲二十二史煥乎冊府之大觀矣夫史以示勸懲昭法戒上下數千年治亂安危之故忠賢奸佞之實是非得失具可考見居今而知古鑒往以察來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豈不在善讀者之能自得師也哉

乾隆十二年二月朔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邦彥奉

勅敬書

史記集解序

裴駰（[illegible]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宋中郎外兵曹參軍父松之字世期太中大夫注三國志宋書父子同傳[illegible]裴駰採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解史記故題史記集解序序緒也孫炎云謂端緒也孔子作易卦子夏作詩序之義其來尚矣）

班固有言曰（[illegible]固撰漢書作司馬遷傳評其作史記所採之書兼論其得失故裴駰此序先引之為說也按固字孟堅扶風人後漢明帝時仕至中護軍祖穉潁川太守父彪徐令續太史公書）司馬遷（[illegible]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漢武帝時為太史令撰史記百三十篇父談亦為太史令）據左氏國語（[illegible]仲尼作春秋經魯史左丘明作傳合三十篇故日左氏傳國語亦丘明所撰上起周穆王下訖敬王其諸侯之事起魯莊公迄春秋末凡二十一篇）采世本戰國策（[illegible]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凡十五篇也戰國策高誘云六國時縱橫之說也一曰短長書或曰國事劉向撰為三十三篇名曰戰國策按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非遷時已名戰國策）述楚漢春秋（[illegible]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所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illegible]武帝年號言太史公所記迄至武帝天漢之年也）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illegible]按字書摭拾也音之赤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illegible]抵音丁禮反梧音吾故反抵者觸也梧亦斜相抵觸之名按今屋梁上斜柱是也斜觸謂之梧下觸謂之抵抵梧言其參差也以言彼此二文同出一家而自相乖舛）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illegible]言作史記採經傳百家之事上下二千餘年此其甚勤於撰錄也）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illegible]聖人謂周公孔子也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黃老崇勢利是繆於聖人[illegible]太史公史記各顯六家之宗黃老道家之宗六經儒家之首序游俠則退處士述貨殖則崇勢利處士賤貧原意非病夫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藏否天人地理咸使該通而遷天縱之才述作無滯故異周孔之道班固誑之裴駰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鄭多何更非駁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父偁而蔽之優劣可知矣）論大道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游俠謂輕死重氣如荊軻豫讓之輩也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言能相從游行挾持之事又曰同是非曰俠姦雄姦猾雄豪之人）述貨殖（生也言殖貨物滋生也）則崇勢利而羞賤貧（趨利之人）此其所蔽也（此三者是司馬遷不達理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俚音里劉德曰俚鄙也晉灼云世有鄙俚之語則俚亦野也謂詞不鄙樸）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駰音因當音丁浪反裴駰以班固所論司馬遷史記是非世人稱班固之言）雖時有紕繆（紕音匹之反紕猶錯也亦作紕字晉云紕者兩絲同齒曰紕繆亦與謬同）實勤成一家（雖有小紕繆實勤勤成一家之書矣）總其大較（較音角較猶略也則大較猶言大略也較明也）信命世之宏才也（按孟子云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趙岐曰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此言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於世也宏才大才謂史遷）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貿音茂舛音昌轉反言世之迷惑淺識之人或定彼從此本更相貿易真偽雜亂不能辯其是非）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作音義十三卷裴駰為注散入百三十篇）具列異同兼述訓解（徐作音義具列異同之本兼述訓解釋也）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殊絕也左傳曰斬其木不殊言絕恨其所撰太省略也省音山景反）聊以愚管（按東方朔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皆喻小也然此語本出莊子文今云愚管者是謙言己愚陋管見所識不能遠大也）增演徐氏（演音羊善反演增益也言裴駰更增益徐氏之說）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採取也或取傳說諸子百家兼取先儒之義先儒謂孔安國鄭玄服虔賈逵等是也言百家廣其非一）豫是有益悉皆抄內（並採經傳之說有裨益史記盡抄內其中抄音楚交反）刪其游辭取其要實（刪音所顏反刪除也去經傳諸家浮游之辭取其精要之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兼列數家之說不同各有道理駰生疑惑不敢偏棄故皆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按即傅瓚而劉孝標以為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二漢書之事又其姓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傅二漢書亡者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傅瓚者按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典與秘書故也瓚音殘岸反）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漢書音義中有全無姓名者裴氏注史記直云漢書音義按大顏以為無名義今有六卷題云孟康或云服虔蓋後所加皆非其實未詳指歸也）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見音賢見反裨音卑又音頻移反裨益也裴氏云時見己之微意亦有所補益也）譬嘒星之繼朝陽（嘒微小貌也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言眾無名微小之星隨三五心噣出在東方亦能繼朝陽之光嘒音火彗反朝陽日也嘒星繼朝陽喻己淺薄而注史記也）飛塵之集華嶽（西嶽華山極高大裴氏自喻材藻輕小如飛塵之集華岳亦能成其高大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華音化反又如字）以徐為本（徐廣音義辨諸家異同故以徐為本也）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有未詳審之處則闕而弗論不敢以臆聽之見而妄為說也）人心不同（言人心既不同所見亦殊別也）聞見異辭（耳聞目見心意既乖其辭所以各異也）班氏所謂疏略抵梧者依違不悉辯也（裴氏言今或依違不復更辯明之也按周公世家敘傳曰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愧非胥臣之多聞（晉大夫臼季名曰胥臣按國語稱晉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又胥臣對文公黃帝二十五子及屯豫皆八等事是多聞也）子產之博物（鄭公孫僑字子產按左氏傳子產聘晉言晉侯之疾非實沈臺駘之祟乃說飲食哀樂及內官不及同姓及則能生疾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關預也畜德謂積德多學之人也裴氏謙言己今此集解豈足關預於積學多識之士乎正是冀望聖賢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不有博奕者乎之人耳）

史記集解序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勤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隱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駰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旨微義雖知獨善不見傍通欲使後人從何準的貞謏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採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史記索隱序

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記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解者絶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尙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故其學殆絶前朝吏部侍郞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晩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

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述贊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導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史記索隱後序

史記正義序

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據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史記正義序

史記序考證

史記集解序裴駰○臣照按監本此序列於第四先索隱序次索隱後序次補史記序然後刊列此篇此篇之後則刊張守節論史例論注例論字例論音例音字例發字例謚發解七篇又不刊張守節正義序紛然淆亂絶無義例今依時代次第定此篇爲第一索隱序第二索隱後序第三正義序第四故爲其補史記序則司馬貞自敘其補三皇本紀作述贊改定篇目等事也今既不用其篇第則無庸并諸篇與張守節論史例謚法解諸篇並移置末卷之後

又索隱○臣照按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皆書名猶裴駰之有集解也監本於索隱正義則稱索隱曰正義曰於集解則不載書名直稱徐廣曰如淳曰之類遂使曰字相混而且集解之文混入索隱索隱之文混入正義又正義之文十缺四五顛倒錯亂不可枚舉今集解索隱正義並依十三經例刻陰文字刪去曰字補刻闕文不下千百條而正義十居其九不能逐條詳載考證內顧正義無古刻原本可據各本彼此多寡不同今校定刊刻之後時或又得數條其不可少者重鋟添入其無關緊要者仍從刪棄蓋卽更數年搜羅終不能信爲正義全本也但校之明代監本稍爲詳備焉

又妄言末學○末監本訛作未今改正臣照按明監本訛字甚多而小註尤甚今改正者以萬計惟大字本文訛者則著之小註不能詳也其無別本可考明知其訛不敢臆改者則著其說以存疑

索隱序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討監本訛作計今改正

又瓊文錯節異旨微義○旨監本訛作音今改正

索隱後序或得之於名山壞宅○壞監本訛作壊今改正

又遂作音義十三卷音乃周備○乃監本訛作及今改正

又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述贊○監本訛作乃自唯曰千載古良史難更然因退撰音義重作贊述今改正

史記序考證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等上言臣等奉
勑校刻二十一史告竣恭呈
睿鑒臣等謹奉
表恭
進者伏以
帝治綜百王宏啓汗青之簡
皇圖軼三古重輝竹素之書
大一統以垂庥遍蒐柱下
錄千秋而作鑑悉發名山刻玉鏤瓊丕煥龍盤之
寶字披雲撥霧聿新蠹落之殘編藝林氣蔚文
昌冊府光騰奕禩緬惟神聖傳心之要莫重於
經帝王致治之規必詳於史識大識小始同出
於一源記事記言後分標於四庫左氏因春秋
之筆編年附經以存馬遷仿尚書之裁紀傳立
史之局班范後出悉踵前規劉李代興必遵先
路雖篇目或有增減而體例不致紛殊自史漢
以及宋元効修明而若畫一凡專門名家之私
著不入故府之藏集通鑑綱目而求詳必以正
史爲斷若十七史若廿一史各有成書爲南監
本爲北監本舊稱佳刻然而校讎疏略不獨魯
魚亥豕之訛加以歲月侵尋更多蠹蝕蟲蠹之
損以是郢書燕說貽誤丹青野乘稗官翻新梨
棗不有精良秘本誰羅放失舊聞欽惟
皇帝陛下
學隆稽古
道合傳心
同文以式萬方彝倫攸敘
執中而偏天下禮樂爲昭由百世而等百王統歸
定論自皇初以迄近古總攬宏猷莫不仰
聖世之鴻規固已成
盛朝之至治乃以圖書大備典訓咸昭既刻全經必
羅諸史明朝史新已告竣具有成模舊唐書向
者單行亦宜並列統彤二十二史以配一十三
經承
恩命以彙趨引清班而雀躍簪本
頒從秘閣紛綸羣玉之編直廬密邇
禁廷清切蕊珠之館然脂夕校月已窺簾砥墨晨
書風爲展頁喜值文林盛事渾忘素業辛勤惟
是諸史考證之難較之羣經異同尤劇前史之
後乘即後史之肇端南史之牽連亦北史之綴
輯各人撰述自不必同互有淆訛豈無一是摘
錄易滋繁冗辨正務在簡明積少而多由博歸
約時呈
欽定悉仰
睿裁繙校之業幾更梓繡之工日進經七年之寒暑
次第成書合千古之典章完全插架鎔經兼之
鑄史仰巨製於
天章考古因以證今沐鴻功於
大冶四海識先民矩矱萬年爲後學津梁臣等學慚
淹雅才謝宏通深思往籍有闕文傳疑傳信猶
恐校讎如落葉旋掃旋生僅云循覽數行未足
効愚一得伏願

瑤函啓瑞
寶籙凝庥
乘運會之光昌郅隆文教
式典章之明備廣勵儒修損益因革順乎時埀建
中和之極忠敬質文推其意長留淳古之風則
至誠裕天下之經綸遠邁觀圖於河洛盛治羅
古今之道法不煩刻玉於云亭矣計校刻告竣
二十一史共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六十五函謹
奉
表隨
進以
聞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太保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三等伯仍管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臣張廷玉
吏部右侍郎臣德齡
兵部右侍郎臣王會汾
國子監祭酒臣陸宗楷

奉

旨開列校刻二十一史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總閱

原任經筵日講官太傅保和殿大學士議政大臣兼管兵部尚書翰林院掌院事三等伯臣鄂爾泰
經筵日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議政大臣兼管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事三等伯臣張廷玉

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張照
原任禮部右侍郎臣李清植
兵部右侍郎臣王會汾
原任刑部右侍郎臣勵宗萬
國子監祭酒臣陸宗楷
原任翰林院侍講職銜臣方苞

提調

原任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浩
原任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朱良裘
署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林蒲封
翰林院編修臣孫人龍

編校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沈德潛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裘曰修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董邦達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長發
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萬承倉
翰林院侍讀臣周玉章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齊召南
日講官起居注司經局洗馬臣韓彥曾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吳兆雯
翰林院編修臣柏謙
翰林院編修臣張映斗
翰林院編修臣潘乙震
翰林院編修臣何其睿
翰林院編修臣錢琦
翰林院編修臣李龍官
翰林院編修臣朱荃
翰林院編修臣葉酉
翰林院編修臣姚範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杭世駿
署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臣郭肇鐄
翰林院檢討臣萬松齡
翰林院編修今任監察御史臣沈廷芳
翰林院編修今任監察御史臣楊開鼎
翰林院編修今任奉天錦州府知府臣金文淳
宗人府主事臣王文清
候補主事今任山西隰州直隸州知州臣王祖庚
翰林院待詔臣盧明楷
欽天監博士臣張永祚

校錄

貢生臣廖名揚
貢生臣葉環
貢生臣費應泰

貢生臣楊茂選

貢生臣張本

貢生臣王濟師

貢生臣王積光

貢生臣蕭栴

貢生臣郭世琛

貢生臣龔元朱

貢生臣杜炳星

貢生臣曾尚涓

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八次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五級紀錄十三次臣永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紀錄一次臣永忠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三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一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尚琮

庫掌臣亮保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觀音保

庫掌臣常福

庫掌臣高永仁

執事人臣文殊保

執事人臣佛綸

執事人臣彌勒保

執事人臣金篤生

執事人臣李延舜

執事人臣保慶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讀臣齊召南編修臣孫人

龍原任編修臣杭世駿奉

勅恭校刊

史記目錄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本紀一十二
年表一十
八書八
世家三十
列傳七十　共一百三十卷

本紀

史記卷一
本紀第一
五帝

史記卷二
本紀第二
夏

史記卷三
本紀第三
殷

史記卷四
本紀第四
周

史記卷五
本紀第五
秦昭襄王
莊襄王

史記卷六
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

史記卷七
本紀第七
項羽

史記卷八
本紀第八
漢高祖

史記卷九
本紀第九
呂太后

史記卷十
本紀第十
孝文帝

史記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孝景帝

史記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孝武帝

年表

史記卷十三
表第一
三代世表

史記卷十四
表第二

十二諸侯
史記卷十五
表第三
六國
史記卷十六
表第四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卷十七
表第五
漢興以來諸侯
史記卷十八
表第六
高祖功臣侯
史記卷十九
表第七
惠景閒侯者
史記卷二十
表第八
建元以來侯者
史記卷二十一
表第九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
史記卷二十二
表第十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八書
史記卷二十三
書第一
禮
史記卷二十四
書第二
樂
史記卷二十五
書第三
律
史記卷二十六
書第四
歷
史記卷二十七
書第五
天官
史記卷二十八
書第六
封禪
史記卷二十九
書第七
河渠
史記卷三十
書第八
平準
世家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第一
吳太伯
史記卷三十二
世家第二
齊太公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家第三
魯周公
史記卷三十四
世家第四
燕召公
史記卷三十五
世家第五
管蔡
史記卷三十六
世家第六
陳杞
史記卷三十七
世家第七
衞康叔
史記卷三十八
世家第八
宋微子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第九
晉
史記卷四十
世家第十
楚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踐
史記卷四十二
世家第十二
鄭
史記卷四十三
世家第十三
趙
史記卷四十四
世家第十四
魏
史記卷四十五
世家第十五
韓
史記卷四十六
世家第十六
田敬仲完
史記卷四十七
世家第十七
孔子
史記卷四十八
世家第十八

陳涉
史記卷四十九
世家第十九
外戚
史記卷五十
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
史記卷五十一
世家第二十一
荆燕
史記卷五十二
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
史記卷五十三
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
史記卷五十四
世家第二十四
曹相國
史記卷五十五
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
史記卷五十六
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
史記卷五十七
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
史記卷五十八
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
史記卷五十九
世家第二十九
五宗
史記卷六十
世家第三十
三王
列傳
史記卷六十一
列傳第一
伯夷
史記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
管晏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史記卷六十四
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
史記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

孫武　吳起
史記卷六十六
列傳第六
伍子胥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第七
仲尼弟子
史記卷六十八
列傳第八
商君鞅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第九
蘇秦
史記卷七十
列傳第十
張儀　陳軫　犀首
史記卷七十一
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　甘茂　甘羅
史記卷七十二
列傳第十二
穰侯
史記卷七十三
列傳第十三
白起　王翦
史記卷七十四
列傳第十四
孟軻　淳于髡　慎到
騶奭　荀卿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
史記卷七十六
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　虞卿
史記卷七十七
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
史記卷七十九
列傳第十九
范睢　蔡澤
史記卷八十
列傳第二十
樂毅
史記卷八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李牧
史記卷八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
史記卷八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　鄒陽
史記卷八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　賈誼
史記卷八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
史記卷八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刺客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史記卷八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
史記卷八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
史記卷八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　陳餘
史記卷九十
列傳第三十
魏豹　彭越
史記卷九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
史記卷九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
史記卷九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盧綰
史記卷九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　田橫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史記卷九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張蒼　周昌　任敖
申屠嘉
附韋賢　魏相　邴吉
黃霸　韋玄成　匡衡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史記卷九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傅寬　靳歙　周緤
史記卷九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　叔孫通
史記卷一百
列傳第四十
季布　欒布
史記卷一百一
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　鼂錯
史記卷一百二
列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　馮唐
史記卷一百三
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叔
史記卷一百四
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子仁
附任安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　倉公

史記卷一百六
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
史記卷一百七
列傳第四十七
竇嬰　田蚡　灌夫
史記卷一百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韓安國
史記卷一百九
列傳第四十九
李廣
史記卷一百十
列傳第五十
匈奴
史記卷一百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韓說　郭昌
趙食其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史記卷一百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史記卷一百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尉佗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東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 淮南王安 衡山王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循吏
孫叔敖 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史記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儒林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勝 董仲舒 胡毋生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酷吏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楊僕 減宣
杜周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
烏孫 大月氏 康居 安息 奄蔡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游俠
朱家 劇孟 郭解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佞幸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滑稽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附東方朔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日者
司馬季主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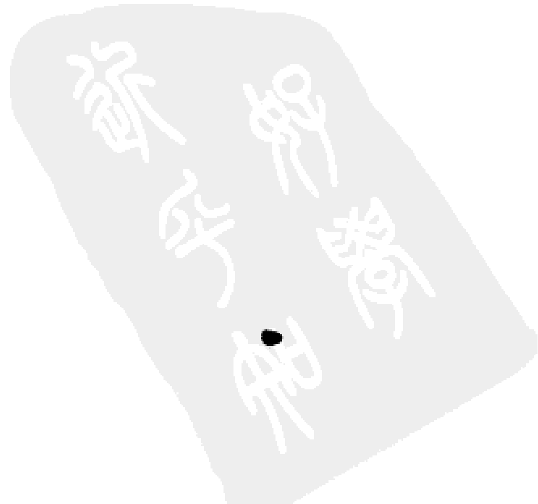
龜策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貨殖
范蠡　子貢　白圭
猗頓　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師史　任氏
史記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七十
太史公自序
附司馬貞補史記
三皇本紀
史記目錄

史記目錄考證

史記目錄○臣照按監本此行前有三行一曰史記補目錄一曰唐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著一曰三皇本紀以補書而先正書以唐司馬貞而先漢司馬遷乖舛倒置總因三皇必在五帝前也夫刪書斷自唐虞孔子豈未見黃帝之書謂其荒遠難稽不欲傳疑於後世也遷史始黃帝已失孔子之指貞復等而上之及於伏羲益又甚矣顧遷之所以始黃帝者蓋以武帝好神仙神仙家言並托之黃帝封禪書載帝語我若得如黃帝視棄妻子如敝屣耳遷是以據古史著黃帝事實以言黃帝亦人耳非能乘雲駕風長生不死如彼所言神仙者也故五帝中獨著黃帝之葬橋山餘並不書葬者言黃帝之死有冢可據也貞之補三皇并失遷之旨矣今依古本刊去此三行附補書於正書之末庶不改龍門之舊云

本紀一十二表一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監本作本紀卷一十二年表卷一十八書卷八世家卷三十列傳卷七十臣照按十表中有世表有月表今曰年表卷一十其謬可知也卷一十二卷一十則是第十二卷第十卷也八書卷八更不可通蓋坊肆書賈之所為而傳謬至今者且司馬遷報任安書云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云云更為確據今俱依古本改正

史記目錄考證



史記卷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　正義

五帝本紀第一

【集解】裴駰曰凡是徐氏義稱徐姓名以別之餘者悉是駰注解并集衆家義【索隱】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縷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正義】鄭玄注中候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又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曰世家本者繫其本系故曰本紀者理也統理衆事繫之年月名之曰紀第者次序之目一者篹數之由故曰五帝本紀第一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陽故記動右陰故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按春秋時置左右史故云史記

黃帝者，

【集解】徐廣曰號有熊【索隱】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火德王而稱炎帝然也此以黃帝為五帝之首蓋依大戴禮五帝德又譙周宋均亦以為然而孔安國皇甫謐帝王代紀及孫氏註系本並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註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都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又據左傳亦號帝鴻氏也【正義】輿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有熊也按黃帝有熊國君乃少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又曰縉雲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兖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生日角龍顏有景雲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在牟陰

少典之子，

【集解】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索隱】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又按國語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黃二帝雖則承帝王代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為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又按秦本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脩吞玄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者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亦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為子是也譙周字允南蜀人魏散騎常侍徵不拜此註所引者是其人所著古史考之說也皇甫謐字士安晉人號玄晏先生今所引者是其所作帝王世紀也

姓公孫，名曰軒轅。

【索隱】按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是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姓姬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索隱】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正義】言神異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書曰人惟萬物之靈故謂之神靈也

幼而徇齊，

【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駰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斯文未明今案徇齊皆德也書曰聽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齊謂聖德齊肅又按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叡慧皆智也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為此紀今彼文無作徇者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為濬濬深也義亦並通爾雅齊速俱訓為疾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註云齊疾也今裴氏注云徇亦訓疾未見所出或當讀徇為迅迅於爾雅與齊俱訓疾則迅濬雖異字而音同也又爾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是遍之與通義亦相近言黃帝幼而才智周徧且辯給也故墨子亦云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俗本作十五非是按謂年老踰五十不聰弱何得云十五

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集解】成謂年二十冠成人也聰明聞見明辯也此以上至軒轅皆大戴禮文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

【集解】皇甫謐曰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曰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索隱】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固所謂參盧皇甫謐所云帝榆罔是也【正義】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初都陳又徙魯又曰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曰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

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

【索隱】謂用干戈以征諸侯之不朝享者一本或作亭亭訓直以征諸侯之不直者

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

【集解】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按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則蚩尤非為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並入大戴禮今此文見用兵篇也【正義】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

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
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
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為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
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炎帝欲侵陵諸侯
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正義】振，整也。治五氣，【集解】
王肅曰五行之氣【索隱】謂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屬是五氣也蓺五種，蓺樹也詩云蓺之荏
菽周禮曰穀宜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索隱】蓺音藝藝種也樹也五種即五穀也音朱用反此
註所引見詩大雅生民之篇爾雅云荏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豆鄭氏曰豆之大者是也【正義】蓺音魚
曳反種音腫撫萬民，度四方，【集解】王肅曰度四方而安撫之【正義】度音徒洛反教
熊羆貔貅貙虎，【索隱】書云如虎如貔爾雅云貔白狐禮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是也爾雅
又曰貙獌似貍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即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正義】熊音
雄羆音碑貔音毗貅音休貙音丑于反羆如熊黃白色郭璞云貔執夷虎屬也按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
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集解】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
曰在上谷【索隱】阪音白板反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嬀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東
北與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嬀州東南五十里本黃帝所都也晉太康地里志云涿鹿城東一里有阪
泉上有黃帝祠按阪泉之野則平野之地也三戰，然後得其志。【正義】謂黃帝克炎帝
之後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正義】言蚩尤不用黃帝之命也於是黃帝乃
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集解】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
曰涿鹿在上谷【索隱】或作濁鹿古今字異耳按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遂
禽殺蚩尤。【集解】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
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索隱】按皇甫謐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于凶黎之谷或曰黃帝斬蚩尤
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
襲等所撰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
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正義】平服者即去之
披山通道，【集解】徐廣曰披他本亦作陂字蓋當為詖詖者旁其邊之謂也披語詖合今世然古
今不必同也【正義】披音如字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徐廣音詖恐稍迂也未嘗寧居。
東至于海，登丸山，【集解】徐廣曰丸一作凡駰案地理志曰丸山在琅邪朱虛縣【索隱】凡
音扶嚴反【正義】丸音桓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臨朐縣界朱虛故縣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丸音
紈守節按地志唯有凡山蓋凡山丸山是一山耳諸處字誤或丸或凡也漢書郊祀志云禪丸山顏師古
云在朱虛亦與括地志相合明丸山是也及岱宗。【正義】泰山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
也西至于空桐，【集解】應劭曰山名韋昭曰在隴右登雞頭，【索隱】山名也後漢王
孟塞雞頭道在隴西一曰崆峒山之別名【正義】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抱朴子內
篇云黃帝西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空桐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
峒山在原州平陽縣西百里禹貢涇水所出輿地志云或即雞頭山也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云
廣成子學道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按二處崆峒皆云黃帝登之未詳孰是南至于
江，登熊湘，【集解】駰案封禪書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長沙益陽縣【正義】括
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洛縣西十里齊桓公登之以望江漢也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縣南十八里
也北逐葷粥，【集解】匈奴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索隱】匈奴別名也唐虞
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正義】葷音薰粥音育合符釜
山，【集解】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又按郭子橫洞冥記稱東方朔云
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時有赤雲之祥之類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
應於釜山也【正義】括地志云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三里山上有舜廟而邑于涿鹿之
阿。【正義】廣平曰阿涿鹿山名已見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黃帝所都之邑於山下平地遷徙往
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正義】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衞若轅門即其遺象官
名皆以雲命，為雲師。【集解】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
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置左
右大監，監于萬國。【正義】監上監去聲下監平聲若周邵分陝也萬國和，而
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集解】徐廣曰多一作朋【索隱】與音羊汝反與猶許也【正義】
言萬國和同而鬼神山川封禪祭祀之事自古以來帝王之中推許黃帝以為多多猶大也獲寶
鼎，迎日推策。【集解】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正義】封
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云於是推策迎日則神策者神蓍也黃帝得蓍以推算歷數於是逆知節氣

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正義】筴音策迎逆也黃帝受神筴命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曆是也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集解】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大鴻見封禪書【正義】舉任用四人皆帝臣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云風后兵法十三篇圖三卷孤虛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鄭玄云風后黃帝之三公也按黃帝倣天地置列侯眾官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也封禪書云鬼臾區號大鴻黃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鴻冢是藝文志云鬼容區兵法三篇也順天地之紀【正義】言黃帝順天地陰陽四時之紀也幽明之占【正義】幽陰明陽也占數也言陰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此文見大戴禮死生之說【集解】徐廣曰一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正義】謂儀制也民之死生此謂作儀制禮則之說存亡之難【正義】存亡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詞則曰難又上文有死生之說故此云存亡之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也【正義】難音乃憚反存亡猶生死也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造屋宇制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集解】王肅曰時是也【索隱】為一句【正義】言順四時之所宜而布種百穀草木也淳化鳥獸蟲蛾【索隱】為一句蛾音牛綺反一作豸豸言淳化廣被及之【正義】蛾音魚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蟻蚍蜉也爾雅曰有足曰虫無足曰豸旁羅日月星辰水波【集解】徐廣曰一作沃土石金玉【索隱】旁非一方羅廣布也今按大戴禮作歷離離即羅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正義】旁羅猶徧布也日月陰陽時節也星二十八宿也辰日月所會也水波瀾漪也言天不異災土無別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寶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正義】節時節也水陂障決洩也火山野禁放也材木也物事也言黃帝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採禁捕以時用之有節令得其利也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正義】炎帝火黃帝土代之即黃龍地螾見是也螾土精大五六圍長十餘丈螾音引【索隱】螾音以刃反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隱】舊解破四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按國語胥臣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陽與蒼林為姬姓

是則十四人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稱青陽與蒼林蓋國語文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為玄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為己姓者耳既理在不疑無煩破四為三【正義】僖音力其反姞音其吉反嬛音在宜反黃帝居軒轅之丘【集解】皇甫謐曰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而娶於西陵之女【正義】西陵國名也是為嫘祖【集解】徐廣曰祖一作組嫘力追反【索隱】一曰雷祖音力堆反【正義】一作傫嫘祖為黃帝正妃【索隱】按黃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謐云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按國語夷鼓蒼林是二人又按漢書古今人表彤魚氏生夷鼓嫫母生蒼林不得如謐所說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集解】駰案太史公乃據大戴禮以嫘祖生昌意及玄囂玄囂即青陽也皇甫謐以青陽為少昊乃方雷氏所生是其所見異也【正義】玄囂帝嚳之祖按皇甫謐及宋衷皆云玄囂青陽即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囂是為青陽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子並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以玄囂青陽為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囂青陽是為少昊繼黃帝立者而史不敘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敘五帝不數之也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隱】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降居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為瀘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正義】括地志云安陽故城在豫州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應劭云古江國也地理志亦云安陽古江國也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正義】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亦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頊首戴干戈有德文也黃帝崩【集解】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索隱】按大戴禮宰我問孔子曰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則士安之說略可憑矣【正義】列仙傳云軒轅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劍舄在棺焉葬橋山【集解】駰案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索隱】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陽縣山有黃帝冢也【正義】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陽周縣橋山南有黃帝冢按陽周隋改為羅川爾雅云山銳而

高日橋也。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

帝顓頊高陽者，【集解】皇甫謐曰：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索隱】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張晏曰：高陽者，所興地名也。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索隱】言能養材物以任地。大戴禮作養財。載時以象天，【索隱】載，行也。言行四時以象天。大戴禮作履時以象天。履亦踐而行也。依鬼神以制義，【索隱】鬼神聰明正直，當盡心敬事，因制尊卑之義，故禮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是也。【正義】鬼之靈者曰神也。鬼神謂山川之神也，能興雲致雨，潤養萬物也。故己依憑之，制義也。制，古制字。治氣以教化，【索隱】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人也。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正義】幽州也。南至于交阯，【正義】阯音止。交州也。西至于流沙，【集解】地理志曰：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正義】濟渡也。括地志云：居延海南，甘州張掖縣東北千六十四里是。東至于蟠木。【集解】案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有門，名曰鬼門，萬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鬱壘，主閱領萬鬼。若害人之鬼，以葦索縛之，射以桃弧，投虎食也。動靜之物，【正義】動物謂鳥獸之類，靜物謂草木之類。小大之神，【正義】大謂五嶽四瀆，小謂邱陵墳衍。日月所照，莫不砥屬。【集解】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依王肅音止。屬據大戴禮作砥礪也。

帝顓頊生子曰窮蟬。【索隱】系本作窮係。宋衷云：一云窮係，係，諡也。【正義】帝舜之高祖也。顓頊崩，【集解】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索隱】皇甫謐云：據左氏，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又山海經曰：顓頊葬鮒魚山之陽，九嬪葬其陰也。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

帝嚳高辛者，【集解】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索隱】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爲號。嚳，名也。皇甫謐云：帝嚳名夋也。【正義】帝王紀云：俈母無閥焉。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索隱】蟜音居兆反，本作橋，音同。又巨遙反。帝嚳之祖也。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集解】皇甫謐曰：都亳，今河南偃師是。高辛於顓頊爲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正義】帝王紀云：帝俈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岌。齠齔

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正義】言作歷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上迎日推策是也。明鬼神而敬事之。【正義】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人之精氣謂之鬼。言明識鬼神而敬事也。其色郁郁，其德嶷嶷。【索隱】郁郁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今按大戴禮郁郁作神，嶷嶷作俟。其動也時，其服也士。【索隱】舉動應天時，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集解】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徧字一作尹。【索隱】鄭尚書允執厥中是也。【正義】溉音既。言帝嚳治民，若水之溉灌，平等而執中正，遍於天下也。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索隱】以上大戴禮文也。

帝嚳娶陳鋒氏女，【索隱】鋒音峯，又作豐。帝王紀云：帝嚳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卨；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勛；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也。生放勛。【正義】放音方往反。勛亦作勳，音許云反。言堯能放上代之功，故曰放勛。諡。堯姓伊祁氏。帝紀云：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慶都，十四月生堯。娶娵訾氏女，生摯。【索隱】案皇甫謐云：女名常儀也。【正義】娵，足須反。訾音紫移反。帝嚳崩，【集解】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索隱】古本作不著，音張慮反。俗本作不善。不善謂微弱，不著猶不著明。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正義】帝王紀云：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勛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乃封摯於高辛。今定州唐縣也。而弟放勛立，是爲帝堯。

帝堯者，【集解】諡法曰：翼善傳聖曰堯。【索隱】堯，諡也。放勳，名。帝嚳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爲姓也。【正義】徐廣云：號陶唐。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也。放勳。【集解】徐廣曰：號陶唐。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其仁如天，【索隱】如天之函養也。其知如神。【索隱】如神之微妙也。就

之如日[redacted]如日之照臨人咸依就之若葵藿傾心以向日也望之如雲[redacted]如雲
之覆渥言德化廣大而浸潤生人人咸仰望之故曰如百穀之仰膏雨也富而不驕貴而
不舒[redacted]舒猶傲也大戴禮作不豫黃收純衣[redacted]徐廣曰純一作絲[redacted]案太古冠冕圖
云夏名冕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redacted]收冕名其色黃故曰黃收象古質素也純
讀曰緇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redacted]徐廣曰馴古訓字[redacted]史記馴字徐廣皆
讀曰訓訓順也言聖德能順人也案尚書作俊德孔安國云能明用俊德之士與此文意別也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redacted]徐廣曰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為便也駰案
尚書並作平字孔安國曰百姓百官鄭玄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redacted]古文尚書作平此文蓋讀平為
蒲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辯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辯遂為辯章鄒誕生本亦
同也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redacted]孔安國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
世掌天地之官[redacted]呂刑傳云重即羲黎即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也按聖人不獨治必須賢輔乃
命相天地之官若周禮天官卿地官卿也敬順昊天[redacted]敬猶恭勤也元氣昊然廣大故云昊
天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而獨言昊天者以堯能敬天大故以昊大言之數
法日月星辰[redacted]曆數之法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天數
以為一歲之曆敬授民時[redacted]尚書作曆象日月則此言數法是訓曆象二字謂命羲和以曆
數之法觀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敬授人時也[redacted]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
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也天子視四星之中知民緩急故
云敬授民時也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redacted]駰案尚書作嵎夷孔安國曰東
表之地稱嵎夷日出於暘谷羲仲治東方之官[redacted]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案淮南子曰日出
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又下曰昧谷徐廣云一作柳柳亦日入處地名太史公博採經記
而為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尚書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redacted]郁音隅陽或作暘禹貢青州云暘夷既
略按嵎夷青州也堯命羲仲理東方青州嵎夷之地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羲仲主東方之官若周禮
春官卿敬道日出便程東作[redacted]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
農也[redacted]劉伯莊傳皆依古史作平秩音然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則是訓秩為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
[redacted]道音導便程並如字後同導訓也三春主東故言日出耕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羲仲恭勤道訓萬民
東作之事使有程期日中星鳥以殷中春[redacted]孔安國曰日中謂春分之日也鳥南

方之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孟季則可知也[redacted]下中音仲夏
秋冬並同其民析鳥獸字微[redacted]孔安國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
乳化曰字尚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申命羲叔居南交[redacted]孔安國曰夏與
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redacted]孔註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
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
是交阯不疑也[redacted]羲叔主南方之官若周禮夏官卿也便程南為敬致[redacted]孔安國曰
為化也平序分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也[redacted]為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
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redacted]譌音于偽反命羲叔宜則恭勤化民事致
其種殖使有程期也日永星火以正中夏[redacted]孔安國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
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也以正中夏之節馬融王肅謂日長晝漏六十刻鄭玄曰五十五刻其
民因鳥獸希革[redacted]孔安國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也革改也申命和仲居西土[redacted]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為西者今天水之西
縣也駰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曰昧谷[redacted]徐廣曰一作柳谷駰案孔安國
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redacted]和仲主西方之官若周禮秋官
卿也敬道日入便程西成[redacted]孔安國曰秋西方萬物成也夜中星虛
以正中秋[redacted]孔安國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以正三秋也[redacted]虛舊依字讀而鄒誕生音墟案虛星主墳墓鄒氏頗得其理其民夷易鳥
獸毛毨[redacted]孔安國曰夷平也老壯者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曰毨理申命和
叔居北方曰幽都[redacted]孔安國曰北稱幽都謂所聚也[redacted]案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
山名幽都蓋是也[redacted]按北方幽州陰聚之地命和叔居理之北方之官若周禮冬官卿便在伏
物[redacted]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
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日短星昴以正中冬[redacted]孔安國曰
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節也馬融王肅謂日短晝漏四十刻鄭玄曰四
十五刻其民燠鳥獸氄毛[redacted]徐廣曰氄音茸駰案孔安國曰民入室處鳥獸皆生
氄毳細毛以自溫也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redacted]夫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度數也而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月一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彊月行天一匝又逐及日而與日會一年十二會是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六十五日舉全數云六十六日其實一歲唯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信飭百官【集解】徐廣曰古勑字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正義】言將登用之嗣位也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集解】孔安國曰放齊臣名【正義】放音方往反鄭玄云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披開解而達也帝王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荊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州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丹朱故為縣堯曰吁頑凶不用【集解】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正義】左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凶訟也言丹朱心既頑嚚又好爭訟不可用之堯又曰誰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集解】孔安國曰讙兜臣名鄭玄曰共工水官名【正義】兜音升侯反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正義】漫音莫干反共工善為言語用意邪僻也似於恭敬罪惡漫天不可用也堯又曰嗟四嶽【集解】鄭玄曰四嶽四時官主方嶽之事【正義】嗟嘆鴻水問四嶽誰能理也孔安國云四嶽即上羲和四子也分掌四嶽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集解】孔安國曰懷包襄上也【正義】湯音商今讀如字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奔突有所滌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蕩蕩然按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在上也言水襄上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集解】馬融曰鯀臣名禹父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正義】負音佩依字通負違也族類也鯀性狠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詩云貪人敗類也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正義】异音異孔安國云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堯於是聽嶽用鯀九載功用不成【正義】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不相襲也孫炎云歲取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載取萬物始更終也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按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也至期年得舜乃殛之羽山而用其子禹也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集解】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正義】孔

安國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載時八十六老將求代也嶽應曰鄙德忝帝位【正義】四嶽皆云鄙俚無德若便行天子事是辱帝位言己等不堪也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集解】孔安國曰無妻曰矜【正義】矜古頑反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集解】孔安國曰不至於姦惡【正義】烝之升反進也言父頑母嚚弟傲舜皆和以孝進之於善不至於姦惡也堯曰吾其試哉【正義】欲以二女試舜觀其理家之道也於是堯妻之二女【正義】妻音七計反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觀其德於二女【正義】視其為德行於二女以理家而觀國也舜飭下二女於嬀汭【集解】孔安國曰舜所居嬀水之汭【索隱】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系本作女瑩大戴禮作女匽皇甫謐云嬀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汭水涯也猶洛汭渭汭然也【正義】飭音勑下音胡亞反汭音芮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括地志云嬀源汭水出蒲州河東南山許慎云水涯曰汭按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嬀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原合流出谷西注河嬀水北曰汭也又云河東縣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集解】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集解】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正義】尚書云納于大麓穀梁傳云林屬於山曰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為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訓錄言令舜大錄萬機之政與此不同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集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集解】徐廣曰音亦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索隱】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懌也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懌也正月上日【集解】馬融曰上日朔日也【正義】鄭玄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舜正建子此時未改故依堯正月上日也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集解】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正義】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正義】舜受堯終帝之事於文祖也尚書帝命驗曰

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割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玄矩者黑帝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故謂之玄矩周曰玄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說文云璿美玉也按舜雖受堯命猶不自安更以璿璣玉衡以正天文璣爲運轉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器也觀其齊與不齊今七政齊則己受禪爲是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並縣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尺五寸而強也鄭玄云運轉者爲璣持正者爲衡尚書大傳云政者齊中也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

遂類於上帝，

【】鄭玄曰禮祭上帝於圓丘【】五經異義云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時舜告攝非常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鄭玄云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

禋于六宗。

【】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謹案六宗義衆矣愚謂鄭說爲長【】周語云精意以享曰禋也孫炎云禋絜敬之祭也按星五星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孔安國云四時寒暑也日月星也水旱也禮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立六宗祀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禮比大社魏因之至晉初荀顗言新祀以六宗之神諸家說不同乃廢之

望于山川。

【】望者遍望而祭山川也山川五嶽四瀆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

辯於羣神。

【】徐廣曰辯音班駰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辯音遍謂祭羣神也

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馬融曰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輯音集周禮典瑞云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五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言五瑞者王不在中也孔文祥云宋末會稽修禹廟於廟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即禹會諸侯於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其璧今猶有在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

【】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按既班瑞羣后即東巡者守土之諸侯會岱宗之嶽贊柴告王也王者禮狩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任己恐其壅遏上命澤不下流故巡行問人疾苦也風俗通云太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始也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也按二月仲月也仲中也言得其中也

望秩於山川，

【】乃以秩望祭東方諸侯境內之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

【】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既見東方君長乃合同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正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因巡狩合正之

同律度量衡，

【】鄭玄曰同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律之十二律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皆使天下相同無制度長短輕重異也漢律歷志虞書云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秤物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衡平也權重也

脩五禮，

【】馬融曰吉凶賓軍嘉也【】周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也尚書堯典云類于上帝吉禮也如喪考妣凶禮也羣后四朝賓禮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禮也堯典云女于時嘉禮也女音女慮反

五玉，

【】鄭玄曰即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

三帛，

【】馬融曰三孤所執也鄭玄曰帛所以薦玉也以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孔安國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也按三統紀推伏羲爲天統色尚赤神農爲地統色尚黑黃帝爲人統色尚白少昊黃帝子亦尚白故高陽氏爲天統亦尚赤堯爲人統故用白

二生，

【】羔鴈也鄭玄注周禮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羣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卿執羔大夫執鴈按羔鴈性馴可生爲贄

一死

【】雉也馬融云一死雉士所執也按雉不可生爲贄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

爲摯。

【】馬融曰摯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摯音至摯執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韋昭云贄六贄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

如五器，卒乃復。

【】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

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索隱】卒音子律反。復音伏。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索隱】禰音乃禮反。何休云：生曰父，死曰考，廟曰禰。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集解】鄭玄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嶽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徧告以言，【索隱】徧音遍。【集解】孔安國曰：各使陳進治理之言。言，告也。天子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集解】孔安國云：功成則錫車服，以表顯其能用也。肇十有二州，決川。【集解】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正義】鄭玄云：更分置之界州為十二，分之以為十二州也。象以典刑，【集解】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正義】孔安國云：五刑之法，象以典刑也。流宥五刑，【集解】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五刑不簡，正於五過，以寬宥之。【正義】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也。鞭作官刑，【集解】馬融曰：為辨治官事者為刑。扑作教刑，【集解】鄭玄曰：扑，檟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金作贖刑，【集解】馬融曰：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眚災過，赦；【集解】鄭玄曰：眚災，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終【集解】徐廣曰：一作象。賊刑。【集解】鄭玄曰：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則用刑之。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索隱】案：古文作「恤哉」，今文作「謐哉」，是伏生口誦。讙兜進言共工，【集解】讙兜，渾沌也；共工，窮奇也；鯀，檮杌也；三苗，饕餮也。左傳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也。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索隱】若今大匠卿也。共工果淫辟。【索隱】辟音亦反。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集解】馬融曰：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正義】左傳云：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虞、夏、商、周有三苗。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按：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為左，彭蠡在東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西讀曰匯，音胡罪反。今彭蠡湖也，本屬荊州。尚書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是江東也。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集解】馬融曰：北裔也。【正義】尚書及大戴禮皆作「幽州」。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

頑愚，名曰共工。以變北狄；【集解】徐廣曰：變，一作「燮」。【索隱】變謂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徐廣云作「燮」。燮，和也。共工等為中國之言，四凶流四裔，各於四裔為夷狄。放驩兜於崇山，【集解】馬融曰：南裔也。【正義】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為人很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也。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集解】馬融曰：西裔也。【正義】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神異經云：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腋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又山海經云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也。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集解】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正義】孔安國云：殛，竄，放，流，皆誅也。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為人自用，欲為人息。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集解】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索隱】案：皇甫謐曰堯即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也，壽百一十八歲。【正義】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壟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云：堯即位九十年，凡壽百一十八歲。孔安國云：堯年十六即位，七十年舉舜，歷試三年，攝位二十八年，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澤縣本漢城陽縣也。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正義】三年，載，是四海遏密八音。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集解】鄭玄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父也。【索隱】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於是乃權授舜。【正義】權，道也。立子以嫡，權者反常而合道也。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正義】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集解】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諸侯朝覲者不之

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劉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 是爲帝舜。

虞舜者， 駰案謚法曰仁聖盛明曰舜 虞國名在河東太陽縣舜謚也皇甫謐云舜字都君也 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舜生於姚墟按二所未詳也 名曰重華。 徐廣曰皇甫謐云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 尚書云重華協於帝孔安國云華謂文德也言其光又重合於堯瞽瞍姓嬀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華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大尺一寸 重華父曰瞽叟， 先后反孔安國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叟叟無目之稱也 瞽叟父曰橋牛， 橋又音嬌 橋牛父曰句望， 句古侯反望音亡 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 皇甫謐云舜母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也 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 蒲州河東縣本屬冀州宋永初山川記云蒲坂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括地志云嬀州有嬀水源出城中耆舊傳云即舜釐降二女於嬀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山上有舜廟未詳按嬀州亦冀州城是也 舜耕歷山， 鄭玄曰在河東 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豬山亦名狗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 漁雷澤， 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 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 陶河濱， 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 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 作什器於壽丘， 皇甫謐曰在魯東門之北 什器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壽丘地名黃帝生處 壽音受顏師古云軍法伍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器物故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 就時於負夏。 鄭玄曰負夏衛地 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 可用謂可爲天子也 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 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顆手等也顆音古果反 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篤惇也非唯二女恭勤婦道九男事舜皆益惇厚謹敬也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韓子曆云農相侵畔舜往耕期年耕者讓畔也 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 史記音義曰音游甫反劉謂窳病也苦讀如鹽音古鹽盬也窳音庾 一年而所居成聚， 聚在喻反謂村落也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 堯乃賜舜絺衣與琴， 絺勑遲反細葛布衣也鄒氏音竹几反 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 言以笠自扞己身有似鳥張翅而輕下得不損傷皇甫謐云兩繖繖笠類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 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 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 劉熙曰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空音

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是也【[illegible]】言舜潛匿穿孔旁從他井而出也通史云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帝王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也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illegible]】扶問反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illegible]】宮卽室也爾雅云宮謂之室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也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illegible]】言汝猶當庶幾於友悌之情義也如孟子取尚書文又云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蓋欲令象共我理臣庶也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illegible]】賈逵曰愷和也【[illegible]】左傳史克對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illegible]】賈逵曰元善也【[illegible]】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illegible]】謂元愷各有親族故稱族也濟成也言後代成前代也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illegible]】王肅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預曰后土地也【[illegible]】禹爲司空司空主土則禹在八愷之中【[illegible]】春秋正義云后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illegible]】言禹度九土之宜無不以時得其次序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illegible]】契爲司徒司徒數五教則契在八元之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illegible]】杜預云內諸夏外夷狄也按契作五常之教諸夏太平夷狄向化也昔帝鴻氏有不才子【[illegible]】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謂兜也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illegible]】慝惡也一本云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渾沌卽讙兜也言掩義事陰爲賊害而好凶惡故謂之渾沌也杜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藏有腸直短食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又莊子云南海之帝爲儵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欲報渾沌

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言讙兜性似故號之也少皞氏【[illegible]】服虔曰金天氏帝號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illegible]】服虔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illegible]】謂共工言毀敗信行惡其忠直有惡言語高粉飾之故謂之窮奇按常行終必窮極好諂諛奇異于人也神異經云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按言共工之性似故號之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illegible]】賈逵曰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illegible]】檮音道杌音五骨反謂鯀也凶頑不可教訓不從詔令故謂之檮杌按言無疇匹言自縱恣也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按言鯀性似故號之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illegible]】賈逵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任縉雲之官也【[illegible]】今括州縉雲縣蓋其所封也書云縉赤繒也謂三苗也言貪飲食冒貨賄故謂之饕餮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彊者長羣而單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號之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illegible]】杜預曰非帝子孫故別之以比三凶也舜賓於四門【[illegible]】杜預云闢四門達四聰以賓衆賢也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illegible]】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服虔曰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illegible]】御音魚呂反螭音丑知反魅音媚按御魑魅恐更有邪諂之人故流放四凶以御之也故下云無凶人也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illegible]】彭祖卽陸終氏之第三子籛鏗之後後爲大彭亦稱彭祖【[illegible]】高姚二音皋陶字庭堅英六二國是其後也契音薛殷之祖也伯夷齊太公之祖也夔巨龜反樂官也倕音垂亦作垂內言之官也益伯翳也卽秦趙之祖彭祖自堯時舉用歷夏殷封於大彭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illegible]】分音符問反又如字分謂封疆爵土也於是舜乃

至於文祖，謀于四嶽，闢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
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redacted]舜命十二牧論帝堯之德又敎之于民遠離邪
佞之人言能如此則夷狄亦服從也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
庸[redacted]馬融曰奮明庸功也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
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
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redacted]鄭玄曰然其舉
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舜曰：棄，黎民始飢，[redacted]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
祖始也[redacted]古文作阻飢孔氏以爲阻難也祖阻聲相近未知誰得汝后稷播時百穀。
[redacted]鄭玄曰時讀曰蒔[redacted]稷農官也播時謂順四時而種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馴，[redacted]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品五常也[redacted]馴音訓汝爲司
徒，而敬敷五教，在寬。[redacted]馬融曰五品之教舜曰：皋陶，蠻夷猾
夏，[redacted]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寇賊姦軌。[redacted]鄭玄曰由內爲姦起外爲軌[redacted]亦作宄
汝作士，[redacted]馬融曰獄官之長按若大理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redacted]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
處[redacted]孔安國云服從也言輕重之中正也按墨黥鑿其額涅以墨劓截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
割勢婦人幽閉也大辟死刑也五流有度，[redacted]度音徒洛反尚書作宅孔安國云五刑之流各
有所居也五度三居：[redacted]按謂度其遠近爲三等之居也維明能信。[redacted]馬融曰謂
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
能使信服之舜曰：誰能馴予工？[redacted]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皆曰垂可。
於是以垂爲共工。[redacted]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舜曰：誰能馴予
上下草木鳥獸？[redacted]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皆曰益可。於是以益
爲朕虞。[redacted]馬融曰虞掌山澤之官名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
羆。[redacted]鄭玄曰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redacted]孔安國云朱虎熊羆二臣也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
也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redacted]爲益之佐也舜
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redacted]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曰天
事地事人事之禮也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redacted]

鄭玄曰主次秩尊卑[redacted]若太常也漢書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孔安國云秩序宗尊也主
郊廟之官也夙夜維敬，直哉維靜絜。[redacted]靜清也絜明也孔安國云職與禮施
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夷讓夔、龍。舜曰：然。[redacted]孔安國云然其推賢不許其讓也
以夔爲典樂，教穉子，[redacted]鄭玄曰國子也按尚書作胄子孔安國曰穉胄也聲相近[redacted]
[redacted]穉胄雉反孔安國云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直而溫，[redacted]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而栗，[redacted]馬融曰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redacted]孔安國云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也詩言
意，歌長言，[redacted]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redacted]孔安國云詩言志以導其心歌詠其義以
長其言也聲依永，律和聲。[redacted]鄭玄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redacted]孔安
國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爲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當依聲律和樂也八音能諧，
毋相奪倫，神人以和。[redacted]鄭玄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redacted]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也孔安國云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也夔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redacted]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redacted]於音
烏孔安國云石磬也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也按磬一片黑石也不音福尤反周禮云夏官有服不氏掌服猛獸下士一人徒四人鄭玄云服不服之
獸也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眾，[redacted]徐廣曰一云齊說殄
行振驚眾聽案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redacted]僞音危歷反言長惡利口
讒說之人兼殄絕姦僞人黨恐其驚動我眾使龍遏絕之出入其命維信實也此僞字太史公變尚書文
也尚書僞字作行音下孟反言己畏忌有利口讒說之人殄絕無德行之官也命汝爲納言，
夙夜出入朕命，惟信。[redacted]孔安國云納言喉舌之官也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
下必信也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redacted]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
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
敕命也敬哉，惟時相天事。[redacted]相視也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職惟在順時視天
所宜而行事也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興。分北
三苗。[redacted]鄭玄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此二十二人咸
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redacted]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惡也民各伏得

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工師若今大匠卿也百
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婢亦反闢也棄主稷百穀時茂
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辟違禹九州之民無敢辟違舜十二牧也唯禹之功為大
披九山披音皮義反謂傍其山邊以通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
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
阯北發一句西戎析枝渠廋氐羌一句北山戎發息
慎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東長鳥夷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
人故先以撫字續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按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為南方之北
國譔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長夷也鳥夷也
其意宜然今按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鄒氏劉
氏云息並音肅非也曰夷狄之名古書不必皆同今讀如字也注鳥或作島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
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南萬三千五百
里按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四海之內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咸
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招音韶即舜樂簫韶九成
故曰九招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
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
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
阪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媯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
二里河東縣界蒲坂故城是也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
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駰案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
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
葬于陽丹朱葬於陰皇甫謚曰或曰二妃葬衡山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
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徐廣曰和敬貌如子道封弟象為諸
侯駰案孟子曰封之有庳音鼻帝王紀云舜弟象封於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
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輿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

王隱晉書云此大泉陂縣北都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舜子商均亦不肖皇甫
謐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譙周云以虞封舜子今宋州虞城縣括地志云虞國舜後所封邑也或
云封舜子均於商故號商均也舜乃豫薦禹於天謂告天薦之攝位也十七
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括地
志云禹居洛州陽城者避商均非時久居也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
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譙周曰以唐封
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漢書律曆志云封堯子朱於丹淵為諸侯商均封虞在梁國今虞城縣也
括地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服其服禮樂如之以
客見天子為天子之賓客也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自黃
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徐廣曰外傳曰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以德為氏姓又虞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
人為十一姓酉祁己滕葴任荀釐姞嬛依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故黃帝為有熊
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韋昭曰陶唐皆
國名猶湯稱殷商矣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帝舜為有虞皇甫謐曰
舜嬪于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太陽西山上虞城是也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
氏契為商姓子氏禮緯曰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而契姓子氏者亦
以其母吞鳦子而生棄為周姓姬氏駰案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駭
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
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
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
也

太史公曰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自敘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云太史公曰余聞之
董生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明太史公司馬遷自號也遷為太史公官題贊首也虞喜云古者主天官
者皆上公非獨遷也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尚上也言久遠也然尚矣文出大戴
禮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曰薦紳即縉紳

也古字假借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redacted]繫音奚計
反儒者或不傳[redacted]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經故漢
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故多不傳學也余嘗西至空峒[redacted]余太史公自稱也嘗曾也
空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處北過涿鹿[redacted]涿鹿山在嬀州東南
五十里山側有涿鹿城即黃帝堯舜之都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
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
古文者近是[redacted]古文即帝德帝系書也近是聖人之說予觀春秋國語
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redacted]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
發以發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也顧弟弗深考[redacted]徐廣曰弟但也史說漢書見此者非
一又左思蜀都賦曰弟如滇池而不詳者多以爲字讀學者安可不博觀乎[redacted]顧念也弟且也太史公
言博考古文擇其言表見之不虛甚章著矣思念亦且不須更深考論其所表見皆不
虛[redacted]言帝德帝系所有表見者皆不爲虛妄也書缺有間矣[redacted]言古文尚書缺失其
閒多矣而無說黃帝之語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redacted]言古典廢缺有年載故曰
有聞然帝皇遺事散軼乃時時旁見於他記說即帝德帝系等說也故已今採掇而備論黃帝已來事耳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
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redacted]太史公據古文并諸
子百家論次擇其言語典雅者故著爲五帝本紀在史記百三十篇書之首
索隱述贊曰帝出少典居于軒丘既代炎曆遂禽蚩尤高陽嗣位靜深有謀小大遠近莫不懷柔爰
洎帝嚳列聖同休帝摯之弟其號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郁夷東作昧谷西曛明敭仄陋玄德升
聞能讓天下賢哉二君
右述贊之體深所不安何者夫敘事美功合有首末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
有數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終始自可略申梗檢美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即爲一篇之贊辭爲
概鐫誠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矣今並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云

史記卷一

史記卷一考證
五帝本紀黃帝者正義亭亭在牟陰○牟陰漢唐皆
無其縣漢地理志泰山郡鉅平縣下云有亭亭山
祠然則牟陰是鉅平二字之誤又監本作封太山
禪亭亭在牟陰推尋文義應複舉亭亭二字今添
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集解贊曰孔子三朝記曰蚩
尤庶人之貪者○周禮肆師疏亦引三朝記云庶
人之強者與此異
又正義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監本作銅鐵額○臣
照按徐陵文銅頭鐵額與暴軒年頭字缺今添
遂禽殺蚩尤集解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
闞鄉城中高七丈○東平郡依後漢郡國志宜爲
東平國水經注引此則竟作東郡闞鄉縣城郡國
志注引皇覽作闞城高七丈水經注引皇覽作高
七尺
黃帝居軒轅之邱集解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
之南○臣世駿按山海經西山經曰軒轅之邱洵
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郭璞注黃帝居此邱娶西
陵氏女因號軒轅邱又海外西經曰軒轅之國在
此窮山之際在女子國北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
畏軒轅之邱郭璞注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
西而射也集解不引西山軒轅之邱而引海外軒
轅之國爲證已爲失誤至以西射爲地名則尤誤
之誤也
是爲青陽集解太史公乃據大戴禮以爲祖生昌意
及元囂○臣世駿按戴德禮有孝昭冠辭則其後
於太史公明矣集解竟以爲太史公乃據大戴禮
疑有誤
青陽降居江水○大戴禮帝繫篇作降居泜水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大戴禮帝繫篇作昌濮
路史後紀作景僕
依鬼神以剬義○剬監本作制正義曰剬古制字則
本文應作剬明矣今改正
帝堯者放勳○臣德齡按柯維騏曰太史公本五帝
德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竊考堯紀放
勳二字似與堯典同旨言堯之功無所不至以爲
一篇總冒至舜之名曰重華禹之名曰文命則名
曰二字亦可屬之當時頌美之詞不必爲舜禹之
命名也此論似爲得之
敬授民時正義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張昬中可以
種稷主夏者火昬中可以種黍菽○尚書疏引書
傳云張昬中可以種穀火昬中可以種黍
便程南爲敬致集解孔安國曰平序分南方化育之
事○尚書孔傳無分字
鳥獸毛毨集解孔安國曰毛更生曰毨理○尚書孔
傳作毛更生整理
鳥獸氄毛集解孔安國曰鳥獸皆生氄毳細毛以自
溫也○尚書孔傳氄作耎
九載功用不成○載監本作歲正義詳釋載字義則
本文不得作歲也今改正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正義孔安國云堯
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載時八十六
老將求代也○徐孚遠曰據皇甫謐所記堯崩年
百十八歲在位九十八年則是二十方即位也與
此不同
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監本訛爲作今改
正又正義璣徑八尺圓周二尺五寸而彊○臣照
按尚書疏作圓周二丈五尺而強徑一者圍三有
奇徑八尺圓周豈當二尺五寸正義誤
至於岱宗柴正義風俗通云泰山之尊者一曰岱宗
始也長也○風俗通本文云岱始也宗長也
同律度量衡正義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一黍之起積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一爲一
分十分爲寸○監本作本起黃鐘之管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臣照按今漢
書律曆志亦同此訛遂不可解宋史律志詳之今
照宋史改
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此下監本落於是乃權

按舜句幷索隱正義注今添

虞舜者正義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大襄疑虞思二字之譌見路史國名紀

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路史餘論曰呂梁碑劉耽作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暮暮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為可攷覽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

陶河濱正義或陶所在則可○或陶上脫或耕二字語見水經注言無地不可耕且陶也

歷山之人皆讓畔正義韓子歷云○歷字疑衍

使主后土集解杜預曰后土地也○左傳杜預注云后土地官與此異

縉雲氏有不才子正義書云縉赤繒也○春秋疏云字書云赤繒也此明脫字字

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臣德齡按自禹至彭祖為十人而下文敘其分職則惟九官而無彭祖又下文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注引書傳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亦無彭祖竊疑彭祖二字是衍文

寇賊姦軌集解鄭元曰由內為姦起外為軌○尚書孔傳曰在外曰奸在內曰宄蓋本成十七年傳文與鄭義相反

於是以垂為共工集解馬融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徐孚遠曰是時禹為司空宅百揆垂何得亦為司空抑禹自宅揆解司空之職以授垂耶將共工別為一官與司空分職而馬說誤耶

教稺子集解孔安國曰稺冑聲相近○今尚書孔傳無此語

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臣德齡按禹字疑當作夔字蓋夔為典樂之官而禹無作樂之事九招樂作致異物鳳凰來翔不歸其功於夔不可其敘二十二人之成功除四岳無有分職不敘外而獨遺典樂之夔亦不可且其敘禹於諸臣之後者以禹之功為最大也而大樂之作所以告成功故又敘夔於禹之後其次序固秩然不紊也夏本紀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一段尤可為夔字明證

封弟象為諸侯正義王隱晉書云此大泉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此大泉三字疑是零陵二字之譌

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監本誤將下文索隱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云云複見於此標作正義今刪

史記卷一考證

史記卷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夏本紀第二

夏禹【集解】謚法曰受禪成功曰禹【正義】夏者帝禹封國號也帝王紀云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名曰文命【索隱】尚書云文命敷于四海孔安國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孔又云虞氏舜名則堯舜禹湯皆名矣蓋古質帝王之號皆以名後代因其行追而為謚其實禹是名故張晏云少昊已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已來天下之號因其名又按系本鯀取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云高密禹所封國【正義】帝王紀云父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長本西夷人也大戴禮云高陽之孫鯀之子曰文命揚雄蜀王本紀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華陽國志云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猶不敢放六畜按廣柔隋改曰汶川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索隱】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又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系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索隱】一作洪鴻大也以鳥大曰鴻小曰鴈故近代文字大義者皆作鴻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正義】言無功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正義】殛音紀力反鯀之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束皙發蒙記云鼈三足曰熊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索隱】言禹聲音應鍾律身為度【集解】王肅曰以身為法度【索隱】按今巫猶稱禹步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按大戴禮見作士又一本云上聲與身為律度則權衡亦出於其身故云稱以出也亹亹穆穆為綱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集解】駰案尚書傅字作敷馬融曰敷分也【索隱】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傅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謂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表木謂刊木立為表記尚書作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集解】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駰案尚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集解】馬融曰祭祀豐潔卑宮室致費於溝減【集解】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減減廣深八尺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集解】徐廣曰他書或作蕝駰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索隱】按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也山行乘檋【集解】徐廣曰檋一作橋音丘遙反駰案如淳曰檋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索隱】按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檋音與上同也左準繩右規矩【集解】王肅曰左右言常用也【正義】左所運用堪為人之準繩右所舉動必應規矩也載四時【集解】王肅曰所以行不違四時之宜也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

州既載【正義】按理水及貢賦從帝都為始也黃河自勝州東直南至華陰即東至懷州南也又東北至平州碣石山入海也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皆冀州也壺口治梁及岐【集解】孔安國曰冀州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鄭玄曰兩河閒曰冀州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正義】括地志云壺口山在慈州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冀州境也梁山在同州韓城縣東南十九里岐山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二州山雍州境也孔安國曰從東循山理水而西也既脩太原至于嶽陽【集解】孔安國曰太原今為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索隱】嶽太嶽即冀州之鎮霍太山也按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彘縣東凡如此類不引書者皆地理志文【正義】括地志云霍山在沁州沁原縣西七八十里覃懷致功【集解】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鄭玄曰懷縣屬河內【索隱】按河內有懷縣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或當時共為一地之名至於衡漳【集解】孔安國曰漳水橫流【索隱】案孔註以衡為橫非王肅云衡漳二水名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東北至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也【正義】括地志云故懷城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衡漳水在瀛州東北百二十五里平舒縣界也其土白壤【集解】孔安國曰土無塊曰壤賦上上錯【集解】孔安國曰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中中【集解】孔安國曰九州之中為第五常衛既從大陸既為【集解】鄭玄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索隱】此文沒恆山恆水皆作常避漢文帝諱故也常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鳥夷皮服【集解】鄭玄曰鳥夷東北之民搏食鳥獸者孔安國曰服其皮明水害除【正義】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處山林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至接九梯養豕食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貴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圜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葬則交木作槨殺豬積槨上富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為死人之糧以土上覆之以繩繫於槨頭出土上以酒灌酹繩腐而止無四時祭祀也夾右碣石【集解】孔安國曰碣石海畔山也入于海【集解】徐廣曰海一作河【正義】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於海當非北平之碣石濟河維沇州【集解】鄭玄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九河既道【集解】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集解】鄭玄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索隱】爾雅云水自河出為雍也【正義】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

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集解】孔安國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其土黑墳【集解】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草繇木條【集解】孔安國曰繇茂條長也田中下【集解】孔安國曰第六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集解】鄭玄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其貢漆絲其篚織文【集解】孔安國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浮於濟漯通於河【集解】鄭玄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北至千乘縣而入于海海岱維青州【集解】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索隱】按舜分青州為營州遼西及遼東嵎夷既略【集解】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索隱】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濰淄既道【集解】鄭玄曰地理志濰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正義】括地志云密州莒縣山濰水所出淄州淄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其土白墳海濱廣潟【集解】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厥田斥鹵【集解】鄭玄曰斥謂地鹹鹵【索隱】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田上下賦中上【集解】孔安國曰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維錯【集解】孔安國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鄭玄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岱畎絲枲鉛松怪石【集解】孔安國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萊夷為牧【集解】孔安國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索隱】按左傳云萊人劫孔子孔子稱夷不亂華又云齊侯伐萊服虔以為東萊黃縣是今按地理志黃縣有萊山恐即此地之夷其篚酓絲【集解】孔安國曰酓桑蠶絲中為琴瑟弦【索隱】爾雅云檿山桑是蠶食檿之絲也浮於汶通於濟【集解】鄭玄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海岱及淮維徐州【集解】孔安國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治蒙羽其藝【集解】鄭玄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蒙羽二山名孔安國曰二水已治二山可以種藝【索隱】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北過桐柏山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下邳縣入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殛鯀之地大野既都【集解】鄭玄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孔安國曰水所停曰都東原底平【集解】鄭玄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正義】張華博物志云兗州東平郡即尚書之東原也【　】

廣平曰原徐州在東故曰東原水去已致平復言可耕種也**其土赤埴墳**徐廣曰埴黏土也**草木漸包**孔安國曰漸長進包叢生也**其田上中賦中中**孔安國曰田第二賦第五**貢維土五色**鄭玄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太社之封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也太康地記云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爲社此土即禹貢徐州土也今屬密州莒縣**羽畎夏翟**孔安國曰夏翟翟雉名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鄭玄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括地志云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連屬也今猶多桐樹按今獨生桐尚徵一山偏似琴瑟**泗濱浮磬**孔安國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鄭玄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括地志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淮夷蠙珠臮魚**孔安國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鄭玄曰淮夷淮水之上民也按尚書云徂玆淮夷徐戎並興今徐州言淮夷則鄭解爲得蠙一作玭並步玄反臮古暨字臮與也言夷人所居淮水之處有此蠙珠與魚也又作濱濱畔也**其篚玄纖縞**鄭玄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玄黑纖細縞白繒以細繒染爲黑色**浮于淮泗通于河**括地志云泗水源在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爲名**淮海維揚州**孔安國曰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都陽鳥所居**鄭玄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孔安國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居此澤也都古文尚書作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豬鄭玄云南方謂都爲豬則是水聚會之義豬音潴括地志云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三江既入**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爲三江其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故下文云東爲中江又東爲北江孔安國云有北有中南可知也**震澤致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震一作振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太伯所封國具區在其西古文以爲震澤又左傳稱笠澤亦謂此也澤在蘇州西四十五里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並下太湖太湖東北

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菱湖在莫釐山東周迴三十餘里西口闊二里其口南則莫釐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釐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胥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闊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闊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即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河渠書云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云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又太史公自敘傳云登姑蘇望五湖是也**竹箭既布**孔安國云水去布生**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孔安國曰少長曰夭喬高也**其土塗泥**馬融曰漸洳也**田下下賦下上上雜**孔安國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貢金三品**孔安國曰金銀銅鄭玄曰金三色也**瑤琨竹箭**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齒革羽毛**孔安國曰象牙犀皮鳥羽旄牛尾也周禮考工記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郭云犀似水牛猪頭大腹庳腳[illegible]角好食棘也亦有一角者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爲旌旗之飾書詩通謂之旄故尚書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此牛也**島夷卉服**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渤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邑落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按東南之夷草服葛越焦竹之屬越即苧祁也**其篚織貝**孔安國曰織細紵也貝水物也鄭玄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即成矣**其包橘柚錫貢**孔安國曰小曰橘大曰柚錫命乃貢言不常也鄭玄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均江海通淮泗**鄭玄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荊及衡陽維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括地志云江水源出岷州南岷山南流至益州即東南流入蜀至瀘州東流經三峽過荊州與漢水合孫卿子云江水其源可以濫觴也又云漢水源出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九江甚中**孔安國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鄭玄曰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按尋陽記九江者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源江畎江廩江提江箘江又張須元江圖所載有三里五畎烏土白蚌九江之名不同**沱**

潛已道【集解】孔安國曰沱江別名潛水名鄭玄曰水出江爲沱漢爲潛【索隱】潛亦作潛沱由蜀郡郫縣西東入江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故爾雅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正義】括地志云繁江水受郫江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源出益州新繁縣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也

雲夢土爲治【集解】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索隱】夢一作瞢鄭誕生又音蒙按雲土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之者據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南郡華容今按地理志云江夏有雲杜縣是

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集解】孔安國曰田第八賦第三

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榦栝柏【集解】鄭玄曰四木名也孔安國曰榦柘也栢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集解】孔安國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維箘簵楛【集解】徐廣曰一作箭足杆杇鄭楛也音怙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箘簵乎賦案鄭玄曰箘簵聆風也

三國致貢其名【集解】馬融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

包匭菁茅【集解】鄭玄曰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正義】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包茅山

其篚玄纁璣組【集解】孔安國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中組綬類也

九江入賜大龜【集解】孔安國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賜命而納之

浮於江沱涔於漢踰于雒至於南河

荊河惟豫州【集解】孔安國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正義】括地志云荊山在襄州荊山縣西八十里韓子云卞和得玉璞於楚之荊山卽此也河洛州北河也

伊雒瀍澗既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索隱】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瀍水出河南穀成縣替亭北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皆入于河【正義】括地志云伊水出虢州盧氏縣東巒山東北流入洛洛水出商州洛南縣冢嶺山東流經洛州郭內又各合伊水瀍水出洛州新安縣東南流至洛州郭內南入洛澗水源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山東北與穀水合流經洛州郭內東流入洛也

滎播既都【集解】孔安國曰滎澤波水已成遏都【索隱】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並云滎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滎是澤名故左傳云狄及衛戰於滎澤鄭玄云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

道荷澤被明都【集解】孔安國曰荷澤在胡陵明都澤名在河東北水流洪覆被之【索隱】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明都首孟豬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爾雅左傳謂之諸今文亦爲然唯周禮稱望諸皆此地之一名【正義】括地志云荷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鄭陂

其土壤下土墳壚【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

田中上賦雜上中【集解】孔安國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絮【集解】孔安國曰細綿也

錫貢磬錯【集解】孔安國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

浮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集解】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正義】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太山

汶嶓既蓺【集解】鄭玄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索隱】汶一作嶓又作岐岐山封禪書一云瀆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西縣漢水所出也【正義】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洛南一里連綿至蜀二千里皆名岷山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湔音子踐反氐音丁奚反

沱涔既道【集解】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蔡蒙旅平【集解】孔安國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也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索隱】此非徐州之蒙在蜀郡青衣縣青衣後改爲漢嘉蔡山不知所在也【正義】括地志云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

和夷底績【集解】馬融曰和夷地名也

其土青驪【集解】孔安國曰色青黑也

田下上賦下中三錯【集解】孔安國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貢璆鐵銀鏤砮磬【集解】孔安國曰璆玉名鄭玄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

熊羆狐狸織皮【集解】孔安國曰貢四獸之皮也織皮今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集解】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鄭玄曰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索隱】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海也【正義】括地志云西傾山今彊臺山在洮州臨洮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

浮于潛踰于沔【集解】孔安國曰漢上水爲沔鄭玄曰或謂漢爲沔

入于渭亂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集解】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索隱】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鄭玄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

弱水既西【集解】孔安國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鄭玄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也【索隱】水經云弱水出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山海經云弱水出崐崘墟西南隅也

涇屬渭汭【集解】孔安國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也鄭玄曰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索隱】渭水出首陽縣鳥鼠同穴山說文云水相入曰汭【正義】括地志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渭水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三源並出鳥鼠山東流入河按言山理涇水及至渭水又理漆

沮水從渭流復理灃水亦同入渭者也**漆沮既從**[redacted]括地志云漆水源出岐州普閏縣東
南岐漆山漆溪東入渭沮水一名川水源出雍州富平縣東入櫟陽縣南漢高帝於櫟陽置萬年縣十三
州地理志云萬年縣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即沮水也詩云古公去邠度漆沮即此二水**灃水所**
同[redacted]灃音豐孔安國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於渭也[redacted]漆沮二水漆水出右扶風漆
縣西沮水地理志無文而水經以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入洛說文亦以漆沮各是一水
名孔安國獨以為一又云是洛水灃水出右扶風鄠縣南東北過上林苑[redacted]括地志云雍州鄠縣終南
山灃水出焉**荊岐已旅**[redacted]孔安國曰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也[redacted]括地志云荊山在雍
州富平縣今名掘陵原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尚書正義云洪水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言理水功
畢也按雍州荊山即黃帝及禹鑄鼎地襄州荊山縣西荊山即卞和得玉璞者也**終南敦物**
至于鳥鼠[redacted]孔安國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鄭玄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redacted]
按左傳中南山杜預以為終南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華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扶風武
功縣東[redacted]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秦山一名
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原隰底績至于都野**[redacted]鄭玄曰地
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redacted]原隰豳州地也按原高平地也隰低下地也言從渭州致功西北至
涼州都野沙州三危山也括地志云都野澤在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三危既度**[redacted]
鄭玄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度劉伯莊音田各反尚書作宅**三苗大**
序[redacted]孔安國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禹之功也**其土黃壤田上**
上賦中下[redacted]孔安國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貢璆琳琅玕**[redacted]孔安國曰
璆琳皆玉名琅玕石名而似珠者**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redacted]孔安國曰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redacted]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左馮翊
夏陽縣西北[redacted]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山在河州枹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
里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通河水處廣八十步三秦記云龍門水縣鑿而行兩旁
有山水陸不通龜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云暴鰓點額龍門下按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
也禹發源河水小積石山浮河東北下歷靈勝北而南行至於龍門皆雍州地也**會于渭汭**
[redacted]水經云河水又南至潼關渭水從西往之也**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
即序[redacted]孔安國曰織皮毛布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序之美禹之功及

戎狄也[redacted]鄭玄以為衣皮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
西西戎西域王肅以為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祠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朔
方有渠搜縣**道九山**[redacted]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古分為三條故
地理志有北條之荊山馬融以汧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鄭玄分四列汧為陰列西傾次陰列
嶓冢為陽列岐山次陽列**汧及岐至于荊山**[redacted]鄭玄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redacted]
汧一作岍按有岍水故其字或從山或從水猶岐山然也地理志云吳山在右扶風汧陽縣西荊山在左
馮翊懷德縣南也[redacted]括地志云汧山在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其山東臨汝峪西接隴岡汧水出焉岐
山在岐州**踰于河壺口雷首**[redacted]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至于太嶽**
[redacted]孔安國曰三山在冀州太嶽在上黨西也[redacted]即霍太山也已見上[redacted]括地志云壺口在慈州吉
昌縣西南雷首山在蒲州河東縣太嶽霍山也在沁州沁源縣**砥柱析城至于王屋**
[redacted]孔安國曰此三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redacted]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
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太陽縣南河水中也[redacted]括地志云底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
之中孔安國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括地志云析城縣在澤州西南七十
里注水經云析城山甚高嶮上平坦有二水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括地志云王屋山在懷州王屋縣西
北十里古今地名云山方七百里山高萬仞本冀州之河陽山也**太行常山至于碣**
石入于海[redacted]孔安國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於滄海[redacted]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
西北常山恆山是也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redacted]括地志云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有羊
腸坂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北百四十里道書福地記云恆山高三千三百丈上方二十里有太玄之泉
神草十九種可度俗**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redacted]鄭玄曰地理志云朱圉在
漢陽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孔安國曰鳥鼠山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redacted]圉一作圄朱圉山在天水
冀縣南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太華即敦物山**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
[redacted]鄭玄曰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栢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
北若横尾者[redacted]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外方山即潁川嵩高縣嵩高山古文尚書亦以為
外方山桐栢山一名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地理志謂之横尾山負音
陪也[redacted]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界八里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嵩高山亦名太室山
亦名外方山在洛州城陽縣北二十三里也桐栢山在唐州東南五十里淮水出焉横尾山古陪尾山也

在安州安陸縣北六十里**道嶓冢至于荊山**【集解】鄭玄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正義】括地志云嶓冢山在梁州荊山在襄州荊山縣西八十里也又云荊山縣本漢臨沮縣地也沮水即漢水也按縣孫叔敖激沮水爲雲夢澤是也**内方至于大别**【集解】鄭玄曰地理志内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别在廬江安豐縣【正義】内方山在竟陵縣東北大别山在六安國安豐縣今土人謂之甑山【正義】括地志云章山在荊州長林縣東北六十里今漢水附章山之東與經史符會按大别山今沙洲在山上漢江經其左今俗猶云甑山注云在安豐非漢所經也**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集解】在長沙湘南縣東南廣雅云岣嶁謂之衡山【正義】括地志云岷山在茂州汶川縣衡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集解】徐廣曰淺一作滅【索隱】案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道九川**【集解】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爲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集解】鄭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孔安國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水經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鄭玄引地說亦以爲然孔安國云水名當是其山出弱水故所記各不同【正義】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云窮水源出窮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按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二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餘波入于流沙**【集解】孔安國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鄭玄曰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於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正義】地理志張掖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居延城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南行昆侖墟入海按是地象有水故一云地名一云水名馬鄭不同抑有由也**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集解】鄭玄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孔安國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也【正義】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按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黄河河州有小積石山即禹貢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者然黄河源從西南下出大崑崙東北隅東北流經于闐入鹽澤即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又東北流來處極遠其黑水當洪水時合從黄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山隴山岷山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古文致育疏略也**道河**

積石【集解】爾雅云河出昆侖墟其色白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其南出積石爲中國河是河源發昆侖禹導河自積石而加功也**至于龍門南至華陰**【集解】孔安國曰至華陰山北而東行【正義】華陰縣在華山北本魏之陰晉縣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東至砥柱**【集解】孔安國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虢之界【正義】砥柱山俗名三門山禹鑿此山三道河水故曰三門也**又東至于盟津**【集解】孔安國曰在洛北【索隱】盟古孟字孟津在河陰十三州記云河陽縣在於河上即孟津是也【正義】杜預云盟河内郡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爲津武王渡之近代呼爲武濟括地志云盟津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東過雒汭至于大邳**【集解】孔安國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邳【正義】爾雅云山一成曰邳或以爲成皋山是【索隱】李巡云山再重曰英一重曰邳括地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陽東山又曰青壇山在衞州黎陽南七里張揖云今成皋非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集解】鄭玄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孔安國曰大陸澤名【正義】地理志絳水字從系出信都國與虖池漳河水並流入海大陸在鉅鹿郡爾雅云晉有大陸郭璞以爲此澤也【正義】括地志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東北流冀州入海**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集解】鄭玄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入于海**【集解】播布也河至冀州分布爲九河下至滄州更同合爲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夾右碣石入於渤海也**嶓冢道瀁東流爲漢**【集解】鄭玄曰地理志瀁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正義】水經云瀁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地理志云至江夏謂之夏水山海經亦以漢出嶓冢山故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爲瀁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正義】括地志云嶓冢山水始出山沮洳故曰沮水東南爲瀁水又爲沔水至漢中爲漢水至均州爲滄浪水始欲出大江爲夏口又爲沔口漢江一名沔江也**又東爲蒼浪之水**【集解】孔安國曰别流也在荊州【索隱】馬融鄭玄皆以滄浪爲夏水即漢河之别流也漁父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正義】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水記云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地記云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水**過三澨入于大别**【集解】孔安國曰三澨水名鄭玄曰在江夏竟陵之界【正義】水經云三澨地名在南郡邔縣北孔安國鄭玄以爲水名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集解】孔安國曰匯回也水東回爲彭蠡大澤也**東爲**

北江入于海■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道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孔安國及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按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過九江至于東陵■孔安國曰東陵地名東迆北會于匯■孔安國曰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彭蠡東為中江入于海■孔安國曰有北有中南可知也■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為一江入于海道沇水東為濟入于河泆為滎■鄭玄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為滎孔安國曰濟在溫西北滎澤在敖倉東南■水經云自河東垣縣王屋山東流為沇水至溫縣西北為濟水■括地志云沇水出懷州王屋縣北十里王屋山頂巖下石泉亭不流其深不測至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為沇水水經云沇東至溫縣西北為泲水又南當鞏之南北入于河釋名云濟者濟也下濟子細反按濟水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滎澤在鄭州滎澤縣西北四里今無水成平地東出陶丘北■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括地志云陶丘在濮州鄄城西南二十四里又云在曹州城中徐才宗國都城記云此城中高丘即古之陶丘又東至于荷■孔安國曰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汶音問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按在唐州東五十餘里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安國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也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括地志云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山海經云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郭璞注云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鵌鼠名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鵌音余鼵扶廢反鵽音丁刮反似雉也東會于灃■灃音豐括地志云雍州鄠縣終南山灃水出焉北入渭也又東北至于涇■括地志云涇水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東南流入渭也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道雒自熊耳■孔安國曰在宜陽之西■括地志云洛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洛所經東北會于澗瀍■孔安國曰會于河南城南■括地志云瀍水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山之陰地理志云

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於洛又東會于伊■孔安國曰會於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孔安國曰合於鞏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已可居也九山栞旅■孔安國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九川滌原■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九澤既陂■孔安國曰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也四海會同六府甚脩■孔安國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衆土交正致慎財賦■鄭玄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咸則三壤成賦■鄭玄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鄭玄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百里賦納總■孔安國曰甸內近王城者禾稾曰總供飼國馬也■說文云總聚束草也二百里納銍■孔安國曰所銍刈謂禾穗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三百里納秸服■孔安國曰秸稾也服稾役■禮郊特牲云蒲越稾秸之美則秸是稾之類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安國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甸服外五百里侯服■孔安國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百里采■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二百里任國■孔安國曰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孔安國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候故合三為一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孔安國曰綏安也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二百里奮武衛■孔安國曰文教外之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綏服外五百里要服■孔安國曰要束以文教也三百里夷■孔安國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二百里蔡■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要服外五百里荒服■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三百里蠻■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二百里流■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鄭玄曰朔北方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帝堯也玄水色以禹理水功成故錫玄圭以表顯之自此已上並尚書禹貢文天下於是太平治皋陶作士以理民帝

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皐陶曰於【索隱】音烏歎美之辭愼其身脩【正義】以爲絶句思長【集解】孔安國曰愼脩其身思爲長久之道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集解】鄭玄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禹拜美言曰然皐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集解】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爲難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玄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皐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集解】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爲驗寬而栗【集解】孔安國曰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集解】孔安國曰和柔而能立事愿而共【集解】孔安國曰慤愿而恭敬治而敬擾而毅【集解】徐廣曰擾一作柔駰案孔安國曰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集解】孔安國曰章明也吉善也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集解】孔安國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也鄭玄曰卿大夫稱家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集解】孔安國曰嚴敬也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可爲諸侯也馬融曰亮信采事也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集解】孔安國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也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皆在官也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索隱】此取尚書皐陶謨爲此文斷絶殊無次序卽班固所謂疏略牴牾是也今亦不能深考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集解】孔安國曰言用五刑必當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皐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集解】皐陶云我未有所知思之審贊於古道耳謙辭也已上並尚書皐陶謨文略其經不全備也帝舜謂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皐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集解】行寒孟反栞口寒反與益予衆庶稻鮮食【集解】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索隱】予音與上與謂同與之與下予謂施予之予此禹言其與益施予衆庶之稻糧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集解】鄭玄曰畎澮田間溝也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皐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愼乃在位安爾止【集解】鄭玄曰安女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輔德天下大應淸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集解】鄭玄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集解】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集解】駰案尚書滑字作智音忽鄭玄曰智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爲以出納政教於五官【索隱】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是也五言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玄以爲出納政教五官非也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集解】駰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諸衆讒嬖臣君【集解】徐廣曰臣一作吾【索隱】諸衆讒嬖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德誠施皆淸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集解】孔安國曰帝用臣不是則賢愚並位優劣同流故也帝曰【索隱】此二字及下禹曰尚書並無太史公有此四字帝及禹相答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集解】鄭玄曰朋淫淫門內用絶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集解】孔安國曰塗山國名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索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系本曰塗山氏女名女媧是禹娶塗山氏號女憍也又按尚書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今此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蓋今文尚書脫陋太史公取爲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予不子【正義】此三字爲一句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

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帝繫云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是生啓也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集解】孔安國曰薄迫言至海也【正義】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名云海晦也按夷蠻晦昧無知故云四海也咸建五長【集解】孔安國曰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集解】孔安國曰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集解】謂不用命之人則亦以刑罰從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集解】孔安國曰簫韶舜樂名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集解】孔安國曰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集解】孔安國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集解】鄭玄曰使羣臣念帝之戒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集解】孔安國曰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集解】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也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集解】徐廣曰舜本紀云禹乃興九韶之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集解】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集解】皇甫謐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集解】駰案禮緯曰祖以吞薏苡生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正義】帝王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賢薦之於天將有禪之意未及禪會皋陶卒括地志云咎繇墓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東東都陂內大冢也封皋陶之後

於英六【集解】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索隱】地理志六安國六縣咎繇後偃姓所封國英地闕不知所在以爲黥布是其後也【正義】英蓋蓼也括地志云光州固始縣本春秋時蓼國偃姓皋陶之後也左傳云子燮滅蓼太康地志云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郾縣界故胡城是後徙於此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二里春秋文五年秋楚成大心滅之或在許【集解】駰案皇覽曰皋陶冢在廬江六縣【索隱】許在潁川【正義】括地志云許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本漢許縣故許國也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集解】皇甫謐曰年百歲也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駰案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按陽即陽城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集解】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正義】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啓伐之大戰於甘【集解】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正義】夏啓所伐鄠南有甘亭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集解】孔安國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也啓曰嗟六事之人【集解】孔安國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集解】鄭玄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絕其命【集解】孔安國曰勦截也今予維共行天之罰【集解】孔安國曰共奉也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集解】鄭玄曰左車左右車右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集解】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爲政也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也用命賞于祖【集解】孔安國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僇于社【集解】孔安國曰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奔北則僇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予則帑僇汝【集解】孔安國曰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啓崩【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

丑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illegible]孔安國曰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
不得反國昆弟五人[illegible]皇甫謐云號五觀也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illegible]孔安國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太康崩弟中康
立是為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illegible]孔安
國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太康之後沈湎于酒廢天時亂甲乙也胤往征之作胤
征[illegible]孔安國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鄭玄曰胤臣名中康崩子帝相立帝
相崩子帝少康立[illegible]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
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亨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浞
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氏而相為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
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然則帝相自被篡弒中間經羿
浞二氏蓋三數十年而此紀總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疎略之甚[illegible]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
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失封之於鉏為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
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伐夏篡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
射不脩民事淫于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
而羿以為己相寒浞殺羿于桃梧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為帝寒浞襲
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奡於過封豷於
戈恃其詐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殺帝相也妃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初夏之貴臣曰靡事羿羿死
逃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滅奡于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也按帝相被篡歷羿
浞二世四十年而此紀不說亦馬遷所為疏略也奡音五告反豷音許器反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衛
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斟灌故城在青州壽
光縣東五十四里斟尋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地故鬲城
在洛州密縣界杜預云國名今平原鬲縣也戈在宋鄭之間也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伯明其君
也臣瓚云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云太康失邦
兄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為近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
南羊腸在其北又周書度邑篇云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
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陽翟縣又是禹所封為夏伯帝少康崩子帝予立

[illegible]音佇系本云季佇作甲者也左傳曰杼滅豷于戈國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帝予崩子帝
槐立[illegible]槐音回系本作帝芬帝槐崩子帝芒立[illegible]音亡鄒誕生又音荒帝
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illegible]系本作帝降帝不
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illegible]音覲鄒誕生又音勤帝廑
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
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
雄孔甲不能食[illegible]音寺未得豢龍氏[illegible]賈逵曰豢養也穀食曰豢陶
唐既衰其後有劉累[illegible]服虔曰後劉累之為諸侯者夏后賜之姓[illegible]括地志云
劉累故城在洛州緱氏縣南五十五里乃劉累之故地也學擾龍[illegible]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
順養得其嗜欲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illegible]服虔曰御亦豢受豕韋之後[illegible]徐廣曰受一作更駰案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
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illegible]按系本豕韋防姓龍一
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illegible]賈逵曰夏后既饗而又使
求致龍劉累不能得而懼也傳曰遷于魯縣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illegible]
駰案左傳曰皋墓在殽南陵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
桀[illegible]桀名也按系本帝皋生發及桀此以發生桀皇甫謐同也帝桀之時[illegible]駰案謚法
賊人多殺曰桀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
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illegible]獄名夏曰鈞臺皇甫
謐云地在陽翟是也已而釋之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
以伐夏桀桀走鳴條[illegible]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遂放
而死[illegible]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駰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
[illegible]括地志云廬州巢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伐桀放於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
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國語云滿於巢湖又云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女音女慮反桀謂
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
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illegible]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
四里蓋夏后所封也至周封於杞也[illegible]括地志云汴州雍丘縣古杞國城也周武王封

禹後，號東樓公也。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illegible]徐廣曰：一云斟氏、尋氏。[illegible]系本男作南，尋作鄩，費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按：周有彤伯，蓋彤城氏之後。張敖地理記云：濟南平壽縣，其地即古斟尋國。又下云斟戈氏，按：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illegible]駰案：禮運稱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illegible]小正，大戴記篇名。正，征二音。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illegible]駰案：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群鳥耘田者也。[illegible]抵，至也，音丁禮反。葦棺者，以葦為棺，謂蘧蒢而斂，非也。禹雖儉約，豈萬乘之主而臣子乃以蘧蒢裹尸乎？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illegible]括地志云：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廟在縣東南十一里。

索隱述贊曰：堯遭洪水，黎人阻饑。禹勤溝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載，動履四時。娶妻有日，過門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錫茲。帝啓嗣立，有扈違命。五子作歌，太康失政。羿浞斯侮，夏室不競。降于孔甲，擾龍乖性。嗟彼鳴條，其終不令。

史記卷二

史記卷二考證
夏本紀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
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
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
位爲人臣○史通曰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
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
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
下文不得復云爲人臣。臣照按夏本紀禹之父曰
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五帝紀瞽叟父曰橋牛橋牛
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
曰帝顓頊是禹爲帝顓頊之孫而舜爲帝顓頊之
六世孫矣禹爲舜之高祖行得相見已屬僅事必
年大長於舜矣乃舜命禹治水時禹方娶塗山之
女復受舜禪十七年而崩於會稽則禹年幼於舜
又可知豈理也哉歐陽修闢之當矣
壺口治梁及岐正義岐山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
岐山下脫一在字
常衛既從大陸既爲索隱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
滹沱○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宜云東北入滹沱
鳥夷皮服集解鄭元曰鳥夷東北之民○尚書疏引
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惟王肅以爲東北夷
浮於濟漯通於河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
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漯陰縣東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北至千乘縣而入於海○
地理志平原郡漯陰縣注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
東北入海東郡東武陽縣志云禹治漯水東北至
千乘縣入海注應劭曰武水之陽也索隱誤以地
理志本文爲應劭之說
濰淄既道集解地理志濰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
蕪縣原山○琅邪下脫箕屋山三字
蒙羽其藝索隱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以漢書地
理志考之西下脫南字
嶧陽孤桐正義今獨生桐尚徵一偏似琴瑟○推尋
文義當作今獨生桐尚徵貢偏宜琴瑟

均江海通淮泗集解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引鄭元語沿作松松當爲沿
馬本作均云均平此云鄭元曰均讀曰沿與陸氏
釋文所引不同
下土墳壚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今孔傳無此文
汶嶓既藝索隱封禪書一云濆○封禪書一云濆山
蔡蒙旅平集解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臣
世駿按鄭引地理志誤漢蜀郡青衣縣蒙山所在
漢嘉之名至順帝始改地理志不得有其名一誤
也蔡山既不知所在而與蒙山並云在漢嘉縣二
誤也
至於負尾索隱負音陪○字書負從力從貝與陪同
與負別
道嶓冢至於荊山正義沮水即漢水也按縣孫叔敖
激沮水爲雲夢澤是也○縣字疑衍當因孫字相
近而誤
道河積石索隱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漢書西域傳
作其水停居停下脫居字
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降水在信
都南○漢地理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但云絳水入
海尚書疏引地理志亦云在信都縣諸本皆作南
字誤也
過三澨入於大別索隱水經云三澨地名在南郡郘
縣落北○南郡無郘縣當是邔字禹貢錐指云三
澨一在襄城北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
陽縣地在古邔縣之北今改邔
二百里任國集解孔安國曰任王事者○今尚書孔
傳作任王者事
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一本無下天
下二字臣照按二本皆訛應作以告成功於天天
下於是太平治臣德齡按禹之功具於禹貢故全
載禹貢之文以明禹之功在萬世凡史記引用經
傳全文皆有意義或謂其未及刪裁者非
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集解鄭元曰次序九族而親

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今尚書疏引鄭云以衆
賢明作羽翼之臣

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為父隱故言
不及鯀○禹為父隱云云今尚書疏以為馬融之
言

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集解孔安國曰辛日娶妻
至于癸甲四日復往治水○今孔傳無四字

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一段臣德齡按載豢
龍事所以明孔甲之荒淫舉其極以概其餘也或
謂降龍事無關典要似可不載者非

有男氏○路史國名紀曰世本之有男氏潛夫作南
周書之有南也

史記卷二考證

史記卷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殷本紀第三

殷契【索隱】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為天下號契是殷家始祖故言殷契【正義】括地志云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云盤庚字也北冢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是舊鄴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謂北冢者也今按洹水在相州北四里安陽城即相州外城母曰簡狄【索隱】狄舊本作易音同又作逷吐歷反有娀氏之女【集解】駰案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正義】按記云桀敗於有娀之墟有娀當在蒲州也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索隱】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集解】鄭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索隱】堯封契於商即詩商頌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正義】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賜姓子氏【索隱】駰案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正義】括地志云故子城在渭州華城縣東北八十里蓋子姓之別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集解】宋忠曰相土就契封於商春秋左氏傳曰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索隱】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左傳曰昔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始封商也【正義】括地志云宋州城古閼伯之墟即商邱也又云羿所封之地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索隱】系本作糧圉也曹圉卒【索隱】圉音語出系本子冥立【集解】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索隱】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也冥卒子振立【索隱】系本作核振卒子微立【索隱】皇甫謐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譙周以為死稱廟主曰甲也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索隱】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為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正義】湯名履書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代故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代興玄王契也成湯自契至湯八遷【集解】孔安國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湯始居亳【集解】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正義】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從先王居【集解】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義】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作帝誥【索隱】一作俈上云從先王居故作帝俈孔安國以為作誥告先王言己來居亳也湯征諸侯【集解】孔安國曰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集解】駰案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按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又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採桑得嬰兒于空桑母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集解】駰案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正義】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媵以證反爾雅云媵將送也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索隱】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

夏禹也戒曰九主謂九皇也然按注劉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戊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國君國當爲固字之訖耳固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平等是也又註本九主謂法君勞君等君專君授君破君國君以三歲社君爲二恐非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集解】孔安國曰鳩房二人湯之賢臣也二篇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也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正義】帝嚳時陸終之長於夏臺子昆吾氏之後也世本云昆吾者衞氏是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集解】馬融曰台我也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集解】孔安國曰不敢不正桀之罪而誅之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集解】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集解】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衆力使不得事農相率割剝夏之邑居有衆率怠不和，【集解】馬融曰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集解】駰案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集解】駰案尚書理字作賚鄭玄曰賚賜也女毋不信，朕不食言。【集解】左傳云食言多矣能無恥乎是謂妄言爲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集解】駰案詩云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毛傳曰武王湯也

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正義】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嵕，俘厥寶玉，【集解】孔安國曰三嵕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俘取也【正義】括地志云曹州濟陰縣即古定陶也東有三嵕亭是也義伯、仲伯作典寶。【集解】孔安國曰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集解】孔安國曰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集解】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伊尹報。【集解】徐廣曰一云伊尹報政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集解】徐廣曰一無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湯自三嵕而還【索隱】鄒誕生卷作餉又作洞則卷當爲餉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正義】陶古銘反中壘作誥。【集解】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索隱】仲虺二音鸓作壘音如字尚書又作虺也既絀夏命，【集解】孔安國曰絀其王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集解】徐廣曰一作土【索隱】謂禹皋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故云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索隱】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祐之是爲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故黃帝滅之先王言不可不勉。【索隱】先王指黃帝帝堯帝舜等言禹咎繇以久勞于外故後有立及蚩尤作亂天不祐之乃黃帝滅之皆是先王賞有功誅有罪言今汝不可不致勉此湯誡其臣曰：『不道，毋之在國，【集解】徐廣曰之一作政【索隱】不道猶無道也又作誡諸侯云汝爲不道則無令汝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集解】王肅曰言君臣皆有一德【索隱】按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集解】駰案皇覽曰湯冢在濟陰

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索隱】長卿諸本皆作劫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為漢司空御史，其名長卿，明劫非姓也。亦有劫彌，不得為御史。【正義】括地志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正義】仲任二音。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索隱】尚書孔氏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集解】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集解】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正義】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也。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襃帝太甲，稱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集解】駰案：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正義】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為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集解】徐廣曰：「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也。」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為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為相。【集解】孔安國曰：「伊陟，伊尹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集解】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鄭玄曰：「兩手搤之曰拱。」【索隱】此云一暮大拱，尚書大傳作七日大拱，與此不同。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正義】劉伯莊言枯死而消去不見，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正義】按：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也。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集解】馬融曰：「艾，治也。」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遷于隞。【集解】孔安國曰：「地名。」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敖倉是。」【索隱】隞亦作囂，並音敖。【正義】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河亶甲居相。【集解】孔安國曰：「地名，在河北。」【正義】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祖乙遷于邢。【索隱】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

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仲丁書闕不具。【索隱】蓋太史公知舊有仲丁書，今已遺闕不具也。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索隱】系本作開甲也。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集解】孔安國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正義】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集解】孔安國曰：「胥，相也。民不欲，皆咨嗟憂愁，相與怨其上也。」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

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集解】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索隱】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集解】鄭玄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集解】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索隱】舊本作險亦作巖也【正義】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集解】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索隱】音構呴雉鳴也詩云雉之朝呴武丁懼祖己曰【集解】孔安國曰賢臣名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集解】孔安國曰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集解】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索隱】附依尚書音孚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豐于棄道【集解】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也【正義】祭祀有常無為豐殺之禮於是以棄常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集解】孔安國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索隱】國語曰帝甲亂之七代而隕是也帝甲崩子帝廩辛立【索隱】漢書古今人表及帝王代紀皆作馮辛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索隱】偶音寓亦如字偶對也以土木為人對象於人形也【正義】偶五苟反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正義】為于偽反行胡孟反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索隱】微國號爵為子啟名也孔子家語云微或作魏讀從微音鄭本亦然也啟母賤不得嗣【索隱】此以啟與紂異母而鄭玄稱為紂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啟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正為妃故啟大而庶紂小而嫡立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集解】駰案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正義】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也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集解】皇甫謐曰有蘇氏美女【索隱】國語有蘇氏女妲字己姓也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集解】如淳曰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正義】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而盈鉅橋之粟【集解】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也【索隱】鄒誕生云鉅大橋器名也紂厚賦稅故因器而大其名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集解】駰案爾雅曰迤邐沙丘也地理志曰在鉅鹿東北七十里【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

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redacted]徐廣曰最一作聚以酒爲池
[redacted]括地志云酒池在衞州衞縣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韜云紂爲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爲
輩縣肉爲林[redacted]縣戶暇反使男女倮[redacted]胡瓦反相逐其間爲
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
刑有炮烙之法[redacted]案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
名曰炮烙之刑[redacted]鄒誕生烙一音閣又云見蟻布銅斗足廢而死於是爲銅烙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
上與列女傳少異以西伯昌九侯[redacted]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redacted]九亦依
字讀鄒誕生音仇也[redacted]括地志云相州洛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九侯城也
鄂侯[redacted]徐廣曰一作邘音于野王縣有邘城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
紂九侯女不憙淫[redacted]徐廣曰一云無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
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redacted]駰案地理志曰河內湯陰
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韋昭曰音酉[redacted]牖一作羑音酉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帝
王世紀云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
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
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
地以請除炮烙之刑[redacted]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洛西及丹坊等州
也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
中爲政[redacted]費音扶味反中音仲費姓仲名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
紂又用惡來[redacted]秦之祖蜚廉子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
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
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
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國滅之[redacted]徐廣曰飢一作
乩又作耆紂之臣祖伊[redacted]孔安國曰祖己後賢臣也聞之而咎周[redacted]孔安
國曰咎惡也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redacted]徐廣
曰元一作卜無敢知吉[redacted]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孔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

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非先王不相我後人[redacted]孔安國曰相助也維
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
迪率典[redacted]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今
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
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
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
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
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
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
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redacted]括地志云
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
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刳視
其心也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
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
亦發兵距之牧野[redacted]鄭玄曰牧野紂南郊地名也括地志云今衞州城即殷牧
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redacted]徐廣曰鹿
一作廩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redacted]周書云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
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redacted]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爲人名鄭
玄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redacted]
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令
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
世貶帝號號爲王[redacted]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之爲
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曰三王也而封殷後爲諸侯屬周[redacted]即武庚祿父也
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
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illegible]按系本子姓無稚氏北殷氏[illegible]系本作髦氏又有時氏蕭氏黎氏然北殷氏蓋秦寧公所伐亳王湯之後也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illegible]論語孔子曰乘殷之路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爲贊不取成文遂作此語疎也

索隱述贊曰簡狄吞乙是爲殷祖玄王啟商伊尹負俎上開三面下獻九主旋師泰卷繼相臣扈遷囂圮耿不常厥土武乙無道禍因射天帝辛淫亂拒諫賊賢九侯見醢炮烙興焉黃鉞斯杖白旗是懸哀哉瓊室殷祀用遷

史記卷三

史記卷三考證

殷本紀湯曰汝不能敬命○監本脫湯字今添

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正義帝嚳時陸終之長於夏臺子昆吾氏之後也世本云昆吾者衛氏是○推尋文義宜云陸終之長子封於昆吾夏之昆吾其後也又楚世家集解引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蓋言衛地本昆吾國此氏字衍

湯遂伐三㚇○尚書序作三朡

伊尹報於是諸侯服湯○一本作畢服湯一本作心服湯

作湯誥○王若虛辨惑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云云今湯誥之書具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王若虛辨惑曰尚書湯誥篇末曰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尹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於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

湯崩集解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前漢志濟陰郡無亳縣後漢志無濟陰郡梁國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河南偃師爲西亳亳本非縣名皇覽是魏時人作其所用必後漢地名此云在濟陰亳縣必有誤

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尚書疏曰據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臣照按外丙仲壬見於孟子不始於馬遷也古今諸儒斷斷如者祇以桐宮居憂遂謂太甲必繼成湯但安知其非爲帝仲壬服乎

通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王若虛辨惑曰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

伊尹褒嘉而作乎
既葬伊尹於亳集解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爲湯相號
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尚書疏引帝王世紀
水經注引皇覽皆作大霧三日
弟太戊立○困學紀聞曰太戊爲太甲之孫三代表
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
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
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
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
也
得說於傅險中正義注水經云沙澗水北虞山南經
傅巖○水經注本文作沙澗水北出虞山東南經
傅巖
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豐於棄道集解孔安國
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
○以孔傳考之天時二字不複出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
宗肜日及訓○困學紀聞曰與書序相違王若虛
辨惑曰考之於書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辭其曰高
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沒
祖己嘉之而作謬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
獨出祖己之意哉高宗之訓乃書篇名旨當全著
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子帝太丁立○徐孚遠曰太丁重見疑誤
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王若虛辨惑
曰尚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即箕子比干也今
乃言奔周與書所載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
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
還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耶若殷紀所稱亦止
於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
奔亦爲何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
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曉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集解汲冢紀年曰湯滅
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帝
正義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
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其相繆戾如此

史記卷三考證

史記卷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正義】因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集解】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諡號也【索隱】邰天來反亦作斄同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封邰周棄外家姜原爲帝嚳元妃【索隱】譙周以爲棄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與此紀異也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索隱】已下皆詩大雅生民篇所云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是其事也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集解】種曰稼斂曰穡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飢故此作始飢祖始也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集解】徐廣曰今斄鄉在扶風【索隱】卽詩生民曰有邰家室是也邰卽斄古今字異耳【正義】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毛萇云邰姜嫄國也后稷所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號曰后稷別姓姬氏【集解】禮緯曰祖以履大跡而生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集解】駰案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謐曰冢去中國三萬里也子不窋立【索隱】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姞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正義】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卽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集解】韋昭曰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索隱】國語曰棄稷不務此云去稷者是太史公恐棄是后稷之名故變文云去也言夏政衰不窋去稷官不復務農者也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爲用也括地志云豳州新平縣卽漢漆縣也漆水在岐州普閏縣東岐山漆水東入渭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正義】卽詩大雅篇篤公劉是也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集解】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索隱】豳卽邠也古今字異耳【正義】括地志云豳州新平縣卽漢漆縣詩豳國公劉所邑之地也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集解】音踰世本作榆【索隱】世本作僞榆毀隃卒子公非立【索隱】世本作公非辟方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也公非卒子高圉立【集解】宋忠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索隱】世本云高圉侯侔高圉卒子亞圉立【索隱】系本云亞圉雲都皇甫謐云雲都亞圉字【索隱】漢書古今表曰雲都亞圉弟按如此說則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實未能詳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索隱】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

度漆沮【集解】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杜陽縣在扶風踰梁山【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鄭玄云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矣止於岐下【集解】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駰案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集解】徐廣曰分別而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集解】駰案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鄭玄曰此殷時制民皆歌樂之頌其德【正義】鄭詩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正義】國語云齊許申呂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太姜之家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集解】列女傳太姜有邰氏女太任摯任氏中女【正義】國語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太任王季之妃文王母也皆賢婦人【正義】列女傳云太姜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太任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壹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賢行也生昌有聖瑞【正義】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讓季歷【正義】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荊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集解】皇甫謐曰葬鄠縣之南山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正義】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有四乳雒書靈準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高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

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集解】應劭曰在遼西令支聞西伯善【正義】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也姓墨氏也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正義】括地志云古莘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獻紂者驪戎之文馬【正義】括地志云驪戎故城在雍州新豐縣東南十六里殷周時驪戎國城也按駿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文王以獻紂也有熊九駟【正義】括地志云鄭州新鄭縣本有熊氏之墟也按九駟三十六匹馬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正義】一物謂莘氏之美女也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集解】駰案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正義】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也故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也晉太康地記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括地志云又閑原在河北縣西六十五里詩云虞芮質厥成毛萇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二國君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讓所爭地以為閑原至今尚在注引地理志芮在臨晉者恐疏然閑原在河東復與虞芮相接臨晉在河西同州非臨晉芮城明矣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秖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集解】駰案山海經曰有人人面獸身名曰犬戎又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并

明并明生白犬，白犬有二，是爲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又後漢書云：犬戎，槃瓠之後也。今長沙武陵之郡太半是也。又毛詩疏云：犬戎，昆夷是也。明年，伐密須。【集解】應劭曰：密須氏，姞姓之國。瓚曰：安定陰密縣是。【正義】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即古密國。杜預云：姞姓國，在安定陰密縣也。明年，敗耆國。【集解】徐廣曰：一作𨙶。【正義】即黎國也。鄒誕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云「西伯戡黎」是也。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集解】徐廣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音于。【正義】括地志云：故邘城在懷州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國城也。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明年，伐崇侯虎。【集解】皇甫謐曰：夏鯀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而作豐邑，【集解】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正義】括地志云：周豐宮，周文王宮也，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鎬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集解】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正義】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正義】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義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十翼也。按：太史公言「蓋」者，乃疑辭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紀，方贊其美，不敢專定，重易，故稱「蓋」也。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正義】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伯爲王。蓋此年受命之年稱王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毛詩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後七年而崩，【正義】七當爲九，其說在後。謚爲文王。【正義】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正義】易緯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信而用之，言文王稱王，已改正朔布王號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尚存而周稱王哉？若文王自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成大事而選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據此文，乃是追王爲王，何得文王自稱王改正朔也？蓋王瑞自太王興。【正義】古公在邠，被戎狄攻戰，奪民。太王曰：「民之在我與彼何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遂遠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盡歸古公，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乃貶戎狄之俗，爲室屋，邑落而分別居之。季歷又生昌，有聖瑞。蓋是王瑞自太王時而興起也。然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興，在西伯崩後重述其事，爲經傳不同，不可全棄，乃略而書之，引文其下，事必可疑，故歎言「蓋」也。

武王即位，【正義】謚法：克定禍亂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武王駢齒，是謂剛強也。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集解】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索隱】按：文云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正義】上音時掌反。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太誓篇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太誓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適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愈。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闕，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年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爲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疏矣。東觀兵，至于盟津。【集解】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集解】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集解】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集解】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集解】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正義】此已下至火復王屋流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集解】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正義】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鵰，摯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玄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

師鷃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集解】徐廣曰：一作誠。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集解】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集解】畢，盡也。從河南渡河北。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集解】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正義】按：三正，三統也。周以建子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夏以建寅爲人統也。離逷其王父母弟，【集解】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以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集解】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集解】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集解】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孔安國曰：昧，冥也。爽，明，朝旦也。癸亥夜陳，甲子朝誓之。【正義】括地志云：衛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紂至于商郊牧野，乃築此城。酈元注水經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牧野也。括地志又云：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帝王世紀云：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集解】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曰：「遠矣西土之人！」【集解】孔安國曰：勞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集解】馬融曰：冢，大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集解】孔安國曰：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集解】孔安國曰：師帥，卒帥。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集解】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正義】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盧府、彭州。濮，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稱爾戈，【集解】孔安國曰：稱，舉也。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集解】孔安國曰：索，盡也。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集解】鄭玄曰：肆，祭名。答，問也。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集解】孔安國曰：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集解】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也。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集解】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也。尚桓桓，【集解】鄭玄曰：威武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集解】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勉哉夫子！【集解】鄭玄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犇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集解】鄭玄曰：所，言且也。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集解】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以大卒馳帝紂師。【集解】徐廣曰：帝，一作商。【正義】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正義】衣音於既反。周書云：甲子夕，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善者。縫玉環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則銷，天智玉不銷，紂身不盡也。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正義】武王率諸侯伐天子，天子已死，諸侯畢賀，故武王揖諸侯，言先揗循其心也。武王至商國，【正義】謂至朝歌。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

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索隱】武王雖以臣伐君順有慙德不應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辭耳尋上文諸侯畢拜賀武王武王尚且揖報無容遂下拜商人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集解】周書作輕呂擊之輕呂劍名也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集解】駰案司馬法曰夏執玄鉞宋均曰玄鉞用鐵不磨礪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集解】駰案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集解】駰案周禮曰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鑒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陳明水以為玄酒【索隱】明明水也書本皆無水字今本有水字若惟云奉明其義未見不知是明何物也烜音毀衛康叔封布茲【集解】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茲一作苙公明草也言茲舉成器言苙見潔草也召公奭贊采【集解】贊佐也采幣也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集解】尹佚讀筴書祝文以祭社也殷之末孫季紂【集解】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也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監本作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正義】地理志云河內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邶鄘衛是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帝王世紀云自殷之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按二說各異未詳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集解】徐廣曰釋一作原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

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正義】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集解】孔安國曰武功成也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集解】鄭玄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集解】駰案地理志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黃帝之後於祝【正義】左傳云祝其實夾谷杜預云夾谷即祝其也服虔云東海郡祝其縣也帝堯之後於薊【集解】駰案地理志燕國有薊縣帝舜之後於陳【正義】括地志云陳州宛丘縣在陳城中即古陳國也帝舜後遏父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封其子媯滿於陳都宛丘之側大禹之後於杞【正義】括地志云汴州雍丘縣古杞國地理志云古杞國理此城周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代為楚所滅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集解】駰案爾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正義】水經注今臨淄城中有邱云古縣邱之地呂望所封齊之都也營邱在縣北百步外城中輿地志云秦立為縣城臨淄水故曰臨淄也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集解】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正義】帝王世紀云炎帝自陳營都於魯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少昊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顓頊始都窮桑徙商丘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即曲阜也又為大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在魯城東門之北居軒轅之丘於山海經云此地窮桑之際西射之南是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築古魯城也封召公奭於燕【正義】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觀其文稍似重也水經注云薊城西北隅有薊丘因取名焉括地志云燕山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宗國都城記云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為名其地足自立國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薊名遂絕焉今幽州薊縣古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正義】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鮮所封弟叔度於蔡【正義】括地志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武王封弟叔度於蔡是也縣東十里有蔡岡因名也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正義】括地志云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劉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

原上因公為名按蓋武王登此城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正義】周鎬京也武王伐紂還至鎬京憂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集解】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索隱】按高誘曰蜚鴻蠛蠓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為災非是鴻鴈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正義】蜚音飛古飛字也於今猶當今於今六十年從帝乙十年至伐紂年也麋鹿在牧喻讒佞小人在朝位也飛鴻滿野喻忠賢君子見放棄也言紂父帝乙立後殷國益衰至伐紂六十年間諂佞小人在于朝位忠賢君子故遷于野故詩云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萇云之子侯伯卿士也鄭玄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也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正義】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見災異我周今乃有成王業者也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集解】徐廣曰一云不顧亦不賓滅一又云不顧亦不恤也【正義】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既無非大賢未能興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卽擯滅以至于今也亦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而劉氏音以破六為古其字義亦無所通徐廣云一本作不顧亦不賓蓋是學者以周書及隨巢不同逯音改易耳隨巢子曰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天鬼卽天神也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正義】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集解】徐廣曰一云肯來【索隱】七字連作一句讀我維顯服及德方明【正義】服事也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宮室退除殷紂之惡日夜勞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維顯於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興行之乃可至於寢寐也自此已上為至自夜不寐周公問之故先書周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集解】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索隱】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正義】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則居陽城為禹避商均時之都也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也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集解】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集解】杜預曰三塗在陸渾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度邑周書篇名度音徒各反

【正義】括地志云太行恆山連延東北接碣石接嶽山言北望太行恆山之邊鄙都邑也又晉州霍山一名大岳在洛西北山在洛東北二說皆通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索隱】粵者審慎之辭也言審慎瞻雒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正義】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帝王世紀云王城西有郟鄏陌左傳云成王定鼎於郟鄏京相璠地名云郟山名鄏邑名一縱馬於華山之陽【正義】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山南曰陽也牧牛於桃林之虛【集解】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正義】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入河也偃干戈振兵釋旅【索隱】案公羊傳曰入曰振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集解】徐廣曰存一作前【索隱】六字連一句讀【正義】箕子殷人不忍言殷惡以周國之所宜言告武王為洪範九類武王以類問天道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集解】孔安國曰穆敬也周公乃祓齋【索隱】祓音廢又音拂齋音扎皆反祓謂除不祥求福也自為質【索隱】音至【正義】周公祓齋自以贊幣告三王請代武王武王病乃瘳也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集解】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集解】案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正義】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集解】【正義】今宋州也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正義】尚書洛誥云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以居邶鄘衛之眾又多士篇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按是為東周古洛陽城也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輿地志云以周地在王城東故曰東周敬王避子朝亂自洛邑東居此以其迫阨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之按武王滅殷國為邶鄘衛三監尹之武庚作亂周公滅之徙三監之民於成周頗收其餘眾以封康叔為衛侯卽今衛州

是也。孔安國云：以三監之餘民國康叔爲衞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也。晉唐叔得嘉穀，[集解]鄭玄曰：二苗同爲一穗。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集解]徐廣曰：歸，一作餽。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集解]徐廣曰：嘗。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集解]孔安國曰：封命之書。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集解]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集解]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正義]奄音於險反。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即淮夷也。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遷其君薄姑。[集解]馬融曰：齊地。[正義]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諸侯，封於此，周滅之也。成王自奄歸，在宗周，[集解]伐奄歸鎬京也。作多方。[集解]孔安國曰：告衆方天下諸侯。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集解]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古文尚書敝周官，書篇名。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集解]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集解]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集解]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集解]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集解]孔安國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也。作畢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正義]帝王世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集解]孔安國曰：伯冏，臣名。申誡[集解]徐廣曰：一作部。太僕[集解]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國之政，作臩命。[正義]尚書序云：穆王令伯臩爲太僕正。復寧。穆王將征犬戎，[集解]徐廣曰：一作畎。祭公謀父諫曰：[集解]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正義]括地志云：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也。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集解]韋昭曰：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集解]韋昭曰：文公，周公旦之謚。『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集解]唐固曰：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集解]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集解]韋昭曰：鄉，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集解]韋昭曰：謂弃與不窋也。唐固曰：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集解]謂太康也。弃稷不務，[正義]言太康弃廢稷官。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集解]徐廣曰：遵，一作選。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正義]前人謂后稷也。言不窋亦世載德，不忝后稷及文王、武王，無不務憂事。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

忍訏，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集解】紂近郊地名牧野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集解】韋昭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衞衞圻也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集解】韋昭曰供日祭侯服者祀，【集解】韋昭曰供月祀賓服者享，【集解】韋昭曰供時享要服者貢，【集解】韋昭曰供歲貢荒服者王。【集解】韋昭曰王王事天子也詩曰莫敢不來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集解】徐廣曰外傳云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集解】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責也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集解】韋昭曰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集解】韋昭曰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集解】韋昭曰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集解】韋昭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集解】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集解】徐廣曰犬戎之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正義】賈逵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按大畢伯士終後犬戎氏常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正義】祭公申穆王之意故云天子曰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集解】幾音祈吾聞犬戎樹敦，【集解】徐廣曰樹一作撤駰案韋昭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鄭玄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為相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集解】孔安國曰告汝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集解】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集解】孔安國曰當何所敬非唯五刑乎當何所居非唯及世輕重所宜乎兩造具備，【集解】徐廣曰造一作遭師聽五辭。【集解】孔安國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聽其入五刑辭【正義】漢書刑法志云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周禮云辭不直則言繁目不直則視眊耳不直則對答惑色不直則貌赧氣不直則數喘也五辭簡信，正於五刑。【集解】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矣五刑不簡，正於五罰。【集解】孔安國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五罰不服，正於五過。【集解】孔安國曰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之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集解】孔安國曰使與罰名相當【索隱】按呂刑云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省文惟鈞其過。【集解】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集解】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也簡信有眾，惟訊有稽。【集解】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之至也【索隱】訊依尚書音貌也無簡不疑，共嚴天威。【集解】孔安國曰無簡核誠信不聽治其獄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集解】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索隱】鍰黃鐵鍰亦六兩故馬融曰鍰量名實呂刑鍰同舊本率亦作選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集解】徐廣曰一作徙五倍曰徙孔安國曰倍百為二百鍰也【索隱】灑音戾徙音所解反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集解】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三十三鍰二兩也【正義】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宮刑其罰五百臏刑既輕其數豈加故知孔馬之說非也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集解】徐廣曰一作六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索隱】世本作伊扈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集解】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正義】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索隱】駰案列女傳曰康公母姓隗氏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集解】曹大家云群眾粲皆多之名也田獵得三獸王不盡收以其害深也公行不

下衆曹大家云公諸侯也公之所與衆人共議也王御不參一族韋昭
云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也夫粲美之物也
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
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
王崩子懿王囏立世本作堅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
作刺宋忠曰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是也時王室衰始作詩也懿王崩
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
子燮是為夷王紀年云三年致諸侯翦齊哀公昪帝王世紀云十六年崩也夷
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
大夫芮良夫芮伯也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
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
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
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
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
無不得極韋昭曰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
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
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
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
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
人謗王召公諫曰韋昭曰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也民不堪命
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韋昭曰衛國之巫也監音古銜反監察也
以巫有神靈有謗毀必察也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
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以目相眄而
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
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詩風刺上瞽獻典
韋昭曰典樂典史獻書史太史也上書諫師箴音針師樂太師也上箴戒
之文瞍賦韋昭曰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韋昭曰有眸子而無
見曰矇周禮矇主絃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昭曰庶人卑賤見
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王傳音逐緣反庶人微賤見時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傳語近臣
盡規韋昭曰近臣驂僕之屬親戚補察言親戚補王過失及察是非也瞽
史教誨韋昭曰瞽樂太師史太史也耆艾修之韋昭曰耆艾師傅也修理
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
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
衍沃也唐固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
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
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
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
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後改彘曰永安從汾州隸晉也厲王太子靜匿召公
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
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
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韋昭曰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
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
相行政號曰共和共音如字若汲冢紀年則云共伯干王位共音恭共國伯爵言
共伯攝王政故云干王位也共音巨用反韋昭云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也魯連
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
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
於衛也衛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
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

爲衛侯是爲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爲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後年歲又不相當年表亦同
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
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卽位二
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
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修籍於千畝應劭云古者天子耕籍田
千畝爲天下先瓚曰籍蹈籍也按宣王不修親耕之禮也虢文公諫曰賈逵曰文公文
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也韋昭曰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括地志云虢故
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南十里又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不可王弗聽
國語曰虢文公諫云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事之繁庶於是乎生人之供給於是乎取
事具載國語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地名在西河介休縣王師敗績
于姜氏之戎韋昭曰西夷別種四嶽之後也宣王既亡南國之師
乃料民於太原韋昭曰敗於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漢江之閒料數也唐固曰南國南
陽也仲山甫諫曰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南
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
年宣王崩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
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國語云杜伯射王於鄗子幽王宮湦立
徐廣曰一作生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駰案韋
昭曰西周鎬京地震動故三川亦動按涇渭二水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
此時以王城爲東周鎬京爲西周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韋昭曰伯陽甫周大
夫也唐固曰伯陽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
序民亂之也韋昭曰過失也言民不敢斥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
迫而不能蒸韋昭曰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
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韋昭曰爲陰所填笮
也陽失而在陰韋昭曰在陰下也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
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曰水土氣通爲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
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韋昭

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韋昭曰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
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
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韋昭曰水泉不潤枯朽而
崩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
曰紀也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
年幽王嬖愛襃姒襃國名夏同姓姓姒氏禮婦人稱國及姓其女是龍漦妖子爲
人所收襃人納之于王故曰襃姒括地志云襃國故城在梁州襃城縣東二百步古襃國也襃
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
後幽王得襃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襃
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諸國
皆有史以記事故曰史記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
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虞翻曰龍自號襃之二先君也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
乃吉韋昭曰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韋昭
曰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也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韋昭曰櫝匱也
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
至厲王之末虞翻曰末年王流彘之歲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
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韋昭曰譟讙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譟漦
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亦作蚖音元玄蚖蜥蜴也後宮之童妾
旣齔而遭之韋昭曰毀齒曰齔女七歲而毀齒也旣笄而孕笄音雞禮
記云女子許嫁而笄鄭玄云笄今簪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
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
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
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
者徐廣曰妖一作夭夭幼少也夫婦賣檿弧者宣王欲執戮之遂逃于路遇此妖子哀而收
之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襃襃人有罪

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illegible]國語云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與虢石甫比也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illegible]左傳所謂攜王奸命是也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illegible]烽燧二音晝日燃燧以望火煙夜舉烽以望火光也烽土櫓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舉之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illegible]徐廣曰佞一作諂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illegible]繒自陵反國語云繒姒姓夏禹後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illegible]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故驪戎國也舊音黎徐廣曰力知反[illegible]括地志云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十里土地記云驪山即藍田山按驪山之陽即藍田山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illegible]駰案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illegible]按汲冢書晉咸和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illegible]即王城也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為西周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illegible]駰案周禮曰九命作伯鄭眾云長諸侯為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illegible]音甫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illegible]在魯隱六年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illegible]左傳鄭伯以璧假許田卒易祊祊是鄭祀太山之田許是魯朝京師之湯沐邑有周公廟鄭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許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誤矣[illegible]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

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太山湯沐邑在祊鄭以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太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求也括地志云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祊田在沂州費縣東南按宛鄭大夫八年魯殺隱公[illegible]子允令公子翬殺隱公也立桓公十三年伐鄭[illegible]在魯桓五年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illegible]左傳繻葛之役祝聃射王中肩是也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illegible]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illegible]賈逵曰辛伯周大夫也王殺周公[illegible]左傳云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於難然周公阿先王旨自取誅夷辛伯正君臣之義辛伯安王業二嬖優劣誠可識也王子克犇燕[illegible]杜預云南燕姞姓也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illegible]釐音僖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閬立[illegible]世本名母涼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illegible]杜預云姚姓也生子頹[illegible]莊王子釐王弟惠王之叔父也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囿[illegible]駰案左傳曰大臣蒍國也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illegible]駰案左傳曰五人者蒍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謀召燕衛師[illegible]南燕滑州胙城衛濮州衛南也伐惠王惠王犇溫[illegible]左傳云蘇忿生十二邑桓王奪蘇子十二邑與鄭故蘇子同五大夫伐惠王溫十二邑之一也杜預云河內溫縣也已居鄭之櫟[illegible]服虔曰櫟鄭大都[illegible]杜預云櫟今河南陽翟縣也立釐王弟頹為王樂及徧舞[illegible]賈逵曰徧舞皆舞六代之樂也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頹[illegible]賈逵云鄭厲公突虢公林父也復入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illegible]駰案左傳曰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也[illegible]按陳國舜後媯姓也惠后生叔帶[illegible]惠王子襄王弟封於甘故左傳稱甘昭公[illegible]惠王子襄王弟封之於甘括地志云故甘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左傳云甘昭公王子叔帶也洛陽記云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有水出焉北流入洛山上有甘城即甘公采邑也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

王欲誅叔帶叔帶犇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集解】服虔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集解】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集解】賈逵曰節時也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陪臣敢辭【集解】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王曰舅氏余嘉乃勳【集解】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索隱】武王娶太公女為之后故呼舅氏言我王舅故有平戎之功勳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集解】杜預云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也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索隱】案左傳曰王召之十三年鄭伐滑【集解】賈逵曰滑姬姓之國【索隱】案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也【正義】杜預云滑故國都河南緱氏縣為秦所滅時屬鄭晉後屬周事在魯僖公二十年括地志云緱氏故城本費城也在洛州緱氏縣南東二十五里也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集解】賈逵曰二子周大夫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集解】服虔曰惠王以后之鞶鑑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索隱】左傳云莊公二十一年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惡王也杜預云后之鞶帶而以鏡為飾也爵飲酒器又怨襄王之與衛滑【集解】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叛鄭即伐之聽命後自叛於王王以與衛故因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集解】服虔曰富辰周大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集解】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索隱】按國語亦云殺譚伯而左傳太叔之難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唐固據傳文讀譚為原然春秋有譚何妨此時亦仕王朝預獲被殺國語既云殺譚伯故太史公依之不從左傳說也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

襄王出犇鄭【集解】公羊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事母也鄭居王于氾【集解】杜預曰鄭南氾在襄城縣南【索隱】氾音凡括地志云故氾城在許州襄城縣一里左傳云天王出居於鄭處於氾是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正義】括地志云故溫城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漢晉為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居地理志云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也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集解】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楊樊溫原攢茅之田也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集解】賈逵曰河陽晉之溫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正義】括地志云故王宮在鄭州滎澤縣西北十五里王宮城中左傳云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也按王城則所作在踐土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東去衡雍三十餘里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索隱】案左傳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索隱】案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正義】渾音魂杜預云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西北二國誘而徙伊川遂從戎號今洛州陸渾縣取其號也後漢書云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左傳云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按至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計至辛有言適百年也括地志云故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左傳覃浮餘圍蠻氏杜預云城在河南新城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為麻蠻聲相近故耳按新城今伊闕縣是也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集解】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兵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集解】案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絶子景王貴立【索隱】名貴

按國語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及無射單穆公及伶州鳩各諫辭以諫今此不言亦其略耳景王
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redacted]賈逵
曰景王之長庶子欲立之[redacted]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沉於河津人得諸河上杜預云禱
河求福也珪自水出也按河神不敢受故也會崩[redacted]駰案皇覽曰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秦封
呂不韋洛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并圖景王冢也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
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
丐是為敬王[redacted]賈逵曰敬王猛母弟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
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redacted]賈逵曰澤邑周地也四年晉率諸
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redacted]駰案春秋曰子朝犇楚皇覽曰子朝冢在南陽
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朝後也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
亂敬王犇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十
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
四十二年敬王崩[redacted]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元己卯崩壬戌也子元
王仁立[redacted]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redacted]
徐廣曰世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為貞定
王[redacted]世本云元王赤皇甫謐云貞定王考據二文則是元有兩名一名仁一名赤如史記則元王為定
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謬然此定當為貞字誤耳豈周家有兩定王代
數又非遺乎皇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為貞定王未為得也定王十
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崩[redacted]徐廣
曰皇甫謐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
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
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
之子考王十五年崩[redacted]徐廣曰皇甫謐曰考哲王元辛丑崩乙卯子威烈
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redacted]帝王世紀云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
公之官是為西周桓公按自敬王遷都成周號東周也桓公都王城號西周桓公是為桓公
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

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redacted]徐廣曰惠公之子也鞏奇拱反郭緣生述
征記鞏縣周地鞏伯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室為東周惠公也子武公為
秦所滅以奉王號東周惠公[redacted]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
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有東西二周也按世本西周桓公名
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也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
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redacted]徐廣曰皇甫謐曰元丙辰崩己卯駰案宋忠曰
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王
立二十六年崩[redacted]皇甫謐曰安王元庚辰崩乙巳子烈王喜立烈王
二年周太史儋[redacted]老子列傳曰儋即老子耳又曰非也驗其年代是別人[redacted]幽王時
有伯陽甫唐固曰伯陽甫老子也按幽王元年至孔子卒三百餘年孔子卒後一百二十九年儋見秦獻
公然老子當孔子時唐固說非也見秦獻公曰[redacted]秦本紀云獻公十一年見見後十五
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是復合時也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
載復合[redacted]應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
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彊大顯王致伯與之
親合也[redacted]按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為諸侯是別之也自秦列
以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為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其大
數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redacted]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駰案
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redacted]霸王謂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繆
毒至九年誅毒正十七年[redacted]周始與秦國合者謂周秦俱黃帝之後至非子末別封是合也而別者謂
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載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
之親是復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胙於秦孝公是霸也孝公
子惠王稱王是王者出也然五百載者非子生秦侯己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
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載十年烈王崩弟扁立[redacted]扁邊典反是為
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
於秦孝公[redacted]駰案胙膰肉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二十
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

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索隱】秦本紀云惠王十三年與韓魏趙並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正義】謂韓魏齊趙也。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索隱】皇甫謐云名誕。赧非謚，謚法無赧。正以微弱，竊鈇逃債，赧然慙愧，故號曰赧耳。又按：尚書中侯以赧為然，鄭玄云「然」讀曰「赧」。王劭按：古音人扇反，今音奴板反。爾雅「面慙曰赧」。王赧時東西周分治。【正義】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赧微弱，西周與東分主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按：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王赧徙都西周。【正義】敬王徙王城，東徙成周，十世至王赧，徙成周，西從王城，西周武公居焉。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集解】徐廣曰：惠公之長子。【索隱】按戰國策作東周武公。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索隱】翦音子踐反。楚臣也。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為請太子。」左成曰：【索隱】楚臣也。「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正義】言以地資公子咎，請為太子，周若不許，是楚於周交益疏。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正義】楚命翦適周，諷周君欲立離，以微言告於翦，令楚賀之以地，周果立咎為太子也。此以上至西周武公是楚令周立公子咎為太子也。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正義】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即韓宜陽縣城也。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正義】宜陽，韓地。秦攻而楚救之，周為韓出兵，而楚疑周為秦，因加兵伐周。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正義】蘇代為周說楚王：王何以道周為秦？周實不為秦，今王責周為秦，周懼楚，必入秦，是為秦禍也。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正義】周秦相近，秦欲并周，而外睦於周，故當時諸侯咸謂周秦。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正義】解音紀買反。代言周若知楚疑親秦，其計定不可解免，周必親於秦也，是為秦取周精妙之計。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正義】代言為王計者，周親我因而善之，周不親亦言善之，楚若善周，周必疏於秦也。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正義】郢，楚都也。楚既親周，秦必絕周親楚矣。以上至八年蘇代說楚合周。秦借道

兩周之間，【正義】上借音精夕反，下音子夜反。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正義】厭，烏減反，又於點反。【正義】周君，西周武公也。時王赧微弱，不主盟會，寄居西周耳。「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集解】徐廣曰：一作何。應劭曰氏姓譜云以何姓為韓後。『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正義】質音竹利反，使音所吏反。質使，令公子及重臣等往楚為質使，秦疑楚，又得不信周也。質，平敵不相負也。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正義】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令秦疑周親，則周不敢不受，秦必無巧辭而令周不敢不受韓地也。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正義】此史厭說韓令與周地，使質於楚，令秦疑楚不信周，得不假道伐韓，而猶聽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索隱】按戰國策云或人為周君謂魏王。「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正義】高誘註戰國策曰：以魏兵在河南為辭，周君不往朝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正義】南陽，今懷州也。杜預云在晉山南。以上至秦召西周君，是西周君說韓令出兵河南謀秦也。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正義】為音于偽反。蓋或人為東周說王，令按兵毋出，則周德韓矣。「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正義】韓按兵不出伐東周，而東周甚魏韓之恩德也。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正義】韓出兵助西周，雖不攻東周，西周魏其佐助寶器必盡歸於韓。以上至東周與西周戰，是或人說韓令無救西周也。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氏，【集解】徐廣曰：陽翟雍氏城也。戰國策曰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脫誤也。【正義】如徐此說，自合當改而註，結之不合與楚圍雍氏連註。【正義】雍音於恭反。括地志云：故雍城在洛州陽翟縣東北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雍作杵臼所封也。按：其地時屬韓也。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集解】徐廣曰：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索隱】高誘云：高都，韓邑，今屬上黨。

也■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一名郜都城在洛州伊闕縣北三十五里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蓋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共放秦也■相國公仲侈也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謂楚兵弊弱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已止也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言幸甚也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以上至楚圍雍氏是蘇代爲東周說韓令不徵甲而得高都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徐廣曰扑一作仆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北取趙藺離石者■地理志曰西河有趙藺離石二縣■藺音力刃反括地志云離石縣今石州所理縣也藺近離石皆趙二邑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謂伊闕塞也在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今名鍾山酈元注水經云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故謂之伊闕按今謂之龍門禹鑿以通水也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按列女傳曰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左手如附太山右手如抱嬰兒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言不以其善而且倦息息止也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息猶弃言弃前射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以上至三十四年是

蘇厲爲周說白起無伐梁也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徐廣曰一作厄■六國年表云白起擊魏華陽芒卯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是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華陽地名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約使客卿胡傷擊魏將芒卯華陽破之是馬犯見秦破魏約懼周危故謂周君請梁城周而設詭計也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馬犯周臣也乃說梁王曰秦破魏華陽之軍去周甚近周王憂懼國破猶身之重病若死則犯必死也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圖謀也犯謂梁王我方入鼎於王王當謀救援己也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戍守也周難未入九鼎於梁而梁信馬犯矯言遂與之卒令守周因謂秦王曰■梁兵非戍周也將漸伐周而取九鼎寶器王若不信試出師於境以觀梁王之變也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馬犯說秦得秦出兵於境重歸說梁王也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按戰國策甚作瘉犯請後可而復之者言王病愈所圖不遂請得在後有可之時以鼎入梁也■復音扶富反復重也秦既破華陽軍今又出兵境上是周國病秦久矣犯前請卒戍周諸侯皆心疑梁取周後可更重請益卒守周乎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實圖周九鼎且外遣卒戍周和合秦舉兵欲侵周梁不救周是本無善周之事止是欲周危而取九鼎故諸侯皆心不信梁夫故不如匿事端使卒爲周城■既諸侯生心不如令卒便爲築城以隱匿侵周之事端絕諸侯不信之心梁王遂使城周解諸侯之疑也梁王曰善遂使城周■以上至四十二年是馬犯說梁王爲周築城也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最音詞譽反周之公子也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爲太后養地■■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潁川城父縣應鄉是也■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太后秦昭王母宣太后芊氏也■括地志云故應城殷時應國在城父按應城此時屬周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客謂周最曰周君與秦交善是最之功也與秦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周最今必得勸周君之罪也以上四十五年是周客說周最令周君以應入秦得交善而歸也秦攻周而周最

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弊則令不行矣【正義】令音力政反秦欲攻周最說秦曰周天子之國雖有重器名寶土地狹少不足利秦國王若攻之乃有攻天子之聲而令天下以攻天子之聲長秦使諸侯歸於齊秦兵空弊於周則秦不王矣是天下欲弊秦故勸王攻周令秦受天下弊而令教命不行於諸侯矣以上秦攻周是周最說秦也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索隱】以秦輕易周相故相國於是反歸周也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索隱】言秦之輕相國重相國亦未可知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集解】徐廣曰一作最最亦古之聚字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索隱】按周聚事齊而和於齊周故得齊重今相國又得秦重是相國收秦周聚收齊周常不失大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正義】三晉韓魏趙也以上至五十八年是客說周相國令報三國之情得秦重也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集解】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正義】括地志云陽城洛州縣也負黍亭在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左傳云鄭伐周負黍是也今屬韓國也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集解】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索隱】按諸說未允關東地南北長長為從六國共居之關西地東西廣廣為橫秦獨居之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正義】西周以秦取韓陽城負黍恐懼倍秦之約共諸侯連從領天下銳師從洛州南出伊闕攻秦軍令不得通陽城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集解】案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也【索隱】摎音紀虯反西周君犇秦【索隱】謂西周武公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正義】秦昭王之五十一年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集解】宋忠曰諡曰西周武公【索隱】非也餘以西周武公是惠公之長子此周君即西周武公也蓋此時周武公與王赧皆卒故連言也【正義】劉伯莊云赧是慙恥之甚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為慙赧故號之曰赧帝王世紀云名誕

雖居天子之位號為諸侯之所役逼與家人無異名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之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責臺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憚狐【集解】徐廣曰憚音僤憚狐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索隱】西周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為君秦所遷而東周亦不知其名號戰國策雖有周文君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蓋周室衰微略無紀錄故太史公羅考衆書以卒其事然二國代系甚不分明【正義】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即憚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君也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按憚狐陽人傍在三城之間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集解】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正義】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云在平津大河之南也魏文帝改曰河陰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集解】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索隱】既盡也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正義】按王赧卒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七雄並爭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統十五年海內咸歸於漢矣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集解】徐廣曰一作社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集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正義】括地志云周承休城一名梁雀塢在汝州梁縣東北二十六里帝王世紀云漢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思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戶地方三十里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鼎三年嘉弟昭進爵為承休侯在此城也平帝元始四年進為鄭公光武建武三年封姬觀為衛公顏師古云子南其封邑之號故總言周子南君按自嘉以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贊言子南為氏恐非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集解】徐廣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漢武元鼎四年封周後也

索隱述贊曰后稷居邰太王作周丹開雀錄火降烏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謀蒼兕誓衆白魚入舟太

師抱樂器奔于构因成康之日政簡刑措南巡不還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檿弧興讖龍漦作蠱頹帶荐禍實傾周祚

史記卷四

史記卷四考證

周本紀周后稷正義地理志云右扶風縣岐山西北中水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縣下云岐山在西北中水鄉似脫一在字

曰姜原○監本將集解韓詩章句文混入正義內今改正

歆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毛詩生民疏曰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號曰后稷○困學紀聞曰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時其封于邰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臣照按棄爲農師固在堯時而舜典明有汝后稷播時百穀之文本紀之言何不可信

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路史發揮曰杜預釋例云高圉僕盩九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侔爲皆二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侔雲都諸盩至皇甫謐遂以爲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葢牽于韋穆公十四世之說乃合二人以爲一耳臣照按三代以還典籍湮沒非詩書所載但可存而弗論必欲伸此絀彼有如捕風

踰梁山正義梁山橫長其東當郃陽西北臨河○推尋文義陽字上脫一字據地理志宜是櫟陽

季歷娶太任正義國語曰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此非國語文乃韋昭注國語文也

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索隱一物謂婁氏之美女也○別本此下有以殷紂淫昏好色故知然十字

于是虞芮之人正義括地志云故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也○推尋文義應云故芮城在芮城縣西二十里

後七年而崩○毛詩文王疏曰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于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于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易書辯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則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旣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又尚書武成疏引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然則史記本文是七年而正義則依尚書武成等書謂當是九年故曰七當爲九也監本七字皆訛作十字今俱改正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汲冢周書作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汲冢周書作南宮忽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汲冢周書作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注云三巫地名

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與此異

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汲冢周書作升汾之阜

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臣照按向以賓滅斷句而又不可得其解故索隱改賓爲擯言不卽擯滅若然則是武王滅殷之後又以紂子武庚未殄而不暇寐也豈聖人之心哉且於上文登名民三百六十句又如何可通竊謂滅字應從下句讀言惟天建殷而登名民三百六十可謂濟濟多士矣殷王不能顯之亦不能賓之是故滅以至今卽詩殷鑒不遠之意故下文云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求賢以自輔而輾轉反側也三百六十斷句夫不顯亦不賓斷句乃可通

日夜勞來我西土索隱七字連作一句讀○汲冢周書度邑解文今其文曰四方赤宜未之我於西土益訛易不可解又一本我字上有定字索隱七字作八字

東伐淮夷殘奄集解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尚書疏引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故孔穎達以爲亦未能詳

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王若虛辨惑曰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卞燮和天下以答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臣照按馬遷之意卽指康王之誥上半篇所言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曰敢告天子云云耳蓋顧命與康王之誥本相連屬或古本於惟予一人釗報誥以下爲康王之誥以上皆屬顧命亦未可定不得據以訾遷也

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王若虛辨惑曰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謬誤如此且本紀旣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耶臣照按馬遷或本作康王之誥而相傳之訛致脫王之二字或此篇本亦名康誥後世以兩康誥而改此爲康王之誥俱未可定不得指爲惑而強辨也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孔安國書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孔疏云不知出何書也

共王弟辟方立○三代世表無辟字

瞽獻典○臣照按今國語及此紀皆作瞽獻典襄十四年左傳瞽爲詩正義引周語作瞽陳曲韋昭云

嚳陳樂曲獻之於王字書冊置几上曰典曲即冊
字几即几字如堯典舜典之屬非嚳之所應獻嚳
陳樂曲於義爲長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國語作幽王三年

鄭宛與魯易許田○宛監本訛作怨今改正

二十五年惠王崩○年表在二十四年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左傳疏曰
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氏之寵子帶
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
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出但其母鍾愛其少子
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
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

叔帶奔齊○襄王四年魯僖十二年也叔帶奔齊在
四年此入三年年表亦然皆與左傳不符

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左傳叔帶復歸在魯僖二
十二年於襄王爲十四年年表亦然此作十二年
蓋誤

十三年鄭伐滑○春秋經伐滑在魯僖二十年於襄
王爲十二年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
○左傳魯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取櫟於襄王爲
十六年國語作十七年此與王絀翟后玩左傳文
似一年事史記分載兩年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
左傳魯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賜晉文公珪
弓矢爲伯此是後事

三十二年襄王崩○此是三十三年之誤合左傳及
年表證之自知

子靈王泄心立○晉語作大心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左傳及年表景
王二十五年崩此云二十年蓋脫五字

四十二年敬王崩○臣世駿按陸德明左傳釋文曰
按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
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
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
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
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
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
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
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
崩年是魯哀公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孰是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索隱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
赧微弱西周與東分王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
周按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
之地○大事記曰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
封其弟揭于河南是爲河南桓公河南郟鄏武
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周公所
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
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
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
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
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
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
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
子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没亦謚惠是時東西周
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季王者爲東周亦必自
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于是東西
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
載致伯賜胙之類者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
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
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

史厭謂周君○戰國策作史黶

還其行○徐孚遠曰按戰國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
也此還字恐是遝字之誤

史記卷四考證

史記卷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秦本紀第五

[redacted]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為秦世家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redacted]黃帝之高陽氏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redacted]女脩顓頊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業其父不著而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按左傳郯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redacted]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皋陶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redacted]扶味反一音祕尋費後以為氏則扶味反為得此即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系家即敘伯翳與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redacted]游音旒謂賜以皂色旌旆之旒色與玄玉色副言其大功成也然其事亦當有所出爾後嗣將大出[redacted]出猶生也言爾後嗣繁昌將大生出子孫也故左傳亦云晉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redacted]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redacted]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為鳥俗氏俗一作浴若木以王父字為費氏也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redacted]殷紂時費仲即昌之後也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redacted]舊解以孟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

名也鳥身人言[redacted]身體是鳥而能人言又云口及手足似鳥也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仲衍之後遂世有功[redacted]謂費昌及仲衍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redacted]徐廣曰一作滑[redacted]中音仲潏音決宋忠注世本云仲滑生飛廉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redacted]案晏子春秋曰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redacted]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槨於北方[redacted]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尚得其說徐雖引之而竟不云是脫何字專質之甚也[redacted]為于偽反劉伯莊云霍太山紂都之北也霍太山在衛州朝歌之西方晉州霍邑縣按在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redacted]括案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彘縣而報得石棺[redacted]紂既以崩無所歸報故為壇就霍太山而祭紂報云作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redacted]處父蜚廉別號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redacted]皇甫謐云去彘縣十五里有冢常祠之[redacted]言處父至忠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蜚廉復有子曰季勝[redacted]音升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redacted]地理志云西河郡皋狼縣也按孟增居皋狼而生衡父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redacted]徐廣曰溫一作盜驪案郭璞云為馬細頸驪黑色[redacted]溫音盜徐廣亦作盜鄒誕生本作驥音陶劉氏音義云盜騧也騧淺青色八駿既因色為名騧驪為得之也驊騮[redacted]郭璞曰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騂赤者為棗騮騮赤馬也騄耳之駟[redacted]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緣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騮案穆天子傳穆王有八駿之乘此紀不具者也[redacted]按穆王傳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踰輪騄耳山子西巡狩樂而忘歸[redacted]郭璞曰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丘見西王母[redacted]括地志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前涼張駿酒泉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丘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樓嚴飾煥若神宮按肅州在京西北二千九百六十里即小崑崙也非河源出處者徐偃王作亂[redacted]駰案地理志曰臨淮有徐縣云故徐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駰謂號偃由此[redacted]括地

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乃成小兒生偃故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為黃龍鵠蒼或名后蒼括地志又云徐城在越州鄮縣東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州上有徐偃王城傳云昔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騕褭之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或云命楚王帥師伐之偃王乃於此處立城以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
周一日千里以救亂[redacted]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衡登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按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
繆王以趙城封造父[redacted]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redacted]括地志云趙城今晉州趙城縣是本彘縣地後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自蜚
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
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
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
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redacted]徐廣曰今槐里也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也
好馬及畜[redacted]好火到反畜許叔反善養息之犬丘
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redacted]汧音牽言於二水之閒在隴州以東
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
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
先酈山之女[redacted]申侯之先娶於酈山為戎胥軒妻[redacted]胥軒仲衍曾孫也
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
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
王[redacted]言申駱重婚重直龍反西戎皆從所以得為王王即孝王王其圖之於是孝
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
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redacted]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redacted]括地志云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周太史儋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故天子邑之秦
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秦嬴亦不

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
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
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
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redacted]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也乃以秦仲為
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
[redacted]騶案毛詩序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
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
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
之為西垂大夫[redacted]莊水經云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與大駱犬丘之地為西垂大夫括地志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縣是也
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
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
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
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
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redacted]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隴州汧源縣東南三里帝王世紀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
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
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襃姒
廢太子立襃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
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
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redacted]周平王徙居王城即雒誥云我卜瀍水東瀍水西者也
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
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
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
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騂駒[redacted]徐廣曰赤馬黑鬣曰騮黃
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redacted]徐廣曰年表云立西畤祠白帝[redacted]襄公始列為諸侯自以居西畤西畤縣名故作西畤祠白帝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為壇以祭天也
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

【正義】卽上西縣是也。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正義】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毛萇云郿地名也秦文公東獵汧渭之會卜居之乃營邑焉卽此城也 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鄜畤，【集解】徐廣曰鄜縣屬馮翊【索隱】音敷亦縣名於鄜地作畤故曰鄜畤故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之地止於鄜衍史敦以為神故立畤【正義】括地志云三畤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靈公作吳陽上畤並此原上因名也 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索隱】按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也蘇林云寶如石似肝云語辭【正義】括地志云寶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卽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雌上陳倉北阪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集解】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正義】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畫青牛障是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諡為竫公。【集解】徐廣曰文公之四十四年魯隱之元年 竫公之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 竫公子立，是為寧公。【集解】徐廣曰一作曼 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郿之平陽亭【索隱】帝王世紀云秦寧公都平陽按岐山縣有陽平鄉鄉內有平陽聚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之處 遣兵伐蕩社。【集解】徐廣曰蕩音湯社一作杜【索隱】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正義】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 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索隱】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 四年，魯公子翬【索隱】音暉卽羽父也 弒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正義】括地志云秦寧公墓在岐州陳倉縣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紀云秦寧公葬西山大麓故號秦陵山也按文公亦葬西山蓋秦陵山也 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索隱】德公母號魯姬子 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索隱】音力追反 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索隱】戲音許宜反戎號也蓋同州彭衙故城是也 至于華山下，【正義】卽華嶽之下也 居平陽封宮。【正義】宮名在岐州平陽城內也 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眯殺其君昭公。【索隱】春秋魯桓公十七年左傳作高渠彌也 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集解】駰案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卽邽戎邑冀縣屬天水郡 十一年，初縣杜、鄭。【集解】駰案地理志京兆有鄭縣杜縣【正義】括地志云下杜故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華州鄭縣也毛詩譜云鄭國者周畿內之地宣王封其弟於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按秦得皆 滅小虢。【集解】駰案班固曰西虢在雍州【正義】虢音古伯反括地志云故虢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四十里次西十餘里又有城亦名虢城與地志云此號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按此虢滅時陝州之虢猶謂之小虢又云小虢羌之別種 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索隱】春秋魯閔公元年左傳云晉滅耿滅魏滅霍又曰賜趙夙耿賜畢萬魏杜預注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三國皆姬姓【正義】括地志云霍晉州霍邑縣又春秋時霍伯國韋昭云霍姬姓也括地志云故耿城今名耿倉城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故耿國郡城記云耿嬴姓國也 齊雍廩【索隱】雍於宮反

廩力甚反是雍林邑人姓名也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為彊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集解】晉穆侯少子成師居曲沃號曲沃桓叔至武公并滅晉侯緡始為晉君也齊桓公伯於鄄【索隱】鄄音絹伯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正義】郎雍平陽也平陽時屬雍並在岐州解在上也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集解】徐廣曰今縣在扶風大鄭宮【正義】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宮城也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索隱】卜居雍之後國益廣大後代子孫得東飲馬於龍門之河梁伯芮伯來朝【集解】梁嬴姓芮姬姓梁國馮翊夏陽芮國馮翊晉【正義】括地志云南芮鄉故城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又有北芮城皆古芮伯國鄭玄云周同姓之國在畿內為王卿士者左傳云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故逐之出居魏今按州芮城縣界有芮國城蓋是殷末虞芮爭田之芮國是也二年初伏【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為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曆忌釋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以狗禦蠱【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正義】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按磔禳也狗陽畜也以狗張磔於郭四門禳卻熱毒氣也左傳云皿蟲為蠱顧野王云穀皆積變為飛蠱也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集解】衛惠公都朝今衛州也燕南燕也周天王也括地志云滑州故城古南燕國應劭云南燕姞姓之國黃帝之後出惠王立王子穨三年鄭伯虢叔【正義】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亦鄭之制邑漢之成皋即周穆王虎牢城左傳云宮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殺子穨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畤【正義】括地志云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則鄜時吳陽上時下時密時北時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作時郊祭白帝曰鄜時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亦禘黃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時是也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

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正義】括地志云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少梁故城古少梁國都城記云梁伯國嬴姓之後與秦同祖秦穆公二十二年滅之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正義】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也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索隱】秦自宣公已上皆史失其名今按世本古史考得繆公名任好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集解】劉伯莊云戎號也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注水經云茅亭茅戎號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集解】駰案地理志南陽有宛縣【正義】宛於元反今鄧州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集解】徐廣曰銍一作銍【索隱】銍音珍栗反銍地名在沛縣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穨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集解】徐廣曰一作西鄙案公羊傳曰河千里而一曲也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坂南【正義】按河曲在華陰縣界也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

【集解】韋昭云曲沃新為太子城括地志云絳州曲沃縣有曲沃故城土人以為晉曲沃新城重耳夷吾出犇。【索隱】重耳奔翟夷吾奔少梁也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一百五十步郭內卽桓公會處又青州臨淄縣有葵丘卽傳連稱管至父所戍處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集解】徐廣曰一作倬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正義】謂同華等州地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閒，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索隱】調音徒聊反言能誅大臣丕鄭云是夷吾於百姓調和也劉伯莊音徒弔反挍調選也邪臣誅忠臣用是夷吾能調選兩通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集解】服虔曰秦大夫公孫子桑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集解】賈逵曰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曰：【索隱】射音石也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正義】左傳云僖公十五年秦晉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十六國春秋云魏顆夢父結草抗秦將杜回亦在韓原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驇。【集解】驇音致又勅利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正義】括地志云野人塢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按野人盜馬食處因名焉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集解】賈逵曰諸侯饔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正義】晉河西八城入秦秦東境至河卽龍門河也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正義】梁芮國皆在同州秦得其地故滅二國之君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集解】子圉母梁伯之女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卽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為懷公。

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正義】王居于氾邑也）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正義】衛地也今濮州）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正義】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杜預云文公過鄭鄭不禮之）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彊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索隱】沮自呂反沮毀也左傳云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索隱】與音預）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正義】殽音胡交反阨音厄春秋云魯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括地志云三殽山又名嶔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即古之殽道也）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正義】左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預云王城北門也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也）不敗何待兵至滑（【正義】爲八反括地志云緱氏故城在洛州緱氏縣東二十五里滑伯國也韋昭云姬姓小國也）鄭販賣賈人（【正義】賣麥卦反賈音古左傳作商人也）弦高（【集解】人姓名）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

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集解】服虔曰繆公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集解】杜預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衙城【正義】括地志云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正義】戎人姓名）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正義】罷音皮）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索隱】案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集解】徐廣曰奪一作衜）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

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正義】按坐在繆公左右相連而坐謂之曲席也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正義】韓子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國十四辟地千里隴西北地郡是也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集解】徐廣曰左傳作郊服虔曰此晉地不能詳案【正義】鄗音郊左傳作郊杜預云書取言易也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古城左傳云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也括地志云蒲州猗氏縣南二里又有王官故城亦秦伯取者上文云秦地東至河蓋猗氏王官是也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集解】徐廣曰在太陽【正義】括地志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太陽津也渡河，【正義】自茅津濟渡河也封殽中尸，【集解】賈逵曰封識之【正義】左傳云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杜預云封埋藏也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正義】番音婆字作皤白頭貌言髮白而更黃故云黃髮番番以宿思謂蹇叔百里奚也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集解】服虔曰周備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集解】皇覽曰秦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正義】廟記云橐泉宮秦孝公造祈年觀德公起蓋在雍州城內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正義】毛萇云良善也三善臣也本傳云子車氏之三子杜預云子車秦大夫也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正義】行音胡郎反鍼音其廉反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杜預云以人葬為殉也括地志云三良冢在岐州雍縣一里故城內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為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正義】雍母秦女故言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正義】韋昭云晉正卿士蔿之孫成伯之子季武子也食采於隨范故曰隨會或曰范會季范子字也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集解】杜預曰在河東【正義】令音零括地志云令狐故城在蒲州猗氏縣界十五里也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取武城，【正義】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也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正義】前入秦後歸晉今秦又取之六年，秦伐晉，取羈馬。【集解】服虔曰晉邑也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讎餘詳反，【集解】服虔曰晉之魏邑大夫【正義】讎音受又作犨音同詳音羊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索隱】名貑十代至靈公又並失名共公二年，晉趙穿弒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集解】徐廣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索隱】景公已下名又錯亂始皇本紀作哀公景公四年，

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集解】杜預曰晉地也【正義】櫟音歷括地志云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集解】徐廣曰棫音域駰案杜預曰秦地也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而自立是為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正義】音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於申【正義】在鄧州南陽縣三十里為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索隱】始皇本紀作畢公后子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正義】太子建亡之鄭鄭殺之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正義】包胥姓公孫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左傳云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正義】左傳云申包胥對秦伯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正義】左傳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敗吳師於軍祥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

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集解】徐廣曰外傳云吳王先歃吳彊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壍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集解】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正義】荔音戾括地志云同州東三十里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大荔近王城邑二十一年初縣頻陽【集解】駰案地理志馮翊有頻陽縣【正義】括地志云頻陽故城在雍州同官縣界古頻陽縣城也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集解】徐廣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鄭也【正義】開智伯子伯被趙襄子等滅其國其子與從屬來奔秦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集解】應劭曰義渠北地也【正義】括地志云寧慶二州春秋及戰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正義】南鄭今梁州所理縣也春秋及戰國時其地屬於楚也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索隱】厲共公子也生昭太子未立而卒太子之子是為靈公懷公四年庶長鼂【索隱】長丁丈反鼂竹遙反鼂人名也劉伯莊音潮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索隱】生獻公也靈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正義】括地志云籍姑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里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索隱】獻公名師隰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索隱】簡公懷公弟靈公季父也子惠公立始皇本紀云靈公生簡公誤也又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正義】劉伯莊云簡公是昭子之弟懷公之子厲公之孫今史記謂簡公是厲公子者抄寫之誤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

春秋官吏各得帶劍。塹洛。城重泉。【索隱】案地理志重泉縣屬馮翊。【正義】重，直龍反。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也。十六年，卒，【集解】徐廣曰：表云十五年也。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正義】奪前所上八城地也。獻公元年，【集解】徐廣曰丁酉。止從死。二年，城櫟陽。【集解】徐廣曰：徙都之。今萬年是也。【正義】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北百二十里。櫟陽，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于龍首川，今京城也。改萬年為大興縣，至唐武德元年又改曰萬年，置在州東七里。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正義】言雨金於秦國都，明金瑞見也。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正義】括地志云堯門山俗名石門，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三里。上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為門，因名之。武德年中於此山南置石門縣，貞觀年中改為雲陽縣。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集解】駰案：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索隱】痤，在戈反。二十四年，獻公卒，【集解】徐廣曰：表云二十三年。子孝公立。【索隱】名渠梁。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集解】徐廣曰庚申也。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閒【正義】並，白浪反。閒，淮泗二水。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正義】楚北及魏西與秦相接。北自梁州漢中郡，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郡也。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

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正義】即龍門河也。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集解】駰案：地理志天水有獂道縣。應劭曰：獂，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索隱】監，甲暫反。閹人也。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正義】在同州澄城縣界也。八年，與魏戰元里，【正義】祁城在同州澄城縣界。有功。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集解】駰案：地理志曰河東有安邑縣。【正義】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本夏之都。十二年，作為咸陽，【正義】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咸陽縣東十五里，京城北四十五里，即秦公徙都之者。今咸陽縣，古之杜郵，白起死處。築冀闕，【索隱】劉伯莊云：冀猶記，事闕即象魏也。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索隱】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聚猶村落之類也。集為大縣，縣一令，【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索隱】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集解】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索隱】譙周云：初為軍賦也。十九年，天子致伯。【索隱】伯音霸，又如字。孝公十九年，天子始封爵為霸，即太史儋云「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之年，故天子致伯。桓譚新論云：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理，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伯以

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集解】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正義】括地志云逢澤亦名逢池在汴州浚儀縣東南十四里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正義】虞喜志林云濮州甄城縣東北六十餘里有馬陵澗谷深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正義】商州商洛縣在州東八十九里鞅所封也契所封地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索隱】紀年云與魏戰岸門此云鴈門恐聲誤也又下云敗韓岸門蓋一地也尋秦與韓魏戰不當遠至鴈門也【正義】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二十八里今名西武亭虜其將魏錯【索隱】七故反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索隱】名駟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正義】為于偽反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集解】駰案漢書曰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正義】冠音館禮記云年二十行冠禮也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正義】齊威王魏惠王五年，陰晉人犀首【正義】犀音西地理志云華陰縣故陰晉秦惠王五年更名寧秦高祖八年更名華陰為大良造【集解】駰案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索隱】官名若虎牙之類姓公孫名衍魏人也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集解】徐廣曰今之華陰也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集解】駰案地理志云二縣屬河東【正義】渡河東取之括地志云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也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即古皮氏城也與魏王會應【正義】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因應山為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

也圍焦，降之【正義】括地志云焦城在陝州城內東北百步因焦水為名周同姓所封左傳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杜預云八國皆為晉所滅按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于焦而後封姬姓也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正義】今鄜綏等州也魏前納陰晉次納同丹二州今納上郡而盡河西濱洛之地矣十一年，縣義渠【正義】地理志云北地郡義渠道秦縣也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周先公劉不窋居之古西戎也歸魏焦、曲沃【正義】括地志云曲沃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為名按焦曲沃二城相近本魏地適屬秦今還魏故言歸也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正義】臘盧盍反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故云初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風俗通云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臘禮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正義】魏襄王韓宣惠王也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集解】徐廣曰戎地在河上【正義】按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黃河也七年，樂池相秦【索隱】樂音岳池徒何反裴氏音池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正義】修魚韓邑也年表云秦敗我修魚得韓將鯁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正義】蜀西南夷舊有君長故昌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為王號曰望帝蜀王元年秦惠本紀曰張儀伐蜀蜀王開戰不勝為儀所滅也伐取趙中都、西陽【集解】駰案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正義】括地志云中都故縣在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即西都也西陽即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地理志云西都中陽屬西河郡此云伐取趙中都西陽趙世家云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年表云秦惠文王後元九年取趙中都西陽安邑趙武靈王十年秦取中都安陽本紀世家年表其縣邑名異年歲實同所伐唯一處故具錄之以示後學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正義】韓地名也伐敗趙將泥【集解】徐廣曰泥一作莊【正義】趙將名也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

九〇

首走公子通封於蜀【集解】徐廣曰是歲王赧元年【索隱】華陽國志曰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陳莊為相徐廣所云亦據國志而言之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索隱】滿或作蒲秦辭姓名也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犂臣蜀【索隱】二戎號也臣伏於蜀蜀相殺蜀侯并丹犂二國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屬滇國唐初置犂州丹州也相壯【集解】徐廣曰一作狀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索隱】名蕩韓魏齊楚越【集解】徐廣曰一作趙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集解】徐廣曰表云哀王【索隱】按魏惠王卒已二十五年矣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犂二年初置丞相【集解】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索隱】外謂臨晉城外外字一作水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正義】在河南府福昌縣東故韓城是也此韓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集解】徐廣曰韓邑也【索隱】按此邑本屬韓近平陽韓世家云貞子居平陽九世至哀侯徙鄭楚世家云而韓猶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故知近平陽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集解】徐廣曰一作脈【正義】臏音頻忍反絕斷也臏脛骨也八月武王死【集解】駰案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正義】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十五里也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索隱】名則一名稷武王弟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

嚴君疾為相【索隱】蓋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疾名也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索隱】彗似歲反又先到反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集解】徐廣曰逆婦於楚者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正義】棘紀力反蓋在房襄二州也與楚上庸【集解】駰案地理志漢中有上庸縣【正義】括地志云上庸今房州竹邑縣及金州是也四年取蒲坂【正義】括地志云蒲坂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堯舜所都也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集解】徐廣曰魏世家云會臨晉【索隱】應音乙陵反蒲坂六年蜀侯煇反【索隱】煇音暉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為蜀侯蜀侯祭歸胙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劍此煇不同也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索隱】名市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正義】楚世家云懷王二十九年秦復伐楚大破楚軍楚軍死二萬殺我將軍景缺年表云秦敗我襄城殺景缺括地志云許州襄城縣即古新城縣也按世家年表則新字誤作襄字樗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集解】駰案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縣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索隱】暴鳶韓將姓名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索隱】別封之邑比之諸侯猶商君趙長安君然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索隱】金受秦丞相姓名免奪其丞相樓緩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索隱】蓋中山此時屬趙故云五國也至鹽氏而還【集解】徐廣曰鹽一作監【正義】括地志云鹽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按掌鹽池之官因稱氏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正義】年表云秦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按河外陝虢曲沃等地封陵在古蒲坂縣西南河曲之中武遂平陽地也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正義】括地志云穰鄧州所理縣即古穰侯國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集解】駰案地理志魏郡有武始縣【正義】括地志云武始故城在洛州武始縣西南十里左更

白起攻新城。[redacted]白起傳云白起為左庶長將兵擊韓之新城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本是漢新城縣隋文帝改為伊闕在洛州南七十里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為漢中守。[redacted]駰案漢書百官表曰郡守秦官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redacted]括地志云伊闕在洛州南十九里注水經云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故謂之伊闕按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redacted]垣音袁前秦取蒲坂復以蒲坂與魏魏以為垣今又取魏垣復與之後秦以為蒲坂皮氏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redacted]駰案地理志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redacted]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十三里故鄧城在懷州河陽縣西三十一里並六國時魏邑也按二城相連故云及也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redacted]悝號高陵君初封於彭昭襄王弟也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redacted]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郕陽縣古郕伯姬姓之國周武王封弟季載於郕其後遷城之陽也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為蒲坂、皮氏。[redacted]為當為易蓋字訛也[redacted]蒲坂今河東縣也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八十步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redacted]蓋蒲坂皮氏又歸魏魏復以為垣今重攻取之也河雍，決橋取之。[redacted]徐廣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軹之西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任鄙卒。二十年，[redacted]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redacted]徐廣曰有牡馬生牛而死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redacted]駰案地理志西河有中陽縣二十三年，尉斯離[redacted]尉都尉斯離名也與三晉、燕伐齊，[redacted]尉秦官斯離其姓名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redacted]鄢於建反又音偃括地志云故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偃子之國又會穰。秦取魏安城，[redacted]駰案地理志云汝南有安城縣[redacted]括地志云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redacted]南陽及上遷之穰皆今鄧州也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redacted]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redacted]今黔府也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redacted]鄢鄧二城並在襄州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redacted]括地志云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也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redacted]駰案地理志河東有襄陵縣[redacted]括地志云襄陵在晉州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闞駰十三州志云襄陵晉大夫犨邑也白起為武安君。[redacted]言能撫養軍士戰必剋得百姓安集故號武安故城在懷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七國時趙邑卽趙奢救閼與處也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redacted]華陽國志張若為蜀中郡守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百里及江南為黔中郡。[redacted]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redacted]黔中郡反歸楚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redacted]駰案地理志河南有卷縣[redacted]卷音丘袁反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卽衡雍也蔡陽、長社，取之。[redacted]駰案地理志潁川有長社縣[redacted]括地志云蔡陽今豫州上蔡水之陽古城在豫州北七十里長社故城在許州長社縣西一里皆魏邑也擊芒卯華陽，破之，[redacted]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redacted]芒卯魏將譙周云孟卯也[redacted]括地志云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國語云史伯對鄭桓公號鄶十邑華其一也華陽卽此城也按是時韓趙聚兵于華陽攻秦卽此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redacted]徐廣曰河內修武古曰南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荊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redacted]括地志云懷州獲嘉縣卽古之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秦破芒卯軍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

陽郡【正義】今鄧州也前己屬秦秦置南陽郡在漢水之北釋名云在中國之南舊名陽地故以爲名焉張衡南都賦云陪京之南居漢之陽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正義】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鄆州之縣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集解】孟康曰音焉與邑名在上黨涅縣西【索隱】閼於達反與音預閼與聚城一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處又儀州和順縣卽古閼與城亦云趙奢破秦軍處然儀州與潞州相近二所未詳又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卽山北也拔閼與山在武安故城西南又近武安故城蓋儀州是所封故地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集解】徐廣曰今霸陵【正義】括地志云芷陽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三秦記云鹿原東有霸川之西坂故芷陽也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集解】徐廣曰邢丘在平皋【索隱】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正義】括地志云平皋故城本邢丘邑漢置平皋縣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故懷城周之懷邑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十月宣太后薨【集解】徐廣曰羋氏葬芷陽酈山【正義】酈力知反在雍州新豐縣南十四里也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索隱】音奔五大夫官爵貴名也攻韓取十城葉陽君【集解】一云華陽【索隱】葉書涉反悝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集解】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城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索隱】爲于僞反蔡姓尉名還斬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集解】如淳曰書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正義】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

卽古密須國也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正義】括地志云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二十五里卽古臨汾縣城也按汾城卽此城是也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集解】徐廣曰楚一作走【索隱】【正義】按此時無楚軍走字是也攻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集解】徐廣曰一作曼此趙邑也【正義】唐今晉州平陽堯都也括地志云寧新中七國時魏邑秦昭襄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城卽今相州外城是也寧新中更名安陽【集解】徐廣曰魏鄴有安陽縣【正義】今相州外城古安陽城初作河橋【正義】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正義】今河南府縣也負黍亭在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本周邑亦時屬韓也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索隱】武公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正義】器謂寶器也禹貢金九牧鑄鼎於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歷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集解】徐廣曰在大陽【正義】括地志云虞城故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亦名吳山周武王封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吳城卽此城也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索隱】名柱五十三而立立一年卒葬壽陵子莊襄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集解】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姓唐【正義】孝文王之母也先死故尊之晉灼云除皇后自昭儀以下秩至百石凡十四等漢書外戚傳云八子視千石比中更而合其葬於先王【正義】以其母唐太后與昭王合葬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襃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索隱】

名子楚三十二而立立四年莊襄王子始皇帝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南案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人聚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括地志云洛州氾水縣古之虢國亦鄭之制邑又名虎牢漢之成皋鞏恭勇反今洛州鞏縣漢時秦滅東周韓亦得其地又獻於秦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案地理志漢高祖更名河南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徐廣曰一作波波縣亦在河內汲音急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今澤州是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西南二十五里孟康云漢波縣今懷城是也括地志云故波城在懷州河內縣西三十二里左傳云蘇忿生之十二邑都其一也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括地志云楡次幷州縣卽古楡次地也新城一名小平城在朔州善陽縣西南四十七里狼孟故城在幷州陽曲縣東北二十六里按取三十七城幷代朔三州之地矣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齕攻上黨。上黨又反秦故攻之初置太原郡。上黨以北皆太原地卽上三十七城也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信陵君也率燕趙韓楚魏之兵擊秦也秦卻於河外。蒙驁被五國兵敗遂解而卻至於河外河外陝華二州也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十三而立立三十七年崩葬酈邑子二世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幷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十二而立紀云二十一立三年葬宜春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歲此實本紀而注別舉之以非本文耳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徐廣曰世本作鍾離應劭日氏姓注云有姓鍾秦者是也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索隱述贊曰柏翳佐舜是族蜚廉事紂石槨斯營造父善馭封之趙城非子息馬厥號秦嬴業射鄭西垂有聲襄公救周始命列國金祠白帝寵作水德祥應隸寶妖除豐特里奚致霸衛鞅任刻厥后吞幷卒成凶嚚

史記卷五

秦本紀○臣德齡按殷周之興以先世積德始皇之帝則以先世積强所致太史公作殷周本紀皆推原先世功得以昭一代之統系至秦則分而二之曰秦本紀曰始皇本紀其襃貶之意顯然或曰秦與始皇分紀所以別嬴呂也其論雖纖理亦不誣

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余有丁曰惡來革者豈即惡來耶但不宜復曰蜚廉子既爲武王誅死又不宜曰蚤死臣照按史遷紀秦趙之同出蜚廉上文云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之後爲趙乃云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言子則宜爲嗣者也大宗也言蚤死則宜若無子矣而有子曰女防其後爲秦且言爲武王所誅時年尚少也余有丁之譏過矣

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毛詩秦風疏孔穎達云本紀曰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知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横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左傳弒襄公秦武十二年事立齊桓公秦武十三年事與年表同與此異

晉滅霍魏耿○晉世家獻公之十六年滅霍魏耿據年表是年爲秦成之三年此作武公十三年相隔二十四年

梁伯芮伯來朝正義今按州芮城縣界有芮國城○州上脫一字唐書地理志芮城縣武德初屬芮州貞觀時屬陝州當是陝字

晉虜百里傒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困學紀聞曰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太原閻若璩曰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爲晉所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公四年乙丑迎婦于晉左傳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繆姬亦差一年

太子申生死新城○僖四年左傳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是年據年表爲秦繆之四年此入於五年後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齊世家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卒據年表是年爲秦穆之十五年也此入于十二年

晉旱來請粟○僖十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據年表是年爲繆公之十三年此入十二年

十八年齊桓公卒○春秋經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年于秦穆亦爲十七年

二十年秦滅梁芮○僖十九年左傳秦遂取梁年表亦載入秦繆十九年與傳同

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高誘注曰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左傳疏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或以爲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按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王若虛辨惑曰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爲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輩自爲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白

乙爲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
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安知子長則無所據而
必以左氏爲實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
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果爲百里奚子
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異其子也以書觀
之穆公自敗歸即作秦誓以自悔而遷以爲取
王官封殽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爲
垂涕曰嗟乎秦穆之與人周也按左氏曰君子是
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至
于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
蓋假之爲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
所謂聞之垂涕者哉

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

以女樂二八遺戎王○說苑作三九

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正義韓國云秦穆公
都地方三百里○國字是子字之誤

乃使魏讎餘詳反○左傳及晉世家皆作壽餘

共公立五年卒○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共公立
四年非五年矣考春秋自明

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
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是役也襄十
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死晉之諸帥不和謂之遷延之役此云敗秦
軍秦軍走年表亦然與左傳相反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傳皆
無此盟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楚世家及
年表在秦哀之十年

惠公立十年卒○春秋經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
卒總計在位祇得九年此與年表及始皇本紀皆
作十年

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事在秦悼之十年今此作
十二年與春秋及年表不合

智開與邑人來奔正義開智伯子○臣照按趙襄子
曰智伯死無後又史載唯輔果在正義以開爲智
伯子無據也蓋智伯之族人

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六國年表及始皇本紀靈
公在位十年卒

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此與周本紀及封禪書不
同

與晉戰於石門○趙世家作石阿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同六國年
表作虜其太子趙世家作太子痤商君傳作公孫
痤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
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據年表孝公元年燕
爲文公韓爲懿侯

齊魏爲王○齊威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于
秦爲孝公九年此因魏連言之耳

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世家作四萬五千

十一年縣義渠○臣世駿按此時義渠不得爲縣犀
首傳云其後五國伐秦陰以文繡千純婦人百人
遺義渠君義渠君起兵襲秦大敗秦李伯之下若
義渠已爲縣秦必更置令長何至十年之後反爲
所敗年表云義渠君爲臣似可據

魏君爲王韓亦爲王正義魏襄王韓宣惠王也○臣
世駿按惠文君四年齊魏爲王索隱曰齊威王魏
惠王魏世家云惠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
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與此互異豈惠
王始嘗稱王後又降號如稱帝歸帝之說耶否則
秦紀但應有十三年之書不應有四年之書矣魏
世家於惠王時亦不著稱王事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臣世駿按戰國策補
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
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
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
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
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爲正年

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略不書。與紀
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與脩魚之戰。虜韓申
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
高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十年。韓太子著來賓。○韓世家在宣惠十九年。據年
表是年爲秦惠後十一年。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大國年表在十一年。
公子通封於蜀。○六國年表在十二年。作公子繇通。
燕君讓其臣子之。○六國年表此事在後九年。
虜趙將莊。○趙世家及樗里子傳。作虜趙將軍莊豹。
涇陽君質於齊。○田完世家及年表。俱在秦昭之七
年。此入六年。
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
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楚世家。二十
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
丘而去。年表及各世家俱同。是年于秦昭爲六年。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趙世家及年表。攻中山
在秦昭六年。滅中山在秦昭十二年。田完世家亦
同。此敘入八年內。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年表及田完世家。薛文相
秦在秦昭八年。
秦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楚世家懷王二十
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楚軍死二萬。殺我將軍
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齊以求平。三十年。秦
復伐楚。取八城。據年表爲秦昭七八兩年事也。各
記不同。
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楚世家年表皆在秦
昭八年。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
○以諸世家證年表。爲秦昭之九年。
左更白起攻新城。○白起傳。昭王十三年。起爲左庶
長。將而擊韓之新城。其明年乃爲左更。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禮姓呂。見穰侯傳。彼云出奔
齊。

冉免。○大國年表及穰侯傳。冉謝病免相。在昭十五
年。此入十六年內。
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索隱。悝號高陵君。○穰侯傳。
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索隱曰。高陵名顯。
涇陽名悝。兩注自相牴牾。
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田完世家。齊湣三十八年。
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溫。魏世家。魏昭十年。齊滅宋。
宋王死我溫。年表亦同。是年在秦爲昭之二十一
年。此入于十九年內。
涇陽君封宛。○十六年已封公子市宛矣。此復封涇
陽君。疑有一誤。
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徐孚遠曰。古史河東上有
取字。
魏入南陽以和。正義。括地志。懷獲嘉縣。卽古之南陽。
○懷字下宜有州字。
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魏世家。安王九年。秦
拔我懷。是年爲秦昭之三十九年。十一年拔我郪
丘。卽秦四十一年也。此兩年事幷入一年。
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白起傳。昭王
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韓世家惠王九
年。秦拔我陘城汾旁。
取陽城負黍。正義。今河南府縣也。○府字誤。以唐書
地理志考之。或應作告成二字。
韓獻成皋鞏。○韓世家。秦拔我成皋滎陽。不曰獻。年
表亦同。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臣世駿按。始皇十三年而
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得四十九年。

史記卷五考證

史記卷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秦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redacted]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為華陽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redacted]質音致國策欲待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為質如上音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音直實反又二國敵亦為交質音致左傳云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也是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redacted]按不韋傳云不韋陽翟大賈也其姬邯鄲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獻於子楚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redacted]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redacted]系本作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redacted]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redacted]文穎曰主廄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蒙驁王齮麃公等為將軍。[redacted]徐廣曰齮一作齕麃[illegible]曰麃秦邑[redacted]蒙驁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王齮卿王齮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illegible][illegible]麃邑公史失其姓名[redacted]齮魚綺反齮伯莊云[illegible][illegible]齮後同麃彼苗反蓋秦之縣邑大夫稱公若楚之制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redacted][illegible]子匠反[illegible]子必反卷丘員反[illegible]斬首三萬。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redacted]徐廣曰暘音揚音暢魏之邑名歲大飢。

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redacted]案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redacted]括地志云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南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燕虛長平。[redacted]徐廣曰一作千[redacted]案地理志汲南有長平縣也[redacted]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又戰國策曰拔燕酸棗虛桃人桃人亦魏邑虛地今闕蓋衛諸縣相近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桃城則亦非遠[redacted]燕烏田反括地志云南燕城古燕國也滑州胙城縣是也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即東郡也長平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雍丘山陽城。[redacted]案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redacted]雍於用反汴州縣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redacted]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邑也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redacted]彗音似歲反見並音行練反孝經內記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大微君害臣彗在天獄諸侯作亂所指其處大惡彗在日旁子欲殺父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redacted]徐廣曰慶一作龐[redacted]括地志云定州恒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又有扶龍山又定州唐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蓋[illegible][illegible]山帝王紀云望堯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illegible][illegible]堯慶都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堯山南望慶[illegible][illegible]也在水經云望都故城東有山不連陵名之曰[illegible][illegible]都葬相近疑即都山[illegible]山及望都故城三處相近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redacted][redacted]

[redacted]莊襄王所生母子楚[illegible]也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redacted]蟜音紀兆反成蟜者[illegible]君名也號為長安君軍擊趙。反。[redacted]蟜如字蟜[illegible]也又子匠反死屯留。[redacted]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漢屯留吁國也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redacted][redacted]

臨洮水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去京千五百五十一里言屯留之民被成蟜略樂共反故遷之於臨洮郡
將軍壁死 壁壘見反言成蟜自殺壁壘之內 卒屯留蒲鶮反戮其
屍 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 臨洮在隴西高
誘云屯留上黨之縣名謂成蟜為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蟜壁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
猶皆戮其屍鶮古鶮字 卒子忽反鶮音高莊同蒲鶮皆地名 河魚大上 謂河水溢
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卽漢書五行志劉向所謂豕蟲之孽鄉年嫪毐誅魚陰類小人象 始皇
八年黃河之魚西上入渭渭渭水也漢書五行志云魚者陰類臣民之象也十七年滅韓二十六年盡并
天下自滅韓至并天下蓋十年矣周本紀云十年數之紀也天下之所棄不過其紀期關東後屬秦其象
類先見也 輕車重馬東就食 言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
旁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為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而去 嫪毐 上躬虯反下酷改反 封
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 予音與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大
行山東南 令毐居之 嫪姓毐字按漢書嫪氏出邯鄲王劭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予嫪毐
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也 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
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 徐廣曰河一作汾 大原郡更為
毐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 垣作垣垣音袁括地志云故垣
城漢縣治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
陽卽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 四月上宿雍 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 駰案司馬遷記
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褻言尊尊之意也 己酉王冠帶劍 徐廣曰年二十
一 冠音灌禮記二云年二十而冠按年二十一也 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
御璽 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
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也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
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
臣莫敢用 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服之謂傳國璽韋曜吳書云璽方四寸上勾交五
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云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按二文不同漢書元后傳云王莽令王舜
還太后取璽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吳志云孫堅入洛埽除漢陵廟軍於甄官井得璽後歸魏晉懷帝

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璽入前趙劉聰至東晉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石
勒為慕容儁滅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傳宋宋傳南齊南齊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
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也
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
欲攻蘄年宮為亂 駰案地理志蘄年宮在雍 蘄巨衣反括地志云蘄年宮在
岐州城西故城內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
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燕立為荊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 戰咸
陽 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秦孝公已下並都此城始
皇鑄金人十二於咸陽卽此也 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
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卽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
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 駰案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
內史肆佐弋竭 駰案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佽飛掌弋射者
中大夫令齊等 令力政反中大夫令秦官也齊名也 二十人皆梟首
駰案縣首於木上曰梟 車裂以徇滅其宗 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
嫪毐始皇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
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
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蒺藜諫士有
桀紂之治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括地志云茅焦
滄州人也 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 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
說鬼薪作三歲 言毐舍人罪重者已刑戮輕者罰徒役三歲 及奪爵遷蜀四千
餘家家房陵 括地志云房陵卽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理志
云房陵縣屬漢中郡在益州部接東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 四月寒凍有死者
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凍民有死者以秦法酷急則天應之而史書之故尚書洪範云急常寒若孔注云
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楊端和攻衍氏 端和秦將衍氏魏邑衍羊善反在鄭州
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 徐廣曰甲子 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

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集解】駰案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爲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復居甘泉宮。【集解】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集解】徐廣曰蜂一作隆【正義】蜂孚逢反準章允反蜂蠆也高鼻也文穎曰準鼻也長目，摯鳥膺，【正義】摯鳥鶻膺突向前其性悍勇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正義】易以豉反言始皇居儉約之時易以謙卑得志亦輕食人。【正義】言始皇得天下之志亦輕易而陵食於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正義】若漢太尉大將軍之比也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集解】徐廣曰橑音老在并州【正義】漢表在清河十三州志云橑陽上黨西北百八十里也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索隱】一日得斗粟爲料什推二人從軍，【正義】言王翦爲將軍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什中唯擇二人令從軍耳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索隱】按不韋飲鴆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其葬於洛陽北芒山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正義】臨力禁反臨哭也若是三晉之人逐出令歸也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正義】上音時掌反若是秦人哭臨者奪其官爵遷移於房陵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正義】若是秦人不哭臨不韋者不奪官爵亦遷移於房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集解】徐廣曰門一作文【正義】謂籍沒其一門皆爲徒隸後並視此爲常【索隱】籍錄其子孫禁不得仕宦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正義】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又云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殺趙將扈輒，【正義】扈音戶輒張獵反趙之將軍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正義】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州槀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也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正義】貝州武城縣外城是也七國時趙邑也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正義】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韓王請爲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集解】駰案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正義】假格雅反守音狩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正義】麗力知反括地志云雍州新豐縣本周時麗戎邑左傳云晉獻公伐驪戎杜注云在京兆新豐縣其後秦滅之以爲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正義】韓王安之九年秦盡滅之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

十八年，【集解】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正義】上郡上縣今綏州等是也下井陘，【集解】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爲縣音刑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瘣【正義】胡罪反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正義】趙王遷也【正義】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陵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

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正義】音奔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正義】雨于遇反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正義】魏王假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正義】秦號楚為荊者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荊也取陳以南至平輿【集解】駰案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正義】輿音餘平輿豫州縣也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虜荊王【正義】荊王負芻也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集解】徐廣曰淮一作江【正義】昌平也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義】燕王喜之五十三年燕亡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正義】降閑江反楚威王已滅其餘自稱君長今降秦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集解】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正義】天下歡樂大飲酒也秦既平韓趙魏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正義】音升齊相姓名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正義】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得趙王遷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虜荊王負芻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齊王建【正義】齊王建之三十四年齊國亡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正義】令力政反乃令之敕令敕書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集解】駰案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正義】綰姓王劫姓馮廷尉斯等【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集解】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正義】郡人所羣聚也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正義】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皇已前稱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集解】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

其文曰制詔三詔書詔告【索隱】令音力政反制詔三代無文秦始有之天子自稱曰朕。【集解】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皋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
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索隱】去音丘呂反著皇，采
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集解】蔡邕曰羣臣有所奏
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集解】駰案
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
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
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集解】駰案謚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
帝。後世以計數，【索隱】色主反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
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集解】鄭玄曰音亭傳【索隱】音張戀反傳曰文也讀五行
之德終始相次也漢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以為周得
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勝申證反秦以周為火德能滅火者水也故稱
從其所不勝於秦方今水德之始，【集解】封禪書曰秦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秦皇因自
謂為水德也改年始，朝賀【集解】【正義】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秦以建亥之月為正故其年始用十
月而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集解】周禮云析羽為
旌熊虎為旗旄節者編毛為之以象竹節漢書云蘇武執節在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韋昭云節者山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用竹為之以水德屬北方
故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
步，乘六馬。【集解】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
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索隱】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譙周以為人足非獨秦制又
按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步之尺數亦不同更名河曰德
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
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集解】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
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
地遠，不為【索隱】于偽反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
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
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
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索隱】易音以豉反則安寧之術
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
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集解】駰案
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
與內史為三十六郡【正義】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
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也郡置守、尉、監。【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
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集解】應劭曰黔亦黎
黑也大酺。收天下兵，【集解】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
鍾鐻，【集解】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正義】漢書
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謂
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
魏志董卓傳云椎破銅人十及鍾鐻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餘二枚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
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
至董卓而銅人毀也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
至海暨朝鮮，【正義】暨其記反朝音潮鮮音仙海謂渤海南至揚蘇台等州之東海也暨及也
東北朝鮮國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西至臨洮、羌中，
【正義】洮吐高反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從臨洮西南
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也南至北嚮戶，【集解】駰案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
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集解】駰案
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正義】塞先代反並白浪反謂鹽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
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集解】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正義】今咸陽縣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集解】徐廣曰在高陵縣【正義】今岐州雍縣東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索隱】複音福屬之欲反廟記云北至九嵏甘泉南至長楊五柞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也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徙窮年忘歸猶不能徧也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正義】三輔舊事云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于天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正義】隴西今隴右北地【正義】今寧州也出雞頭山【正義】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後漢書隗囂傳云王莽塞雞頭即此也按原州高縣西百里亦有笄頭山在京西北八百里黃帝雞山之所過回中焉【集解】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正義】括地志云回中宮在雍州西四十里言始皇欲西巡隴西之北從咸陽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回中宮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正義】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曰中宮曰天極是也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集解】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索隱】築音竹甬音勇應劭曰謂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集解】韋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索隱】上時掌反鄒側留反嶧音亦國系云鄒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三十二里魯穆公改鄒作鄒其山遂從邑變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正義】晉太康地記云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墠於梁父以祭地示增廣也祭尚玄酒而俎魚墠皆廣長十二丈壇高三尺階三等而樹石太山之上高三丈一尺廣三尺秦之刻石云乃遂上泰山【正義】泰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山海經云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石郭璞云從泰山下至山頂百四十八里三百步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多芝草玉石長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獄六曰鬼神之府從西上下有洞天周廻三千里鬼神考謫之府立石封祠祀【集解】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正義】封一作復音福禪梁父者【集解】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山下小山除地為墠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正義】父音甫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正義】此泰山刻石銘其詞每三句為韻凡十二韻下之罘碣石會稽三銘皆然【索隱】飭音勅二十有六年初幷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索隱】從音才用反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索隱】長直良反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集解】徐廣曰隔一作融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於是乃並勃海以東【索隱】並白浪反勃作渤蒲忽反過黃腄【集解】駰案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腄縣【索隱】腄逐瑞反字或作陲括地志云黃縣故城在萊州城以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牟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牟平縣古腄縣也窮成山登之罘【集解】駰案地理志之罘山在腄縣【正義】罘音浮括地志云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成山在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窮猶登極也封禪書云八神五曰陽主祠之罘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又云之罘山在海中文登縣古腄縣也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正義】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即古琅邪也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集解】駰案地理志越王勾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正義】山海經琅邪臺在勃海間蓋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琅邪臺【正義】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勾踐觀臺也臺西北十里有琅邪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歃血盟即勾踐起臺處括地志云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謂之琅邪臺孤立衆山之上秦王樂之留三月立石山上頌秦德復十二歲【索隱】復音福復三萬

戶徙臺下者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索隱]二句為韻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
士[正義]省山井反卒子忽反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
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索隱]摶古
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摶一揖音集器械一量[正義]內成曰器甲冑鑿之屬外成曰械戈矛
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也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
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
經地[正義]陵作淩猶歷也經界也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
咸知所辟[正義]辟音避方伯分職諸治經易[正義]易音以豉反言方伯分職
治所理常在平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正義]畫音戶卦反謂政理齊整分明若畫
無邪惡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正義]言胡
郎反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
隱[正義]辟匹亦反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
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
黔首安寧不用兵革[正義]揔諽音棘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正義]
解見夏紀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索隱]協韻音戶無不臣者音
者澤反牛馬音趾縣按在今并州遷[正義]杜預云大夏太原晉陽實沈於大夏主參卯此也人迹
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
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
琅邪列侯[集解]張晏曰列侯辯見序例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
王賁倫侯建成侯[索隱]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趙亥倫
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索隱]隗姓狀名
有本作林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
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正義]隗音五罪反丞相王綰

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
海上[正義]樛音居虬反從才用反與音預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始皇議功德於海上立石
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頌此頌前後序兩句為韻此三句為韻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正義]過音戈千里謂王畿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
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正義]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之威以
欺服遠方若甚弘之此也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正義]稱尺證反故不久長
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
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
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
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
[正義]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
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
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
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正義]括地志云
亶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僊人止在此洲共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市易
者吳人外國圖云亶洲去琅邪萬里始皇還過彭城[正義]彭城徐州所理縣也州東外城
古之彭國也搜神記云陸終第三子曰籛鏗封於彭為商伯外傳云殷末滅彭祖氏齋戒禱祠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
水之衡山[正義]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岣音苟嶁音樓南
郡[正義]今荊州也言欲向衡山即西北過南郡入武關至咸陽浮江至湘山祠[正義]
括地志云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
弘之荊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焉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葬
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廟在山南故言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
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
此[索隱]列女傳亦以湘君為堯女按楚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今此文以

湘君爲堯女，是舜妻而言之。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集解】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正義】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商縣武關也。』」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集解】駰案：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索隱】狼音浪。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正義】三句爲韻。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正義】中音仲。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仲月。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正義】從，才用反。觀音館。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正義】必亦反。貪戾無厭，【正義】於廉反。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集解】徐廣曰：燀，尺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集解】駰案：宇，宇宙；縣，赤縣。承順聖意。【正義】協韻，音憶。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索隱】怠協旗疑韻。怠音銅綦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不再來」，亦以怠與臺爲韻。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正義】道，猶從也。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集解】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更名臘曰嘉平。【集解】駰案：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正義】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道書茅濛字初成，今此云茅濛初成者，爲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蓋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濛字，遂令七言之詞有行爾。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集解】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集解】駰案：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爲池，築爲蓬、瀛，刻石爲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集解】韋昭曰：古仙人。高誓。【正義】亦古仙人。刻碣石門。【集解】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正義】此一頌三句爲韻。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集解】徐廣曰：復，一作優。【正義】復音福。言秦以武力能殄暴逆，以文訓道令無罪失故復除之。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正義】墮，音許規反。壞，音怪。墮，毀也。壞，坼也。言始皇毀坼關東諸侯舊城郭也。大自顏曰壞音戶怪反。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正義】音遙。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集解】徐廣曰：久，一作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正義】音所吏反。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集解】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正義】今靈、夏、勝等州。秦略取之。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集解】贅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貝婦家爲贅壻【索隱】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正義】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爲桂林【集解】韋昭曰今鬱林是也象郡【集解】韋昭曰今日南南海【正義】即廣州南海縣以適遣戍【集解】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正義】適音直革反戍守也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輿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諸五曰越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集解】徐廣曰在金城並河以東【集解】服虔曰並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集解】徐廣曰在五原北【正義】五原今勝州也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正義】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對若闕甚高故言高闕陶山北假中【集解】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正義】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正義】酈元注水經云黃河逕河目縣故城西縣在北假中北假地名按河目縣屬勝州今名河北漢書地理志云屬五原郡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正義】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山以爲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謂戍五嶺是南方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正義】蒲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力令性反辟音避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集解】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正義】音口瓜反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集解】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己【正義】偶對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集解】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集解】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集解】駰案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抵雲陽【集解】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正義】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阿房後爲宮

名。【正義】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萬人。又鑄銅人十二於宮前。阿房宮以慈石為門，阿房宮之北闕門也。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索隱】謂為複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正義】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正義】麗音離。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正義】爇，而說反。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集解】徐廣曰：在好畤。【正義】括地志云：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秦始皇起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即此山也。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

侯生【集解】駰案：說苑曰：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集解】徐廣曰：一云并力。【索隱】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集解】駰案：石，百二十斤。【正義】衡，秤衡也。言表牋奏請，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日夜有呈，不中呈【正義】中，竹仲反。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集解】徐廣曰：一云欲以練求。今聞韓衆【正義】音終。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集解】徐廣曰：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集解】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正義】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集解】徐廣曰：表云石晝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遊天下，傳

令【正義】傳逐戀反令力呈反樂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水經注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北城枕渭濱半破淪水南面通衢昔秦之將亡也江神返璧于華陰平舒道卽其處也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集解】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滈池【索隱】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滈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正義】遺庚季反滈湖老反括地志云滈水源出雍州長安縣西北滈池酈元注水經云滈水承滈池北流入渭今按滈池水流入來通渠蓋酈元誤矣因言曰今年祖龍死【集解】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集解】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卽今勝州榆林縣也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徙吉也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正義】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皇覽冢墓記云舜冢在零陵郡營浦縣九疑山言始皇至雲夢望祭虞舜於九疑山也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括地志云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卽此州也過丹陽【正義】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也至錢唐【正義】錢唐今杭州縣臨浙江【集解】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集解】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正義】上音上掌反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索隱】三句為韻凡二十四韻其文曰【正義】此二頌三句為韻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索隱】修亦長也重文耳王劭按張徽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修作攸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索隱】今檢會稽刻石文首字作道雅符人情也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彰【正義】彰作章碑文作畫璋也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正義】碑文作率衆邦彊暴虐恣行【正義】寒彭反負力而驕數動甲兵【正義】數音朔閒使【正義】閒紀莧反又如字使所吏反以事合從【正義】合音閤從子容反行為辟方【正義】行下孟反反辟匹亦反內飾詐謀【索隱】刻石文謀作計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集解】徐廣曰熄音息【正義】殄音田典反暴音白報反悖音背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集解】徐廣曰省一作非【正義】飾音式省音山景反飾謂文飾也省渻也有子而嫁【正義】謂夫死有子棄之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索隱】豭牡豬也言夫淫他室若寄豭之豬也豭音加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正義】謂棄夫而逃嫁於人子不得母【正義】言妻棄夫逃嫁子乃失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正義】力呈反黔首修絜人樂同則【正義】樂音岳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正義】從音才用反烈美也所巡從諸臣咸誦美請刻此石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集解】駰案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正義】乘音時升反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濟渡也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正義】鮫音交苦音若故反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為

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卽山也。在萊州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集解】徐廣曰：渡河而西。【正義】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近此，蓋平津卽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集解】伏儼曰：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集解】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平鄉縣東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宮，平臺之中。邢州去京一千六百五十里。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正義】爲，于僞反。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正義】棺音館。又古惠反。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正義】去，丘呂反。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正義】數音色具反。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集解】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正義】抵，丁禮反。抵，至也。從沙丘至勝州三千里。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正義】鮑，白卯反。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集解】徐廣曰：銅一作錮。錮，鑄塞也。【正義】顏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臧，才浪反。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藏冢中。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集解】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正義】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卽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音延。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集解】駰案：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正義】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集解】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趙高爲郎中令，【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正義】軼音徒結反。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正義】於用反。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卽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正義】著，丁略反。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正義】尺證反始皇帝其於久遠也【正義】二世言始滅六國威振古今官五帝三王未及既已襲位而見金石盡刻其頌不稱始皇成功盛德甚遠矣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集解】徐廣曰姓馮【正義】去丘呂反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索隱】逮訓及也謂連及俱被捕故云連逮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也【正義】漢書百官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車郎戶郎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正義】謂出土爲陵既成還復其土故言復土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正義】謂材官蹶張之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正義】謂材士及狗馬度不足下調【正義】度田洛反下行嫁反調田弔反謂下令調斂也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正義】音升等反故荊地爲張楚【集解】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集解】服虔曰音負擔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集解】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正義】戲音許宜反括地志云戲水源出雍州新豐縣西南驪山水經注云戲水出驪山馮公谷東北流今新豐縣東北十一里戲水當官道即其處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正義】邯胡甘反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集解】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正義】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一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即章邯殺周章處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集解】

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亳州所理縣破項梁定陶【正義】今曹州定陶縣滅魏咎臨濟【正義】今齊州縣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正義】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城本鉅鹿離圍趙王歇即此城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集解】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幾有兆朕耳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禁中【集解】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正義】上色反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集解】采木名刮音括茅茨不翦飯土塯【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索隱】如字一音鏤不作簋啜土形【集解】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索隱】飯器以瓦爲之雖監門之養【正義】【索隱】以讓反不觳於此【集解】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有斯養卒觳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又苦角反爾雅云觳盡也言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疏陋也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昔高辛氏子實沈居之西近河言禹鑿龍門河水道得大通并州之地不壅遏也決河亭水【正義】亭平也又云決亭壅之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正義】臿音初洽反築牆杵也築鍬也爾雅云鍬謂之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正義】烈美也言臣虜之勞猶不美於此矣又烈酷也禹鑿龍門通大夏道決黃河洪水放之海身持鍬杵使脛無毛賤臣奴虜之勤勞不酷烈於此辛苦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正義】【索隱】直拱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

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正義】卒子律反囚在由反謂禁錮也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集解】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氐【正義】音丁禮反猶略也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囓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正義】音雖遂反二世乃齋於望夷宮【集解】張晏曰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正義】括地志云秦望夷宮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

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集解】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集解】駰案西京賦曰徼道外周千廬內傅薛綜曰士傳宮外內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集解】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集解】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名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集解】應劭曰組者天子黻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集解】徐廣曰在霸陵駰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集解】謂合關東為從長也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閒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集解】徐廣曰櫌田器音憂【索隱】徐以櫌為田器非也孟康以櫌為鉏柄蓋得其近也望屋而食【索隱】言其兵蠶食不裹糧而行橫行天下【索隱】謂輕前敵不部伍旅進也舞陽侯曰橫行匈奴中也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集解】駰案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索隱】謂武臣田儋魏豹之屬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正義】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

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爵矣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
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
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
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
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
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
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
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集解】徐廣曰大一作小
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
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
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
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索隱】賈誼書安作案收弱扶罷以令
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
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
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
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
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
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
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
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
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
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
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
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索隱】賈誼書五作王序得其

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
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
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
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索隱】按春秋緯曰諸侯冰散席卷也
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志【集解】張晏曰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并吞
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索隱】商君衞公孫鞅仕秦為左庶長遂為秦制
法孝公致霸封之於商號商君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
衡而鬭諸侯【索隱】高誘曰合關東從道之秦故曰連衡也於是秦人拱手
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
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
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
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
衡【索隱】言孟嘗等四君皆為其國共相約結為從以離散秦之橫并韓魏燕楚齊趙
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索隱】六國者韓魏趙燕楚齊是也與秦為
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蓋微又前亡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
之屬為之謀【集解】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以甯越也【索隱】甯越趙人賈誼作甯
越徐尚未詳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
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索隱】
戰國策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公之子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
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以為亞卿翟景未詳也吳
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索隱】吳起衛人事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

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之將也。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集解】徐廣曰：「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集解】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集解】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橋朴。」【索隱】賈本論作橋朴。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集解】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集解】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己也。」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集解】徐廣曰：「斬，一作踐。」駰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索隱】踐亦出賈本論。又崔浩云：「踐，登也。」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集解】如淳曰：「何猶問也。」【索隱】崔浩云：「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索隱】金城言其實且堅也。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漢書張良亦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集解】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竇也。」甿隸之人，【集解】如淳曰：「甿，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集解】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集解】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如淳曰：「櫌，椎塊椎也。」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集解】徐廣曰：「鐵，一作銛。」駰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勾。」鎩，所拜反。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集解】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末也。」【索隱】按：賈誼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秦并兼諸侯三十餘郡為下篇。鄒誕生云太史公删賈誼過秦論著此論，當其義而省其辭，褚先生增續既已混殽，而世俗小智不推删省之旨，合寫本論於此，故不同也。今顛亦不可分別。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

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集解】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索隱】趙岐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裋一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集解】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畤葬西垂【索隱】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為說與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孫莊公子救周周始命為諸侯初為西畤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土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索隱】作鄜畤又作陳寶祠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集解】駰案地理志馮翊有衙縣【索隱】憲公滅湯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憲公徙居平陽葬西山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享國六年居西陵【索隱】一云居西陂葬衙本紀不云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集解】徐廣曰一云居平封宮葬宣陽聚東南【索隱】紀云葬平陽初以人從死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索隱】二年初伏本紀此已下居葬絕不言也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索隱】四年作密畤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集解】徐廣曰之一作走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索隱】著音貯又音宁著即宁也門屏之間曰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竘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索隱】一作僖公系本云名后伯車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正義】丘一作一地生畢公【集解】徐廣曰春秋作哀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正義】一作三十七年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正義】十年葬車

里元年孔子行會相事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
公享國十五年。雍本紀作十四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
一作利龔公。一作厲共公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
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又作趮公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也懷公
四年葬櫟圉氏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
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云星晝見懷公從晉來。
享國四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
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紀年及系本無肅字立
十年表同紀十二年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
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龔公之子
懷公弟也且紀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文云靈公謬也立十六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
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圉。王劭按紀年云
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辭鄭難憑時參異說生出公。出公享國二
年。系本謂少主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
徐廣曰靈公子系本稱元獻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紀二十四年葬囂圉。生孝公。孝
公享國二十四年。本紀十二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
三年。始都咸陽。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惠文王
享國二十七年。十九而立葬公陵。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
縣西北一十四里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
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系本作武烈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紀曰四年括地志云秦
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
葬茝陽。十九年而立葬茝陵也括地志云秦莊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
俗亦謂為子楚始皇陵在北故亦謂為見子陵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
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茝陽。生始皇
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
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

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
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
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
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
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
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
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
七年。葬酈邑。酈力知反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
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括地志云秦故胡亥陵在雍州萬年
縣南三十四里上文葬以黔首也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
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
歲。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夬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說並不同未
知孰是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此已下是漢孝周歷已移。
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之此末
周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以五序得其道故王至三十七歲至八百六十七歷數既過秦并天
下是周歷已移也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周歷已移周亡也仁不代母謂周
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為漢母也言歷運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母而王謂火不代木言漢不合即代
周也秦值其閏位得在木之間也此論者之辭也始皇以為周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
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為母出者
為子帝王之文子代母秦稱水是母代子故言若有德之君相代不母承其子直音值言秦并天下
稱帝是秦德值帝王之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醜案始皇初為
秦王年十三也呂政者始皇名政是呂不韋幸姬有娠獻莊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呂政并
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
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謂置郡縣壞井田開阡陌不立侯王始為伏臘
又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僕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將作詹事水衡都尉監守縣

令丞等皆施於後王至于隋唐矣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正義】蓋者疑辭也言始皇之威能吞并天下帝疑得聖人之威靈河神之圖籙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正義】狼音郎狼狐主弓矢星天官書云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蹈狼狐參伐之氣驅滅天下距之稱始皇【正義】距音巨之至也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正義】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面口能言語不辨好惡若六畜之鳴不威不伐惡【正義】此五字爲一句也不篤不虛亡【正義】言胡亥藉帝王之威嚴殘酷暴虐滋己惡惡既深篤以至滅亡豈其虛哉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正義】音館玉冠佩華紱【正義】音沸車黃屋【集解】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爲裏從百司【正義】才用反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閒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集解】駰案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正義】旌音精嚴音莊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集解】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日音馹一日之孤謂子嬰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正義】亦謂子嬰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矣紀季以酅春秋不名【集解】駰案春秋曰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正義】酅音戶圭反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譖齊哀公於周懿王王烹之外傳曰紀侯入爲周士竹書云齊襄公滅紀遷郱酅郚又括地志云郱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三十里郚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郚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郱音駢郚音吾按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國既崩絕箕子比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嬰焉能救秦之敗以賈誼史遷不通時變不如紀季之深識也季紀侯少弟不書名故曰紀季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集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索隱述贊曰六國陵替二周淪亡并一天下號爲始皇阿房雲構金狄成行南游勒石東瞰浮梁滈池見遺沙丘告喪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詐因指鹿災生噬虎子嬰見推恩報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頹綱云誰克補

史記卷六

史記卷六考證

秦始皇本紀。蒙驁攻韓取十三城。○六國年表云取十二城。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趙世家悼襄王元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徐廣曰蕞在新豐。今此云取壽陵。所將之師一作衛一作燕亦不同。

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衛元君十二年不名角。

死屯留。正義漢屯留吁國也。○漢屯疑春秋二字之譌。

將軍壁死。正義壁邊覓反。言成蟜自殺壁壘之內。○徐孚遠曰上言成蟜死屯留矣。此又言將軍壁死。注作壁壘恐非是。壁者疑是成蟜副將名壁。蟜死壁不歸。故又戮其士卒也。臣照按徐孚遠駁正義謂將軍壁死非成蟜自殺於壁壘之內是也。顧謂疑是蟜副將名壁。則似不應斂在遷其民於臨洮之下。或是將軍壁討成蟜而死。所將屯留蒲鶮之卒。死者壹以反罪罪之。而戮其屍耳。

攻魏垣蒲陽。正義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北四十五里。○隰字上疑脫蒲字。

乙酉王冠。集解徐廣曰年二十二。正義按年二十有一也。○臣世駿按徐廣云二十二者以當年改元計也。正義云二十一者以踰年改元計也。徐廣以是年爲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時注云年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年止四十九。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廣曰乙巳。則始皇生年當是壬寅。十三歲時當是甲寅。項羽本紀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歲生。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此處自當以踰年改元計作二十二歲爲是。但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則獻之末卯孝之初。又不拘踰年改元之說矣。

矯王御璽。正義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臣照按梁無天正年號。侯景破梁爲簡文帝大寶元年。則天正是大寶二字之譌。

與韓非謀弱秦。○徐孚遠曰韓非韓公子。以不用於韓欲干秦王。其後使秦爲李斯所譖死。今云謀弱秦非也。疑即李斯譖非之辭載於秦史記耳。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趙世家趙遷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李牧傳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與此齟齬。

不用兵革。正義協韻音棘。○革與棘古通。不必協也。詩匪棘其欲。禮記作匪革。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何孟春曰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注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廛字。故疑福爲別名。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困學紀聞曰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濟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游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牴牾如此。

博浪沙中。○浪一本作狼。注同。

逢盜蘭池。正義秦記云始皇都長安。○秦記本名三秦記。或本作三秦記而脫三字。

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水經注云又東經平舒北。○水經注作平舒城北。

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容齋隨筆曰今人書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爲卌。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幷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按秦始皇凡石刻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

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琊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始作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會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書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樹草木以象山正義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渭山山字疑有誤或是城字或是水字

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正義離圍趙王歇卽此城○離上宜有王字

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余有丁曰觳當作觕訓爲粗公羊傳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困學紀聞曰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陳軫索隱陳軫夏人○臣照按陳軫夏人雖本國策語但鮑彪注曰夏中國也然則固不可以爲國名而注陳軫爲夏人矣

兒良王廖索隱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語出呂氏春秋蓋春秋上脫呂氏二字

逡巡遁逃○金石文字記曰逡巡遁逃之異文也管子桓公蹴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敍傳逡遁致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儀禮士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逡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辟位逡遁又辟於其東西位逡遁也又退爲大夫降逡遁士喪禮注辟逡遁辟位也特牲饋食禮注辟位逡遁禮記玉藻注俛逡遁而退著屨也皆同此文則隸釋以爲讀如本字者非也又按晏子春秋晏子逡循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逡循甚懼外戚傳逡循固讓遁又作循爾雅釋詁注循亦巡也集古以爲當作循者是也遁與循同說文彳之字亦或從辵如往爲迬㣈爲逡復爲遉之類從辵之字亦或從彳如退如徂延爲征返爲彶之類

漢書王莽傳㣈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㣈音千旬反卽逡字也逡之爲㣈猶循之爲遁耳

吞二周而亡諸侯○宜齋野乘曰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王卒始皇方卽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新書作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余有丁曰賈書作是其所以取之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

生憲公○余有丁曰憲公秦紀作寧公葬西山

葬車里康景○凌稚隆曰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按秦紀及此紀無僖公疑卽景公也

悼公享國十五年正義雍本紀作十四年○雍衍文不然宜云葬雍落葬字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孚遠曰二世未立時已書法律及立後恣行不義當已在成人之年矣此云生十二年而立非實也

考明皇帝十七年以下○臣照按此班固典引之文後人書於本紀之後裴駰等亦作注解遂混入史記中今低刻一字以別之至賈生過秦論三篇馬遷全錄之似亦後人所增入恐馬遷本文亦止書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一句耳

史記卷六考證

史記卷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項羽本紀第七

[illegible]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illegible]駰案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illegible]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illegible]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預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講反籍秦昔反字羽。[illegible]按序傳籍字子羽也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illegible]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云季父梁父即楚將項燕，[illegible]燕烏賢反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illegible]駰案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illegible]此云爲王翦所殺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不同者蓋燕爲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不同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illegible]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illegible]括地志云今陳州項城縣城即古項子國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illegible]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爲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illegible]櫟音藥逮音代乃請蘄[illegible]蘇林曰蘄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illegible]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蘄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蘄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illegible]服虔云抵歸也劉伯莊云抵相憑託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illegible]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illegible]韋昭曰扛舉也[illegible]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illegible]徐氏云在沛郡蘄縣其九月，會稽守[illegible]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illegible]守音狩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通謂梁曰：[illegible]駰案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illegible]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illegible]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爲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之與爲人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illegible]張晏云項羽殺宋義時桓楚爲羽使懷王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illegible]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數十百一府中皆慴伏，[illegible]說文云讋失氣也慴音之涉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illegible]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illegible]揚州未能下。[illegible]下胡嫁反以兵威服之曰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illegible]矯紀兆反召平從廣陵渡京口江至吳詐陳王命拜梁拜梁爲楚王上柱國。[illegible]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illegible]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已定，急

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集解】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索隱】下音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胡嫁反彼自歸服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正義】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集解】駰案晉灼曰漢儀注曰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索隱】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陳嬰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集解】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皁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軍兵卒之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晉灼曰殊異其軍爲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爲蒼頭特起欲立陳嬰爲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烏所止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集解】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爲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集解】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爲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索隱】按布姓英咎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爲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索隱】彼悲反下邳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集解】駰案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正義】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彭國也秦嘉軍于此城之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集解】鄧展曰今胡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陸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集解】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也左傳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後爲孟嘗君田文封邑也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許州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集解】晉灼音勦絕之勦地理志居鄛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阜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索隱】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集解】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駰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索隱】虞喜志林云按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集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臣瓚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畀楚師於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凡物交橫爲午言蠭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一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索隱】爲于僞反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集解】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集解】應劭曰以祖諡爲號者順民望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集解】鄭玄曰音煦怡【索隱】盱況

于反。眙以之反。盱眙今楚州，臨淮水，懷王都之。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正義】亢音剛，又苦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正義】子余反。軍救東阿，【正義】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正義】下使色吏反，趣音促。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集解】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與國，同福之國也。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集解】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教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審公特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己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齊田榮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郕，其後遷于城之陽，故曰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昊之國。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即此縣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正義】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正義】雍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也。大破秦軍，斬李由。【集解】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正義】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溝，故名。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集解】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索隱】晉灼云：高陵屬琅邪。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集解】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正義】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漢碭縣也，在宋州東百五十里。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集解】張晏曰：涉姓，閒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集解】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集解】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長，【集解】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集解】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集解】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行至安陽，【索隱】傅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扛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改已氏為楚邱，今宋州楚邱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正義】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七國

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屬河，餉王離。項羽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湛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賫三日糧不至邢州，此渡河，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即今鄆州之東宿城是也。若依顏監說，在相州安陽，宋義送子不可棄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齊界飲酒高會，非入齊之路，義雖知送子曲由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爲長，濟河絕甬道持三日糧，事有遲留，史家多不委曲說之也。留四十六日不進。

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徹趙也。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蝱大在外，蝨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搏音附。今按：言蝱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蟣蝨，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很，何懇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會。服虔云：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駰按：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芋，蹲鴟也。菽，豆也。臣瓚義亦通。漢書作半菽。王劭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軍無見糧，見，胡練反。顏監云：無見在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謂使其子相齊，是徇其私情。崔浩云：徇，營也。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也。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枝音之移反，梧音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未得懷王命也。假，攝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駰案：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水經云：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濁水之目也。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駰案：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也。按：天子門有兵闌，曰司馬門也。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走，音奏。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

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illegible]韋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崔浩云馬服趙官名言服武事）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illegible]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在上郡崔浩云蒙恬樹榆為塞也）竟斬陽周（[illegible]孟康曰縣名地屬上郡[illegible]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七十里漢陽周縣）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illegible]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為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與秦合號曰連橫）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illegible]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又郭注三蒼云質莝椹也）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illegible]張晏曰候軍候[illegible]候軍候官名始成其名）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illegible]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illegible]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為三戶津也淇當為湛按晉八王故事云王浚伐鄴前至梁湛孟康云在鄴西四十里又闞駰十三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梁期故縣也字又不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illegible]徐廣曰在鄴西[illegible]汙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汙城酈元云汙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汙城北入漳[illegible]括地志云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北大行山又云故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

期洹水南殷虛上（[illegible]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illegible]按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illegible]按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州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名號北冢也）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illegible]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三里漢新安縣城也即坑秦卒處）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illegible]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illegible]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illegible]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illegible]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illegible]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
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
項羽季父也[illegible]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
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
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
王送沛公[illegible]為于僞反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
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
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
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illegible]徐廣曰鯫音士垢反魚名駰案服虔曰鯫音淺鯫小
人貌也贊曰楚漢春秋鯫姓也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
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
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
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
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
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
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
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
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
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
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
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
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
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
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
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
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
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
父者范增也[illegible]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
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
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illegible]項羽從弟謂曰君
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
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
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
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
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
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
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
入軍門[illegible]擁紆拱反盾食允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
其盾以撞[illegible]撞直江反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
目視項王[illegible]瞋昌真反頭髮上指目眦盡裂[illegible]眦自賜反項王
按劍而跽曰[illegible]其紀反謂長跪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
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
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
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illegible]啗徒覽反
凡以食食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
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
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
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
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
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
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

之纔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集解】徐廣曰一本無都字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索隱】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集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集解】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音虛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集解】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集解】張晏曰沐猴獼猴也【索隱】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項

王聞之烹說者【集解】駰案楚漢春秋揚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集解】服虔曰兵初起時【正義】難乃憚反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正義】暴蒲北反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集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媾解蘇林云媾和也是媾之與講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集解】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正義】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集解】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時名犬邱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邱【正義】括地志云犬邱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邱章邯自殺更廢邱曰槐里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集解】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索隱】蘇林曰櫟音藥【正義】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卽此也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集解】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爲翟王更名爲翟州【索隱】按今鄜州有高奴城【正義】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卽漢高奴縣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集解】徐廣曰一云瑕邱公也服虔曰瑕邱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邱字申陽瓚曰瑕邱公申陽是瑕邱縣名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正義】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爲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爲雒漢以火德忌水故

去洛秀水而加隹佳於行次爲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以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redacted]括地志云陽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屬潁川郡夏禹之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redacted]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立張耳爲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爲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爲邢侯左傳云凡蔣邢茅周公之胤也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redacted]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本六國偃姓皐繇之後所封也英布亦皐繇之後居六也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redacted]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爲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redacted]鄱作番音婆說文云黼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狹居至魯隱公徙蘄蘄音機義帝柱國共敖[redacted]音恭共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本南郡卽爲臨江國[redacted]江陵荊州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redacted]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redacted]徐廣曰都卽墨[redacted]括地志云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redacted]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濟此言臨菑誤[redacted]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卽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邱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蒲姑氏爲諸侯國此地後太公封方五百里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redacted]在濟北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redacted]案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陳餘棄將印去不

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城卽陳餘所封也番君將梅鋗[redacted]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redacted]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爲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王九郡都彭城[redacted]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redacted]彭城徐州縣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redacted]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是羽初得軍於戲水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諸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爲旌麾之下乎顏師古劉伯莊之說皆非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redacted]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redacted]如淳曰郴音綝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redacted]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redacted]三齊記云右卽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

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幷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集解】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集解】徐廣曰一作劫【索隱】按漢書作劫字五諸侯兵【集解】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駰按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按徐廣韋昭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胤意略同乃以陳餘兵爲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殷也【正義】師古云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王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廢邱被圍卽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發謂差點擬發也收謂劫略收斂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卬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塞翟則成入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雍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是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

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正義】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縣屬也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正義】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爲宋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爲附庸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集解】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日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集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索隱】走音奏楚又追擊至靈壁東【集解】徐廣曰在彭城【索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正義】括地志云靈壁故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集解】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索隱】睢音雖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莨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其西行至一千二百六十里者矣漢軍卻爲楚所擠【集解】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擠曰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索隱】爲于僞反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集解】徐廣曰窈亦作窅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集解】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集解】瓚曰其音基如淳曰閒出閒步微行皆同義也【索隱】食音異按酈審趙三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集解】徐廣曰名澤【索隱】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爲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名令武其諡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爲漢將兵居下邑【集解】徐廣曰在梁【正義】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也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按今下邑在宋州東一百一十里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集解】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隱】按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文穎云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總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也斯說得之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集解】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正義】括地志云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鄭太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皋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號按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即此三城耳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集解】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太倉【正義】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于敖山名敖倉云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正義】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為湖漢帝時歷陽淪為歷湖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正義】食如字上下音寺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集解】駰案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疽七餘反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亞父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此山之陽後佐項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集解】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車傅左纛【集解】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正義】括地志云成皋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集解】駰案樅音七從反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集解】晉灼曰獨出意【索隱】音徒凋反漢書作跳字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集解】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積音積賜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集解】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正義】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

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集解】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索隱】俎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猶俎也升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祝宗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正義】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云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集解】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荼了反瓚曰挑戰擿嬈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集解】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集解】韋昭曰音子閭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正義】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汴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

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集解】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仿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正義】彊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正義】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集解】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鄭在鄭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皋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索隱】案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臣瓚之說是【正義】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云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集解】鄭玄曰剄音經鼎反以刀割頸為剄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眛音末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以西者爲漢。[集解]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今官渡水也。[正義]應劭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索隱]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按：說歸太公、呂后，能和平郡國。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集解]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一爲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唯季反。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集解]如淳曰：夏音賈。[正義]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爲太康。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集解]徐廣曰：在陽夏。按晉灼曰：即固始也。[正義]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索隱]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爲王，未有所畫經界。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正義]傅音附，著也。陳郢，陳州古都也。自陳著海并齊，盡與齊王韓信地也。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正義]括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illegible] 使各自爲戰，[正義]爲，于僞反。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

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集解]如淳曰：並行，並擊之。[正義]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而東北至垓下。至垓下。[集解]徐廣曰：在沛之洨縣。洨，下交切。駰按：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索隱]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相接。洨音戶交反。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集解]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括地志云：舒，今廬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三里。匽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舉九江兵，[正義]九江郡，壽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王負芻爲秦將王翦、蒙武所滅，於是置九江郡。應劭云：自廬江尋陽分爲北江。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集解]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也。[正義]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爲歌之名，於整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爲楚歌，豈亦雞鳴時乎？按：顏說是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集解]徐廣曰：一云姓虞氏。[正義]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常幸從；駿馬名騅，[正義]音隹。顧野王云：青白色也。釋名云：蒼白雜毛騅也。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和，音胡臥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正義]數，色庚反。行，色郎反。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騎，其寄反。單乘曰騎，後同。麾下[正義]麾，亦作戲，同，呼危反。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正義]屬，音燭。項王至陰陵，[集解]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

縣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集解】文穎曰：紿，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集解】案：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正義】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卒，子律反。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期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呼【正義】呼，火故反。馳下，漢軍皆披靡，【正義】上披，彼反。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正義】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集解】瓚曰：在牛渚。【索隱】按：晉初屬臨淮。【正義】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檥船以待項羽，即此也。烏江亭長檥船待，【集解】徐廣曰：檥音儀，一音俄。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索隱】檥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船以尚反，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正義】騎，音奇。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集解】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斥之，背之也。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集解】如淳曰：指示項王於王翳。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邑萬戶，吾為若德。」【集解】徐廣曰：亦可是功德。【正義】為，于偽反。言呂馬童與項羽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按：晉書地道記云中水縣屬河間。【正義】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滱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王翳為杜衍侯，【索隱】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王翳也。【正義】括地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封楊喜為赤泉侯，【索隱】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拔。漢書表及後漢作憙，音火志反。封楊武為吳防侯，【索隱】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正義】吳防，豫州縣。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為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封呂勝為涅陽侯。【集解】徐廣曰：五人後皆諡壯侯。【索隱】地理志南陽縣名。【正義】涅，年結反。括地志云：涅陽故城在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本漢舊縣也。應劭云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集解】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集解】駰案：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括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毀。

壇有碣石項王文墓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集解】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索隱】射音食夜反【正義】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集解】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相【正義】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桃侯也平皋侯，【集解】徐廣曰名佗【正義】括地志云平皋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皋縣按佗音徒何反玄武侯，【集解】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集解】文穎曰周時賢者【索隱】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目蓋重瞳子，【正義】按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正義】案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集解】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索隱】卒音子律反五年謂高帝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亡秦鹿走，偽楚狐鳴。雲郁沛父，劍挺吳城。勳開魯甸，勢合碭兵。鋒子無罪，亞父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違約王漢，背關懷楚。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皋久拒。戰非無功，天實不與。嗟彼蓋代，卒為凶豎。

史記卷七

史記卷七考證

項羽本紀索隱項羽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臣照按史法天子則稱本紀者蓋祖述馬遷之文馬遷之前固無所爲本紀也但馬遷之意並非以本紀爲天子之服物采章若黃屋左纛然非天子不可用也特以天下之權之所在則其人係天下之本即謂之本紀若秦本紀言秦未得天下之先天下之勢已在秦也呂后本紀呂后固亦未若武氏之篡也而天下之勢固在呂后則亦曰本紀也後世史官以君爲本紀臣爲列傳固亦無可議者但是宗馬遷之史法而小變之固不得轉據後以議前也索隱之說謬矣

項梁嘗有櫟陽逮捕○諸本皆無捕字惟北監本有之

廣陵人召平○臣世駿按水經注廣陵城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荊國十一年爲吳城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此紀言廣陵者蓋史家追書之也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集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臣瓚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畀楚師于三戶杜預注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于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臣照按三戶只依瓚說爲是作地名解迂矣曰雖曰以其義何居其後兵渡三戶亦偶合耳正義亦是曲爲傳會

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本古吳之國○古吳是昆吾二字之誤

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或云此處餘耳皆走入城下云餘軍在外豈入而復出耶張耳陳餘傳云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則餘固未嘗入城也蓋下文陳餘爲將句與此處王相二句照應此處陳餘爲將句當是刊落未盡耳臣照按趙王將相皆入鉅鹿城故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陳餘爲將故北收常山兵數萬軍鉅鹿北圍固非頃刻可合也餘之得出而收兵固也敘王與將相固不得獨舍將不言而餘之軍鉅鹿北以爲將故則又不得不重敘也以爲刊落未盡過矣

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一本無下諸侯將三字

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正義漢都洛陽改爲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于行次爲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以加水○此魚豢典略語水經注及魏志注中亦引之火德作火行水之忌也作水之牡也

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正義春秋時邾國曹姓後居至魯隱公徙蘄○春秋隱公世無邾徙蘄事

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正義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即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文有舛誤按漢書地理志宜云青州臨菑縣地一名齊城即古營丘之地師尚父所封齊之都也

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歸有光曰漢高紀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令曹咎守成皋而引兵定梁地漢破咎兵汜水上復取成皋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兩置遂作兩段若漢先取成皋楚無緣得令咎守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與漢俱臨廣武而軍正義戴延之西征記云○側字衍

雎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正義括地志云穀城故

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故下宜有城字。

至垓下。正義與老君相接。○老君下宜有廟字。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正義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黄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檥船以待項羽。卽此也。○此條今本水經注無之。

封呂勝爲涅陽侯。正義括地志云涅陽故地城在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涅陽故地城地字衍文。

及羽背關懷楚。正義顏師古云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顧炎武曰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若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史記卷七考證

史記卷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集解】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爲郡豐爲縣【正義】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爲劉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說者以爲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爲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爲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是也按漢改泗水爲沛郡治相城故注以沛爲小沛也字季【索隱】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父曰太公【索隱】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煓與端同音【正義】春秋握成圖云劉媼夢赤鳥如龍戲己生執嘉母曰劉媼【集解】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媼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媼媼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韋昭云媼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謐云媼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爲執嘉妻含始遊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沉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注地神曰媼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媼張晏云坤爲母故稱媼也【正義】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含始遊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始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諡曰昭靈夫人漢儀注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强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識蓋無取焉享有劉媼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正義】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媼劉季興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集解】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齊人謂之顙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文穎曰準鼻也【索隱】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穎說是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胸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握成圖云赤帝體爲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呼爲黶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仁而愛人喜施【正義】喜許記反施尸豉反意豁如也【集解】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集解】應劭曰試補吏爲泗水亭長【索隱】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爲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望謂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集解】韋昭曰貰賒也【索隱】鄒誕生貰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云貰賒也說文云貰貸也臨淮有貰陽縣漢書功臣表貰陽侯劉纏而此紀作射陽則貰亦射也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集解】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樂彥云借讎爲售蓋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既貰飲且讎其數倍價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周禮小司寇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傅別券書也鄭元云傅別謂大手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總棄不責也高祖常繇咸陽【集解】應劭曰繇役也【索隱】韋昭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縱觀觀秦皇帝【正義】包愷云上音館下音官恣意故縱觀也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音

斧。【索隱】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單姓而言公。又按：漢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又
相經云：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
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集解】孟康曰：主吏，
吏，功曹也。主進，【集解】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索隱】鄭氏云：主賦斂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
之財，字本作賮，聲轉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令諸大夫曰：【索隱】曰大夫，客之貴者總
稱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
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集解】晉灼曰：紿，欺也。音殆。【索隱】韋昭云：紿，
詐也。劉氏云：紿，欺也。何休云：紿，疑也。謂高祖素狎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
兼載錢穀也。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
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
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無
所詘。【正義】音丘勿反。酒闌，【集解】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
目固留高祖。【索隱】不敢對眾顯言，故目動而留之。高祖竟酒，後。呂公曰：
「臣少好相人，【集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息，生也。謂所生
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
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
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集解】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索隱】
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祖為
亭長時，常告歸之田。【集解】服虔曰：告音如嘷呼之嘷。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
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嚳。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
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韋昭云：告，請歸乞
假也。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反，服音如
嘷呼之嘷。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歇事，少所嗜欲。尋號與嘷同。古者當有此
語。今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為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誥、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呂后

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索隱】
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飼之。國語云：國中童子無不餔。老父相呂后曰：
「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
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
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
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
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
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
求盜之薛治之，【集解】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
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應劭云：一名長冠。
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
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時時冠之，【正義】音館。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索隱】音官。顏師古云：後號
為劉氏冠。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
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度，田洛反。比，必
寐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
【正義】被，加也。夜徑澤中，【索隱】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
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令一人行前。【正義】行，音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
「前有大蛇當徑，【索隱】鄭玄云：步道曰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
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索隱】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
尺劍取天下。二文不同者，崔豹古今注：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
言之。【正義】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劍。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
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十五里入泡水也。蛇遂分為兩，【正義】謂斬蛇分為兩段。徑
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
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

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集解】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索隱】按太康地理志云畤在櫟陽故城內其畤若畦故曰畦畤畦音戶圭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爲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褒敗宋均以爲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爲火德秦爲金德與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集解】徐廣曰笞一作苦【索隱】說文云笞擊也漢書作苦欲困辱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包愷伯莊音古孝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集解】應劭曰負恃也【索隱】晉灼云自恃斬蛇事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厭音一涉反又一冉反廣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集解】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索隱】按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也【正義】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也碭山在縣東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顏師古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有賢人隱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集解】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索隱】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爲二世殺十七兄而立爲王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集解】蘄縣名【索隱】蘄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索隱】按漢書蕭曹傳參爲獄掾何爲主吏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索隱】說文云以力脅之也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或至百人則是百人已下也於是樊噲從劉季來

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集解】韋昭曰以爲保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集解】范曄謂尅城多所誅殺故云屠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索隱】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索隱】[illegible]才能也高祖謙言才能薄劣不能完全其衆能者獸名色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集解】徐廣曰九月也駰按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集解】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子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金今注引發作交誤也而釁鼓【集解】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瓚曰按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說文云釁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爲釁臣瓚以爲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釁之應劭曰釁呼爲璺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此說皆非罅音火嫁反旗幟皆赤【索隱】墨翟云幟[illegible]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游謂與士卒爲期於其下故曰幟也幟或作識或作志鄒誕音試蕭該音幟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集解】徐廣曰音房縣屬山陽郡【索隱】[illegible]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集解】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

三東二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還謂為
[illegible]音[illegible]而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隱】按漢書高紀二世二年八
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儋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吳秦
泗川監平【集解】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索隱】史
[illegible]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illegible]云有監平下有守壯則平壯皆名也將兵圍豐二
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
於薛走至戚【集解】如淳曰壯名也戚音將毒反【索隱】晉灼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並如字讀
[illegible]【正義】括地志云[illegible]沂州臨沂縣[illegible]戚縣故城[illegible]臨沂縣屬東海郡沛公左
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顏師古云[illegible]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曹無傷
[illegible]馬[illegible]得泗川守壯而殺之左沛公還軍亢父【集解】
[illegible]曰亢音[illegible]亢父音甫屬任城郡【索隱】舊音[illegible]包愷[illegible]音苦浪反【正義】音剛又苦浪反括
[illegible]此縣也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
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集解】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
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
不欲屬沛公【集解】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
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
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集解】文穎曰東陽郡
人也為甯君瓚曰涉傳曰陵人秦嘉[illegible]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郯號曰大司馬又[illegible]
[illegible]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索隱】[illegible]云東陽甯君又別一人秦嘉則臣瓚之說為得
[illegible]古以[illegible]之姓[illegible]時人號之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韋昭云今彭城留縣也【正義】
括地志云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即張良所封處乃往從之欲請兵以
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集解】如淳曰從陳涉將也
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illegible]陳尼章邯司馬【索隱】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所遣司馬尼將領兵
北定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北
定楚地此理亦通也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韋昭云相沛縣應劭云碭

梁國蘇林音唐又音宕【正義】括地志云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
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韋昭云蕭沛[illegible]縣名謂在蕭縣
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
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illegible]云得城為拔
國也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正義】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
見之【集解】徐廣曰[illegible]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
人【集解】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集解】
徐廣曰[illegible]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韋昭云潁
川縣[illegible]許州縣【正義】襄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
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索隱】韋昭云[illegible]盱音吁[illegible]【正義】[illegible]
縣也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韋昭云東
郡之縣名[illegible]縣也【正義】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集解】服虔曰師敗曰北
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城陽縣[illegible]濟陰[illegible]軍濮陽之
東【正義】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
振【集解】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illegible]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集解】
[illegible]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illegible]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堤【正義】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
北阻黃河南鑿溝引黃河水環繞作壁壘為固楚軍乃去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地理
志云濟陰[illegible]縣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
【索隱】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
【索隱】韋昭云[illegible]陳留[illegible]縣【正義】在雍丘東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
色宋義諫不聽【索隱】荀悅漢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秦益章邯兵
夜銜枚擊項梁【集解】案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
繣結於項者繣音獲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
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
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
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

爲王。【索隱】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遏。歇，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正義】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云：秦名曰守，長時攻曰拒。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索隱】青封信陽，按表。【正義】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之舊也。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集解】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索隱】韋昭云：奮，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索隱】說文云：僄，疾也。悍，勇也。一云：僄，輕也。音匹妙反。漢書作剽。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集解】徐廣曰：一作噍。噍，食也。遺音在妙反。駰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爲無噍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集解】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前陳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集解】徐廣曰：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道由碭至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成陽，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州，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集解】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正義】地理志云：昌邑屬山陽。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韋昭云：縣名，屬沛也。遇剛武侯，【集解】應劭曰：楚懷王將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宜爲剛武侯魏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將解說。顏師古云：史失其名也。姓唯識，不知誰也。【索隱】攻爲剛侯，武陳氏，以齊懷王將，文云魏將，無據。侯表六年三月封孟頓二人，說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並將也。欣字或作忻，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集解】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集解】鄭德曰：音基。為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鐘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索隱】韋昭云：在山陽。以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集解】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韋昭云：東郡縣。【正義】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地理志不載。徐廣云：在中牟。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滎陽，【索隱】韋昭云：河南縣，故衛地也。二世使使者斬以徇。【集解】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集解】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陽南北，韓地。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轘轅，阪名，在緱氏東南。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爲名。【索隱】按：轘轅一云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集解】駰案：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南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犫東，【集解】駰案：地理志南陽有犫縣。齮，音蟻。許慎以爲側齧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正義】守音狩。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故城在宛大城之西南。

有二面皆故宛二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黎，音犂。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音值。值，待也，謂待天明時，晉言早意也。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匝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已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集解】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集解】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集解】韋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輿地志云：秦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高武侯鰓【集解】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集解】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鄧公或作召，亦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索隱】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集解】一云陵。【索隱】韋昭云：南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集解】如淳曰：持益反。【索隱】鄭誕生音錫，蘇林、如淳音擲。析，屬弘農。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左傳云：楚司馬起豐、析以臨上雒，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為商縣武關。又太康地理志：武關當冠軍縣西，峣關在武關之西。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集解】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集解】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正義】沛公己未年七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封漢王後，劉項五年戰爭，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沛公書初至霸上戰之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名霸城。漢於此置霸陵。廟記云：霸城，漢文帝築。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集解】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正義】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降軹道旁。【集解】軹音只。漢書宮殿疏云：枳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正義】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集解】楚漢春秋曰：樊噲請殺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索隱】屬，之欲反。屬，付也。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休，息也。言欲居止宮殿中而息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劉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偶語者棄市。【集解】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贊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棄市。【正義】按禮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棄之故今律謂故刑為棄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illegible]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illegible]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殺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illegible]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illegible]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遣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鯫生說我。言鯫，小也。小生卽解生。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illegible]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其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illegible]許宜反。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illegible]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illegible]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並音甫。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illegible]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義。此以文論之。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illegible]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illegible]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令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illegible]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卽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illegible]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illegible]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illegible]以岐州雍縣為名。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illegible]塞，先代反。韋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桃林塞耳，非桃林。都櫟陽。[illegible]因葬太上皇，改名曰萬年。董翳為翟王，[illegible]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曰翟也。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illegible]在黃河之南，故曰河南，卽今河南府。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illegible]以南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卽北冢殷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故號殷王，都朝歌。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illegible]韋昭云：當陽，南郡縣。名地理志：六縣屬六安國。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illegible]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illegible]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

驩、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戲音麾。許慎注淮南子云：戲，大旗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正義】韋昭云：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十里。廟記云故杜伯國。入蝕中。【集解】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孟康音食。王劭按：說文作鍾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包愷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集解】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集解】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正義】跂音丘豉反。文穎云：跂，舉踵也。司馬彪云：跂，望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音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正義】音趨。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音悅，下音稅。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集解】駰案：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還襲雍。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正義】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集解】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

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按：荀悅漢紀令樊噲圍之。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正義】音區后反。王吸出武關，【索隱】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因王陵兵南陽，【集解】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荊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集解】徐廣曰：後曰京兆。河上、【集解】徐廣曰：馮翊。中地郡；【集解】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集解】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集解】晉灼曰：晁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正義】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正義】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彥云：橫道自言曰遮。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集解】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集解】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正義】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

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正義】兗州曲阜也出胡陵【正義】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郡至蕭【正義】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正義】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集解】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集解】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集解】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今蒲州也太原【正義】今并州上黨【正義】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集解】甬音勇韋昭云起土築牆中間爲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孟康云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倉於成皋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集解】徐廣曰按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樅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正義】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象號曰葉城郭子高之故邑也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集解】徐廣曰音逃。【索隱】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以通俗文云超通為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集解】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集解】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集解】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結物之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正義】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正義】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集解】徐廣曰一作簡。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若漢挑戰，【索隱】挑，田刁反，下同。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正義】汜音祀，在成皋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集解】文穎曰邊近也。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集解】徐廣曰卿一作慶。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男子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正義】謂章邯等。而徙逐故主，【正義】謂田氏趙歇韓廣之屬也。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正義】捫，摸也。中胸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云胸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行，寒孟反。病甚，因馳入成皋。【正義】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

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集解】梟，縣首於木也。欣自剄於汜水上，今梟之於櫟陽者，以舊都故，梟以示之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集解】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也。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正義】今壽州。漢王敗固陵，【集解】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集解】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正義】父音甫。今亳州縣。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集解】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二人韓信將也。縱，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絕句。孔將軍，蓼侯孔熙；費將軍，費侯陳賀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復扶富反。乘猶登也，進也。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集解】【索隱】應劭云楚歌，今雞鳴歌也。顏遊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集解】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

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集解】徐廣曰二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集解】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氾音敷劍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音被悲反。泗州下邳縣，是楚王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曹州濟陰縣城是梁王彭越之都。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洛州陽翟縣是韓王信之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本漢臨湘縣，長沙王吳芮都之。芮墓在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集解】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

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正義】食音寺。一歲。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正義】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集解】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

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正義】幾音機。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集解】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集解】李奇曰：為恭也。如淳曰：如今卒持帚者也。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集解】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己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欲尊其父，號太上皇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索隱】顧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況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也。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集解】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漢紀及漢書作肎，劉氏云相傳音肯也。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集解】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國，【集解】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索隱】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集解】應劭曰：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地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illegible]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百如之，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對，故云十二。言齊諸侯十萬，齊地形勝，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集解】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甕似瓶者。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集解】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索隱】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千里之外，言齊境闕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集解】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與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爾，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荊王，【索隱】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吳，別言荊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荊山，在陽羨界。賈封吳地而號荊王，指取此義。太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荊溪。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

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正義】按：言齊之遠國文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索隱】言韓都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郡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卽此城。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集解】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卽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漢儀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渭城本咸陽地，高帝為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集解】駰案：地理志曰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也。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立東闕、北闕、【集解】駰案：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索隱】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正義】括地志云：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柏人屬趙國。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二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集解】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集解】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閒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正義】括地志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集解】駰案：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名酈邑曰新豐。【正義】酈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于酈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

八月，趙相國陳豨【集解】鄧展曰：東海人名豬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集解】徐廣曰：豨攻定臧荼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集解】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正義】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乾。今濁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爲水所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擊聊城。【集解】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爲齊地，秦漢皆爲東郡之聊城也。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道太原入，定代地。【集解】韋昭曰：道，猶從。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爲代王，都晉陽。【集解】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遷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以還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荊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集解】徐廣曰：在蘄縣西。駰按：漢書音義曰：會，音儈，保邑名。甀，音直僞反。【索隱】漢書甀作缶，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集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高祖擊筑，【集解】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如瑟而小，細項。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集解】駰案：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爾。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集解】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集解】張晏曰：張帷帳。【正義】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集解】服虔曰：濞音帔。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集解】徐廣曰：洮音逃，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代之縣名。【正義】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常山，故曰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世家作幽王，名悍，負芻之兄。陳涉、魏安釐王、【索隱】史闕名。昭王之子，王假之祖。齊湣王【索隱】名地，宣王子，王建祖。趙悼襄王【索隱】名偃，孝成王之子，幽王遷之父。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正義】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舊縣。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

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
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
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
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
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集解】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
二年年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
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
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集解】駰案漢書曰酈商酈
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
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
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
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
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
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集解】徐廣曰五月己巳立太
子【索隱】丙寅葬後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為帝有本脫巳字者妄引漢書云巳下太者非至太上
皇廟【索隱】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正義】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
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群臣皆曰高祖起
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
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
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
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集解】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
駰按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
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
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
代王恆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
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
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集解】鄭玄曰忠質厚也野
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集解】鄭玄曰多威儀
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集解】徐廣曰一作薄
駰按史記音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悃誠也【索隱】鄭音先代反鄒本作
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僿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
不慚賊而蔽蔽也裴又引音隱云僿音西志者蔽僿聲相近故以蔽為僿爾故救僿莫若以
忠【集解】鄭玄曰復反始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
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
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
左纛葬長陵【集解】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丈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
五里【正義】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嘯命豪傑奮發材雄彤雲鬱礴素靈告豐龍
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棄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氾水即位咸陽築
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史記卷八

史記卷八考證

高祖本紀姓劉氏。索隱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爲姚姓。封之於虞。號有虞氏。其後子孫卽遂以虞爲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索隱之說非也。姓與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賜姓命氏。如賜姓曰董氏曰豢龍。析姓氏而二之。則固有別矣。劉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姓也。於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可也。此誤自太史公啟之。

嘗從王媼武負貰酒。索隱鄒誕生。貰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云。貰賒也。說文云。貰貸也。臨淮有貰陽縣。漢書功臣表。貰陽侯劉纏。而此記射陽。則貰亦射也。○顏師古曰。貰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貰以爲登驗。此說非也。假合地名爲射。自是假借。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

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周禮小司寇聽稱責以傅別。○周禮小司寇但有正之以傅別約劑之文。聽稱責以傅別。本小宰職中語。

生孝惠魯元公主。正義漢帝制。句女曰公主。句儀比諸侯。句○推尋文義。宜云漢制。句帝女曰公主。句

乃以竹皮爲冠。索隱應劭曰。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纚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後漢書輿服志云。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然則側竹皮裹以纚前七字。應是竹皮裹以纚之訛。

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集解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當漢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黃氏日抄曰。白帝子狂謂指秦。葉碧菴先生以爲西楚。徐孚遠曰。沈休文以爲白帝金也。金生水。白帝之子水。赤帝火也。火生土。赤帝之子土也。然則秦自謂水。漢自謂土。不爲失也。失在誤以赤帝子爲赤帝也。

高祖覺。索隱包愷伯莊音古孝反。○伯莊上宜有劉字。

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正義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也。○縣字疑衍。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顏師古曰。京房易兆候云。○隋書經籍志作易飛候。

還攻外黃。索隱韋昭云。上陳留縣。○上字衍。外黃縣屬陳留郡。蓋云陳留之縣耳。或上字係在字之訛。下縣字衍。

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左傳云。楚司馬起豐所以臨上雒。○哀四年左傳云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

封皇帝璽符節。正義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據唐書禮志之璽上有天子二字。

漢王堅壁不與戰。○一本無王字。

十月燕王臧荼反。○麥稚隆曰。十月字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後事。當屬次年。

高祖雖子。人主也。○王若虛辨惑曰。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元辨之。譏中其病。漢書改爲皇帝是矣。

其以沛爲朕湯沐邑。集解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王若虛辨惑曰。予謂不然。戎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楚隱王陳涉。索隱世家作幽王名擇。負芻之兄。○臣世駿按。此五字相連。始皇本紀云。陳勝自立爲楚王。月表云。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陳涉世家云。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索隱乃截楚隱王三字另作一人。而楚無此王。則以幽王當之。殊屬牽強。且幽王亦名悍不名擇也。或以大國爲疑。則燕

韓業已不與，安見楚之必不可遺哉。

高祖崩長樂宮。集解，黄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臣世駿按，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

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左監本訛作志，今改正。

史記卷八考證

史記卷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呂后本紀第九

【索隱】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爲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呂太后者，【集解】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爲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 高祖微時妃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諱雉【索隱】字娥姁也 生孝惠帝、【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集解】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姬里而題門作姬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正義】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爲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顦顇是也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正義】幾音其紀反又音祈 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卑詞安車以迎四皓也 太子得毋廢。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集解】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追謚曰悼武王 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集解】徐廣曰酈一作鄜【索隱】鄭鄒合並音怡蘇林音胎 子產爲交侯，【集解】徐廣曰台弟也 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集解】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爲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集解】母曰曹姬 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恆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集解】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索隱】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爲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 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集解】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犂明，孝惠還，【集解】徐廣曰犂猶比也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 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爲令武侯。【索隱】令音齡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正義】泛音捧汎也 齊王怪之，因不敢飲，

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集解】徐廣曰：一作出。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集解】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贊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索隱】啗音徒濫反。主是謂里克妻，卽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之婦事夫之道，此卽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集解】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索隱】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集解】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集解】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集解】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索隱】解，紀賣反，言哭解情有所思也。又音戶賣反。解，卽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索隱】毋音無。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集解】駰案：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卽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索隱】啑，鄒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喢，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集解】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贊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集解】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集解】徐廣曰：姓馮。為博城侯。【正義】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虛音墟，瑯邪縣也。【正義】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云：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邱也，朱猶丹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集解】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集解】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集解】徐廣曰：釋之子也。【正義】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呂平為扶柳侯，【集解】徐廣曰：太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集解】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集解】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子山為襄城侯，【索隱】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農。漢書襄城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為軹侯，【集解】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濟原。

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redacted]初呂台為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曰呂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redacted]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續康侯。[redacted]徐廣曰祿釋之少子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redacted]案漢書云秋星晝見四年，封呂嬃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redacted]他音駝俞音輸[redacted]括地志云故俞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漢俞縣呂他邑也呂更始為贅其侯，[redacted]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redacted]為贅其侯[redacted]按表贅其在臨淮呂忿為呂城侯，[redacted]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及諸侯丞相五人。[redacted]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

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redacted]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redacted]徐廣曰一無此字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redacted]韋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redacted]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redacted]韋昭云樊噲妻封臨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乃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redacted]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redacted]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

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illegible]祓芳弗反又音廢後同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illegible]徐廣曰據音戟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illegible]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illegible]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駰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爲祝茲侯[illegible]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illegible]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illegible]蔡邕曰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爲侯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illegible]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

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illegible]比音如字比猶頻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illegible]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卬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冰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鄰故以爲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鄰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鄰也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

氏所立九王[redacted]吳楚齊淮南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redacted]梁王產趙王祿燕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redacted]顏師古以爲言見誅滅無處所也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redacted]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令符節令[redacted]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redacted]案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redacted]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

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redacted]徐廣曰訟一作公駰按韋昭曰訟猶公也[redacted]韋昭以訟爲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爲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言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鬭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redacted]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

以為少帝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redacted]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redacted]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redacted]徐廣曰掊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redacted]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redacted]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尚私食其。志懷安忍，性挾猜疑。置鴆齊悼，殘彘戚姬。孝惠崩殯，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菹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菑。

史記卷九

史記卷九考證

呂氏本紀通令酌兩巵酖置前○酖監本訛作酌今
改正
太后欲侯諸呂通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
博城侯正義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
○二城字皆譌宜云本漢博縣漢博縣屬泰山郡
齊丞相壽為平定侯集解徐廣曰姓齊○功臣表作
齊受此作壽
封呂種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集解
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
又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集解徐廣曰
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
更始醴陵侯越○臣世駿按贅其侯名似應從年
表作勝侯更始自屬滕侯之名本文偶譌耳否則
同時受封者有兩呂更始未必然也滕侯與贅其
皆諸侯相贅其呂侯昆弟子滕侯不詳支屬而皆
以八年坐呂后事誅則其為同宗可知然贅其不
入侯相之例而滕侯不附諸呂之中其以親疏別
歟
取美人子名之正義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
身而入宮生子○徐孚遠曰本言張皇后無子不
言惠帝無子美人子即後宮所生非必元幸呂氏
懷身而入宮者臣照按年表孝惠後宮子在呂后
時為王者至孝文時並以非皇子誅此紀云夜有
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如果孝
惠子則古今儒者能不議絳灌為篡弒耶且孝文
寬仁豈有誅戮孝惠子孫之理劉伯莊語豈為無
據徐孚遠駁之非也
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后監本訛作氏今改正
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年表
新都作信都侯壽作受張耳陳餘傳云壽為樂昌侯
與此同侈為信都侯與年表同三處互異
呂榮為祝茲侯○臣世駿按年表祝茲侯呂榮注索
隱曰漢書作琅邪松茲侯徐厲注徐廣曰松一作
祝廣蓋以文帝紀云祝茲侯軍棘門而絳侯世家
亦云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也徐厲封於高后四年
在呂榮前中間未嘗失封則榮不得封于祝茲明
矣似應從漢書為是但上年方以劉澤為琅邪王
而榮復為琅邪侯豈琅邪有王國又侯國耶

史記卷九考證

史記卷十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諱恆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正義】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集解】駰案公羊傳曰京大師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也【索隱】漢書啑作喋音跕丁牒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云喋履也謂履涉之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正義】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索隱】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節卽紀通所矯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集解】應劭曰以荊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集解】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索隱】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披庚猶更也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胄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駕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樂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長橫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忖留神像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乃出首班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像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集解】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言【索隱】包愷音閑言欲向空閒處語顏師古云閒容也猶言中間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卽公論也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

至代邸而議之【集解】說文云邸郡國舍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集解】案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集解】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列侯頃王后【集解】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索隱】按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諡為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為臨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酇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正義】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王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別降為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集解】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交高帝弟最尊言更請楚王計宜者故下云皆為宜也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集解】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集解】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索隱】按漢儀云皇帝起居宋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集解】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集解】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酺五日【集解】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隱】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醵出食為酺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遺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集解】主人階也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索隱】此時尚右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集解】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集解】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漢陽信縣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

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
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
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
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redacted]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
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
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
有嗛志。[redacted]嗛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嗛作慊，言篋。今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
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redacted]言何以謂於天下也。
其，蓄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以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
義理多矣，[redacted]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
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redacted]
文穎曰：陪，輔也。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
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
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
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
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redacted]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
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
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
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
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
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
不宜。[redacted]言不宜更別議。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
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redacted]韋昭

曰：文帝以立子爲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爲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redacted]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
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redacted]謂諸帝之子爲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
立太子母也。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
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
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
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
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
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redacted]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
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奪侯國，除。[redacted]韋昭云：膠東縣。[redacted]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
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redacted]漢置九卿：一曰
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爲九卿
也。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
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
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
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redacted]
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
[redacted]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redacted]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鄔。鄔屬鉅鹿。
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redacted]韋昭云：樊，東平縣名。[redacted]括地志云：
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或說右丞
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
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
丞相。[redacted]徐廣曰：八月中。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上曰：朕聞
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
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

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索隱】馴古訓字其令列
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集解】張晏曰爲吏謂以卿大夫爲卿
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索隱】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
則望而云晦日食之忽曆錯謬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
及五行志無此日蝕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蝕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
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
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
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
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
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
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
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
念外人之有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憪然猶介然也非姦非也【索隱】蘇林云憪寢視不
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皆疎音下故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
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
足【索隱】遺猶留也財字與纔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纔足充事也餘皆以給傳置
【索隱】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
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
急乘一馬曰乘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集解】應劭曰古
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
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籍蹈籍也
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集解】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
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
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
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
彊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
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
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集解】應劭曰旌旛也堯設
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集解】服虔曰堯作之
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按尸子云堯立誹
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爲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
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爲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
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
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
相約結而後相謾【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
畢祝詛也【索隱】韋昭云謾相抵闌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吏
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
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
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集解】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
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索隱】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符分而
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
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
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爲丞相
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
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
爲寇帝初幸甘泉【集解】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
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應劭云甘泉宮
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

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索隱】案：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衞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正義】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

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為將軍，軍滎陽。【集解】徐廣曰：賀姓繒，以文帝十一年卒，謚曰敬。【索隱】漢書音義：祁音遲。賀姓繒，繒古國，夏同姓也。【正義】括地志云：并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乃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集解】徐廣曰：作「去」，作「來」也。駰案：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集解】徐廣曰：漢書本或作郵字，或直云邛僰。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僰山。【正義】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邛都國，漢為縣，今嶲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不爾，更遣邛都。西有邛僰山也。又云：邛僰山在雅州滎經縣界。滎經，武德年間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也。山巖嶮，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按：即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嶲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索隱】名安，阜陵侯也。衡山王、【索隱】名勃，安陽侯也。廬江王。【索隱】名賜，周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集解】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名意，為齊太倉令，故謂太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索隱】緹音啼，鄒氏音體也。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帝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集解】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集解】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索隱】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

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集解】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集解】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爲缾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衞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勤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集解】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赤爲內史，【集解】徐廣曰赤姓董欒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集解】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索隱】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集解】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索隱】音禧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之事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集解】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爲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集解】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集解】駰案瑞應圖云玉英五常並脩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集解】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爲元年，【索隱】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音轍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集解】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索隱】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顏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迹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爲元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顏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集解】徐廣曰衞尉改名也駰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衞尉爲中大夫令非此年也

【索隱】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爲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爲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爾顔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爲中大夫按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爲車騎將軍軍飛狐【集解】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集解】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索隱】伏儼句音俱包愷音鉤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集解】徐廣曰在長安西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集解】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集解】徐廣曰在渭北駰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集解】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集解】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郭璞註三蒼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民得賣爵【索隱】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集解】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址也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集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皁綈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集解】蘇林曰假音休假借者以物借人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集解】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集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靡有兵革【集解】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集解】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集解】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索隱】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集解】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集解】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也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爲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系工爲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集解】應劭曰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爲陵號【索隱】霸是水名水徑於山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集解】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

絳人鬚也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集解】徐廣曰：悍，姓徐。駰按：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李奇曰：憑孝世爲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爲名。此蓋土諸屯也。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集解】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索隱】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索隱】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集解】駰案：漢書云乙巳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集解】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爲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爲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集解】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集解】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之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集解】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集解】徐廣曰：一作減。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集解】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集解】李奇曰：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集解】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集解】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爲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集解】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集解】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素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光遇大橫。宋昌建策，絳侯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謗，政簡刑清。綈衣率俗，露臺不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縈。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史記卷十

史記卷十考證

孝文本紀。至高陵休止。正義。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樂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有忖留神像。○京石二字不可解。水經注云。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則京石或係壘石之訛。

羣臣以禮次侍。○侍。監本訛作待。今改正。

天下人民未有嗛志。○顧炎武曰。此與樂毅傳先王以爲慊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儼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響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又膳啗之嗛於口。並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慊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慊字而誤從人。

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索隱謂帝之子爲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顧炎武曰。文帝前后死。竇氏安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

乃循從代來功臣。○余有丁曰。循謂次及之也。漢書作修字。

封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索隱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鄔。○臣世駿按。年表作清都。徐廣曰。一作鄔。索隱曰。漢表作鄔。此注誤脫漢字。但年表駟鈞以文帝元年封。前六年有罪國除。享國甚短。並無徙封之說。年表例凡始封某侯別封者。俱次第詳載。并注明轉徙絕續之由。鈞果徙封絕與表何以止錄其前封。而表則直書其以清都失國耶。恐郭都鄔鄔俱以偏傍形似而差。如曹畸曹壽曹時之類。其作鄔與鄔者。又并清字脫去耳。

白以告朕。○徐孚遠曰。白宜作丏。疑字訛也。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顧炎武曰。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正義。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晉書刑法志云。五帝畫象而民知禁。

祝茲侯軍棘門。集解。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臣祖庚按。年表。松茲侯徐厲始封。厲傳子悍。文帝七年侯悍元年也。棘門之屯。文帝後六年事。自當是悍爲將軍。其時厲死久矣。然周勃世家又明云祝茲侯徐厲軍棘門。豈悍嗣侯於文帝後七年。年表脫一後字耶。二者必有一誤。悍之與悍。亦未知孰是。

史記卷十考證

史記卷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諱啓。【正義】諡法曰：繇義而濟曰景。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集解】徐廣曰：漢書亦作係。【索隱】鄒誕生本作傒，音奚。又按：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男子二十而得傅。【索隱】音附。荀悅云：傅，正卒也。小顏云：舊法二十三而傅，今改也。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索隱】薄后也。葬芷陽西，曰少陵也。廣川、長沙王皆之國。【索隱】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正義】雨，于付反。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祋祤為縣。【集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駰按：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祋祤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如徐所云。【索隱】鄒誕生祋音都會反，又音丁活反。祤音羽，又音詡。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集解】徐廣曰：雒一作淮。【索隱】漢書作淮陽王宮災，故一徙王於魯也。吳王濞、【正義】音披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二年封，三十三年反。年表云都吳，其實在江都也。楚王戊、【正義】高祖弟楚王交孫，二十一年反，都彭城。趙王遂、【正義】高祖孫，幽王友子，嗣二十六年反，都邯鄲。膠西王卬、【正義】卬，五郎反。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昌侯，十年反，都密州高密縣。濟南王辟光、【正義】辟，音壁。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反。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川長山縣西北三十里。菑川王賢、【正義】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括地志云：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膠東王雄渠【正義】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也。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蓺等【正義】蓺，魚曳反。字亦作藝，音同。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正義】地理志云：魏其屬琅邪。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索隱】韋昭云：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正義】濟，子禮反。濟北國，今濟州盧縣，即濟北王所都。為菑川王，淮陽王餘【正義】淮陽國，今陳州。為魯王，【正義】今兗州曲阜縣。汝南王非【正義】汝南國，今豫州。為江都王。【正義】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濞所都。反誅，景帝改為江都國，封皇子非也。齊王將廬、【正義】齊國，青州臨淄也。將廬，齊悼惠王之孫，襄王之子。年表云燕王嘉皆薨。【集解】徐廣曰：表云五年薨。【索隱】廬，悼惠王孫，齊王襄之子，漢書作閭。嘉，劉澤之子。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正義】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按杜作壽陵也。復置津關，用傳出入。【集解】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之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索隱】傳，音丁戀反。冬，以趙國為邯鄲郡。【集解】駰案：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為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索隱】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系家，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也。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為隆慮侯。【索隱】音林閭。避殤帝諱改之。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正義】括地志云：建陵故縣在沂州承縣界。江都丞相嘉為建平侯，【集解】徐廣曰：姓程。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正義】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趙丞相嘉為江陵侯，【集解】徐廣曰：姓蘇。故將軍布為鄃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集解】徐廣曰：殖一作填。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正義】臨江，忠州縣。雖王臨江而都江陵。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索隱】條，他彫反。字亦作蓧，音同。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索隱】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兄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兒也。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為繩侯，【集解】徐廣曰：平，一作應。【索隱】苛，周昌之兄。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集解】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韋昭云：張尚子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王悍子棄。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索隱】漢書表云：中三年，安陵侯子單、桓侯賜、遒侯陸彊、容城侯徐盧、易侯僕黥、范陽侯代、翕侯邯鄲七人，以匈奴王降，皆封為列侯。按紀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為首降。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索隱】按：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索隱】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索隱】年表云：惠景間亞王侯盧他之、龍盧侯陳留乘氏侯劉買、桓邑侯劉明、蓋侯王信。按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三年，匈奴王二人降，封為列侯。惠景間表云匈奴王降為侯者有七人，疑其五人是十侯之數。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正義】城陽，今濮州雷澤縣古城陽也。共音恭，謚法敬事曰恭。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正義】表云：分梁置也。子彭離為濟東王，【正義】表云：分梁置也。子定為山陽王，【正義】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屬兗州。子不識為濟陰王，【正義】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屬兗州。案今曹州是也。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也。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將行為大長秋，【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集解】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謚官，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索隱】鄭玄云：命者五，謂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是九也。奉常為太常，【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索隱】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故漢書景紀有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臚，附也，以言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臚之在外附於身也。復有大行令，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謚，列侯薨則大行奏謚。按：大行令即鴻臚之屬官也。治粟內史為大農，【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為二千石，【集解】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索隱】主天子之私財曰小內。小內即屬大內也。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集解】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後元年復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集解】徐廣曰：丙一作甲。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索隱】姓衛。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索隱】郅，真栗反。郅都傳云：匈奴刻木為郅都而射，不中。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緵布。【索隱】衣，於既反。緵，祖工反。緵，八十縷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縷。止馬舂。【索隱】止人為馬舂粟，為歲不登也。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集解】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又省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正義】衡山國，今衡州。河東，今蒲州。雲中郡，今勝州。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集解】徐廣曰：一作書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正義】天庭即龍星右角也。按石氏星傳曰：龍在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集解】皇甫謐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集解】駰案：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甫謐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集解】蘇林曰：蚡音鼢。【索隱】蚡音扶粉反。按外戚世家，皇太后母臧兒初嫁王氏，生子信，而寡，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索隱】主父偃上言，令天子下推恩之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卒以安也。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索隱述贊】景帝即位，因脩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儉。制度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起凶慝。提局成釁，拒輪致惑。晁錯雖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梟掠，立翦牟賊。如何太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史記卷十一

史記卷十一考證

孝景本紀。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集解。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傒。音奚。又按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表亦作嘉。與此互異。表又作武陽。并封邑亦不同。

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余有丁曰。綰卽前六年用中尉封者。此複出。

令徒隸衣七緵布。正義。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縷。○縷係緵字之誤。

史記卷十一考證

史記卷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孝武本紀第十二

【集解】駰案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先生名少孫漢博士【索隱】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之間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為然

孝武皇帝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諱徹【正義】謚法云克定禍亂曰武孝景中子也。【正義】按景十三王傳廣川王以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則帝第九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集解】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集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索隱】薦音搢搢挺也言挺笏於紳帶之間事出禮內則今作薦者古字假借爾漢書作搢紳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正義】城南長安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集解】徐廣曰纖微伺察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索隱】漢書孝武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令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畤。【正義】畤音止括地志云五帝畤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畤者神靈之所止按五畤者鄜畤密畤吳陽畤北畤先是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下畤祭赤帝漢高祖作北畤祭黑帝是五畤也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集解】徐廣曰蹏音啼【索隱】鄒誕生音斯觀名也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集解】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索隱】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韋昭云先姒後娣宛音冤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集解】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駰案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儀比長公主【索隱】徐云武帝外祖母則是臧兒也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集解】李奇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索隱】如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為今之竈神司馬彪注莊子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弘範音誥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集解】徐廣曰姓趙景帝時絕封入以主方。【集解】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劉按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集解】如淳曰物鬼魅也瓚曰物藥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集解】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嘗從武安侯飲，【集解】服虔云田蚡也韋昭云武安屬魏郡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

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集解】服虔曰地名有臺也瓚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正義】括地志云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里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曰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奈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賑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君何卽此也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集解】服虔云古之真人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索隱】齊音分劑之劑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集解】韋昭曰人姓名【索隱】音直僞反史寬舒受其方【索隱】案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誘忌【集解】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索隱】亳山陽縣名姓謬名忌居亳故下稱謬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正義】按樂汁徵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泰一宋均以爲天一泰一北極之別名春秋緯云紫宮天一之別名文名紫宮天皇靈魄寶之所理也泰一佐曰五帝【正義】五帝五天帝也國語注云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汁光紀黃帝含樞紐尚書帝命驗云蒼帝名靈威仰赤帝名文祖黃帝名神斗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佐者謂配祭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集解】徐廣曰一云日一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集解】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冥羊【集解】服虔曰神名也用羊祠馬行【正義】神名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地長【正義】丁丈反三並神名用牛武夷君【正義】神名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集解】案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索隱】按食貨志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以薦璧得以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幣率鹿皮方尺直金一斤以發瑞應造白金焉【集解】【索隱】白金三品武帝所鑄也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也平準書云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錢譜云白金第一其形圓如錢肉好圓文爲一龍白銀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長好上下文爲二馬白銀第三其形似龜肉好小是文爲龜甲也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集解】韋昭曰楚人謂麋爲麃【索隱】麃音步交反按韋昭云體若麕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麕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爲麃又周書王會云麃者若麕爾雅云麕大麃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獲一角獸若麃謂之麟是也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正義】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獸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正義】力召反燔也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集解】晉灼曰符瑞也瓚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辠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正義】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集解】徐廣曰齊懷王

閼之母也【索隱】按桓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嫕婉【正義】漢書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與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正義】飯房晚反書絹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索隱】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日使者籍貨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捕驗間無蹤跡也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集解】蘇林曰僊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索隱】服虔云用梁百頭按今字皆作柏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柏為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七圍以銅為之上有僊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脩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集解】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索隱】湖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為近宜春亦甚疎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集解】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索隱】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姓或曰發樹根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集解】韋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集解】孟康曰良已盡已愈也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集解】服虔曰立此便宮也瓚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祓音廢除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集解】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正義】括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處神君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索隱】書音畫按畫一之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集解】蘇林曰得黃龍鳳皇諸瑞以名年【正義】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至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改元以建元為始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集解】徐廣曰按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集解】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桓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楊惲繼此而稱耳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駰按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也【索隱】漢書舊儀作葵上者蓋河東人呼誰與葵同故爾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

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索隱】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侵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爾。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爲小顏也。其春，樂成侯【集解】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欒大俱誅也。【索隱】韋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名義，未詳爾。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集解】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集解】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索隱】韋昭云羨門古仙人。應劭曰名子高。顧以爲臣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鬬旗，旗自相觸擊。【正義】音其。又本或作棋。說文云棋，博棋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石，用塗棊頭，曝乾之，置局上，即相拒不止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鍊丹砂鉛錫爲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正義】顏師古云皋，水旁地也。廣平曰陸。言水大泛溢，自皋及陸，而築作隄繇役甚多，不暇休息也。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集解】韋昭曰言欒大能通天意，故封樂通。【索隱】樂通在臨淮高平縣。乾稱『蜚龍』，『鴻漸于般』，【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欒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遂若飛龍在天。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集解】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也。賜列侯甲第，【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韋昭曰當在服御。【索隱】孟康云斥，不用之車馬是也。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集解】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駰按此帝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集解】地理志云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集解】徐廣曰太主，武帝姑也。駰按韋昭曰竇太后之女也。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集解】服虔曰搤，手曰搤。瓚曰搤，執持也。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集解】應劭曰巫名。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集解】應劭曰魏，故魏國也。脽，若丘之類。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索隱】說文掊，把也。音步溝反。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集解】韋昭曰款，刻也。【索隱】識猶表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

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
從行上薦之【集解】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甘泉將薦之於天也至中山【集解】
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西【索隱】此山在馮翊谷口縣西近九嵕山土人呼為中山河渠書韓
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邸此山也晏溫【集解】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
溫也【索隱】許慎注淮南云晏無雲也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
因以祭云至長安【集解】徐廣曰上言從行薦之或曰祭鼎也公卿大夫
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
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鼎曷為
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索隱】師古以太帝即太昊
伏羲氏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皆嘗鬺烹【集解】徐廣曰烹煮也鬺音觴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索隱】言鼎以鬺烹牲而饗
嘗也鬺字又作鬺音觴漢書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也以象三德鬲音歷謂足中不實者名之也上
帝鬼神【索隱】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烹酌也遭聖則興【正義】遭逢也鼎雖淪
泗水逢聖興起故出汾陰西至甘泉也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
【正義】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以為監戒屋上棧下使通天地
陰陽之氣周禮衰國將危民故宋之社為亡殷後也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
自堂徂基【正義】此以下至胡考之休是周頌絲衣之詩自堂徂內往外基門內塾也鄭玄
云門側之堂謂之塾繹禮輕使士升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自羊徂牛充庖乃舉鼎告
潔禮之文也自羊徂牛【正義】自堂往基先視羊後及牛也毛萇云先小後大也鼐
鼎及鼒【集解】韋昭曰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不虞不驁胡考
之休【索隱】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按何承天云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口大言也
此作虞者虞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騶虞字也今鼎至甘泉光
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集解】韋昭曰與
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為符【集解】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
或曰符謂瑞應也路弓乘矢【集解】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

祠大饗【集解】徐廣曰一云大報饗祠也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
【集解】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鼎於其廟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
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蓬萊
方丈瀛洲渤海中三神山也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
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
【索隱】以雍地形高故云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
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
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
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索隱】
鄭玄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申區者非藝文志作鬼容區也區對曰黃
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
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正義】率音律又
音類又所律反三音並通後皆放此也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
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
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
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功【集解】駰案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
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
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
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
二王【正義】河圖云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君也唯黃帝得上
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
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集解】應劭曰黃帝時
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
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
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
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
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redacted]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
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
口也[redacted]徐廣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redacted]服虔云寒門黃帝所僊之處
小顏云谷中山之谷口漢時爲縣今呼爲冶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黃帝采
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redacted]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坂荊山在馮翊
懷德縣鼎既成有龍垂胡頿下迎黃帝[redacted]顏師古云胡謂頷下
垂肉也頿其毛也故童謠曰何當爲君鼓龍胡是也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
上龍七千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
龍頿龍頿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
乃抱其弓與龍胡頿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redacted]括地志云湖水源出虢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其弓曰
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
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
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redacted]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一百里幸甘
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
壇三垓[redacted]徐廣曰垓次也駰按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redacted]鄒氏曰垓一作陔言壇階
三重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
鬼道[redacted]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
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
獨有俎豆[redacted]韋昭曰無犛牛醴之屬醴進[redacted]師古云具一俎豆酒醴而進之一
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爲餟食[redacted]餟音竹芮反謂連綴
而祭之漢志作醊古字亦通說文曰餟祭酹也[redacted]劉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羣
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
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redacted]徐廣曰洎音居器反肉汁也駰案晉
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redacted]劉伯莊云以太羹和祭食燎之按以鹿內牛中以彘內鹿中水玄酒
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redacted]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特
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
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
朝朝日夕夕月[redacted]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
夕贊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
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筴
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
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
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redacted]括地志云漢雲
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一里有通天臺即黃帝以來祭天圜丘之處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
還有司奉瑄玉[redacted]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redacted]瑄音宣嘉牲薦饗
[redacted]漢書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
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
因此地光域[redacted]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
祝領祀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
粵告禱泰一以牡[redacted]徐廣曰一作牝荊畫幡[redacted]如淳曰荊之無子者
皆以潔齊之道也晉灼曰牡荊節間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荊爲柄者也日月北斗登
龍以象天一三星爲泰一鋒[redacted]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
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駰案晉灼曰晝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太一鋒也名曰靈旗
[redacted]李奇云畫旗樹泰一壇上名靈旗畫日月北斗登龍等爲兵禱則太史奉
以指所伐國[redacted]韋昭云牡剛也荊強按用牡荊指伐國取其剛爲稱故畫此旗指之
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
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
乃誅五利[redacted]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欒大無狀上發怒乃斬之其冬公孫
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

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illegible]迂音訏誕音但迂遠也誕大也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illegible]亦謂太昊[illegible]泰帝謂太昊伏犧氏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illegible]徐廣曰瑟也及箜篌瑟自此起[illegible]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箜篌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illegible]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illegible]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illegible]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回二千里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illegible]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址廣厚也刻石紀號著己之功以續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效天禪梁父之趾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以功相傳設之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illegible]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曰射牛示親殺也[illegible]天子射牛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illegible]見應劭漢官儀也數年至且行天子

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illegible]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人皇者九人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illegible]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illegible]文穎曰嵩高山也在潁川陽城縣太室[illegible]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有石室故以名之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illegible]漢儀注云有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illegible]顏師古云以崇奉嵩高山故謂之崇高也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illegible]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祭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illegible]韋昭云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令按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illegible]駰案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

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帝初置。韋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集解】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集解】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集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集解】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集解】鄭玄曰：蛇音移。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正義】諸侯各於泰山朝宿地起第，准擬天子用事泰山而居止。天子既已封禪泰山，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集解】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茀音佩。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集解】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正義】郊祀志填星出如瓠，故顏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紀惟止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正義】壽星，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言之也。淵耀光明。信星昭見，【正義】信星，鎮星也。信屬土。土曰鎮星，漢志為得之。皇帝敬拜泰【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音秀溜。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集解】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索隱】鄒展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瓚曰：即今之泰山。還至瓠子，【集解】服虔曰：瓠子，堤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許。瓚曰：所決河名。自臨塞決河，【正義】按河渠書，武帝自臨塞決河，將軍以下皆負薪填之。留二日，沈祠而去。【正義】按：沈白馬祭河，決於是作瓠子歌，見河渠書。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集解】韋昭曰：越地人名也。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持雞骨卜如鼠卜。【正義】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上信

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集解】韋昭曰：如猶比也。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集解】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集解】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漢書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按漢書舊儀，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姚氏案：揚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有洪厓、旁皇、儲胥、弩陸，遠則有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又有高華、溫德、法相、會成宮，白虎、走狗、天梯、瑤臺、仙人、奮思觀，皆壯麗也。夏，有芝生殿防內中。【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按：生芝九莖，作芝房歌。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集解】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瓚曰：作通天臺也。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集解】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索隱】乾音干。顏師古云：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索隱】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立尸為乾封。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見而祭之。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集解】徐廣曰：在扶風汧縣。春，至鳴澤，【集解】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道縣北界。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集解】徐廣曰：元封五年也。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集解】應劭曰：灊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文穎曰：天柱山在灊縣南，有祠。浮江，自尋陽出樅陽，【正義】案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玉，或音肅。公玉，姓；帶，名。姚氏按：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二姓單複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玉況是其後也。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命，【索隱】玉帶明堂圖中為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名其道曰崑崙，言其似崑崙山之五城十二樓，故名之也。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集解】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索隱】按：贊饗之辭言天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又按：黃帝得寶鼎神筴，則泰元者，古昔上皇創曆之號，故此云泰元神筴者，周而復始也。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集解】徐廣曰：二十二日也。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集解】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蓬萊庭。【索隱】冀，漢書作幾。幾，近也；冀，望也，並通。服虔曰：蓬萊中僊人殊庭者，異也，言入僊人異域也。上還，以柏梁災故，朝受計甘泉。【索隱】顧胤云：柏梁被燒，故受計獻之物於甘泉也。顏師古曰：受郡國計簿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集解】徐廣曰：日，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

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括地志云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度爲千門萬戸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三輔黃圖曰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閶闔之內別風嶕嶢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皇故曰鳳闕也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詩云中堂有甓鄭玄云唐堂塗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潒也圖其遠反括地志云虎圈今在長安城中西偏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顏師古云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漸按王莽死此臺也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臣瓚云泰液言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鼈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乃立神明臺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關中記宮北有井幹臺高五十丈積木爲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司馬彪注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譔云井以四邊爲幹猶築牆之有楨幹又諸本多作幹一本作幹音說文云幹井欄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尚黃官名徐廣曰一無名字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爲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禺馬代駒焉一音偶孟康云寓寄龍形於木又姚氏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匹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也以候神人於執期駰案漢書音義曰執期地名也命曰迎年顏師古云迎年若言祈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岐伯張揖云岐伯黃帝太醫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汶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李陵以天漢二年敗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赤星即上靈星祠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以歲時致禮凡六祠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故云六也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諸

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孝武纂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開八道接通五城朝親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傳聲迎年祀日改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

史記卷十二

史記卷十二考證

孝武本紀魏書王肅傳云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衛宏漢書舊儀注云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蠶室有怨言下獄死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取班書補之臣照按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而顏師古則云序目本無兵書張晏云亡失此說非也信夫顧張晏所稱褚先生補書惟一紀一世家二傳而餘六篇並未著為誰氏所補又六篇中兵書既屬本無則止九篇與班固所云十篇缺者又不符合然則其五篇之果缺與否并亦難信也今擇其如孝武本紀等灼然無疑者則低一行刻以別之餘並存疑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古人疑以傳疑其為功後世豈淺耶今不聽史記之闕而補之魚目明珠混不可辨亦可惜已顧班固作史時十篇雖亡而或後人得之或今之所缺轉不至十篇之多惜載籍闕如不可得而考也至若孝武本紀更與餘篇不同自敘目內並不云孝武本紀也遷死於武帝之前安得有孝武之稱目云作今上本紀夫既曰今上本紀則自當有目無書且遷作本紀自黃帝以至武帝則自當無書而有其目班固云十篇缺並不載何十篇缺則固意數今上本紀與否尚未可知後人書起補之補之而又全錄封禪書以為孝武本紀愚陋妄謬極矣恐褚先生亦不至於此張晏所為褚先生補者亦臆說也至遷傳云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乃魏書王肅傳領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

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誠齊東之語矣又遷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事故人任安責其不能薦天下豪俊遷報書云云具載本傳書云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償僕前辱之失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是遷被腐刑久而書尚未成也乃衛宏舊漢儀注云太史公作景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是書成於救李陵之前何其謬哉且馬遷本傳但云遷死其書稍出並不言其下獄死而衛宏又以爲武帝以遷有怨言下獄死皆所爲無稽之談也

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集解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駰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臣世駿按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此明脫舍人二字徐裴紛紛持疑未相覈對耳

而使黄鍾史寬舒受其方集解韋昭曰人姓名駰案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臣召南按始皇紀云過黄腄注云地理志東萊有黄縣腄縣恐史寬舒蓋黄腄閒人鍾與腄字體小異或傳寫各別只是地名非別有黄鍾其人也年表有鍾侯索隱曰縣屬東萊字亦從金不從月

神君最貴者大夫○封禪書言最貴者太一此作大夫疑傳寫之誤

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臣照按封禪書無天道將軍四字此有之疑天道卽大通傳寫之誤後人不知妄加以此爲四金印耳其實合五利將軍爲四也下文云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卽天士地士大通之解也下天道將軍則刻玉印立白茅上受之

上帝鬼神集解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亯烹酌也○或曰亯烹酌也六字宜在前徐廣曰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下錯簡在此

宋之社亡正義覆上棧下使通天地陰陽之氣○通上宜有不字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姚氏按揚雄云○云字宜作傳下乃班固漢書之文非甘泉賦中語也

芝生殿防內中○臣照按隸辨曰校官碑蓋並字公防按卽防字唐公房碑君字公房房亦作防隸釋云隸法房字其戶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據此則今本史記武帝紀芝生殿內防中漢書溝洫志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皆防字傳寫之誤內中二字必有一衍或曰按爾雅防卽今屏風防若是屏風諸儒必有註解今無之知防爲房之訛也

史記卷十二考證

史記卷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三代世表第一

[redacted]應劭云表者録其事而見之按禮有表記而鄭玄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redacted]言代者以五帝久古傳記少見夏殷以來乃有尚書略有年月比於五帝事迹易明故舉三代爲首表表者明也明言事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redacted]按此表依帝繫及系本其實敘五帝三代而纂唯名三代系表者以三代代系長遠宜以名纂且三代皆出自五帝故敘三代要從五帝而起首也劉氏云尚猶久古也尚矣之文元出大戴禮彼云黃帝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redacted]譜布也列其事也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redacted]諜音牒牒者記系謚之書也下云稽歷譜諜謂歷代之譜諜也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redacted]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云終始五德之傳也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redacted]按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蓋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諜及尚書集而紀黃帝以來爲系表也厲王奔彘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皇甫謐云共伯和干王位則以共國伯爵和其名也干王位言篡也與史遷之說不同蓋異說耳

帝王世國號	顓頊屬	俈屬	堯屬	舜屬	夏屬	殷屬	周屬
黃帝號有熊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玄囂	黃帝生玄囂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玄囂	黃帝生玄囂
帝顓頊 黃帝孫起黃帝至顓頊三世	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	玄囂生蟜極	玄囂生蟜極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redacted]系本作窮係宋忠云窮係謚也	昌意生顓頊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帝俈 黃帝曾孫起黃帝至帝俈四世號高辛		蟜極生高辛高辛生帝俈[redacted]黃帝玄孫	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		高辛生卨	高辛生后稷爲周祖
帝堯 起黃帝至俈子五世號唐堯			放勛爲堯	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		卨爲殷祖	后稷生不窋
帝舜 黃帝玄孫之玄孫號虞				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	顓頊生鯀鯀生文命[redacted]漢書顓頊五代而生鯀此及帝系皆云顓頊生鯀是古文闕其代系也	卨生昭明	不窋生鞠
帝禹 黃帝耳孫號夏					文命是爲禹	昭明生相土	鞠生公劉
帝啓 伐有扈作甘誓						相土生昌若	公劉生慶節

帝太康

帝仲康 太康弟

帝相

帝少康

帝予 [illegible]直呂反。[illegible]亦作宁。相爲澆所滅，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其子予復禹績。

帝槐 [illegible]音回。一音懷。系本作芬。

帝芒 [illegible]音亡。一作荒。

帝泄 音薛。[illegible]

帝不降

帝扃 [illegible]不降弟。古熒反。

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

冥生振。

振生微，微生報丁。

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

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

主癸生天乙，是爲殷湯。從湯至黃帝十七世。

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

差弗生毀渝，毀渝生公非。

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

亞圉生公祖類。

公祖類生太王亶父。

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昌，益易卦。

文王昌生武王發。

帝廑 [illegible]其斬反。又音勤。

帝孔甲 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皋 [illegible]宋忠云：墓在崤南陵。

帝發 [illegible]帝皋子也。系本云帝皋生發及履癸，履癸一名桀。

帝履癸 是爲桀。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 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 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仲壬 外丙弟。

帝太甲 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帝沃丁 伊尹卒。

帝太庚 沃丁弟。

帝小甲 太庚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illegible]殷本紀及系本皆云小甲太庚子。

帝雍己 小甲弟。

帝太戊 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帝中丁

帝外壬 中丁弟。

帝河亶甲 外壬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祖辛弟。[illegible]系本作開甲。

帝祖丁 祖辛子。

帝南庚 沃甲子。

帝陽甲 祖丁子。

帝盤庚 陽甲弟。徙河南。

帝小辛 盤庚弟。

帝小乙　小辛弟。

帝武丁　雉升鼎耳雊，得傅說。稱高宗。

帝祖庚

帝甲　祖庚弟。淫。徐廣曰：一云淫德殷衰。

帝廩辛　或作馮辛，系本作祖辛，誤也。按上祖乙已生祖辛，故知非也。

帝庚丁　廩辛弟。殷徙河北。

帝武乙　慢神震死。

帝太丁

帝乙　殷益衰。

帝辛　是為紂。弒。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伐殷　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成王誦 本或作庸，非。	康王釗 刑錯四十餘年。克堯反，又音昭。
魯	周公旦。初封，武王弟。	魯公伯禽。
齊	太公尚。初封，文王、武王師。	丁公呂伋。
晉	唐叔虞。初封，武王子。	晉侯燮。
秦	惡來。助紂，父飛廉有力。初封。	女防。
楚	熊繹。繹父鬻熊。初封，事文王。	熊乂。
宋	微子啟。初封，紂庶兄。	微仲，啟弟。
衛	康叔。初封，武王弟。	康伯。康叔子，王孫牟父也。
陳	胡公滿。初封，舜之後。	申公。
蔡	叔度。初封，武王弟。	蔡仲。
曹	叔振鐸。初封，武王弟。	
燕	召公奭。初封，周同姓。	九世至惠侯。

	昭王瑕 南巡不返。不赴，諱之。音還。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左，涉漢中流而隕，由靡承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也。	穆王滿 作甫刑。荒服不至。	恭王伊扈	懿王堅 周道衰，詩人作刺。	孝王辟方 懿王弟。	夷王燮 懿王子。	厲王胡 以惡聞遇亂，出奔，遂死于彘。	共和 二伯行政。
魯	考公	煬公，考公弟。	幽公	魏公。系本作微公，名弗甚。	厲公	獻公，厲公弟。	真公	武公，真公弟。
齊	乙公	癸公	哀公	胡公	獻公，弒胡公。	武公		
晉	武侯	成侯	厲侯	靖侯				
秦	旁皋	大几	大駱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楚	熊䵣。吐感反，又徒感反，又杜減反，鄒氏又作音點。	熊勝	熊煬	熊渠	熊無康	熊摯紅	熊延，紅弟。	熊勇
宋	宋公	丁公	湣公，丁公弟。	煬公，湣公弟。	厲公	釐公		
衛	孝伯	嗣伯	疌伯。音捷。	靖伯	貞伯	頃侯	釐侯	
陳	相公	孝公	慎公	幽公	釐公			
蔡	蔡伯	宮侯	厲侯	武侯				
曹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燕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 褚先生名少孫元成間為博士張夫子未詳 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 按上契及后稷皆帝嚳子此云黃帝子者謂是黃帝之子孫耳按嚳是黃帝曾孫而契稷是玄孫也 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柰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 按史所引出詩緯故曰詩傳殷本紀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狄取而吞之 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 詩云土 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 有邰氏之女也韋昭云姜姓嫄字也 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 抱音普茅反又如字 抱 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脩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 言太伯之讓季歷居吳不返者欲使傳文王武王撥亂反正成周道遂天下生生之源本也 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氾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脩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 按系本蜀無姓相承云黃帝後世子孫也且黃帝二十五子分封賜姓或於蠻夷蓋當然也蜀王本紀云朱提有男子杜宇從天而下自稱望帝亦蜀王也則杜姓出唐杜氏蓋陸終氏之胤亦黃帝之後也 譜記普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與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立封其支庶於蜀歷虞夏商周衰先稱王者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巂等處 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 按系本云霍國真姓後周武王封弟叔處於霍是姬姓亦黃帝後也 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 蓋謂五行讖緯之說若今之童謠也 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 一本作白燕按霍光平陽人平陽今晉州霍邑本秦時霍伯國漢為彘縣後漢改彘曰永安隋又改為霍邑邇檢記傳無白燕之名疑白燕是鄉之名 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 謂昭帝也 卻行車 言霍光持政擅

禮遷帝令如御行車使不驚也。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索隱】謂年老為方士最功也。會旗亭下，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曰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為臣言，豈不偉哉！【索隱】褚先生蓋腐儒也。設主客，引詩傳云契棄無父，及據帝系皆帝嚳之子是也。而末引蜀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而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輒云豈不偉哉，亦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高辛之胄，大啟禎祥。脩己吞薏，石紐興王。天命玄鳥，簡狄生商。姜嫄履跡，祚流岐昌。俱膺歷運，互有興亡。風餘周召，刑措成康。出彘之後，諸侯日彊。

史記卷十三

史記卷十三考證

三代世表○臣德齡按五帝時以天下爲公器子賢
則傳子子不賢則更擇人故黃帝不立其子元囂
昌意而立其孫高陽高陽不立其子窮蟬而立其
族子高辛高辛以長而立摯摯廢堯踐大位內外
咸服略無疑阻及堯禪舜舜禪禹皋大統之傳若
行所無事公天下之勢使之然也自禹底定山川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勢乃不得不家天下蓋運會
自然而然非禹有所利於其間自是而大統歸於
一姓禪讓不可復行曰夏曰殷曰周遞紹五帝列
爲三代立監萬世史遷表而敘之所以作以後萬
萬世有天下者之模範也以本紀首述五帝而三
代世系又皆出於黃帝故仍自黃帝敘起而名其
篇則曰三代世表司馬貞索隱但以三代代系計
論似未竟其義

周屬

差弗生毀隃○本紀隃作隃

夏

帝芒索隱音亡一作荒○監本作一作蘆人今改正

殷

帝小甲索隱小甲太庚子○監本庚訛作康今改正
帝中丁○監本注云俗本作仲丁臣照按此注既非
集解亦非索隱正義不知爲誰氏之語且中即仲
古字作中耳非有異義也史記內古字甚多不應
獨注此一字今刪

帝廩辛索隱或作馮辛系本作祖辛誤也按上祖乙
已生祖辛故知非也○臣照按禮記云周人以諱
事神是諱名之典始于周人殷未有也自廩辛以
前莫不以十干爲名則同名者多矣何獨疑焉雖
系本作祖辛未知是否然索隱之說固非也

周

周武王伐殷○臣照按上文云殷湯代夏氏則此亦
應云周武王代殷

昭王瑕索隱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爲左○本
紀由作游

楚

熊鷙紅○世家鷙作摯

殷社芒芒○秦藩本有詩云土三字注今從之臣照
按毛詩本文作宅殷土芒芒今曰殷社不得謂之
芒芒也先儒必有引詩以証其失者特此三字不
知其爲集解歟索隱歟正義歟姑仍秦藩本之舊
俾後世有考凡卷內未經添明集解等除文字者
俱放此

史記卷十三考證

史記卷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索隱】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吳而敘之者闔閭霸盟上國故也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索隱】按劉杳云三代系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為春秋學者有年曆譜諜之說故杜元凱作春秋長曆及公子譜蓋因於舊說故太史公得讀焉也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集解】鄭玄曰師摯太師之名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索隱】鄒氏及劉氏箸皆音直慮反卽筯也今按箕子云為象箸必為玉杯則箸者是櫡也音治略反唏歎聲音許既反又音希希亦聲餘故記曰夫子曰嘻其甚也亦音歆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索隱】惡音烏故反過音古臥反故國語云厲王止謗道路以目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正義】彘地名在河東後為永安縣也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索隱】挾音協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索隱】伯音霸五伯者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諸侯恣行【索隱】行音下孟反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為介一云介者夾也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索隱】去音羌呂反重音逐龍反言約史記修春秋去其重複之文也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索隱】傳音逐宣反為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索隱】鐸椒所撰名鐸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辭故也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索隱】按其文八篇藝文志云十五篇虞卿撰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索隱】荀況孟軻韓非皆著書自稱子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固傳詩者也漢相張蒼歷譜五德【索隱】按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也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索隱】作春秋繁露是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索隱】數音疎具反謂陰陽術數之家也隆於神運【集解】徐廣曰一作通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索隱】觀音官難音奴丹反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集解】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也要刪焉【索隱】言表見春秋國語本為成學之人攻文之士以欲覽其要故刪為此篇焉

周
魯
齊
晉
秦
楚
宋
衛
陳
蔡
曹
鄭
燕
吳

	庚申
	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redacted]徐廣曰自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
眞公濞[redacted]系本作慎公摯鄒誕本作慎公濞眞公伯禽之玄孫	十五年一云十四年
武公壽[redacted]太公五代孫獻公子也宋忠曰武公十年宣王大臣共行政故號曰共和十四年宣王卽位	十年
靖侯宜臼[redacted]唐叔五代孫厲侯之子宋忠曰唐叔已下五代無年紀	十八年
秦仲[redacted]非子曾孫公伯之子宣王命爲大夫誅西戎也	四年
熊勇[redacted]楚芊姓鬻熊之後因氏熊熊勇熊延之子熊繹九世孫	七年
釐公舉[redacted]微仲七代孫厲公之子	十八年
釐侯[redacted]康叔七代孫頃侯之子頃侯賂周始命爲侯	十四年
幽公寧[redacted]胡公五代孫也	十四年
武侯[redacted]蔡仲五代孫也	二十三年
夷伯[redacted]名喜振鐸六代孫也	二十四年
惠侯[redacted]召公奭九世孫也	二十四年

				甲子		
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redacted]宣王少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宣王厲王之子也	二 厲王子居召公宮是爲宣王	三	四	五	六	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釐侯司徒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熊嚴元年	二	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夷侯元年	二	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甲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宣王即位，共和罷。[illegible]二相還政宣王，稱元年也。	宣王元年。厲王子。	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熊霜元年	二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惠公覸元年。[illegible]覸音閑，又音下板反。	二	三	四	五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陳釐公孝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曹幽伯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釐侯莊元年

	三	四	五	六	七	
	武公敖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六	齊厲公無忌元年	二	三	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晉獻侯籍元年	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莊公元年	[illegible]其名也。[illegible]按秦之先公並不記名，蓋非其名。
	三	四	五	六	熊徇元年	
	六	七	八	九	十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戴伯鮮元年	二	三	四	五	
[illegible]徐廣云一無莊字。按燕失年紀及君名，此言莊者衍字也。	二	三	四	五	六	

			甲申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七	八	九	十	懿公戲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文公赤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穆侯弗生元年。[redacted]按系家名費生，或作潰生，系本名弗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武公和元年	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甲午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六	七	八	九	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為君，稱為諸公子，云伯御，武公孫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生，則生是穆公之名，費潰弗不同耳	二	三	四取齊女為夫人	五	六	七以伐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釐侯所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鄭桓公友元年。始封。周宣王母弟。[redacted]宣王二十二年封之。鄭立三十六年，與幽王俱死犬戎	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甲辰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成公說元年【索隱】系家說作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條生太子仇	八	九	十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後亂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熊鄂元年	二	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惠公薨	宋戴公立元年	二	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十一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爲孝公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八	九	齊莊公贖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楚若敖元年【索隱】熊儀也號若敖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六	陳武公靈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	曹惠伯雉元年【索隱】雉一作兕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頃侯元年	二	三

甲寅										甲子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幽王元年	二 三川震	三 王取褒姒	四	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晉殤叔元年	二	三	四 仇攻殺殤叔，立爲文侯	晉文侯仇元年	二	三	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襄公元年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陳夷公說元年	二	三	陳平公燮元年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幽王爲犬戎所殺	平王元年 東徙雒邑	二	三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魯惠公弗生元年 [illegible] 系家作弗湟[illegible]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始列爲諸侯	八 初立西畤，祠白帝	九	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以幽王故，爲犬戎所殺	鄭武公元年 [illegible] 名滑突，滑一作掘，並音胡忽反	二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甲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本作弗皇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一	十二伐戎至岐而死	秦文公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楚霄敖元年	索隱按系家若敖子熊坎立是為霄敖此作霄敖熊是霄學為霄也劉伯莊但讀字而音更不分析	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宋武公司空元年	二	三		四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四	燕哀侯元年	二	燕鄭侯元年	二		三

				甲申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作鄜畤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楚蚡冒元年	索隱鄒氏云蚡一作粉音憤冒音亡報反又音默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衛莊公楊元年		二	三	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陳文公圉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他他
蔡共侯興元年	二	蔡戴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五	三十六	曹穆公元年	二	三		曹桓公終生元年	二	三
十取申侯女武姜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生莊公寤生		十五	十六	十七生太叔段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甲午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晉昭侯元年。封季弟成師於曲沃。曲沃大於國。君子譏曰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作祠陳寶	二十	二十一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生魯桓公母	宋宣公力元年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母蔡女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陳文公卒
	七	八	九	十	蔡宣侯措父元年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人亂自曲沃始矣	二	三	四	五	六	潘父殺昭侯。納成師不克。昭侯子立。是爲孝侯。[redacted]昭侯文侯仇之子系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楚武王立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愛妾子州吁。州吁好兵	十八	十九
	陳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七	母欲立段。公不聽。鄭莊公寤生元年。祭仲生	二	三	四	五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甲辰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家云晉大臣潘父殺昭侯迎曲沃桓叔晉人攻之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夫人無子桓公立衛桓公完元年	二 弟州吁驕桓黜之出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甲寅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六十三	六十四	齊釐公祿父元年	二 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孫毋知也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曲沃桓叔成師卒子代立爲莊伯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曲沃莊伯殺孝侯晉人立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公卒命立弟和爲穆公	宋穆公和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穆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四十六	魯隱公息姑元年。母聲子。【集解】徐廣曰：春秋隱元年，歲在己未。【索隱】系家名息，系本名息姑也。	二
	八	九	十
孝侯子郤爲鄂侯。	晉鄂侯郤元年。曲沃彊於晉。【索隱】有本郤作都者，誤也。鄂，邑；郤，其名。	二	三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段作亂，奔。	二十三　公悔，思母。
	十六	十七	十八

				甲子	
	五十一	桓王元年。	二　使虢公伐晉之曲沃。	三	四
	三　二月，日蝕。	四	五　公觀魚于棠。君子譏之。	六　鄭人來渝平。	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	五	六　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爲哀侯。	晉哀侯光元年。	二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九　公屬孔父立殤公。馮奔鄭。	宋殤公與夷元年。	二　鄭伐我。我伐鄭。	三	四
	十五	十六　州吁弒君自立。	衛宣公元年。晉共立之。討州吁。	二	三
	二十五	二十六　衛石碏來告，故執州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不見，穿地相見。	二十四　侵周，取禾。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始朝王，王不禮。	二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八 易許田君子譏之	九 三月大雨震電	十	十一 大夫翬請殺桓公求為相公不聽卽殺公	魯桓公九元年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為魯夫人 索隱 九一作兀音五忽反徐廣云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	四	五	六	七
秦寧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五	六	七 諸侯敗我我師與衛人伐鄭	八	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蔡桓侯封人元年	二	三	四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二十九 與魯祊易許田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以璧加魯易許田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甲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伐鄭	十四
作軌 二 宋賂以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	三 翬迎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	四	五	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山戎伐我
八	晉小子元年	二	三	曲沃武公殺小子周伐曲沃立晉哀侯弟湣為晉侯晉侯
六	七	八	九	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侵隨隨為善政得止
華督見孔父妻好悅之華督殺孔父及殺殤公宋公馮元年華督為相	二	三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第他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陳厲公他元年 索隱 他音
五	六	七	八	九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伐周傷王	三十八 太子忽救齊齊將妻之
燕宣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毋知釐公令秩服如太子
湣元年[redacted]湣音旻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一	十二	秦出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十六	三十七伐隨弗拔但盟罷兵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六	七	八	九	十執祭仲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太子伋弟壽爭死	十九	衛惠公朔元年
徒何反陳大夫五父後立蠶厲公	二生敬仲完	三周史卜完後世王齊	四	五	六	七公淫蔡蔡殺公	陳莊公林元年桓公子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曹莊公射姑元年	二	三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鄭厲公突元年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甲申				
二十二	二十三	莊王元年生子頹	二有兄弟	三	四周公欲殺王而立子克王
十四	十五天王求車非禮	十六公會曹謀伐鄭	十七日食不書日官失之	十八公與夫人如齊齊侯通焉使彭生殺公於車上	魯莊公同元年
三十三	齊襄公諸兒元年貶毋知秩服毋知怨	二	三	四殺魯桓公誅彭生	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三父殺出公立其兄武公	秦武公元年伐彭至華山	二	三	四	五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	三朔奔齊立黔牟	衛黔牟元年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哀侯獻舞元年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諸侯伐我報宋故	四祭仲立忽公出居櫟	鄭昭公元年忽毋鄧女祭仲取之	二渠彌殺昭公	鄭子亹元年齊殺子亹昭公弟	鄭子嬰元年子亹之弟
十三	燕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甲午
誅周公克奔燕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五與齊伐衛納惠公	六	七星隕如雨與雨偕
	六	七	八伐紀去其都邑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王伐隨夫人心動王卒軍	中	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	二伐申過鄧鄧人曰楚可取鄧侯不許	三
	十九	宋湣公捷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齊立惠公黔牟奔周
	陳宣公杵臼元年杵臼莊公弟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六	七	燕莊公元年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釐王元年
八子糾來奔與管仲俱避毋知亂	九魯欲與糾入後小白齊距魯使生致管仲	十齊伐我為糾故	十一臧文仲弔宋水	十二	十三曹沫劫桓公反所亡地
十二毋知弒君自立	齊桓公小白元年春齊殺毋知	二	三	四	五與魯人會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	五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楚	六伐蔡獲哀侯以歸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宋大水公自罪魯使臧文仲來弔	十萬殺君仇牧有義	宋桓公御說元年莊公子
衛惠公朔復入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楚虜我侯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甲辰	
二	三	四		五	惠王元年，取陳后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六	七 始霸，會諸侯于鄄	八		九	十
二十七	二十八 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周，周命武公爲晉君，幷其地	晉武公稱幷晉，已立	二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二十九 武公卒，子詭諸立，爲獻公	晉獻公詭諸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葬雍，初以人從	死	秦德公元年。武公弟	二 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
十	十一	十二 伐鄧，滅之		十三	楚堵敖艱元年。[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勤。[illegible]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四	鄭厲公元年。厲公亡後七歲復入	二 諸侯伐我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 燕、衛伐王	王奔溫，立子頹	三	四 誅頹，入惠王	五 太子母早死。惠后生叔帶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陳完自陳來奔，田常始此也。[illegible]齊桓
	二		三	四	五 伐驪戎，得姬
	秦宣公元年		二	三	四 作密畤
囏音艱。系家作莊敖，劉音壯。此作堵敖，劉氏云亦作杜。堵、杜聲相近，又與系家乖，未詳其由也。	二		三	四	五 弟惲殺堵敖自立
	七 取衛女，文	公弟	八	九	十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厲公子完奔齊
	二十		蔡穆侯肸元年	二	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五		六	七 救周亂，入王	鄭文公捷元年
	十六 伐王，王奔溫，	立子頹	十七 鄭執我仲父	十八	十九

					甲寅		
	六	七	八	九	十賜齊侯命	十一	十二
	二十三公如齊觀社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公十四年陳宣公二十一年周惠王之五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六	七	八盡殺故晉侯群公子	九始城絳都之	十	十一	十二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楚成王惲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衛懿公赤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十一	曹釐公夷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莊公弟叔牙鴆死子般季友奔陳立湣公	魯湣公開元年	二慶父殺湣公季友自陳立申為釐公殺慶父
	二十二	二十三伐山戎為燕也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夷吾居屈驪姬故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伐魏耿霍始封趙夙耿畢萬魏始此	十七申生將軍君子知其廢
	十二	秦成公元年	二	三	四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五	六	七	八翟伐我公好鶴士不戰滅我國	國怨惠公亂滅其後更立黔牟弟衛戴公元年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七	八	九	曹昭公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甲子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魯釐公申元年哀姜喪自齊至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七殺女弟魯莊公夫人淫故	二十八爲衛築楚丘救戎狄伐	二十九與蔡姬共舟蕩公公怒歸蔡姬	三十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責包茅貢	三十一	三十二
十八	十九荀息以幣假道于虞以伐虢滅下陽	二十	二十一申生以驪姬讒自殺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十二滅虢虞重耳奔狄	二十三
秦穆公任好元年	二	三	四迎婦于晉	五	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齊伐我至陘使屈完盟	十七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衛文公燬元年戴公弟也	二齊桓公率諸侯爲我城楚丘	三	四	五	六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六	十七	十八以女故齊伐我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二	三十三	燕襄公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四	二十五襄王立長太叔[redacted]徐廣曰皇甫謐云二十四年惠王崩	襄王元年諸侯立王	二	三戎伐我太
七	八	九齊率我伐晉亂至高梁還	十	十一
三十三率諸侯伐鄭	三十四	三十五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	三十六使隰朋立晉惠公	三十七
二十四夷吾奔梁	二十五伐翟以重耳故	二十六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晉惠公夷吾元年誅里克倍秦約	二
七	八	九夷吾使郤芮賂求入夷吾	十丕鄭子豹亡來	十一救王伐戎
十九伐許許君肉袒謝楚釋之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伐黃
二十九	三十公疾太子兹父讓兄目夷賢公不聽	三十一公薨未葬齊桓會葵丘	宋襄公兹父元年目夷相	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九	曹共公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有妾
五	六	七	八	九

		甲戌				
叔帶召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五月日有食之不書史官失之	十六
	三十八使管仲平戎于周欲以上卿禮讓受下卿	三十九使仲孫請王言叔帶	王怒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王以戎寇告齊
	三	四飢請粟秦與我		五秦飢請粟晉倍之	六秦虜惠公復立之	七重耳聞管仲死去翟
戎去	十二	十三丕豹欲無與公不聽輸晉	粟起雍至絳	十四	十五以盜食善馬士得破晉	十六爲河東置官司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滅六英	二十七	二十八
	三	四		五	六	七隕五石六鷁退飛過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十五	陳穆公款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蔡莊公甲午元年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叔帶復歸於周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齊徵諸侯戍周	四十三	孝公昭元年	二	三	四	五歸王弟帶
之齊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太子圉質秦亡歸[illegible]圉晉惠公夷吾之子也音[illegible]質
	十七	十八	十九滅梁梁好城不居民罷相驚故亡[illegible]好去聲罷音皮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執宋襄公復歸之	三十四
我都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召楚盟	十三泓之戰楚敗之[illegible]穀梁傳戰于泓水之上系家云十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君如楚宋伐我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甲申					
	十五	十六 王奔氾氾鄭地也[redacted]氾音	凡又音似	十七 晉納王	十八	十九
	二十三	三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六 伐宋以其不同盟	七		八	九	十 孝公薨弟潘因
晉致又如宋	十四 圉立為懷公	晉文公元年誅子圉魏武子為魏大	夫趙衰為原大夫咎犯曰求伯莫如內王	二	三 宋服	四 救宋報曹衛恥
	二十三 迎重耳於楚厚禮之妻之女重耳願歸	二十四 以兵送重耳		二十五 欲內王軍河上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五 重耳過厚禮之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使子玉伐宋
年宋師大敗傷殷	十四 公疾死泓戰	宋成公王臣元年		二	三 倍楚親晉	四 楚伐我我告急
	二十三 重耳從齊過無禮	二十四		二十五	衛成公鄭元年	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六 重耳過無禮僖負羈私善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六 重耳過無禮叔瞻諫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甲午
	二十 王狩河陽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八 公如踐土會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僖公薨
衛子開方殺孝公子立潘	齊昭公潘元年會晉敗楚朝周王	二		三	四	五	六 狄侵我
	五 侵曹伐衛取五鹿執曹伯諸侯敗楚而朝河陽周命賜公土地	六		七 聽周歸衛成公與秦圍鄭	八	九 文公薨	晉襄公驩元年破秦
	二十八 會晉伐楚朝周	二十九		三十 圍鄭有奇言卽去	三十一	三十二 將襲鄭蹇叔曰不可	三十三 襲鄭晉敗
宋	四十 晉敗子玉于城濮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於晉	五 晉救我楚兵去	六		七	八	九	十
	三 晉伐我取五鹿公出奔立公子瑕會晉朝復歸晉	四 晉以衛與	宋	五 周入成公復衛	六	七	八
	十六 會晉伐楚朝周王	陳共公朔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四 會晉伐楚朝周王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一 晉伐我執公復歸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秦晉圍我以晉故	四十四	四十五 文公薨	鄭穆公蘭元年秦襲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魯文公興元年	二	三公如晉	四
	七	八	九	十
于殽	二伐衛衛伐我	三秦報我殽敗于汪	四秦伐我取王官我不出	五伐秦圍邧新城[illegible]邧音阮
我殽	三十四敗殽三將歸公復其官	三十五伐晉報殽敗我于汪	三十六以孟明等伐晉晉不敢出	三十七晉伐我圍邧新城
	四十六王欲殺太子立職太子恐與傅潘崇殺王王欲食熊蹯死不聽自立爲王	楚穆王商臣元年以其太子宅賜崇爲相	二晉伐我	三滅江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晉伐我我伐晉	十	十一	十二公如晉
	六	七	八	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我弦高詐之	二	三	四	五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五	六	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illegible]成子名衰貞子名枝霍伯先且居也封之於霍臼季胥臣也四大夫皆此年卒	七公卒趙盾爲太子少欲更立君恐誅遂立太子爲靈公	晉靈公夷皐元年趙盾專政
三十八	三十九繆公薨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	秦康公罃元年[illegible]罃音乙耕
四滅六蓼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公孫固殺成公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六	七	八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甲辰		
	三十三襄王崩	頃王元年	二	三	四
	八王使衛來求金以葬非禮	九	十	十一敗長翟于鹹而[illegible]得長翟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秦伐我取武城報令狐之戰	三率諸侯救鄭	四伐秦拔少梁秦取我北徵 [illegible] 徵音澄蓋今之澄城也	五	六秦取我羈
反	二	三	四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	五	六伐晉取羈
	七	八伐鄭以其服晉	九	十	十一
	宋昭公杵臼元年襄公之子 [illegible] 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 [illegible] 徐廣說是也	二	三	四敗長翟長丘	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四	三十五	曹文公壽元年	二	三
	九	十楚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十九	四十	燕桓公元年	二	三

	五	六頃王崩公卿爭政故不赴	匡王元年		二	三
	十三	十四彗星入北斗周史曰七年宋齊晉君死	十五六月	辛丑日蝕齊伐我	十六	十七齊伐我
	十九	二十昭公卒弟商人殺太子自立是爲懿公	齊懿公商	人元年	二不得民心	三伐魯
馬與秦戰河曲秦師遁	七得隨會	八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菑平王室	九我入	蔡	十	十一率諸侯平宋
馬怒與我大戰河曲	七晉詐得隨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楚莊王侶元年	二		三滅庸	四
	六	七	八		九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弟鮑立	宋文公鮑元年昭公弟晉率諸侯伐我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八	陳靈公平國元年	二		三	四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晉伐我莊侯薨	蔡文公申元年	二
	四	五	六齊入	我郛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甲寅	
四	五	六 匡王崩	定王元年
十八 襄仲殺嫡立庶子爲宣公	魯宣公俀元年魯立宣公不正公室卑	二	三
四 公刖邴歜父而奪閻職妻二人共殺公立桓公子惠公	齊惠公元年取魯濟西之田	二 王子成父敗長翟	三
十二	十三 趙盾救陳宋伐鄭	十四 趙穿殺靈公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趙氏賜公族	晉成公黑臀元年伐鄭
十二	秦共公和元年	二	三
五	六 伐宋陳以倍我服晉故	七	八 伐陸渾至雒問鼎輕重
二	三 楚鄭伐我以我倍楚故也	四 華元以羊羹陷于鄭	五 贖華元亡歸圍曹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宋圍我
十九	二十 與楚侵陳遂侵宋晉使趙盾伐我以倍晉故	二十一 與宋師戰獲華元	二十二 華元亡歸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八 七月日蝕	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中行桓子荀林父救鄭伐陳	四 與衛侵陳	五	六 與魯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 使桓子伐楚以諸侯
四	五	秦桓公元年	二	三 晉伐我獲諜	四
九 若敖氏爲亂滅之伐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伐陳滅舒蓼	十四 伐鄭晉郤缺救鄭敗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十	三十一 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伐我	三十二 與晉侵陳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九	十	十一 晉衛侵我	十二	十三 楚伐我滅舒蓼	十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鄭靈公夷元年公子歸生以黿故殺靈公	鄭襄公堅元年靈公庶弟楚伐晉來救	二	三	四	五 楚伐我晉來救敗楚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宣公元年	二

			甲子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月日蝕。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初稅畝。
	十。惠公卒。崔杼有寵，高、國奔衛。	齊頃公無野元年。	二	三	四	五
師伐陳，救鄭。成公薨。	景公據元年。與宋伐鄭。	二	三。救鄭，為楚所敗河上。	四	五。伐鄭。	六。救宋，執解揚，有使節。秦伐我。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伐晉。
我。	十五	十六。率諸侯誅陳夏徵舒，立陳靈公子午。	十七。圍鄭，鄭伯肉袒謝，釋之。	十八	十九。圍宋，為殺使者。	二十。圍宋五月，華元告子反以誠，楚
	十二	十三	十四。伐陳。	十五	十六。殺楚使者。楚圍我。	十七。華元告楚，楚去。
	衛穆公遫元年。齊高、國來奔。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五。夏徵舒以其母辱，殺靈公。	陳成公午元年。靈公太子。	二	三	四	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文公薨。	曹宣公廬元年。
師。	六。晉、宋、楚伐我。	七	八	九	十。晉伐我。	十一。佐楚伐宋。執解揚。
	三	四	五。楚圍我，我卑辭以解。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十七。日蝕。	十八。宣公薨。	魯成公黑肱元年。春，齊取我隆。	二。與晉伐齊，齊歸我汶陽，竊與楚盟。
	六	七。晉使郤克來齊，婦人笑之，克怒，歸去。	八。晉伐敗我。	九	十。晉郤克敗公于鞌，虜逢丑父。
	七。隨會滅赤翟。	八。使郤克于齊，婦人笑之，克怒歸。	九。伐齊，執子彊，兵罷。	十	十一。與魯、衛敗齊。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罷。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莊王薨。	楚共王審元年。	二。秋，申公巫臣竊徵舒母奔晉，以為邢大夫。冬，伐衛、魯，救齊。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穆公薨。與諸侯敗齊，反侵地。楚伐我。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九	二十。文公薨。	蔡景公固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定王崩	簡王元年	二	
三 會晉宋衛曹伐楚鄭	四 公如晉晉不敬公欲倍晉合於楚	五	六	七	
十一 頃公如晉欲王晉晉不敢受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二 始置六卿率諸侯伐鄭	十三 魯公來不敬	十四 梁山崩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	十五 使欒書救鄭遂侵蔡	十六 以巫臣始通於吳而謀楚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	四 子反救鄭	五 伐鄭倍我故也鄭悼公來訟	六	七 伐鄭	
宋共公瑕元年	二	三	四	五	
衛定公臧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 伐鄭	五	六	七 晉侵我	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七 晉率諸侯伐我	十八 晉欒書取我氾襄公薨	鄭悼公費元年公如楚訟	二 悼公薨楚伐我晉使欒書來救	鄭成公睔元年悼公弟也楚伐我[illegible]睔晉古囚反	
十四	十五	燕昭公元年	二	三	
			吳壽夢元年	二 巫臣來謀伐楚	

						甲申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公如晉送葬諱之	十一	十二	十三 會晉伐秦	十四	十五 始與吳通
十六	十七 頃公薨	齊靈公環元年	二	三	四 伐秦	五	六
十七 復趙武田邑侵蔡	十八 執鄭成公伐鄭秦伐我	十九	晉厲公壽曼元年	二	三 伐秦至涇敗之獲其將成差	四	五 三郤讒伯
二十一	二十二 伐晉	二十三	二十四 與晉侯夾河盟歸倍盟	二十五	二十六 晉率諸侯伐我	二十七	秦景公元年
八	九 救鄭冬與晉成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許畏鄭請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晉率我伐秦	十二	十三 宋華元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定公薨	衛獻公衎元年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 晉侵伐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晉率我伐秦	曹成公負芻元年	二 晉執我公
二	三 與楚盟公如晉執公伐我	四 晉率諸侯伐我	五	六	七 伐秦	八	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與魯會鍾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簡王崩	靈王元年生有髭
會鍾離	十六宣伯告晉欲殺季文子文子得以義脫	十七	十八成公薨		魯襄公午元年圍宋彭城	二會晉城虎牢
	七	八	九		十我不救鄭晉伐我使太子光質於晉	十一
宗殺之伯宗好直諫	六敗楚鄢陵	七	八欒書中行偃殺	厲公立襄公孫為悼公	晉悼公元年圍宋彭城	二率諸侯伐鄭城虎牢
	二	三	四		五	六
徙葉	十六救鄭不利子反醉軍敗殺子反歸	十七	十八為魚石伐宋彭	城	十九侵宋救鄭	二十
晉復還	宋平公成元年	二	三楚伐彭城封魚	石	四楚侵我取犬丘晉誅魚石歸我彭城	五
	二	三	四		五圍宋彭城	六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以歸	三	四	五		六	七
	十倍晉盟楚晉伐我楚來救	十一	十二與楚伐宋		十三晉伐取我兵次洧上楚來救	十四成公薨晉率諸侯伐我
	十二	十三昭公薨	燕武公元年		二	三
離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甲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四公如晉	五季文子卒	六	七	八公如晉	九與晉伐鄭
十二伐吳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與晉伐鄭
三魏絳辱楊干	四魏絳說和戎狄狄朝晉	五	六	七	八	九率齊魯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伐晉楚為
二十一使子重伐吳至衡山使何忌侵陳	二十二伐陳	二十三伐陳	二十四	二十五圍陳	二十六伐鄭	二十七伐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晉率我伐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晉率我伐
二十九倍楚盟楚侵我	三十楚伐我	成公薨陳哀公弱元年	二	三楚圍我為公亡歸	四	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鄭侵我	二十八晉率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鄭釐公惲元年	二	三	四	五子駟使賊夜殺釐公詐以病卒赴諸侯	鄭簡公嘉元年釐公子	二誅子駟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六楚伐我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九王叔奔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會河上問公年十一可冠於衛	十楚鄭侵我西鄙	十一三桓分為三軍各將軍	十二公如晉	十三	十四日蝕
	十九令太子光高厚會諸侯鍾離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衛獻
衛曹伐鄭秦伐我	十率諸侯伐鄭荀罃伐秦	十一率諸侯伐鄭秦敗我櫟公曰吾用魏絳九合諸侯賜之樂	十二	十三	十四率諸侯大
我援	十四晉伐我	十五我使庶長鮑伐晉救鄭敗之櫟	十六	十七	十八晉諸侯大
師于武城為秦	二十八使子囊救鄭	二十九鄭晉伐我	三十	三十一吳伐我敗之共王薨	楚康王招元年
鄭師	十三鄭伐我衛來救	十四楚鄭伐我	十五	十六	十七
鄭師曹鞭公幸妾	十四救宋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孫文子攻
	六	七	八	九	十
我伐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率諸侯伐我我與盟楚怒伐我	三晉率諸侯伐我楚來救子孔作亂子產攻之	四與楚伐宋晉率諸侯伐我秦來救	五	六	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壽夢卒	吳諸樊元年楚敗我	二季子讓位

		甲辰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五日蝕齊伐我	十六齊伐我地震齊復伐我北鄙	十七齊伐我北鄙	十八與晉伐齊	十九
公來奔	二十四伐魯	二十五伐魯	二十六伐魯	二十七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	二十八廢光立子牙為太子光與
夫伐秦敗棫林索隱棫音或	十五悼公薨	晉平公彪元年伐敗楚子湛坂索隱湛音視林反地名也	二	三率魯宋衛鄭圍齊大破之	四與衛伐齊
夫伐我敗棫林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共王太子出奔吳索隱系本名招	二	三晉伐我敗湛坂	四	五伐鄭	六
	十八	十九	二十伐陳	二十一晉率我伐齊	二十二
公公奔齊立定公弟秋	衛殤公秋元年定公弟	二	三伐曹	四	五晉率我伐齊
	十一	十二	十三宋伐我	十四	十五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伐衛	二十三成公薨	曹武公勝元年
	八	九	十	十一晉率我圍齊楚伐我	十二子產為卿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武公薨	燕文公元年
楚伐我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日蝕	二十一公如晉日再蝕	二十二孔子生	二十三	二十四侵齊日再蝕
崔杼殺牙自立晉衛伐我	齊莊公元年	二	三晉欒逞來奔晏嬰曰不如歸之[illegible]音盈晉大夫也	四欲遣欒逞入曲沃伐晉取朝歌	五畏晉通楚晏子謀
	五	六魯襄公來殺羊舌虎	七欒逞奔齊	八	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與齊通率陳蔡伐鄭救齊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六	七	八	九齊伐我	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楚率我伐鄭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楚率我伐鄭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子產曰范宣子爲政我請伐陳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甲寅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景王元年
二十五齊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二十六	二十七日蝕	二十八公如楚葬康王	二十九吳季子來觀周
六晉伐我報朝歌崔杼以莊公通其妻殺之立其弟爲景公	齊景公杵臼元年如晉請歸衛獻公	二慶封欲專誅崔氏杼自殺	三冬鮑高欒氏謀慶封發兵攻慶封慶封奔吳	四吳季札來使與晏嬰
十伐齊至高唐報太行之役	十一誅衛殤公復入獻公	十二	十三	十四吳季札來曰晉政卒
二十九公如晉盟不結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二吳伐我以報舟師之役射殺吳王	十三率陳蔡伐鄭	十四	十五康王薨	楚熊郟敖元年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一	十二齊晉殺殤公復內獻公	衛獻公衎後元年	二	三
二十一鄭伐我	二十二楚率我伐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八伐陳入陳	十九楚率陳蔡伐我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吳季札來謂子
燕懿公元年	二	三	四懿公薨	燕惠公元年齊高止來
十三諸樊伐楚迫巢門傷射以薨	吳餘祭元年	二	三齊慶封來奔	四守門閽殺餘祭季札

	二	三	四	五	六
樂盡知樂所為	三十	三十一 襄公薨昭公年十九有童心	魯昭公稠元年	二 公如晉至河晉謝還之	三
歡	五	六	七	八 齊田無宇送女	九 晏嬰使晉
歸韓魏趙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后子來奔	十八 齊田無宇來送女	十九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公弟后子奔晉車千乘	三十七	三十八
	二	三 王季父圍為令尹	四 令尹圍殺郟敖自立為靈王	楚靈王圍元年共王子射玉	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衛襄公惡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十九 為太子取楚女公通焉太子殺公自立	蔡靈侯班元年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產曰政將歸子子以禮幸脫於戹矣	二十三 諸公子爭寵欲殺子產子皮止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夏如
奔	二	三	四	五	六 公欲殺公
使諸侯	五	六	七	八	九

		甲子		
	七	八	九	十
	四 稱病不會楚	五	六	七 季武子卒日蝕
見叔向曰齊政歸田氏叔向曰晉公室卑	十	十一	十二 公如晉請伐燕入其君	十三 入燕君
	二十	二十一 秦后子歸秦	二十二 齊景公來請伐燕入其君	二十三 入燕君
	三十九	四十 公卒后子自晉歸	秦哀公元年	二
	三 夏合諸侯宋地盟伐吳朱方誅慶封冬報我取五城	四 率諸侯伐吳	五 伐吳次乾谿	六 執芊尹亡人入章華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六 稱病不會	七	八	九 夫人姜氏無子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七 稱病不會楚	十八	十九	二十
晉冬如楚	二十八 子產曰三國不會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	七	八	九 齊伐我	惠公歸至卒燕悼公元年
	十 楚誅慶封	十一 楚率諸侯伐我	十二 楚伐我次乾谿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八公如楚楚留之賀章華臺	九	十四月日蝕	十一	十二朝晉至河晉謝之歸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公如晉	十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春有星出婺女十月公薨	晉昭公夷元年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滅陳	八弟棄疾將兵定陳	九	十醉殺蔡侯使棄疾圍之棄疾居之為蔡侯	十一王伐徐以恐吳次乾谿民罷於役怨王	十二棄疾作亂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平公薨	宋元公佐元年	二	三
衛靈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公如晉朝嗣君	六
三十五弟招作亂哀公自殺	陳惠公吳元年哀公孫也楚來定我	二	三	四	五楚平王復
九	十	十一	十二靈侯如楚楚殺之使棄疾居之為蔡侯	蔡侯廬元年景侯子	二楚平王復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公如晉	鄭定公寧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吳餘昧元年	二

		甲戌				
	十七	十八后太子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四	十五日蝕	十六公如晉晉留之葬公恥之	十七正月朔日蝕星孛辰見	十八	十九地震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	五	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矣	晉頃公棄疾元年	二	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自立靈王自殺復陳蔡	楚平王居元年共王子抱玉	二王為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	三	四與吳戰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八火	九
	七	八	九	十	十一火	十二
陳立惠公	六	七	八	九	十火	十一
我立景侯子盧[illegible]徐廣曰一本景侯子盧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七	曹平公須元年	二	三	四平公薨	曹悼公午元年
	二	三	四火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五	六火	七
	燕共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共公薨	燕平公元年
	三	四	吳僚元年	二與楚戰	三	四

					甲申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敬王元年	二	三
二十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	二十一公如晉至河晉謝之歸日蝕	二十二日蝕	二十三地震	二十四鸜鵒來巢	二十五公欲誅季氏三
二十六獵魯界因入魯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四	五	六周室亂公平亂立敬王	七	八	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七誅伍奢尚太子建奔宋伍胥奔吳	八蔡侯來奔	九	十吳伐敗我	十一吳卑梁人爭桑伐取我鍾離	十二
十公毋信詐殺諸公子楚太子建來奔見亂之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吳敗我兵取胡沈	十六	十七
九平侯薨靈公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	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	二	三	蔡昭侯申元年悼侯弟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楚太子建從宋來奔	九	十	十一楚建作亂殺之	十二	十三
二	三	四	五	六公如晉請內王	七
五伍員來奔	六	七	八公子光敗楚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桓氏攻公公出居鄆[illegible]音運	二十六齊取我鄆以處公	二十七	二十八公如晉求入晉弗聽處之乾侯	二十九公自乾侯如鄆齊侯曰主君公恥之復之乾侯
	三十二彗星見晏子曰田氏有德於齊可畏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知櫟趙鞅內王於王城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三欲立子西子西不肯秦女子為昭王	楚昭王珍元年誅無忌以說眾	二	三
	宋景公頭曼元年[illegible]曼音萬	二	三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曹襄公元年[illegible]徐廣曰一作聲	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鄭獻公蠆元年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公子光使專諸殺僚光立	吳闔閭元年	二

					甲午
八	九	十 晉使諸侯為我築城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十	三十一 日蝕	三十二 公卒乾侯	定公宋元年 昭公喪自乾侯至	二	三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十四 頃公薨	晉定公午元年	二 率諸侯為周築城	三	四	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 吳三公子來奔封以扞吳	五 吳伐我六潛	六	七 囊瓦伐吳吳敗我豫章蔡侯來朝 囊瓦楚大夫子常也子囊之孫	八	九 蔡昭侯留三歲得裘故歸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七	八	九	十 朝楚以裘故留	十一	十二 與子常裘得歸如晉請伐楚
三	四	五 平公弟通殺襄公自立	曹隱公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 三公子奔楚	四 伐楚取六潛	五	六 楚伐我迎擊敗之取楚之居巢	七	八

十四 與晉率諸侯侵楚	十五	十六 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	十七 劉子迎王晉入王	十八
四	五 陽虎執季桓子與盟釋之日蝕	六	七 齊伐我	八 陽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奔陽關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侵衛伐魯	四十六 魯伐我我伐魯
六 周與我率諸侯侵楚	七	八	九 入周敬王	十 伐衛
三十一 楚包胥請救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 吳蔡伐我入郢昭王亡伍子胥鞭平王墓	十一 秦救至吳去昭王復入	十二 吳伐我番楚恐徙都鄀 鄀音若	十三	十四 子西為民泣民亦泣蔡昭侯恐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九 與蔡爭長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齊侵我	三十三 晉魯侵伐我
二十八	陳懷公柳元年	二	三	四 公如吳吳留之因死吳
十三 與衛爭長衛侵我吳與我伐楚郢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	曹靖公路元年	二	三	四 靖公薨
八	九	十 魯侵我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燕簡公元年	二	三
九 與蔡伐楚入郢	十	十一 伐楚取番	十二	十三 陳懷公來留之死于吳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九 伐陽虎虎奔齊	十 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歸我地[redacted]司馬彪郡國志夾谷在祝其縣西南	十一	十二 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四十七 囚陽虎虎奔晉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歸魯女樂
十一 陽虎來奔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十六 哀公薨	秦惠公元年彗星見	二 生躁公懷公簡公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陽虎來奔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伐魯
陳湣公越元年	二	三	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曹伯陽元年	二	三 國人有夢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四 衛伐我
十三 獻公薨	鄭聲公勝元年鄭益弱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甲辰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定公薨日蝕	魯哀公蔣元年	二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伐晉	五十五 輸范中行氏粟
十五 趙鞅伐范中行	十六	十七	十八 趙鞅圍范中行朝歌齊伐我	十九 趙鞅圍范中行鄭來救我敗之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滅胡以吳敗我倍之	二十二 率諸侯圍蔡	二十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鄭伐我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八 孔子來祿之如魯	三十九 太子蒯聵出奔	四十	四十一 伐晉	四十二 靈公薨蒯聵子輒立晉納太子蒯聵于戚
五	六 孔子來	七	八 吳伐我	九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楚伐我以吳怨故	二十六 畏楚私召吳人乞遷于州來州來近吳
五	六 公孫彊好射獻鴈君使爲司城夢者之子亡去	七	八	九
四	五 子產卒	六 伐宋	七	八 救范中行氏與趙鞅戰于鐵敗我師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伐越越敗我傷闔閭指以死	吳王夫差元年	二 伐越	三

					甲寅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 地震。	四	五	六	七 公會吳王于繒。吳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謝之。	八 吳為邾伐
五十六	五十七 田乞救范氏。	五十八 景公薨。立嬖姬子為太子。	齊晏孺子元年。田乞詐立陽生，殺孺子。	齊悼公陽生元年。	二 伐魯，取三
二十	二十一 趙鞅拔邯鄲柏人，有之。	二十二 趙鞅敗范、中行，中行奔齊。伐衛。	二十三	二十四 侵衛。	二十五
九	十 惠公薨。	秦悼公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救陳，王死城父。	楚惠王章元年。	二 子西召建
二十五 孔子過宋，桓魋惡之。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伐曹。	二十九 侵鄭，衛曹。	三十 曹倍我，我
衛出公輒元年。	二	三 晉伐我，救范氏故。	四	五 晉侵我。	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吳伐我，楚救來。	十四	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大夫共誅昭侯。	蔡成公朔元年。	二	三	四
十 宋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伐我。	十四 宋圍我，鄭救我。	十五 宋滅曹，虜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燕獻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伐陳。	八 魯會我繒。	九 伐魯。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我，至城下，盟而去。齊取我三邑。	九	十 與吳伐齊。		十一 齊伐我。冉有言，故迎孔子，孔子歸。	十二 與吳會橐皋。用田賦。【索隱】橐音託，皋音高，縣名，在壽
邑。	三	四 吳、魯伐我。齊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	為簡公。	齊簡公元年。魯與吳敗我。	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使趙鞅伐齊。		二十八	二十九
	五	六		七	八
子勝於吳，為白公。	三 伐陳，陳與吳故。	四 伐鄭。		五	六 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
滅之。	三十一 鄭圍我，敗之于雍丘。	三十二 伐鄭。		三十三	三十四
	七	八 孔子自陳來。		九 孔子歸魯。	十 公如晉，與吳會橐皋。
	十六 倍楚，與吳成。	十七		十八	十九
	五	六		七	八
伯陽。					
	十五 圍宋，宋敗我師雍丘，伐我。	十六		十七	十八 宋伐我。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與魯伐齊，救陳。誅伍員。		十二 與魯敗齊。	十三 與魯會橐皋。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吞	十三 與吳會黃池	十四 西狩獲麟。衛出公來奔	十五 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爲介，齊歸我侵地	十六 孔子卒
	三	四 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爲平公，常相之，專國權	齊平公驁元年。景公子也。齊自是稱田氏。[illegible]驁音五高反	二
	三十 與吳會黃池爭長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七 伐陳	八	九	十 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
	三十五 鄭敗我師	三十六	三十七 熒惑守心。子韋曰善	三十八
	十一	十二 父蒯聵入，輒出亡	衛莊公蒯聵元年	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楚滅陳，殺湣公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一 敗宋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與晉會黃池	十五	十六	十七

	甲子
四十二	四十三 敬王崩。[illegible]徐廣曰：歲在甲子
十七	十八 二十七卒
三	四 二十五卒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卒
十三	十四 卒。子厲公立
十一	十二 五十七卒
三十九	四十 六十四卒
三 莊公辱戎州人，戎州人與趙簡子攻莊公，出奔	衛君起元年。石傅逐起出，輒復入。[illegible]傳音國，或作專，音數
十三	十四 十九卒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八卒
十五	十六 二十八卒
十八 楚敗我	十九 二十三卒 [illegible]二十三年滅

索隱述贊曰：太史表次，旂有條理。起自共和，訖於孔子。十二諸侯，各編年紀。興亡繼及，盛衰緩否。不捨過善，必揚美絶。筆獲麟，義取同恥。

史記卷十四

史記卷十四考證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箸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〇臣德齡按是表主春秋吳于春秋之季始通上國而壽夢以前自不得列于是表然則十二之號固不得不仍其舊司馬貞之論鑿矣

周

皇甫謐曰二十四年惠王崩〇春秋傳八年為惠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氏以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八年十二月告喪謚之說依左氏也趙匡以左氏為不足憑吳澄曰惠王前年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此不知何所本也

襄王十四年叔帶復歸於周〇本紀十二年春秋左傳與表同

三十三年襄王崩〇本紀三十二年春秋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左傳秋襄王崩與表同

頃王五年崩〇本紀六年春秋與紀同

敬王十六年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〇本紀同左傳天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也杜注姑蕕周地據此則王未嘗奔晉也

四十三年敬王崩〇本紀四十二年左傳哀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據此則敬王四十四年崩無疑徐廣曰歲在甲子非一本又作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崩元己卯崩壬戌按通鑑敬王元年壬午崩年乙丑己卯乃景王二十三年敬王為得翟元壬戌乃敬王四十一年豈有崩後三年元王方即位乎其誤不辨而明矣

魯

孝公立三十八年卒〇世家二十七年按周宣王誅伯御立孝公在伯御之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為孝公元年故孝公多十一年矣

桓公十六年公會晉謀伐鄭〇世家會于曹謀伐鄭春秋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左傳會于曹謀伐鄭也則晉當是曹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不書史官失之〇世家不載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不書下疑脫朔與日三字

文公八年王使衛來求金〇世家不載春秋九年事

成公元年春齊取我隆〇世家二年春秋左傳與世家同隆作龍

昭公稠〇世家作裯徐廣曰一作袑春秋與表同

十年四月日蝕〇世家不載春秋亦無其事

二十四年鸜鵒來巢〇世家二十五年春秋左傳與世家同

二十五年公出居鄆〇世家二十六年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於鄆據此則取鄆在二十五年居鄆在二十六年表與世家小有參差耳

哀公七年公會吳王於繒〇春秋繒作鄫穀梁作繒

齊

莊公贖〇世家贖作購

釐公二十五年山戎伐我〇世家山作北

桓公七年會諸侯於鄄〇春秋同世家鄄作甄

昭公二十年卒〇世家十九年春秋文十四年為齊昭二十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與表同

懿公四年公刖邴歜父而奪閻職妻〇左傳同世家邴歜作丙戎閻作庸

惠公二年王子成父敗長翟〇世家成作城

晉

孝侯十六年曲沃莊伯殺孝侯〇世家十五年

晉侯緡〇世家春秋俱作緡

獻公二十六年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〇世家同卓子作悼子按春秋傳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傳里克殺公子卓又春秋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經傳不同表云及卓子蓋依傳也

襄公三年秦報我殽敗於汪〇世家秦使孟明伐晉

報殽之役。取晉汪以歸。按春秋文二年。爲晉襄三年。秦穆三十五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左傳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又春秋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伐秦取汪以報彭衙之役。據此則報殽敗汪自是兩事。而表與世家連類而及耳。又彭衙之戰秦本紀在穆三十四年。與春秋異。鄭世家穆公三年。從晉伐秦敗秦於汪。又與秦本紀晉世家經傳不同。

景公據。○世家同。春秋據作獳。

厲公壽曼。○世家同。春秋壽曼作州蒲。

頃公棄疾。○世家春秋棄疾俱作去疾。

秦

穆公十六年。爲河東置官司。○左傳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係十五年事。本紀與傳同。

三十年。圍鄭。有奇言即去。○本紀三十年助晉人圍鄭。鄭使人言於繆公。秦乃罷兵。春秋僖十三年。晉人秦人圍鄭。左傳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紀與經傳事同。文異奇言二字。太史公斷文也。

三十五年。伐晉報殽。敗我於汪。○本紀三十六年以報殽之役。無敗汪事。說詳晉襄三年。

共公五年卒。○本紀文也。表因之。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共公立四年。非五年矣。

桓公元年。○當在魯宣五年。

二十七年卒。○本紀文也。春秋成十四年秦伯卒。則桓公立二十八年明矣。表因本紀之誤。是以秦桓之事。俱與春秋異。而遞誤一年耳。

楚

文王五年。息夫人陳女過蔡。○世家不載。春秋左傳在莊十年。爲楚文六年。是當與伐蔡獲哀侯以歸同入六年。

十三年卒。○世家文也。春秋莊二十年。爲堵敖元年。則文王立十五年。堵敖立三年。表因世家之誤也。

成王惲。○春秋惲作頵。穀梁作髡。

二十六年。滅六英。○世家云滅英。無六字。徐廣曰。一本作黄。春秋楚成二十四年滅黄。二十九年齊人徐人伐英。楚穆四年秋。楚人滅六。據此則楚成二十六年。六英俱未滅。當從滅黄。其編年亦當從春秋。

莊王侶。○春秋侶作旅。穀梁作呂。

六年伐宋陳。○世家云伐宋。無陳。左傳楚子侵陳遂侵宋。世家表同。

康王招。○春秋招作昭。

靈王圍。○春秋圍作虔。

七年。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世家同。左傳昭七年。爲楚靈六年。爲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據此即六年表內執芋尹亡人入章華之事。此爲羨文。

滅陳。○世家八年。春秋左傳與表同。左傳昭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對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然則定陳者。滅陳之詐詞也。且定陳之言。在楚靈七年。經傳無八年定陳之文。

昭王珍。○春秋珍作軫。

四年。吳三公子來奔。○世家同。左傳魯昭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據此則三字誤。

七年。囊瓦伐吳。○世家同。春秋左傳定二年秋。楚人伐吳。據此當是楚靈八年。

惠王四年。伐鄭。○世家六年。白公請兵令子西伐鄭。無四年伐鄭之事。春秋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年同事異。疑陳鄭音近而誤耳。

宋

惠公。○世家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與表異。又戴公世家無名。則立字立君之謂也。表誤以爲戴公名耳。

殤公十年。華督殺公。○世家春秋同。

莊公馮元年。○春秋在桓三年。至莊二年乙酉。宋公

殤卒。據此則宋莊立十八年與夷乃卒。世家誤以十九年卒。表遂以殤公被弑之年。為莊公元年。故有十九年耳。

桓公御說。○世家御作禦。

成公王臣。○穀梁王作壬。

文公鮑。○世家鮑作鮑革。

共公瑕。○春秋瑕作固。

平公成。○公羊成作戌。

景公頭曼。○春秋頭曼作欒。

二十九年。侵鄭衛魯。○世家不載。春秋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無侵衛魯之文。秋宋人圍曹。則魯當是曹。是年晉曼多帥師侵衛。則侵衛當是晉事。

衛。

莊公十七年。州吁長好兵。○世家十八年。

宣公元年。晉共立之。討州吁。○世家衛桓十六年。春秋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與世家同。

惠公三年。朔奔齊立黔牟。○世家四年。春秋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與世家同。

朔復入十四年。○按惠公立四年。亡八年。通十二年。世家云通凡十三年。

懿公八年。翟伐我。○世家九年。春秋閔二年狄入衛。與世家同。

文公二十三年。重耳從齊過無禮。○世家十六年。左傳與表同。第按左傳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然則重耳從狄過衛。非從齊過衛也。

成公三十一年。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伐我。○世家不載。春秋宣五年。為陳靈十年。楚人伐鄭。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據此當是陳靈之事。

獻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師欒。○世家不載。春秋襄十一年夏。晉率諸侯伐鄭。衛與之。秋晉率諸侯伐鄭。會於蕭魚。衛亦與之。無救鄭之文。冬秦人伐晉。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據此當是秦景十五年事。

殤公狄。○春秋狄作剽。

靈公三十七年。伐魯。○世家不載。春秋定十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魯當是曹。

出公十二年。父蒯聵入輒出亡。○世家同。春秋哀十六年春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衛侯輒來奔。據此則哀十六年為出十四年。并十二年則甚而蒯聵元年。亦非哀十五年矣。

陳。

弟他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陳厲公他元年陳大夫五父復立為厲公。○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他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則殺免在陳桓三十八年。又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則是年佗不得稱元也。桓十二年為陳厲七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則厲公名躍。而非佗也。孔穎達曰。躍為厲公。世家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為二人。言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立七年。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弑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為莊公。按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為二人。按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為佗立七年也。佗以魯桓六年見殺。躍以魯桓十二年始卒。不得為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也。據孔氏之辨。則表仍世家之誤明矣。至七年表云。公淫蔡。蔡殺公。俱非厲公躍。徐廣曰。班氏云。桓公之弟。

成公二十九年。倍楚盟。楚侵我。○世家二十九年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春秋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為令尹。欲侵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據此則是年陳為請盟。非倍盟也。且經傳俱無楚侵陳之文。又襄四年左傳春楚

師爲陳叛故將伐陳三月陳成公卒聞喪乃止夏
楚彭名侵陳據此則當在陳成三十年
哀公弱○春秋弱作溺
湣公二十三年楚滅陳○世家二十四年左傳哀十
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與世家同

蔡

宣侯措父○春秋作宣公考父
景侯固○世家固作同春秋與表同
二十八年晉率我伐鄭○世家不載春秋襄九年蔡
景二十八年曹成十四年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
光伐鄭不及蔡據此疑是曹成之事誤入於蔡者
靈侯班○世家春秋班俱作般
蔡侯盧○世家春秋同左傳盧作廬
元年○世家滅蔡三歲楚平王立盧爲平侯春秋昭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十三年蔡侯
盧歸于蔡據此則昭十二年盧不得稱爲元也
悼侯東國○春秋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
三年蔡侯東國卒於楚朱穀梁作東第玫朱無歸
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汪克寬曰東卽東國
誤爲朱也

曹

戴伯鮮○世家鮮作蘇
宣公盧○世家盧作彊春秋盧作廬
成公二十二年伐衛○世家不載春秋襄十七年夏
衛石買帥師伐曹無曹伐衛之文
平公須○世家須作頃春秋與表同
靖公路○世家春秋路俱作露

鄭

桓公周宣王母弟○世家云宣王庶弟
莊公寤生元年祭仲生○世家封弟段於京祭仲諫
之左傳同生疑是諫
二十九年與魯璧易許田○世家云與魯祊易許田
春秋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左傳鄭伯請
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據此
璧當是祊又春秋桓元年爲莊三十三年鄭伯以
璧假許田表同世家不載
昭公元年忽母鄧女祭仲取之○文義未詳按世家
初祭仲甚有寵于莊公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
祭仲立之則太史公書之者見立忽之由此也取
當是娶
子嬰○世家同春秋子嬰作子儀
厲公亡後七歲復入○世家厲公初立四歲居櫟十
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與左傳同表
誤
襄公元年楚伐晉來救○世家五年事元年楚縱宋
伐鄭非楚伐也亦無晉救之文
十八年晉欒書取我范○世家不載左傳取汜祭杜
注鄭地成皐縣東有汜水范字當誤
成公三年與楚盟○世家楚共王使人來與盟鄭人
私與盟據此則春秋鄭成元年馬陵之盟自是兩
事
釐公惲○世家同春秋作髠頑
簡公喜○世家春秋喜俱作嘉
二年誅子駟○左傳襄十年冬十月戊辰殺子駟據
此是鄭簡三年世家與傳同
十七年子產曰范宣子爲政我請伐陳○世家不載
左傳范宣子爲政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宣
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
陳也據此則子產曰三字似羡文
二十八年子產曰三國不會○世家不載左傳夏諸
侯如楚晉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楚王使問
禮於左師與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
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據此不會者四國三字當誤
子產曰下疑有脫文
定公四年火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左傳昭十
八年事是鄭定六年也世家與傳同
十一年楚建作亂殺之○世家十年

獻公薨○公羊薨作甍

燕

宣公五年楚圍我我卑辭以解○世家不載春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迎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疑是鄭襄八年誤入於燕者

平公六年公如晉請內王○世家不載左傳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會於黃池謀王室也疑是鄭定十二年誤入於燕者

簡公十一年敗宋師○世家不載春秋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嵒左傳同無燕敗宋師之文疑是鄭聲十九年誤入於燕者

吳

餘祭十七年餘昧四年○按春秋襄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則餘祭止四年也襄十三年爲餘昧元年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則餘昧凡十七年也世家誤編年歲表遂因之故餘昧之事皆誤屬餘祭耳

餘昧○春秋作夷末公羊作夷昧

闔閭四年伐楚六潛○世家潛作灊

夫差十八年楚敗我○世家越敗吳師于笠澤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師大亂遂敗之據此楚當是越

史記卷十四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六國表第三

[redacted]六國乃魏韓趙楚燕齊并秦凡七國號曰七雄

太史公讀秦記[redacted]卽秦國之史記也故下云秦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是也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redacted]按臚字訓陳也出爾雅又以言秦是諸侯而陳天子郊祀實僭也猶季氏旅於泰山然[redacted]臚作臚音旅祭名又旅陳也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幷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東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幷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redacted]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redacted]禹生於茂州汶川縣本冉駹國皆西羌湯起於亳[redacted]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redacted]以言人君制法當隨時代之異而變易其政則其成功大若居今行古猶膠柱而調瑟也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redacted]易以豉反後王近代之王法與己連接世俗之變及相類也故議卑淺而易識行耳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redacted]舉猶皆也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redacted]按言俗學淺識舉而笑秦此猶耳食不能知味也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redacted]按此表起周元王元年春秋迄元王八年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周	元王元年[redacted]徐廣曰乙丑皇甫謐曰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redacted]元王名仁系本名赤敬王子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秦	厲共公元年[redacted]悼公子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
魏獻子	衛出公輒後元年[redacted]二十一年季父黔逐出公而自立爲悼公
韓宣子	
趙簡子	四十二[redacted]系家簡子名鞅文子武之孫景叔成之子
楚	楚惠王章十三年吳伐我[redacted]徐廣曰亦會哀公十九年[redacted]五十七年卒
燕	燕獻公十七年[redacted]二十八年卒
齊	齊平公驁五年[redacted]二十九年卒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 蜀人來賂。	三	四	五 楚人來賂。	六 義渠來賂。緜諸乞援。[illegible]一作爰。	七 彗星見。
晉定公卒。[illegible]系本定公名午。	晉出公錯元年。[illegible]系本名鑿。				
四十三 [illegible]按簡子以頃公九年在位，頃公十四年卒而定公立，定公四十七年卒，是四十三爲簡子在位之年，又至出公十七年，是在位六十年也。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衞莊公飲，大夫不解
十四 越圍吳，吳怒。	十五	十六 越滅吳。	十七 蔡景侯卒。[illegible]按景字誤，合作成侯。徐廣不辨，即言或作成。按景侯即成侯之高祖父。	十八 蔡聲侯元年。[illegible]名產，成侯之子。	十九 王子英奔秦。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六	七 越人始來。	八	九 晉知伯瑤來伐我。	十	十一

	八	定王元年。[illegible]徐廣曰：癸酉。左傳盡此。皇甫謐曰：貞定王元年癸亥，十年壬申崩。[illegible]定王名介，二十八年崩。	二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	[illegible]拔一作捕。	十一	十二	十三
							知伯伐鄭，駟桓子如齊求救。
履公怒，即攻公，公奔宋。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知伯謂簡子，欲廢太子襄，襄子怨知伯。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魯哀公卒。[illegible]系本名蔣。		二十三 魯悼公元年。三桓勝，魯如小侯。[illegible]系本悼公名寧。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燕孝公元年。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救鄭，晉師去。中行文子謂田常：乃今知以亡。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四 晉人楚人來賂。	十五	十六 塹河旁伐大荔補龐戲城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將師與緜諸戰
鄭聲公卒。[redacted]公名勝獻公子也。三十七年卒。子哀公易立。八年。鄭殺哀公立弟丑爲共公也。	鄭哀公元年。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襄子元年。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以金斗殺代王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redacted]襄子名無恤。後四年。與韓魏敗智伯晉陽分其地。始有三晉也。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蔡聲侯卒。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三	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晉哀公忌元年。[redacted]表云晉出公錯十八年。晉哀公忌二年。晉懿公驕立十七年而卒。世本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世家云晉出公十七年。晉哀公驕十八年。而無懿公。接出公遺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號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知伯欲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據三處不同。未知孰是。	衛悼公黔元年。
二	三
三十三 蔡元侯元年。	三十四
九	十
二十五	齊宣公就匝元年。本作積。[redacted]積平公子。立五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二十六 左庶長城南鄭。
		魏桓子敗知伯于晉陽。[redacted]桓子名駒。		
		韓康子敗知伯于晉陽。[redacted]康子名虎。		
	四 與知伯分范中行地。	五 襄子敗知伯晉陽，與魏韓三分其地。	六	七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一年，子康公貸立。	二	三	四	五 宋景公卒。[redacted]徐廣曰按左傳景公死，至此九十九年。[redacted]系家景公元子名頭曼，已見十二諸侯表。徐廣說謬。景公立六十四年卒，公子特殺太子自立，號昭公，與前昭公杵臼相去略九十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考王元年。[redacted]徐廣曰辛丑。	二	三
	二十七	二十八 越人來迎女。	二十九 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伐義渠，虜其王。	三十四 日蝕，晝晦。星見。	秦躁公元年。	二 南鄭反。	三	四	五
	衛敬公元年。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九 蔡侯齊元年。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楚滅蔡。	四十三	四十四 滅杞。杞，夏之後。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十五	燕成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知徐誤	六 宋昭公元年。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威烈王元年。[illegible]徐廣曰丙辰。[illegible]名午。考王子。
六	七	八 六月，雨雪。日月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義渠來伐，侵至渭陽。	十四	秦懷公元年。生靈公。	二	三	四 庶長鼂殺懷公。太子蚤死，大臣立太子之子為靈公。
晉幽公柳元年。服韓魏。						衛昭公元年。						衛悼公亹元年。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襄子卒。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楚簡王仲元年。滅莒。	二	三 魯悼公卒。	四 魯元公元年。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湣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秦靈公元年。生獻公。	二	三 作上下畤。	四	五	六	七 與魏戰少梁。	八 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illegible]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
魏文侯斯元年。[illegible]生武侯擊。	二	三	四	五 盜殺晉幽公，立其子止。	六 晉烈公止元年。魏城少梁。	七	八 復城少梁。
韓武子元年。[illegible]生景侯虔。	二 鄭幽公元年。韓殺之。	三 鄭立幽公子，為繻公元年。	四	五	六	七	八
趙桓子元年。[illegible]桓子嘉，襄子弟也。元年卒。明年，國人共立襄子子獻侯浣。	趙獻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	九	十 補龐城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爲簡公[redacted]按龐及籍姑皆城邑之名也補者修也謂修龐而城籍姑也	秦簡公元年	二 與晉戰敗鄭下	三	四
	九	十	十一 衛愼公元年	十二	十三 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人	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八	九	十 中山武公初立[redacted]徐廣曰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	十一	十二	十三 城平邑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四十四 伐魯莒及安陽	四十五 伐魯取都[redacted]徐廣曰世家云取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鼎震	二十四
	五 日蝕	六 初令吏帶劍	七 塹洛城重泉初租禾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六 伐秦築臨晉元里	十七 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洛陽[redacted]徐廣曰一云擊宋中山置合陽世家云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	十八 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閭常式	十九	二十 卜相李克翟璜爭	二十一	二十二 初爲侯	二十三
	十五	十六	韓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二 鄭敗韓于負黍	三	四	五	六 初爲侯	七
	十四	十五	趙烈侯籍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	二	三	四	五	六 初爲侯	七 烈侯好音欲賜歌者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簡王卒	楚聲王當元年魯穆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魏韓趙始列爲諸侯	六 盜殺聲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燕釐公元年
一城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取魯郕	四十九 與鄭會于西城伐衛取毋丘	五十	五十一 田會以廩丘反	齊康公貸元年	二 宋悼公元年	三

	安王元年。[redacted]徐廣曰庚辰。	二	三 王子定奔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四 伐魏至陽狐。	十五	秦惠公元年。[redacted]簡公子。史無名。	二	三 日蝕。	四	五 伐緜諸。	六	七
	二十四 伐秦至陽狐。	二十五 太子罃生。	二十六 虢山崩壅河。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伐鄭城酸棗。
	八	九 鄭圍陽翟。	韓烈侯元年。[redacted]名取。系本作武侯也。	二 鄭殺其相駟子陽。	三 鄭人殺君。三月盜殺韓相俠累。[redacted]徐廣曰一作法其	四 鄭相子陽之徒殺其君繻公。	五 鄭康公元年。	六 救魯。鄭負黍反。	七
田，徐越侍以仁義，乃止。	八	九	趙武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楚悼王類元年。	二 三晉來伐我至乘丘。	三 歸榆關于鄭。	四 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	五	六	七	八	九 伐韓取負黍。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宋休公元年。	十一 伐魯取最。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八	九 伐韓宜陽，取六邑。	十 與晉戰武城。縣陝。	十一 太子生。	十二	十三 蜀取我南鄭。	秦出子元年。[redacted]惠公子。	二 庶長改迎靈公太子，立為獻公。殺出子。	秦獻公元年。[redacted]名師隰，靈公太
三十三 晉孝公傾元年。	三十四	三十五 齊伐取襄陵。	三十六 秦侵晉。	三十七	三十八	魏武侯元年。襲邯鄲，敗焉。[redacted]武侯名擊。	二 城安邑、王垣。	三
八	九 秦伐宜陽，取六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韓文侯元年。	二 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三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趙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奔魏。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敗我平陸。	十六 與晉、衛會濁澤。	十七	十八	十九 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為諸侯。遷康公海上，食一城。[redacted]和。田常曾孫，亦號太公。	二十 伐魯，破之。田和卒。	二十一 田和子桓公午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烈王元年。[illegible]徐廣曰丙午。
子。	二 城櫟陽。	三 日蝕晝晦。	四 孝公生。	五	六 初縣蒲藍田善明氏。	七	八	九	十 日蝕。
	四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九 翟敗我澮。伐齊至靈丘。	十 晉靜公俱酒元年。	十一 魏韓趙滅晉絕無後。	十二
	四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鄭敗晉。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十	十一 韓哀侯元年。分晉國。	二 滅鄭。康公二十年滅。
	四 魏敗我兔臺。[illegible]兔音土故反亦作菟。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襲衛不克。	九 伐齊至靈丘。	十	十一 分晉國。	十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肅王臧元年。	二	三	四 蜀伐我茲方。	五 魯共公元年。	六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伐燕取桑丘。	二十六 康公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	齊威王因齊元年。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齊彊天下。	二	三 三晉滅其君。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illegible]徐廣曰齊威王朝周。	七
	十一 縣櫟陽。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民大疫。日蝕。
	十三	十四	十五 衛聲公元年。敗趙北藺。	十六 伐楚取魯陽。	惠王元年。	二 敗韓馬陵。
無後。	三	四	五	六 韓嚴殺其君。	莊侯元年。[illegible]系家作懿侯系本無名。	二 魏敗我馬陵。
	趙成侯元年。	二	三 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我藺。	四	五 伐齊于甄。魏敗我懷。	六 敗魏涿澤圍惠王。
	七	八	九	十 魏取我魯陽。	十一	楚宣王良夫元年。
	二十九	三十 敗齊林營。	燕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魯伐入陽關。晉伐我至鱄陵。[illegible]劉氏鱄音[illegible]沈反。又音專。	七 宋辟公元年。[illegible]辟音璧。辟公名辟兵。生剔成。按宋後微弱。君盡未必有諡。辟兵其名也。猶剔成然也。	八	九 趙伐我甄。	十 宋剔成元年。

顯王元年。【集解】徐廣曰：癸丑。	二	三	四	五 賀秦。	六	七	八	九 致胙于秦。【集解】徐廣曰：紀年東周惠公傑薨。	十
十七 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十八	十九 敗韓魏洛陽。	二十	二十一 章蟜【集解】徐廣曰：一云車騎。與晉戰石門，天子賀。【集解】徐廣曰：一作阿。斬首六萬。	二十二	二十三 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	秦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	二 天子致胙。	三
三 齊伐我觀津。	四	五 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六 伐宋，取儀臺。	七	八	九 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十 取趙皮牢。衛成侯元年。	十一	十二 星晝墮，有聲。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魏敗我于澮。大雨三月。	十	十一	十二
七 侵齊，至長城。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魏敗我于澮。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燕文公元年。	二	三
十一 伐魏取觀。趙歸我長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	六	七 與魏王會杜平。	八 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九	十 衛公孫鞅爲大良造，伐安邑，降之。	十一 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
十三	十四 與趙會鄗。	十五 魯衛宋鄭侯來。【集解】徐廣曰：紀年一曰魯共侯來朝。邯鄲成侯會燕成侯平安邑。	十六 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	十七 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十八 邯鄲降。齊敗我桂陵。	十九 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 歸趙邯鄲。
韓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二 宋取我黃池。魏取我朱。	三	四	五	六 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七	八 申不害相。
十七	十八 趙孟如齊。	十九 與燕會阿。與齊宋會平陸。	二十	二十一 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 魏拔邯鄲。	二十三	二十四 魏歸邯鄲，與魏盟漳水上。
十二	十三 君尹黑迎女秦。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魯康公元年。	十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一 鄒忌以鼓琴見威王。	二十二 封鄒忌爲成侯。	二十三 與趙會平陸。	二十四 與魏會田于郊。	二十五	二十六 敗魏桂陵。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諸侯會。	二十六 致伯秦。
十二 初取小邑為三十一縣令。為田開阡陌。	十三 初為縣有秩史。	十四 初為賦。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城武城。從東方牡丘來歸。天子致伯。
二十一 與秦遇彤。[redacted]彤地名。商君死彤地。劉氏云阡陌道，非也。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	二十八
九	十 韓姬弒其君悼公。[redacted]姬一作邸，同音。恐韓之大夫姓名。按韓無悼公，未詳。	十一 昭侯如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五	趙肅侯元年。[redacted]名語。	二	三 公子范襲邯鄲，不勝，死。	四	五	六	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魯景公偃元年。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殺其大夫牟辛。	三十四	三十五 田忌襲齊，不勝。	三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 諸侯畢賀。會諸侯于澤，朝天子。[redacted]徐廣曰：紀年作逢澤。	二十一 馬生人。	二十二 封大良造商鞅。	二十三 與晉戰岸門。	二十四 秦大荔圍合陽。孝公薨。商君反，死彤地。	秦惠文王元年。楚、韓、趙、蜀人來。
二十九 中山君為相。	三十 齊虜我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三十一 秦商君伐我，虜我公子卬。	三十二 公子赫為太子。	三十三 衛鞅亡歸我，我恐，弗內。	三十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申不害卒。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楚威王熊商元年。	二	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齊宣王辟彊元年。	二 敗魏馬陵。田忌、田嬰、田盼將，孫子為師。[redacted]徐廣曰：楚世家云田盼者，齊之將；而齊世家不說田盼，或者爾時三人皆出征乎。	三 與趙會，伐魏。	四	五	六

三十三 賀秦。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 天子賀。行錢。宋太丘社亡。	三 王冠。拔韓宜陽。	四 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來。	五 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	六 魏以陰晉為和，命曰甯秦。集解徐廣曰今之華陰。	七 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	八 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九 度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與魏會應。
三十五 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	三十六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二 秦敗我雕陰。	三 伐趙。衛平侯元年。	四	五 與秦河西地少梁。秦圍我焦、曲沃。	六 與秦會應。秦取汾陰、皮氏。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宜陽。	二十五 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	二十六 高門成，昭侯卒，不出此門。	韓宣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齊魏伐我，我決河水浸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四	五	六	七 圍齊於徐州。	八	九	十	十一 魏敗我陘山。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蘇秦說燕。	二十九	燕易王元年。	二	三	四
七 與魏會平阿南。	八 與魏會于甄。	九 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	十 楚圍我徐州。	十一 與魏伐趙。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慎靚王元年。集解徐廣曰辛丑。	二
十 張儀相。公子桑圍蒲陽，降之。魏納上郡。	十一 義渠君為臣。歸魏焦、曲沃。	十二 初臘。會龍門。	十三 四月戊午，魏君為王。	相張儀將兵取陝。初更元年。	二 相張儀與齊楚會齧桑。	三 張儀免相，相魏。	四	五 王北遊戎地，至河上。	六
七 入上郡于秦。	八 秦歸我焦、曲沃。	九	十	十一 衛嗣君元年。	十二	十三 秦取曲沃、平周。女化為丈夫。	十四	十五	十六
五	六	七	八 魏敗我韓舉。	九	十 君為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來擊我，取鄢。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趙武靈王元年。魏敗我趙護。	二 城鄗。	三	四 與韓會區鼠。	五 取韓女為夫人。	六	七
楚懷王槐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敗魏襄陵。	七	八	九	十 城廣陵。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君為王。	十一	十二	燕王噲元年。	二
十五 宋君偃元年。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齊湣王地元年。	二	三 封田嬰於薛。	四 迎婦于秦。	五

三	七　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	魏哀王元年。擊秦不勝。	十五　擊秦不勝。	八　擊秦不勝。	十一　擊秦不勝。	三　擊秦不勝。	六　宋自立為王。
四	八　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張儀復相。	二　齊敗我觀澤。	十六　秦敗我脩魚，得韓將鯁申差。	九　與韓魏擊秦，齊敗我觀澤。	十二	四	七　敗魏於觀澤。
五	九　擊蜀，滅之。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三	十七	十　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	十三	五　君讓其臣子之國，顧為臣。	八
六	十	四	十八	十一　秦敗我將軍英。	十四	六	九
周赧王元年。[集解]徐廣曰：丁未。[索隱]赧音泥簡反。宋忠曰：赧，謚也。皇甫謐云名誕也。	十一　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五　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	十九	十二　[集解]徐廣曰：紀年云立燕公子職。	十五　魯平公元年。	七　君噲及相子之皆死。	十
二	十二　樗里子擊藺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蜀。[索隱]繇音由。秦之公子。	六　秦來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王會臨晉。	二十	十三　秦拔我藺，虜將趙莊。	十六　張儀來相。	八	十一
三	十三　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	七　擊齊，虜聲子於濮。與秦擊燕。	二十一　秦助我攻楚，圍景座。	十四	十七　秦敗我將屈丐。[索隱]丐音蓋。楚大夫。	九　燕人共立公子平。	十二
四	十四　蜀相殺蜀侯。	八　圍衛。	韓襄王元年。	十五	十八	燕昭王元年。	十三

五	秦武王元年。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死於魏。	九　與秦會臨晉。	二	十六　吳廣入女，生子阿，立為惠王后。	十九	二	十四
六	二　初置丞相。樗里子、甘茂為丞相。	十　張儀死。	三	十七	二十	三	十五
七	三	十一　與秦會應。[集解]徐廣曰：在潁川。大城。	四　與秦會臨晉。秦擊我宜陽。	十八	二十一	四	十六
八	四　拔宜陽城，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十二　太子往朝秦。	五　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十九　初胡服。	二十二	五	十七
九	秦昭王元年。	十三　秦擊皮氏，未拔而解。	六　秦復與我武遂。	二十	二十三	六	十八
十	二　彗星見。桑君為亂，誅。	十四　秦武王后來歸。	七	二十一	二十四　秦來迎婦。	七	十九
十一	三	十五	八	二十二	二十五　與秦王會黃棘。秦復歸我上庸。	八	二十
十二	四　彗星見。	十六　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	九　秦取武遂。	二十三	二十六　太子質秦。	九	二十一
十三	五　魏王來朝。	十七　與秦會臨晉。復我蒲坂。	十　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二十四	二十七	十	二十二

十四	六 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煇，定蜀。日蝕，晝晦。伐楚。	十八 與秦擊楚。	十一 秦取我穰。與秦擊楚。	二十五 趙攻中山。惠后卒。	二十八 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眛於重丘。	十一	二十三 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十五	七 樗里疾卒。擊楚，斬首三萬。魏冉為相。	十九	十二	二十六	二十九 秦取我襄城，殺景缺。	十二	二十四 秦使涇陽君來為質。
十六	八 楚王來，因留之。	二十 與齊王會于韓。	十三 齊魏王來。立咎為太子。	二十七	三十 王入秦，秦取我八城。	十三	二十五 涇陽君復歸秦。薛文入相秦。
十七	九	二十一 與齊韓共擊秦于函谷。河渭絕一日。	十四 與齊魏共擊秦。	趙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	楚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	十四	二十六 與魏韓共擊秦。孟嘗君歸相齊。
十八	十 楚懷王亡之趙，趙弗內。	二十二	十五	二 楚懷王亡來，弗內。	二	十五	二十七
十九	十一 彗星見。復與魏封陵。	二十三	十六 與齊魏擊秦。秦與我武遂和。	三	三 懷王卒於秦，來歸葬。	十六	二十八
二十	十二 樓緩免，穰侯魏冉為丞相。	魏昭王元年。秦尉錯來擊我襄城。	韓釐王咎元年。	四 圍殺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	四 魯文侯元年。集解徐廣曰：一作湣。	十七	二十九 佐趙滅中山。
二十一	十三 任鄙為漢中守。	二 與秦戰，解不利。	二	五	五	十八	三十 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二十二	十四 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三 佐韓擊秦，秦敗我兵伊闕。	三 秦敗我伊闕二十四萬，虜將喜。	六	六	十九	三十一
二十三	十五 魏冉免相。	四	四	七	七 迎婦秦。	二十	三十二
二十四	十六	五	五 秦拔我宛。	八	八	二十一	三十三
二十五	十七 魏入河東四百里。	六 芒卯以詐見重。	六 與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九	九	二十二	三十四
二十六	十八 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七 秦擊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七	十	十	二十三	三十五
二十七	十九 十月為帝，十二月復為王。任鄙卒。	八	八	十一 秦拔我桂陽。集解徐廣曰：一作梗。	十一	二十四	三十六 為東帝二月，復為王。
二十八	二十	九 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九	十二	十二	二十五	三十七
二十九	二十一 魏納安邑及河內。	十 宋王死我溫。	十 秦敗我兵夏山。	十三	十三	二十六	三十八 齊滅宋。
三十	二十二 蒙武擊齊。	十一	十一	十四 與秦會中陽。	十四 與秦會宛。	二十七	三十九 秦拔我列城九。
三十一	二十三 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齊，破之。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五 取齊昔陽。	十五 取齊淮北。	二十八 與秦三晉擊齊，燕獨入至臨菑。	四十 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四與楚會穰。	二十五	二十六魏冉復爲丞相。	二十七擊趙，斬首二萬。地動，壞城。	二十八	二十九白起擊楚，拔郢，更東至竟陵，以爲南郡。	三十白起封爲武安君。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三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十四大水。衛懷君元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魏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封弟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二秦拔我兩城，軍大梁下，韓來救，與秦溫以和。
	十三	十四與秦會兩周閒。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暴鳶救魏，爲秦所敗，走開封。
	十六與秦王會穰。	十七秦拔我兩城。	十八秦拔我石城。	十九秦敗我軍，斬首三萬。	二十與秦會黽池，藺相如從。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秦擊我，與秦漢北及上庸地。	二十秦拔鄢、西陵。	二十一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	二十二秦拔我巫、黔中。	二十三秦所拔我江旁反秦。	二十四
取其寶器。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燕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齊襄王法章元年。	二	三	四	五殺燕騎劫。	六	七	八	九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三十三	三十四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四十一
和。	三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與秦南陽以和。	五擊燕。	六	七	八	九秦拔我懷。	十	十一秦拔我廩丘。【集解】徐廣曰：或作邢丘。
	二十二	二十三	韓桓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藺相如攻齊，至平邑。	二十九秦拔我閼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賜號曰馬服。	三十秦擊我閼與城，不拔。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擊燕。魯頃公元年。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五	六	七	燕武成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秦擊我剛壽。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五十	四十二。宣太后薨。安國君為太子。	十二	八	趙孝成王元年。秦拔我三城。平原君相。	三十四	七。齊田單拔中陽。	十九
五十一	四十三	十三	九。秦拔我陘。城汾旁。	二	三十五	八	齊王建元年。
五十二	四十四。秦攻韓，取南陽。徐廣曰：一作郡。	十四	十。秦擊我太行。	三	三十六	九	二
五十三	四十五。秦攻韓，取十城。	十五	十一	四	楚考烈王元年。秦取我州。黃歇為相。	十	三
五十四	四十六。王之南鄭。	十六	十二	五。使廉頗距秦於長平。	二	十一	四
五十五	四十七。白起破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	十七	十三	六。使趙括代廉頗將。白起破括四十五萬。	三	十二	五
五十六	四十八	十八	十四	七	四	十三	六
五十七	四十九	十九	十五	八	五	十四	七
五十八	五十。王齕、鄭安平圍邯鄲，及齕還軍，拔新中。	二十。公子無忌救邯鄲，秦兵解去。	十六	九。秦圍我邯鄲，楚、魏救我。	六。春申君救趙。	燕孝王元年。	八
五十九。徐廣曰：乙巳。赧王卒。	五十一	二十一。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	十七。秦擊我陽城。救趙新中。	十	七。救趙新中。	二	九

	五十二。取西周王。徐廣曰：丙午。王稽棄市。	二十二	十八	十一	八。取魯，魯君封於莒。	三	十
	五十三	二十三	十九	十二	九	燕王喜元年。	十一
	五十四	二十四	二十	十三	十。徙於鉅陽。	二	十二
	五十五	二十五。衛元君元年。	二十一	十四	十一	三	十三
	五十六	二十六	二十二	十五。平原君卒。	十二。柱國景伯死。	四。伐趙，趙破我軍，殺栗腹。人姓字。燕相也。	十四
	秦孝文王元年。徐廣曰：辛亥。文王后曰華陽后，生莊襄王子楚，母曰夏太后。	二十七	二十三	十六	十三	五	十五
	秦莊襄王楚元年。徐廣曰：壬子。蒙驁取成皋、滎陽。元年初置三川郡。呂不韋相。取東周。	二十八	二十四。秦拔我成皋、滎陽。	十七	十四。楚滅魯，頃公遷下邑，為家人，絕祀。	六	十六
	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	二十九	二十五	十八	十五。春申君徙封於吳。	七	十七

十七城。日蝕。						
王齮擊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卻我軍河外，蒙驁解去。【[illegible]】徐廣白齮一作齕。	三十 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外。	二十六 秦拔我上黨。	十九	十六	八	十八
始皇帝元年。【[illegible]】徐廣曰乙卯。擊定晉陽，作鄭國渠。	三十一	二十七	二十 秦拔我晉陽。	十七	九	十九
二	三十二	二十八	二十一	十八	十	二十
三 蒙驁擊韓，取十三城。王齮死。	三十三	二十九 秦拔我十三城。	趙悼襄王偃元年。	十九	十一	二十一
四 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三十四 信陵君死。	三十	二 太子從質秦歸。	二十	十二 趙拔我武遂、方城。	二十二
五 蒙驁取魏酸棗二十城。初置東郡。	魏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	三十一	三 趙相、魏相會柯盟。	二十一	十三 劇辛死於趙。	二十三
六 五國共擊秦。	二 秦拔我朝歌。衛從濮陽徙野王。	三十二	四	二十二 王東徙壽春，命曰郢。	十四	二十四

七 彗星見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驁死。	三 秦拔我汲。	三十三	五	二十三	十五	二十五
八 嫪毐封長信侯。	四	三十四	六	二十四	十六	二十六
九 彗星見，竟天。嫪毐為亂，遷其舍人于蜀。彗星復見。	五 秦拔我垣、蒲陽、衍。	韓王安元年。	七	二十五 李園殺春申君。	十七	二十七
十 相國呂不韋免。齊、趙來，置酒。太后入咸陽。大索。	六	二	八 入秦，置酒。	楚幽王悼元年。	十八	二十八 入秦，置酒。
十一 呂不韋之河南。王翦擊閼與鄴，取九城。	七	三	九 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	二	十九	二十九
十二 發四郡兵助魏擊楚。呂不韋卒。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八 秦助我擊楚。	四	趙王遷元年。【[illegible]】徐廣曰幽愍元年。	三 秦、魏擊我。	二十	三十
十三 桓齮擊平陽，殺趙扈輒，斬首十萬，因東擊趙。王之河南。彗星見。	九	五	二 秦拔我平陽，敗扈輒，斬首十萬。【[illegible]】扈輒人姓字。趙將。漢別有扈輒也。	四	二十一	三十一

十四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韓使非來，我殺非。韓王請為臣。	十五興軍至鄴，軍至太原，取狼孟。	十六置麗邑。發卒受韓南陽地。	十七內史勝擊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郡。華陽太后薨。	十八	十九王翦拔趙，虜王遷之邯鄲。帝太后薨。	二十燕太子使荊軻刺王，覺之。王翦將擊燕。
十	十一	十二獻城秦。	十三	十四衛君角元年。	十五	魏王假元年。
六	七	八秦來受地。	九秦虜王安。	秦滅韓。		
三秦拔我宜安。	四秦拔我狼孟、鄱吾，軍鄴。[illegible]鄱音婆，又音盤。縣名，在常山。	五地大動。	六	七	八秦王翦虜王遷邯鄲。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代王嘉元年。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幽王卒。弟郝立，為哀王。三月，負芻殺哀王。	楚王負芻元年。負芻，哀王庶兄。
二十二	二十三太子丹質於秦，亡來歸。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伐我。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一王賁擊楚。	二十二王賁擊魏，得其王假，盡取其地。	二十三王翦、蒙武擊破楚軍，殺其將項燕。	二十四王翦、蒙武破楚，虜其王負芻。	二十五王賁擊燕，虜王喜。又擊代，虜王嘉。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王賁擊齊，虜王建。初并天下，立為皇帝。	二十七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書。分為三十六郡。
二	三秦虜王假。					
二	三	四	五	六秦將王賁虜王嘉，秦滅趙。		
二秦大破我，取十城。	三	四秦破我將項燕。	五秦虜王負芻。	秦滅楚。		
二十九秦拔我薊，得太子丹。王徙遼東。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秦虜王喜，拔遼東。	秦滅燕。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秦虜王建。	秦滅齊。

二十八　為阿房宮之衡山，治馳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為太極廟。賜戶三十，爵一級。

二十九　郡縣大索十日。帝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

三十一　更命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三十三　遣諸逋亡及賈人贅壻略取陸梁，為桂林、南海、象郡，以適戍。西北取戎為三十四縣。【集解】徐廣曰：一云四十四縣是也，又云二十四縣。築長城河上，蒙恬將三十萬。

三十四　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覆獄故失。

三十五　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三十六　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集解】徐廣曰：一作家。拜爵一級。石晝隕東郡，有文言地分。

三十七　十月，帝之會稽、琅邪，還至沙丘崩。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殺蒙恬。道九原入。復行錢。

二世元年　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為兔園。十二月，就阿房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楚兵至戲，章邯擊卻之。出衛君角為庶人。

二　將軍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追楚兵至河。誅丞相斯、去疾，將軍馮劫。

三　趙高反，二世自殺，高立二世兄子嬰。子嬰立，刺殺高，夷三族。諸侯入秦，嬰降，為項羽所殺。尋誅羽，天下屬漢。

索隱述贊曰：春秋之後，王室益卑。楚疆南服，秦霸西垂。三卿分晉，八伐興嬀。遞主盟會，互為雄雌。二周前滅，六國後殲。壯哉嬴氏，吞并若斯。

史記卷十五

史記卷十五考證

六國年表

周

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臣祖庚按通鑑元年丙寅則乙丑乃敬王四十四年徐廣以敬王崩在甲子故以乙丑爲元索隱元王八年崩亦誤以乙丑爲元耳皇甫謐曰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按通鑑元王在位七年癸酉乃定王元年在位二十八年應入定王表內誤列于此

定王元年皇甫謐曰元年癸亥十年壬申崩○臣祖庚按通鑑癸亥乃敬王四十二年壬申則元王崩年也又本紀敬王四十二年崩謐蓋據本紀即以癸亥爲元耳應入元王表內誤列于此

安王三年王子定奔晉○本紀不載

秦

厲共公元年○臣祖庚按通鑑在敬王四十四年則元王元年乃厲共二年也

五年楚人來賂○本紀不載臣照按年表有而本紀無者六國都有而秦表爲最此下六年義渠來賂緜諸乞來援七年彗星見十年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十六年補龐戲城二十年公將師與緜諸戰二十六年左庶長城南鄭二十八年越人來迎女二十九年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躁公八年六月雨雪日月蝕懷公元年生靈公靈公元年生獻公三年作上下時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十年補龐城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五年日蝕十四年伐魏至陽狐惠公三年日蝕五年伐諸縣九年伐韓宜陽取六邑十年與晉戰武城縣陝獻公三年日蝕晝晦六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十年日蝕十一年縣櫟陽十六年民大疫日蝕十九年敗韓魏洛陽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十一年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十三年初爲縣有秩史十九年城武城從東方牡丘來歸二十一年馬生人二十四年秦大荔圍合陽惠文王二年宋太丘社亡三年拔韓宜陽四年魏夫人來七年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十二年會龍門昭王十七年魏入河東四百里二十七年地動壞城五十二年王稽棄市十一年呂不韋之河南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擊楚本紀皆不載古人之意今不可得而見矣今彙列于此其他異同仍分條各著焉

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本紀作六年大事記曰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

十年○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爲簡公本紀俱作十三年

簡公十五年簡公卒○本紀作十六年

惠公十一年太子生○本紀作十二年

十三年蜀取我南鄭○本紀作伐蜀取南鄭

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本紀作十八年而不紀月

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本紀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無太子之文

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本紀作四十一

二十三年與晉戰岸門○本紀作二十四年岸門作鴈門

惠文王八年與韓趙戰斬首八萬○本紀七年共擊秦當即此事通鑑七年五國皆敗走八年大敗韓師於脩魚無趙則屬兩事未悉溫公所據

九年取趙中都西陽安邑○本紀無安邑前十年衛鞅圍魏安邑降之安邑非趙地表蓋衍文耳趙世家作西都中陽與秦紀表互異

十一年侵義渠得二十五城○本紀作十年

十二年樗里子擊藺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於蜀○本紀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非藺陽也十二年虜將莊又本紀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無繇字

武王元年張儀魏章皆死於魏○本紀張儀魏章東出之魏魏世家張儀魏章皆歸於魏死字疑誤

昭王七年。魏冉為相。○本紀作十二年

十年。楚懷王亡之趙。○本紀作十一年

十五年。魏冉免相。○本紀作十六年。

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本紀作十六年。又稱壽左更錯取軹及鄧。無取城大小六十一之文。通鑑亦作十八年。云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大小六十一城。又似兩事。

三十年。白起封武安君。○本紀作二十九年。

四十四年。秦攻韓取南陽。○本紀作南郡。

五十二年。取西周王。○本紀云。周初亡。臣祖庚按。通鑑遷西周公於憚狐之聚。取疑是遷。王疑是公。傳寫之訛也。

始皇帝二十一年。王賁擊楚。○本紀王賁攻薊。不云擊楚。

二十三年。殺其將項燕。○本紀作二十四年。

二十七年。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書。分為三十六郡。○本紀作二十六年。

二十八年。為阿房宮。○本紀三十五年。二十六年築宮咸陽北阪上。二十七年作信宮。總非二十八年事也。

三十三年。西北取戎為四十四縣。○本紀作三十四縣。

魏。

衛悼公。○世家作懷公。

文侯斯。○世家作都。

五年。魏誅晉幽公。○世家作盜殺幽公。

十七年。雒陰合陽。○通鑑合作郃。

十八年。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閭常式。○世家作二十五年。

二十年。卜相李克。○世家作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伐秦至陽狐。○本紀作秦伐我至陽狐。

晉孝公傾。○世家作頎。

三十六年。秦侵晉。○世家作秦侵我陰晉。表蓋脫我陰二字。

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世家都作堵。

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詳見秦獻二十三年。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監本訛有十六年。年下有徐廣曰三字。衍文。今去。

襄王二年。秦敗我雕陰。○此與五年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自是兩事。通鑑與表同。世家則并入五年。

哀王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為太子。○世家來作求。

七年。虜聲子於濮。○世家徐廣注。聲子作贅子。

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廩丘。○世家作鄄丘。

韓。

文侯七年。鄭敗晉。○世家敗作反。

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世家同。通鑑韓嚴遂弒其君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并中哀侯。據此則表與世家俱脫遂字。

昭侯六年。取陵觀廩丘。○世家廩作邢。

宣惠王十年。君為王。○世家作十一年。

襄王十六年。與齊魏擊秦。秦與我武遂和。○臣祖庚按。通鑑齊韓魏伐秦。秦割河東三城以和。即十四年事也。世家擊秦事與通鑑同。已見十四年表內。此又書擊秦者。羨文也。

釐王二十一年。暴鳶救魏。○世家鳶作䳒。

桓惠王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二城。○世家作十三城。

趙。

襄子元年。以金斗殺代王。○世家斗作枓。

烈侯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世家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通鑑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使其子擊守中山。據此伐當是守。

敬侯八年。襲衛不克。○世家不載。

成侯六年。敗魏涿澤。○世家涿作濁。正義曰。音濁。蓋齊康公會晉衛於濁澤。齊威王敗魏於濁澤。即此地也。

武靈王二年。城鄗。○世家作三年。

十年。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說見秦惠文後九年。

十二年。立燕公子職。○世家作十一年。

二十五年。趙攻中山。○世家作二十三年。

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世家不載。

二年。楚懷王亡來弗內。○世家不載。

四年。圍殺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世家三年滅中山。四年圍主父餓死。

七年。迎婦秦。○臣祖庚按。趙無迎婦于秦之事。惟楚世家楚迎婦於秦。通鑑亦云楚君迎婦於秦。楚頃襄七年事也。表文下格即楚頃襄七年。誤入上格趙惠文七年耳。

十五年。取齊昔陽。○世家作十六年。

孝成王元年。平原君相。○世家不載。通鑑趙以公子勝爲相。在赧王四十九年。惠文三十三年也。其非孝成元年明矣。且惠文元年表內已書爲相。至此又書。舛訛可知。

九年。秦圍我邯鄲。○世家在七年。

楚魏救我。○世家在八年。

十五年。平原君卒。○世家作十四年。

趙王遷。○世家作幽。

二年。秦拔我平陽。敗扈輒。斬首十萬。○世家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

三年。秦拔我宜安。○世家秦攻宜安。李牧率師却之。與表異。通鑑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與表同。據此則李牧却之者。二年事也。拔平陽拔宜安。俱三年事。世家誤其年。故表前後參差耳。

楚。

惠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卒。○通鑑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卒於有山氏。世家同。據此則二十一年也。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桑丘。○世家作乘丘。

懷王二十四年。秦來迎婦。○世家云。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臣祖庚按。秦來秦來賂楚也。迎婦。楚往迎婦也。當作兩句讀。

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世家云。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既取析又幷左右十五城也。廣蓋因表爲十六城而遷就其詞。

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世家拔我西陵。不云鄢。

考烈王十四年。楚滅魯頃公遷下邑。○魯世家作卞邑。徐廣注一作卞。通鑑遷其君於卞。卞春秋魯邑名。即古卞國也。戰國時屬楚。則下邑應作卞邑。

燕。

燕人共立公子平。○臣熙按。燕王噲七年。已爲齊所殺。死二年而燕乃立平。燕國二年無君。則表內七格後八格不應書。八字。九格不應書九字。噲已死矣。誰之八年九年耶。

齊。

宣公四十四年。伐魯莒及安陽。○世家莒作葛。陽作陵。

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世家同。臣祖庚按。湣王四十八年。爲湣王三年。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初齊王封田嬰於薛。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據此則是年田文號孟嘗君。非封田嬰於薛也。

史記卷十五考證

史記卷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illegible]張晏云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列其月今按秦楚之際擾攘僭篡運數又促故以月紀事而名表也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illegible]音善古禪字音市戰反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祖也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illegible]音己力反亟訓急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illegible]韋昭曰謂舜受禪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illegible]按謂湯放桀武王討紂也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illegible]即契后稷及秦襄公文公穆公用力如此，[illegible]謂湯武及始皇也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illegible]徐廣曰鏑作鍉[illegible]鏑音的鍉字亦音的按秦銷鋒鏑作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也鉏豪桀，維萬世之安。[illegible]維度謂計度令萬世安也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illegible]鄉音向許亮反謂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謂諸侯適足以資後之賢者高帝也言為之驅除患難也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illegible]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illegible]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illegible]高祖起布衣卒傳之天位實所謂大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秦	二世元年[illegible]徐廣曰壬辰[illegible]七月陳涉起陳八月武臣起趙九月項梁起吳田儋起齊沛公初起	韓廣起燕十二月魏咎起魏陳王立之二年六月韓成起韓項梁立之也	七月	八月
楚			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illegible]涉起凡六月盡二世元年十二月也	二葛嬰為涉徇九江立襄彊為楚王[illegible]涉之二月也
項				
趙				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為趙王始[illegible]凡四月為李良所
齊				
漢				
燕				
魏				
韓				

	九月楚兵至戲。	二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端月[redacted]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謂之端。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 周文兵至戲，敗走。葛嬰聞涉王，即殺彊。	四 誅葛嬰。	五 周文死。	六 陳涉死。	楚王景駒始，秦嘉立之。[redacted]八月，項梁殺之。	二 嘉為上將軍。	三	四 梁擊殺景駒、秦嘉，遂入薛，兵十餘萬衆。	五	楚懷王始，都盱台，故懷王孫，梁立之。[redacted]懷王孫名心也。項梁與諸侯尊為義帝，羽殺之。
	項梁號武信君。[redacted]二世元年九月立，至二年九月章邯殺梁定陶。	二	三	四	五 涉將召平矯拜項梁為楚柱國，急西擊秦。	六 梁渡江，陳嬰、黥布皆屬。	七	八	九	十 梁求楚懷王孫，得之民閒，立為楚王。
殺，當二世元年八月也。	二	三	四 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走。	五	趙王歇始，張耳、陳餘立之。[redacted]項羽立為代王，後漢滅歇，立張耳。	二	三	四	五	六
	齊王田儋始。儋，狄人，諸田宗彊，從弟榮，弟橫。[redacted]至二世二年六月，章邯殺儋。	二 儋之起，殺狄令，自王。	三	四	五 讓景駒以擅自王，不請我。	六 景駒使公孫慶讓齊，誅慶。	七	八	九	十 儋救臨濟，章邯殺田儋。榮走東阿。
	沛公初起。[redacted]凡十四月，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二 擊胡陵、方與，破秦監軍。	三 殺泗水守。拔薛西，周市東略地豐沛閒。[redacted]徐廣曰：泗水屬東海。	四 雍齒叛沛公，以豐降魏。沛公還攻豐，不能下。	五 沛公聞景駒王在留，往從與擊秦軍碭西。[redacted]徐廣曰：一作蕭。	六 攻下碭，收得兵六千，與故凡九千人。	七 攻拔下邑，遂擊豐，豐不拔。聞項梁兵衆，往請擊之。	八 沛公如薛見項梁，梁益沛公卒五千，擊豐，拔之。	九 雍齒奔魏。	十一 沛公如薛，共立楚懷王。
	韓廣為趙略地，至薊，自立為燕王始。[redacted]項羽後分燕為二，臧荼為燕王，廣為遼東王，後韓信殺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魏王咎始。咎在陳，不得歸國。[redacted]徐廣曰：魏咎，曾咎字皆作臼，音舊。[redacted]至二世二年六月，咎自殺。	二	三 齊、趙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	四 咎自陳歸，立。陳涉死。	五 章邯已破涉，圍咎臨濟。	六	七	八 臨濟急，周市如齊、楚請救。	九	十 咎自殺，臨濟降秦。
										韓王韓成始。[redacted]項羽更王之，不使就封，數月殺之，立鄭昌為韓王，降漢。漢

								封韓信爲王
七月	二陳嬰爲柱國	十一天大雨三月不見星	七	十一齊立田假爲王秦急圍榮東阿	十一沛公與項羽北救東阿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	十一	十一咎弟豹走東阿	二
八月	三	十二救東阿破秦軍乘勝至定陶項梁有驕色	八	楚救榮得解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爲齊王始	十二沛公與項羽西略地斬三川守李由於雍丘	十二	十二	三
九月	四徙都彭城	十三章邯破殺項梁於定陶項羽恐還軍彭城	九	二田假走楚楚趣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	十三沛公聞項梁死還軍從懷王軍於碭	十三	魏豹自立爲魏王都平陽始	四
後九月 集解徐廣曰應閏建酉	五拜宋義爲上將軍	懷王封項羽於魯爲次將屬宋義北救趙	十秦兵圍歇鉅鹿陳餘出兵救	三楚殺假乃出兵項羽怒田榮	十四懷王封沛公爲武安侯將碭郡兵西約先至咸陽王之	十四	二	五
三年十月	六	二	十一章邯破邯鄲徙其民於河內	四齊將田都叛榮往助項羽救趙	十五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城武南	十五使將臧荼救趙	三	六從項羽略入關
十一月	七拜籍上將軍	三羽矯殺宋義將其兵渡河救鉅鹿	十二	五	十六	十六	四	七

十二月	八	四大破秦軍鉅鹿下諸侯將皆屬項羽	十三楚救至秦圍解	六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	十七救趙至栗得皇訢武蒲軍與秦軍戰破之	十七	五豹救趙	八
端月	九	五虜秦將王離	十四張耳怒陳餘棄將印去	七項羽田榮分齊爲二國	十八	十八	六	九
二月	十	六攻破章邯章邯軍卻	十五	八	十九得彭越軍昌邑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軍得積粟	十九	七	十
三月	十一	七	十六	九	二十攻開封破秦將楊熊熊走滎陽秦斬熊以徇	二十	八	十一
四月	十二	八楚急攻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歸秦請兵趙高讓之	十七	十	二十一攻潁陽略韓地北絕河津	二十一	九	十二
五月	二年一月	九趙高欲誅欣欣恐亡走告章邯謀叛秦	十八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十	十三

六月	七月	八月趙高殺二世	九月子嬰為王	十月[redacted]徐廣曰歲在乙未	十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章邯與楚約降未定項羽許而擊之	十一項羽與章邯期殷虛章邯等已降與盟以邯為雍王	十二以秦降都尉翳長史欣為上將將秦降軍	十三	十四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於河南	十五羽詐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
十九張耳從楚西入秦	二十	二十一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	二十二	二十三張耳從楚西入秦	二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三攻南陽守齮破之陽城郭東[redacted]徐廣曰陽城在南陽	二十四降下南陽封其守齮	二十五攻武關破之	二十六攻下嶢及藍田以留侯策所戰皆降	二十七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平秦還軍霸上待諸侯約	二十八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悅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從項羽略地遂入關	十六
十四	十五申陽下河南降楚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二月	義帝元年一月		二月徙都江南郴
八	九	諸侯尊懷王為義帝	西楚霸王項籍始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十六至關中誅秦王子嬰屠燒咸陽分天下立諸侯	十七	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	[redacted]高祖及十八諸侯受封之月漢書異
	分楚為四	分為衡山	王吳芮始故番君
		分為臨江	王共敖始故楚柱國
		分為九江	王英布始故楚將
	二十六	更名為常山	王張耳始故楚將[redacted]故趙相
二十五分趙為代國		分為代	二十七王趙歇始故趙王
	十九	更名為臨淄	王田都始故齊將
十八項羽怨榮殺之分齊為三國[redacted]臨淄濟北膠東		分為濟北	王田安始故齊將
		分為膠東	二十王田市始故齊王
二十九與項羽有郤見之戲下講解羽倍約分關中為四國[redacted]漢雍塞翟	正月	分關中為漢	二月漢王始故沛公
		分關中為雍	王章邯始故秦將
		分關中為塞	王司馬欣始故秦將[redacted]故秦長史
		分關中為翟	王董翳始故秦將[redacted]故秦都尉
二十九臧荼從入分燕為二國[redacted]燕遼東也	三十	燕	王臧荼始故燕將
		分為遼東	二十一王韓廣始故燕王
十七分魏為殷國	十八	更為西魏	十九王魏豹始故魏王
		分為殷	王司馬卬始故趙將
二十分韓為河南國	二十一	韓	二十二王韓成始故韓將[redacted]故韓王
		分為河南	王申陽始故楚將

姓王表云一月應劭云諸侯王始受封之月十八王同時稱一月以非元正故云一月高祖十月至霸上改元

三
二都彭城
主此月漢四月也 二江都[redacted]漢表云二月應劭云諸侯王始都國之月十八王同時稱二月
二都邾
二都江陵
二都六
二都襄國
二十八都代
二都臨淄
二都博陽
二十一都即墨
三月都南鄭
二都廢丘
二都櫟陽
二都高奴
二都薊
三十二都無終
二十都平陽[redacted]後從漢又叛韓信虜之漢四年周苛殺豹也
二都朝歌
二十三都陽翟[redacted]姚氏云韓成是項梁所立不與十七國封此云十八王並項羽所命不
二都洛陽

四
三諸侯
三
三
三
三
二十九
三
三
二十二
四月
三
三
三
三
三十三
二十一
三
二十四　細區別又高紀云項羽與成至彭城廢爲侯又殺之是不令就國當以陽翟爲都而不之其所封國也
三

罷戲下兵皆之國

[illegible]趙歇前爲趙王巳二十六月今徙王代之三月故云二十九月其膠東市之前爲齊王十九韓廣魏豹韓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成五人並先為王已經多月故因舊月而數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四田榮擊都都降楚	五齊王田榮始故齊相	二
	四	五	六田榮擊殺安屬
	二十三	二十四田榮擊殺市屬齊	
	五月	六月	七月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四	五	六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項羽誅成
	四	五	六

	八	九	十項羽滅義帝[redacted]羽使九江王布殺之漢王為舉哀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七	八	九耳降漢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歇復王趙
	三	四	五
齊	七		
	八月	九月	十月王至陝[redacted]徐廣曰弘農陝縣
	七邯守廢丘漢圍之	八	九
	七欣降漢國除	屬漢為河南郡	
	七翳降漢國除	屬漢為上郡	
	七	八	九
	三十七臧荼擊殺廣無終滅之屬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七	八	九
	韓王鄭昌始項王立之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歇以陳餘爲代王號成安君	二	三
三十六代王歇還王趙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六	七	八項籍擊榮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項籍立故齊王田假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十漢拔我隴西	十一	十二漢拔我北地	二年一月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韓王信始漢立之	二	三	四
屬漢爲河南郡			

	二	三項羽以兵三萬破漢兵五十六萬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爲齊王	二田榮弟橫反城陽擊假走楚楚殺假	三齊王	田廣始廣榮子橫立之	二	三
	三月王擊殷	四月王	伐楚至彭城壞走	五月王走滎陽	六月王
	二	三		四	五漢殺
	二	三		四	五
	三十二降漢爲廢王	三十三	從漢伐楚	三十四豹歸叛漢	三十五
	十四降漢卬廢	爲河內	郡屬漢		
	五	六從漢	伐楚	七	八

	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六	七	八	九
	八	九	十	十一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	五	六	七
入關立太子復如滎陽	七月	八月	九月	後九月[redacted]徐廣曰應
邯廢丘	屬漢爲隴西北地中地郡			
	六	七	八	九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漢將韓信虜豹	屬漢爲河東上黨郡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	十一	十二布身降漢地屬項籍			
	十二漢將韓信斬陳餘	十三屬漢爲太原郡				
	四十八漢滅歇立張耳屬漢爲郡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閏建巳	三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王敖薨	臨江王驩始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月楚圍王滎陽	五月	六月王出滎陽[redacted]徐廣曰	項羽高紀七月出滎陽	七月	八月周苛樅
四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漢將韓信擊殺龍且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漢御史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敖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趙王張耳始漢立之		二	三	四	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漢將韓信擊殺廣	屬漢爲郡			齊王韓信始漢立之	二
公殺魏豹	九月	四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立信王齊	三月周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周苛入楚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淮南王英布始漢立之
	六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六
入楚	四月王出滎陽豹死[redacted]徐廣曰項羽紀曰	王出成皐	五月	六月	七月立布爲淮南王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誅籍	齊王韓信徙楚王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徙王長沙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漢虜驩屬漢爲南郡	
二	三	四	五	六	七淮南國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趙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徙王楚屬漢南四郡
八月	九月太公呂后歸自楚	五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殺項籍天下平諸侯臣屬漢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年一月燕國
					復置梁國
十一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韓王信徙王代都馬邑
					分臨江爲長沙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屬淮南國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耳薨諡景王	趙王張敖立耳子
二月甲午王更號即皇帝位於定陶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帝入關	七月	八月帝自將誅燕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月梁王彭越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redacted]改封也	二	三	四	五	六芮薨諡文王	長沙王成臣始芮子

九王得故項羽將鍾離昧斬之以聞	十	
三	四	
二	三	
九月	後九月[redacted]徐廣曰應閏建寅	
九反漢虜荼[redacted]漢書作四年九月誤也	燕王盧綰始漢太尉	
八	九	
十二	五年一月	
二	三	

索隱述贊曰秦失其鹿羣雄競逐狐鳴楚祠龍興沛谷武臣自王魏豹必復田儋據齊英布居六項王主命義帝見戮以月繫年道悠運速洶洶天下瞻烏誰屋眞人霸上卒享天祿

史記卷十六

史記卷十六考證

秦楚之際月表○臣照按古人之書用卷軸後世易爲篇帙便於省覽然表宜卷軸篇帙轉不便也史記十表中此表最爲舛誤無一善本可從如既稱月表矣忽又稱某年某月定非龍門本文推尋其理蓋後人以漢王當自紀年號不當同于凡諸侯王而韓信等漢臣自當奉漢朔因而紀年也傳襲之久又誤將非漢臣而亦改稱年者甚且以二世之三年五月爲楚懷王之二年一月則其紀年紀月誠不可得而解夫秦楚之間惟不得盡以漢元紀年是以紀月今謂之紀年數則非一月謂之紀月數則應稱十三月究其爲何月則一月乃秦正之七月夏正之五月其二月則秦正之八月夏正之十月天時人事俱舛讀者目眩心迷且既謂之一月則從一至百之稱是以十八王之一月趙歇便稱三十一月韓成便稱二十一月魏豹便稱十九月若紀之以年則一年若干月理不可通矣今將顚明易改者一一定正至于通體仍依舊式刊刻不敢臆專也惟仿蔡沈尚書考定武成之例别爲表文刊之于後以備參觀庶可識太史公之本意云至篇內改正之處既難枚舉且大段規模從舊細處不足縷陳

秦	二世元年七月	八月
楚	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	二月葛嬰爲涉徇九江立襄彊爲楚王
項		
趙		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爲趙王
齊		
漢		
燕		
魏		
韓		

秦	九月楚兵至戲	二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端月	二月
楚	三月周文兵至戲敗而葛嬰聞涉王即殺襄彊	四月誅葛嬰	五月周文死	六月陳涉死	楚王景駒始秦嘉立之	二月嘉爲上將軍
項	項梁號武信君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涉將君平矯拜項梁爲楚柱國急西擊秦	六月梁渡江陳嬰黥布皆屬
趙	二月	三月	四月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走		趙王歇始張耳陳餘立之	二月
齊	齊王田儋始儋狄人諸田宗彊從弟榮弟橫儋之起殺狄令自王 案隨至二世二年六月章邯殺儋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讓景駒以擅自王不請我景駒使公孫慶亦讓齊齊誅慶	六月
漢	沛公初起	二月擊胡陵方與破秦監軍	三月殺泗水守拔薛西周市東略地豐沛閒	四月雍齒叛沛公以豐降魏沛公還攻豐不能下	五月沛公聞景駒王在留往從與擊秦軍碭西	六月攻下碭收得兵六千與故凡九千人
燕	韓廣爲趙略地至燕自立爲燕王始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魏	魏王咎始咎在陳不得歸國	二月	三月齊趙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	四月咎自陳歸立	五月章邯已破陳圍臨濟	六月
韓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三月	四月梁擊殺景駒秦嘉遂入薛兵十餘萬衆		楚懷王始都盱台故懷王孫梁立之索隱懷王孫名心也	二月陳嬰爲柱國	三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梁求楚懷王孫得之民閒立爲楚王	十一月天大雨三月不見星	十二月救東阿破秦軍乘勝至定陶項梁有驕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儋救臨濟章邯殺田儋榮走東阿	齊王田假爲王秦急圍榮東阿	楚救榮得解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爲齊王始
七月攻拔下邑遂擊豐豐不拔聞項梁兵衆往請擊豐	八月沛公如薛見項梁梁益沛公卒五千擊豐拔之雍齒奔魏	九月	十月沛公如薛共立楚懷王	十一月沛公與項羽北救東阿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	十二月沛公與項羽西略地斬三川守李由於雍丘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七月	八月臨濟急周市如齊楚請救	九月	十月咎自殺臨濟降秦咎弟豹走東		
			韓王成始	二月	三月

	九月	後九月	三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端月	二月
	四月徙都彭城	五月拜宋義上將軍	六月	七月拜籍上將軍	八月	九月	十月
色	十三月章邯破殺於定陶項羽恐還軍彭城	懷王封項羽於魯爲次將屬宋義北救趙	二月	三月羽矯殺宋義將其兵渡河救鉅鹿	四月大破秦軍鉅鹿下諸侯將皆屬項羽	五月	六月
	九月	十月秦軍圍歇距鹿陳餘不出救兵	十一月章邯入邯鄲徙其民於河內	十二月	十三月楚救至秦圍解	十四月張耳怒陳餘棄將印去	十五月
	二月田假走楚楚趣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出兵項羽怨田榮	三月	四月齊將田都叛榮往助項羽救趙	五月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	六月	七月	八月
	十三月沛公聞項梁死還軍從懷王軍於碭	十四月懷王封沛公爲武安侯將碭郡兵西約先至咸陽王之	十五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武城南	十六月	十七月至栗得皇訢武蒲軍與秦軍戰破之	十八月	十九月得彭越軍昌邑襲陳留用酈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使將臧荼救趙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十九月
	魏豹自立爲魏王都平陽始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豹救趙	六月	七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食其策軍得積粟			
三月	十一月	七月	十六月	九月	二十月攻開封破秦將楊熊熊走滎陽秦斬熊以徇	二十月	八月	十一月
四月	十二月	八月楚急攻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歸秦請兵趙高讓之	十七月	十月	二十一月攻潁陽略韓地北絕河津	二十一月	九月	十二月
五月	十三月	九月趙高欲誅欣欣恐亡走章邯謀叛秦	十八月	十一月	二十二月	二十二月	十月	十三月
六月	十四月	十月章邯與楚約降未定項羽許而擊之	十九月張耳從楚西入秦	十二月	二十三月攻南陽守齮破之陽城郭東	二十三月	十一月	十四月
七月	十五月	十一月項羽與章邯期殷虛章邯等已降與盟以邯為雍王	二十月	十三月	二十四月降下南陽封其守齮	二十四月	十二月	十五月申陽下河南降楚
八月趙高殺二世	十六月	十二月以秦降都尉翳長史欣	二十一月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	十四月	二十五月攻武關破之	二十五月	十三月	十六月

		為上將將秦降軍						
九月子嬰為王	十七月	十三月	二十二月	十五月	二十六月攻下嶢及藍田以留侯策不戰皆降	二十六月	十四月	十七月
十月集解徐廣曰歲在乙未	十八月	十四月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於河南	二十三月張耳從楚西入秦	十六月	二十七月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平秦還軍霸上待諸侯約	二十七月	十五月從項羽略地遂入關	十八月
十一月	十九月	十五月羽詐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	二十四月	十七月	二十八月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悅	二十八月	十六月	十九月
十二月	二十月	十六月至關中誅秦王子嬰屠燒咸陽分天下立諸侯	二十五月	十八月	二十九月與項羽有郤見之戲下講解	二十九月	十七月	二十月
正月	二十一月分楚為四國	十七月	二十六月分趙為代國	十九月項羽怨榮分齊為三國	三十月羽倍約分關中為四國	三十月臧荼從入關分燕為二國	十八月分魏為殷國	二十一月分韓為河南國

義帝元年

諸侯尊懷王為義帝徙都江南郴
項籍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都彭城
楚分為衡山都邾 為臨江都江陵 為九江都六
趙更名為常山都襄國 分為代都代
齊更名為臨菑都臨菑 分為濟北都博陽 為膠東都卽墨
漢為關中都南鄭 為雍都廢丘 為塞都櫟陽 為翟都高奴

燕都薊 分爲遼東都無終
魏更爲西魏都平陽 分爲殷都朝歌
韓分爲河南都洛陽

楚 項 趙 齊 漢 秦 燕 魏 韓

義帝		一月		二月	
西楚	項籍自立爲西楚伯王始	一月		二月	
衡山	王吳芮始故番君	一月		二月	
臨江	王共敖始故楚柱國	一月		二月	
九江	王英布始故楚將	一月		二月	
常山	王張耳始故楚將 索隱故趙相	一月		二月	
代	王趙歇始故趙王	二十七月	索隱趙歇前爲趙王已二十六月矣今徙	廿八月	王代故云二十七月其膠東市之前爲齊王韓廣魏豹韓成五人並先爲王已經多月故因舊月而數
臨菑	王田都始故齊王	一月		二月	
濟北	王田安始故齊將	一月		二月	
膠東	王田市始故齊王	二十月		廿一月	
漢	漢王始故沛公	一月		二月	
雍	王章邯始故秦將	一月		二月	
塞	王司馬欣始故秦將	一月		二月	
翟	王董翳始故秦將	一月		二月	
燕	王臧荼始故燕將	一月		二月	
遼東	王韓廣始故燕王	三十一月		卅二月	
西魏	王魏豹始故魏王	十九月		二十月	
殷	王司馬卬始故趙將	一月		二月	
韓		二十二月		廿三月	
河南	王申陽始故楚將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月諸侯罷戲下各之國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二十九月	三十月	三十一月	三十二月
三月	四月田榮擊都都降楚復爲齊	齊王田榮始故齊相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田榮擊殺安屬齊
二十二月	二十三月	二十四月田榮擊殺市屬齊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十三月	三十四月	三十五月	三十六月
二十一月	二十二月	二十三月	二十四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二十四月	二十五月	二十六月	二十七月項羽誅成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義帝七月	八月	九月項羽殺義帝
西楚七月	八月	九月
衡山七月	八月	九月
臨江七月	八月	九月
九江七月	八月	九月
常山七月	八月	九月耳降漢
代三十三月	三十四月	三十五月歇復王趙
齊三月	四月	五月
漢七月	八月	九月王至陝
雍七月邯守廢丘漢圍之	八月	九月
塞欣降漢國除屬漢爲河南郡		
翟翳降漢國除屬漢爲上郡		
燕七月	八月	九月
遼東三十七月臧荼擊殺無終滅之屬燕		
西魏二十五月	二十六月	二十七月
殷七月	八月	九月
韓韓王鄭昌始項羽立之	二月	三月
河南七月	八月	九月

楚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 項羽以兵三萬破漢兵五十六萬
衡山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
臨江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
九江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
趙	三十六月	三十七月	三十八月	三十九月	四十月	四十一月
代		歇以陳餘為代王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齊	六月	七月	八月 項籍擊榮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項籍立故齊王田假為王	二月 田榮弟橫反城陽擊假假走楚楚殺假	齊王田廣始廣榮子橫立之
漢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王擊殷	十五月 王伐楚
雍	十月 漢拔我隴西	十一月	十二月 漢拔我北地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
燕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
魏	二十八月	二十九月	三十月	三十一月	三十二月 降漢為廢王	三十三月 從漢伐楚
殷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卬降漢虜為河內郡屬漢	
韓	韓王信始漢立之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從漢伐楚
河南	屬漢為河南郡					

楚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十九月	二十月	二十一月
衡山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十九月	二十月	二十一月
臨江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十九月	二十月	二十一月
九江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十九月	二十月	二十一月
趙	四十二月	四十三月	四十四月	四十五月	四十六月	四十七月
代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齊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漢	十六月 王走滎陽	十七月 王入關立太子復如滎陽	十八月	十九月	二十月	二十一月 是為二年後九月
雍	十六月	十七月 漢殺邯廢丘屬漢為隴西北地上郡				
燕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十九月	二十月	二十一月
魏	三十四月 豹歸叛漢	三十五月	三十六月	三十七月	三十八月 漢將韓信虜豹屬漢為河東上黨郡	
殷						
韓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河南						

二十二月
二十二月
二十二月
二十二月
四十八月 漢滅歇屬漢爲太原郡
十二月 漢將韓信斬陳餘屬漢爲代郡
八月
二十二月
二十二月
十三月

楚	二十三月	二十四月	二十五月	二十六月	二十七月
衡山	二十三月	二十四月	二十五月	二十六月	二十七月
臨江	二十三月	二十四月	二十五月	二十六月	二十七月
九江	二十三月	二十四月 布身降漢地屬項籍			
齊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漢	二十三月	二十四月	二十五月 是爲三年正月	二十六月	二十七月
燕	二十三月	二十四月	二十五月	二十六月	二十七月
韓	十四月	十五月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楚	二十八月	二十九月	三十月	三十一月	三十二月	三十三月	三十四月
衡山	二十八月	二十九月	三十月	三十一月	三十二月	三十三月	三十四月
臨江	二十八月	二十九月	三十月	三十一月 王敖薨	臨江王驩始敖子	二月	三月
齊	十四月	十五月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十九月	二十月
漢	二十八月 楚困王滎陽	二十九月	三十月 王出滎陽	三十一月	三十二月 周苛樅公殺魏豹	三十三月	三十四月
燕	二十八月	二十九月	三十月	三十一月	三十二月	三十三月	三十四月
韓	十九月	二十月	二十一月	二十二月	二十三月	二十四月	二十五月

楚	三十五月 漢將韓信擊殺龔	三十六月	三十七月	三十八月
衡山	三十五月	三十六月	三十七月	三十八月
臨江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趙	王張耳始漢立之	二月	三月	四月
齊	二十一月 漢將韓信擊虜廣屬漢爲郡			王韓信始漢立之
漢	三十五月	三十六月	三十七月	三十八月 立信王齊
燕	三十五月	三十六月	三十七月	三十八月
韓	二十六月	二十七月	二十八月	二十九月

三十九月漢御史周苛入楚	四十月	四十一月	四十二月
三十九月	四十月	四十一月	四十二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三十九月周苛入楚	四十月王出滎陽、豹死	四十一月	四十二月
三十九月	四十月	四十一月	四十二月
三十月	三十一月	三十二月	三十三月

楚	四十三月	四十四月	四十五月	四十六月	四十七月	四十八月誅籍
衡山	四十三月	四十四月	四十五月	四十六月	四十七月	四十八月
臨江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	十六月	十七月漢虜驩
淮南	王英布始、漢立之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趙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齊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漢	四十三月立布爲淮南王	四十四月	四十五月太公呂后歸自楚	四十六月	四十七月	四十八月
燕	四十三月	四十四月	四十五月	四十六月	四十七月	四十八月
韓	三十四月	三十五月	三十六月	三十七月	三十八月	三十九月

漢五年

項籍誅、天下平、諸侯臣屬漢、
徙齊王信王楚、齊屬漢南四郡、
徙衡山王芮王長沙、都臨湘、衡山屬淮南國、
分臨江爲長沙國、
復置梁國、都定陶、
徙韓王信王代、都馬邑、

漢	正月	二月甲午王更號、即皇帝位于定陶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帝入關	七月	八月帝自將誅燕	九月虜荼	後九月
楚	十二月王信始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十九月	二十月王得故項羽將鍾離眛、斬之以聞	二十一月
淮南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月	十五月	十六月
趙	十五月	十六月	十七月	十八月	十九月	二十月	二十一月耳薨、諡景王	趙王張敖耳子	二月	三月
燕	四十九月	五十月	五十一月	五十二月	五十三月	五十四月	五十五月	五十六月荼反	燕王盧綰始、漢太尉	二月
梁	王彭越始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代	三十九月王韓信始	四十月	四十一月	四十二月	四十三月	四十四月	四十五月	四十六月	四十七月	四十八月
長沙	四十九月王芮始	五十月	五十一月	五十二月	五十三月	五十四月	五十五月芮薨、諡文王	長沙成王臣始、芮子	二月	三月

史記卷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illegible]應劭云雖名爲王其實如古之諸侯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illegible]按漢書封國八百同姓五十餘顏氏據左傳魏子謂成鱄云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是也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illegible]純善也亦云純一言周王非德不純一形勢弱也

漢興，序二等。[illegible]韋昭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illegible]徐廣曰一云非有功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illegible]徐廣曰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illegible]徐氏九國不數吳蓋以荊絕乃封吳故也仍以淮陽爲九今按下文所列有十國者以長沙異姓故言九國也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illegible]韋昭曰遼東陽縣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illegible]徐廣曰穀水在沛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illegible]京兆也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孼，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illegible]忕音誓忕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計故爾雅云忕猶狃也狃亦訓習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illegible]按武帝用主父偃言而下推恩之令也故齊分爲七，[illegible]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東膠西是分爲七趙分爲六，[illegible]徐廣曰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爲五，[illegible]徐廣曰濟陰濟川濟東山陽淮南分三，[illegible]徐廣曰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illegible]適音宅或作過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illegible]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illegible]景帝時漢境北至燕代燕代之北未列爲郡吳長沙之國南至嶺南嶺南越未平亦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illegible]錯音七各反錯謂交錯相銜如犬牙故云犬牙相制言犬牙參差也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高祖元年
楚	[illegible]高祖五年
齊	[illegible]四年封韓
荊	[illegible]六年封劉
淮南	[illegible]四年封
燕	[illegible]五年封盧
趙	[illegible]四年封張
梁	[illegible]五年封彭
淮陽	[illegible]十一年
代	[illegible]二年封韓
長沙	[illegible]五年吳

封韓信六年王第交也

信六年封子肥

賈十一年爲英布所殺其年立吳國封兄子濞也

英布十一年反誅立子長

綰十一年亡入匈奴十二年封子建也

耳其年薨明年子敖立八年廢爲宣平侯九年立子如意

越十一年反誅十二年立子恢

封子友後二年爲郡高后元年復爲國封惠帝子疆

王信五年降匈奴十一年立子恆

芮薨六年子成王臣立爲長沙王

二

都彭城

都臨菑

都吳

都壽春

都薊

都邯鄲

都淮陽

都陳

十一月初韓王信元年都馬邑[redacted]徐廣曰本紀

及喪高帝起五年始徙信故韓王孫

二

三

三

四

初王信元年故相國

十月乙丑初王武王英布元年

初王張耳元年

五

齊王信徙爲楚王元年反廢

二　徙楚

二

九月壬子初王盧綰元年

王敖元年

初王彭越元年

四　降匈奴國除爲郡

二月乙未初王文王吳芮元年薨

六	七	八	九
正月丙午初王交元年高祖弟	二	三	四 來朝
正月甲子初王悼惠王肥元年高祖子	二	三	四 來朝
正月丙午初王劉賈元年	二	三	四
三	四	五	六 來朝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廢初王隱王如意元年高祖子
二	三	四	五 來朝
初王喜元年	二	三	四 匈奴攻代代王棄其國亡歸漢後置代都中
成王臣元年	二	三	四

十	十一	十二
五 來朝	六	七
五 來朝	六	七
五 來朝	六 黥布反所殺國除為郡	更為吳國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高祖兄仲子故沛
七 來朝 反誅	十二月庚午厲王長元年高祖子	二
六 來朝	七 集解徐廣曰一云十月亡入於匈奴	三月甲午初王靈王建元年高祖子
二	三	四 死
六 來朝 反誅	三月丙午初王恢元年高祖子	二
三	三月丙寅初王友元年高祖子徙趙	二
都	二月丙子初王恆元年高祖子	二
五 來朝	六	七

	孝惠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來朝	十	十一 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 來朝
							初置魯國
	八	九 來朝	十	十一 來朝	十二	十三 薨	哀王襄元年
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來朝	七	八 來朝
	三	四	五	六 來朝	七	八	九 來朝
	二	三	四	五	六 來朝	七	八 來朝
	淮陽王徙於趙名友元年是為幽王	二	三	四 來朝	五	六	七 來朝
							初置常山國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來朝
							初置呂國
	為郡						復置淮陽國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八	哀王回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高后元年	二
十五	十六
四月元王張偃元年偃高后外孫故趙王敖子	二
二	三
九	十
十	十一
九	十
八	九
四月辛卯哀王不疑元年薨	七月癸巳初王義元年皇子哀王弟義孝惠子故襄城侯立為
十	十一
四月辛卯呂王台元年薨	十一月癸亥王呂嘉元年嘉肅王子
四月辛卯初王懷王強元年強惠帝子	二
十	十一
七	恭王右元年

三 四
十七 十八
三 四

四 來朝 五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帝 二 五月丙辰初王朝元年朝惠帝子故軹侯[illegible]軹音章是反軹縣在河內後文帝以封薄昭
十二 十三

二 三
三 四
十二 十三
二 來朝 三

五 六 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五 六 七
六 七 八

初置琅邪國 王澤元年故營陵侯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四 來朝 十五 十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絕
十二 十三 十四 出死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徙王趙自殺

四 嘉廢七月丙辰呂產元年產肅王弟故洨侯[illegible]洨音交水所出縣名在沛 二 呂產徙王梁七月
五 無嗣初王武元年武孝惠帝子故壺關侯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 五 六

	八		孝文前
	三十二		二十三
	八		九 屢
	九		十 薨
			初置成
			初置濟
[redacted]營陵縣名屬北海	二		三 徙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月辛丑初王呂通元年肅王	子故東平侯九月誅國除[redacted]東平縣屬梁國	十月庚
	初王呂祿元年呂后兄子胡陵	侯誅國除[redacted]胡陵縣屬山陽	十月庚
			分爲河
	五 非子誅國除爲郡		初置太
王呂產元年	二 有罪誅爲郡		復置梁
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三		
	二		三 武
	十七		十八
	七		八

元年	二		三
	夷王郢元年		二
爲侯			
	文王則元年		二
陽郡	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章悼惠	王子故朱虛侯[redacted]朱虛縣名屬瑯邪	二
北	二月乙卯王興居元年興居悼	惠王子故東牟侯[redacted]東牟縣屬東萊	二
燕	國除爲郡		
	十八		十九 來朝
	十九		二十 來朝
戌瑯邪王澤徙燕元年	二 是爲敬王薨		康王嘉元年
戌趙王遂元年幽王子	二		三
間都樂成	二月乙卯初王文王辟彊元年	辟彊趙幽王子[redacted]辟音璧	二
原都晉陽	二月乙卯初王參元年參文帝子		二
國	二月乙卯初王懷王勝元年勝文帝子		二
誅國除	武元年武文帝子		復置淮陽國
爲文帝	二月乙卯初王		二 徙淮陽
	九		靖王著元年

四	五	六	七
三	四 薨	王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共王喜元年 為郡	二	三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王無道遷蜀死雍為郡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來朝
三	四	五	六
三 更為代王			
三	四	五	六 來朝
代王武徙淮陽三年	四	五	六 來朝
三 太原王參更號為代王三年實居太原是為孝王	四	五	六 來朝
二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來朝	九
七 來朝	八	九	十	十一 來朝	十二	十三
五	六 來朝	七	八 徙淮南為郡屬齊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城陽王喜徙淮南元年	二	三
六 來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來朝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來朝	十三	十四
七 來朝	八	九	十	十一 來朝	十二	十三 薨
七	八	九	十 來朝薨無後	十一 淮陽王武徙梁元年是為孝王	十二	十三
七	八 來朝	九	十 來朝徙梁為郡			
七	八	九	十 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	七	八 來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六		後元年	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初置衡山	四月丙寅王	勃元年淮南厲王子故安陽侯	二	三
十四 薨無後	四月丙寅孝	王將閭元年齊悼惠王子故陽虛侯	二	三
復置城陽國	淮南王喜徙	城陽十三年	十四	十五
復置濟北國	四月丙寅初	王志元年齊悼惠王子故安都侯	二	三
分爲濟南國	四月丙寅初	王辟光元年齊悼惠王子故扐侯	二	三
分爲菑川都劇	四月丙寅初	王賢元年齊悼惠王子故武城侯	二	三
分爲膠西都宛集解徐廣曰樂安有宛縣	四月丙寅初	王卬元年齊悼惠王子故平昌侯	二	三
分爲膠東都即墨	四月丙寅初	王雄渠元年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	二	三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四 徙城陽	四月丙寅王	安元年淮南厲王子故阜陵侯	二	三
十三 來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哀王福元年薨無後國除爲郡				
初置廬江國	四月丙寅王	賜元年淮南厲王子故陽周侯	二	三
十四 來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薨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孝景前元年	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來
						分楚復置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 來朝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四 來朝	五 來朝	六 來朝	七	八	九	十 來朝
四 來朝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來朝	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	五	六	七 來朝	八	九	十
十七	十八 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九	二十 來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復置河間國	三月甲寅
					初置廣川都信都	三月甲寅
						初置中山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八 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初置臨江都江都	三月甲寅
					初置汝南	三月甲寅
					初置淮陽國	三月甲寅
恭王登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來朝	二十一來朝薨無後國除	復置長沙國	三月甲寅

	三	四　四
朝	三十一　反誅	文王禮
魯國	六月乙亥淮陽王徙魯元年是為恭王	二　來
	十一	十二
	十一	懿王壽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徙菑川	衡山王
	十一　反誅	為郡
	十一　反誅濟北王志徙菑川十一年是為懿王	十二
	十一反誅六月乙亥子王端元年景帝子[illegible]謚法能優其德曰子	二
	十一　反誅	四月乙
	四十二　反誅	初置江
	十一	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來朝	二十六　反誅	為郡
初王獻王德元年景帝子	二　來朝	三
王彭祖元年景帝子	二　來朝	三
都盧奴	六月乙亥靖王勝元年景帝子	二
	十一	十二
來朝	二十五　來朝	二十六
初王閼元年景帝子[illegible]閼音遏	二	三　薨
初王非元年景帝子	三	三　徙
初王餘元年景帝子徙魯	二	為郡
	八	九
定王發元年景帝子	二	三

月乙巳立太子	五
元年王子故平陸侯	二
朝	三
徙濟北廬江王賜徙衡山王元年	二
元年	二　來朝
	二十五
勃徙濟北十二年	十三　薨是為貞王
	十三
	三
巳初王元年是為孝武帝	
都六月乙亥汝南王非為江都王元年是為易王[illegible]謚法好更故舊為易	二
	十三　來朝
	二十六　薨
	廣川王彭祖徙趙四年是為敬肅
	四
	四　徙趙國除為信都郡
	三
徙衡山國除為郡	
	二十七
無後國除為郡	
江都	
	十
	四

	六	七　十一月乙丑太子廢		中元年	二
	三　來朝薨	安王遣元年		二　來朝	三
	四	五		六　來朝	七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來朝
	武王胡元年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來朝	十七　來朝
	四	五		六　來朝	七
	三	四　四月丁巳為太子		五　復置膠東國	四月乙巳初王康王寄
	三	四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王定國元年	二		三	四
王	五	六		七	八　來朝
	五	六		七	八　來朝
				復置廣川國	四月乙巳惠王越元年
	四	五　來朝		六	七
					初置清河都清陽
	二十八	二十九　來朝		三十	三十一　來朝
	復置臨江國	十一月乙丑初王閔王榮元年景帝子	太子廢為王	二	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來朝	六　來朝		七	八

	三		四
	四		五
	八		九
	七　來朝		八
	七		八
	三十		三十一
	五		六
	十八		十九
	八		九
元年景帝子	二		三
	七		八
	十八		十九　來朝
	五　來朝		十六
	九		十
	九		十
景帝子	二		三
	八		九　來朝
	三月丁巳哀王乘元年景帝子		二
			復置常山國
	三十二		三十三
	四　坐侵廟壖垣為宮自殺國除為南郡	【索隱】音如川反壖垣廟境外之壖邊也	
	十五　來朝		十六
	九		十　來朝

五	六		後元元年
六 來朝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薨		頃王延元年[illegible]頃音傾城陽王子
七	八		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來朝
十	十一		十二
四 來朝	五		六
九	十		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七	八		九 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來朝
四	五		六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三月丁巳初王憲王舜元年孝景子	二		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來朝薨		恭王買元年孝王子
分爲濟川國	五月丙戌初王明	元年梁孝王子	二
分爲濟東國	五月丙戌初王彭	離元年梁孝王子	二
分爲山陽國	五月丙戌初王定	元年梁孝王子	二
分爲濟陰國	五月丙戌初王不	識元年梁孝王子	二 薨無後國除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一 來朝	十二		十三

二	三	孝武建元元年	二	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來朝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來朝	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二 來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十 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	八 來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來朝	二十七
十 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來朝
六	七	八	九 來朝	十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坐射殺中傳廢遷房陵[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太傅
三	四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來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來朝

四	五	
十四	十五	
十八	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七	十八	
七	八	
十五	十六	
二十八	二十九	
十八	十九	
十二	十三	
十七來朝	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五	十六	
十九	二十	
十九	二十	
十二	繆王元年[illegible]徐廣曰齊立四十五年以征和元年乙丑有罪病死謚曰繆[illegible]廣川惠王子王謚法	
十八	十九	
十一	十二薨無後國除爲郡	
九來朝	十	
七薨	平王襄元年	
八爲郡		
八	九	
八	九薨無後國除爲郡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九	二十	

	六	元光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來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率厲王次昌元年	二	三
	九	十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薨	靖王建元
	二十來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四	十五來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一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來朝	恭王不害
名與實乖曰繆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來朝	二十三來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王義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來朝	二十四來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元朔元年	二	三	四	五
薨	襄王注元年	二	三	四 來朝	五
薨	安王光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	五 薨無後國除為郡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四 來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來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來朝
	二十六	王建元年	二	三	四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安有罪削
	二十四坐禽獸行自殺國除為郡				
來朝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元年	二	三	四 薨	剛王堪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來朝	三十	三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來朝
	九	十 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來朝	二十一
	五	六	七	八	九
	康王庸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元狩元年	二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來朝	
	三十一	三十二 反自殺國除		
	二十一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七	八	九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六	七 反	自殺國除為廣陵郡
國二縣	四十二	四十三反自殺為六安郡	以故陳	為都七月丙子[redacted]徐廣曰一云壬子初王恭王慶元
	三十三	三十四 來朝	三十五	
	三	四	五	
	十四 來朝	十五	十六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	十一	十二 來朝	
	六	七	八 來朝	

	三	四	五	六
	九	十 來朝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復置齊國	四月乙巳初王懷王閎元年武帝子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來朝 薨	敬王義元年
	二十三 來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	十一	十二 來朝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哀王賢元年	二	三	四
			更爲廣陵國	四月乙巳初王胥元年武帝子
年膠東王子	二	三	四	五
			復置燕國	四月乙巳初王剌王旦元年武帝子[redacted]坐法暴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六	七	八	九 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五 來朝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五	二十六 來朝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元鼎元年	二	三
	十三	十四 薨	節王純元年
	十三	十四 來朝	十五
			初置泗水都郯[redacted]徐廣曰泗水屬東海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五	六	七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慢無親曰剌	二	三	四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薨
	二十一 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來朝
			復置清河國
	十三	三十一	三十二 薨子爲王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九剌攻殺人遷上庸國爲大河郡		
	十七	十八 來朝	十九 徙清河爲太原郡
	十三	十四	十五 來朝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思王商元年[redacted]徐廣曰一云勤王商元年恆山憲	王子	二	三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八		九	十
五		六	七
九		十	十一 來朝
五		六	七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頃王授元年		二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來朝	二十六
四十二 薨		四十三 哀王昌元年即年薨	康王昆侈元年[redacted]
代王義徙清河二十年是為剛王		二十一	二十二
更為真定國頃王平元年常山憲王子		二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元封元年		二
	五		六
	十九		二十
	四		五
	八 薨	無後國除為郡	
	八 來朝		九 薨
	四十二		四十三
	二十		頃王遺元年[redacted]濟南王辟光之子
	四十五		四十六
	十一		十二
	八		九
	十二		十三
	八		九
	四十六		四十七
	四		五
	二十七		二十八
蕭該云諡法好樂怠政曰康漢書作棟昆侈名	二		三
	二十三		二十四
	四 來朝		五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九		二十

三	四	五	六	太初元年	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一 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朝泰山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六	七	八	九	十	薨子哀王安世元年即戴王賀元年安世子
惠王武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朝泰山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四十七 薨無後國除					
十三	十四	戴王通平元年	二	三	四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來朝
二十五 來朝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六	七	八	九來朝	十	十一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十三	十四
	三十七	三十八
[illegible]賀廣川惠王子	二	三
	七 薨	荒王賀元年
	五十	五十一
	八	九
	五	六
	十六	十七
	二十	二十一
	十六	十七
	五十四	五十五
	十二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十	十一
	三十一	二十二
	十二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來朝
	二十七	二十八 來朝

集解徐廣曰孝武太始二年廣陵中山真定王來朝孝宣本始元年趙來朝二年廣川來朝四年清河來朝朝孝宣地節元年梁來朝二年河間來朝三年濟北來朝濟北分平原太山二郡

索隱述贊曰漢有天下爰鑒危亡始誓河岳言峻寵章淮陰就楚彭越封梁荊燕懿戚齊趙棣棠犬牙相制麟趾有光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魯恭梁孝濟北城陽仁賢足紀忠烈斯彰

史記卷十七

史記卷十七考證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臣照按此表格數既多年代又遠邦國分併又屢更且集解索隱正義參雜其間一字一行連篇累牘使閱者心憒目迷業未半而思去其間是否難定今將訛字之顯者改正仍將舊本刻於前而別爲考定表文於後以便參觀其集解等注已經見前故不著也

高帝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楚 都彭城					齊王信徙爲楚王元年反廢	正月丙午初王交元年交高祖弟	二	三
齊 都臨菑				二月初王信元年	徙楚	正月甲子初王悼惠王肥元年肥高祖子	二	三
荆 都吳						正月丙午初王劉賈元年	二	三
淮南 都壽春				七月乙丑初王武王英布元年	二	三	四	五
燕 都薊					九月壬子初王盧綰元年	二	三	四
趙 都邯鄲			十一月王耳元年		嗣王張敖元年	二	三	四廢
梁 都定陶					初王彭越元年	二	三	四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馬邑					韓王信徙王代降匈奴爲郡			
長沙 都臨湘					七年乙未文王吳芮薨	成王臣元年	二	三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楚	四	五來朝	六	七	
齊	四	五來朝	六	七	
吳	四	五來朝	六爲英布所殺國除爲郡	更爲吳國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濞高	祖兄仲子故沛侯
淮南	六	七來朝反	布誅十二月庚午厲王長元年長高祖子	二	
燕	五	六來朝	七十月亡入於匈奴	三月甲午初王靈王建元年建高祖子	
趙	初王隱王如意高祖子	二	三	四	
梁	五	六來朝反誅	三月丙午初王恢元年恢高祖子	二	
淮陽			三月丙寅初王友元年友高祖子	二	
代		復置代都中都	二月丙子初王□元年□高祖子	二	
長沙	四	五	六	七	

孝惠帝	元年	二年	三年
楚	八	九來朝	十
齊	八	九	十
吳	二	三	四
淮南	三	四	五
燕	二	三	四
趙	王薨淮陽王友徙于趙元年是爲幽王	二	三
梁	三	四	五
淮陽	爲郡		
代	三	四	五
長沙	八薨	哀王回元年	二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來朝
哀王襄元年	十三 薨	十二	十一
八	七	六	五
九 來朝	八	七	六 來朝
八 來朝	七	六 來朝	五
七 來朝	六	五	四 來朝
九 來朝	八	七	六
九	八	七	六
六	五	四	三

呂后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楚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魯	初置。四月元王張偃元年。偃高后外孫故趙王敖子	二	三	四
齊	二	三	四 來朝	五
吳	九	十	十一	十二
淮南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	九	十	十一	十二
趙	八	九	十	十一
常山	初置。四月辛卯哀王不疑元年。薨。	七月癸巳初王義元年。皇子。義哀王弟。孝惠子。故襄城侯。	二	義立爲帝。五月丙午初
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呂	四月辛卯呂王台元年。薨。	十一月癸亥呂王嘉元年。嘉肅王子。	二	三
淮陽	復置。四月辛卯初王淮王強元年。強惠帝子。	二	三	四
代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長沙	七 薨	恭王右元年。	二	三

五年	六年	
十九	二十	
五	六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四 來朝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三	
二	三	王朝元年。朝惠帝子。故軹侯。
十四	十五	
四	嘉廢。七月丙辰呂王產元年。產肅王弟。故洨侯。	
五 薨。無嗣。	初王武元年。武孝惠子。故壺關侯。	
十四	十五	
四	五	

	七年	八年
楚	二十一	二十二
魯	七	八 廢爲侯
齊	八	九
琅邪	初置。國王澤元年。故營陵侯。	二
吳	十五	十六
淮南	十六	十七
燕	十五 絕	十月辛丑初王呂通元年。肅王子。故東平
趙	十四 幽死	初王呂祿元年。呂后兄子。故陵侯。誅國除。
常山	四	五 非子。誅國除。爲郡。
梁	十六 徙王趙。自殺。王呂產元年。	二 有罪。誅國除。
呂	呂產徙王梁。七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二 非子。誅國除。
淮陽	二	三 武誅國除。
代	十六	十七
長沙	六	七

侯九月誅國除

孝文帝

廢舊初分齊為城陽濟北國後又分為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并齊為七國分趙為河間都樂成置太原國都晉陽復置梁國廢琅琊徙王王燕廢淮陽

	前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楚	二十三	夷王郢元年	二	三
齊	十薨	文王則元年	二	三
城陽		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章悼惠王子朱虛侯	二	共王喜元年
濟北		二月乙卯王興居元年興居悼惠王子東牟侯	二反誅為郡	
吳	十七	十八	十九來朝	二十
淮南	十八	十九	二十來朝	二十一
燕	十月庚戌琅邪王澤徙燕元年	二是為敬王薨	康王嘉元年	二
趙	十月庚戌趙王遂元年幽王子	二	三	四
河間		二月乙卯初王文王辟彊元年辟彊趙幽王子	二	三
太原		二月乙卯初王參元年參文帝子	二	三徙王代
梁		二月乙卯初王懷王勝元年勝文帝子	二	三
淮陽				復置淮陽國徙代王武王淮陽元年
代	十八為皇帝	二月乙卯初王武元年武文帝子		太原王參更代王三年實居太原是為孝王
長沙	八	九	靖王著元年	二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楚	四薨	王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來朝	九	十
齊	四	五	六	七來朝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薨無後
城陽	二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徙王淮南為郡屬齊				
濟北											
吳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淮南	二十二	二十三王無道遷蜀死雍為郡						城南王喜徙淮南元年	二	三	四
燕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來朝	十三來朝
趙	五	六	七來朝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來朝	十三	十四	十五
河間	四	五	六	七來朝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薨	哀王福元年薨
太原	四										
梁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十來朝薨無後	淮陽王武徙梁元年是為孝王	二	三	四來朝
淮陽	二	三	四來朝	五	六來朝	七	八來朝徙梁為郡				
代	二	三	四來朝	五	六	七	八來朝	九	十	十一	十二
長沙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來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國	十六年		後元年	
楚	十一		十二	
衡山	初置衡山四月丙寅王勃元年	淮南厲王子故安陽侯	二	
齊	四月丙寅孝王將閭元年	齊悼惠王子故陽虛侯	二	
城陽	復置城陽淮南王喜復徙城陽後元	年	二	
濟北	初置濟北四月丙寅王志元年	齊悼惠王子故安都侯	二	
濟南	初置濟南四月丙寅王辟光元年	齊悼惠王子故扐侯	二	
菑川	初置菑川都劇四月丙寅王賢元年	齊悼惠王子故武城侯	二	
膠西	初置膠西都宛四月丙寅王卬元年	齊悼惠王子故平昌侯	二	
膠東	初置膠東都即墨四月丙寅王雄渠	元年 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	二	
吳	三十二		三十三	
淮南	喜徙城陽四月丙寅王安元年	淮南厲王子故阜陵侯	二	無後國除爲郡
燕	十四		十五	
趙	十六		十七	
廬江	初置廬江四月丙寅王賜元年	淮南厲王子故陽周侯	二	
梁	五		六	
代	十三		十四	
長沙	十四		十五	

孝景帝 復置魯河間淮陽長沙常山初置廣川中山臨江汝南江都清河濟川濟東山陽濟陰

國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前元年
楚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魯							
衡山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齊	三	四來朝	五	六	七	八	九
城陽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濟北	三	四來朝	五來朝	六	七	八	九
濟南	三	四來朝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菑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膠西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膠東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吳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淮南	三	四	五	六	七來朝	八	九
燕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趙	十八	十九	二十來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河間							
廣川							
中山							
廬江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梁	七	八來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臨江							
汝南							
淮陽							
代	十五薨	恭王登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長沙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來朝	二十一來朝薨無後國除	

二年	三年
三十	三十一 反誅
	六月乙亥淮陽王徙魯元年 是為共王
十	十一
十	十一 薨
十 來朝	十一
十	十一 徙菑川
十	十一 反誅為郡
十	十一 反誅 濟北王志徙菑川元年是為懿王
十	十一 反誅 六月乙亥初王端元年 景帝子
十	十一 反誅
四十一	四十二 反誅
十	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來朝	二十六 反誅為郡
復置國三月甲寅初王獻德元年 景帝子	二 來朝
初置國都信都三月甲寅王彭祖元年 景帝子	二 來朝
	初置國都盧奴六月乙亥靖王勝元年 景帝子
十	十一 徙衡山國除為郡
十四	十五 來朝
初置國都江都三月甲寅初王閼元年 景帝子	二
初置國三月甲初王非元年 景帝子	
初置國三月甲寅初王餘元年 景帝子	
七	八
復置國三月甲寅定王發元年 景帝子	

	四年 四月乙巳立太子	五年
楚	文王禮元年元王子故平陸侯	二
魯	二 來朝	三
衡山	十二 徙濟北廬江山王賜徙衡山元年	二
齊	懿王壽元年	二 來朝
城陽	十二	十三
濟北	衡山王勃徙濟北元年	二 薨是為貞王
菑川	二	三
膠西	二	三
膠東	四月乙巳初王諱元年是為孝武帝	二
江都	初置國六月乙亥汝南王非為江都王元年是為易王	二
淮南	十二	十三 來朝
燕	二十五	二十六 薨
趙		廣川王彭祖徙趙元年是為敬肅王
河間	三	四
廣川	三	四 徙趙國除為郡
中山	二	三
梁	十六	十七
臨江	三 薨無後國除為郡	
汝南	三 徙江都	
代	九	十
長沙	三	四

六年	七年 十一月乙丑太子廢		中元年	二年
三 來朝薨	安王道元年		二 來朝	三
四	五		六 來朝	七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武王胡元年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來朝
四	五		六 來朝	七
三	四 四月丁巳爲太子			復置國 四月乙巳
三	四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王定國元年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來朝
五	六		七	八 來朝
				復置國 四月乙巳
四	五 來朝		六	七
十八	十九 來朝		二十	二十一
	復置國 十一月乙丑初王閔王榮元年	景帝子太子廢爲王	二	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來朝	六 來朝		七	八

		三年		四年	五年
	楚	四		五	六 來朝
	魯	八		九	十
	衡山	七 來朝		八	九
	齊	七		八	九
	城陽	十八		十九	二十
	濟北	五		六	七
	菑川	八		九	十
	膠西	八		九	十
	膠東	二		三	四
	江都	七		八	九
初王康王寄元年 景帝子	淮南	十八		十九	二十
	燕	五 來朝		六	七
	趙	六		七	八
	河間	九		十	十一
	廣川	二		三	四
	中山	八		九 來朝	十
	清河	初置國 三月丁巳	哀王乘元年 景帝子	二	三
	常山				復置國 三月丁
惠王越元年 景帝子	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濟川				
	濟東				
	山陽				
	濟陰				
	臨江	四 坐侵廟壖垣爲宮	自殺國除爲南郡		
	代	十五 來朝		十六	十七
	長沙	九		十 薨	十一 來朝

六年		後元年	
七		八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十		十一	
二十一 薨		頃王延元年	
八		九	
十一		十二 來朝	
十一		十三	
五		六	
十		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八		九 來朝	
九		十 來朝	
十二		十三 來朝	
五		六	
十一		十二	
四		五	
二	巳初王憲王舜元年 景帝子	三	
二十五 來朝 薨		恭王買元年 孝王子	
分梁爲五國五月丙戌初	王明元年 梁孝王子	二	
分梁爲五國五月丙戌初	王彭離元年 梁孝王子	二	
分梁爲五國五月丙戌初	王定元年 梁孝王子	二	
分梁爲五國五月丙戌哀	王不識元年 梁孝王子	二 薨 無後	
十八		十九	
十二		十三	

		孝武帝		建元元年	二年	三年
二年	三年					
九	十		楚	十一	十二 來朝	十三
十三	十四		魯	十五	十六 來朝	十七
十二	十三		衡山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二 來朝	十三		齊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二	三		城陽	四	五	六
十 來朝	十一		濟北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三	十四		菑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三	十四		膠西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	八 來朝		膠東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江都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淮南	二十五	二十六 來朝	二十七
十 來朝	十一		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一	十二		趙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四	十五		河間	十六	十七	十八
七	八		廣川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中山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七		清河	八	九	十
四	五		常山	六	七	八
二	三		梁	四	五	六
三	四		濟川	五	六	七 坐射殺中傅廢遷房陵爲郡
三	四		濟東	五	六	七
三	四		山陽	五	六	七
二十	二十一		代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來朝
十四	十五		長沙	十六	十七	十八 來朝

四年	五年	六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七	八	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七 來朝	十八	十九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薨	繆王元年	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一	二十 薨無後國爲郡	
九	十	十一
七 薨	平王襄元年	二
八	九	十
八	九 薨無後國除爲郡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元光元年	二年	三年
楚	十七	十八 來朝	十九 來朝
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衡山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齊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薨
城陽	十 來朝	十一	十二
濟北	十八	十九	二十
菑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膠西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膠東	十五 來朝	十六	十七
江都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淮南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燕	十八 來朝	十九	二十
趙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河閒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廣川	三	四	五
中山	二十一	二十二 來朝	二十三 來朝
常山	十二	十三	十四
梁	三	四	五
濟東	十一	十二	十三
代	二十八	二十九 薨	王義元年
長沙	二十二	二十三 來朝	二十四 來朝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朔元年	二年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薨	襄王注元年	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薨	安王光元年	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王次昌元年	二	三	四	五 薨無後國除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五 薨	靖王建元年	二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來朝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王建元年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坐禽獸行自殺國除爲郡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六 來朝薨	共王不害元年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六	七	八	九	十 來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	三	四	五	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薨	康王庸元年	二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狩元年
	三	四 來朝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反自殺國除
爲郡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來朝	二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有罪削國二縣	四十二	四十三 反自殺國除爲郡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來朝
	四 薨	剛王堪元年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來朝	十五
	二十九 來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來朝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楚	八		九	十 來朝	十一
魯	八 來朝		九	十	十一
城陽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濟北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菑川	九		十	十一	十二 來
膠西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膠東	二十八 薨		哀王賢元年	二	三
江都	七 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				
六安	初置國以故陳爲郡七月丙子初王恭王慶元年	膠東王子	二	三	四
趙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河間	五		六	七	八
廣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中山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常山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濟東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來朝	二十七
代	十二 來朝		十三	十四	十五
長沙	八 來朝		九	十	十一

國		六年	元鼎元年
楚		十二	十三
魯		十二	十三
齊	來朝　薨	復置國四月乙巳初王懷王閎元年　武帝子	二
城陽		敬王義元年	二
濟北	朝	三十五	三十六
菑川		十三	十四
膠西		三十八	三十九
膠東		四	五
廣陵		以江都為廣陵國四月乙巳初王胥元年　武帝子	二
六安		五	六
燕		復置國四月乙巳初王剌王旦元年　武帝子	二
趙		三十六	三十七
河閒		九	十
廣川		二十	二十一　來朝
中山		三十八	三十九
常山		二十九　來朝	三十
梁		二十	二十一
濟東		二十八	二十九　剽攻殺人遷上庸國為大
代		十六	十七
長沙		十二	十三

	二年	三年	國	四年	五年
	十四　薨	節王純元年	楚	二	三
	十四　來朝	十五	魯	十六	十七
	三	四	泗水	初置國都剡思王商元年　常山憲王子	二
	三	四	齊	五	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城陽	五	六
	十五	十六	濟北	三十九	四十
	四十	四十一	菑川	十七	十八
	六	七	膠西	四十二	四十三
	三	四	膠東	八	九
	七	八	廣陵	五	六
	三	四	六安	九	十
	三十八	三十九	燕	五	六
	十一	十二　薨	趙	四十	四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河閒	頃王授元年	二
	四十	四十一	廣川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一	三十二　薨	中山	四十二　薨	哀王昌元年　卽
	二十二	二十三	清河	代王義徙清河元年是為剛王	二
			真定	更常山為真定國頃王平元年　常山憲王子	二
河郡			梁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八	十九	代	王徙清河國為太原郡	
	十四	十五	長沙	十六	十七

	六年	元封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來朝	二十二	二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薨無後國除爲郡				
	七	八	九 薨	惠王武元年	二	三
	四十一 來朝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
	十九	二十 薨	頃王遺元年	二	三	四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薨無後國除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薨	戴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年薨	康王昆後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來朝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

史記卷十七考證

	六年	太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朝太山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九	十	薨子哀王安世元	年即戴王賀元年賀安世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薨	荒王賀元年
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	六	七		八	九
通平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七	八	九 來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九 來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史記卷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redacted]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蕭、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乃絕耳。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redacted]按下文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百四十三人受封。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redacted]言十分纔二三在耳。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redacted]倍其初封時戶數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redacted]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其仁、戴侯秘蒙、穀陵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redacted]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道，得以自鏡當代之存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redacted]言觀今人臣所以得尊寵者必由忠厚，被廢辱者亦由驕淫，是言見在興廢亦當代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國名 [redacted]此國名匡左行一道，咸是諸侯所封國名也。	侯功	高祖十二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redacted]姚氏云：蕭何第一，曹參二，張敖三，周勃四，樊噲五，酈商六，奚涓七，夏侯嬰八，灌嬰九，傅寬十，靳歙十一，王陵十二，陳武十三，王吸十四，薛歐十五，周昌十六，丁復十七，蟲達十八。史記與漢表同，而楚漢春秋則不同者，陸賈記事在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列，及陳平受呂后命而定，或已改邑號，故人名亦別。且高祖初定唯十八侯，呂后令陳平終竟以下列侯第錄，凡一百四十三人也。

平陽 [redacted]漢書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	信武 [redacted]地理志無信武縣晉是侯屬也	清陽 [redacted]漢表作清河定侯地理志清陽縣屬清河郡也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左丞相出征齊魏以右丞相爲平陽侯萬六百戶如淳曰涓主通書謂出納君命石曹將陽中涓受陳平陽是也舂秋傳曰涓人嘻漢儀注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中官者	以中涓從起宛朐入漢以騎都尉定三秦擊項羽別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以車騎將軍攻黥布陳豨	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爲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羽功侯三千一百戶
六年十二月甲申懿侯曹 七 參元年 [redacted]懿謚也	六年十二月甲申肅 七 侯靳歙元年 [redacted]靳姓音紀覲反歙音攝又音吸	六年十二月甲申 七 定侯王吸元年 [redacted]楚漢春秋作清陽侯王臨
其二年 五 爲相國 六年十月靖 二 侯窋元年	七	七
八	五 六年夷侯 亭元年 三	八
十九 後元四年簡 侯奇元年 四	十八 後元三年侯亭坐事國人過律奪侯國除	元年哀侯彊 七 元年 [redacted]彊音其良切 八年孝侯伉 十六 元年 [redacted]伉音苦浪切
三 四年夷侯 時元年 [redacted]時或作時音止又音市業漢書衛青傳平西曾壽衛陽信公主鄭此人當是字訛也 十三		四 五年哀侯 不害元年 十二
元光五年恭 十 侯襄元年 元鼎三年今 十六 侯宗元年 征和二年侯宗 [illegible] 坐太子死國除		七 元光二年侯不害薨無後國除
[redacted]漢書音義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illegible]蕭何位第一而表在十三者以封先後故也又後封參在六年十二月封 二 何在六年正月高祖十月因秦改元故十二月在正月前也漢表具記位次而亦依封前後錄也	十一	十四

汝陰 [redacted]汝陰縣屬汝南凡縣名皆據地理志不言者從省文	陽陵 [redacted]陽陵縣屬馮翊楚漢春秋作陰陵	廣嚴 [redacted]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嚴縣也下又云壯班馬二史並誤
以令史從降沛爲太僕常奉車爲滕公竟定天下入漢中至孝惠魯元侯六千九百戶常爲太僕	以舍人從起橫陽至霸上爲騎將入漢定三秦屬淮陰定齊爲齊丞相侯二千六百戶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爲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將軍侯二千二百戶
六年十二月甲申文 七 侯夏侯嬰元年	六年十二月甲 七 申景侯傅寬元年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呂 七 歐元年 [redacted]歐烏后切
七	五 六年隨頃 侯靖元年 二	七
八	八	八
八 九年夷侯 竈元年 七 十六年恭 侯賜元年 八	十四 十五年恭 侯則元年 九	二年戴侯 一 勝元年 九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至 十三 後元七年嘉薨無後國除
十六	三 前四年侯 偃元年 十三	
元光二年 七 侯頗元年 元鼎二年侯頗坐尚公主 十九 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十八 元狩元年侯偃坐與 淮南王謀反國除	
八	十	二十八

[redacted]縣名　廣平　屬臨淮	[redacted]博陽　博陽　縣在汝南
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以郎中入漢以將軍擊項羽鍾眜功侯四千五百戶	以舍人從起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絕甬道擊殺追卒功侯
六年十二月甲申敬　七　侯薛歐元年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陳濞元　七　年[redacted]詐讒奪狀名除
七	七
元年靖侯　八　山元年	八
十八　後元三年　侯澤元年　五	十八　後元三年　侯始元年　五
中二年　八　有罪絕 平棘 中五年復封　節侯澤元年　五	前五年侯始　四　有罪國除 中五年復封始　塞　[redacted]塞在桃林之西 後元元年始　二　有罪國除
其十年　十五　為丞相 元朔四年　侯穰元年 元狩元年穰受淮南王財物　三　稱臣在赦前詔問謾罪國除	
十五	十九

[redacted]縣名屬中　曲逆　山章帝改曰蒲陰	[redacted]縣名　堂邑　屬臨淮
以故楚都尉漢王二年初從修武為都尉遷為護軍中尉出六奇計定天下侯五千戶	以自定東陽為將屬項梁為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為王壯息侯千八百戶復相楚元年王十一年
六年十二月甲申獻　七　侯陳平元年	六年十二月甲申安　七　侯陳嬰元年
七　其五年為左丞相	七
八　其元年徙為右丞相後專為丞相相孝文二年	四　五年共侯祿元年　四
三年共侯　二　買元年 五年簡侯悝元年　十九	二　三年夷侯午元年　二十一
四　五年侯何元年　十二	十六
十　元光五年侯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	元光六年　十一　季須元年 元鼎元年侯須坐母長公主卒未除　十三　服姦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
四十七	八十六

周呂 [redacted]勁云周呂國也按周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都縣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入漢為侯還定三秦將兵先入碭漢王之解彭城往從之復發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六年正月丙戌令 三 武侯呂澤元年

[redacted]令武諡也一云令邑武諡也又改封令令縣名在梁陽出晉地道記

九年子台封酈侯 四 元年[redacted]酈音作一音酈皆數名縣

七

有罪

建成 [redacted]縣名屬沛郡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擊三秦漢王入漢而釋之還豐沛奉衛呂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釋之為建成侯[redacted]呂宣王呂公諡也

六年正月丙戌 七 康侯釋之元年

三年侯 二 則元年

五

有罪

元年五月丙寅封則弟胡陵侯太中大夫呂祿元年

七

八年祿為趙王國除追尊康侯為昭王祿以趙王謀為不善大臣誅祿遂滅呂

留 [redacted]韋昭云留今在彭城

以廄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國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郄為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戶

六年正月丙午文成 七 侯張良元年

七

二

三年不疑元年

六

四

五年侯不疑坐與門大夫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

六十二

射陽 [redacted]縣名屬臨淮射一作貫

兵初起與諸侯共擊秦為楚左令尹漢王與項羽有郄於鴻門項伯纏解難以破子羽纏嘗有功封射陽侯

六年正月丙午侯項纏元年賜 七 姓劉氏[redacted]即項伯也

二

三年侯纏卒嗣子睢有罪國除

酇 索隱酇音贊縣名在沛劉氏云以何子稜嗣爲 後國除呂后封何夫人於南陽酇恐非出	曲周 索隱縣名 屬廣平
以客初起從入漢爲丞相備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上定諸侯爲法令立宗廟侯八千戶	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中及蜀定三秦擊項羽侯四千八百戶
六年正月丙午文 七 終侯蕭何元年 元年爲丞相九年爲相國	六年正月丙午 七 景侯酈商元年
二 三年哀侯祿元年 五	七
一 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母 七	八
筑 十九 陽 索隱筑音逐縣名 元年同有罪封何小子延元年 後元四年煬 一 侯遺元年 五年侯 三 則元年	元年侯 二十三 寄元年
有 一 罪 武陽 前二年封煬侯 七 弟幽侯嘉元年 中二年侯 八 勝元年	有 九 罪 繆 中三年封商他 七 子靖侯堅元年
元朔二年侯 十三 勝坐不敬絕 元狩三年封何 酇 孫恭侯慶元年 元狩六年侯 三 壽成元年 元封四年壽成爲太 十 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元光四年康 九 侯遂元年 元朔三年 五 侯宗元年 元鼎二年侯 十一 終根元年 後二年五月侯終 六 根坐祝詛誅國除
	六

絳 索隱縣名 屬河東	舞陽 索隱縣名 屬潁川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爲侯定三秦食邑爲將軍入漢定隴西擊項羽守嶢關定泗水東海八千一百戶	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爲侯入漢定三秦爲將軍擊項籍再益封從破燕執韓信侯五千戶
六年正月丙午 七 武侯周勃元年	六年正月丙午 七 武侯樊噲元年 其七年爲將軍相國三月
七	六 七年侯伉元年呂須子 一
八 其四年爲太尉	八 坐呂氏誅族
元年爲右丞相三 十一 年免復爲丞相 十二年侯 六 勝之元年 後元二年封勃 條 子亞夫元年 六	元年封樊噲子荒侯市人元年 二十三
其三年爲太尉七年 十三 爲丞相有罪國除 平曲 後元年封勃 子恭侯堅元年 三	六 七年侯它 廣元年 六 中元五年侯它廣非荒侯市人子國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 建德元年 十二 元鼎五年侯建 德坐酎金國除	
四	五

	潁陰	汾陰
國名	潁陰 【索隱】縣名屬潁川	汾陰 【索隱】縣名屬河東
侯功	以中涓從起碭至霸上為昌文君入漢定三秦食邑以車騎將軍屬淮陰定齊淮南及下邑殺項籍侯五千戶	初起以職志擊破秦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定諸侯比清陽侯二千八百戶 【索隱】如淳云職志官名主幟旗
高祖	七 六年正月丙午懿侯灌嬰元年	七 六年正月丙午悼侯周昌元年
孝惠	七	三 建平 四 四年哀侯開方元年 有罪絕
高后	八	八
孝文	四 一年爲太尉三年爲丞相 十九 五年平侯何元年	四 前五年侯意元年 十三 有罪絕
孝景	九 中三年侯彊元年 七	安陽 八 中二年封昌孫左車 建元元年有罪國除
建元至元封	六 有罪絕 九 元光二年封嬰孫賢爲臨汝侯侯賢元年 元朔五年侯賢行賕罪國除	
侯第	九	十六

	梁鄒	成
國名	梁鄒 【索隱】梁鄒縣名屬濟南	成 【索隱】縣名屬涿郡
侯功	兵初起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功比博陽侯二千八百戶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爲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諸侯功比厭次侯二千八百戶
高祖	七 六年正月丙午孝侯武儒元年 【索隱】漢書儒作虎	七 六年正月丙午敬侯董渫元年 【索隱】渫音息列反
孝惠	四 五年侯最元年 三	七 元年康侯赤元年
高后	八	八
孝文	二十三	二十三
孝景	十六	六 有罪絕 節氏 五 中五年復封康侯赤元年 【索隱】節氏縣名
建元至元封	六 元光元年頃侯嬰齊元年 三 元光四年侯山柎元年 【索隱】柎音趺 二十 元鼎五年侯山柎坐酎金國除	三 建元四年恭侯罷軍元年 五 元光三年侯朝元年 十二 元狩三年侯朝爲濟南太守與成陽王女通不敬國除
侯第	二十	二十五

國名	蓼 【索隱】縣名屬六安	費 【索隱】費音祕一音扶未反縣名屬東海
侯功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屬韓信功侯【索隱】即漢五年圍羽垓下淮陰侯將四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是也費將軍即下費侯陳賀也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羽有功爲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
高祖十二	六年正月丙午 七 侯孔藂元年 【索隱】姚氏按孔子家語云子武生子魚及子文子文生最字子壽觀文以最爲積聚字此作藂不同	六年正月丙午圉侯陳賀 七 元年 【索隱】謚賓曰圉或作幽
孝惠七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八 九年侯臧元年 十五	元年共侯常元年 二十三
孝景十六	十六	二年侯 一 偃元年 中元二年 八 有罪絕 中元六年封賀 巢 子侯最元年 後元三年最 四 薨無後國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十四 元朔三年侯臧坐爲太常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國除【索隱】按孔藂云臧歷位九卿爲御史大夫辭曰臣經學乞爲太常典禮臣業以安國綱紀古訓武帝難違其竟遂拜太常典禮賜如三公臧子琳位至諸吏琳子璜失侯璜此云臧國除當是後更封其子也	
侯第	三十	

國名	陽夏 【索隱】縣名屬淮陽	隆慮 【索隱】縣名屬河內音林閭隆避殤帝諱故改之
侯功	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爲陽夏侯【索隱】豨音虛肥反	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鈹都尉擊項羽有功侯【索隱】徐廣以連敖爲典客官長鈹爲官名說文云鈹者劍刀裝也鈹音敷皮反漢表作鈹音丕
高祖十二	六年正月丙午 五 侯陳豨元年 十年八月豨以趙相國將兵守代漢使召豨豨反以其兵與王黃等略代自立爲燕漢殺豨靈丘	六年正月丁未哀侯周竈 七 元年【索隱】漢表作克
孝惠七		七
高后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十七 後元二年侯通元年 六
孝景十六		七 中元元年侯通有罪國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侯第		三十四

陽都【索隱】漢志闕晉書地道紀屬琅邪	新陽【索隱】漢表作陽信縣名屬汝南
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爲樓煩將入漢定三秦別降翟王屬悼武王殺龍且彭城爲大司馬破羽軍葉拜爲將軍忠臣侯七千八百戶	以漢五年用左令尹初從功比堂邑侯千戶
六年正月戊申 七 敬侯丁復元年 【索隱】復音伏	六年正月壬子 七 胡侯呂清元年
七	三 四年頃侯臣元年 四
五 六年趮侯寧元年 三	八
九 十年侯安成元年 十四	六 七年懷侯善元年 二十五 九年惠侯它元年
一 二年侯安成有罪國除	四 五年恭侯普元年 五 中三年侯譚元年 七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譚坐酎金國除
十七	八十一

東武【索隱】縣名屬琅邪郡	汁邡【集解】如淳曰汁音什邡音方【索隱】汁又如字縣屬廣漢	棘蒲
以戶衛【集解】徐廣曰一云從起薛屬悼武王破秦軍杠里楊熊軍曲遇入漢爲越【集解】徐廣曰一云城將將軍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爲將軍破籍軍功侯二千戶	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侯二千五百戶功比平定侯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郄故晚從	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歲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田既功侯
六年正月戊午 七 貞侯郭蒙元年	六年三月戊子 七 肅侯雍齒元年	六年三月丙申 七 剛侯陳武元年
七	二 三年荒侯巨元年 五	七
五 六年侯它元年 三	八	八
二十三	二十三	十六 後元年侯武薨嗣子奇反不得置後國除
五 六年侯它棄市國除	三年侯野元年 二 中元六年終侯桓元年 十四	
	二十八 元鼎五年終侯桓坐酎金國除	
四十一	五十七	十三

都昌	武彊	貰 【索隱】縣名屬鉅鹿 音世一音時夜反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騎隊率先降翟王虜章邯功侯	以舍人從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羽屬丞相寧功侯用將軍擊黥布侯	以越戶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千六百戶功比臺侯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朱軫元年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莊不識元年 七	六年三月庚子齊侯呂元年 【集解】徐廣曰呂一作台 二 【索隱】諡法執心克莊曰齊 八年恭侯方山元年 五
七	七	七
元年剛侯率元年 八	六 七年簡侯嬰元年 二	八
七 六年夷侯詘元年 十六	十七 後元二年侯青翟元年 六	元年煬侯赤元年 十一 十二年康侯遺元年 十二
元年恭侯偃元年 二 三年侯辟彊元年 五 中元元年辟彊薨無後國除	十六	十六
	元鼎二年侯青翟坐為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國除 二十五	元朔五年侯偖元年 【索隱】偖音七序反 十六 八 元鼎元年侯偖坐殺人棄市國除
二十三	三十三	三十六

海陽 【索隱】海陽亦南越縣地理志闕	南安 【索隱】縣名屬犍為建安亦有此縣	肥如 【索隱】縣名屬遼西
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千八百戶	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晉陽以亞將破臧荼侯九百戶 【索隱】亞將漢表作壁將	以魏太僕三年初從以車騎都尉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
六年三月庚子齊信侯搖毋餘元年 七 【索隱】毋餘東越之族也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宣虎元年 七	六年三月庚子敬侯蔡寅元年 七
二 三年哀侯昭襄元年 五	七	七
四 五年康侯建元年 四	八	八
二十三	九年恭侯戎元年 八 十一 後元四年侯千秋元年 四	三年莊侯成元年 二 十四 後元年侯奴元年 七
三 四年哀侯省元年 中六年侯省薨無後國除	七 中元元年千秋坐傷人免	元年侯奴薨無後國除
三十七	六十三	六十六

曲城 [redacted]漢志闕表在涿郡

以曲城戶將卒三十七人初從起碭至霸上爲執珪爲二隊將屬悼武王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羽軍陳下功侯四千戶爲將軍擊燕代拔之

六年三月庚子 七 圉侯蟲達元年

[redacted]蟲漢音秋云夜侯蟲蠱蠱改封也後縣屬東蔡又諡法彊侯曰武子圉侯恭封捷故垣次位夜曰垣侯誤亦

七

八

元年侯 八 捷元年
有罪 絕

後元三年復封 五 恭侯捷元年

十三 垣
有罪 絕

後元年復封恭 三 侯捷元年

建元二年侯 一 皋柔元年

元鼎三年侯皋柔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 靈 爲賦國除[redacted]時用赤側錢而汝南不用爲賦

十八

河陽 [redacted]縣名 屬河內

以卒前元年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羽身得郎將處功侯以丞相定齊地

六年三月庚子 七 莊侯陳涓元年

七

八

元年侯 三 信元年

四年侯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奪侯國除

二十九

淮陰 [redacted]縣名 屬臨淮

兵初起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爲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爲連敖典客蕭何言爲大將軍別定魏齊爲王徙趙坐擅發兵廢爲淮陰侯[redacted]典客漢表作粟客蓋字誤傳作治粟都尉或先爲連敖典客也

六年四月侯 五 韓信元年

十一年信謀反關中呂后誅信夷三族國除

芒 [redacted]縣名 屬沛

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爲武定君入漢還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

六年侯昭元年[redacted]徐廣曰昭一作起漢書年表云芒侯彭跖[redacted]彭跖音而 三 只彭又音人才反字林以多顏髮曰彪彭姓也左傳有彭班

九年侯昭有罪國除

孝景三年昭以故芒侯將兵從 張 十二 太尉亞夫擊吳楚有功復封

後元元年三月 二 張侯申元年

十七

元朔六年侯申坐尚南宮公主不敬國除[redacted]主景帝女初南宮侯張生尚之有罪後張侯彭申尚之

故市 [illegible]縣名，屬河南	柳丘 [illegible]縣名，屬渤海	魏其 [illegible]縣名，屬琅邪
以執盾初起，入漢，爲河上守，遷爲假相，擊項羽，侯，千戶，功比平定侯。	以連敖從起薛，以二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軍，爲將軍，侯，千戶。	以舍人從沛，以郎中入漢，爲周信侯，定三秦，遷爲郎中騎將，破籍東城，侯，千戶。
六年四月癸未，侯閻澤赤元年。 三 九年，夷侯毋害元年。 四	六年六月丁亥，齊侯戎賜元年。 七	六年六月丁亥，莊侯周定元年。 七
七	七	七
八	四 五年，定侯安國元年。 四	四 五年，侯間元年。 四
十九 後四年，戴侯續元年。 四	二十三	二十三
四 孝景五年，侯穀嗣。 十二	三 四年，敬侯嘉成元年。 十 後元元年，侯角有罪，國除。	二 前三年，侯間反，國除。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穀坐酎金，國除。		
五十五	三十九	四十四

祁 [illegible]縣名，屬太原	平 [illegible]縣名，屬河南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子留彭城，軍執圭東擊羽，急絶其近壁。侯，千四百戶。[illegible]徐廣曰：賜彭城爲尉，敗斬將。又云：漢王顧歡賀祁戰彭城斬將。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洛陽，功侯比費侯賀，千三百戶。
六年六月丁亥，穀侯繒賀元年。 七 [illegible]諡法：行見中外曰穀。	六年六月丁亥，悼侯沛嘉元年。 六 十二年，靖侯奴元年。 一
七	七
八	八
十一 十二年，頃侯湖元年。 十二	十五 十六年，侯執元年。 八
五 六年，侯它元年。 十一	十一 中五年，侯執有罪，國除。
八 元光二年，侯它坐從射擅罷，不敬，國除。[illegible]徐廣曰：射，一作耐。	
五十一	三十二

魯【索隱】縣名，屬魯國。	故城【索隱】漢表作城父，屬沛郡。	任侯【索隱】縣名，屬廣平。
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爲郎中，入漢，以將軍從定諸侯，侯，四千八百戶，功比舞陽侯，死事，無代侯。【集解】徐廣曰：漢書云魯侯奚涓死無子，封毋疵。	兵初起，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功比厭次侯，二千戶。	以騎都尉漢五年從起東垣，擊燕、代，屬雍齒，有功，侯，爲車騎將軍。
七 六年中，毋侯疵元年。	七 六年中，莊侯尹恢元年。	七 六年，侯張越元年。
七	二 三年，侯開方元年。 五	七
四 五年，侯毋疵薨，無後，國除。	二 三年，侯方奪侯，爲關內侯。	二 三年，侯越坐匿死罪，免爲庶人，國除。
七	二十六	

棘丘【索隱】漢志：棘丘地闕。	阿陵【索隱】縣名，屬涿郡。
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以連敖前元年從單父，以塞疏入漢，還定三秦，屬悼武王，以都尉擊籍，功侯。【集解】徐廣曰：一云塞路，一云以衆入漢中。【索隱】按：路字誤爲疏。小顏云：主蓋塞要路也。
七 六年，侯襄元年。【索隱】襄，名也，史失姓及謚。	七 六年七月庚寅，頃侯郭亭元年。
七	七
四 四年，侯襄奪侯，爲士伍，國除。	八
	二 三年，惠侯歐元年。 廿一
	一 前二年，侯勝客元年。 八 有罪，絕。 兩 中六年，靖侯延居元年。 四
	十一 元光六年，侯則元年。 十七 元鼎四年，侯則坐酎金，國除。
	二十七

昌武 [redacted]漢志 昌武闕	初起以舍人從以郎中入漢定三秦以郎中將擊諸侯侯九百八十戶比魏其侯	六年七月庚寅 七 靖信侯單甯元年[redacted]單音善甯音佞	五 六年夷侯如意元年 二	八	二十三	十 中四年康侯賈成元年 六	十 元光五年侯得元年 四 元朔三年侯得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國除	四十五
高苑 [redacted]縣名 屬千乘	初起以舍人從入漢以中尉破籍侯千六百戶比斥丘侯	六年七月戊戌 七 制侯丙倩元年[redacted]倩音七淨反	元年簡侯得元年 七	八	十五 十六年孝侯武元年 八	十六	建元元年 二 侯信元年 建元三年侯信坐出入屬車闕奪侯國除	四十
宣曲 [redacted]漢志 闕	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籍軍滎陽爲郎騎破鍾離眜軍固陵侯六百七十戶	六年七月戊戌 七 齊侯丁義元年	七	八	十 十一年侯通元年 十三	四 有罪 絕 中五年復封 發 侯通元年 中六年侯通 婁 有罪國除		四十三

絳陽 [redacted]漢志闕漢 表作絳陵也	以越將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侯七百四十戶從攻馬邑及布	六年七月戊戌 七 齊侯華無害元年	七	八	三 四年恭侯勃齊元年 十六 後元四年 四 侯祿元年	三 前四年侯祿出界有罪國除		四十六
東茅 [redacted]漢志 闕	以舍人從碭至霸上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破臧荼侯捕韓信爲將軍益邑千戶	六年八月丙辰 七 敬侯劉釗元年	七	八	二 三年侯吉元年 十三 十六年侯吉奪爵國除			四十八
斥丘 [redacted]縣名 屬魏郡	以舍人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籍克敵爲東郡都尉擊破籍武城爲漢中尉擊布爲斥丘侯千戶[redacted]徐廣曰一云城武	六年八月丙辰 七 懿侯唐厲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恭侯鼂元年 十三 後元六年 二 侯賢元年	十六	元鼎二年 二十五 侯尊元年 元鼎五年侯尊坐酎金國除 三	四十

臺 [redacted]臨淄郡有臺鄉縣	安國 [redacted]縣名屬中山
以舍人從起碭用隊率入漢以都尉擊籍籍死轉擊臨江屬將軍賈功侯以將軍擊燕	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于雍侯五千戶
六年八月甲子 七 定侯戴野元年	六年八月甲子 七 武侯王陵元年
七	七 其六年爲右丞相
八	七 八年哀侯忌元年 一
三 四年侯才元年 二十	二十三 元年終侯游元年 [redacted]徐廣曰游一作昭
二 三年侯才反國除	十六
	二十 建元元年三月安侯辟方元年 元狩三年侯定元年 八 元鼎五年侯定坐酎金國除
三十五	十二

樂成 [redacted]漢志闕	辟陽 [redacted]縣名屬信都	安平 [redacted]縣名屬涿郡
以中涓騎從碭中爲騎將入漢定三秦侯以都尉擊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爲樂成侯千戶	以舍人初起侍呂后孝惠沛三歲十月呂后入楚食其從一歲侯	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秋舉蕭何功侯二千戶
六年八月甲子 七 節侯丁禮元年	六年八月甲子 七 幽侯審食其元年	六年八月甲子 七 敬侯鄂千秋元年
七	七	二 三年簡侯嘉元年 五
八	八	七 八年頃侯應元年 一
四 五年夷侯馬從元年 十八 後七年武侯客元年 一	三 四年侯平元年 二十	十三 十四年煬侯寄元年 十
十六	二 三年平坐反國除	十五 後三年侯但元年 一
壹 元鼎二年侯義元年 三 元鼎五年侯義坐言五利侯不道棄市國除		十八 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書稱臣盡力棄市國除
四十二	五十九	六十一

蒯成 [illegible]漢志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據緤封池陽 後定封蒯成音苦怪反一音裴小顏音普貴反	北平 [illegible]縣名屬中山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侯入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擊項羽軍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三千三百戶	以客從起陽武至霸上為常山守得陳餘為代相徙趙相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千三百戶
六年八月甲子 七 尊侯周緤元年 十二年十月乙未定蒯成	六年八月丁丑 七 文侯張蒼元年
七	七
八	八
五 緤薨子昌代有罪國除	其四為丞 二十三 相五歲罷
中元元年封緤子康侯應 鄲 元年[illegible]鄲音多 一 中二年侯中居元年[illegible]中音仲 八	五 六年康侯 八 奉元年 後元元年 三 侯類元年
二十六 元鼎三年居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四 建元五年侯類坐臨諸侯喪後不敬國除
二十二	六十五

高胡 [illegible]漢志闕	厭次 [illegible]漢志闕晉書地道記屬平原後乃屬樂陵國	平皋 [illegible]縣名屬河南	復陽 [illegible]縣名屬南陽復音伏應劭云在桐栢山下復水之陽
以卒從起扛里入漢以都尉擊籍以都尉定燕侯千戶	以慎將前元年從起留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功侯	項它漢六年以碭郡長初從賜姓為劉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戶	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羽侯千戶
六年中侯 七 陳夫乞元年	六年中侯元頃元年 七 [illegible]徐廣曰漢書作爰類	七年六月癸亥 六 煬侯劉它元年	七年十月甲子 六 剛侯陳胥元年
七	七	四 五年恭侯 遠元年 三	七
八	八	八	八
四 五年殤侯程嗣無後國除	元年侯 五 賀元年 六年侯賀謀反國除	二十三	十 十一年恭 侯嘉元年 十三
		元年節侯 十六 光元年	五 六年康侯 十一 拾元年
		建元元年 二十八 侯勝元年 元鼎五年侯勝坐酎金國除	十二 元朔元年 七 侯彊元年 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國除
八十二	二十四	百二十一	四十九

陽河 [redacted]縣名 屬上黨	朝陽 [redacted]縣名 屬南陽	棘陽 [redacted]棘音紀力反縣名屬南陽
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戶功比高胡侯	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羽後攻韓王信侯千戶	以卒從起胡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以擊籍侯侯千戶
七年十月甲子齊哀侯元 三 年漢表云齊侯其石 十年安侯 三 國元年	七年三月壬寅 六 齊侯華寄元年	七年七月丙辰 六 莊侯杜得臣元年
七	七	七
八	元年文侯 八 要元年	八
二十三	十三 十四年侯 當元年 十	五 六年質侯 但元年 十八
十 中元四年侯 午元年中絶 六	十六	十六
元鼎四年 三 恭侯章元年[redacted]埤音卑 埤山 元封元年 三 侯仁元年 征和三年十月仁與母 廿 坐祝詛大逆無道國除	十三 元朔二年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罪國除	九 元光四年 七 懷侯武元年 元朔五年侯武薨無後國除
八十三	六十九	八十一

涅陽 [redacted]縣名 屬南陽	平棘 [redacted]縣名 屬常山	蕢頡
以騎士漢王三年從出關以郎將擊斬項羽侯千五百戶比杜衍侯	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署蜀守用燕相侯千戶	以高祖兄子從軍擊反韓王信為郎中將信母嘗有罪高祖微時太上憐之故封為蕢頡侯
七年中莊 六 侯呂勝元年 [redacted]五侯斬項羽皆諡莊漢表以避諱皆改作嚴誤也	七年中懿侯執元年 六 [redacted]徐廣曰漢書作林擊	七年中侯劉信元年 六 [redacted]高祖兄子
七	七	七
八	七 八年侯辟 彊元年 一	元年信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
四 五年莊侯子成實非子不當為侯國除	五 六年侯辟彊有罪鬼薪國除	
百四	六十四	

深澤【索隱】縣名屬中山	栢至【索隱】漢志闕
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侯七百戶	以駢隣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漢書師古曰二馬曰駢隣謂騎兩騎爲軍翼也說讀曰稅說衛謂軍行止舍主爲衛也【索隱】姚氏漆學近駢隣猶比隣也
八年十月癸丑齊侯趙將夜元 五 年【索隱】漢表作將夕	七年七月戊辰靖侯許溫元年 六 【索隱】漢表作許盎增音渾
七	七
奪 一 絕 二年復封封二年絕	二年有罪 一 絕 三年復封溫如故 六
十四年復 四 封將夜元年 後元二年戴侯頭元年 六	元年簡侯 十四 祿元年 十五年哀侯昌元年 九
三年侯 二 循元年 罪 七 絕 夷 中五年封頭子 五 夷侯胡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夷侯胡薨無後國除	元光二年恭 七 侯如安元年 元狩三年 十二 侯福元年 元鼎二年侯 五 福有罪國除
九十八	五十八

中水【索隱】縣名屬涿郡應劭云易滱二水之中	杜衍【索隱】縣名屬南陽
以中郎騎將漢王元年從起好畤以司馬擊龍且後共斬項羽侯千五百戶	以郎中騎漢王三年從起下邳屬淮陰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七百戶
七年正月己酉 六 莊侯呂馬童元年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王翳 六 元年【索隱】漢表作王翥
七	七
八	五 六年共侯福元年 三
十年夷侯 九 假元年 三 十三年共侯青肩元年 十一	五年侯市 四 臣元年 七 二十年侯 十二 翕元年
十六	十二 有罪絕後元元年復封翳子[illegible]侯郢人元年【集解】徐廣曰[illegible]一作景 三
建元六年靖 五 侯德元年 元光元年侯 一 宜成元年 廿 元鼎五年宜成 三 坐酎金國除	九 元光四年侯定國元年 十二 元狩四年侯定國有罪國除
百一	百二

國名	赤泉 【索隱】漢志闕	栒 【索隱】縣名屬扶風音荀故周文王封其子之邑河東亦有郇城
侯功	以郎中騎漢王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後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九百戶	以燕將軍漢王四年從曹咎軍為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國定盧奴千九百戶
高祖十二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楊喜元年	五　八年十月丙辰頃侯溫疥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高后八	一　元年奪絕　二年復封　七	八
孝文二十三	十一　十三年定侯殷元年　十二	五　六年文侯仁元年　十七　後元七年侯河元年　一
孝景十六	吳　四年侯無害元年　臨汝　有罪絕　五　中五年復封侯無害元年	十　中元四年侯河有罪國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七　元光二年侯無害有罪國除	
侯第	百三	九十一

國名	武原 【索隱】漢志闕	磨 【索隱】漢志闕表作歷屬縣在信都劉氏依字讀音天下地名及既經定讀但依字是不決之同地之與邑並無磨誤也
侯功	漢四年以梁將軍初從擊韓信陳豨黥布功侯二千八百戶功比高陵	以趙衛將軍漢王三年從起盧奴擊項羽敖倉下為將軍攻臧荼有功侯千戶
高祖十二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靖侯衛胠元年　【索隱】漢表作胠侯音怯	五　八年十月癸酉簡侯程黑元年
孝惠七	三　四年共侯寄元年　四	七
高后八	八	二　三年孝侯釐元年　六
孝文二十三	二十三	十六　後元元年侯竈元年　七
孝景十六	三　四年侯不害元年　十三　後二年不害坐葬過律國除	七　中元元年竈有罪國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侯第	九十二	九十二

橐

[illegible]漢志 橐縣屬山陽

高帝七年為將軍從擊代陳豨有功侯六百戶

八年十二月丁 五 未孫侯陳鍇元年

[illegible]漢表作鍇音錯三蒼云九江人名鐵曰鍇

二
三年侯嬰元年
五

八

六
七年侯恭 古 應元年
五年侯 三 安元年

十六

不得千秋父[illegible]徐廣 十 曰千秋父以元朔元年立
元狩二年侯 二 千秋元年
七
元鼎五年侯千 九 秋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四

宋子

[illegible]漢志宋子 縣屬鉅鹿

以漢三年以趙羽林將初從擊定諸侯功比歷侯五百四十戶

八年十二月丁卯惠侯 四 許瘛元年瘛音充志反
[illegible]瘛音尺制反郭璞音胡計反亦作瘱字林音巨月反

十二年共侯 一 不疑元年

七

八

九
十年侯 九元年
十四

八

中二年侯九坐買塞外禁物罪國除

九十九

猗氏

[illegible]縣名 屬河東

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侯二千四百戶

八年三月丙戌侯 五 陳遬元年[illegible]遬音速

六
七年靖侯 交元年
一

八

二十三

三
三年頃侯苙元年無後國除

五十

清

[illegible]清縣 屬東郡

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八年三月丙戌 五 簡侯空中元年

[illegible]徐廣曰空一作室[illegible]室中姓見風俗通

元年頃侯 七 聖元年

八

七
八年康侯 鮒元年
十六

十六

元狩三年 廿 恭侯石元年
元鼎四年 七 侯生元年
元鼎五年生 一 坐酎金國除

七十一

彊 【索隱】漢志闕	彭 【索隱】漢表屬東海郡	吳房 【索隱】縣名屬汝南
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千戶	以郎中騎將漢王元年從下邽擊夏陽以都尉斬項羽有功侯七百戶
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留勝元年 三 十一年戴侯章元年 二	八年三月丙戌 五 簡侯秦同元年	八年二月辛巳 五 莊侯楊武元年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十二 十三年侯服元年 二 十五年侯服有罪國除	二 三年戴侯執元年 廿一	十二 二十年侯去疾元年 十一
	二 三年侯武元年 十一 後元元年侯武有罪國除	十四 後元元年去疾有罪國除
七十二	七十	九十四

甯 【索隱】漢表甯陽屬濟南郡	昌 【索隱】縣名屬琅邪
以舍人從起碭入漢以都尉擊臧荼功侯千戶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無鹽定齊擊籍及韓王信於代侯千戶
八年四月辛卯 五 莊侯魏選元年	八年六月戊申 五 圉侯盧卿元年 【索隱】漢表姓張旅卿盧古玈弓字
七	七
八	八
十五 十六年恭侯連元年 八	十四 十五年侯通元年 九
元年侯指元年 三 四年侯指坐出國界有罪國除	二 二年侯通反國除
七十八	百九

共 【索隱】縣名屬河內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臨淄擊籍及韓王信於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戶	五 八年六月壬子莊侯盧罷師元年	七	八	六 七年惠侯黨元年 八 十五年懷侯商元年 五 後四年侯商薨無後國除			百十四
閼氏 【索隱】縣名屬安定	以代太尉漢王三年降為雁門守以特將平代反寇侯千戶【索隱】漢表太尉作太與爵名音余	四 八年六月壬子節侯馮解敢元年 一 十二年恭侯它元年	薨無後絕		十四 二年封恭侯遺腹子文侯遺元年 八 十六年恭侯勝之元年	五 十一 前六年侯平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平坐酎金國除	百

安丘 【索隱】安縣屬北海	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二歲五月以執鈹入漢以司馬擊籍以將軍定代侯三千戶	五 八年七月癸酉懿侯張說元年【索隱】說音悅	七	八	十二 十一 十三年恭侯奴元年	三 三年敬侯執元年 十三 四年康侯訢元年	十八 元狩元年侯指元年 九 元鼎四年侯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國除	六十七
合陽 【索隱】合陽屬馮翊	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豐天下巳平以六年正月立仲為代王高祖八年匈奴攻代王棄國亡廢為合陽侯	五 八年九月丙午侯劉仲元年 【集解】徐廣曰一名嘉	二 仲子濞為吳王 以子吳王故尊仲謚為代頃侯					
襄平 【索隱】縣名屬臨淮	兵初起紀成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定平侯戰好畤死事子通襲成功侯	五 八年九月丙午侯紀通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九 七 中元三年康侯相夫元年	十二 十九 元朔元年侯吾夷元年 元封二年吾夷薨無後國除	

龍	繁
【索隱】廬江有龍舒縣蓋其地也	【索隱】地理志魏郡有繁陽縣别有繁縣志闕
以卒從漢王元年起霸上以謁者擊籍斷曹咎侯千戶	以趙騎將從漢三年從擊諸侯侯比吳房侯千五百戶
五 八年後九月己未敬侯陳署元年	四 九年十一月壬寅莊侯彊瞻元年 【索隱】漢表作平嚴侯張瞻師
七	四 五年康侯駒獨元年一云侯悍 三
六 七年侯堅元年 二	八
十六 後元元年侯堅奪侯國除	二十三
	三 四年侯寄元年 六 七 中三年侯安國元年
	十八 元狩元年安國爲人所殺國除
八十四	九十五

陸梁	高京
【索隱】如淳據始皇紀所謂陸梁地接今在江南也	【集解】徐廣曰一作景
詔以爲列侯自置吏受令長沙王	周苛起兵以內史入從擊破秦爲御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堅守滎陽功比辟陽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爲後襲侯
三 九年三月丙辰須毋元年 【索隱】漢表作須無 一 十二年共侯桑元年	四 九年四月丙寅侯周成元年
七	七
八	八
十八 後三年康侯慶忌元年 五	二十 後五年坐謀反繫死國除絕
十六 元年侯冉元年	緘 中元年封成孫應元年 侯平嗣不得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冉坐酎金國除	元狩四年平坐爲太常不繕治園陵不敬國除
百三十七	六十

離	[illegible]徐廣曰一作陵 義陵 [illegible]	[illegible] 宣平 [illegible]
元年四月戊寅鄧弱元年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戶	兵初起張耳誅秦為相合諸侯兵鉅鹿破秦定趙為常山王陳餘反襲耳棄國與大臣歸漢漢定趙為王卒子敖嗣其臣貫高不善廢為侯
失此侯始所起及所絕 [illegible]按楚漢春秋亦闕漢孝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旁占驗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是所起也	九年九月丙子 四 侯吳程元年	九年四月武 四 侯張敖元年
	三 四年侯種元年 四	七
	六 七年侯種薨無後國除皆失蠲	六 信 平[illegible]徐廣曰改封信平 薨子偃為魯王國除
		九年以故魯王 十五 為南宮侯 十六年哀 侯歐元年 八
		九 中三年侯 生元年 七
		罪 七 縊 元光三年封睢 六 陽偃孫侯廣元年 元鼎二年 侯昌元年 太初三年侯昌 十三 為太常乏祠國除
	百三十四	三

[illegible]縣名 東陽 屬臨淮	[illegible]縣名 開封 屬河南
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	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中尉擊燕定代侯比共侯二千戶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二 武侯張相如元年	十一年十二月 一 丙辰閔侯陶舍元年 十二年夷 一 侯青元年
七	景帝時 七 為丞相
八	八
五 十六年共 五 侯殷元年 後元五年戴 三 侯安國元年	二十三
三 四年哀侯 彊元年 十三	九 中元三年節 侯偃元年 七
建元元年侯彊薨無後國除	十 元光元年 侯睢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睢坐酎金國除
百十八	百十五

沛	慎陽
沛 索隱縣名屬沛郡	慎陽 索隱慎陽屬汝南如淳曰音震闞駰云今作滇陽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續漢書作須陽也
高祖兄合陽侯劉仲子侯	以淮陰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
二 十一年二月癸巳侯劉濞元年 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為吳王國除	二 十一年十二月甲寅侯樂說元年 索隱漢表作樂說
	七
	八
	二十三
	十二 中元六年靖侯願之元年 四
	二十二 建元元年侯買之元年 元狩五年侯買之坐鑄白金棄市國除
	百三十一

禾成	堂陽	祝阿
禾成 索隱漢志闕	堂陽 索隱縣名屬鉅鹿	祝阿 索隱縣名屬平原
以卒漢二年初從以郎中擊代斬陳豨侯千九百戶	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籍為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後復來以郎擊籍為上黨守擊豨侯八百戶	以客從起留衆以上隊將入漢以將軍定魏太原破井陘屬淮陰侯以甄度軍擊藉及攻藉侯八百戶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公孫耳元年 索隱漢表耳作昔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哀侯孫赤元年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高邑元年
七	七	七
八	八 元年侯德元年	八
四 五年懷侯漸元年 九 十四年侯漸薨無後國除	二十三	四 五年侯成元年 十四 後三年侯成坐事國人過律國除
	十三 中六年侯德有罪國除	
百十七	七十七	七十四

長脩 縣名 屬河東	江邑 漢志闕	營陵 縣名 屬北海
以漢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功比須昌侯以廷尉死事千九百戶	以漢五年爲御史用奇計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而伐陳豨功侯六百戶	以三年爲郎中擊項羽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侯與高祖疏屬劉氏世爲衛尉萬二千戶
二 十一年正月丙辰平侯杜恬元年一云杜恪 按位次曰信平侯	二 十一年正月辛未侯趙堯元年	二 十一年侯劉澤元年
二 三年懷侯中元年 五	七	七
八	元年侯堯有罪國除	五 六年侯澤爲琅邪王國除
四 五年侯喜元年 十九		
八 罪絕 中五年復封陽平侯相夫元年 五		
三十三 元封四年侯相夫坐爲太常與樂令無可當鄭舞人擅繇不如令闌出函谷關國除		
一百八		八十八

土軍 包恒云地理志 西河有土軍縣	廣阿 縣名 屬鉅鹿
高祖六年爲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千三百戶就國後爲燕相	以客從起沛爲御史守豐二歲擊籍爲上黨守陳豨反堅守侯千八百戶後遷御史大夫
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武侯宣義元年 按位次曰信成侯也	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懿侯任敖元年
五 六年孝侯莫如元年 二	七
八	八
二十三	二 三年夷侯竟元年 一二十 四年敬侯但元年
二 三年康侯平元年 十四	十六
五 建元六年侯生元年 八 元朔二年生坐與人妻姦罪國除	四 建元五年侯越元年 圭 元鼎二年侯越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百二十二	八十九

須昌 【索隱】縣名，屬東郡。	以謁者漢王元年初起漢中，雍軍塞陳，謁上，上計欲還，衍言從他道，道通，後為河間守，陳豨反，誅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戶。	十一年二月己酉，貞侯趙衍元年。 二	七	八	十五 十六年，戴侯福元年。 四 後元四年，侯不害元年。 四	四 五年，侯不害有罪，國除。		百七
臨轅	初起從為郎，以都尉守蘄城，以中尉侯，五百戶。	十一年二月乙酉，堅侯戚鰓元年。 二	四 五年，夷侯觸龍元年。 三	八	二十三	三 四年，共侯慮元年。 十三	三 建元四年，侯賢元年。 二十五 元鼎五年，侯賢坐酎金，國除。	百十六
汲 [illegible]	高祖六年為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二百戶，為趙太僕。	十一年二月己巳，終侯公上不害元年。 二 【索隱】公上姓，不害名，出[illegible]	一 二年，夷侯武元年。 六	八	十三 十四年，康侯通元年。 十	十六	一 建元二年，侯廣德元年。 九 元光五年，侯廣德坐妻精大逆罪，頗連廣德，棄市，國除。	百二十三
寧陵 【索隱】縣名，屬陳留。	以舍人從陳留，以郎入漢，[illegible]功侯，千戶。	十一年二月辛亥，夷侯呂臣元年。 二	七	八	十 十一年，戴侯射元年。 十三	三 四年，惠侯始元年。 一 五年，侯始薨，無後，國除。		七十三

汾陽 [redacted] 縣名屬太原	戴 [redacted] [illegible]
以郎中騎千人前二年從起櫟陽擊項羽以中尉破鍾離眛功侯	以卒從起沛以卒開沛城門為太公僕以中令擊豨侯千二百戶
十一年二月辛亥侯靳彊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癸酉敬侯彭祖元年 二 [redacted] [illegible]
七	七
三年共侯解元年 二 六	三年共侯悼元年 二 六
二十三	八年夷侯安國元年 七 十六
五年康侯胡元年 四 十二 絕	十六
元鼎五年江鄒侯石元年 十九 太始四年五月丁卯侯石坐為太常行大僕事治嗇夫可年益縱年國除	元朔五年侯安期元年 十六 元鼎五年侯蒙元年 十二 廿五 後元元年五月甲戌侯蒙坐祝詛無道國除
九十六	百二十六

衍 [redacted] 漢志闕	平州 [redacted] 漢志闕晉書地道記屬巴郡
以漢二年為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堅守燕侯九百戶	漢王四年以燕相從擊籍還擊荼以故二千石將為列侯千戶
十一年七月乙巳簡侯翟盱元年 二 [redacted] 盱音況于反	十一年八月甲辰共侯昭涉掉尾元年 二 [redacted] 昭涉姓掉尾名
七	七
四年祗侯山元年 三 二 六年節侯嘉元年 三	八
二十三	二年戴侯福元年 一 五年懷侯它人元年 三 四 元年孝侯馬童元年 十五
十六	十四 後元二年侯昧元年 二
建元三年侯不疑元年 二十 元朔元年不疑坐挾詔書論耐國除	二十二 元狩五年侯昧坐行馳道中更呵馳去罪國除
百二十	百十一

中牟　縣名，屬河南。	邔　邔音巨已反。縣，屬南郡。周成雜字解詁云邔音起。	博陽　縣名，屬彭城。	陽義　徐廣曰一作侯。縣屬宣陽漢表義作侯	下相　縣名，屬臨淮。	德　漢志闕。表在濟南。
以卒從起沛，入漢，以郎中擊布，功侯，二千三百戶。始高祖微時，有急，紿高祖一馬，故得侯。	以故羣盜長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及諸侯，破布，功侯，千戶。	以卒從起豐，以隊卒入漢，擊籍，戰秦有功，爲將軍，初反定吳郡，侯，千四百戶。	以荊令尹漢王五年初從，擊鍾離昧，攻陳公利幾，破之，從爲漢大夫，從至陳，取韓信，還爲中尉，從擊布，功侯，二千戶。	以客從起沛，用兵從擊破齊田解軍，以楚丞相堅守彭城，擊布軍，功侯，二千戶。	以代頃王子侯。頃王，吳王濞父也。廣，濞之弟也。
十二年十月乙未，共侯單父聖元年。一　漢表作單父左軍	十二年十月戊戌，莊侯黃極忠元年。一	十二年十一月辛丑，節侯周聚元年。一	十二年十月壬寅，定侯靈常元年。一	十二年十月己酉，莊侯冷耳元年。一	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哀侯劉廣元年。一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六　七年，共侯賀元年。二	八	二　三年，頃侯通元年。六
七　八年，敬侯繒元年。五十　二十年，戴侯終根元年。一	十一　十二年，慶侯榮成元年。九　後元五年，共侯明元年。三	八　九年，侯遬元年。十五	六　七年，哀侯勝元年。六　十二年，侯勝薨，無後，國除。	二　三年，侯慎元年。廿一	二十三
十六	十六	十二　中五年，侯遬奪爵一級，國除。		二　三年三月，侯慎反，國除。	五　六年，侯齕元年。十一
十　元光五年，侯舜元年。十八　元鼎五年，侯舜坐酎金，國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遂元年。八　元鼎元年，遂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				廿七　元鼎四年，侯何元年。一　元鼎五年，侯何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五	百十一	五十三	百十九	八十五	百二十七

高陵 高陵，縣屬琅邪	以騎司馬漢王元年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横、龍且，追籍至東城，以將軍擊布，九百戶	十二年十一月丁亥 一 圉侯王周元年 漢表作王虞人	七	二 三年，惠侯并弓元年 六	十二 十三年，侯行元年 十一	二 二年，反，國除		九十二
期思 縣名，屬汝南	淮南王布中大夫有郄，上書告布反，侯，二千戶，布盡殺其宗族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一 康侯賁赫元年 賁姓，音肥，又如字	七	八	十三 十四年，赫薨，無後，國除			百三十二
穀陵	以卒從前二年起柘，擊籍，定代，爲將軍，功侯	十二年正月乙丑 一 定侯馮谿元年	七	八	六 七年，共侯熊元年 十七	二 三年，隱侯卬元年 二 五年，獻侯解元年 十二	三 建元四年，侯偃元年	百五
戚 漢志闕。晉地道記屬東海	以都尉漢二年初起櫟陽，攻廢丘，破之，因擊項籍，別屬丞韓信，破齊軍，攻臧荼，遷爲將軍，擊信，侯谷千戶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一 圉侯季必元年 按灌嬰傳云重泉人李必，此作季，誤也	七	八	三 四年，齊侯班元年 二十	十六	二 建元三年，侯信成元年 二十 元狩五年，侯信成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壖，不敬，國除	九十
壯 徐廣曰一作莊 漢表作嚴，避明帝諱	以楚將漢王三年降，起臨濟，以郎中擊籍、陳豨，功侯，六百戶	十二年正月乙丑 一 敬侯許倩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二年，共侯恢元年 一 十五	建元二年，殤侯則元年 一 元光五年，侯廣宗元年 九 元鼎元年，侯廣宗坐酎金，國除 十五	百十二

成陽 [illegible]縣名屬汝南	桃 [illegible]縣名屬信都
以魏郎漢王二年從起陽武擊韓屬魏豹豹反屬相國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戶	以客從漢王二年從起定陶以大謁者擊布侯千戶爲淮陰守項氏親也賜姓
十二年十月乙酉定侯意元年 一	一 十二年二月丁巳安侯劉襄元年
七	七
八	一 奪絕二年 復封襄 七
十 十一年侯信元年 十三	九 十年哀侯舍元年 景帝時爲丞相 十四
十六	十六
建元元年侯信坐鬼薪國除	建元元年厲侯申元年 十 元朔二年侯自爲元年 三 元鼎五年侯自爲坐酎金國除 十五
百一十	百三十五

高梁	紀信	甘泉 [illegible]徐廣曰一作景 [illegible]按志甘泉闕疑甘泉是甘水漢表作景侯
食其兵起以客從擊破秦以列侯入漢還定諸侯常使約和諸侯列卒兵聚侯功比平侯嘉以死事子疥襲食其功侯九百戶	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籍後攻盧綰侯七百戶	以車司馬漢王元年初從起高陵屬劉賈以都尉從軍侯
十二年三月丙寅共侯酈疥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匡侯陳倉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侯王竟元年 一 [illegible]漢表作王競
七	七	六 七年戴侯莫搖元年 一
八	二 三年夷侯開元年 六	八
二十三	十七 後二年六月侯陽元年 六	十 十一年侯嫖元年 十三 [illegible]嫖音匹妙反漢表作嬹音火孕反說文嬹悅也
十六	二 三年陽反國除	九 十年侯嫖有罪國除
元光三年 八 侯勃元年 元狩元年坐詐詔衡山王取金當死病死國除 十		
六十六	八十	百六

煮棗 【集解】徐廣云在冤句	以越連敖從起豐別以郎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	十二年六月壬辰靖侯赤元年 一 【索隱】[illegible]	七	八	一 二年赤子康侯武元年 廿二	八 中二年侯昌元年 二 中四年有罪國除			七十五
張 【索隱】縣名屬廣平	以中涓騎從起豐以郎將入漢從擊諸侯七百戶	十二年六月壬辰節侯毛澤元年 一 【索隱】一作釋之	七	八	十 二 十一 十一年夷侯慶元年 十三年侯舜元年	十二 中六年侯舜有罪國除			七十九
鄢陵 【索隱】縣名屬潁川	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籍荼侯七百戶	十二年中莊侯朱濞元年 一	七	三 四年恭侯慶元年 五	六 七年恭侯慶薨無後國除				五十二
菌 【集解】徐廣曰一作國	以中涓前元年從起單父不入關以擊籍布燕王綰得南陽侯二千七百戶	十二年六月莊侯張平元年 一	七	四 五年侯勝元年 四	三 四年侯勝有罪國除				四十八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風雲潛契高祖膺籙功臣命世起沛入秦憑謀仗計紀勳書爵河盟山誓蕭曹輕重絳灌權勢咸就封國或萌罪戾仁賢者祀昏虐者替永監前修良慚固蔕

史記卷十八

史記卷十八考證

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十二。○臣召南按此表格式，與漢表不同。此表以天子紀年為主，高惠呂后文景及武帝一朝，自為一格。如高祖在位十二年，凡係六年所封，格書七字，以此侯自六年至十二年實七年也。其七年封者用六字，八年封者用五字。以次而減，其大綱也。漢表以侯之世次為主，是以每一世為一格。

侯第。○臣召南按此表位次有重見者，如東武侯郭蒙及高苑侯丙倩，皆四十一。東茅侯劉釗及菌侯張平，皆四十八。肥如侯蔡寅及高梁侯酈疥，皆六十六。彊侯留勝及寧陵侯呂臣，皆七十二。棘陽侯杜得臣及新陽侯呂清，皆八十一。武原侯衛胠及磨侯程黑、高陵侯王周，皆九十二。𨚍侯黃極忠及平州侯昭涉掉尾，皆百十一。即漢表亦有重見，其誤蓋無可考。今自酇侯第一，數至陸梁侯一百三十七。其中位次闕者，二十一也，三十八也，五十六也，六十八也，九十七也，百二十八也，百二十九也。雖漢表較為詳備，可以補史表所不及，然其闕者自如，編校各本並合。

平陽征和二年侯宗。○顧炎武日知錄曰，史記作於太初中，平陽侯下元鼎三年，今侯宗者，作史記時見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云云，則後人所加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

陽陵索隱縣屬馮翊。○臣召南按此陽陵別是一地，必非左馮翊之陽陵。以地理志證之，陽陵故弋陽，景帝更名，是漢初不名陽陵也。

廣嚴侯呂殿。○呂漢表作召，當是字形相近而誤。

堂邑侯定豫章折江都浙自立為王壯息。○臣召南按折即浙字，漢表又作漸，亦浙字也。壯息漢表作壯息。

留侯萬戶。○臣召南按是時列侯戶數，惟平陽萬六百戶，次即留侯萬戶為最大，雖酇侯絳侯，其戶皆不滿萬，此高祖之特厚子房也。

鄭同祿母○臣召南按漢表作封何夫人祿母同為侯孝文元年罷較此表為明但不言同證懿侯又漢表筑陽高后二年定侯延以何少子封孝文元年更為鄭亦詳於此表

頴陰定濟淮南及下邑○濟漢表作齊是

汾陰○按第三格有建平二字以漢表核之無有漢表是

費○臣召南按此侯闕位次漢表作三十一以本紀證之費將軍與孔將軍分居左右功應相類蓼侯第三十則費侯第三十一是也史表脫耳

新陽侯呂清八十一○臣召南按漢表作呂青位次八十七據表中有比堂邑侯語堂邑侯第八十六則漢表是也此表一字誤

東武以戶衛○監本以集解徐廣曰文雜厠敘功中遂不可句以漢表證之史表本文當云以戶衛起薛屬悼武王破秦軍杠里楊熊軍曲遇入漢為越將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為將軍破籍軍功侯二千戶徐廣疑衛字或作從又據漢表作為城將附書其下既以集解雜入本文又於入漢之上衍一漢字今皆改正

貰齊侯呂○呂漢表作傳胡害

淮陰為連敖典客索隱漢表作粟客○臣召南按漢表作粟客故師古音頻妙反注云或者以其粟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粟客也據索隱所云粟客又與顏本不同

東茅補韓信為將軍○漢表作捕韓信是也此侯劉釗漢表作劉到

安國以客從起豐云云○臣召南按此表所敘與漢表不同漢表蓋從陳丞相世家也然使陵從最後高帝何以列之於十八侯中耶史表亦或可信

寧侯魏選○選漢表作遬

襄平功定平侯○臣召南按漢書表作功比平定侯是也平定侯即齊受呂后元年所封此侯之封在前而云功比某人者其辭皆呂后二年陳平等所差次也又按此表襄平侯闕位次漢表作六十六未知是否

宣平侯三○臣召南按高祖作十八侯位次惟蕭曹灼然可知張敖無功而第三師古謂呂后曲升之是也但不知高祖所定誰第三耳

博陽索隱縣名屬彭城○臣召南按博陽既封陳濞不應復封周聚索隱云屬彭城則應作傅陽即春秋之偪陽國也傳博字形相近而誤

壯索隱漢作嚴避明帝諱○據此則壯應作莊

史記卷十八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　正義

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illegible]便音鞭縣名吳淺所封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芮王故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以非制故特著令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illegible]謂齊王韓信韓王韓信燕王盧綰梁王彭越趙王張耳淮南王英布臨江王共敖長沙王吳芮也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illegible]徐廣曰孝文後七年靖王甍無嗣[illegible]禪者傳也按諸侯王表芮國至五世而絕也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illegible]按此表芮子淺封便侯傳至玄孫又封成王臣之子爲沅陵侯亦至曾孫及孝惠訖孝景閒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illegible]肺音柿腑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詩云如塗塗附注云附木皮是也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異姓國八王者吳芮英布張耳共敖韓王信彭越盧綰韓信也

國名	便 [illegible]漢志縣名 屬桂陽音鞭	軑 音大[illegible]縣名 在江夏	平都 [illegible] 在東海
侯功	長沙王子侯二千戶	長沙相侯七百戶	以齊將高祖三年降定齊侯千戶
孝惠 七	元年九月頃王 七 吳淺元年	二年四月庚子侯利倉元年 六 [illegible]漢書作軑侯朱倉	五年六月乙亥孝侯劉到元年 二
高后 八	八	二 三年侯豨元年 六	八
孝文 二十三	二十二 後七年恭侯信元年 一	十五 十六年侯彭祖元年 八	二 三年侯成元年 二十一
孝景 十六	五 前六年侯廣志元年 十一	十六	十四 後元二年侯成有罪國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二十九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三十 元封元年侯秩爲東海太守行過不請擅發卒兵爲衛當斬會赦國除	
太初已後			

右孝惠時三

扶柳 縣名，屬信都	郊 縣名，屬沛郡，一作故	南宮 縣名，屬信都
高后姊長姁子，侯。	呂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呂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產爲郊侯。	以父越人爲高祖騎將從軍，以大中大夫侯。
七　元年四月庚寅，侯呂平元年。八年，侯平坐呂氏事誅，國除。	五　元年四月辛卯，侯呂產元年。六年七月壬辰，產爲呂王，國除。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爲漢相，謀爲不善。大臣誅產，遂滅諸呂。	七　元年四月丙寅，侯張買元年。高后八年，侯買坐呂氏事誅，國除。

梧 縣名，屬彭城	平定 漢志闕，或鄉名
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戶。	以卒從高祖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乘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功用齊丞相侯。一云項涓。
六　元年四月乙酉，齊侯陽成延元年。二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八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齊受元年。
二十三	一　二年，齊侯市人元年。四　六年，恭侯應元年。十八
九　中元三年，靖侯偃元年。七	十六
八　元光三年，侯戎奴元年。十四　元狩五年，侯戎奴坐謀殺季父棄市，國除。	七　元光二年，康侯延居元年。十八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二　元鼎四年，侯昌有罪，國除。

博成	沛 [redacted]縣名 屬沛郡
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從高祖起豐攻雍丘擊項籍力戰奉衛悼武王出滎陽功侯	呂后兄康侯少子侯奉呂宣王寢園
元年四月乙酉 三 敬侯馮無擇元年 四年侯 四 代元年 八年侯代坐呂氏事誅國除	元年四月乙酉 七 侯呂種元年 繇不 一 其侯 八年侯種坐呂氏事誅國除

襄成 [redacted]縣名 屬潁川	軹 [redacted]縣名 屬河內	壺關	沅陵 [redacted]縣近長沙 漢志屬武陵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長沙嗣成王子侯
元年四月辛卯侯義元年 一 二年侯義為常山王國除	元年四月辛卯侯朝元年 三 四年侯朝為常山王國除	元年四月辛卯侯武元年 四 五年侯武為淮陽王國除	元年十二月壬申頃 八 侯吳陽元年
			十七 後二年頃 侯福元年 六
			十 中元五年一哀侯周元年 四 後二年侯周薨無後國除

上邳	朱虛 縣名 屬琅邪	昌平 縣名 屬上谷	贅其 縣名 屬臨淮
楚元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孝惠子侯	呂后昆弟子，用淮陽丞相侯
二年五月丙申 七 侯劉郢客元年	二年五月丙申 七 侯劉章元年	四年二月癸未侯太元年 三 七年太為呂王國除	四年四月丙申侯勝元年 四 八年侯勝坐呂氏事誅國除
孝文元年侯郢客為楚王國除 一	一 孝文二年侯章為城陽王國除		

中邑	樂平	山都	松茲 徐廣曰松一作祝 縣名屬廬江
以執矛從高祖入漢，以中尉破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戶	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訢以郎擊陳餘，用衛尉侯，六百戶	高祖五年為郎中柱下令，以衛將軍擊陳豨，用梁相侯	兵初起，以舍人從起沛，以郎吏入漢，還得雍王邯家屬功，用常山丞相侯
四年四月丙申 五 貞侯朱通元年	四年四月丙申 二 簡侯衛無擇元年 六年恭侯勝元年 三	四年四月丙申 五 貞侯王恬開元年	四年四月丙申 五 夷侯徐厲元年
十七 後元二年侯悼元年 六	二十三	三 四年惠侯中黃元年 二十	六 七年康侯悼元年 十七
十五 後元三年侯悼有罪國除	十五 後元三年侯侈元年 一	三 四年敬侯觸龍元年 十三	十二 中元六年侯偃元年 四
	五 建元六年侯侈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求吏罪國除	二十五 元狩五年侯當元年 八 元封元年侯當坐與奴闌入上林苑國除	五 建元六年侯偃有罪國除

國名	成陶	俞	滕
注	[illegible]徐廣曰一作陰 [illegible]漢志地闕	[illegible]如淳曰音輸 [illegible]縣名屬清河	[illegible]劉氏云作滕恐誤今按滕縣屬沛郡
侯功	以卒從高祖起單父爲呂氏舍人度呂氏淮之功用河南守侯五百戶	以連敖從高祖破秦入漢以都尉定諸侯功比朝陽侯嬰死子它襲功用大中大夫侯[illegible]它音馳	以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霸上用楚相侯
高后	四年四月丙申 五 夷侯周信元年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它元年 四 八年侯它坐呂氏事誅國除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更始元年 四 八年侯更始坐呂氏事誅國除
孝文	十一 十二年孝侯勃元年 三 十五年侯勃有罪國除		

國名	醴陵	呂成	東牟
注	[illegible]縣名屬長沙		[illegible]縣名屬東萊
侯功	以卒從漢王三年初起櫟陽以卒吏擊項籍爲河南都尉長沙相侯六百戶	呂后昆弟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高后	四年四月丙申侯越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忿元年 四 八年侯忿坐呂氏事誅國除	六年四月丁酉 三 侯劉興居元年
孝文	三 孝文四年侯越有罪國除		一 二年侯興居爲濟北王國除

鍾 一作鉅 縣名屬東萊	信都 縣名屬信都	樂昌	祝茲 漢表作琅邪
呂肅王子侯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呂后昆弟子侯
六年四月丁酉侯呂通元年 二 八年侯通爲燕王坐呂氏事國除	八年四月丁酉侯侈元年 一	八年四月丁酉侯受元年 一	八年四月丁酉侯呂瑩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元年侯侈有罪國除	元年侯受有罪國除	

建陵 漢表在東海	東平 徐廣曰一作康 縣名屬東平		陽信 漢表在新野 屬渤海恐有二縣	軹 縣名屬河內
以大謁者侯宦者多奇計	以燕王呂通弟侯	右高后時三十一	高祖十二年爲郎以典客奪趙王呂祿印關殿門拒呂產等入共尊立孝文侯二千戶	高祖十年爲郎從軍十七歲爲太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車騎將軍迎太后侯萬戶薄太后弟
	八年五月丙辰侯呂莊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八年四月丁酉侯張澤元年九月奪侯國除 一 澤 名釋				
		孝文 二十三	元年二月辛丑侯劉揭元年 十四 十五年侯中意元年 九	元年四月乙巳侯薄昭元年 十 十一年易侯戎奴元年 十三
		孝景 十六	五 六年侯中意有罪國除	十六
				一 建元二年侯梁元年

壯武 [illegible]縣名 屬膠東	清都 [illegible]徐廣曰一作鄡音苦堯反 [illegible]漢表作鄡侯鄡太原縣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之榮陽食邑以代中尉勸代王入驂乘至代邸王卒爲帝功侯千四百戶	以齊哀王舅父侯 [illegible]舅父即舅猶姨曰姨母也
元年四月辛亥侯宋昌元年 二十三	元年四月辛未侯駟鈞元年 五 前六年鈞有罪國除
十一 中元四年侯昌奪侯國除	

周陽 [illegible]縣名 屬上郡	樊 [illegible]縣名 屬東平
以淮南厲王舅父侯	以睢陽令高祖初起從阿以韓家子還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戶
元年四月辛未侯趙兼元年 五 前六年兼有罪國除	元年六月丙寅侯蔡兼元年 十四 十五年康侯客元年 九 [illegible]徐廣曰客一作容
	九 中元三年恭侯平元年 七
	十三 元朔二年侯辟方元年 十四 元鼎四年侯辟方有罪國除

國名	管 [redacted]管古國今爲縣屬滎陽	瓜丘 [redacted]縣在魏郡	營 [redacted]漢表在濟南
侯功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罷軍元年 二 六年恭侯戎奴元年 十八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寧國元年 十一 十五年侯偃元年 九	四年五月甲寅平侯劉信都元年 十 十四年侯廣元年 十
	二 三年侯戎奴反國除	二 三年侯偃反國除	二 三年侯廣反國除

國名	楊虛	杕 [redacted]音力 縣名屬平原
侯功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將廬元年 十二 [redacted]漢書作將閭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辟光元年 十二
	十六年侯將廬爲齊王有罪國除	十六年侯辟光爲濟南王國除

安都	平昌 縣名 屬平原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甲寅 十二 侯劉志元年 十六年侯志爲濟北王國除	四年五月甲寅 十二 侯劉卯元年 十六年侯卯爲膠西王國除

武城 索隱漢志闕氏闕者或鄉名或尋廢故志不載	白石 縣名 屬金城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甲寅 十二 侯劉賢元年 十六年侯賢爲菑川王國除	四年五月甲寅 十二 侯劉雄渠元年 十六年侯雄渠爲膠東王國除

波陵

漢表波作泜音坻

以陽陵君侯

七年三月甲寅康侯魏駟元年　五

十二年康侯魏駟薨無後國除

南鄭

徐廣曰一作朝　韋昭音貞一音程　李彤云河內有郎亭音穎

以信平君侯

七年三月丙寅侯起元年　一

起名也史失其姓　孝文時坐後父故奪爵級關內侯

阜陵

縣名屬九江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年五月丙午　八　侯劉安元年

十六年安為淮南王國除

安陽

縣名屬馮翊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年五月丙　八　午侯勃元年

十六年侯勃為衡山王國除

陽周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年五月丙 八 午侯劉賜元年 十六年侯賜爲廬江王國除			
東城 縣名 屬九江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年五月丙寅 七 哀侯劉良元年 十五年侯良薨無後國除			
犂 縣名 屬東郡	以齊相召平子侯千四百一十戶			十年四月癸丑 十一 頃侯召奴元年 後五年侯澤元年 三	十六	元朔五年 十六 侯延元年 元封六年侯延坐不出持馬斬國除 十九	
缾 縣名 屬琅邪	以北地都尉孫卬匈奴入北地力戰死事子侯			十四年三月丁 十 巳侯孫鄲元年	二 前三年侯鄲謀反國除		
弓高 漢表在營陵	以匈奴相國降故韓王信孽子侯千二百三十七戶			十六年六月丙子莊 八 侯韓頹當元年	前元年 十六 侯則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則薨無後國除	
襄成 志屬潁川	以匈奴相國降侯故韓王信太子之子侯千四百三十二戶			十六年六月丙 七一 子哀侯韓嬰元年 後元七年侯澤之元年	十六	十五 元朔四年侯澤之坐詐病不從不敬國除	
故安 縣名 屬涿郡	孝文元年舉淮陽守從高祖入漢功侯食邑五百戶用丞相侯一千七百一十二戶			後元三年四月丁巳 五 節侯申屠嘉元年	前三年 二 蔑侯元年 十四	元狩二年清 十九 安侯臾元年 元鼎元年臾坐爲九江太守有罪國除 五	

章武 縣名 屬渤海	以孝文后弟侯，萬一千八百六十九戶			後七年六月乙卯 一 景侯竇廣國元年	六 十 前七年，恭侯完元年	元光三年，侯常坐元年 八 元狩元年，侯常坐謀殺人未殺罪，國除 十	
南皮 縣名 屬渤海	以孝文后兄竇長君子侯，六千四百六十戶			後七年六月乙卯 一 侯竇彭祖元年	十六	建元六年 五 夷侯良元年 元光五年 五 侯桑林元年 元鼎五年 十八 侯桑林坐酎金罪，國除	

右孝文時二十八

孝景十六

平陸 縣名 屬西河 文有東平陸 在東平	楚元王子侯，三千二百六十七戶				元年四月乙巳 一 侯劉禮元年。一云乙卯 三年，侯禮為楚王，國除		
休	楚元王子侯				元年四月乙巳 二 侯富元年 三年，侯富以兄子戊為楚王反，富與家屬至長安北闕自歸，不能相教，上印綬。詔復王。後以平陸侯為楚王，更封富為紅侯		

[illegible] 漢表在高苑 **沈猶**	[illegible] 楚元王傳休侯富免後封紅侯此則並列誤也漢表一書而已紅休蓋二鄉名王莽封劉歆爲紅休侯一云紅即虹縣 **紅**
楚元王子侯千三百八十户	楚元王子侯千七百五十户
元年四月乙巳 十六 夷侯劉穢元年	元年四月乙巳莊侯 四 富元年一云禮侯 前七年悼 二 侯澄元年 中元元年敬侯 九 發元年發一作嘉
建元五年 四 大 侯受元年 元狩五年侯受坐故爲宗正聽謁不具宗室不敬國除	元朔四年 十 五 一 侯章元年 元朔五年侯章薨無後國除

[illegible] 縣名屬濟陰 **宛朐**	[illegible] 縣名屬琅邪 **魏其**
楚元王子侯	以大將軍屯滎陽扞吳楚七國反已破爲侯三千三百五十户
元年四月乙巳侯劉埶元年 二 [illegible] 蕭該埶音藝 三年侯埶反國除	三年六月乙巳 十四 侯竇嬰元年
	建元元年爲 九 丞相二歲免 元光四年侯嬰坐爭灌夫事上書稱爲先帝詔矯制罪棄市國除

棘樂	鄃 鄃音輸縣名屬淸河
楚元王子侯戶千二百一十三	以將軍吳楚反時擊齊有功布故越舍人越反時布使齊還已梟越布祭哭之當亨出忠言高祖赦之黥布反布爲都尉戶千八百
三年八月壬子　十四　敬侯劉調元年	六年四月丁卯　六　侯欒布元年 中元五年侯布薨
建元二年恭　一　侯應元年 元朔元年　十　侯慶元年 元鼎五年侯慶　十六　坐酎金國除	十 元朔二年　一　侯賁元年 元狩六年侯賁坐爲太常廟犧牲不如令有罪國除

建陵	建平 縣名屬沛郡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中尉侯戶一千三百一十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江都相侯戶三千一百五十
六年四月丁卯　十一　敬侯衞綰元年	六年四月丁卯　十一　哀侯程嘉元年
元光五年　十　侯信元年 十 八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元光二年節　七　侯橫元年 元光三年　二　侯回元年 元光四年侯回薨無後國除

平曲 索隱漢表在高城	江陽 索隱縣名在東海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隴西太守侯戶三千二百二十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趙相侯二千五百四十七
六年四月己巳侯公孫昆邪元年 五 中元四年侯昆邪有罪國除太僕賀父 索隱漢書作昆運	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 索隱徐廣曰蘇一作赭 索隱漢表作蘇惠 四 中元二年懿侯盧元年 索隱徐廣曰一作哀侯 七
	建元三年 壹 侯明元年 元朔六年侯雕元年 元鼎五年 十一 侯雕坐酎金國除

遽 索隱漢表鄉名在常山	新市 索隱縣名屬鉅鹿
以趙相建德王遂反建德不聽死事子侯戶千九百七十	以趙內史王慎王遂反慎不聽死事子侯戶一千十四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橫元年 六 索隱史失其姓 後元二年侯橫有罪國除	中元二年四月 五 乙巳侯康元年 後元元年殤 三 侯始昌元年
	九 元光四年殤侯始昌爲人所殺國除

商陵 【索隱】漢表在臨淮	山陽	安陵
以楚太傅趙夷吾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一千四十五戶	以楚相張尚王戊反尚不聽死事子侯戶千一百一十四	以匈奴王降侯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八 中元三年四月乙巳侯周元年	八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當居元年	七 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子侯子軍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周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廷尉自殺國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當居坐爲太常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實罪國除 【集解】徐廣曰程一作擇	五 建元六年侯子軍薨無後國除

垣 【索隱】縣名屬河東	遒 【索隱】縣名屬涿郡音茲埔反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戶五千五百六十九
三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賜元年 六年賜死不得及嗣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彊元年不得隆彊嗣
	後元年四月甲辰侯則坐使巫齊少君祠祝詛上大逆無道國除 【集解】徐廣曰漢書云武後二年

容成	易	范陽	翕
容成 【索隱】縣名，屬涿郡	易 【索隱】縣名，屬涿郡	范陽 【索隱】縣名，屬涿郡	翕 【索隱】漢表在內黃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戶千一百九十七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攜徐盧元年 七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僕黥元年 六 後元二年，侯僕黥薨，無嗣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端侯代元年 七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邯鄲元年 七
建元元年，康 十四 侯綽元年 元朔三年 二十二 侯光元年		元光二年，懷 七 侯德元年 二 元光四年，侯德薨，無後，國除	九 元光四年，侯邯鄲坐行來不請長信，不敬，國除
十八 後元二年三月壬辰，侯光坐祠祝詛，國除			

亞谷	隆慮
亞谷 【索隱】一作亞父。漢表在河內	隆慮 【索隱】音林閭，縣名，屬河內
以匈奴東胡王降，故燕王盧綰子，侯，千五百戶	以長公主嫖子侯，戶四千一百二十六
中元五年四月丁 二 巳，簡侯它父元年 後元元年，安 三 侯種元年	中元五年五月 五 丁丑，侯蟜元年 【集解】徐廣曰：按本紀及前五年，非中元年
建元元年，康 十一 侯偏元年 元光六年 十九 侯賀元年	二十四 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長公主薨未除服，姦，禽獸行，當死，自殺，國除
十五 征和三年七月辛巳，侯賀坐太子事，國除	

乘氏 縣名 屬濟陰	桓邑	蓋 漢表 在勃海
以梁孝王子侯	以梁孝王子侯	以孝景后兄侯戶二千八百九十
中五年五月丁卯侯買元年 一 中元六年侯買嗣為梁王國除	中五年五月丁卯侯明元年 一 中六年為濟川王國除	中五年五月甲戌靖侯王信元年 五
		元狩三年侯偃元年 二大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周陽 縣名 屬上郡	武安 縣名 屬魏郡	塞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六千二十六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八千二百一十四	以御史大夫前將軍兵擊吳楚功侯戶千四十六
後元三年三月懿侯田勝元年 一	後元三年三月侯田蚡元年 一	後元元年八月侯直不疑元年 三
元光六年侯彭祖元年 十八 元狩二年侯彭祖坐當歸與章侯宅不與罪國除	元光四年侯梧元年 九 五 元朔三年侯梧坐以襜褕入宮廷中不敬國除	建元四年侯堂相如元年 元朔四年侯堅元年 元鼎五年堅圭坐酎金國除

右孝景時三十一

索隱述贊曰惠景之際天下已平諸呂構禍吳楚連兵條侯出討壯武奉迎薄竇恩澤張趙忠貞本枝分蔭肺腑歸誠新市死事建陵勳榮咸開青社俱受丹旌旋窺甲令吳便有聲

史記卷十九

史記卷十九考證

惠景閒侯者年表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注吳芮英布張耳共敖韓王信彭越盧綰韓信也○臣召南按注以共敖當八國之數非也高祖滅項氏之月即虜敖子驩臨江國屬漢爲南郡矣安得數之當是二燕前臧荼後盧綰耳

軑侯倉○按漢表作黎朱倉

郊索隱縣名屬沛郡○臣召南按地理志沛郡有洨縣無郊縣則唐以前本作洨不誤也呂后本紀作交漢表作洨皆係傳寫之失

中邑侯朱通○按表作朱進

樂平侯衛無擇○按樂平漢表作樂成無擇各本俱作無澤蓋誤

松茲侯徐厲徐廣曰松一作祝○臣召南按將相名臣表文帝後六年祝茲侯徐厲軍棘門與本紀合漢表作祝茲侯是也但索隱云縣屬盧江則唐以前本已作松茲矣

鍾索隱縣名屬東萊○按如索隱說當依地理志作腄

壯武侯以郡尉從之櫟陽○臣召南按漢表無之字以文義推測此之字當是守字

犂索隱縣名屬東郡○臣召南按地理志東郡有黎縣無犂縣則漢表作黎是也

缾索隱縣名屬瑯邪○按漢表作缾以地理志証之字應從缶

故安侯食邑五百戶○臣召南按申屠嘉之食邑五百戶乃文帝元年錄高祖功臣賜嘉爵關內侯食邑耳非列侯之侯也本紀及傳甚明食邑五百戶上侯字蓋衍文漢表可証

新市侯以趙內史王慎○臣召南按楚元王世家作內史王悍漢表亦然則此表作王慎又云慎不聽二慎字皆悍字之訛

遒○臣召南按地理志應作遒又按侯隆彊漢表作陸彊

容成索隱縣名屬涿郡○臣召南按漢表作容城以地理志證之此亦應作容城又按侯名攜徐盧漢表無攜字

范陽靖侯代○按漢表作靖侯范代

亞谷征和三年○顧炎武日知錄曰此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皆後人所加也

史記卷十九考證

史記卷二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索隱]七十二國，太史公舊；餘四十五國，褚先生補也。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索隱]詩傳：膺，當也。鄭玄曰：徵，艾也。荼音舒。徵音澄。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國名	翕 [索隱]音歙。按漢表在內黄。	持裝 [索隱]漢表裴作轅，在南陽。	親陽 [索隱]漢表在舞陽。	若陽 [索隱]漢表在平氏。
侯功	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屬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益封。	匈奴都尉，降侯。	匈奴相，降侯。	匈奴相，降侯。
元光	四年七月壬午，侯趙信元年。 三	六年後九月丙寅，侯樂元年。 一		
元朔	五 六年，侯信為前將軍擊匈奴，遇單于，兵敗，信降匈奴，國除。	六	二年十月癸巳，侯月氏元年。 五 五年，侯月氏坐亡斬，國除。	二年十月癸巳，侯猛元年。 五 五年，侯猛坐亡斬，國除。
元狩		六		
元鼎		元年，侯樂死，無後，國除。		
元封				
太初已後				

長平 [illegible]地理志縣名屬汝南	平陵 [illegible]漢表在武當
以元朔二年再以車騎將軍擊匈奴取朔方河南功侯元朔五年以大將軍擊匈奴破右賢王益封三千戶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侯以元朔五年用游擊將軍從大將軍益封
二年二月丙辰烈侯衛青元年 五 [illegible]徐廣曰青以元封五年薨	二年二月丙辰侯蘇建元年 五
六	六
六	六 六年侯建為右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國除
六	
太初元年今侯伉元年	

岸頭 [illegible]漢表在皮氏	平津	涉安	昌武 [illegible]表在舞陽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擊匈奴功侯元朔六年從大將軍益封	以丞相詔所襃侯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從驃騎將軍擊左賢王功益封
二年六月壬辰侯張次公元年 五	三年十一月乙丑獻侯公孫弘元年 四	三年四月丙子侯於單元年 三 [illegible]單音丹 五年卒無後國除	四年七月庚申堅侯趙安稽元年 三
元年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罪國除	二 三年侯度元年 四		六
	六		六
	三 四年侯度坐為山陽太守有罪國除		一 二年侯充國元年 五
			太初元年侯充國薨亡後國除

襄城 索隱漢表作襄武侯按韓嬰亦封襄城 侯地理志襄城在潁川襄武在隴西	南窌 索隱徐廣曰匹孝反	合騎 索隱表在高城
以匈奴相國降侯	以騎將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太初二年以丞相封爲葛繹侯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益封
四年七月庚申侯無 三 龍元年一云乘龍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賀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 二 侯公孫敖元年
六	六	一 二年侯敖將兵擊匈奴與驃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爲庶人國除
六	四 五年賀坐酎金國除絕十歲	
六		
太初二年無龍 一 從浞野侯戰死 四年侯病 二 已元年	十三 太初二年三月丁卯封葛繹侯征和二年賀子敬聲有罪國除	

樂安 索隱表在昌地理志 昌縣在琅邪	龍頟 索隱地理志縣名屬平原劉氏音額崔浩音洛 屬齊又云今在河閒有龍頟村與弓高相近
以輕車將軍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	以都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元鼎六年以橫海將軍擊東越功爲按道侯 索隱漢表以龍頟案道爲二人封非也韋昭云案道屬齊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蔡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 二 侯韓說元年
四 五年侯蔡以丞相侵盜孝景園神道壖地罪自殺國除	六
	四 五年侯說坐酎金國絕二歲復侯
	元年五月丁卯 六 按道侯說元年
	十三 征和二年子長代有罪絕子曾復封爲龍頟侯

隨成 表在千乘	從平 表在樂昌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攻辳吾先登石累得王功侯 累音壘險阻地名漢表作壐音門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數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功侯
五年四月乙卯侯趙不虞元年 二	五年四月乙卯 二 公孫戎奴元年
三 三年侯不虞坐為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坐謾國除 謂上聞天子狀不實為謾而國除謾音木干反	一 二年侯戎奴坐為上郡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謾國除

涉軹 漢表軹在西安無涉字地理志西安在齊郡涉軹猶從驃然皆當時意也故上又有涉安侯	宜春 志縣名屬汝南豫章亦有之	陰安 志縣名屬魏郡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虜閼氏功侯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五年四月丁未 二 侯李朔元年	五年四月丁未 二 侯衛伉元年	五年四月丁未 二 侯衛不疑元年
元年侯朔有罪國除	六	六
	元年侯伉坐矯制不害國除	四 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發干 【索隱】志縣名屬東郡	博望 【索隱】志縣名屬南陽	冠軍 【索隱】縣名屬南陽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以校尉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絕域大夏功侯	以嫖姚校尉再從大將軍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迎渾邪王益封擊左右賢王益封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登元年 二	六年三月甲辰侯張騫元年 一	六年四月壬申景桓侯霍去病元年 一
六	一 二年侯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國除	六
四 五年侯登坐酎金國除		元年哀侯嬗元年 六
		元年哀侯嬗薨無後國除 【集解】徐廣曰嬗字子侯爲武帝奉車登封泰山暴病死

衆利 【索隱】表在陽城姑莫後以封伊即軒也	潦 【索隱】表在舞陽	宜冠 【索隱】冠音官表在昌也
以上谷太守四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首虜千級以上功侯	以匈奴趙王降侯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出再擊匈奴功侯故匈奴歸義
六年五月壬辰侯郝賢元年 【索隱】郝音呼惡反又音釋 一		
一 二年侯賢坐爲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罪國除	元年七月壬午悼侯趙王煖嘗元年 【索隱】煖音況遠反嘗音卽移反 一 二年煖嘗死無後國除	二年正月己亥侯高不識元年 二 四年不識擊匈奴戰軍功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國除

煇渠　索隱鄉名按表在魯陽煇上下並音徽	從驃　索隱以從驃騎得封故曰從驃後封浞野侯	下麾　索隱表在猗氏摩音撝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得王功侯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虜五王功益封故匈奴歸義	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數深入匈奴得兩王子騎將功侯以匈河將軍元封三年擊樓蘭功復侯	以匈奴王降侯
二年二月乙丑忠侯僕多元年 五 索隱漢表作僕朋云僕多與衛青傳同	二年五月丁丑　五　侯趙破奴元年	二年六月乙亥　五　侯呼毒尾元年
三 四年侯雷元年 三	四 五年侯破奴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煬侯伊即軒元年 二
六	浞野 三年侯破　四　奴元年	六
四	一 二年侯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失軍為虜所得國除	四

漯陰　索隱表在平原	煇渠　索隱韋昭云侯多所封則作煇渠應庀所封則作渾渠二者皆鄉名在魯陽今並作煇誤也按漢表反作傳亦煇孔文云同稱是元狩中封則邑分封
以匈奴渾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戶	以匈奴王降侯
二年七月壬午　四　定侯渾邪元年	三年七月壬午　四　悼侯扁訾元年
元年魏侯蘇　六　元年 索隱魏謚蘇名謚法克捷行軍曰魏 五 五年魏侯蘇薨無後國除	索隱漢表作悼侯應庀庀讀爲必二反扁北顯反訾子 一 二年侯扁訾死無後國除

二人也其義爲得				發反			
河綦 [illegible]表在濟南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			三年七月壬午康侯烏犂元年[illegible]漢書作禽犂 四	二 三年餘利鞮元年 四	六	四
常樂 [illegible]表在濟南	以匈奴大當戶與渾邪降侯			三年七月壬午 四 肥侯稠雕元年 [illegible]漢書衛青傳作雕離	六	六	二 太初三年今侯廣漢元年
符離 [illegible]縣名屬沛郡	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將重會期首虜二千七百人功侯[illegible]將字上屬重者再也會期再言赴期將去擊重平擊			四年六月丁卯 三 侯路博德元年	六	六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國除
壯 [illegible]表在東平	以匈奴歸義匈奴因淳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一百人功侯			四年六月丁卯 三 侯復陸支元年	二 三年今侯偃元年 四	六	四
衆利	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手自劍合功侯[illegible]剸音專手自劍謂手刺其王而合戰得封			四年六月丁卯 三 質侯伊即軒元年	六	五 六年今侯當時元年 一	四

湘成 表在陽成	義陽 表在平氏	散 表在陽成
以匈奴符離王降侯	以北地都尉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得王功侯	以匈奴都尉降侯
四年六月丁卯 三 侯敞屠洛元年	四年六月丁卯 三 侯衛山元年	四年六月丁卯 三 侯董荼吾元年 劉氏荼音大姑反蓋今誤耳以其人名余吾余吾匈奴水名也
四 五年侯敞屠洛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四	二 太初三年今侯安漢元年 二

臧馬 表在朱虛	周子南君 表在長社	樂通 韋昭云在臨淮高平	瞭 音遼 表在舞陽
以匈奴王降侯	以周後紹封	以方術侯	以匈奴歸義王降侯
四年六月丁卯 一 康侯延年元年 五年侯延年死不得置後國除			
	四年十一月丁卯 三 侯姬嘉元年	四年四月乙巳 一 侯五利將軍欒大元年 五年侯大有罪斬國除	四年六月丙午 一 侯次公元年 五年侯次公坐酎金國除
	三 四年君買元年 三		
	四		

術陽 【索隱】表在下邳。	龍亢 【索隱】晉灼云：龍闕。左傳齊侯圍龍，龍，魯邑。蕭該云：慶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	成安 【索隱】漢表在郟，志在陳留。	昆 【索隱】表在鉅鹿。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	以校尉樛世樂擊南越，死事，子侯。【索隱】樛音居虬反。	以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事，子侯。	以屬國大且渠擊匈奴功侯。
四年，侯建德元年。一 五年，侯建德有罪，國除。	五年三月壬午，侯廣德元年。二	五年三月壬子，侯延年元年。二	五年五月戊戌，昆侯渠復累元年。二 【索隱】樂彥累音力委反，顏師古音力追反。
	六 六年，侯廣德有罪，國除。	六 六年，侯延年有罪，國除。	六
			四

騏 【索隱】志屬河東，表在北屈。	梁期 【索隱】志屬魏郡。	牧丘 【索隱】表在平原。	瞭 【索隱】表在下邳。
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功侯。	以屬國都尉五年間出擊匈奴，得復累絺縵等功侯。	以丞相及先人萬石積德謹行侯。	以南越將降侯。
五年五月壬子，侯駒幾元年。二 幾一云騎。	五年七月辛巳，侯任破胡元年。二	五年九月丁丑，侯石慶元年。二	六年三月乙酉，侯畢取元年。一 【索隱】初以封次公，又封畢取。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二 三年，侯德元年。 二	四

將梁	安道 【索隱】表在南陽	隨桃 【索隱】表在南陽	湘成 【索隱】表在堵陽
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推鋒卻敵，侯。	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	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	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兵四十餘萬降，侯。
六年三月乙酉 一 侯楊僕元年。	六年三月乙酉 一 侯揭陽令定元年。	六年四月癸亥 一 侯趙光元年。	六年五月壬申侯監居翁元年。 一 【索隱】監，官也。居，姓。翁，字。
三 四年侯僕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海常 【索隱】表在琅邪	北石 【索隱】漢表作外石，在濟南	下鄜 【索隱】漢表作鄜
以伏波司馬捕得南越王建德功侯。	以故東越衍侯佐繇王斬餘善功侯。	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
六年七月乙酉 一 莊侯蘇弘元年。		
六	元年正月壬午 六 侯吳陽元年。	六 元年四月丁酉侯左將黃同元年。【索隱】西南表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丞謨漢表云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太初元年，侯弘死，無後，國除。	三 太初四年，今侯首元年。	四

【索隱】繚音繚繞之繚嫈按字林音乙庚反西南夷傳音聊嫈
繚嫈
以故校尉從橫海將軍說擊東越功侯
元年五月乙卯 一 侯劉福元年
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索隱】韋昭云在吳越界今爲鄉也
蘌兒
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功侯
元年閏月癸卯莊侯轅終 六 古元年【集解】徐廣曰閏四月也
太初元年終古死無後國除

【索隱】表在臨淮
開陵
以故東越建成侯與繇王共斬東越王餘善功侯
元年閏月癸卯 六 侯建成元年
四

【索隱】表在河內
臨蔡
以故南越郎聞漢兵破番禺爲伏波得南越相呂嘉功侯
元年閏月癸卯 六 侯孫都元年
四

【索隱】表在九江
東城
以故東越繇王斬東越王餘善功侯萬戶
元年閏月癸卯 六 侯居服元年
四

【索隱】表在會稽
無錫
以東越將軍漢兵至棄軍降侯
元年侯多 六 軍元年
四

【索隱】表在南陽
涉都
以父棄故南海守漢兵至以城邑降子侯
元年中侯 六 嘉元年
二
太初三年侯嘉薨無後國除

平州 【索隱】表在梁父	荻苴 【索隱】音狄 朝表在勃海	澅清 【索隱】表在齊澅音獲 水名在齊又音乎卦反	騠茲 【索隱】騠音啼 表在琅邪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	以朝鮮相漢兵至圍之降侯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侯	以小月氏若苴王將衆降侯 【索隱】苴音子餘反
三年四月丁卯侯唊 一 元年 【索隱】如淳曰唊音頰 四年侯唊薨無後國除	三年四月侯朝 四 鮮相韓陰元年	三年六月丙辰侯朝 四 鮮尼谿相侯參元年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 三 稽谷姑元年
	四	四	太初元年侯稽谷姑薨無後國除

涅	瓡讘 【集解】徐廣曰在河東瓡音胡讘音之涉反 【索隱】縣名按表在河東志亦同即狐字
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功侯	以小月氏王將衆千騎降侯
四年正月甲申 一 侯王恢元年 四年四月侯恢坐使酒泉矯制罪當死贖國除凡封三月	四年正月乙酉侯扜者元年 二 【索隱】扜音烏亦音汙 六年侯勝元年 一
	四

幾 [索隱]音機。表在河東。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					四年三月癸未，侯張䧄歸義元年。[索隱]韋昭云䧄姑落反。 二 六年，侯張䧄使朝鮮，謀反，死，國除。	
涅陽 [索隱]表在齊。志屬南陽。	以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其子侯。					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 三	二 太初二年，侯最死，無後，國除。

右太史公本表

當塗 [索隱]表在九江。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蒲 [索隱]表在琅邪。蘇昌，以圉尉史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潦陽 [索隱]潦音遼。表在清河。江德，以圉廄嗇夫共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富民 [索隱]表在蘄。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黃帝涉江。上書至意，拜為大鴻臚。征和四年，為丞相，封三千戶。至昭帝時病死，子順代立，為虎牙將軍，擊匈奴，不至質，誅死，國除。[集解]音義曰：質，所期處也。

右孝武封國名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以三得之者，即上所謂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也。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頟侯曾為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為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誡之。

博陸 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瓚曰：漁陽有博陸城也。中輔幼主昭帝，為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為大司馬，益封邑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秺 【索隱】音義曰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 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爲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 【索隱】表在蕩陰，志屬汝南。 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爲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 【索隱】表在千乘。 上官安。以父桀爲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爲昭帝夫人，立爲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 【索隱】志屬平原。 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爲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爲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爲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戶。子延壽代立，爲太僕侍中。

義陽 【索隱】表在平氏。 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爲郎，爲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爲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 【索隱】表在徐郡。 王山，齊人也。故爲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爲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國除。

建平 【索隱】表在濟陽。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爲侯，邑二千七百戶，拜爲太僕。元年出爲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爲御史大夫。

弋陽 【索隱】志屬汝南。 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爲侯，二千戶。後爲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 【索隱】表在濟陰。 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罪，有功，封侯，邑二千戶。爲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 【索隱】志屬汝南。 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爲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爲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爲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爲屬國都尉。

安平 【索隱】表在汝南，志屬涿郡。 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爲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爲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賁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爲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爲庶人，國除。

右孝昭時所封國名

陽平 【索隱】志屬東郡。 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爲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爲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爲爲人主師，當以爲相。

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爲丞相封二千戶病死絕
無後國除
扶陽 索隱 志屬沛表在蕭 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爲博士
授魯大儒入侍中爲昭帝師遷爲光祿大夫大
鴻臚長信少府以爲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
爲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爲丞相五歲多恩
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爲太常
坐祠廟騎奪爵爲關內侯
平陵 索隱 表在武當 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
護西羌事昭帝拜爲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
千戶取霍光女爲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
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 索隱 表在濟南 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
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爲護軍都尉中事昭
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
封二千五百戶
陽成 索隱 表在濟陰非也且濟陰有城陽縣耳而潁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今此似誤不可分別也 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
謀反事後留遲不得封爲大司農本造廢昌邑
王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
百戶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都內錢三
千萬 索隱 百官表曰司農屬官有都內 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 索隱 志屬陳留表在肥城 王遷家在衛 索隱 衛一作衙音牙地理志衙縣在馮翊 爲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
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戶爲光祿大
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洩中事

誅死國除
樂成 索隱 表在平氏志屬南陽 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
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
死賜謚景桓侯絕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
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爲侯後
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 索隱 志屬南陽 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
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
奴有功封爲冠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
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戶封雲爲
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 索隱 志屬魏郡 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
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相者
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爲
侯邑三千戶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 索隱 表在於陵 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
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
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爲侯邑
二千三百戶爲御史大夫後爲祁連將軍擊匈
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 索隱 志屬臨淮 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
良舉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
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爲揚州刺
史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遷爲大司農
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毀韋賢代爲丞相封千
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索隱】志屬南陽。許中翁名舜。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爲侯，邑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　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戶。拜爲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　史子回名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妒，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索隱】志屬常山。史子叔名玄。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百戶。衛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樂陵【索隱】志屬臨淮，平原亦有樂陵。史子長名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戶。

博城【索隱】表在臨淮。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閒，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城【索隱】志屬潁川。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奉車都尉秺侯從羣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索隱】表在博陽。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與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索隱】志屬千乘。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有材力，能騎射，用短兵，給事期門。【索隱】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　趙成【索隱】漢表作趙長平。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立子爲廣陵王。

酇　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絕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爲酇侯。」

平昌　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衛太子時，嫁太子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絕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戶。宣帝舅父也。

樂昌【索隱】表在汝南。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

二七〇

長君弟也。

邛成在濟陰表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安遠在慎表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黎。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戶。

博陽在南頓表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戶。神爵二年，代魏相爲丞相。立五歲，病死。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內侯。

建成在沛表黃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爲河內守丞，遷爲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赦，以賢良舉爲揚州刺史，潁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潁川，入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千八百戶。

西平在臨淮表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爲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爲光祿大夫，爲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爲御史大夫，代黃霸爲丞相。

右孝宣時所封

陽平在東郡表王稚君，名傑漢表名禁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爲太子妃。太子立爲帝，女爲皇后，故侯千二百戶。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

索隱述贊曰：孝武之代，天下多虞。南討閩越，北擊單于。長平鞠旅，冠軍前驅。術陽銜璧，臨蔡破禺。博陸上宰，平津巨儒。金章且佩，紫綬行紆。昭帝已後，勳寵不殊。惜哉絕筆，褚氏補諸。

史記卷二十

史記卷二十考證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長平○臣召南按漢表列長平冠軍於外戚恩澤甚爲失平夫以衛霍之戰伐功勳其將校得封者皆稱功臣豈可以呂竇王田例哉史記敘功於長平不曰皇后弟於冠軍不曰皇后姊子可謂公論

樂安○臣召南按傳與此同漢表作安樂蓋誤

隨成○按漢表作隨城

潦侯趙王㥾訾○按漢表㥾作援

下麋○按漢表作下摩

煇渠悼侯扁訾○臣召南按匈奴傳作膺庀而此表作扁訾索隱旣以漢表應庀注之又爲扁訾定音則舊本已然久矣

河綦康侯烏犁索隱漢書作禽犁○臣召南按驃騎傳作禽梨

常樂侯稠雕○驃騎傳作銅離漢書作雕離

符離索隱縣名屬沛郡○臣召南按地理志沛郡有符離縣驃騎傳封博德爲符離侯與表正合漢表作邳離云在朱虛

壯索隱表在東平○按漢表作杜索隱表字衍

衆利賀侯伊卽軒○臣召南按驃騎傳作伊卽靬是也軒靬字形相似而誤耳

義陽侯衛山○傳作邢山

臧馬康侯延年○按漢表作雕延年

安道侯揭陽令定○臣召南按此侯初爲南越揭陽令故以官冠其名漢表徑作揭陽定則似姓揭陽矣又如湘成侯監居翁以其本爲桂林監故稱之非姓監也漢初人往往以官連名如稱趙佗爲尉佗

北石索隱漢表作外石○按東越傳亦作北石

蘩兒索隱韋昭曰在吳越界今爲鄉也○臣召南按蘩兒應作禦兒卽所云勾踐之地至於禦兒者是也東越傳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漢書音義曰禦兒今吳南亭是則知此作蘩兒蓋傳寫之訛

開陵侯建成○臣召南按東越傳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則建成乃此侯故爵而其名曰敖也此及漢表並誤以其故爵爲名

臨蔡侯孫都○臣召南按南越傳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則此侯姓都名稽如此表則姓孫名都矣

平州侯唊○臣召南按漢表作王唊以朝鮮傳證之漢表是此表脫王字

澅清侯朝鮮尼谿相侯參○臣召南按漢表作參以傳證之朝鮮尼谿相乃其故官此表三年六月丙辰下但當云侯參元年不當有侯朝鮮尼谿相六字也漢表是

幾侯張降歸義○臣召南按朝鮮傳此侯名長以漢表證之此侯姓張名降然則此表張降下歸義二字衍文也

涅陽○按朝鮮傳作溫陽以漢表證之涅陽是

史記卷二十考證

史記卷二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　正義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國名	王子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茲	河閒獻王子。	五年正月壬子，侯劉明元年。二	二 三年，侯明坐謀反殺人，棄市，國除。【集解】徐廣曰：一作掠殺人棄市。				
安成【索隱】表在豫章。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思侯劉蒼元年。一	六	六	元年，今侯自當元年。六	六	四
宜春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成元年。一	六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句容【索隱】表在會稽。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哀侯劉黨元年。一	元年，哀侯黨薨，無後，國除。				
句陵【集解】徐廣曰：一作容陵。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福元年。一	六	六	四 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杏山	楚安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成元年。一	六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浮丘【索隱】表在沛。	楚安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不審元年。一	六	四 五年，今侯霸元年。二	四 五年，侯霸坐酎金，國除。		

湖孰 表在丹陽	盱台	丹楊 表在無湖	廣戚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魯共王子
元年正月丁卯頃侯劉胥元年 表作胥行 六	元年十二月甲辰侯劉象之元年 表作蒙之 六	元年十二月甲辰哀侯敢元年 六	元年十一月丁酉節侯劉擇元年 徐廣曰擇一作將 六
六	六	元年侯敢薨無後國除	元年侯始元年 六
四 五年今侯聖元年 二	四 五年侯象之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始坐酎金國除
六			
四			

劇	張梁	龍丘 表在琅邪	睢陵 表在淮陵	秩陽 表作秣陵
菑川懿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原侯劉錯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仁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代元年 五	元年正月丁卯侯劉定國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卯終侯劉漣元年 表名纏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一 二年孝侯廣昌元年 五	二 三年今侯順元年 四	四 五年侯代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定國坐酎金國除	三 四年終侯漣薨無後國除
六	六			
四	四			

壤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高遂元年 五	六	元年今侯延元年 六	六	四
平望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賞元年 五	二 三年今侯楚人元年 四	六	六	四
臨原 【索隱】表作臨衆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敬侯劉始昌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葛魁 【集解】徐廣曰葛一作莒 【索隱】表志闕或郷名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節侯劉寬元年 五	三 四年今侯戚元年 三	二 三年侯戚坐殺人棄市國除		
益都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胡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平酌 【索隱】漢表作平的志屬北海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戴侯劉彊元年 五	六	元年思侯中時元年 六	六	四
劇魁 【索隱】志屬北海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墨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　昭元年 三 四年侯　德元年 三	四
壽梁 【索隱】表在壽樂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守元年 五	六	四 五年侯守坐酎金國除		
平度 【索隱】志屬東萊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衍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宜成 【索隱】表在平原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康侯劉偃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　福元年	六	太初元年侯福坐殺弟棄市國除

臨朐 表在東海	雷 表在東海	東莞 志屬琅邪	辟 表在東海
菑川懿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奴元年 五	二年五月甲戌侯劉稀元年 五	二年五月甲戌侯劉吉元年 三 五年侯吉有痼疾不朝廢國除	二年五月甲戌節侯劉壯元年 三 五年侯朋元年 二
六	六		六
六	五 五年侯稀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朋坐酎金國除
六			
四			

尉文 表在南郡	封斯 志屬常山	榆丘	襄嚵 韋昭云廣平縣嚵音仕咸反又仕儉反	邯會 志屬魏郡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節侯劉丙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共侯劉胡陽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壽福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建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仁元年 五
元年侯犢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犢坐酎金國除	六	四 五年侯壽福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建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三 四年今侯如意元年			四

朝【索隱】凡侯不言郡縣，皆表、志闕。	東城【索隱】志屬九江。	陰城	廣望【索隱】志屬涿郡。	將梁【索隱】表在涿郡。	新館【索隱】表在涿郡。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義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遺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蒼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安中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朝平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未央元年。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二 二年，今侯祿元年。 四	元年，侯遺有罪，國除。	六	六	四 五年，侯朝平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未央坐酎金，國除。
六		元年，侯蒼有罪，國除。	六		
四			四		

新處【索隱】表在涿郡。	陘城【索隱】表在涿郡，志屬中山。	蒲領【索隱】表在東海。	西熊	棗彊【索隱】志在清河。	畢梁【索隱】表在魏郡。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貞元年。 五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嘉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明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晏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嬰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貞坐酎金，國除。				六
					三 四年，侯嬰有罪，國除。

房光【索隱】表在魏郡	距陽	蔞安【索隱】蔞音力俱反。漢表蔞節侯，無安字，節謚也	阿武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殷元年。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匄元年。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邈元年。四	三年十月癸酉湣侯劉豫元年。四
六	四 五年侯渡元年。二	六	六
元年侯殷有罪國除。	四 五年侯渡有罪國除。	六	六
		元年今侯嬰元年。六	六
		四	二 三年今侯寬元年。二

參戶【索隱】志屬勃海	州鄉【索隱】志屬涿郡	成平【索隱】表在南皮	廣【索隱】表在勃海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免元年。四	三年十月癸酉節侯劉禁元年。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禮元年。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順元年。四
六	六	二 三年侯禮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六	五 六年今侯惠元年。一		
四	四		

蓋胥【索隱】漢表在太山表在魏郡	陪安【索隱】表在魏郡	榮簡【集解】徐廣曰一作管簡【索隱】漢表作榮關在茌平	周堅
河閒獻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康侯劉不害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騫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何元年 四
六	六	二 三年侯騫有罪國除	四 五年侯當時元年 二
四 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一 二年哀侯秦客元年 一 三年侯秦客薨無後國除		四 五年侯當時坐酎金國除

安陽【索隱】表在平原	五據【索隱】表在泰山	富	陪【索隱】表在平原	叢【集解】徐廣曰一作數【索隱】叢音緻漢表作敢在平原今平原無敢縣此例非一盡鄉名也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樂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臒丘元年【索隱】霍作臒音紡劉氏爲霍反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襲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繆侯劉明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信元年 四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臒丘坐酎金國除	六	二 三年侯邑元年 二 五年侯邑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四		

平 【索隱】志屬河南。	羽 【索隱】志屬平原。	胡母 【索隱】表在泰山。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索隱】自陪安侯不害已下十一人是濟北貞王子，而漢表自安陽侯已下是濟北式王子，同是元朔三年十月封，恐因此誤也。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遂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成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楚元年。 四
元年，侯遂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楚坐酎金，國除。
	六	
	四	

離石 【索隱】表在上黨，志屬西河。	邵 【索隱】表在山陽。	利昌 【索隱】志屬齊郡。	藺 【索隱】志屬西河。	臨河 【索隱】志屬朔方。	隰成 【索隱】志屬西河。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綰元年。 四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慎元年。 四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嘉元年。 四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憙元年。 四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賢元年。 四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忠元年。 四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士軍【索隱】志屬西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郢客元年。四	六	侯郢客坐與人妻姦，棄市。		
皋狼【索隱】表在臨淮。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遷元年。四	六	六	六	四
千章【索隱】徐廣曰一作斥。【索隱】表在平原。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遇元年。四	六	六	六	四
博陽【索隱】志屬汝南。	齊孝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康侯劉就元年。四	六	三年，侯終吉元年。五年，侯終吉坐酎金，國除。		
寧陽【索隱】表在濟南。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恢元年。四	六	六	六	四

瑕丘【索隱】志屬山陽。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貞元年。四	六	六	六	四
公丘【索隱】志屬沛郡。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夷侯劉順元年。四	六	六	六	四
郁狼【索隱】韋昭云屬魯，志不載。狼音盧當反，又音郎。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騎元年。四	六	四 五年，侯騎坐酎金，國除。		
西昌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敬元年。四	六	四 五年，侯敬坐酎金，國除。		
陘城【索隱】漢表作陸地，在辛處。卷理疑得靖王子貞，已封陘，二人不應重封。	中山靖王子。		三年三月癸酉，侯劉義元年。四	六	四 五年，侯義坐酎金，國除。		

邯平 表在廣平	武始 表在魏	象氏 韋昭云在鉅鹿	易 志屬涿郡 表在鄗	洛陵 表作路陵 在南陽
趙敬肅王子 以異年封，故別見於此	趙敬肅王子 侯立嗣趙王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長沙定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順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昌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節侯劉賀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安侯劉平元年 四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章元年 三
六	六	六	六	一 二年侯章有罪國除
四 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二 三年思侯安德元年 四	四 五年今侯種元年 二	
	四		四	

攸輿 按今長沙有攸縣 本名攸輿 漢表在南陽	茶陵 表在桂陽 志屬長沙	建成 表在豫章	安眾 志屬南陽	葉 葉音攝 縣名 屬南陽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則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欣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拾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丹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嘉元年 三
六	六	五 六年侯拾坐不朝不敬國除	六	六
六	一 二年哀侯陽元年 五		六	四 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山拊元年 拊音趺	
元年侯則篡死罪棄市國除	元年侯陽薨無後國除		四	

利鄉	有利（表在東海）	東平（表在東海）	運平（表在東海）	山州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嬰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釘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慶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訢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齒元年。 三
二 三年，侯嬰有罪，國除。	元年，侯釘坐遺淮南書稱臣，棄市，國除。	三 三年，侯慶坐與姊妹姦，有罪，國除。	六	六
			四 五年，侯訢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齒坐酎金，國除。

海常（表在琅邪）	鈞丘（漢表作鄃丘）	南城	廣陵（徐廣曰一作陽）	莊原（漢表作杜原）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福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憲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貞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常侯劉表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皋元年。 三
六	三 四年，今侯執德元年。 三	六	四 五年，侯成元年。 二	六
四 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皋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四		

臨樂 [illegible]韋昭云縣名屬勃海	東野	高平 [illegible]表在平原	廣川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敦侯劉光元年[illegible]謚法善行不怠曰敦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章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頗元年 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頗坐酎金國除
五 六年今侯建元年 一	六		
四	四		

千鍾 [illegible]徐廣曰一作重[illegible]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	披陽 [illegible]皷披音皮劉氏音皮彼反志屬千乘	定 [illegible]定地名	稻 [illegible]志屬瑯邪
河閒獻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搖元年一云劉陰 三	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劉燕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劉越元年[illegible]漢表作敬侯敬謚世說文云敬讀如隱 三	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劉定元年 三
一 二年侯陰不使人為秋請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四 五年今侯隅元年 二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二 三年今侯陽都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山 表在勃海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國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繁安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忠元年 三	六	六	六	三 四年今侯壽元年
柳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康侯劉陽元年 三	六	三 四年侯罷師元年 三	四 五年今侯自爲元年 二	四
雲 志屬琅邪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劉信元年 三	六	五 六年今侯歲發元年 一	六	四
牟平 徐廣曰一作羊 志屬東萊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恭侯劉瑑元年 瑑音篆 三	二 三年今侯奴元年 四	六	六	四
柴 志屬泰山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原侯劉代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柏陽 表在中山	趙敬肅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終古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鄗 漢表郝作敕音 許昭反 志屬常山郡	趙敬肅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延年元年 二	六	四 五年侯延年坐酎金國除		
桑丘 表在深澤	中山靖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節侯劉洋元年 漢表名將夜 二	六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六	四

高丘	柳宿 [illegible]表在涿郡。	戎丘	樊輿	曲成 [illegible]表在涿郡。	安郭 [illegible]表在涿郡。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哀侯劉破胡元年。二	五年三月癸酉，夷侯劉蓋元年。二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讓元年。二	五年三月癸酉，節侯劉條元年。二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萬歲元年。二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博元年。二
六	二 三年，侯蘇元年。四	六	六	六	六
元年，侯破胡薨，無後，國除。	四 五年，侯蘇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六	四 五年，侯萬歲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四		四

安險 [illegible]志屬中山。	安遙 [illegible]表作安道。	夫夷	舂陵 [illegible]志屬南陽。	都梁 [illegible]志屬零陵。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應元年。二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恢元年。二	五年三月癸酉，敬侯劉義元年。二	五年六月壬子，侯劉買元年。二	五年六月壬子，敬侯劉遂元年。二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恢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今侯禹元年。二	六	一 元年，今侯係元年。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洮陽 【索隱】志屬零陵。洮音滔，又音道。	泉陵 【索隱】志屬零陵。	終弋 【索隱】表在汝南。	麥 【索隱】表在琅邪。	鉅合 【索隱】表在平原。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衡山王賜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五年六月壬子，靖侯劉狗彘元年。【索隱】漢表名將燕。 二	五年六月壬子，節侯劉賢元年。 二	六年四月丁丑，侯劉廣置元年。 一		
五 六年，侯狗彘薨，無後，國除。	六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昌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發元年。 六
	六	四 五年，侯廣置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昌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發坐酎金，國除。
	六			
	四			

昌 【索隱】志屬琅邪。	賁 【索隱】或作蕢，音秘，又扶味反。表在琅邪。	雩殷 【索隱】志屬琅邪，表作虖葭，音呼加反。	石洛 【索隱】表在琅邪。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差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方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康侯劉澤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敬元年。 六
四 五年，侯差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方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扶浸 【索隱】漢表作扶術，在琅邪。浸音浸	校 【索隱】音劾，志闕。睨者或以縣琅邪被縣，恐非。	枸 【索隱】音劬。枸，縣，屬平原。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昆吾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霸元年。【索隱】按城陽頃王子二十二人，校侯名雲，校[illegible]侯名霸，此止十九人，疑脫。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讓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父城 【集解】徐廣曰：一作大。【索隱】志在遼西，表在東海。	庸 【索隱】表在琅邪。	瞿 【索隱】表在東海。	鱣 【索隱】表在襄賁。音奔，又音肥。縣名。	彭 【索隱】表在東海。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光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譚元年。【索隱】漢表名餘。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壽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應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偃元年。 六
四 五年，侯光坐酎金，國除。	六	四 五年，侯壽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六			
	四			

瓡【集解】徐廣曰一作報【索隱】縣名志屬北海顏師古曰即孤字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息元年 六	六	六	四
虛水【索隱】虛音墟志屬琅邪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禹元年 六	六	六	四
東淮【索隱】表在東海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類元年 六	四 五年侯類坐酎金國除		
栒【索隱】栒音荀表作枸音俱在東海按志栒在扶風與栒別也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賢元年 六	四 五年侯賢坐酎金國除		

涓【索隱】表作淯在東海音育按淯水在南陽有淯陽縣疑表非也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不疑元年 六	四 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陸【索隱】表在壽光	菑川靖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何元年 六	六	六	四
廣饒【索隱】志屬齊郡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康侯劉國元年 六	六	六	四
鉼【索隱】鉼音瓶韋昭云古鉼邑音蒲經反志屬琅邪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成元年 六	六	六	四
俞閭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不害元年 六	六	六	四

甘井 表在鉅鹿	襄陵 表在鉅鹿 志屬河東	皐虞 志屬琅邪	魏其 志屬琅邪
廣川穆王子	廣川穆王子	膠東康王子	膠東康王子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元元年 六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聖元年 六		
六	六	元年五月丙午 三 侯劉建元年 四年今侯 三 處元年	元年五月丙午暢侯劉昌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祝茲 按志松茲在盧江亦作祝茲表在琅邪劉氏云諸侯封名史漢表多有不同不敢輒改今亦略檢表志同異以備多識也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 四 侯劉延元年 五年延坐棄印綬出國不敬國除

索隱述贊曰漢氏之初矯枉過正欲大本枝先封同姓建元已後藩翰克盛主父上言推恩下令長沙濟北中山趙敬分邑廣封振振在詠扞城禦侮曄曄輝輝百足不僵一人有慶

史記卷二十一

史記卷二十一考證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臣召南按漢書直題曰王子侯表起自高祖之封羹頡而史記截自建元最有深意蓋武帝以前即有王子封侯出自特恩非通例也至主父偃之策行則王子無不封侯而諸侯益弱矣

安成○按漢表作安城

浮邱侯劉不審○臣召南按漢表作不害是也漢人名不害者頗多如高祖功臣有公上不害武帝功臣有魏不害

丹楊○臣召南按地理志丹陽縣屬丹陽郡皆作陽字至沈約宋志始作丹楊蓋丹陽者丹水之陽後又以多楊改稱丹楊也說見前

盱台○地理志作盱眙

壤○漢表作懷昌

劇魁侯劉墨○漢表作黑

平度侯劉衍○漢表作行

胷侯劉稀○漢表作稀

辟○漢表作辟土

封斯侯劉胡陽○臣召南按漢表作胡傷是也漢時多以不害無傷為名

東廣侯劉安中○漢表作忠則此侯單名也

距陽侯劉白○白漢表作匄當由字形相似而異耳

成平○漢表作平城

陪安索隱在魏郡○臣召南按漢表作陰安以地理志証之陰安縣屬魏郡索隱云在魏郡則古本亦作陰安後傳寫誤耳

周堅○漢表作周望

安陽侯劉桀○漢表作樂

富侯劉龔○漢表作龍

陪侯劉明○漢表作則

邵侯劉慎○漢表作順

繭侯劉憙○漢表作罷軍

寧陽侯劉恢○漢表作恬

瑕丘侯劉貞○漢表作政

郁狼侯劉騎○漢表作驕

洛陵侯劉章○臣召南按漢表作童當是漢世諸王如城陽王章功在帝室海內所共聞必不至犯其名也

葉侯劉嘉○漢表作喜

鈞邱侯劉憲○漢表作寬

披陽索隱志屬千乘○臣召南按地理志千乘郡有被陽縣然則此表披陽當作被陽

栁侯劉陽○陽漢表作陽己

樊輿侯劉條○條漢表作脩

安郭侯劉博○博漢表作傳富

都梁侯劉遂○遂漢表作定

父城索隱志在遼西○臣召南按地理志遼西有文城縣則索隱以前本作文城與漢表同後來傳寫誤耳

祝茲侯劉延○延漢表作延年

史記卷二十一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謂誅伐封建薨叛。）	相位（置立丞相太尉三公。）	將位（命將興師。）	御史大夫位（亞相。）
高皇帝元年	春，沛公為漢王，之南鄭。秋，還定雍。	一　丞相蕭何守漢中。		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
二　立太子。	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夏，伐項籍，至彭城。還據滎陽。	二　守關中。	一　太尉長安侯盧綰。	
三	魏豹反。使韓信別定魏，伐趙。楚圍我滎陽。	三	二	
四	使韓信別定齊及燕。太公自楚歸，與楚界洪渠。	四	三　周苛守滎陽，死。	御史大夫汾陽侯周昌。汾陰屬河東。
五　入都關中。咸陽也。東函谷，南嶢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用劉敬、張良之計故也。	冬，破楚垓下，殺項籍。春，王踐皇帝位定陶。垓音陔，堤名，在洨縣。定陶在濟陰汜水之陽。	五　罷太尉官。	四　後九月，綰為燕王。	
六	尊太公為太上皇。劉仲為代王。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按上盧綰已封長安侯者，蓋當時別有長安號。	六　封為酇侯。張蒼為計相。計相主天下書計及計吏。		
七	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伐匈奴，匈奴圍我平城。	七		
八	擊韓信反虜於趙城。貫高作亂，明年覺，誅之。匈奴攻代王，代王棄國亡，廢為郃陽侯。郃音合，在馮翊。劉仲封	八		
九	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帝奉玉巵上壽，曰：「始常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與仲多？」太上皇笑，殿上稱萬歲。徙齊田、楚昭、屈、景于關中。	九　遷為相國。		御史大夫昌為趙丞相。
十	太上皇崩。陳豨反代地。	十		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
十一	誅淮陰、彭越。黥布反。	十一	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	
十二	冬，擊布。還過沛。夏，上崩，置長陵。	十二		

孝惠元年	趙隱王如意死。始作長安城西北方。除諸侯丞相爲相。	十三		
二	楚元王、齊悼惠王來朝。七月辛未，何薨。	十四 七月癸巳，齊相平陽侯曹參爲相國。		
三	初作長安城。蜀湔氏反，擊之。[illegible] [illegible]湔音煎，氏音低。蜀郡縣名。	二		
四	三月甲子，赦，無所復作。	三		
五	爲高祖立廟於沛城成，置歌兒一百二十人。八月乙丑，參卒。	四		
六	七月，齊悼惠王薨。立太倉、西市。八月赦齊。	一 十月乙巳，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十月己巳，曲逆侯陳平爲左丞相。	堯抵罪。	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illegible]徐廣曰：漢書在高后元年。
七	上崩。大臣用張辟彊計，呂氏權重，以呂台爲呂王。立少帝。己卯，葬安陵。	二		
高后元年	王孝惠諸子。置孝悌力田。	三 十一月甲子，徙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		
二	十二月，呂王台薨，子嘉代立爲呂王。行八銖錢。	四 平 二 食其		
三		五 三		
四	廢少帝，更立常山王弘爲帝。	六 置太尉官。 四	一 絳侯周勃爲太尉。	
五	八月，淮陽王薨，以其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令戍卒歲更。	七 五	二	
六	以呂產爲呂王。四月丁酉，赦天下。晝昏。	八 六	三	
七	趙王幽死，以呂祿爲趙王。梁王徙趙，自殺。	九 七	四	
八	七月，高后崩。九月，誅諸呂。後九月，代王至，踐位，皇帝。後九月，食其免相。	十 七月辛巳，爲帝太傅。九月丙戌，復爲丞相。 八	五 隆慮侯竈爲將軍，擊南越。[illegible]徐廣曰：姓周。	御史大夫蒼。
孝文元年	除收孥相坐律。立太子。賜民爵。	十一 十一月辛巳，平徙爲左丞相。太尉絳侯周勃爲右丞相。	六 勃爲相，潁陰侯灌嬰爲太尉。	
二	除誹謗律。皇子武爲代王。丞相平薨。	一 十一月乙亥，絳侯勃復爲丞相。	二	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illegible]窋，音竹律反。

	參為太原王，勝為梁王。	十月		
三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上幸太原。濟北王反。匈奴大入上郡。以地盡與太原，太原更號代。	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國。 一　十二月乙亥，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	罷太尉官。 二　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擊濟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寧侯遬、深澤侯將夜、祁侯賀將兵屯滎陽[redacted]徐厲曰。遬姓魏，將夜姓趙。	
四		十二月乙巳，嬰卒。 一　正月甲午，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為丞相。	安丘侯張說為將軍，擊胡，出代。	關中侯申屠嘉為御史大夫。
五	除錢律，民得鑄錢。	二		
六	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redacted]嚴道在蜀，雍在扶風。	三		
七	四月丙子，初置南陵。	四		
八	太僕汝陰侯滕公卒。[redacted]	五		
九	溫室鐘自鳴。以芷陽鄉為霸陵。[redacted]芷音止。又音昌致反。地理志有芷陽縣。霸陵今霸水。	六		御史大夫敬。
十	諸侯王皆至長安。	七		
十一	上幸代。地動。	八		
十二	河決東郡金堤。徙淮陽王為梁王。	九		
十三	除肉刑及田租稅律、戍卒令。	十		
十四	匈奴大入蕭關，發兵擊之，及屯長安旁。	十一	成侯董赤、內史欒布、昌侯盧卿、隆慮侯竈、寧侯遬皆為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皆擊匈奴。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皆為將軍，屯長安旁。	
十五	黃龍見成紀。上始郊見雍五帝。	十二		
十六	上始見渭陽五帝。	十三		
後元元年	新垣平詐言方士，覺，誅之。	十四		
二	匈奴和親。地動。八月戊辰，蒼免相。	十五　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御史大夫青。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三	置谷口邑。	二		
四		三		
五	上幸雍。	四		
六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二萬人入雲中。	五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去，亦罷。[illegible]句如字，又音鉤。	
七	六月己亥，孝文皇帝崩。其年丁未，太子立。民出臨三日，葬霸陵。	六	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屬國捍為將屯將軍，詹事戎奴為車騎將軍，侍太后。[illegible]復音伏。捍，戶幹反，亦作悍。[illegible]徐廣曰：姓徐，名屬，卽祝茲侯。	
孝景元年	立孝文皇帝廟，郡國為太宗廟。	七 置司徒官		
二	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南王。卒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四月中，孝文太后崩。嘉	開封侯陶青為丞相。		御史大夫鼂。
三	吳楚七國反，發兵擊，皆破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二	中尉條侯周亞夫為太尉，擊吳楚；曲周侯酈寄為大將軍，擊趙；竇嬰為大將軍，屯滎陽；欒布為大將軍，擊齊。[illegible]條，一作修。渤海有修市縣。	
四	立太子。	三	二 太尉亞夫。	御史大夫蚡。
五	置陽陵邑。 丞相北平侯張蒼卒	四	三	
六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五	四	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
七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四月丁巳，膠東王立為太子。 青罷相	六月乙巳，太尉條侯亞夫為丞相。 罷太尉官	五 遷為丞相。	御史大夫舍。
中元元年		二		
二	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三		

三	皇子乘爲清河王　亞夫免相	四　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		御史大夫綰
四	臨江王徵自殺葬藍田燕數萬爲銜土置冢上	二		
五	皇子舜爲常山王	三		
六	梁孝王武薨分梁爲五國王諸子子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	四		
後元元年	五月地動七月乙巳日蝕　舍免相	五　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御史大夫不疑
二		二	六月丁丑御史大夫岑邁卒	
三	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	三		
孝武建元元年[索隱]年之有號始自武帝自建元至後元共十一號	綰免相	四　魏其侯竇嬰爲丞相　置太尉	武安侯田蚡爲太尉	御史大夫抵漢表云牛抵
二	置茂陵　嬰免相	二月乙未太常柏至侯許昌爲丞相　罷太尉官　太尉蚡免		御史大夫趙綰[索隱]代衛綰者
三	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廬	二		

四	江郡	三		御史大夫青翟[索隱]姓莊
五	行三分錢[集解]徐廣曰漢書云半兩四分曰兩	四		
六	正月閩越王反孝景太后崩[集解]徐廣曰景帝母竇氏　昌免相	五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青翟爲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安國
元光元年		二		
二	帝初之雍郊見五畤	三	夏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篡單于馬邑不合誅恢	
三	五月丙子決河于瓠子	四		
四	十二月丁亥地動　蚡卒	五　平棘侯薛澤爲丞相		御史大夫歐
五	十月族灌夫家棄魏其侯市	二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六	南夷始置郵亭。	三	太中大夫衛青為車騎將軍，出上谷；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皆擊匈奴。	
元朔元年	衛夫人立為皇后。	四	車騎將軍青出鴈門，擊匈奴。衛尉韓安國為將屯將軍，軍代，明年，屯漁陽卒。	
二		五	春，車騎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取河南地。	
三	匈奴敗代太守友。【集解】徐廣曰：太守姓共，名友。	六		御史大夫弘。
四	匈奴入定襄、代、上郡。	七		
五	匈奴敗代都尉朱英。	八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春，長平侯衛青為大將軍，擊右賢；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屬青；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賀為車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大行息為將軍：皆屬青，擊匈奴。【索隱】沮音子如反。	
六		二	大將軍青再出定襄擊胡。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翕侯趙信為將軍，敗降匈奴；衛尉蘇建為將軍，敗，身脫；左內史沮為彊弩將軍：皆屬青。	
元狩元年	十月中，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皆自殺，國除。	三		御史大夫蔡。
二	匈奴入鴈門、代郡。江都王建反。膠東王子慶立為六安王。	四　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	冠軍侯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胡，至祁連；合騎侯敖為將軍，出北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為將軍，出右北平。	御史大夫湯。
三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二		
四		三	大將軍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擊單于。	
五		四　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		
六	四月乙巳，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二		
元鼎元年		三		

二	[illegible]有罪自殺	四 太子太傅高陵侯趙周為丞相	[illegible]有罪自殺	御史大夫慶
三		二		
四	立常山憲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六月中，河東汾陰得寶鼎。	三		
五	三月中，南越相嘉反，殺其王及漢使者。[illegible]	四 九月辛巳，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	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主爵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皆破南越。	
六	十二月，東越反。	二	故龍領侯韓說為橫海將軍，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中尉王溫舒出會稽：皆破東越。	
元封元年		三		御史大夫寬 [illegible]兒寬
二		四	秋，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擊朝鮮。	
三		五		
四		六		
五		七		
六		八		
太初元年	改曆，以正月為歲首。[illegible]始用夏正也。	九		

二	正月戊申，慶卒。	十 三月丁卯，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		
三		二		御史大夫延廣
四		三		
天漢元年		四		御史大夫卿 [illegible]王卿
二		五		
三		六		御史大夫周 [illegible]杜周
四		七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至余吾水上；游擊將軍韓說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皆擊匈奴。 [illegible]杅音于。因杅，地名。	
太始元年[illegible] 班固云：司馬遷記事訖于天漢。自此以後，後人所續，[illegible]即褚先生所補也。後史所記，不無異呼，故今不討論也。		八		
二		九		
三		十		御史大夫勝之
四		十一		
征和元年	[illegible]	十二		

二	七月壬午，太子發兵，殺游擊將軍說、使者江充。	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彭城侯。		御史大夫成。
三	六月，劉屈氂因蠱斬。	二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擊匈奴。	
四		六月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後元元年		二		
二		三	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為大將軍，博陸侯；都尉金日磾為車騎將軍，秺侯；太僕安陽侯上官桀為大將軍。	
孝昭始元元年		四 九月，日磾卒。		
二		五		
三		六		
四		七	三月癸酉，衛尉王莽為左將軍，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五		八		
六		九		
元鳳元年		十	九月庚午，光祿勳張安世為右將軍。	御史大夫訢。
二		十一		
三		十二	十二月庚寅，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烏桓。	
四	三月甲戌，千秋卒。	三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封富春侯。		御史大夫楊敞。
五	十二月庚戌，訢卒。	二		
六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	九月庚寅，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烏丸。	
元平元年	敞卒。	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封陽平侯。	四月甲申，光祿大夫龍頟侯韓曾為前將軍。五月丁酉，水衡都尉趙充國為後將軍，右將軍張安世為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廣明。
孝宣本始元年		二		
二		三	七月庚寅，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龍頟侯韓曾為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為蒲類將軍，度遼將軍平陵侯范明友為雲中太守，富民侯田順為虎牙將軍，皆擊匈奴。	
三	三月戊子，皇后崩。六月乙丑，義薨。	六月甲辰，長信少府 殺充國奪將軍印		御史大夫魏相。

		韋賢爲丞相，封扶陽侯。田廣明、田順擊胡還，皆自殺。		
四	十月乙卯，立霍后。	二		
地節元年		三		
二		四 三月庚午，將軍光卒。	二月丁卯，侍中、中郎將霍禹爲右將軍。	
三	立太子。五月甲申，丞相賢老，賜金百斤。	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封高平侯。	七月，安世爲大司馬衛將軍。禹爲大司馬。	御史大夫邴吉。
四		二 七月壬寅，禹要斬。		
元康元年		三		
二		四		
三		五		
四		六 八月丙寅，安世卒。		
神爵元年	上郊甘泉太畤、汾陰后土。	七	四月，樂成侯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後將軍充國擊羌，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韓曾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二	上郊雍五畤。祋祤出寶璧玉器。	八		
三	三月，相卒。	四月戊戌，御史大夫邴吉爲丞相，封博陽侯。		御史大夫望之。

四		二		
五鳳元年		三		
二		四 五月己丑，增卒。	五月，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霸。
三	正月，吉卒。	三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封建成侯。		御史大夫延年。
四		二		
甘露元年		三 三月丁未，延壽卒。		
二	赦殊死，賜高年及鰥寡孤獨帛，女子牛酒。	四		御史大夫定國。
三	三月己丑，霸薨。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封西平侯。		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
四		二		
黃龍元年		三	樂陵侯史子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	
孝元初元元年		四		
二		五		
三		六	十二月，執金吾馮奉世爲右將軍。	

四		七		
五		八	二月丁巳，平恩侯許嘉爲左將軍。	中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	十月戊寅，定國免。	九 七月，子長免，就第。	九月，衞尉平昌侯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二月，廣德免。	七月，太子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
二	三月壬戌朔，日食。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封扶陽侯。丞相賢子。	七月，太常任千秋爲奮武將軍，擊西羌。雲中太守韓次君爲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	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
三		二	右將軍平恩侯許嘉爲車騎將軍，侍中光祿大夫樂昌侯王商爲右將軍，右將軍馮奉世爲左將軍。	
四		三		
五		四		
建昭元年		五		
二		六	弘免。	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
三	辰，玄成薨。	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封樂安侯。		衞尉繁延壽爲御史大夫。

	六月甲			
四		二		
五		三		
竟寧元年		四	六月己未，衞尉楊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 延壽卒。	三月丙寅，太子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孝成建始元年		五		
二		六		
三	十二月丁丑，衡免。	七 八月癸丑，遣光祿勳詔嘉上印綬，免，賜金二百斤。	十月，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執金吾弋陽侯任千秋爲右將軍。 譚免。	廷尉尹忠爲御史大夫。
四		三月甲申，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爲右丞相。	任千秋爲左將軍，長樂衞尉史丹爲右將軍。	少府張忠爲御史大夫。
河平元年		二		
二		三		
三		四	十月辛卯，史丹爲左將軍，太僕平安侯王章爲右將軍。	
四		六月丙午，諸吏散騎光祿大夫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	張禹爲丞相		
陽朔元年		二		
二		三	張忠卒。	六月，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
三		四	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爲車騎將軍。	十月乙卯，光祿勳于永爲御史大夫。
四		五 七月乙丑，右將軍光祿勳平安侯王章卒。	閏月壬戌，永卒。	
鴻嘉元年	三月，禹卒。	四月庚辰，薛宣爲丞相。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嘯命羣雄。天下未定，王我漢中。三傑既得，六奇獻功。章邯已破，蕭何築宮。周勃厚重，朱虛至忠。平津作相，條侯總戎。丙魏立志，湯堯飾躬。天漢之後，表述非功。

史記卷二十二

史記卷二十二考證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與楚界洪渠。○臣召南按洪渠卽鴻溝也。後書郡國志曰。滎陽有鴻溝水卽楚漢約分界處。古字洪鴻通用。故每以洪範爲鴻範。

王翦皇帝位定陶。索隱在濟陰沉水之陽。○按沉水當作氾水。各本俱誤。

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臣召南按此表多可以補本紀之闕。如立大市。本紀所無也。又按漢書地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此作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必得其實。漢志蓋追書耳。但咸陽自漢元年卽更名新城。漢志與曹參傳合。

孝惠元年。除諸侯丞相爲相。○臣召南按本紀無此事。至孝景本紀中五年。書更命諸侯丞相曰相。此漢書百官公卿表所據也。且以本紀證之。呂太后元年。封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則此事不在惠帝世明矣。

蜀湔氐反擊之。○按此事本紀無。

立太倉西市。○按此事本紀無。漢書紀卽據此書起西市。修敖倉。

孝文四年。關中侯申屠嘉爲御史大夫。○臣召南按漢表此年張蒼爲丞相。其御史大夫名圍。至七年馮敬爲御史大夫。至十六年嘉始爲御史大夫。則此表誤也。張丞相列傳曰。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蓋十大年蒼猶爲相耳。

七年。初置南陵。○臣召南按地理志南陵文帝七年置。卽據此文。但孝景本紀二年又書置南陵。

溫室鐘自鳴。○臣召南按此及十年之諸侯王皆至長安。後三年之置谷口邑。皆本紀所無。而地理志於谷口縣亦不言置自文帝。

以芷陽鄉爲霸陵。索隱地理志有芷陽縣。○按索隱此句誤。地理志曰。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志未嘗有芷陽縣也。

詹事戎奴爲車騎將軍侍太后。○臣召南按本紀無此句。又一時不得有兩車騎將軍。必傳寫之誤也。

孝景元年。置司徒官。○臣召南按此文不可解。前漢總稱丞相。至哀帝元壽二年。始更名大司徒。漢書本紀及公卿表可徵也。

欒布爲大將軍。○臣召南按是時欒布爲將軍。非大將軍也。大字疑衍。

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臣召南按漢表無此文。於七年卽曰太僕劉舍爲御史大夫。是也。功臣侯表並無岑邁姓名。而是時陽陵侯爲傅寬曾孫傅偃。可知此文之誤。於後二年。書岑邁卒。亦誤也。

元光三年。決河於瓠子。○按文義當云河決於瓠子。

史記卷二十二考證

史記卷二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禮書第一

【索隱】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此之八書紀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正義】天地位日月明四時序陰陽和風雨節羣品滋茂萬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貴賤有序咸謂之禮五經六籍咸謂之書故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云云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索隱】洋音羊洋洋美盛貌鄒誕生音翔非也宰制萬物役使羣眾豈人力也哉【正義】言天地宰制萬物役使羣品順四時而動咸有成功豈藉人力營為哉是美盛大眾多之德也故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余至大行禮官【索隱】大行秦官主禮儀漢景帝改曰大鴻臚鴻臚者掌九賓之儀也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正義】時證反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集解】駰案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鄭元曰以金飾諸末【索隱】錯鏤衡輓為文飾也詩曰約軝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正義】為于偽反錯作鏓七公反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集解】駰案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元曰羞出于牲及禽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鄭眾曰羞者進也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集解】服虔曰大輅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為席也王肅曰不緣也【正義】括按括草蒲草越戶括反皮弁布裳【集解】駰案周禮曰王視朝則皮弁服鄭元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為裳也【正義】以鹿子皮為弁也按襞積素布為裳也朱紘洞越【集解】鄭元曰朱絃練朱絃也越瑟底孔大羹元酒【集解】鄭元曰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元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索隱】彫謂彫飾也言彫飾是奢侈之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集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集解】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索隱】言子夏是乃孔子門人之中高弟者謂才優而品第高也故論語四科有文學子游子夏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集解】駰案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集解】論語云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鼓方叔入於河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魯哀公時禮樂崩人皆去也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正義】秦採擇六國禮儀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典法行之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集解】應劭曰抵至也臣瓚曰抵歸也【正義】按大抵猶大略也臣瓚以抵訓為歸則是大略大歸其義皆通於一也自天子稱號【正義】稱尺證反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正義】孝文本紀云上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幃帳不得文繡治霸陵皆以瓦器是躬化節儉謂何嫌耳不須繁禮飾貌也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

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集解】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為六國也齊孝王狐疑城守三國兵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天子故不言七國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正義】下乃旦反上紀買反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索隱】辨音遍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集解】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改年為太初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索隱】音諍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正義】屈求物反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索隱】茝音止又音昌改反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集解】服虔曰簀謂之笫【索隱】疏謂窗也【正義】笫側里反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索隱】謂蒲草為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集解】劉氏云側持也臭香也茝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自隨也其餘則否臭為香者山海經云臭如蘼蕪易曰其臭如蘭是臭為草之香也今以側為邊側載者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注見前和鸞之聲【集解】鄭元曰和鸞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服虔曰鸞在鑣和在衡續漢書輿服志曰鸞雀立衡也【正義】皇侃云鸞以金為鸞懸鈴其中於衡上以為遲疾之節所以正威儀行舒疾也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集解】鄭元曰武武王樂也象武舞也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正義】步猶緩緩車則和鸞之音中於武象驟車中於韶濩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集解】周禮曰交龍為旂【索隱】斿音旒寢兕持虎鮫韅【集解】徐廣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音交韅者當馬腋之革音呼見反【索隱】寢兕者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者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軾故云持虎劉氏云畫於旌竿及楯杖等以今所見為說也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正義】兕音似爾雅云兕似牛彌龍所以養威也【集解】徐廣曰乘輿車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索隱】彌亦音弭謂金飾銜軛為龍此皆王者服御崇飾所以示威武故云所以養威也此文皆出大戴禮蓋是荀卿所說劉氏云薄猶飾也繆然龍貌音虯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集解】言人雖知夫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是解上意言人苟以貪生之為見不能見危致命若者必死若猶如也言執心為見如此者必刑數及身故云必死下文皆放此也【正義】夫音扶要音腰孰知猶審知也出死猶處死也審知志士誠處死要立名節若曹沫茅焦所以養生命也推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正義】費音芳味反輕猶薄言審知薄費用則能畜聚所以養財貨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正義】言審知恭敬辭讓所以養體安身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正義】言審知禮義文章道理所以養其情性此四科是儒者有禮義故兩得之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正義】苟且若如此也言平凡好生之人且見也操節之士以禮義處死養得其生有効如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正義】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以輕省費用養得其財有効如此者必害身也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正義】惰徒臥反言平凡怠惰之人且見有禮之士以恭敬禮讓養得安樂有効如此者必危亡也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正義】覆解上禮

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正義】言平凡妬勝之人目見利義之士禮義文理養得其情性有劫如此者必滅亡也此四科是墨者無禮義故兩失之也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正義】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死是也是儒墨之分【正義】分音扶問反分猶等也若儒等者是治辨之極彊固之本威行之道功名之總則天下歸矣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正義】自此已下皆是儒分之功也【正義】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彊而且堅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正義】以禮義導天下天下伏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正義】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王公由之【正義】由禮義也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正義】覆上功名之總也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集解】徐廣曰大剛曰鉅【正義】宛城今鄧州南陽縣城是音於元反鉅剛鐵也施鑽如蠭蠆【正義】鑽謂矛刃及矢鏃也輕利剽遬【索隱】上匹妙反下音速剽遬疾也卒如熛風【索隱】卒村忽反熛必遙反熛風疾也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集解】許慎曰垂涉地名也莊蹻起楚分而為四【索隱】蹻音其略反楚將之名言其起兵亂後楚遂分為四按漢志滇王莊蹻之後也【正義】以起字為絕句或云楚莊王苗裔也括地志云蘄州黎州在京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戰國楚威王時莊蹻王滇則為滇國之地楚昭王徙都鄀莊蹻王滇楚襄王徙都陳楚考烈王徙都壽春咸被秦逼乃四分也然昭王雖在莊蹻之前故荀卿兼言之也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參者驗也言驗是楚豈無利兵哉【正義】參七含反言蹻楚國豈無堅甲利兵哉為其不由禮義故衆分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正義】括地志云汝水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汝水至豫州郾城縣名潰水爾雅云河有雍汝有潰亦汝之別名潁水源出洛水嵩高縣東南三十五里陽乾山俗名潁山地理志高陵山潁水出東南至新蔡縣入淮陽乾江山潁水出東至下蔡入淮地江漢以為池【正義】江卽岷江從蜀入楚在荊州南漢江從漢中東南入江四水為楚之險固也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正義】闕案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闕謂鄧林後遂為林名【索隱】按裴氏引山海經以為夸父棄杖為鄧林其言北飲大澤蓋非在中國也劉氏以為今襄州南鄧林山是古鄧祁侯之國在楚之北境故云阻以鄧林也【正義】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為方城卽此山也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索隱】振動也擊也槁乾葉也【正義】鄢音偃括地志云古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鄢子之國之南鄙也又率道縣南九里有故鄢城漢惠帝改曰宜城也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卽吳公子光伐楚楚平王恐城郢者也又楚武王始都郢紀南故城是也在江陵北十五里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格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正義】言無人必保其性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集解】徐廣曰試一作誠也【索隱】詘丘勿反試用也城郭不集溝池不掘【索隱】掘音求勿反又音求厥反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正義】分音扶問反言明儒墨之分使禮義均等則下應之如影響耳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正義】事君以禮義民有不由禮義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知罪伏刑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正義】類種類也君師者治之本

也無天地惡生[redacted]惡音烏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
三者偏亡則無安人[redacted]鄭氏偏音遍偏疋緜反故禮上事
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
者天太祖[redacted]駰案毛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諸侯不敢
懷[redacted]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太祖配天而食也又一解王之子孫為諸侯不思祀其父祖故
禮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蓋與此同意大夫士有常宗[redacted]駰案禮記曰別子為祖繼
別為宗百世不遷者謂別子之後也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
郊疇乎天子[redacted]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今大戴禮作郊止乎天子當是
也止或作疇因誤耳社至乎諸侯[redacted]言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函及士
大夫[redacted]函音含[redacted]含包容諸侯已下至士大夫得祭社故禮云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
亦曰里社也鄭誕生音昭徒濫反意義亦通但不見古文各以意為說耳今按大戴禮作導及士大
夫導亦通也今此為昭者當以導與蹈同後足字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得以穿鑿而用也所
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
者事三世[redacted]鄭元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法之賦有三
乘之地者事二世[redacted]駰案穀梁傳曰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始封之者必為其太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redacted]駰案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
也大饗上元尊俎上腥魚[redacted]鄭元曰大享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
臑熟之也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元尊而用薄
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redacted]鄭元曰嚌至齒而
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redacted]貴本親用兩者合而
成文以歸於太一太一者天地之本也得禮之文理是合於太一也隆者盛也高也得禮文理歸於
太一是謂禮之盛也故尊之上元尊也[redacted]皇侃云元酒水也上古未有酒而始
之祭但酌水用之至晚世雖有酒存古禮尚用水代酒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

上大羹一也[redacted]尊之上元尊俎之上腥魚豆之上大羹三者如一皆是本故云一也
利爵弗啐也[redacted]鄭元曰啐入口也[redacted]按儀禮祭畢獻祝西面告成是為利爵祭初
未行無算爵故不啐入口也成事俎弗嘗也[redacted]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
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胙爵而不嘗俎也三宥之弗食也[redacted]禮祭以立
宥以勸尸食至三飯而後止每飯有宥一人故有三宥既是勸尸故不相食也大昏之未
廢齊也[redacted]廢齊謂婚禮父親醮子而迎之前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是昏禮有齊也
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redacted]此五者皆以禮
之初始質而未備亦是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大路之素幬也[redacted]駰案禮記曰乘
素車貴其質也鄭元曰素車殷輅也[redacted]幬音儔謂車蓋以素帷亦質之也[redacted]郊之麻絻
[redacted]駰案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論語曰麻冕禮也孔安國曰冕緇布冠古者績麻三
十升布以為之[redacted]絻音免亦作冕喪服之先散麻一也[redacted]駰案儀禮士喪
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三尺禮記曰大功已上散帶也[redacted]大路已下三事相似如一故云一也
散麻取其質無文飾亦貴本也三年哭之不反也[redacted]駰案禮記曰斬衰之哭若
往而不反清廟之歌[redacted]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一倡而三嘆[redacted]
鄭元曰倡發歌句者三嘆三人從嘆縣一鍾尚拊膈[redacted]徐廣曰一作搏膈[redacted]縣
音懸拊音撫膈音格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亦質也鄭氏膈音搏蓋依大戴禮
也而鄭注禮云搏拊祝敔也朱絃而通越一也[redacted]大瑟而練朱其絃又通其
下孔使聲濁且遲上質而貴本不取其聲文自三年已下四事皆不取其聲也凡禮始乎
脫[redacted]脫猶疏略也始初也言禮之初尚疏略也成乎文[redacted]言禮成就有文飾也終
乎稅[redacted]徐廣曰一作悅[redacted]稅音悅言禮終卒和悅人情大戴禮作敓於隆隆盛也故
至備情文俱盡[redacted]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redacted]言情文俱
盡言是禮之至備也其次情文代勝[redacted]勝音昇又音尸證反或文勝情情勝文是情
文更代相勝大戴禮作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redacted]言其次情文俱失歸
心渾沌天地之初復禮之本是歸太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
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
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redacted]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禮之備情

文俱盡故用爲下則順用爲上則興也太史公曰至矣哉【索隱】已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禮論之意極言禮之損益以結禮書之論也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索隱】謂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至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隆殺皆歸太一者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索隱】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殺與脫略是始終相應也【正義】應乙陵反當也至文有以辨【索隱】言禮之至文能辨尊卑貴賤故云有以辨也至察有以說【索隱】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益委曲情文足以悅人心故云有以說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索隱】小人猶庶人也則法也言天下士以上至於帝王能從禮者則治安不能從禮者則危亂庶人據於事不能法禮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索隱】有本作聰誠深者非也【正義】言禮之貌信深厚矣雖有鄒子堅白同異之辨明察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體儒弟子敗壞之體也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嗛【索隱】言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禮則自嫌望知其小矣【正義】言禮之貌信廣大矣雖有擅作典制褊陋之說文辭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入淫俗褊陋之言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索隱】恣睢猶毀訾也言毀禮者自取墜滅【正義】言禮之貌信尊高矣雖有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墜落暴慢輕俗之人故繩誠陳矣【集解】鄭元曰誠猶審也陳設也謂彈畫也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集解】鄭元曰衡稱也縣謂錘也【索隱】音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矣【集解】錯置也規車也矩曲尺也【索隱】錯七故反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索隱】詐僞謂堅白同異擅作典制暴戾恣睢自高也故陳繩曲直定懸衡輕重分錯規矩方員自消滅矣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集解】鄭元曰方猶道也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索隱】索求也謂之能慮能慮勿易【索隱】易謂輕易也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索隱】好火到反言人以得禮之中又能思審索求其禮謂之能慮又不輕易其禮謂之能堅固其能慮能固其禮更加好之乃聖人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索隱】道謂禮義也言人有禮義則爲聖人比於天地日月廣大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索隱】隆猶厚也殺猶薄也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索隱】言文飾情用表裏外內合於儀節是得禮情之中而流行不息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索隱】中謂情文也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正義】騖音務言君子之人上存文飾下務減省而合情文處得其中雖有戰陣殺戮邪惡則不棄於禮義矣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騖也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言其性守正不讓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宮庭聽朝處正喻君子心內常守禮義若宮庭焉人域是域士君子也【索隱】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弗居也【正義】處平凡人域之中能知禮義之域限卽爲士及君子也外是民也【索隱】外謂人域之外非人所居之地以喻禮義之外別爲他行卽是小人故云外是人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索隱】房音旁旁皇猶徘徊也周浹猶周匝言徘徊周浹委曲得禮之序不失中則是聖人之行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索隱】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爲理之所歸積益弘廣也故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然此文皆荀卿禮論之所載者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索隱】言君子內守其禮德厚大積廣至於高尊明禮則是禮之終竟也此書是褚先生取荀卿禮論兼爲之

索隱述贊曰禮因人心非從天下合誠飾貌救弊興雅以制黎甿以事宗社情文可重豐殺難假仲尼坐樹孫通蕝野聖人作教罔不由者

史記卷二十三

史記卷二十三考證

禮書故制禮義以分之○秦藩本凌本皆無分之二
字

二者相待而長○荀子禮論作相持而長

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別本無几席二字凌
本以為二字疑衍臣照按禮論疏房檖貌牀笫几
筵所以養體也此特刪攝之耳未必衍也

側載臭茝○按荀子禮論作側載睪芷

寢兕持虎鮫韅彌龍集解徐廣曰乘輿車金薄繆龍
為輿倚較○臣世駿按徐廣所云蓋本續漢書輿服
志文劉昭注又引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則字作
繆不作𦅸明矣索隱云𦅸然龍貌非是

必信至教順○禮論作倍至教順

情勝之為安○禮論作情說一本作情性

是儒墨之分索隱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死是也○
易作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彊固之本也○荀子議兵篇作彊國

弗由之所以損社稷也○議兵篇損作隕

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臣照按議兵篇云宛鉅鐵
鉇慘如蠭蠆楊倞注云鉇與鍦同矛也正義斷句
誤

然而兵殆於垂涉○議兵篇作垂沙楊倞曰漢地志
沛國有垂鄉

莊蹻起楚分而為四正義括地志云郎州黎州在京
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唐無郎州地理志云黎
州至京師二千九百五十里

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臣照按議兵篇云莊蹻起
楚分而為四參蓋參即三字原屬上句索隱正義
並仍傳譌之訛而強為之解

汝潁以為險正義地理志陽乾江山潁水出東至下
蔡入淮地○陽乾山名江字衍

不長外而固者○議兵篇作不長外而明內

諸侯不敢懷○禮論作壞楊倞注云司馬貞云恩也
畫謬耳

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禮論作所以別貴
始貴始得之本也楊倞注云得當為德言德之本
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

函及士大夫○函昭字之誤禮論楊倞注引司馬貞
曰昭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

有特牲而食者○禮論作持手而食者

利爵弗啐也○禮論啐作醮

三宥之弗食也○禮論作三臭

大昏之未廢齊也○禮論作發齊

大路之素幬也○禮論作大路之素未集也

朱弦而通越○臣照按楊倞注禮論引史記作洞越
今本作通轉與荀子不異倞唐人所見本必不誤

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按禮論作始乎梲成乎文
終乎悅校

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按禮
論以為上則明下云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
禮豈不至矣哉

禮之貌誠深矣○禮論貌作理

入焉而弱○禮論弱作溺

入焉而隊○禮論隊作喪

廣騖不外○廣騖禮論作厲騖

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禮論作壇宇

明者禮之盡也正義此書是褚先生取荀卿禮論兼
為之○臣照按自禮由人起至儒墨之分出於禮
論自治辨之極也至刑措而不用出於議兵篇自
天地者生之本也至末又出禮論張晏所稱褚先
生補書惟孝武本紀三王世家日者列傳龜策列
傳未嘗及禮書也今攷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以
下至垂之於後云句所為太史公禮書當如是止
矣其禮由人起以下則後人少其書而取荀卿子
文補之耳不知禮意禮制已備舉數百言之內不
必復補也若夫割裁禮論之文橫加太史公曰四
字作禮書贊則謬戾已甚恐褚先生不至是

史記卷二十三考證

史記卷二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樂書第二

【正義】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宮觀周域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脩，咸謂之樂。樂書者，猶樂記也。鄭元云以其記樂之義也。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十一篇者，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之，亦略有分焉。劉向校書，得樂書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有十一篇，其名猶存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正義】音刈。悲彼家難，【正義】乃憚反。家難謂文王囚羑里，武王伐紂。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正義】言成王作頌，悲文王戰戰恐懼，推己戒勵為治，是善守善終也。君子不為約則脩德，【正義】為，于偽反。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正義】音洛。言不樂至荒淫也。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正義】比，音鼻。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噭噭之聲興而士奮，【正義】噭，音始堯反，又音叫。噭，音[illegible]。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

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正義】辟，亦君也。辟，并亦反。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正義】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言不能遂容於魯而去也。或作逐客，誤矣。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正義】按：家語云孔子嘗季桓子作歌，引詩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是五章之刺也。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正義】祖伊諫殷紂，紂不聽。孔安國云祖己後賢臣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正義】說，音悅。解，音蟹。言非此和適懌悅之事，不通解散恩澤之事不流也。謙二世故名之也。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正義】按：過沛詩即大風歌也。其辭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也。侯，語辭也。詩曰「侯其禕而」者是也。兮亦語辭也。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也。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正義】肄，音異。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正義】按：禮樂志安世房中樂有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正義】贊曰爾雅云春曰青陽，夏曰朱明。秋歌西皞，【正義】韋昭曰西方少皞也。冬歌元冥。【正義】禮記月令云元冥，水官也。世多有，故不論。【正義】言四時歌多有其詞，故此不論載，今見漢書禮樂志。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正義】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數

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旁利長先爲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窪曲之窪也【正義】洼音烏花反蘇林音窪窟也窪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索隱】按禮樂志貢作況況賜也意亦通【正義】大一北極大星也霑赤汗兮沫流赭【集解】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騁容與兮跇萬里【集解】孟康曰跇音逝如淳曰跇超踰也【索隱】鄭誕生云跇一作世音跇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集解】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索隱】梢音史交反又作騷亦同音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正義】皇侃云此章有三品故名爲樂本備言音聲所起故名樂本夫樂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正義】物者外境也外有善惡來觸於心則應觸而動故云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集解】鄭元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王肅曰物事也謂哀樂喜怒和敬之事感人而動見於聲聲相應故生變【集解】鄭元曰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而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正義】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爲樂故變使雜令聲音諧和也變成方謂之音【集解】鄭元曰方猶文章【正義】皇侃云單聲不足故變雜五聲使交錯成文乃謂爲音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集解】鄭元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也【正義】比音奏文也音五音也言五音雖雜猶未足爲樂復須文比器之音及文武所執之物共相諧會乃是由音得名爲樂武陰文陽故所執有輕重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正義】合音乃成樂是樂由音而生諸樂生起所由之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正義】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將欲明樂隨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是

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集解】鄭元曰噍踧也噍音如字鄒誕生作噍音將妙反【正義】殺所介反噍踧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踧急而殺也此下大者皆人若見前境來感己而制樂音隨心見之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集解】鄭元曰嘽寬綽之貌【正義】嘽寬也若外境可美則其心歡樂歡樂在心故樂聲必隨而寬緩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集解】鄭元曰發揚也【正義】若外境會意其心喜悅悅喜在心故樂聲發揚也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正義】若外境乖失故己心怒恚怒隨心心隨怒而發揚故無轍破則樂聲麤彊而嚴厲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正義】廉隅也若外境尊高故己心悚敬悚敬在內則樂聲直而有廉角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正義】柔軟也若外境憐慕故己心愛惜愛惜在內則樂和柔也六者非性也【正義】性本靜寂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見而動故云非性感於物而後動【集解】鄭元曰言人在所見非有常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正義】六事隨見而動非關本性先王聖人在上制正禮以防之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正義】胡孟反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集解】鄭元曰極至也【正義】四事防慎所感之由也用禮教尊其志用世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其行用刑辟防其凶民不復流僻徙威防之使同其一敬民不爲非也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集解】鄭元曰此其所謂至也【正義】上四事功成民同其心俱不邪僻故治道出也民心所觸有前六者不同故聖人所用後四者制之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正義】此樂本章第二段明樂感人心也人心即君人心也樂音善惡由君上心之所好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正義】情君之情也中猶心也心既感物而動故形見於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正義】謂之音清濁雖異各見於外成於文采並謂之音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正義】樂音洛言平理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集解】徐廣曰一作煩【正義】亂世之音民心怨怒樂聲亦怨由其政乖僻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義】思音四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亡國之時民之心哀思其樂音亦哀思由其民困苦故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集解】鄭元曰言以凡音和否隨政也【正義】

政和則聲音安樂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redacted]王肅曰居中總
四方[redacted]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為君[redacted]宮屬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商
為臣[redacted]王肅曰秋義斷[redacted]商是金金為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
角為民[redacted]王肅曰春物並生各以區別民之象也[redacted]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比
君為劣比物為優故音清濁中人之象也[redacted]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徵為事
王肅曰夏物盛故事多[redacted]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redacted]
[redacted]徵屬火以其微清事之象也羽為物[redacted]王肅曰冬物聚[redacted]羽屬水最清物之象故為
物絃用四十八絲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redacted]鄭元曰怗懘弊
敗不和之貌也[redacted]又一本作惉懘省也[redacted]惉弊也憾敗也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用不相壞
亂則五音之聲無弊敗也宮亂則荒其君驕[redacted]鄭元曰荒猶散[redacted]宮亂則其
聲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商亂則搥其臣壞[redacted]徐廣曰搥今禮作陂也[redacted]搥
音都回反陂音詖[redacted]商音亂其聲陂邪不正由其臣不理於官壞故也角亂則憂其
民怨[redacted]角音亂其聲憂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亂則哀其事勤[redacted]徵音
亂其聲哀苦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羽亂則危其財匱[redacted]羽音亂其聲傾
危由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redacted]迭互也陵
越也五聲並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
無日矣[redacted]鄭元曰君臣民事物也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redacted]無日猶言無復一日也
以言君臣陵慢如此無復一日則國之滅亡朝夕可待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比於慢矣[redacted]鄭元曰比猶同[redacted]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並是亂世音雜
亂而未滅亡故比慢也比必以反桑間濮上之音[redacted]鄭元曰濮水之上地有桑
間在濮陽南[redacted]昔殷紂使師延作長夜靡靡之樂以致亡國武王伐紂此樂師師延將樂器投濮
水而死其後晉國樂師師涓夜過此水聞水中作此樂因聽而寫之既得還國為晉平公奏之師曠撫
之曰此亡國之音也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紂之所由亡也亡國之音也其政
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redacted]若用此濮上之音其政必離散
而民人流徙逃亡緣臣誣上各行私情國即滅亡而不可禁止也凡音者生於人
心者也[redacted]此樂本章第三段也前第一段明人心感樂第二段明樂感人心此段聖人制

正樂以應之此段自有二重自凡音至反人道為一重御應第二段樂感人心也又自人心生而靜
至王道備矣為一重御應第一段人心感樂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redacted]鄭元
曰倫猶類也理分也[redacted]音初生自君心形而成樂樂成則能通於百姓使各盡其類分故曰通倫
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
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redacted]鄭元曰禽獸知此為
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是故審聲以知音[redacted]聲為音本
若欲知音當須審定其聲然後音可知審音以知樂[redacted]音為樂本前審定其音然
後可知樂也審樂以知政[redacted]樂為政本前審定其樂然後政可知也
道備矣[redacted]前審定其本後識其末則為治之道乃可備也是故不知聲者
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
禮矣[redacted]鄭元曰幾近也[redacted]禮謂治國之禮包萬事萬事備具始是禮極今知樂者但正君
臣民事物五者之情於禮未極故云幾於禮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
得也[redacted]鄭元曰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redacted]若聽樂而知禮則是禮
樂皆得二者備具則是有德之君也又言有德之人是能得禮樂之情故云德者得也是故
樂之隆非極音也[redacted]鄭元曰隆猶盛也極猶窮也[redacted]大樂之盛本在移風易
俗非窮鐘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論語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也食饗之禮非
極味也[redacted]食音嗣食享謂宗廟祭也大禮之盛本在安上治民非崇玉帛至味故云非極
味也故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是也清廟之瑟[redacted]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王
肅曰於清廟中所鼓之瑟朱絃而疏越[redacted]鄭元曰越瑟底孔畫疏之使聲遲一
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redacted]鄭元曰遺猶餘也王肅曰未盡音之極[redacted]倡
音唱一唱謂一人始唱歌三嘆謂三人讚嘆也歌此文王之德不極音聲故但以熟人廣孔少業
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一云所重在德本不在音是有遺餘音念之不忘也大
饗之禮[redacted]大饗即食饗也大饗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也此言禮盛不作
至味之事尚元酒[redacted]祫祭之禮則列元尊在上五齊在下也而俎腥魚[redacted]
凡俎有肴生腊是俎腥魚者生魚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生魚也大羹不和[redacted]和胡
臥反大羹肉汁也祫祭有肉汁為羹無鹽菜之芼和也有遺味者矣[redacted]遺亦餘也

此著質素之食禮人主誠設之道不極滋味故尚明水而腥魚此禮可重流芳竹帛傳之無已有餘味一云禮本在德不在甘味故一用水魚而遺味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鄭元曰教之使知好惡【】好火到反惡一故反平均也言先王制禮作樂本是教訓澆民平於好惡之理故去惡歸善不為口腹耳目之欲令反歸人之正道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第三段第二重也人初生未有情欲其情欲至靜稟于自然是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今禮作欲【】其心雖靜感於外情因物而動是性之貪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王肅曰事至能以智知之然後情之好惡見【】上知音智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王肅曰內無定節智為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性【】言好惡不自節量於心唯知情欲誘之於外不能反還己躬之善則天性滅絕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鄭元曰隨物變化【】夫物不一故言無窮也若人心嗜慾無度隨好惡不能節之則與之而化故云人化物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鄭元曰言無所不為【】心隨物化則滅天性而恣人之欲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鄭元曰為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王肅曰以人為之節言得其中也衰麻哭泣【】此以下並是陳禮節人之事也制五服以哭泣所以紀喪事之節而不使背死忘生也事死者難故以哀哭為前也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鄭元曰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冠音貫笄音雞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鄭元曰射饗大射鄉飲酒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鄭元曰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此第二章名為

樂論其中有四段此章論禮樂同異也夫樂使率土合和是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也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王肅曰流通不能自還禮勝則離【】王肅曰離析而不親【】勝式證反勝猶過也禮樂雖有同異而又相須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無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鄭元曰欲其並行彬彬然【】樂和內是合情也禮檢迹是飾貌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鄭元曰等階級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文謂聲成文也若作樂文采諧同則上下並和是樂和民聲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好惡並去聲又並如字著張慮反若法律分明善惡章者則賢愚斯別是政化行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王者為用刑則禁制暴慢疏爵以舉賞賢良則政治均平是刑以防之矣既是禁暴而又言舉賢者示刑最為重不宜獨行必須賞罰兼兩也然禮樂之用非政不行兩須四事連行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如此則民順理正行矣樂由中出【】鄭元曰和在心【】此樂論第二段謂樂功也出猶生也為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也禮自外作【】鄭元曰敬在貌【】作猶起也為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也樂由中出故靜【】樂和心在內故云靜禮自外作故文【】鄭元曰文猶動【】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大樂必易【】易以豉反朱弦疏越是也大禮必簡【】鄭元曰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鄭元曰至猶達也行也【】樂行主和和達則民無復怨怒也禮行主謙謙達則民不爭競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鄭元曰賓協也試用也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前云禮至不爭故致天下尊卑之序也禮使父慈子孝是合父子之親也即父事三老也明長幼之序【】長坐幼立是明長幼之序即兄事五更是也以敬四海之內【】孝經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君即是敬四海之內也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言天子能躬行禮則臣下必用禮如此則禮行矣合父子以下悉自天子自身

行之也大樂與天地同和此樂論第三段論禮與樂唯聖能識也言天地以氣氤氳合生萬物大樂之理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大禮與天地同節鄭元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言天有日月地有山川高卑殊形生用各別大禮辯尊卑貴賤等差異別是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鄭元曰不失其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性萬物節故祀天祭地鄭元曰成物有功報焉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萬物之功明則有禮樂鄭元曰教人者也明猶外也言聖王能使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又能顯明其禮樂以教人也幽則有鬼神鄭元曰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也幽內也言聖王又能內敬鬼神助天地生成萬物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言行禮同節故四海合敬矣樂同和故四海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尊卑貴賤之別是殊事也施之同以莊敬是合敬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宮商錯而成文隨事而制變是異文同以勸愛是合愛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鄭元曰沿猶因述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化是同以其致化情同故明王相因述也故事與時並鄭元曰為事在其時也王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言聖王所為之事與所當之時並行也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並行此句明禮也名與功偕鄭元曰為名在於其功也偕猶俱也王肅曰有功然後得受其名名謂樂名也偕俱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若堯舜樂名咸池大韶湯武樂名大濩大武也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此陳樂事也鐘鼓之屬是樂之器有形質故為事也詘信俯仰級兆舒疾徐廣曰級今禮作綴駰案鄭元曰兆其外營域綴舞者酇列也又按下文其舞行及遠及短禮皆作綴蓋是字之殘缺訛變耳故此為級而下又為及也並依字讀義亦難通恐違古記耳樂之文也文飾之事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既能窮本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所以能述作故謂之聖也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鄭元曰述謂訓其義謂上文屈伸俯仰升降上下也

作者之謂聖堯舜禹湯之屬是也述者之謂明游夏之屬是也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樂論第四段也謂禮樂之情也樂法天地之氣故云天地之和禮法天地之形故云天地之序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別於天地然後能興起禮樂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鄭元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鄭元曰言法天地天用和氣化物物從氣化是由天作也地有高下區分以生萬物禮有品節殊文是由地制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鄭元曰過猶誤也暴失文武意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禮樂既不可誤故須明天地者乃可制作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王肅曰言能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既云惟聖人識禮樂之情此以下更說其情狀不同也倫類也賀瑒云樂使物得類序而無害是樂之情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容猶事也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鄭元曰質猶本明禮情也質本也禮以心內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莊敬恭順禮之制也明禮情之事也謂容貌莊敬謹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肅曰自天子至民人皆貴禮之敬樂之和以事鬼神先祖也言四者施用祭祀隨世而異則前王所不專故又云則此所以與民同言隨世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于王業治主乎教民此第三章名樂禮章言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其中有三段一明禮樂齊其用必對二明禮樂法天地之事三明天應禮樂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徐廣曰辨一作別駰案鄭元曰辨徧也辨皮勉反又遍練反夫禮樂必由功治有大小故禮樂應之而廣狹也若上世民淳易化故王者功治廣徧是以禮樂備也而殷周民澆難化故王者功治徧狹則禮樂亦不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鄭元曰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也諸樂不備也干戚周武也樂以文德為備故用朱絲疏越干戚之舞故非備樂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鄭元曰達猶具也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解禮不具也謂醴俎元尊表誠象古而已不在芬苾孰味是乃澆世為之

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redacted]鄭元曰言其有損益[redacted]庾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者之功禮隨世之質文崔靈恩云五帝淳澆不同故不得相沿為樂三王文質之不等故不得相襲為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redacted]鄭元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害在倦略及夫敦樂而無憂[redacted]鄭元曰敦厚也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redacted]鄭元曰禮為異[redacted]天高於上地卑於下萬物布散殊別於其中而大聖制禮別異尊卑是衆大而行故云禮制行矣禮以節制為義故云禮制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redacted]鄭元曰樂為同[redacted]天地二氣流行不息合同氣化生萬物而大聖作樂合同人心是以象天地而起故云樂興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redacted]鄭元曰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redacted]近其靳反春夏生長萬物故為仁愛樂主陶和萬姓故仁近於樂也秋則殺斂冬則蓋藏並是義主斷割故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redacted]鄭元曰敦和樂貴同此釋仁近樂之義言樂之為體敦厚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順於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redacted]鄭元曰別宜禮尚異也孫炎曰居鬼居處人鬼之志也[redacted]此解義近禮之由居鬼猶循神也鬼謂先賢也禮之為體尊卑殊別各有其宜因居先賢鬼氣而從順於地分別禮分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redacted]鄭元曰各得其事也王肅曰各得其位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redacted]此樂禮章第二段明禮樂法天地事也言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是象天地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redacted]鄭元曰高卑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動靜有常小大殊矣[redacted]鄭元曰動靜陰陽用事也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redacted]鄭元曰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redacted]性生也萬物各有嗜好謂之性命者長短夭壽也所稟之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夭壽不同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redacted]鄭元曰象光耀形體貌[redacted]言日月星辰之光耀草木鳥獸之體貌也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redacted]結禮之別也如此則聖人制禮殊別是天地之分別也亦是辯宜居鬼而從地也地

氣上隮[redacted]鄭元曰隮升也天氣下降[redacted]明禮樂法天地氣也天地二氣之升降合而生物故樂以氣法地致歌舞氣升降相合以敎民也然氣從下升此樂象氣故從地始也形以上尊故禮象形從天始也陰陽相摩[redacted]二氣切摩而萬物生發作樂亦令聲氣切摩使民心生敎也天地相蕩[redacted]鄭元曰蕩動也[redacted]天地八節蕩動也天地化物八節更相感動作樂亦令八音相感動也鼓之以靁霆[redacted]萬物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雷霆以鼓動之如樂用鍾鼓以發節也大雷曰霆奮之以風雨[redacted]鄭元曰奮迅也[redacted]萬物皆以風雨奮迅而出如樂用儛奮迅以象之使發人情也動之以四時[redacted]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如樂各逐心內所須而奏之煖之以日月[redacted]煖音喧遠反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如樂有蘊藉使人宜昭也蘊藉者歌不直言而長言嗟嘆之屬也而百物化興焉[redacted]鄭元曰百物化生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redacted]結樂之和也如此則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同是樂者天地之和也亦是敦和率神而從天也化不時則不生[redacted]此樂禮章第三段明天地應於禮樂也前聖人既作禮樂此明天地應樂也若人主行化失時天地應以惡氣變物故云化不時則不生也男女無別則亂登[redacted]鄭元曰登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redacted]此明天地應禮也登成也若人君行禮男女無別則天地應而錯亂成之也此天地之情也[redacted]結隨禮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然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redacted]鄭元曰極至也蟠猶委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redacted]言陰陽和四時順以應禮樂禮樂與鬼神並助天地而成化也窮高極遠而測深厚[redacted]鄭元曰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矣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redacted]王肅曰著明也明太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居亦謂法也[redacted]樂能明太始是法天也地能成萬物故禮所以法地也[redacted]著猶處也天為萬物之始故曰太始天蒼而氣化樂亦氣化故云處太始也成物地也體盤薄長成萬物也在地成形禮亦形教故云居成也地卑故曰居天高故曰著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redacted]鄭元曰著猶明白也息謂休止也[redacted]運生不息者天之功也故易乾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著養萬物不動者地之德也故易坤卦云安貞之吉是也[redacted][redacted]此美禮樂配天地也著亦處也言樂氣化處運生不息者配天也禮制尊卑定位成養萬物處不

殺動者配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集解】鄭元曰閒謂百物也【正義】此美禮樂若分則配天地若合則與百物齊一也靜動而生萬物稟天動地靜而生故呼百物為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集解】鄭元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正義】引聖證此章也言聖人云明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也故言聖人曰禮云樂云樂動禮靜其並用事如天地閒物有動靜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集解】鄭元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己也其辭未聞也王肅曰南風育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索隱】此詩之辭出尸子及家語【正義】此第四章名樂施明禮樂前備後施布天下也【正義】中有三段一明施樂以聯諸侯也二明施樂須節既聯之所以宜節也三明禮樂所施各有本意本德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謂舜始造也改用五弦琴特歌南風詩始自舜也五弦者無文武二弦唯宮商角徵羽之五弦也南風是孝子之詩也南風養萬物而孝子之歌也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也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琴歌南風詩以教理天下之孝也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集解】鄭元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正義】陳其合賞也若諸侯孝德明盛教化[illegible]嚴年穀豐稔故天子賞樂也天下因而法之也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正義】行音胡郎反綴音子衛反本或作綴音同此明難得樂職而隨功德優務也舞位行列也綴謂酇列也若諸侯治民勞苦由君德薄王賞之以樂則舞人少不備列去酇疏遠者也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綴短【集解】王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正義】佚音逸若諸侯治民暇逸由君德盛王賞舞人多則綴列去樂促近也庾蔚之云此為虞夏禮也虞猶淳故可隨功賜樂殷周漸澆易生忿怨不宜猶有優劣是以同制諸侯大僭故寘周禮不同也故觀其舞而知其德【正義】觀其舞位人多少去綴近遠即知其君德薄厚也聞其謚而知其行【集解】鄭元曰謚者行之迹【正義】行音下孟反制死謚聞君德故聞死謚則知其生行此一句比擬其舞也大章章之也【集解】鄭元曰堯樂名言堯德章明既生時舞則知德死則聞謚驗行故更引死後聞樂則知行事解之也大章堯樂也章明也民樂堯德大明故名樂曰大章後人聞大章則知堯生時德大明上章是堯德之明下章是後明於堯德白虎通云大章大明天地之道咸池備也【集解】鄭元曰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

施也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韶繼也【集解】鄭玄曰舜樂名言能繼堯之德夏大也【集解】鄭元曰禹樂名言禹能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也【集解】鄭元曰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正義】此則樂施章第二段明施樂須節也既必須節故引譬例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風雨不節則饑【正義】風雨天事也風雨有聲形故為事也若飄灑淒厲不有時節則穀損民饑也教者民之寒暑也【集解】鄭元曰教謂樂也教不時則傷世【正義】寒暑不時既為民疾苦樂教不時則傷世俗之化也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正義】風雨不節則民飢饉禮事不節則治無功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集解】王肅曰作樂所以法其治行也善則行象德矣【集解】王肅曰君行善即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正義】此廣樂所以須節也言先王為樂必以法制行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夫豢豕為酒【集解】鄭元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非以為禍也【正義】此言禮須節也豢養也言前王豢犬豕及作酒之事本以為禮祀神祇設賓客和親族禮賢能而實非為民作禍災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集解】鄭元曰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正義】此禮事也言民得豢酒無度節限卒至沉酗鬭爭殺傷而刑獄益生煩多則是酒之流害生其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集解】鄭元曰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正義】此結節功也既防酒禍故飲不醉爭以時合歡適也樂者所以象德也【正義】此樂施章第三段明禮樂之所施各有本意在於象德也此言樂意也言樂之所施於人本有和愛之德禮者所以閉淫也【正義】此言禮意也言禮之所施於人大止邪淫過失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集解】鄭元曰大事謂死喪【正義】民有喪則先王制衰麻哭泣之禮以節之使其各遂哀情是禮以哀之也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正義】樂音洛大稱祭祀者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庶羞之禮使不過而各遂歡樂是有以樂之也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正義】分扶問反結二事哀樂雖反皆用禮節各終其分故云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集解】鄭元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

往來[正義]施式鼓反此第六段樂象法章第五段不以大策而亂升在此此段明禮樂用別也庾蔚之云樂者所以宣暢四氣導達情性功及物而不知其所報即是出而不反所以謂施也禮者所以通彼之意故有往必有來所以謂報也樂樂其所自生[集解]鄭元曰自由也[正義]此廣施也樂名所起由民下之心所樂生非有所報也而禮反其所自始[正義]此廣報也反猶報也禮生無名但是事耳隨時得實文之事而報之樂章德[正義]聞名知德若大章是也禮報情反始也[集解]孫炎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德若舜之民樂其紹堯也周之民樂其伐紂而作武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殷尚質周尚文是也[正義]禮報人情而制隨實文之始也所謂大路者天子之輿也[正義]此以下庾言禮以報為體之事輿車也大路天子之車也諸侯朝天子脩其職貢若有勤勞者天子賜之大路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集解]庾蔚之云龍旂九旒上公之旌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集解]駰案公羊傳曰龜青緣何休曰緣甲頾也千歲之龜青頾明乎吉凶也[索隱]葆與寶同史記多作此字頾音耳占反[正義]緣以絹反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集解]鄭元曰贈諸侯謂來覲將去送之以禮也[正義]合結上諸事皆是天子送諸侯禮也言五等諸侯朝畢反去天子贈之大路龍旂寶龜又送之以牛羊之羣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正義]此第七章明樂之情與之符達鬼神合而不可變也中有三段一明禮樂情達鬼神也二諳禮樂達鬼神之事三明識禮樂之本可尊也前第六章明象象必見情故以樂主情樂變則情變故云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集解]鄭元曰理猶事也[正義]禮主事禮別也故云事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正義]解情不變也統領也同和合之情者也禮別異[集解]鄭元曰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之位[正義]解事不可易也禮別於尊卑之事也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集解]貫猶通也言人情莫過於同異而禮樂能統同辨異故其說理能通人情窮本知變樂之情也[集解]庾蔚之云樂能通和性分使各不失其所是窮自然之本也使人不失其所守是知變通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正義]著竹慮反去丘呂反著明也經常也著明誠信違去詐偽是理之常行也禮樂見天地之情[正義]見胡練反合明禮樂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見地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見天之情也達神明之德[正義]達通也禮樂不失則天降甘露地出醴泉是通於神明之德也降

興上下之神[集解]鄭元曰降下也興猶出也[正義]樂六變天神下八變地祇出是興降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集解]鄭元曰凝猶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正義]為于偽反昭音照此樂情章第二段明禮樂能通達鬼神之事前既云能通鬼神此明其事也大人聖人舉天地合德故舉禮樂為教而天地從之大與也天地欣合陰陽相得[正義]欣喜也合猶蒸也禮樂化行故天氣下地氣蒸合陰陽交會故相得也論體謂之天地論氣謂之陰陽也煦嫗覆育萬物[集解]鄭元曰氣曰煦體曰嫗然後草木茂區萌達[集解]鄭元曰屈生曰區[正義]區音勾草木據其成體之茂區萌據其新牙故曰達達猶出也菽豆之屬直出曰萌稻稷之屬也羽翮奮角觡生[集解]鄭元曰無鰓曰觡[索隱]牛羊有鰓曰角麋鹿無鰓曰觡[正義]觡加客反羽翮鳥也角觡獸也鳥獸得天地覆育煦嫗故飛者則奮翅翮走者則生角觡也蟄蟲昭蘇[集解]鄭元曰昭曉也尻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正義]蟄蟲得陰陽煦嫗故皆出地上如夜得曉如死更有氣也羽者嫗伏毛者孕鬻[集解]鄭元曰孕任也鬻生也[正義]伏房富反羽鳥也毛獸也二氣煦交萬物生乳故鳥生卵嫗伏之獸懷孕而生育之者也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集解]鄭元曰肉敗曰殰殈猶裂也[正義]殰音讀殈音呼見反胎生獸也卵生鳥也懷任在內而死曰殰卵坼不成子曰殈令和氣不殰殈也則樂之道歸焉耳[集解]孫炎曰樂和陰陽故歸此也[正義]庾蔚之云一論天地二氣萬物各得其所乃歸於樂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集解]鄭元曰揚鉞也[正義]干楯也揚與鍚同皇侃以揚為舉恐非也[正義]此樂情章第三段明識禮樂本者為尊識末者為卑黃鍾大呂之屬故云非謂也揚舉也謂舉楯以為舞也樂之末節也[正義]黃鍾以下是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正義]末事易之不足貴重故使童子小兒備奏之也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正義]此亦明末也用禮之本在著誠去偽安上理民不在鋪筵席樽俎升降為禮之事也禮之末節也[正義]布筵以下是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集解]鄭元曰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正義]有司與禮小官也末節事易解不為可重故小官掌其事也樂師辯乎聲詩故北面而弦[集解]王肅曰但能別聲詩不知其義故北面而弦鄭元曰弦謂鼓琴瑟[正義]

【正義】此更引事證樂師曉樂者辯別聲詩謌歌也言樂師雖能別歌詩並是末事故北面言坐處卑也宗祝辯乎宗廟之禮故後尸【正義】此禮事也宗祝大祝卽有司之屬也雖能分別正宗廟之禮然佐於尸而非為敬之主為卑故在尸後也商祝辯乎喪禮故後主人【集解】鄭元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神【集解】鄭元曰後尸居後贊禮儀也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正義】商祝者殷商之神祝習商家神禮以相佐喪事故云辯喪禮其雖掌喪事而非發喪之主故在主人後言立處賤也是故德成而上【正義】上謂堂也德成謂人君禮樂德成則為君故居堂上南面尊之也藝成而下【正義】下堂下也藝成謂樂師伎藝雖成唯識禮樂之末故在堂下北面卑之也行成而先【正義】行胡孟反先猶前也尸及喪主也行成謂尸尊而人孝故為行成事成而後【集解】鄭元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伎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正義】事為劣故為在宗廟二祝也識尸及主人後也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集解】鄭元曰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正義】故先王使上下前後尊卑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於天下也如周公六年乃為禮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正義】此樂施章第三段後也謂在此闕淫之後又用此章廣為象其德故云聖人之所以觀德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集解】鄭元曰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正義】此第五章名樂言明樂歸趣之事中有三段一言人心隨王之樂也二明前王制正樂化民也三言邪樂不可化民也前既以施人人必應之言其歸趣也此言人心隨王之樂也夫人不生則已既已生必有血氣心知之性也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正義】性合五常之行有喜怒哀樂之分但其發無常時隨外境所觸故亦無常也應感起物而動【正義】解所有四事之由也緣外物來感心心觸感來起動應之故有上四事也然後心術形焉【集解】鄭元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志微焦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集解】鄭元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曰其細已甚【正義】殺音所界反又色閏反思音先利反此以下皆言心樂感而應見外事也若人君叢脞情志細務其樂音焦感殺急不舒緩也音既局促故民應之而憂也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集解】鄭元曰簡節少易也【正義】嘽昌單反易以豉反樂音洛嘽繟也緩和也慢

疏也繁文多也康和樂安也言人君道德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與節奏簡略而下民所以安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集解】王肅曰粗厲亢厲猛起發揚奮末浸疾廣賁廣大之也【正義】粗音麤賁房粉反又音墳粗略也厲嚴也猛剛起動也末支體也廣大也賁氣充也言人君若性發嚴剛動而四支奮躍則樂充大民應之所以剛毅也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集解】孫炎曰經法也【索隱】經今禮本作勁【正義】經音勁言人君若廉直勁而剛正則樂音矜嚴而誠信故民應之所以肅敬也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集解】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正義】肉仁救反好火到反肉肥也謂音如肉之肥言人君寬容肥好則樂音順成而和動故民應之所以慈愛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集解】王肅曰狄成言成而似夷狄之音也滌放濫濫僭差也【正義】辟疋亦反邪音斜狄音惕狄滌皆往來疾速也往來速而成故云狄成往來疾而僭濫故云滌濫也言君上流淫縱舒徊邪放散則樂音有往來速疾僭差之響故民應之而淫亂也心本無此六事由隨樂而起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正義】此樂言章第二段也前言民隨樂變此言先王制正樂化民也言聖人制樂必本人之性情也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正義】稽考也制樂又考天地度數為之如律呂應十二月八音應八風之屬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集解】鄭元曰生氣陰陽也五常五行也【正義】道音導行胡孟反合應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集解】鄭元曰密之言閉也【正義】陽謂東陽氣多人也陽氣舒散人東陽多則奢陰氣閉密人東陰多則續密今以樂通二者之性皆使中和故陽者不散陰者不密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集解】鄭元曰懾猶恐懼也【正義】懾之涉反懼也性剛者好怒柔者好懾懼今以樂和使各得其所不至怒懼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正義】四陰陽剛柔也暢通也交互也中心也今以樂調和四事通暢交互於中心而行用事動發於外不至散密怒懾者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正義】此結樂為本情性之事也閉陽開陰抑剛引柔悉使中庸故天下安其位無復相侵奪之也然後立之學等【集解】鄭元曰等差也各用其材之差擧之也【正義】前用樂陶情和暢然後乃以樂諄業舞二事教之民各隨己性才等差而學之以備分也廣其節奏省其文采【集解】鄭元曰廣增習之也省猶審習之也文采謂節奏合也以繩德厚也【集解】鄭元曰繩猶度也王

肅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調也類小大之稱[illegible]孫炎曰作樂器大小稱十二律[illegible]
類今禮作律比終始之序[illegible]鄭元曰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illegible]
鄭元曰宮為君商為臣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
於樂[illegible]此結本人之情以下緣本而教親疏以下之理悉章著樂功使聞者皆知而見貴賤
情也故曰樂觀其深矣[illegible]此引古語證觀感人之深矣土敝則草
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illegible]此樂言章第三段言邪樂不可化民辭言
邪樂之由故此前以天地為譬此以地為譬也敝猶勞熟煩猶數攪動也土過勞熟水過撓動則草
木魚鼈不長大也氣衰則生物不育[illegible]此以天譬也氣者天時氣也氣若衰
微則生物不復成遂也世亂則禮廢而樂淫[illegible]此合譬也世謂時世亂其
禮不備樂不節故流淫過度水土勞敝則草木魚鼈不長大如時世濁亂之禮樂不可為化夫是
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illegible]樂音洛此謂樂淫之事也淫樂則聲
哀而無莊故雖奏以自樂必致傾危非自安之道故云樂而不安若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則是
有莊敬而安者也慢易以犯節[illegible]易以鼓反言無莊敬慢易也無節奏故云犯節
也即是哀而不莊也流湎以忘本[illegible]湎音沔靡靡無窮失於淤止故言忘本即樂而
不安之義也廣則容姦[illegible]言淫慝禮樂聲無節也廣聲緩也容含也其聲緩者則含
容姦僞也狹則思欲[illegible]王肅曰其音廣大則容姦僞其狹者則使人思利欲也[illegible]狹
聲急也其聲急者則思欲攻之也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illegible]
感動也言此惡樂能動會人滌蕩之會氣使失其所而滅會人平和之德也是以君子
賤之也[illegible]君子用樂調和是故賤於動滅平和之氣也凡姦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illegible]此第六章名樂象也本第八失文也明人君作樂則天地必法象應之中
有五段一明淫樂正樂俱能成象二明君子所從正樂皆有本非可假為四證第三段有本不為之
由五明禮樂之用前有證故明其用別也今此明淫正二樂俱能成象故先言淫樂為習應人事也
言君奏姦聲之樂以感動人民則天地應之而生逆亂之氣也逆氣成象[illegible]鄭元曰成
象謂人樂習之也而淫樂興焉[illegible]與生也若逆氣流行於世而民又習之為法故
云成象既習亂為法故民之樂聲生於淫佚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
氣成象而和樂興焉[illegible]言順氣流行民習成法故樂聲亦生於和也倡

和有應[illegible]倡音昌尚反和胡臥反君倡之天地和之民應之故云倡和有應也回邪
曲直各歸其分[illegible]分房問反此是有應也回邪不正也曲折也直不邪也言相應
和表直影正表曲影邪各歸其分也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illegible]姦聲
致應正聲招順是以天下萬物之理各隨君善惡以類而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illegible]鄭元曰反猶本也[illegible]此樂象章第二段也明君子從正樂也君子人君
也反猶本也民下所習既從於君故君宜本情不使流宕以自安和其志也比類以成
其行[illegible]行胡孟反萬物之理以類相動故君子比於正類以成己行也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
不設於身體[illegible]此以下皆反情性之類事也術道也既本情和志又比類成行故姦
聲亂色不留視聽淫樂廢禮不與心道相接惰慢邪辟不設置己身也聲色是事故云聰明而氣無
形故於身為設也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
其義[illegible]百體謂身體百節既不行姦亂已下諸事故能使諸行並由順正以行其德矣化其
天下也不留聰明於姦聲亂色故耳目得順正也不用心術接淫慝禮樂故心知得順正也不設身
於邪僻故百體得順正也不言鼻口者嗜不一也亦因戒臭味順正也然後發以聲
音文以琴瑟[illegible]其身己正故然後乃可制樂為化故用歌之音聲內發己之德用琴
瑟之響外發己之行歌者在上此是堂上之樂故前明之也動以干戚飾以羽
旄從以簫管[illegible]又用干戚羽旄簫管從而播之絲竹在下此是堂下之樂故後明之
也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illegible]孫炎
曰奮發也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化也著猶誠也是故清明象天
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illegible]王肅曰清明廣大終
始周旋皆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illegible]歷解樂所以能通天地言歌聲清明是象天氣也廣大謂鐘
鼓有形質是象地形也謂奏歌周而復始如四時循環也若樂六變九變謂舞人迴旋如風雨從天
而下也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
數而有常[illegible]鄭元曰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
正也王肅曰至樂之極能使然耳小大相成[illegible]大小謂日晦小大相通以成歲也賀
瑒云十二月律互為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illegible]歲月終而更始也賀瑒云五行宮商

迭相爲終始也倡和清濁代相爲經鄭元曰清謂蕤賓至應鍾也濁謂黃
鍾至仲呂也代更也經常也日月半歲陰陽更相爲常也即還相爲宮也故樂行而
倫清鄭元曰倫謂人道也謂上正樂之行也謂下事張本也即樂行之事也由正樂
既行故人民之道清也耳目聰明不視聽姦亂故視聽聰明血氣和平
口鼻心知百體皆由從正故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既皆
由從正以行其義故風移俗革天下陰陽皆安寧移是移從之名易是改易之變也文王之國自有
文王之風桀紂之邦亦有桀紂之風桀紂之後文王之風被於紂民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
謂之風下習謂之俗故曰樂者樂也引舊語樂名廣諸前事也前事邪正之樂
雖異並是其人所樂故名曰樂也君子樂得其道雖其人所樂而名爲樂而
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有異而名通故皆名樂君子堯舜也道謂仁義故制樂亦仁義也小人
樂得其欲小人桀紂也人欲邪淫也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
若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樂用仁義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而不敢爲亂也以欲
忘道則惑而不樂鄭元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若小人在上君子
在下則小人肆縱其慾忘正道而天下從化皆爲亂惑不得安樂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若以道制欲則是君子以欲忘道則爲小人故君子之人本情修性以和
其志不使逐欲忘道反情以至其行也廣樂以成其教內本情和志而外又
廣於樂以成其教然後發以聲音以著萬物之理也樂行而民鄉方君上內和
志行樂教流行故民皆向君子之道即仁義制欲者故樂行而倫清以至天下安寧也可以
觀德矣鄭元曰方猶道也結樂使人知上之事故觀知其德也德者性
之端也此樂象章第三段明邪正有本皆可爲也德得理也性之端本也言人稟性皆
以得理爲本也樂者德之華也得理於內樂爲外故云德華也金石絲
竹樂之器也歷解飾所須也樂爲德華若莫之能用故須金石之器也詩言
其志也前金石爲器須用詩述申其志志在心不述不暢故用詩述之也歌詠
其聲也若直述其志則無麗藉之美故又長言歌詠使聲音之美可得而聞之也舞
動其容也若直詠歌未暢故又舞手蹈足以動其形容也三者本乎心
然後樂氣從之三者志聲容也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前有三德爲本乎心後乃

詩歌舞可觀故云然後樂氣從之也是故情深而文明德爲性本故曰情深
也樂爲德華故云文明氣盛而化神歌舞蹈樂氣從之故云氣盛天下咸寧故
曰化神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鄭元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耳內外符合而無有虛假不可以
爲僞也樂者心之動也此樂象章第四段也明證前第三段樂本之事緣有
前境可樂而心動應之故云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象法也樂舞無
聲則不彰故聲爲樂之法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若直有聲而無法度
故須文采節奏聲之儀飾也君子動其本本德也心之動必應德也樂其
象德行以應法也然後治其飾飾文采節奏也前動心有德文行樂有法
然後乃理其文飾也是故先鼓以警戒鄭元曰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
此引武王伐紂之事證前有德後有飾也武王聖人是前有德也而用此節奏是後有飾也先
鼓者爲武王伐紂未戰之前鳴皮鼓以警戒使軍衆逆備也今作武王樂者未奏之前鳴皮鼓以敕
人使預備具也是聊志後有事也三步以見方鄭元曰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
其舞之漸也王肅曰舞武樂三步爲一節者以見伐道也見胡練反三步足三步也見方謂方
戰也武王伐紂未戰之前兵士樂奮其勇出軍陣前三步示勇氣方將戰也今作樂象之纘列畢而
舞者將欲舞先擧足三頓爲步以表方將舞之勢也再始以著往鄭元曰武舞再
更始以明伐紂時再往之著竹處反再始謂兩過爲始也著明也文王受命十一年而武王除
喪軍至孟津觀兵曰紂未可伐也乃還師是一始也至十三年更興師伐之是再始也今舞武者前
成列將欲舞而不備是一始也去復更來是二過始明象武王再往故云再始著往也復亂
以飾歸鄭元曰謂鳴鐃而退取以整歸德也復者伐也飾音勑復亂者紂凶亂而
安復之飾歸者武王伐紂勝鳴金鐃整武而歸也以去奏皮鼓歸奏金鐃者皮文也金武也初示文
德使紂自改之則不伐紂既不改因而用兵用兵既竟故鳴金鐃而歸示用已竟也今奏武舞初皮
鼓警衆末鳴鐃以歸象伐紂已竟也鐃鐲鍠也奮疾而不拔也王肅曰舞雖奮
疾而不失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謂舞形也奮迅疾速也拔傾側也伐紂時士卒歡喜奮迅
急速以尚威勢猛而不傾側也今武舞亦奮迅急而速不傾倒象極幽而不隱
鄭元曰極幽謂歌也皆謂文采節奏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王肅

曰樂能使仁人獨樂其志不厭倦其道也【正義】言武王諸將人各欣悅象其武王有德天下之志並無
厭干戈君臣之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正義】緣人人不厭故作樂者事事扶
之欲備舉武王之道耳非為私情之所欲也是以情見而義立【正義】不厭武王
之道其情既見則不私其欲義亦立也樂終而德尊【正義】為樂之理既終是象德之
事其德亦尊顯也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正義】樂理周足象德可尊
以此教世何往而不可君子聞之則好善小人聞之則改過也故曰生民之道樂
為大焉【正義】此引舊語結樂道之為大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
去身【正義】此第十章名為樂化章第十以化民故文賓牟賈成第十也其章中皆言樂陶化為
審也凡四段一明人生禮樂恆與己俱也二明禮樂不可偏用各有一失也三明聖人制禮作樂之
由也四明聖人制禮作樂天下服從此初段人生禮樂恆與己俱也恆故能化化故在前也引君子
之言以張本也斯須俄頃也失之者死故俄頃不可去身者也致樂以治心【集解】鄭元
曰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集解】
王肅曰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鄭玄曰油漸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
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
神則不怒而威【集解】鄭元曰若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
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正義】結所由也有威
信由於深審樂以結心之故致禮以治躬者也【正義】前明樂治心今明禮檢迹
若深審於禮以治身則莊敬也鄭元云禮自外作故治身也治躬則莊敬莊敬
則嚴威【集解】鄭元曰禮自外作故治身也【正義】既身莊敬儼然人望而畏之是威嚴也治內
難見發明樂句多治外易觀發明禮句少而又結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
鄙詐之心入之矣【集解】鄭元曰謂利欲生也外貌斯須不莊不
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集解】鄭元曰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
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
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
而民不生易慢焉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集解】鄭元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孫炎

曰德煇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
難矣【正義】錯七故反引舊語民莫不承聽莫不承順也聖王有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措
之於天下天下悉從無難為之事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
於外者也【正義】此樂化章第二段也明禮樂不可偏用各有一失既方明所失故前更言
其所發外內不同也動亦感觸故禮主其謙【集解】鄭元曰人所倦也王肅曰自謙損也
樂主其盈【集解】鄭元曰人所歡也王肅曰充氣志也禮謙而進以進為
文【集解】鄭元曰進者謂自勉強也文猶美也善也王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樂盈
而反以反為文【集解】鄭元曰反謂自抑止也王肅曰樂充氣志而反本也禮謙
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集解】鄭元曰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
故禮有報【集解】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王肅曰禮自減損而以進為報也而
樂有反【集解】孫炎曰反謂曲終還更始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
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集解】鄭元曰俱起立於中不銷不放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正義】此樂化章第三段也明聖
人所以制樂由人樂於歌舞故聖人制樂以和樂之故云樂者樂也但懽樂是人所貪貪不能自止
故云人情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集解】鄭元曰人
道人之所為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集解】鄭元曰不可過
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集解】鄭元曰形聲音動靜也形而
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
息【集解】鄭元曰文篇辭也息銷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集解】鄭元
曰曲直歌之曲折繁省廉肉聲之洪殺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集解】鄭元
曰方道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
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
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集解】

鄭元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redacted]前云先王制之聲音形於動靜故此謂其事也此是發於聲音也民聽正聲得盈盛德之美志意得廣大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redacted]鄭元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要其節奏[redacted]鄭元曰要猶會也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redacted]鄭元曰紀總要之名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redacted]此樂化章第四段也明樂惟聖人在上者制作天下乃從服也若內有喜則外歌舞以飾之故云王以樂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redacted]此章第八名文侯問也文侯故晉大夫畢萬之後見子夏而問於樂也吾端冕而聽古樂[redacted]鄭元曰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redacted]此文侯問事也端冕謂玄冕凡冕服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故稱端也著玄冕衣裳玄端同色故曰端冕聽古樂也此當是廟中聽樂玄冕祭服也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redacted]鄭元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redacted]子夏之答凡有三初則舉古禮文新樂以辭問意文因更別說以誘引文侯欲使更問也此是答述古樂之情旅衆也和正以廣[redacted]鄭元曰無姦聲也弦匏笙簧合守拊鼓[redacted]鄭元曰合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也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穅也[redacted]拊音敷武反拊一名相亦奏古笙樂也弦琴也匏瓠屬也四十六簧笙十九至十三簧也簧施於匏笙之管端者也合會也守待也拊者皮為之以穅實如革囊也用手撫之數也言奏弦匏笙簧之時若欲令堂上作樂則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弦歌也若欲令堂下作樂則擊鼓堂下樂工聞鼓乃吹管播樂也言弦匏笙簧皆待拊為節故言會守拊鼓也始奏以文止亂以武[redacted]鄭元曰文謂鼓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redacted]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

疾趨之以雅鄭玄曰相即拊也亦以節樂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筩中有椎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redacted]鄭元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redacted]此第二述雜樂也俯曲也新樂行列不齊而進退曲也姦聲以淫溺而不止[redacted]王肅曰姦聲淫使人溺而不能自止及優侏儒[redacted]王肅曰俳優短人也獶雜子女不知父子[redacted]鄭元曰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亂男女尊卑也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redacted]此結新樂答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redacted]此第三別誘引文侯更問前故說此句言文侯所問乃是樂而好鏗鏘之音非律呂克諧之正樂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redacted]鄭元曰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如何[redacted]鄭元曰欲知音樂異意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redacted]當丁浪反此答古樂之由也天地從四時當聖人在上故也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祅祥此之謂大當[redacted]鄭元曰當謂不失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redacted]鄭元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作比擇善而從之曰比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redacted]鄭元曰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及後世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redacted]鄭元曰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redacted]鄭元曰濫濫竊姦聲也[redacted]子夏歷述四國之所由以答文侯也宋音燕女溺志[redacted]王肅曰燕歡悅衛音趣數煩志[redacted]孫炎曰趣數音促速而數變化鄭元曰煩勞也齊音驁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redacted]鄭元曰言四國出此溺音詩曰肅雍

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
何事不行【集解】鄭元曰古者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
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
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集解】鄭元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
【集解】鄭元曰椌楬謂柷敔【正義】壎以土為之大如鵝子形似鍾吹之為聲篪以竹為之六孔一孔上
出名翹橫吹之今之橫笛是也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是也此六者德音之音
也【集解】鄭元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
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
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集解】鄭元曰官序貴賤謂尊卑
樂器列數有差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鍾聲鏗
鏗以立號【集解】鄭元曰號令所以警眾也王肅曰鍾聲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
橫【集解】鄭元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
武臣石聲磬【集解】王肅曰聲果勁磬以立別【集解】鄭元曰謂分明於節義
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
哀以立廉【集解】鄭元曰廉隅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
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集解】王肅曰濫會諸音濫以立會會
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
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
則思將帥之臣【集解】鄭元曰聞讙囂則人意動作也君子之聽音非
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集解】鄭元曰以聲合己意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正義】此第九章名賓牟賈問者蓋孔子之問本為牟賈而
設故云牟賈問也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
久何也【集解】鄭元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正義】此孔子問牟賈及樂之事凡問有
五此其一也備戒者謂欲作樂前鳴鼓警戒使樂人各備容儀言初欲奏樂時既已備戒使有節
奏故今武備者備戒已久疑其遲久故問之也答曰病不得其眾也【集解】鄭元

曰病猶憂也以不得眾心為憂憂其難也【正義】牟賈答也亦有五而二答是三答非今答是也言武王
伐紂時憂不得眾心故前鳴鼓戒眾久之乃出戰也故今舞者久久乃出象武王憂不得眾心故也
永嘆之淫液之何也【集解】鄭元曰永嘆淫液歌遲之也【正義】此第二問也答
曰恐不逮事也【集解】鄭元曰逮及也事戎事也【正義】此答亦是也言眾士望武王欲
伐速恆恐不及戎事之機故有永嘆淫液之聲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集解】【正義】
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第三問也發初也揚舉袂也蹈頓足蹋地厲顏色【正義】
勃然如戰色也問樂舞何意發初揚袂又蹈頓足蹋地勃然作色何意忽如此也答曰及時
事也【集解】鄭元曰時至武事當施也王肅曰欲令之事各及時【正義】此答非也牟賈意言發揚
蹈厲象武王一人意欲及時之事早為此者也鄭亦隨賈意注之也故武坐致右憲
左何也【集解】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憲音軒第四問也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
問舞人何忽有時而跪也答曰非武坐也【集解】鄭元曰言武之事無坐也【正義】此答
亦非也牟賈言武奮之士不應有坐也聲淫及商何也【集解】王肅曰聲深淫貪商
【正義】第五問也答曰非武音也【集解】王肅曰言武王不獲已為天下除殘非貪商也
【正義】此答又非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正義】孔子評其答武音不
貪但不知其實解理空言其非反問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集解】鄭元曰有
司典樂者傳猶說也【正義】傳直緣反賈答言武王非有貪是有司傳之謬妄故有此矣如非
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集解】鄭元曰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
其說時人妄說也【正義】賈又云假令非傳者謬妄則是武王末年年志荒耄之時故有貪商之聲也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集解】鄭元
曰萇弘周大夫【正義】大戴禮云孔子適周訪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是也【正義】萇音直良反吾子牟
賈也言我聞萇弘所言亦如賈今所言之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集解】
免猶避也前所答四事五不被叩問今疑不知前答之是非故起所疑而問也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正義】孫炎曰聞命謂言是敢問遲之遲
而又久何也【集解】鄭元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汝【集解】
鄭元曰居猶安坐也夫樂者象成者也【集解】王肅曰象成功而為樂總干
而山立【集解】王肅曰總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正義】此下明應象成

之事也答所以遲也象武王伐紂持備立以待諸侯至故云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redacted]王肅曰志在發揚也[redacted]答遲久已竟而牟賈前答發揚蹈厲以為象武王欲及時事非也言此是太公志耳太公相武王伐紂志願武王之速得自奮其威勇以助之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redacted]王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redacted]賈前答武坐非也因又為之說言當伐紂時士卒行伍有亂者周召二公以治之正之使其跪徽致右軒左以待處分故今八佾象鬭時之亂挨相正之則俱跪跪乃更起以作行列象周召之事耳非武舞有坐之也且夫武始而北出[redacted]鄭元曰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redacted]說五事既竟而遲久之意未周故更廣其象成之事非答前五事故云且夫也始而北出者謂奏樂象武王觀兵孟津之時也王居鎬在南紂居朝歌在河北故舞者南來時舞向北尚象之也再成而滅商[redacted]鄭元曰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redacted]再成謂舞者再來奏時也舞者初始前一向北而不舞象武王前觀孟津不伐而反也至再往而向北遂奏成擊刺三成而南[redacted]王肅曰誅紂已而南[redacted]舞者第三奏往而轉向南象武王勝紂向南還鎬之時也四成而南國是疆[redacted]王肅曰有南國以為疆界[redacted]舞者第四奏象周太平時南方荊蠻並來歸服為周之疆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redacted]王肅曰分陝東西而治[redacted]舞者至第五奏而東西中分之為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後周公召公分職為左右二伯之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redacted]鄭元曰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redacted]王肅曰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一擊一刺為一伐也[redacted]夾音古合反夾振謂武王與大將軍夾軍而奮鐸振動士卒也言當奏武樂時亦兩人執鐸夾之為節之象也凡四伐到一止當伐紂時士卒皆四伐一止也故牧誓云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是也故作武樂舞者亦以干戈伐之象也分夾而進[redacted]徐廣曰一作遲事蚤濟也[redacted]王肅曰分部而並進者欲事早成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redacted]鄭元曰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redacted]鄭元曰欲語以作武樂之意[redacted]今衛州所理汲縣卽牧野之地也更欲語牟賈奏武樂遲久之意其語卽下所陳是也武王克殷反商[redacted]鄭元曰反當為及商至紂都也未及下車[redacted]車戎車也軍法一車三人乘之步卒七十二牧誓云戎車三百兩則二萬二千五百人也而封黃帝

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redacted]地理志云平原郡祝阿縣也薊音計幽州縣是也封帝舜之後於陳[redacted]陳州宛丘縣故陳城是也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redacted]汴州雍丘縣故杞國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redacted]鄭元曰積土為封封比干之墓崇賢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redacted]徐廣曰周本紀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又曰表商容之閭庶民弛政庶士倍祿[redacted]鄭元曰弛政去紂時苛役倍祿復其紂時薄者濟河而西[redacted]濟渡也河黃河也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渡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馬散華山之陽[redacted]鄭元曰散猶放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redacted]徐廣曰在弘農縣今曰桃丘而不復服[redacted]示無復用服亦乘也桃林在華山之旁此二處並是牛馬放生地初伐就此取之今事竟歸之前處故尚書武成篇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是也車甲弢[redacted]徐廣曰音韜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redacted]鄭元曰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redacted]王肅曰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建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redacted]鄭元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有學宮可以習禮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redacted]鄭元曰左東學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redacted]鄭元曰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搢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redacted]鄭元曰文王之廟為明堂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redacted]鄭元曰耕籍籍田也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redacted]鄭元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周名太學曰東膠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redacted]鄭元曰冕而總干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redacted]鄭元曰言武遲久為重禮樂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redacted]鄭元曰師樂官也乙名也曰賜聞聲

歌各有宜也【集解】鄭元曰氣順性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集解】鄭元曰樂人稱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集解】鄭元曰執猶處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集解】鄭元曰肆正也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集解】鄭元曰各因其德歌所宜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集解】鄭元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集解】鄭元曰以其肆直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集解】鄭元曰以其溫良而能斷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集解】鄭元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有此聲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集解】鄭元曰長言引其聲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集解】鄭元曰手舞足蹈權之至子貢問樂【正義】結此前事遂是答子貢問之事其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爲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辯政治故細解之以前劉向別錄篇次與鄭目錄同而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今此又篇次顛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今逐舊次第隨段記之使後略知也以後文出諸意耳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嚮之應聲故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正義】時衛都楚丘楚丘故城在宋州楚丘縣北三十里衛之楚丘邑也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正義】括地志云在曹州離狐縣界即師延投處也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正義】一本慶祁之堂左傳云虒祁之宮杜預云虒祁地名也在絳州西四十里臨汾水也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

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
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閒晉國大旱赤地三
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太史公曰夫
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
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
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
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
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
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
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
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
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
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
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
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
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
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
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
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
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
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
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索隱述贊曰樂之所興在乎防欲陶心暢志舞手蹈足舜曰簫韶融稱屬續審音知政觀風變俗端如貫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餘曲

史記卷二十四

史記卷二十四考證

樂書○臣照按樂書謂褚先生補者亦出張守節正義今攷太史公曰以下敘虞書以至秦二世見古樂之失傳自高祖過沛至天馬來志漢樂之梗概後載汲黯正直之言公孫諂諛之語以結之以明漢樂之所以不興當馬遷之時所應作之樂書如是止矣然則樂書未嘗不竟也後人復將樂記全寫入公孫弘語之下又取晉平公事不經之談以附益之而馬遷之義始晦矣今別而出之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正義合音乃成樂是樂由音而生諸樂生起所由之生也○文似有誤宜云諸樂生起之所由也

其聲麤以厲正義心隨怒而發揚故無轂破○今禮記疏作轂礙又以發揚無輒礙爲喜心所感

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正義六事隨見而動非關本性先王聖人在上制正禮以防之○先王二字衍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正義自人心生而靜至王道備矣爲一重○心字衍宜云自人生而靜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集解鄭元曰隨物變化○今鄭注禮記無此語

和故百物不失正義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性萬物○性字衍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正義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禮記疏引賀瑒云使物歡欣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正義干戚周武也○周武疑武舞二字之誤

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集解鄭元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今鄭注無此語

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衞湜禮記集說引張守節曰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爲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膏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爲民之風雨也與今本史記正義不同

禮樂見天地之情○監本作順天地之誠臣照按樂記作禮樂見天地之情正義云見胡練反又云見地之情見天之情可知古本亦作見天地之情也今依樂記改正

胎生者不殰集解鄭元曰內敗曰殰○鄭注樂記曰內敗曰殰陸氏釋文云內乃對反或作骨肉之肉者誤則唐時本亦有作肉者矣然究是內字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集解鄭元曰揚鉞也○今鄭注樂記無此語

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集解鄭元曰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鄭注樂記作可以爲治法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集解鄭元曰謂利欲生也○鄭注樂記云鄙詐是貪多利僞生

彼亦有所合之也集解鄭元曰以聲合己意○鄭注樂記云以聲合成己之志

肆直而慈愛者集解鄭元曰肆正也○今鄭注樂記無此語

累累乎殷如貫珠集解鄭元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有此聲○鄭注樂記作如有此事

而衞靈公之時正義時衞都楚邱楚故城在宋州楚邱縣北三十里○楚邱下楚字衍

史記卷二十四考證

史記卷二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律書第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索隱】案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是也。名曰律者，釋名云「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律曆志云「呂，旅，陽宣氣也」。案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呂亦稱閒，故有六律、六閒之說。元閒大呂，二閒夾鐘是也。漢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十二律之變至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卦也。故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六律為萬事根本焉。【索隱】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

其於兵械尤所重，【索隱】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正義】內成曰器，外成曰械。械謂弓矢殳矛戈戟。劉伯莊云「吹律審聲，聽樂知政，師曠審歌，知晉楚之彊弱，故云兵家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正義】凡敵陣之上皆有氣色，氣強則聲強，聲強則其衆勁。律者所以通氣，故知吉凶也。【正義】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故望雲氣知勝負彊弱。引舊語乃曰，故云。聞聲效勝負」，【正義】周禮云太史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云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

武王伐紂，吹律聽聲，【索隱】其事當有所出，今則未詳。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正義】人君暴虐酷急，即常寒應。寒生北方，乃殺氣也。武王伐紂，吹律從春至冬，殺氣相并，律亦應之，故洪範咎徵云「急，常寒若」是也。而音尚宮。【正義】兵書云：夫戰，大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索隱】螫音釋。情性之理也。

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集解】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集解】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正義】南巢，今盧州巢縣是也。淮南子云湯伐桀，放之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接。巢即山名，古巢伯之國。云南巢者，在中國之南也。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

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集解】狐偃也。咎季也。又云胥臣也。而齊用王子，【集解】徐廣云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集解】大較，大法也。淳于髠曰「車不較則不勝其任」是也。較音角。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集解】徐廣云如宋襄公是也。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索隱】謂常擁兵郊野之外也。【正義】謂三十萬備北闕，五十萬守五嶺也。云連兵於邊陲，即是宿軍無用之地也。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正義】絓，胡卦反。顧野王云：絓者，所礙。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正義】潮仙二音。高驪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地，時朝鮮王滿據之也。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索隱】阸音尼賣反。選音思兗反。蠕音而兗反。【正義】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

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 朕音而禁反 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 荷音何我反 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 謂秦亂楚漢交兵之時如遺墜湯火卽書云民墜塗炭也 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也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 七正者日月五星也七者可以正天時又孔安國曰七正日月五星各異政二十八舍卽二十八宿之所舍也舍止也宿次也言日月五星運行或舍於二十八次之分也 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 八正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 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 辟音闢 而東之至於營室 定星也定中而可作室故曰營室 天官書云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是有宮室象此言主營胎陽氣而產之二說不同 營室者主營胎 徐廣曰一作舍 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 垝音鬼毀反 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 應乙證反白虎通云應者應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漢初依秦以十月爲歲首故起應鍾 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 律歷志云該閡於亥 孟康云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爲萬物作種也 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 宛音蘊 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 婺女名也 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 白虎通云黃中和之氣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 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 徐廣曰一作橫 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 簇音千豆反白虎通云泰者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之也 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爲寅 音以真反 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 螾音引又音慎 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 徐廣曰一作莖 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 白虎通云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 符音孚甲猶孚甲也 符 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氏 氐音丁禮反 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

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illegible]姑音沽。洗音先典反。白虎通云：沽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illegible]蜄音之慎反。[illegible]蜄音振，或作蜄，同音。律曆志云：振美於辰。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illegible]中音仲。白虎通云：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故復中言之也。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illegible]注音丁救反。注，咮也。天官書云：柳為鳥咮，則注，柳星也。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illegible]蕤音仁佳反。白虎通云：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illegible]律曆志云：咢布於午也。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illegible]徐廣曰：吳一作柔。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illegible]沈，一作洗。六月也，律中林鐘。[illegible]白虎通云：林者，衆也。言萬物成熟，種類多也。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illegible]律曆志：昧薆於未，其意殊。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illegible]音所林反。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illegible]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夷則，言陰[illegible]徐廣曰：一作陽。氣之賊[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則。[illegible][illegible]律曆志：物堅於申也。故曰申。北至于濁。[illegible]按爾雅云：濁謂之畢。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illegible]留即昴也。毛傳亦以留為昴。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illegible]白虎通云：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illegible]律曆志：留熟於酉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illegible]徐廣曰：一作畫。[illegible]天官書奎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今此說異，及六律十母又與漢書不同，各是異家之說也。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illegible]音亦。白虎通云：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此說六呂十干十二支與漢書不同。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illegible]律曆志：畢入於戌也。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illegible]案：上文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而漢書云黃鐘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元等皆以長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云宮者，黃鐘為律之首，宮為五音之長，十一月以黃鐘為宮，則聲得其正。舊本多作七分，蓋誤也。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illegible]謂十一月以黃鐘為宮，五行相次，大呂為商者

大呂所以助陽宣化。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索隱】亦以金生水故也。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索隱】水生木，故以為角。不用蕤賓者，以陰氣起陽不用事，故去也。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索隱】此算術生鐘律之法也。【正義】分音扶問反。

子一分。【索隱】自此已下十一辰，皆以三乘之，為黃鐘積實之數也。丑三分二。【索隱】案子律黃鐘長九寸，林鐘為衡，衡長六寸，以九比六，三分少一，故云丑三分二，即是黃鐘三分去一，下生林鐘數也。寅九分八。【索隱】十二律以黃鐘為主，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圍八分，寅九分八，即是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之義也。【正義】孟康云：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子數獨一。漢書律曆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然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並是分之餘數，而漢書不說也。卯二十七分十六。【正義】此以丑三乘寅，寅三乘卯，得二十七。南呂為卯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以三約二十七得九，卯黃鐘之本數。又以三約十六得五蕤三分之一，卯南呂之長，故云卯二十七分十六，亦是太簇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之義。巳下八長並準此。然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皆分之餘數也。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索隱】案蔡邕云：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又律曆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五。孟康注云：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又八，自未至寅亦得八，上生太簇。律是也。然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今云以下生者，謂黃鐘下生林鐘。黃鐘長九寸，倍其實者，二九十八；三其法者，以三為法，約之得六，為林鐘之長也。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正義】四其實者，謂林鐘上生太簇。林鐘長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即為太簇之長也。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正義】此五聲之數亦上生三分益一，上生三分宮，宮去一，下生徵，徵益一，上生商，商去一，下生羽，羽益一，上生角。然此文似數錯，未暇研覈也。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索隱】漢書律曆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是謂置一而九三之也。韋昭曰：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彥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三也；又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也。實如法，得長一寸。【索隱】實謂以子一乘丑三，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實數。如法，謂以上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實，得九，為黃鐘之長。言得一者，算術設法辭也。得下有長，一下有寸者，皆術字也。韋昭云：鐘九寸之一也。姚氏謂得一即黃鐘之子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正義】即如上文，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是其窮也。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正義】無形謂太陽氣天地未形之時，言神本在太虛之中，而無形也。成於有形，【正義】天地既分，二儀已質，萬物之形成於天地之間，神在其中。然後數形而成聲，【正義】數謂天數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言天數既形，則能成其五聲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

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illegible]從有謂萬物形質也未有謂天地未形也以得細若氣微若聲[illegible]氣謂太易之氣聲謂五聲之聲也然聖人因神而存之[illegible]言聖人因神理其形蹤尋蹟至於太易之氣故云因神而存之上云從有以至未有是也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illegible]妙謂微妙之性也效猶見也核研核也華道神妙之道也言人雖有微妙之性必須程督己之情理然後研核神妙之道乃能究其形體辨其成聲故謂明矣故下云非有聖心以乘聰羽數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是也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illegible]言萬物受神妙之氣不能知覺及神去來亦不能識其往復也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illegible]言聖人畏神妙之理難識而欲常存之唯欲常存之故其神亦存也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illegible]言平凡之人欲得精神存者故亦莫如貴神之妙焉

太史公曰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illegible]宿音息袖反又音肅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凡二十八宿一百二十八宿星也十母[illegible]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子[illegible]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illegible]度音田洛反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索隱述贊曰自昔軒后爰命伶綸雄雌是聽厚薄伊均以調氣候以軌星辰軍容取節樂器斯因自微知著測化窮神大哉虛受含養生人

史記卷二十五

史記卷二十五考證

律書壹稟於六律索隱漢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十二律之變至六十律○臣照按律有六而音有五六律之閒為六呂而成十二五音之閒為變宮變徵而為七然十二仍六也七仍五也若自此律至彼律彼呂則其間分數豈止六十引而伸之百千萬億不能盡猶如入海算沙矣即音又豈止于七大而雷霆小而蠛蠓亦百千萬億不能盡也然而統之五音則盡矣加之以二變則五音旋相為宮矣律亦如之統之以六則盡矣閒之以六呂則可以正五音矣音者天也律者地也音者陽也律者陰也以天統地以陰從陽則萬物靡不該舉于其中若枚舉夫物謂天地陰陽莫不在物則物可盡數耶京房六十律何以異是後世律呂之失傳由京房始所為求明而反晦

其於兵械尤所重○臣照按械字為戒字之訛蓋審幾察微莫精於律氣者生死之根也氣不可見以聲察之兵者千萬人之死生係焉故于兵戒為尤重也於器械何涉索隱曰師出以律故于兵械為尤重也或索隱之文本亦作戒未可定若正義謂械者弓矢殳矛戈戟則以傳訛為械而穿鑿附會也

武王伐紂吹律聽聲索隱其事當有所出今則未詳○臣照按至今明載周國語何未詳也

而音尚宮○正義監本訛舛不可讀今據周禮與同注改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正義淮南子云湯伐桀放之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臣世駿按淮南修務訓云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無末喜同舟之語

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

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沉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一本作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沉奪萬物氣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

律數○蔡元定曰黃鐘八寸十分一林鐘五寸十分四太簇七寸十分二南呂四寸十分八姑洗六寸十分四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二〔強四百八十六〕大呂七寸五分三分二〔強四百□□五〕夷則五寸□□三分二〔弱二百十一〕夾鐘六寸七分三分一〔強一百九十八〕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強六百□□二〕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強五百八十二〕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說不同以難曉故多誤蓋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為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以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三為法如曆家太少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全分七百二十九為三分一一千四百五十八為三分二餘分之多者為強少者為弱列於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隋志引此章中黃鐘林鐘太簇應鐘四律寸分以為與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杜夔荀勗所論雖尺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則是時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舊本作七分一為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為八十一分今以十為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為九十分亦以十為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並同也

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臣照按及字衍文言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來也何以不能知以知者神知之神不知神猶日不見日眼不見眼也雖然神無去來受者物而神者物物則本無去來無知而無不知也

又按張晏數闕書有兵書無律書而顏師古謂自敘目錄本無兵書竊意律之為用兵其大者張晏或即以律書為兵書未可知也其文固太史公之文非後人所能補蓋以漢武用兵不以律而推原本始舉孝文以為法殆即所謂兵戒者歟

史記卷二十五考證

史記卷二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歷書第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索隱】案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皆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也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為正唯黃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為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仍以周正建子為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焉今案此文至於十二月節皆出大戴禮虞史伯夷之辭也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集解】徐廣曰秭音姊鳺音規子鳺鳥也一名鷤鴂【索隱】秭鳺先鷤鴂謂子鳺鳥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也又案大戴禮作瑞雉無釋未測其旨當是字體各有訛變耳鷤音弟鴂音桂楚辭云虞鷤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解者以鷤鴂為杜鵑也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索隱】卒音子律反分如字卒盡也言建歷起孟春盡季冬則一歲之事具也冬盡之後分為來春故云冬分也雞三號卒明。【集解】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卒斯也【索隱】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於為正月一日言異歲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文皆便撫十二節卒于丑。【索隱】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使一日一夜故曰幽明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索隱】此文出大戴禮是孔子稱周太史之詞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正義】言王者易姓而興必當推本天之元氣行運所在以定正朔以承天意故云承順厥意也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索隱】系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也建立五行起消息【正義】皇侃云乾者陽生為息坤者陰死為消也正閏餘【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歲之餘為閏故曰閏餘鄧平落下閎云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按計其餘分成閏故云正閏餘也每一歲三百六十六日餘六日小月六月是一歲餘十二日大計三十三月則一閏之耳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正義】應劭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按黃帝置五官各以物類名其職掌也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集解】應劭曰嘉穀也民以物享【正義】劉伯莊云物事也人皆順事而享福也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少皞時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索隱】放音助依也禍菑薦至莫盡其氣【索隱】荐音在見反薦集也字或作薦古字假借用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集解】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索隱】案左傳重為勾芒木正黎為祝融火正此言南者劉氏以為南字誤非也蓋重黎二人元是木火之官兼司天地職而天是陽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而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為此故也臣瓚以為古文火字似北未為深得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正義】孔安國云三苗縉雲氏之後諸侯也按服從也言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世作亂今三苗之君從九黎亂德故南北二官皆廢使曆數失序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文十二文也史推歷失閏則斗建寅月名錯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索隱】案正月為陬陬音鄒又作侯反楚詞云攝提貞于孟陬言歷數乖誤乃使孟陬殄滅不得其正也天官書云攝提三星若鼎足句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為攝提格格至也言攝隨月建至故云格也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集解】徐廣曰戒一作敕【正義】言於文祖之廟以申戒舜也天之歷數

在爾躬【集解】何晏曰歷數謂列次也舜亦以命禹【集解】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集解】鄭玄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故疇人子弟分散，【集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索隱】韋昭云疇類也孟康云同類之人明曆者也樂彥云疇昔知星人也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集解】如淳曰呂氏春秋荊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集解】韋昭曰謂正曆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冬至也舉正於中，【集解】韋昭曰氣在望中則時日昏明皆正也歸邪【索隱】音餘於終。【集解】韋昭曰邪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在晦則後月閏在望是其正中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索隱】音餘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索隱】傳音竹戀反五德五行也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集解】闞案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索隱】音征以秦始皇名諱之故改也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索隱】案漢書音義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集解】徐廣曰陳術云徵士巴郡落下閎也【索隱】姚氏案益部耆舊傳云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歷作太初歷拜侍中不受也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集解】徐廣曰詹一作售也【索隱】漢書作讎讎即售也故徐廣作售韋昭云讎比校也鄭德云讎相應為讎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集解】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贊曰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索隱】臣瓚解為得案漢書作名察發斂韋昭云發散斂斂也又續漢書以為道義之發斂景人之長短則發斂是日行道去極盈縮者也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索隱】紬音由文如字紬績者女工紬緝之意以言造歷算運者猶若女工緝而纖之也率應水德之勝。【集解】徐廣曰蓋以為應土德土勝水今日順夏至，【索隱】謂夏至冬至也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索隱】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然漢始以建亥為年首今改以建子故以七年為元年韋昭云漢興至此百二歲案律歷志云乃以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年名「焉逢攝提格」，【集解】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索隱】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則此甲寅之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也此篇末亦云寅名攝提則是甲寅

不疑也又據二年名單閼三年名執徐等年文分明而漢志以為其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曆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而爾雅近代之作所記年名又皆不同也蘇林云左行右行歲與星之行所在之文

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集解】文穎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文悖異推太初之元也【索隱】聚音娵案僮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娵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

曆術甲子篇【索隱】以十一月朔旦冬至得甲子甲子是陽氣支干之首故以甲子命曆備為篇首非謂此年歲在甲子也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索隱】甲歲雄也漢書作閼逢亦音焉與此音同攝提格【正義】寅歲陰也此依爾雅甲寅之歲若據漢志以為丙子之年也月名畢聚【索隱】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日得甲子【索隱】謂十一月冬至朔日得甲子也【正義】置大餘五十四算每年加五十四日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每至閏後一年加二十三算亦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若纔足六十日朔年云無大餘無小餘也又朔年以置五十四算如上法置小餘三百四十八算每年加三百四十八分滿九百三十八分成一日歸上餘算留之若至閏後一年加八百四十七分亦滿九百三十八分成日歸大餘奇留之朔年以加三百四十八算如上法也夜半朔旦冬至【索隱】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正義】置大餘五算加五日滿六十日則除之後年更置五算如上法置小餘八算每年加八算滿三十二分為一日歸大餘後年更置八算如上法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日之奇分也正北【索隱】謂部首十一月甲子朔旦時加子為冬至故云正北也然每歲行周天全度外餘有四分一以十二辰分之冬至常居四仲故子年在子丑年在卯寅年在午卯年在酉至後十九年章首在酉故云正西其正南正東並準此【正義】黃鐘管子時氣應稱正北順行四時仲所至為正月一日是歲之始盡一章十九年黃鐘管應在酉則稱正西他皆放此

十二【索隱】歲有十二月有閏則云十三月

無大餘 無小餘【索隱】其歲甲子朔旦日月合于牽牛之初餘分皆盡故無大小餘【正義】無大小餘者以生閏月之歲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除五甲三百日餘有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歲未滿六十日故置為來年大小餘亦為太初元年日行甲子朔旦冬至前年無奇日分故無大小餘也

無大餘 無小餘【索隱】上大小餘朔之大小餘此謂冬至大小餘冬至亦與朔同日並無餘分至與朔法異故重列之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索隱】漢志太初元年歲在丙子據此則甲寅歲爾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逢謂歲干也歲陰在寅云攝提格謂歲支也【正義】焉音於乾反後同

十二

大餘五十四【索隱】歲十二月六大六小合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十除三百日餘五十四日故下云大餘者日也【正義】月朔旦甲子日法也

小餘三百四十八【索隱】太初曆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兩月合成五十九日又餘五十八今十二月合餘六箇五十八得此三百四十八數故云小餘者月也【正義】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九百四十則成一日即歸上成五十日矣大餘五十四日每歲除小月六日則成三百五十四日除五甲三百日猶餘五十四日為未滿六十日故稱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者其大數五十四之外更餘分三百四十八故稱小餘三百四十八也此大小餘是月朔甲子日朔以非閏月之數一歲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每六十日之餘為未滿六十日故有大小餘也是太初元年奇日奇分也

大餘五【索隱】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去歲十一月朔在牽牛初為冬至今歲十一月十一日又至牛初為一周以六甲除之六六三十六除三百六十餘五故云大餘五也蔀冬至甲子日法也【正】

小餘八【索隱】即四分之一小餘滿三十二從大餘一四八三十二故云小餘八朔年又加八得十六故下云小餘十六次朔年又加八得二十四故下云小餘二十四又朔年加八得三十二為滿故下云無小餘並可依太初曆法行之也【正義】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即歸上成大日矣大餘五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除六甲三百六十日猶餘五日故稱大餘五日也小餘八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一日三十二分是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八分故稱小餘是冬至甲子日法未生閏月之數每六十日除之為未滿六十日故有大小餘也此是太初元年奇日奇分也

端蒙單閼二年【集解】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索隱】端蒙乙也爾雅作旃蒙單閼卯也丹遏

二音。又音蟬焉。歲在乙卯也。【索隱】單音丹，又音特連反。閼音烏葛反，又於連反。　閏十三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索隱】游兆，景也。爾雅作柔兆。執徐，辰也。【正義】三年丙辰歲也。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四年【索隱】彊梧，丁也。大荒落，巳也。【正義】梧音語。四年丁巳歲也。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索隱】徒維，戊也。敦牂，午也。【正義】牂音作郎反。天漢元年戊午歲也。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二年【索隱】祝犁，己也。爾雅作著雍。協洽，未也。【正義】二年己未歲也。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橫涒灘三年【索隱】商橫，庚也。爾雅作上章。涒灘，申也。本作赤奮若，非也。天官書及爾雅申為涒灘，丑為赤奮若。今自太初已來，計歲次與天官書不同者有四，蓋後之曆術改也。【正義】涒音吐魂反，灘音吐丹反。又作涒漢字，音與上同。三年庚申歲也。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四年【索隱】昭陽，辛也。爾雅作重光。作噩，酉也。【正義】四年辛酉歲也。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二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橫艾淹茂太始元年【索隱】橫艾，壬也。爾雅作玄默。淹茂，戊也。【正義】太始元年壬戌歲也。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二年【索隱】尚章，癸也。爾雅作昭陽。大淵獻，亥也。一本作困敦，非也。天官書子為困敦，與爾雅同。【正義】二年癸亥歲也。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索隱】焉逢，甲也。困敦，子也。一本作大淵獻，非也。天官書云亥為大淵獻，與爾雅同。【正義】敦音頓。三年甲子歲也。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四年【索隱】端蒙，乙也。赤奮若，丑也。一本作涒灘，非也。天官書申為涒灘，與爾雅同。四年已後，自太始、征和已下訖篇末，其年次甲乙皆准此，並褚先生所續也。【正義】四年乙丑歲也。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正義】准前解，小餘是日之餘分也。自右曆書已下，小餘又非是年名，復不周備，恐褚先生及後人所加。
游兆【索隱】徐廣曰作游桃。攝提格征和元年【正義】李巡註云爾雅云萬物承陽而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孔文祥云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為衆星之紀，以攝提宿，故曰攝提。以其為歲月之首，起於孟陬，故云格。格，正也。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正義】李巡云言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閼，止也。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索隱】李巡云伏蟄之物皆數舒而出故云執徐也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犂大芒落四年【集解】芒一作荒【索隱】姚察云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故云荒落也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索隱】爾雅云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汁洽二年【集解】汁一作協【索隱】李巡云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也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涒灘始元元年正西【集解】涒灘一作芮漢【索隱】孫炎註云爾雅云涒灘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也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集解】噩一作鄂【索隱】李巡云作鄂萬物皆落枝起之貌也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淹茂三年【集解】淹一作閹【索隱】李巡云言萬物皆蔽冒故曰閹茂蔽冒也
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大淵獻四年【索隱】孫炎云淵獻深也獻萬物於天深於藏蓋也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索隱】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索隱】李巡云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故曰赤奮若若順也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犂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尙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犂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尙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涒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淹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犂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涒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犂作噩黃龍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三百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淹茂初元元年正東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二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十六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犂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四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涒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一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閹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犂大荒落四年

右歷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

正北冬至加子時　正西加酉時　正南加午時　正東加卯時

索隱述贊曰：歷數之興，其來尚矣。重黎是司，容成斯紀。推步天象，消息母子。五勝輪環，三正互起。孟陬貞歲，疇人順軌。敬授之方，履端爲實。

史記卷二十六

史記卷二十六考證

曆書正閏餘正義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
之四十三○監本誤作四十八今改正

又小月六月○監本誤作小月大月今改正

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臣照按武帝太初元年
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此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
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者蓋著太初曆術
之元非是年爲甲寅年甲寅月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也況年爲甲寅月則爲丙寅必不得爲畢聚
也司馬貞輩不明曆法故紛紛聚訟耳又按曆術
甲子篇第一章蓋後人因上文焉逢至冬至二十
一字引而不發難以推步故續此一篇于後以申
其義非遷本書也後復有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以至末祝犂大荒落建始四年則又後人推衍而
續增之已不知太初元年甲寅之爲託始而直以
爲武帝太初元年爲甲寅矣故所紀甲子無一不
誤如建始四年爲壬辰而誤以爲己巳也其文既
敘至成帝建始四年則非馬遷本文不待辨矣竊
恐尚非褚少孫之筆又按歲在焉逢攝提格甲寅
年也月在畢聚甲寅月也甲寅年則正月爲丙寅
甲寅月則歲爲壬癸今日歲在甲寅月在甲寅日
得甲子者謂甲寅歲之前十一月則甲子正月建
丙寅之十一月則亦甲子也曆從夏時則日月在
畢聚曆從周正則日歲在焉逢攝提格蓋夏時周
正皆所以敬授人時而曆元必從冬至起則一也
元必始甲無始壬癸之理則文必如是乃明也是
故不特武帝太初元年非歲在甲寅亙古固無甲
寅年之甲寅月也

月名畢聚○按爾雅月在甲曰畢爲月陽又曰正月
爲陬邢昺疏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曆書
云月名畢聚也陬古字作聚讀爲陬音

史記卷二十六考證

史記卷二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天官書第五

【索隱】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正義】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躔次用告禍福

中宮天極星，【索隱】姚氏案春秋元命包云宮之為言宣也宣氣立精為神垣又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又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隱】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正義】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正義】三公三星在北斗杓東又三公三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太尉司徒司空之象主變出陰陽佐機務占以徙為不吉居常則安金火守之並為咎也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索隱】句音鉤句曲也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從大妃光明又按星經以後句四星名為四輔其句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與此不同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索隱】元命包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宋均又以為十二宮中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也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索隱】劉氏直音如字直當也又音直隋音他果反北一作比案漢書天文志北作比墻作耑兌作銳銳謂星形尖邪也文耀鉤曰陰德為天下綱宋均以為陰行德者道常也【正義】星經云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西主施德惠者故贊陰德遺惠周急振撫占以不明為宜明新君踐極也又云陰德星中宮女主之象星動搖釁起宮掖貴嬪內妾黜之或曰天一。【正義】天一一星疆閶闔外天帝之神主戰鬭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太一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占以不明及移為災也星經云天一太一二星主王者卹位令諸立赤子而傳國位者星不欲微微則廢立不當其次宗廟不享食也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棓，【集解】蘇林曰音欃打之欃【索隱】槍音七庚反棓音皮韋昭音剖詩緯云天槍三星天棓五星在斗杓左右主槍人棓人石氏星讚云天槍天棓八星備非常之變也【正義】槍龐掌反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天子先驅所以禦兵也占星不具國兵起也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索隱】絕度也抵屬也又案樂汁圖徵云閣道北斗之輔石氏云閣道六星神所乘也【正義】漢天河也直度曰絕抵至也營室七星天子之宮亦為玄宮亦為清廟主上公亦天子離宮別館也王者道被草木營室歷九象而可觀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起兵也

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旋璣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星閒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尚書旋作璿馬融云璿美玉也璣運天儀可轉旋故曰旋璣衡其中橫筩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鄭玄注大傳言運儀其中筩為璿璣外規為玉衡者是也尚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又馬融注尚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杓攜龍角，【集解】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正義】按角星為天關其閒天門其內天庭黃道所經七曜所行左角為理主刑其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也蓋天之三門故其星明大則天下太平賢人在位不然反是衡殷南斗，【集解】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索隱】宋均云殷當也魁枕參首。【正義】枕之禁反衡斗衡也魁斗第一星也言北宮斗斗衡直北當之魁枕於參宿之首北斗之杓連於龍角南斗六星為天廟丞相太宰之位主薦賢良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也占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不然反是參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罰其中三星橫列者三將軍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軒轅氏占參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國不欲

夾若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夷狄內戰七將皆明主天下兵振芒角張王道缺參失色軍散敗參芒角

動搖邊候有急參左足入玉井中及金火守皆為起兵

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

西南【集解】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為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

南【索隱】說文云杓斗柄音匹遙反即招搖也【正義】杓東北第七星也華華山也言北斗昏建用斗杓星指

寅也杓華山西南之地也夜半建者衡【集解】徐廣曰第五星衡殷中州河濟

之間【集解】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正義】衡北斗衡也言北斗夜半建用斗衡指寅殷

當也斗衡黃河濟水之間地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集解】孟康

曰傳曰斗第一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正義】

言北斗旦建用斗魁指寅也海岱代郡也言魁星主海岱之東北地也隨三時所指有三建也斗為

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

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索隱】姚氏案宋均云言是大帝乘車巡狩故無所不紀也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集解】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索隱】文耀鉤云文昌宮

為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一曰上將

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索隱】春秋元命包曰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也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集解】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索隱】

樂汁圖徵曰天理貴人牢宋均曰以理牢獄也【正義】占明及其中有星此貴人下獄也魁下六

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集解】蘇林曰能音台三能色齊君臣

和不齊為乖戾【索隱】案漢書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

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

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

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坼也輔星明近輔臣親

彊斥小疏弱【集解】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蘇林曰斥遠也【索隱】大臣象也占欲其小而明

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則奪若近臣專

賞排賢用佞則輔生角近臣擅國符卿將謀社稷則輔生翼不然則死杓端有兩星一

內為矛招搖【集解】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晉灼曰梗河三星天矛天鋒招搖一

星耳【索隱】案詩氾歷樞云梗河中招搖為胡兵宋均云招搖星在梗河內樂汁圖徵云梗河天矛星宋均

以為梗河名天矛則梗河是星名也一外為盾天鋒【集解】晉灼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

一名玄戈【正義】星經云梗河星為戟劍之星若星不見或進退不定鋒鏑亂起將為邊境之患也有

句圜十五星屬杓【索隱】句音鉤圜音員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正義】屬音燭曰

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索隱】詩氾歷樞云賤

人牢一曰天獄又樂汁圖徵云連營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正義】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

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故為賤人牢也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九星悉見則獄事繁不

見則刑務簡動搖則斧鉞用中虛則改元口開則有赦人主憂若閉口及星入牢中有自繫死者常夜候

之一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祿三星不見則人主德令且赦遠十七日近十六日若有客星出視

其小大大有大赦小小亦如之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集解】李奇

曰角芒角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索隱】文耀鉤云東宮蒼帝其精為龍爾雅云大辰房

心尾也李巡曰大辰蒼龍之宿體最明也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尚書運期授曰所謂

房四表之道宋均云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

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索隱】鴻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

星庶子房為府曰天駟【集解】爾雅云天駟房也詩氾歷樞云房為天馬主車駕宋均云

房既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也其陰右驂【正義】房星君之位亦主左驂亦主良馬故

為駟王者恒祠之是馬祖也旁有兩星曰鈐【索隱】鈐音其炎反元命包曰鈐鈐兩星以

閑防神府闓舒為主鉤距以備非常也【正義】占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鉤鈐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疎拆者

皆地動之祥也北一星曰舝【集解】徐廣曰音轄【正義】說文云舝車軸端鍵也兩相穿背也星

經云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籥也占不居其所則客星門不禁居北則反是也東北曲十二

星曰旗【正義】兩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也右旗九星在河鼓右也皆天之鼓旗所以為旌表占

欲其明大光潤將軍吉不然為兵憂及不居其所則津梁不通動搖則兵起旗中四星曰

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正義】耗音

無也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國市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忽然不明反

是市中星眾則歲實稀則歲虛熒惑犯戮不忠之臣彗星出當徙市易都客星入兵大起出之有貴喪也

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索隱】李即理，法官也。故元命包云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將，率而動。又石氏云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門也。大角者，天王帝廷。【索隱】援神契云大角為坐候。宋均云坐，帝坐也。【正義】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閒，人君之象也。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集解】晉灼曰：如鼎之句曲。【索隱】元命包云攝提之為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正義】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恆直斗杓所指，紀八節，察萬事者也。占：色溫溫不明而大者，人君吉；客星入之，主人受制也。

亢為疏廟，主疾。【索隱】元命包云亢四星為廟廷。文耀鉤為疏廟。宋均以為疏，外也；廟，或為朝也。【正義】布政之所也。其占明大則輔臣忠，天下寧；不然則反是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正義】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占：明則氐羌貢；暗則諸夷叛；客星守之，外兵且至也。

氐為天根，主疫。【正義】星經云：氐四星為路寢，聽朝所居。其占明大，則臣下奉度。春秋合誠圖云氐為宿宮也。爾雅云：天根，氐也。孫炎以為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宋均云：疫，疾也。三月榆莢落，故主疾疫也。然此時物雖生，而日宿在奎，行毒氣，故有疫疾也。【正義】氐、房、心三宿為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

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索隱】宋均云：屬後宮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元命包云尾九星，箕四星，為後宮之場也。【正義】尾、箕。尾為析木之津，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尾九星為後宮，亦為九子。星近心第一星為后，次三星妃，次三星嬪，末二星妾。占：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敘而多子；不然則不。金火守之，後宮兵起；若明暗不常，妃嬪乖亂，妾媵失序。

箕為敖客，曰口舌。【索隱】宋均云：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為象；箕又受物，有去來；去來，客之象也。詩云「維南有箕，載翕其舌」。又詩緯云箕為天口，主出氣。是箕有舌，象讒言。故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謂為敖客，行請謁也。【正義】敖音傲。箕主八風，亦后妃之府也。移徙入河，國人相食；金火入守，天下亂；月宿其野，為風起。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集解】韋昭曰：火，熒惑。【正義】熒惑犯守箕、尾、氐星，自生芒角，則有戰陣之事。若熒惑守房、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則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索隱】文耀鉤云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也。柳八星為朱鳥味，天之廚宰，主尚食，和滋味。權、衡。【集解】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正義】權四星在軒轅尾西，主烽火，備警急。占：以明為安靜；不明則警急；動搖芒角亦如之。衡，太微之庭也。衡，太微，三光之廷。【索隱】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三光，日、月、五星也。匡衛十二星，藩臣：【索隱】春秋合誠圖曰：太微主法式，陳星十二，以備武患也。【正義】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地，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藩中二星間為端門。次東第一星為左執法，廷尉之象；第二星為上相；第三星為次相；第四星為次將；第五星為上將。端門西第一星為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第二星為上將；第三星為次將；第四星為次相；第五星為上相。其東垣北左執法、上相兩星間名曰左掖門，上將兩星間名曰東華門。上相、次相、上將、次間名曰太陽門。其西垣右執法、上相間名曰右掖門，上將間名曰西華門，次將、次相間名曰中華門，次相兩星間名曰太陰門。各依其名，是其職也。占與紫宮垣同也。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正義】內五諸侯五星，列在帝庭。其星並欲光明潤澤；若枯燥，則各於其處受其災殃，大至誅戮，小至流亡。若動搖，則擅命以干主者。審其分以占之，則無惑也。又云：曰理陰陽，察得失。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為天子定疑議也。占：明大潤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不然，則上下相猜，忠臣不用。其內五星，五帝坐。【索隱】詩含神霧云：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之類也。【正義】黃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含樞紐之神。四星夾黃帝坐：蒼帝東方靈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白帝西方白招矩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紀之神。五帝並設，神靈集謀者也。占：五座明而光，則天子得天地之心；不然則失位。金火來守，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司其出之所守，則為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羣下從謀也。後聚一十五星，蔚然，【集解】徐廣曰：一云哀烏。曰郎位；【索隱】漢書作哀烏，則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昭然，所以象郎位也。【正義】郎位十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郎。占：欲其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吉也。傍一大星，將位也。【索隱】宋均云：為羣郎之將帥也。【正義】將，子象反。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為武備，今之左右中郎將。占：大而明角，將恣不可當也。月、五星順入，軌道，【集解】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西入也。【正義】謂月五星順入軌道，入太微庭也。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索隱】宋均云：司察日月五星所守列宿，若請宮屬不去十日者，於是天子命使誅之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集解】晉灼曰：中坐，犯帝座也。成形，禍福之形見也。【索隱】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以其所犯命者，亦謂隨所犯之位，天子必命誅討其人也。【正義】命，名也。謂月五星逆入，不依軌道，司察其所犯太微中帝坐，帝坐必成其刑戮，皆是羣下相從而謀上也。金、火尤甚。【正義】案：火主銷物，而金為

兵故尤急則水土木爲小變也【正義】若金火逆入不軌道犯帝坐尤甚於月及水土木也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隋音他果反【索隱】宋均云南北爲隋隋謂垂下也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又天官占云一名處士星也【正義】廷太微廷藩衛也少微四星在太微南北列第一星處士也第二星議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黃潤則賢士舉不明反是月五星犯守處士憂宰相易也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集解】孟康曰形如騰龍【正義】援神契曰軒轅十二星后宮所居石氏星讚以軒轅龍體主后妃也【正義】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也陰陽交感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其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占欲其小黃而明吉大明則爲後宮爭競移徙則國人流逆東西角大張而振后族敗水火金守軒轅女主惡也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索隱】宋均云責在后黨嬪讒賊與占此祥天子亦當誅之東井爲水事【索隱】元命包云東井八星主水衡也其西曲星曰鉞【正義】東井八星鉞一星輿鬼五星一星爲質爲鑕首於辰在未皆秦之分野一大星黃道所經爲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奢淫而斬之占不欲明明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用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戒南河南戒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戒一曰陰門亦爲胡門兩戒間三光之常道也占以南星不見則南道不通北亦如之動搖及火守中國兵起也又云動則胡越爲變或連近臣以結之兩河天闕間爲闕梁【索隱】宋均云兩河六星知逆邪言闕梁之限知邪爲也【正義】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金火守之主兵戰闕下也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集解】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正義】輿鬼五星主祠事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其變占之中一星爲積尸一名質主喪死祠祀占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質欲其留留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下人死之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集解】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帝車舍傷成鉞【集解】晉灼曰賊傷之占先成形於鉞【索隱】案德成衡衡則成能平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形於衡觀成潢爲帝車舍言王者遊觀亦先成形於潢也傷成鉞者傷敗也

言王者敗德亦先成形於鉞以言有敗亂則有鉞誅之形接文耀鉤則云德成潢敗成鉞其意異也又此下文禍成井誅成質皆是東井下義總列於此也禍成井【集解】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誅成質【集解】晉灼曰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柳爲鳥注主木草【索隱】案漢書天文志注作咮爾雅云鳥咮謂之柳孫炎云咮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以注爲柳星故主草木也【正義】咮丁救反一作注柳八星星七星張六星爲鶉火於辰在午皆周之分野柳爲朱鳥咮天之廚宰主尚食和滋味占以順明爲吉金火守之國兵大起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索隱】案宋均云頸朱鳥頸也員官喉也物在喉嚨終不久留故主急事也【正義】七星爲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主急事以明爲吉暗爲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張素爲廚主觴客【索隱】素嗉也爾雅云鳥張嗉郭璞云嗉鳥受食之處也【正義】張六星六爲嗉主天廚飲食賞賚觴客占以明爲吉暗爲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翼爲羽翮主遠客【正義】翼二十二星軫四星長沙一星轄二星合軫七星皆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翼二十二星爲天樂府又爲主夷狄亦主遠客占明大禮樂興四夷服徙則天子舉兵以罰亂者軫爲車主風【索隱】宋均云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軫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也【正義】軫四星主冢宰輔臣又主車騎亦主兵占明大則車騎用太白守之天下學校散文籍失業兵戈大興熒惑守之南方有不用命之國當發兵伐之辰星守之徐泗有戮者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正義】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命占明主長壽子孫昌也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索隱】宋均云五星主行使使動兵車亦動也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索隱】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正義】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鳥之所託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索隱】案元命包也金犯守之兵起火守之有災也曰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咸池言穀生於水吐秀含實主秋成故一名五帝車舍言以車載穀而販也【正義】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天子五兵車舍也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曰天獄主辰燕趙也次東曰天倉主歲衛魯也次東南曰司空主鎮楚也次西南曰卿主熒惑魏也占五車均明柱皆見則倉庫實不見其國絕食兵且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之三柱出外兵出柱入兵入柱出一月米貴三倍期二年出三月貴十倍期三年柱出不與天倉相近軍出米貴轉粟千里柱倒立尤

甚火入天下旱金入兵水入水也

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索隱】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云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為害也

奎曰封豕，為溝瀆。【正義】奎苦圭反十六星婁三星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奎天之府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占以明為吉星不欲圓圓圓圓則兵起暗則臣干命之咎亦不欲開闔無常當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五星犯奎人主夷德權臣擅命不可禁者王宗祀不潔則奎動搖若燄燄有光則近臣謀上之應亦庶人饑饉之厄太白守奎胡貊之憂可以伐之熒惑星守之則有水之憂連以三年填星歲星守之中國之利外國不利可以興師動衆斬斷無道

婁為聚衆。【正義】婁三星為苑牧養犧牲以共祭祀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聚金火守之兵起也

胃為天倉。【正義】胃三星昴七星畢八星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胃主倉廩五穀之府也占明則天下和平五穀豐稔不然反是

其南衆星曰廥積。【集解】如淳曰芻藁積為廥也【正義】芻藁六星在天苑西主積藁草者不見則牛馬暴死火守災起也

昴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正義】昴七星為髦頭胡星亦為獄事明天下獄訟平暗為刑罰濫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搖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兵之憂也

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集解】爾雅云濁謂之畢也孫炎為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以名星也【正義】畢八星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失色邊亂畢動兵起月宿則多雨毛萇云畢所謂掩兔也

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正義】附耳一星屬畢大星之下次天高東南隅主為人主聽得失伺愆邪星明中國微邊寇警移動則讒佞行入畢國起兵

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集解】孟康曰陰西南坤維河山已北國陽河山已南國【正義】元命包云畢為天階爾雅云大梁昴孫炎云畢昴之閒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正義】天街三星在畢昴閒主國界也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土金守胡兵入也

參為白虎。【正義】觜三星參三星外四星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為白虎形也

三星直者，是為衡石。【集解】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西直似稱衡

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集解】孟康曰在參閒上小下大故曰銳晉灼曰三星少斜列無銳形【索隱】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

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集解】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孽生為葆晉灼曰葆菜也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生也【索隱】姚氏案宋均云葆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除凶也【正義】觜子恩反觿胡規反葆音保觜觿為虎首主收斂葆旅事也葆旅野生之可食者占金木來守國易政災起也

其南有四星，曰天廁。【正義】天廁四星在屏東主溷也占色黃吉青與白皆凶不見則人寢疾

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正義】天矢一星在廁南占與天廁同

其西有句曲【索隱】句音鉤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正義】參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指麾遠近以從命者王者斬伐當理則天旗曲直理順不然則兵動於外可以憂之若明而稀則邊寇將動不然則不

二曰天苑，【正義】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之所稀暗則多死亡

三曰九游。【集解】徐廣曰音流【正義】九斿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子之兵旗所以導軍進退亦領州列邦並不欲搖動搖動則九州分散人民失業信命亦不通於中國憂金火守之亂起也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正義】狼一星參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火守亦如之

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義】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盜賊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

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集解】晉灼曰比地近地也【正義】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為人主壽命延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景春分之夕見於丁見則國長命故謂之壽昌天下安寧不見人主憂也

北宮玄武，【索隱】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爾雅云玄枵虛也又云北陸虛也解者以陸為道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中也【正義】南斗六星牽牛六星並北宮玄武之宿

虛、危。【正義】虛二星危三星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虛主死喪哭泣事又為邑居廟堂祭祀禱祝之事亦天之冢宰主平理天下覆藏萬物占動則有死喪哭泣之應火守則天子將兵水守則人饑饉金守臣下兵起危為宗廟祀事主天府天市架屋占動則有土功火守天下兵水守下謀上也

危為蓋屋；【正義】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宮室之官也占金火守入國兵起孛彗尤其危為架屋蓋屋自有星恐文誤也

虛為哭泣之事。【索隱】姚氏案荊州占以為其宿二星南星主哭泣虛中六星不欲明明則有大喪也

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正義】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南天軍也亦天宿衛主兵革不見天下亂金火水入軍起也

軍西為壘，或曰鉞。【正義】壘壁陳十三星橫列在營室南天軍之垣壘占五星入皆

兵所起也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

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

水[illegible]木土軍吉案漢書音義曰木星土星入北落則吉也北落師門一星在

[illegible]西南天軍之門也長安城北落門以象此也主[illegible]以候兵占[illegible]則軍安微弱則兵起金火守有兵

[illegible]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比音鼻[illegible]也危東

[illegible]司命[illegible]星也司空唯一星耳又不在[illegible]空也司命二星在虛北主喪送司

[illegible]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illegible]皆[illegible]司之[illegible]占大為君憂

[illegible]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illegible]元命包云營室[illegible]始立

[illegible]物為室又[illegible]雅云營室謂之定[illegible]下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illegible]荊州占云閣道

[illegible]漢中四星曰天駟元命包云漢中四[illegible]星曰駟一曰大[illegible]也

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春秋合誠[illegible]云王良主天

[illegible]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官也其[illegible]則兵騎滿野客星守之則津橋不通金火守

[illegible]之策也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illegible]易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為策馬策馬而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

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illegible]

[illegible]

杵臼四星在危南杵臼三星在丈人星旁主軍糧占正下直臼吉[illegible]

[illegible]占覆則歲大饑仰則大熟也匏瓜有青黑星守

之魚鹽貴[illegible]

[illegible]南斗為廟

[illegible]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都關也斗為之間七曜之道亦主旗跖占動搖則人勞不然則[illegible]見牛馬疫月五星犯守大[illegible]

[illegible]牽牛為犧牲[illegible]

[illegible]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占明大關梁通不明不通天下牛疫死移

入漢中天下乃亂也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孫炎云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為牽牛也河鼓三星在牽

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

也占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戾亂兵起直將有功曲則將失計也[illegible]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

[illegible]星也婺女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婺字須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南斗牽牛須女

皆為星紀[illegible]辰在丑越之分野而斗牛為吳之分野也婺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帛裁製嫁娶占

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布帛貴人多死土守有女喪金守兵起也其北織女織女天

女孫也[illegible]荊州占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illegible]織女三星在河北

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占王者至孝於神[illegible]三星俱明不然則暗而微天下女工廢明則理

[illegible]而角布帛貴不見則兵起晉書天文志云[illegible]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

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曰應星一曰經

星一曰紀星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也晉灼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

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曰東方

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之精蒼

帝之象也其色明而內黃天下安寧夫歲星欲春不動動則變其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之國不可

伐可以罰人失次則民多病見則喜其所居國人主官福不可以搖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歲星順行仁

德加也歲星農官主五穀天文志云春日甲乙四時春也五常仁五事貌也人主仁虧貌失逆時令傷木

氣則罰見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

罰人案天文志曰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盈縮以官天[illegible]見之也

[illegible]舍所止宿也命名也其趨舍而前曰贏[illegible]音促[illegible]退舍曰縮

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將音子匠反國傾

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

致天下漢高帝元年五星皆聚東井天文志云其年歲星在東井四星從而聚也以

攝提格歲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歲在寅為攝提格李巡云言萬物承陽

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

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已下皆出

石氏星經文云星在斗牽牛失次應見於杓也漢書天文志則載甘氏及太初星歷所在之宿不同也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redacted]在卯也歲星二月晨出東方爾雅云卯為單閼李巡云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redacted]卯歲星二月晨見東方之名其餘準此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redacted]爾雅辰為執徐李巡云伏蟄之物皆振舒而出故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redacted]爾雅云在巳為大荒駱姚氏云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故曰荒駱也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redacted]徐廣曰一曰路嶂[redacted]天文志作路踵字詁云踵今作踵也[redacted]跰白邊反踵之勇反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redacted]爾雅云在午為敦牂孫炎云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韋昭云敦音頓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redacted]徐廣曰一曰天津[redacted]天文志作啟明炎炎有光[redacted]炎鹽驗反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redacted]爾雅云在未為叶洽李巡云陽氣欲化萬物故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redacted]觜子斯反觿胡規反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redacted]爾雅云在申為涒灘李巡云涒灘物吐秀傾垂之貌涒他昆反灘他丹反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天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redacted]爾雅在酉為作鄂李巡云作鄂皆物芒枝起之貌鄂音愕案下文云作作有芒則李巡解亦近天文志作詻音而格反與史記及爾雅並異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

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redacted]爾雅云在戌曰閹茂孫炎云萬物皆蔽冒故曰閹茂閹蔽也茂冒也天文志作掩茂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redacted]劉氏音吁唯反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redacted]爾雅云在亥為大淵獻孫炎云淵深也大獻萬物於深謂蓋藏之於外也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redacted]徐廣曰一曰天皇[redacted]天文志亦作天皇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redacted]爾雅在子為困敦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redacted]爾雅云在丑為赤奮若李巡云言陽氣奮迅若順也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redacted]音昊漢志亦作昊黫然黑色甚明[redacted]黫音烏閑反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redacted]天文志此皆甘氏星經文而志又兼載石氏此皆不取石氏名申甘氏名德[redacted]棓音蒲講反歲星之精散而為天槍天棓天衡天猾國皇天欃及登天荊真若天猿天垣蒼彗皆以應凶災也天棓者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出東北方西方其出則天下兵爭也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redacted]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為災變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redacted]韋昭曰欃音參差之參[redacted]欃楚咸反天欃者在西南長四丈銳京房云天欃為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天文志云天欃主兵亂也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redacted]槍楚行反天槍者長數丈

兩頭銳出西南方其見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天文志云孝文時天槍夕出西南占曰為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兵以衛京師也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集解】徐廣曰迎一作御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正義】穰人羊反豐熟也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鬭【集解】韋昭曰星相擊為鬭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集解】徐廣曰剛一作罰【索隱】案姚氏引廣雅熒惑謂之執法天官占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則徐云察罰氣為是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熛怒之神為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晉灼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集解】徐廣曰以下云熒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正義】天官占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為殘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環繞勾曲芒角動搖作前作後其殃逾甚熒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主甲兵大司馬之義伺驕奢亂孽執法官也其精為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索隱】案還音旋旋疾也若熒惑反道居其舍所致殃禍速疾則雖大反小久而至當小反大【正義】久謂行遲也如此禍小反大言久腊毒也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正義】宋均云熒惑守輿鬼南為丈夫受其咎北則女子受其凶也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鬭【正義】凡五星關皆為戰鬭兵不在外則為內亂鬭謂光芒相及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正義】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人民饑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為太陽其國兵喪暴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者受慶奄有四方無德者受殃乃以死亡也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

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集解】晉灼曰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正義】宋均云太白宿主軍來衡拒也其入守犯太微【集解】孟康曰犯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集解】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廣雅曰填星一名地侯文耀鉤曰填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集解】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正義】重音逐龍反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而致天下以填主木土故也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嬴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光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嬴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正義】星經云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亂饑與水合為變謀更事與火合為饑為旱與金合為白衣會也若木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正義】

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illegible]星經云金在南木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金在北木在南其年或有或無火與水合為焠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卿[illegible]晉灼曰火入水故曰焠[illegible]案謂火與水俱從填星合也[illegible]焠怨內反星經凡五星火與水合為焠用兵舉事大敗與金合為鑠為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為憂離之軍卻與土合為憂主孽卿與木合鑠戰敗也[illegible]文耀鈞云水土合則成鍵冶鍵冶成則火與火與則土之子焠金成鎔鑠金鑠則土無子無子輔父則益妖孽故子憂也大饑戰敗為北軍[illegible]為北軍北也凡軍敗曰北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illegible]擁於拱反閼烏葛反有覆軍[illegible]徐廣曰或云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絶行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陵為鬭[illegible]孟康曰淩相冒占遇也韋昭曰突掩為淩七寸以內必之矣[illegible]韋昭云必有禍也五星色白圜為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為兵青圜為憂水黑圜為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志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illegible]太白辰出東方曰啟明故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又孫炎注爾雅亦以為晨出東方高三丈命曰啟明昏見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illegible]晉灼云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一名殷星一名大正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滅星一名大囂一名大衰一名大爽徑一百里天文志云其日庚辛四時秋也五常義也五事言也人主義虧言失逆時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也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illegible]太白五芒出早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其精散為天棓天槍伏靈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起星是古曆星若竹彗牆星猿星白雚皆以示變也曰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illegible]其紀上元是星古曆初起上元之法也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illegible]徐廣曰一云三十二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illegible]案上元是古曆之名言用上元紀曆法則攝提歲而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三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太率歲一周天也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illegible]徐廣曰囂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

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集解】蘇林曰疾過也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集解】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又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爲經天也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索隱】鄭元云方猶向也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也影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也是地於日爲近南也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周禮云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孟康云會謂太白也影日中之影也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水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正義】太白星圓天下和平若芒角有土事有年謂豐熟也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集解】晉灼曰耎退之不進【索隱】耎音奴亂反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索隱】遺唯季反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滜音澤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正義】比卑耳反下同比類也晉書天文志云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應時節色變有類凡青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也參色林反下同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正義】晉書天文志云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者歲星以德熒惑爲禮鎮星有福太白兵強辰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有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得居虛無得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索隱】實謂星所合居之宿虛謂贏縮也行勝色【集解】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者色也【索隱】勝音升剩反下同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集解】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守作德出而留桑榆間【集解】晉灼曰行遲而下也凡望雲氣平望在桑榆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索隱】疾漢書作病也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集解】晉灼曰三分天過其一此在戌酉之間疾其對國【集解】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索隱】即正四時以治辰星之位也皇甫謐曰辰星一名毚星或曰鉤星元命包曰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集解】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

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正義】天官占云：辰星，北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一名細極，一名鉤星，一名爨星，一名伺祠，徑一百里，亦偏將、廷尉象也。天文志云：其日壬癸，四時冬也，五常智也，五事聽也，人主智虧聽失，逆時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集解】孟康曰：辰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蝕也。【索隱】宋均云：星辰與月同精，月爲大臣，先期而出，是躁也，失則當誅，故月蝕者所以爲災祥也。辰星，陰也；彗亦陰，陰謀未成，故晚出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其時宜效不效爲失，【索隱】效，見也。言宜見不見爲失罰之也。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正義】謂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出東方，太白，金也。水生金，母子不相從，故野有軍不戰。今母子各出一方，故爲格。格謂不和同，故野雖有兵不戰也。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

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索隱】案：旗蓋太白芒角，似旌旗。【正義】旗星名，有九星。言辰星上則破軍殺將，客勝也。其繞環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兔過太白，【索隱】案：廣雅云辰星謂之兔星，則辰星之別名兔，或作毚也。間可椷劍，【集解】蘇林曰：椷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劍。【索隱】案：蘇所說，則椷字本有函音，故字從咸也。小戰，客勝。兔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正義】謂兔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小正一也，辰星二也，天欃三也，安周星四也，細爽五也，能星六也，鉤星七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正義】括地志云：漢武帝置十三州，改梁州爲益州，廣漢。廣漢，今益州谷縣是也。分今河內、上黨、雲中。然按星經，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今河內、上黨、雲中。是未詳也。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兩軍相當，日暈；【集解】如淳曰：暈讀曰運。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

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illegible]李奇曰屈或爲尾也韋昭曰短而直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閒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illegible]案中道房室星之中閒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閒有四表然故曰房南爲陽閒北爲陰閒則中道房星之中閒也故房是日月五星之常行道然黃道亦經房星若月行得中道故陰陽和平若行陰閒多陰事陽閒則人主驕恣若歷陰星陽星之南道太陰太陽之道則有大水若兵及大旱若喪也太陽亦在陽閒之南各三尺也太陰大水兵陽閒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illegible]太陰太陽皆道也月行近之故有水旱兵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illegible]謂月行入角與天門若十月犯之當爲來年四月成災十一月則主五月也犯四輔輔臣誅[illegible]案謂月犯房星也四輔房四星也房以輔心故曰四輔也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illegible]南河三星北河三星若月行北河以陰則水兵南河以陽則旱喪也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illegible]孟康云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蝕月月掩星星滅爲月蝕星也食大角[illegible]徐廣曰一云食于大角[illegible]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閒人君之象也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illegible]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憂憂謂兵及喪也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

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illegible]始日謂歷始起之日也依此文計唯有一百二十一月與元數甚爲懸校既無太初歷術不可得而推定今以漢志三統歷法計則五月者七六月者一又五月者一六月者五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耳或衛家各異或傳寫錯謬故此不同無以明知也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illegible]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illegible]國皇星者大而赤類南極老人去地三丈如炬火見則內外有兵喪之難大而赤[illegible]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爲也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狀類南極[illegible]徐廣曰南極老人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昭明星[illegible]案春秋合誠圖云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釋名爲筆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亦曰日華星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illegible]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illegible]孟康云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也[illegible]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之分野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七丈見則五數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illegible]徐廣曰大一作六賊星[illegible]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illegible]天賊星者一名六賊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出則禍合天下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illegible]孟康曰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司危者出正西西方分野也大如太白去地可大丈見則以天子不義失國而豪傑起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illegible]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三彗縱橫亦塡星之精漢書天文志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鎮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illegible]四鎮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星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也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illegible]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illegible]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illegible]孟康曰星石也星眾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illegible]案水生於金散氣即水氣河圖括地象曰河精為天漢也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illegible]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illegible]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illegible]炎音豔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illegible]格澤二音鶴鐸又音格澤格胡客反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illegible]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白下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illegible]徐廣曰蚩尤也旬一作營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illegible]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色青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illegible]著音直略反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illegible]春秋云星隕如雨是也今吳郡西鄉見有落星石其石天下多有也河濟之閒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illegible]孟康曰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illegible]韋昭云精謂青明也漢書作暒亦作旺郭璞注三蒼云暒雨止無雲也[illegible]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見則人君有德明聖之慶也凡望雲氣[illegible]春秋元命包云陰陽聚為雲氣也釋名云雲猶云云眾盛也氣猶餼然也有聲即無形也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illegible]勝音升剩反雲雨氣相敵也兵書云雲或如雄雞臨城有城必降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illegible]如淳曰摶專也或曰摶音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郄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illegible]遇音偶漢書作禺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illegible]車通車轍也避漢武諱故曰通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illegible]姚氏案兵書云營上雲氣如織勿與戰也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illegible]劉氏杓音時酌反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杓引也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illegible]蛪音五結反亦

作蛐音同鉤雲句曲【索隱】句音古候反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宓【正義】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作華蓋也京房易飛候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見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也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鬭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集解】洛書云有雲象人青衣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索隱】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蓋謂以氈為閭崇穹然而宋均云穹獸名亦異說也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集解】徐廣曰古作泉字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正義】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勇澤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廟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足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也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集解】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疇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正義】卿音慶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索隱】霧音如字一音蒙又亡遘反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言蒙昧不明也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集解】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天開示縣象地動坼絕【正義】趙世家幽繆王遷五年代地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山崩及徙川塞谿垘【集解】徐廣曰土雍曰垘音服駰案孟康曰谿谷也垘崩也蘇林曰垘流也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索隱】俉迎也劉伯莊曰音五故反逢俉謂相逢而驚也俉亦作迕音同化當為訛字之誤耳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集解】謂立春日是去年四時之終卒今年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集解】謂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言以四時之日候歲吉凶也而漢魏鮮【集解】孟康曰人姓名作占候者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集解】孟康曰戎菽胡豆也為成也【索隱】韋昭云戎菽大豆也又郭璞注爾雅亦云胡豆孟康同小雨【集解】徐廣曰一無此雨字趣兵【索隱】趣音促謂風從西北來則戎菽成而又有小雨則其國趣兵起也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集解】韋昭曰歲大穰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集解】正月旦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索隱】比音鼻律反數音疏舉反謂以比數日以候一歲之雨以知豐穰也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集解】孟康曰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集解】孟康曰月一日雨正月水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集解】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正義】

四五八

【正義】按月列宿日風雲有變占其國并太歲所在則知其歲豐稔水旱饑饉也月所離列宿【集解】韋昭云歷也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集解】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正義】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正義】案謂五紀歲月日星辰歷數各有一家顓學習之故曰五家也三代【索隱】五家黃帝高陽高辛唐虞堯舜也三代夏殷周也言生民以來何曾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帝三王亦從紹繼而明天數陰陽也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索隱】禨音機顧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見也按自古以來所見天變國皆異具所說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時應者書其文并圖籍凶吉並不可法則故孔子論六經記異事而說其所應不書變見之蹤也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正義】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著作慮反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為言說不得著明微妙曉其意也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正義】左傳云蔡墨曰少昊氏之子曰黎為火正號祝融卿火行之官知天數於唐虞羲和【正義】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也有夏昆吾【正義】昆吾陸終之子虞翻云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云昆吾衛者也殷商巫咸【正義】巫咸殷賢臣也本吳人冢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子賢亦在此也周室史佚萇弘【正義】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萇弘周靈王時大夫也於宋子韋鄭則裨竈【正義】裨竈鄭大夫也在齊甘公【集解】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正義】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楚唐昧【索隱】莫葛反趙尹皋魏石申【正義】七錄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索隱】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正義】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日蝕三十六【正義】謂隱公三年二月乙巳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公十八年三月朔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朔十五年五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卯朔宣公八年七月庚子朔十年四月丙辰朔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成公十六年六月丙辰朔十七年七月丁巳朔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八月丁巳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蝕三十六也彗星三見【正義】謂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于北斗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公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宋襄公時星隕如雨【正義】謂僖公十五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也天子微諸侯力政【集解】徐廣曰一作征五伯代興【正義】趙岐注孟子云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正義】秦祖非子初邑於秦地在西戎楚子鬻熊始封丹陽荊蠻吳太伯居吳周章因封吳號勾吳越祖少康之子初封於越以守禹祀地稱東越皆戎狄之地故言夷狄也後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皆得封為伯也田氏篡齊【正義】周安王二十三年康公卒田和

并齊而立爲齊侯三家分晉【正義】周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韓文侯趙敬侯共滅晉而三分其地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正義】王于放反謂漢孝景帝三年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也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正義】凌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言皐唐甘石等因時務論其書傳中災異所記錄者故其占驗交亂細碎其語在漢書五行志中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正義】二十八舍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斗秉兼之【正義】言北斗所建秉十二辰兼十二州二十八宿自古所用從來久遠矣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正義】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正義】熒惑鳥衡皆南方之星故吳楚之占候也鳥衡柳星也一本作注張也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正義】歲星房心皆東方之星故宋鄭占候也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正義】辰星參罰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晉占候也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正義】河黃河也山華山也從華山及黃河以南爲中國也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正義】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之內中國從河山東南爲陽也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正義】日人實反填音鎮日陽也歲星屬東方熒惑屬南方填星屬中央皆在南及東爲陽也占於街南畢主之【正義】天街二星主畢昴主國界也街南爲華夏之國街北爲夷狄之國則畢星主陽也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正義】貉音陌氏音支從河山西北及秦晉爲陰也陰則月太白辰星【正義】月陰也太白屬西方辰星屬北方皆在北及西爲陰也占於街北昴主之【正義】天街星北爲夷狄之國則昴星主之陰也

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正義】言中國山及川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崑崙蔥嶺東北行連隴山至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渭水岷江發源出隴山皆東北東入渤海也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正義】韋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爲陰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正義】主猶領也入也星經云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國敗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國不敗也是胡貉數侵掠之也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正義】更格行反下同星經云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主人辰星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合宿乃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正義】此案春秋緯文耀鉤故云故曰也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閒【正義】謂從秦始皇十六年起兵滅韓至漢高祖五年滅項羽則三十六年矣兵相駘藉【集解】蘇林曰駘音臺登躡也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正義】漢高祖之七年月暈參畢七重【正義】天文志其占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所圍七日乃解則天象有若符契七重者主七日也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正義】元光元年太中大夫衛青等伐匈奴元狩二年冠軍侯霍去病等擊胡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等破南越及韓說破東越并破西南夷開十餘郡元封元年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正義】南斗爲吳越之分野

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正義】茀音佩即孛星也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戒其占曰南戒為越門北戒為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為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居北方胡之域也其河戒即南河北河也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正義】招搖一星次北斗杓端主胡兵也占角變則兵革大行此其犖犖大者【正義】犖音力卓反犖犖事之分明也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集解】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正義】中宮也房心【正義】東宮也權衡【正義】南宮也咸池【正義】西宮也虛危【正義】北宮也列宿部星【正義】五宮列宿部內之星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集解】孟康曰闊狹若三合星相去遠近水火金木填星【集解】徐廣曰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此五星者天之五佐【正義】言水火金木土五星佐天行德也為經緯【正義】五星行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也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集解】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李斐曰適見災于天劉向以為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駰案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正義】三謂三辰五謂五星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正義】謂王者行春令布德澤被天下則上應靈威仰之帝而天門為之開以發德化也天門即左右角間也闓闓為苦亥反下同蒼帝東方靈威仰之帝也春萬物開發東作起則天發其德化天門為之開也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正義】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故天牢為之空則人主當赦過宥罪者也【正義】赤帝南方赤熛怒之帝也夏萬物茂盛功作大興則天施德惠天牢為之空虛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不對中台主秉禁暴亦貴人之牢也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正義】黃帝中央含樞紐之帝季夏萬物盛大則當大赦含養羣品也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正義】一曰二曰謂占星之家異說太史公兼記之耳畢昴為之圍【正義】白帝西方白招矩之帝也秋萬物咸成則暈圍畢昴三暮帝德乃成也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正義】黑帝北方協光紀之帝也冬萬物閉藏為之動為之開閉也天關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為天門日月五星所道主邊事亦為限隔內外障絕往來禁道之作違者占芒角有兵起五星守之主貴人多死也天行德天子更立年【正義】案天謂北極紫微宮言王者當天心則北辰有光輝是行德也若北辰有光輝則天子更立年也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正義】上云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則三衡者即太微也其謂之三者日月五星也然斗星第六第五亦名衡又參三星亦名衡然並不為天廷【正義】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三衡者北斗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衡人君之象號令主也又太微天子宮庭也太微為衡主平也為天庭理法平辭理也按言三台三衡者皆天帝之庭號令舒散平理也故言三台三衡言若有客星出三台三衡之廷必有奇異教令也

索隱述贊曰在天成象有同影響觀文察變其來自往天官既書太史攸掌雲物必記星辰可仰盈

緒匪忒。應驗無爽。至
哉玄監。云誰欲網。

史記卷二十七

史記卷二十七考證

天官書正義。發衡云。○此係晉書天文志所載發衡之語。而正義引之。監本有五列爲句。有訛作育。又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度用告禍福四句。脱去歷示吉凶五緯纏度八字。今俱添改。

中宮天極星。索隱。宜氣立精。○宜監本訛作宫。今改正。

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正義。主變出陰陽佐機務。○出字疑化字之誤。

後宮之屬也。索隱。辰極横后妃四星端。○端一本作從。臣照按從即縱。對横而言。端即耑。直也。端與從未審孰是。姑仍監本之舊。

隋北端兌。○臣照按。北之當爲比。端之當爲耑。兌之當爲銳。索隱詳之矣。唯隋字但云音他果反。而未申其義。蓋隋即橢。橢比者。斜相連也。耑直也。耑銳者直而尖也。古字通用者多。加以傳寫之訛。遂不可曉。

或曰天一。正義。主王者即位令諸立赤子而傳國位者。○考星經。應作主王者即位及諸立太子而傳國位者。

絶漢抵營室曰閣道。索隱。又按樂汁圖徵云。○樂汁圖徵。緯書也。監本脱徵字。今添。

以齊七政。索隱。春秋運斗樞云。○樞監本訛作極。今改正。

又徐整長歷云。○監本脱徐字。今添。

魁枕參首。正義。○臣照按。張守節此條。蓋引用天文志。參合星經爲之。歲久傳訛。舛錯殊甚。至不可讀。今依晉書改正。而書其原文如左。正義。枕之禁反。衡斗衡也。魁斗第一星也。言北方斗斗衡直當北之魁。枕於參星之道。北斗之杓連於龍角。南斗六星。爲天廟。丞相太宰之位。主薦賢良。授爵禄。又主兵。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也。占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禄行。不然反是。參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罰。其中三星横列者三

將軍東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軒轅
氏占之以北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曰右肩主右
將軍東南曰左足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
之都尉也主戎狄之國不欲明若芒角張明與參
等大臣謀亂兵起夷狄內戰七將皆明天下主兵
振王道缺參失色軍散敗動搖邊候有急參左足
入玉井中及金火守皆為起兵
斗為帝車索隱言是大帝乘車巡狩○監本脫言字
今添
五日司中索隱司中主左理也○左理一本作大理
貴人之牢索隱樂汁圖徵曰○監本脫徵字今添
又天理貴人牢○監本作天寶理貴人牢寶字衍
今刪
輔星明近正義排賢用佞○監本訛作用賢排佞今
改正
杓端有兩星集解更河三星○查晉書更作梗今依
晉書改正
虛則閉出索隱詩汜歷樞云○汜監本訛作紀今改
正
又正義九星淼見則獄事繁○九監本訛作占今
改正
又視其大小大有大赦○視監本訛作見今改正
旁有兩星曰矜○矜監本訛作衿今改正
又索隱矜音其炎反○監本脫矜字今添
北一星曰牽正義占不居其所則宮門不禁居則反
是也○監本作占一反不居其所衍一反二字今
刪又則律梁不通宮門不禁今查律梁不通四字
係下文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注文重出於此今亦
刪
故曰攝提格正義色溫溫不明而大者人君吉○吉
監本訛作恐今改正
氐為天根主疫索隱氐四星為路寢○路監本訛作
露今改正
又正義氐房心三星為火○火監本訛作史今改
正
尾為九子正義次三星夫人次九嬪末為妾○監本
訛作次三星並為次九嬪末二星為妾今改正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正義熒惑犯守
箕尾氐星自生芒角則有戰陣之事若熒惑守房
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則王者惡之也○臣照按正
義以角為芒角之角竊謂馬遷之意指角宿而言
謂熒惑犯角星或守角星當有戰鬬若犯房心或
守房心則災及人君也考之星占亦復如是
權衡正義太微之廷也○微監本訛作尾今改正
門內六星諸侯正義諸侯五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
主刺舉戒不虞○臣照按舊本作東井在北河主
判舉東井北河兩星名又相離甚遠定有訛舛今
據宋史及星經知在東井東北近北河也判舉朱
史作刺舉今並改正
其內五星五帝坐○監本正義遺羣下從謀也五字
今據本書補
又白招矩○招字監本誤作昭以其所犯命之命
字監本誤作名今俱改正
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
宮屬正義次北一星夫人也○監本脫一字又脫
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九字又脫后族二字今據
宋史天文志補
其西曲星曰鉞正義與鬼五星一星為質○監本誤
作輿鬼四星為質一星今改正
又占不欲明明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用鉞于大
臣○監本少一明字今添
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南北置而為戒南河南戒一
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戒一曰陰門亦為胡門
○監本脫南河南戒四字今添
中白者為質正義輿鬼五星主祠事天目也○監本
五訛作四目訛作田今俱改正
又欲其智智不明○監本訛作欲其沒不明今改
正

禍成井。集解火入之。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火入之。監本脫之字。今添。又一星疑應作客星。

誅成質。○臣照按本書云。白者為質。此云誅成質。晉書天文志云。鬼中一星名鈇鑕。蓋質即鑕也。古字少。後人多加偏傍以分之。遂疑為兩字耳。

柳為鳥注。正義星七星。○七監本訛作一。今改正。

翼為羽翮。○翮監本訛作融。今改正。

又正義翼二十二星。○監本訛作二十星。今改正。

軫為車主風。正義辰星守之。徐泗有戮者。○監本作徐泗有戮之者。之字衍。今去。

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漢書天文志同。臣照按上星字應作轄。星星不欲明句不成文理。且五星入軫。即五星聚軫矣。乃大吉也。若五星不拘何星入軫。則無歲無之。又安得兵大起。考晉書天文志。乃知上星字為轄字之誤。蓋軫四星旁有轄星。若轄星明與四星等。即入軫中而視之若五星矣。斯兵大起也。索隱注宋均云。五星主行使。行使動兵車亦動也。五星五字亦應作轄。轄同主行使也。

軫南衆星曰天庫。○監本有正義注天庫一星主太白秦也在五星中十三字。查係下文五帝車舍正義文。重出在此。今刪。

西宮咸池。索隱文耀鉤云。○耀鉤監本訛作曜鉤。今改正。

五帝車舍。索隱吐秀含實主秋成。○監本訛作含秀含實主秋垂。今改正。

又正義文東北曰天獄。○曰監本訛作星。今改正。

又其國絕食兵且起。○且監本訛作見。今改正。

又三柱出外兵出柱入兵入柱出一月米貴三倍。期二年。○監本訛作三柱入出一月米貴三倍。今改正。

又柱倒立尤甚。○監本訛柱王尤其。今改正。

奎曰封豕主溝瀆。正義人主爽德。○監本訛作臣主其德。今改正。

又熒惑星守之。○守監本訛作主。今改正。

其南衆星曰廥積。集解芻藁積為廥也。正義芻藁六星。○藁監本俱訛作蒿。今改正。

昴曰髦頭。正義昴七星。○七監本訛作一。今改正。

畢曰罕車為邊兵。正義主四夷之尉也。○監本脫主字。今添。

昴畢間為天街。正義土金守胡兵入也。○土一本作火。

主葆旅事。正義葆旅野生之可食者。○者監本訛作也。今改正。

又國易政。○政監訛作正。今改正。

其南有四星曰天廁。正義天廁四星在屏東。○監本脫東字。今據宋史天文志添。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正義金火守亦如之。○舊本作金木火守亦如之。臣照按星占木為德星。守則為休祥。木字乃衍文也。今刪。

危為蓋屋。○屋監本訛作室。今改。

又正義危為蓋屋。蓋屋自有星。恐文誤也。○監本少下蓋屋二字。今添。

虛為哭泣之事。索隱姚氏按荊州占以為其宿二星。南星主哭泣。虛中大星不欲明。明則有大喪也。○臣照按星圖虛南二星為哭。哭東二星為泣。荊州占既云虛中大星。則是合哭泣四星言之矣。又以為其宿二星。南星主哭泣。文必有誤。

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正義羽林四十五星。○監本作三十五星。伏查晉書天文志及步天歌皆作四十五星。今改正。

又正義天軍也亦天宿衛主兵革。不見天下亂。○監本訛作亦天宿衛之兵革出。今改正。

軍西為壘或曰鉞。正義占五星入皆兵起。○監本作占之非故兵起。語不可解。今據晉書天文志改五星入皆兵起。

營室為清廟。○臣照按二十八宿列于天官書五宮者。唯二十七璧不與焉。爾雅亦同。至分野則日營

室至東壁并州較他宿亦多一至字殆室壁本一
星若曰室之壁云爾
旁一星曰王良正義金火守入皆兵之憂也○監本
訛作皆其之憂也今改正
牽牛爲犧牲○正義二星主關梁下脫次三星主南
越大字今據宋史天文志添
其北河鼓索隱孫炎云河鼓之旗十二星○臣照按
星圖河鼓左右旗各九星
失者罰出歲星正義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所在之
國不可伐○監本脫以其舍命國五字今添
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集解徐廣曰一曰天皇
索隱天文志亦作天皇○監本天皇俱訛作大星
今改正
長二丈類彗○監本訛作類彗星今改正
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臣照按熒惑熒
惑句似複出熒惑二字
又正義天官占云○占監本訛作志今改
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正義四星若合是爲太陽○
太陽監本誤作大王今據晉書天文志改
謹候此○此三字應在熒惑章下舊本刊於塡星章
首今改正下太白章謹候此三字亦同
大饑戰敗爲北軍困○臣照按正義曰爲北軍北
也凡軍敗曰北然則張守節時尚無戰敗爲北軍
之文也惟無戰敗之字故張守節解此北字曰敗
若本文有之則不應爲此解也疑原文係大饑戰
爲北困大字傳寫訛謬辨注混入耳
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正義星是古歷星若竹
彗牆星猿星白藿○臣照按正義此文皆櫽括晉
書天文志爲之其數妖星名尚少三星一曰若星
一曰帚星一曰若彗然則星是古歷星若大字乃
若星帚星若彗之訛也
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八監本訛作百今改正
可以兵從天下正義晉書天文志○監本脫字甚多
至不可解今以晉書天文志本文改正

出而留桑楡間集解凡望雲氣平望在桑楡上者○
監本訛作正出氣平正出桑楡上者今改正
當出不出是謂擊卒○擊監本訛作繫今改正
正旗上出正義旗星名有九星言辰星上則破軍殺
將客勝也○辰星上句疑有脫字當作辰星出其
上
閻可械劍○監本有正義漢書云辰星過太白閒太
白可械劍明廣雅是也略無文理定係傳訛今刪
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按此三句當在夏
則不長之下舊錯簡在翼軫荊州下今改正
居軍不勝○軍監本訛作暈今改正
見半日以上功大○大監本作太連下白字爲太白
遂不可解今改正
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正義若月行北河以
陰則水兵南河以陽則旱喪也○監本訛作自行
北河以陰則南河以陽則水旱兵喪也今改正
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大丈大集解徐廣曰大一作
大○臣照按大下疑有脫字漢書天文志云五殘
星大而黃下賊星大而赤司危星大而白獄漢星
大而赤可證徐廣一作大之說非也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集解孟康曰星石也○監本
訛作星名也今改正
其蚩者類闕旗故○臣照按監本辨索隱文刻于闕
旗之下遂使故字連下句作讀不覺細味之故鉤
雲句曲故字作何解耶類闕旗鼓斷句蓋言杓雲
之蚩者如闕旗而又色敝敗也
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臣照按密字不可解
蓋密字也缺其下半傳寫至今
天開縣物○臣照按此節文多訛謬不可強解
四始者候之日正義謂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
始月之始故云四始言以四時之日候歲吉凶也
○臣照按四始本書明指冬至臘明元旦立春四
日言正義專以正月旦言又不著所本殊不可憑
且謂以四時之日候歲吉凶更不可解
談

史記卷二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封禪書第六

【[illegible]】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集解】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泰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周禮云兗州鎮曰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正義】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正義】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物周禮云豫州鎮曰華山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周禮云幷州鎮曰恆山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illegible]】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正義】括地志云嵩山亦名太室亦名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illegible]】如淳案國語二龍漦于夏庭是也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集解】徐廣曰陟古作敕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illegible]】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告也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興衍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集解】徐廣曰一作雊音姤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illegible]】謂武乙射天後獵于河渭而震死也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illegible]】韋昭曰水外四周圓如辟雍蓋以節觀者也諸侯曰泮宮【[illegible]】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illegible]】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禮統又云半有水而半有宮是也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illegible]】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illegible]】鄭元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集解】徐廣曰犬一作畎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illegible]】秦襄公周平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illegible]】漢隴西西縣也今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也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

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索隱】毛詩傳云赤馬黑鬣曰騂也。羝，牡羊。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索隱】地理志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都汧也。【正義】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卽此城也。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集解】李奇曰鄜音孚。山阪曰衍。【索隱】鄜，地名，後爲縣，屬馮翊。衍者，鄭衆註周禮云下平曰衍。又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爲衍也。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集解】李奇曰於旁有吳陽也。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集解】李奇曰搢，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索隱】姚氏云搢當作縉。鄭衆註周禮云搢讀曰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案鄭意以搢爲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史記亦多作薦字也。

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集解】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索隱】云，語辭也。【正義】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集解】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瓚曰殷，聲也。云，足句之辭。以一牢祠，命曰陳寶。【集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之雊。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索隱】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爲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卽雄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也。

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索隱】秦本紀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牢祠鄜時。今案百當爲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作伏祠。【集解】服虔云周時無伏，秦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閉晝日，不干求也。東觀漢記和帝初令伏閉晝日是也。又曆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藏之名。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王秋則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凡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索隱】案樂彥云左傳皿蟲爲蠱，梟磔之鬼亦爲蠱。故月令云大儺旁磔，註云磔，禳也。厲鬼亦爲蠱，將出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故此亦磔狗邑四門也。風俗通云殺犬磔禳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

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五十步郭內，卽桓公所會處也。而欲封禪。管仲曰：【索隱】今管子書封禪篇是。「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正義】括地志云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也。七十二家，【正義】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按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集解】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集解】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索隱】晉灼云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正義】括地志云云云山在兗州博野縣西南三十里也。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集解】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曆志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豈黃帝與神農身戰乎？皇甫謐云炎帝傳位八代也。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集解】徐廣曰在鉅平。駰案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索隱】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云在牟陰，非也。【正義】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集解】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爲會稽。亦曰苗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也。湯封泰山

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集解】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集解】服虔云：蓋今鮮卑是也。過孤竹；【正義】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一十二里，殷時孤竹國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集解】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索隱】卑耳，山名，在河東大陽。卑讀如字也。齊語即春秋外傳國語之書也。辟音僻，賈逵云山險也。南伐至召陵，【正義】召音邵。括地志云：邵陵故城在豫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也。登熊耳山以望江漢。【正義】荊州記：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爲名。齊桓公登之。或云弘農熊耳，非也。兵車之會三，【索隱】案：左傳兵車之會三，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案：左氏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集解】應劭曰：鄗上，山也。鄗音臛。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索隱】韋昭云：設以不可得之物。應劭云：光武改高邑曰鄗。姚氏云：鄗縣屬常山。一云鄗上，山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集解】孟康曰：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集解】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索隱】鰈音荅。郭璞云：如牛脾，身薄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片合乃得行。今江東呼爲王餘，亦曰版魚。西海致比翼之鳥，【集解】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鶼鶼。【索隱】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蠻。郭璞註爾雅，亦作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集解】三置晉君，謂惠公、懷公、文公也。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集解】孔安國曰：爲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掌中之物，言其易也。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集解】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陪臣祭泰山，非禮也。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集解】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集解】駰案：皇覽曰萇弘冢在洛陽東北山上。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集解】徐廣曰：距作密畤二百五十年。作下畤，祭炎帝。【索隱】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畤，今蓋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索隱】儋音丁甘反。孟康云即老子也。韋昭案：年表儋在孔子後百餘年，非老聃也。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大顏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爲諸侯，是歷乃爲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爲合，此言五百年，舉全數也。是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索隱】自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誅嫪毐正一十七年。孟康云：謂周之封秦爲始別，秦并周爲合，此襄公爲霸，始皇爲王，故云霸王出者也。【正義】王，于放反。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子末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當復合者，謂從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霸王出焉者，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霸出也；至惠王稱王，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矣。諸家解皆非也。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集解】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畤各一土封。【索隱】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如種韭畦，畦畤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畤。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集解】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周之九鼎入于

秦或曰宋太丘社亡【集解】駰案爾雅曰古陵太丘【索隱】應劭云亡淪入地非也案亡謂社主亡也郭璞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集解】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韋昭曰黃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為瑞【索隱】此史所記出呂氏春秋也螾音引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集解】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集解】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烏五至以穀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正義】張晏云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音上大呂事統上法【集解】服虔曰政上法令也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索隱】騶縣之嶧山騶縣本邾國魯穆公改作鄒從征記北巖有秦始皇所勒之銘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蒲車謂蒲裹車輪也埽地而祭席用葅稭【集解】應劭曰稭禾稾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葅讀曰租稭讀曰戛晉灼曰葅藉也【索隱】周禮祭祀供茅葅說文云葅茅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集解】蘇林曰當天中央齊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顧氏案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臍也小顏云下者謂最下也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集解】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索隱】此之一云寔漢書郊祀志文同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集解】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監音闞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小顏以為下所謂三神山顧氏案地理志東萊曲成有參山即此三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五曰陽主祠之罘【正義】括地志云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九十里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集解】韋昭曰在東萊長廣縣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集解】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入海不夜古縣名【索隱】案解道彪齊記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索隱】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案是山形如臺地理志琅邪縣有四時祠也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集解】謂威王宣王也騶子之徒【集解】韋昭曰名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集解】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集解】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犍為武陽人為柏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最後皆燕人【索隱】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為方僊道形解銷化【集解】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集解】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索隱】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顯

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
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
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
海中，【集解】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書云爾。瓚云：世人相傳之。去人不遠，患且至，
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
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
云。世主莫不甘心焉。【索隱】謂心甘羨也。及至秦始皇并天下，
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
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
皆以風為解，【索隱】顧野王云：皆自解說遇風不至也。曰未能至，望見之
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
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集解】服虔曰：疑詐，故考之。瓚曰：考校其虛實也。
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
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正義】括地志云：
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
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
始皇之功德。【索隱】小顏云：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也。其
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
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
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
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索隱】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
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為說也。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
間，【正義】世本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也。帝王世紀云：殷湯都亳，在梁，
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文武都酆、鄗，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也。
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

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
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
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
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索隱】殽即
崤山。杜預云：崤在弘農澠池縣西南，即今之二崤山是也。亦音豪。名山五，大川祠二。
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正義】地理志：湘山在
長沙。水曰濟，曰淮。【正義】風俗通云：濟廟在臨邑，淮廟在平氏也。春以脯酒為
歲祠，因泮凍，【集解】服虔曰：解凍。【索隱】為音于偽反。秋涸凍，【索隱】案：字林涸，竭也，音下
各反。小顏云：涸讀與沍同，沍，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秋則凝。冬賽禱祠。【索隱】賽音先代反。賽
謂報神福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
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正義】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
物也。註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為兩，今腳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
今呼為仙掌。河流於二山之間也。開山圖云：巨靈胡者，徧得神仙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也。
薄山。薄山者，襄山也。【集解】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索隱】應劭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
里。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酈元注水經云：薄山統目與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北，與中條山相連，是薄山、襄一
山名也。【正義】薄音白落反，襄音色眉反。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襄山，一名寸棘山，一名渠山，一名雷首山，一
名獨頭山，一名首陽山，一名吳山，一名條山，在陝州芮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十名，以
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史文云自華以西，未詳也。岳山，岐山，【集解】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
又有岳山。【正義】地理志：岐山在美陽縣西北也。吳岳，【集解】徐廣曰：在汧也。【索隱】徐說非也。案：地理志
汧有垂山，無岳山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索隱】黃帝臣大鴻葬雍，鴻
冢蓋因大鴻葬為名也。地理志：蜀郡湔氏道嶓山在西。郭璞註云：山在汶陽郡廣陽縣，一名瀆山也。水
曰河，祠臨晉；【集解】韋昭曰：臨晉，馮翊縣。地理志：臨晉有河水祠。【正義】即同州馮翊縣，本漢臨
晉縣也。收大荔，秦獲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冰夷人面，乘兩龍也。
太公金匱云：馮脩也。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
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水仙也。沔，祠漢中；【索隱】水經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注云東南注漢，所謂
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云：漢女者，漢之神是也。湫淵，祠朝那；【集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

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參反【索隱】湫音子小反又音子由反即龍之所處也【正義】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湫谷水源出寧州安定縣江水祠蜀【索隱】風俗通云江出崏山崏山廟在江都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云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云蜀守李冰於彭門闕立江神祠三所漢舊儀云祭四瀆用三牲圭沉有卓馬紺蓋【正義】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集解】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案謂四山為大冢爾雅云山頂曰冢蓋亦因鴻冢而為號也陳寶節來祠【集解】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霸產【正義】括地志云霸水古滋水也亦名曰藍谷水即秦滻水之下流在雍州藍田縣滻水即荊谿狗枷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也長水灃澇【集解】徐廣曰音勞駰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索隱】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以為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荊溪水是也十三州記灃水出鄠縣南也【正義】括地志云灃水源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灃谷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集解】韋昭曰無車駕之屬汧洛【正義】括地志云汧水源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山東入渭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水南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者二淵【正義】地理志云二川源在慶州華池縣西子午嶺東二川合因名也鳴澤【集解】服虔云鳴澤在涿郡遒縣【正義】括地志云鳴澤在幽州范陽縣西十五里按遒縣在易州淶水縣北一里故遒城是也澤在道南蒲山岳壻山【集解】徐廣曰壻音先許反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索隱】漢書舊儀云祭參辰於池陽谷口夾道在右為壇也雍地名也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集解】晉灼曰自此以下星至天淵玉女凡二十大小神不說十四臣【索隱】九臣十四臣並不見其名數所出故昔賢皆不論也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索隱】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逑亦未詳漢書作逐西亦有數十祠【索隱】西即隴西之西縣秦之舊都故有祠焉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地理志湖縣屬京兆有周天子祠二所

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索隱】案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為昭明天子辟池【索隱】樂彥云辟池未聞顧氏以為璧池即滈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滈池君故曰璧池今案謂天子辟池即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鄗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集解】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瓚曰濟陰薄縣是【索隱】徐廣云京北杜縣有亳亭則社字誤合作杜亳且文列於下皆是地邑則杜是縣案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而臣瓚以亳為成湯之邑故云在於齊陰非也案謂社亳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壽星祠【索隱】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正義】角亢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災夭故壽而雍菅廟亦有杜主【集解】李奇曰菅茅也杜主故周之右將軍【索隱】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杜主祠四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弢而死故祠之也【正義】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索隱】謂其鬼雖小而有神靈者也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畤上帝為尊【索隱】雍有五畤而言四者顧氏以為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案四畤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畤文公卜居汧渭之閒而作鄜畤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畤祠青帝靈公作上畤祠黃帝下畤祠炎帝獻公作畦畤祠白帝是為四畤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括地志云鄜畤吳陽上下畤是言秦用四畤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貴之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禺寄也寄生馬龍形於木也【索隱】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禺馬亦然欒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欒之節故取名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玉飾之也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集解】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集解】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皐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畤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權如字一音爟周禮有

司爟爟火官張晏解非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集解】服虔曰經常也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正義】謂有災祥輒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惡於衆官及百姓也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集解】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集解】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集解】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正義】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正義】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亦見歸藏易也周禮以槱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先炊古炊母之神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社主即上文三社之主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集解】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索隱】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盡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之神九天巫祠九天【索隱】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正義】太元經云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睟天六廓天七減天八沈天九成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集解】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魂魄能依人為厲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正義】顏師古云祭有牲牢故言血食遍於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集解】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正義】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領遂廢其祀令諸侯奉祠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秦故儀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正義】顏師古云駕車被馬之飾皆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

水。【正義】河湫黃河及湫泉。加玉各二。【正義】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索隱】謂河決乃水德之符應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集解】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集解】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正義】按成紀今秦州縣也。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集解】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墓謂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索隱】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瓚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正義】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集解】如淳曰。二水之會。【正義】渭陽五廟在二水之合北岸。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正義】顏師古云。蒲池為池而種蒲也。蒲字或作蘭。言其水悉頹說非。按括地志云。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疑蘭字誤作為蒲。重更錯失。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

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索隱】小顏云。刺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刺音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集解】徐廣曰。在霸陵。駰案。如淳曰。亭名也。【正義】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名宮。即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集解】孟康曰。直。值也。值其立處以作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索隱】晉灼云。淮南云。魯陽公與韓構戰。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為卻三舍。豈其然乎。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集解】徐廣曰。是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集解】駰案。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十二卷。今直截徐義。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

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畤，三歲一遍，皇帝自行也。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索隱】案表：深澤侯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朔五年，夷侯胡薨，無後，國除。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武安侯田蚡也。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索隱】韓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包愷云：巨或作臣。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錘【集解】徐廣曰：錘音才恚反。錘縣、黃縣皆在東萊。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樂汁徵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索隱】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為門。又三輔黃圖云：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索隱】謂祠祭以解殃咎，求福祥也。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集解】徐廣曰：澤，一作皋。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此則一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太一，天神也。澤山，本紀作嶧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嶧山，同用太牢，故云用牛，蓋是異代之法也。武夷君用乾魚；【索隱】顧氏案：地理志建安有武夷山，漢有仙人葬處，即漢志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今案其祀用乾魚，蓋不享牲牢，或如顧說也。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樂彥云：謂龍馬、龜也。其明年，郊雍，【集解】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集解】徐廣曰：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

貌云。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爲作賦此云王夫人新論亦同未詳天
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
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
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
車辟惡鬼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元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又作甘泉宮中爲
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
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
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
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
作柏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
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名在藍田韋昭云地名近宜春
案湖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恐非鼎湖處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
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
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
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
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
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
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
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
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
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
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
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
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
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

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璽栗今陛
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
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
立后土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
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
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
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
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
侯姊爲康王后康王名寄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
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三蒼云中
得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
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
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
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
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
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
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
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無
食馬肝是也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上語欒大云子誠能脩文成方
我更何所愛惜乎謂不吝金寶祿位也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
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
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
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
棊棊自相觸擊顧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擣和磁石棊頭置局上自相抵

擊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illegible]謂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爲四也）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illegible]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illegible]地理志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集解】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illegible]更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爲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集解】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曣昷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集解】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

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illegible]孔文祥云泰帝太昊也）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集解】徐廣曰鬺亨煮也音殤皆嘗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集解】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集解】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

封居七千。【集解】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爲七十國。樂彥云以舜爲神明之後封爲諸侯陳之類是也。顧氏案國語仲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正義】謂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集解】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說文云胡牛垂頷也。釋名云胡在咽下垂者。則所謂龍胡也。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集解】徐廣曰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醱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集解】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於釜中曰洎。洎音冀。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隱】樂彥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牝也。小顏云牛羊若彘止一牲，故云特也。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

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顧氏云饗祝祠也。漢舊儀云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是也。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集解】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太一。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集解】鄭德云相應爲讎，謂其言語不相讎無驗也。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集解】徐廣曰瑟。及空侯【集解】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集解】徐廣曰古

釋守作釋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
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
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
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
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
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
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
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
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
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
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
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
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
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
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
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
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
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
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
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
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
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
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
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
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
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
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
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
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
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
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
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
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
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
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
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
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
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
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
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
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
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
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則
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案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
是也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
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
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

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redacted]業彥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即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鬚如旗本亦作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redacted]徐廣曰一云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redacted]小顏以爲作益壽延壽館二館漢武故事云作延壽觀高二十丈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redacted]徐廣曰在甘泉[redacted]漢書並無莖字疑衍也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redacted]徐廣曰元封二年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

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redacted]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redacted]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redacted]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

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redacted]徐廣日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redacted]徐闕日天漢三年還過祭恆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redacted]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爲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

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實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閭肅然揚休勸誌

史記卷二十八

史記卷二十八考證

封禪書至矣而德不洽○監本訛作至梁父矣衍梁父二字今改正

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臣照按詩云二字不審所謂注家皆略蓋唐時無此文也蓋視其掌云爲句衍一詩字耳

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集解索隱文俱有脫誤不可解

宋毋忌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今五千言中無此語

汧洛正義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推尋文義洛水下脫出字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正義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推尋文義杜祠下脫在字

色外黑內赤集解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按漢書郊祀志注引服虔云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此脫故外二字

日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樂汁徵圖○當作樂汁圖徵

棊自相觸擊索隱棊頭置局上○推尋文義棊頭上脫塗字

史記卷二十八考證

史記卷二十九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索隱】抑音憶。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集解】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檋。檋，直轅車也，音己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樏，音力追反。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毳字亦作橇，同音昌芮反生以撮子芮反。又子絶反，輿蘊音同。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正義】顏師古云：通九州之道，及障遏其澤也。度九山。【正義】度，田洛反。釋名云：山者產也，言產生物。治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產，言於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正義】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為鑿廣八十步。南到華陰，【正義】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東下砥柱，【正義】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在河之中。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正義】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孔安國云：山再成曰邳。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集解】韋昭曰：湍疾，悍彊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跬反。廝卽分其流泄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至于大陸，【正義】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播為九河，【正義】言過降水及大陸水之口，至冀州分為九河也。同為逆河，入于勃海。【集解】瓚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卽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卽鴻溝，今之汴河是也。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集解】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正義】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郭璞江賦云：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集解】駰案：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集解】晉灼曰：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索隱】辟音避，沫音末。案：說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又云：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鬭於江岸，有閒，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鬭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北鹿也。鄴，相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集解】如淳曰：欲罷勞之，息秦伐韓之計。乃使水工鄭國【集解】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索隱】小顏云：中音仲，卽今九嵕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也。瓠口卽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河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括地志云：中山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藪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也。邸，至也。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並北山東注洛，【集解】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

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集解】溝洫志鄭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是也 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溉音古代反澤一作舄音昔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 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 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 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集解】鄃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索隱】貝州縣也 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索隱】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 悉發卒【集解】徐廣曰一云悉衆 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 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括地志云汾水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 溉皮氏、汾陰【正義】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此也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 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集解】韋昭曰壖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也【索隱】又音人兗反 棄地，民茭牧其中耳，【集解】茭乾草也謂收茭及牧畜於中 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集解】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索隱】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集解】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瓚曰褒斜二水名【正義】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縣也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西五十里 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南陽郡今鄧州 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索隱】無限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南皆經砥柱主運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 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集解】徐廣曰湍作渡 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 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正義】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 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集解】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索隱】徵音懲縣名也小顏云即今之澄城也顏又如字【正義】

岸善崩，【正義】言商原之崖岸土性疏，故善崩毀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顔，【集解】瓚曰：下流曰頽。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正義】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也。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集解】晉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以為楗。【集解】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索隱】楗音其免反。楗者，樹於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集解】如淳曰：殫，盡也。謂州閭盡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集解】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駰案：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吾山平兮鉅野溢，【集解】如淳曰：瓠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魚沸鬱兮柏冬日。【集解】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駰案：漢書音義曰：鉅野滿溢，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延道弛兮離常流，【集解】徐廣曰：延一作正。駰案：晉灼曰：河道皆弛壞。【索隱】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弛溢，故使其道皆離常流也。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集解】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集解】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集解】如淳曰：搴，取也。茭，草也，音郊。一曰茭，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閒，以塞決河。瓚曰：竹葦絙謂之茭，下所以引致土石者也。【索隱】搴音己免反。茭一作茇，音廢。鄒氏又音紼也。河伯許兮薪不屬。【集解】如淳曰：旱燒，故薪不足。薪不屬兮衞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楗石菑，【集解】如淳曰：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菑。韋昭曰：楗，柱也。木立死曰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集解】如淳曰：地理志盩厔有靈軹渠。【索隱】案：溝洫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集解】徐廣曰：一作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集解】瓚曰：鉅定，澤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集解】徐廣曰：一作湮。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集解】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云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穿。填閼攸墾，黎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史記卷二十九

史記卷二十九考證

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集解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駰按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

○水經注馬頰水又南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

史記卷二十九考證

史記卷三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準書第八【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歛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索隱】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騂非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集解】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集解】駰案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顧氏案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爲漢興也一黃金一斤【索隱】如淳云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注云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是其義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集解】李奇曰稽貯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稽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索隱】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音晉灼及馬融訓稽爲計及考於義爲疏如淳曰踊騰猶低昂也低昂者作貴作賤也今案漢書糶字作躍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是也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集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正義】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爲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爲一年之費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畜官儲者也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集解】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文云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也富埒天子【集解】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駰案孟康曰富與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集解】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鼂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爲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謂增益苑囿造廄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集解】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集解】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閒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集解】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爲姓號【集解】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索隱】案如淳注出食貨志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

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烏侯反今台州永寧是也）事兩越（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賈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三蒼抏音五官反鄭氏又音五亂反案抏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抵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築朔方（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州）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駰案漢書音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應劭云臨邛屬蜀僰屬犍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謂發軍興以誅之也）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韋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蹛音逝謂貯也韋昭云音滯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詁蹛今滯字則蹛與滯同謂富人貯滯積數則貧者無所食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蓋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爵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爵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謬說爾非也大顏亦以為然）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

沮誹窮治之獄用矣【集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索隱】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集解】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衞公國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集解】徐廣曰音膾 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集解】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蹛停也一曰貯也【索隱】蕭該案字林云蹛塵也音佇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子貢發財鬻財是也 轉轂百數【集解】李奇曰車也 廢居居邑【集解】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駰案服虔曰居賤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爲廢故徐氏曰有所廢有所畜是也 封君皆低首仰給【集解】晉灼曰低音抵距也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爲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 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集解】如淳曰磨錢取鋊故也費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 物益少而貴【集解】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索隱】說文云銅赤金也杜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集解】韋昭曰文爲半兩實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集解】徐廣曰音容呂靜曰冶器法謂之鋊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集解】徐廣曰繢一作紫 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集解】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也 以爲天用莫如龍【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 地用莫如馬【索隱】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 人用莫如龜【索隱】禮云諸侯以龜爲寶是也 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顧氏案錢譜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 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謂以八兩差爲三品此重六兩下小鑄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爲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

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撱音湯果反。爾雅撱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東郭，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索隱】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集解】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作昆明池。【索隱】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集解】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集解】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賦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集解】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索隱】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顏云蘇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集解】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也。【索隱】包愷奇音羈。謂侯也，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善。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羨音弋戰反。羨，饒也，與衍同義。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索隱】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集解】史記音義曰：釱音徒計反。韋昭曰：釱，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刖也。【索隱】三蒼云：釱，踏腳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斐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至魏武改以減代釱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集解】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集解】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集解】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軺，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軺，今則貴之。言算軺車者，有軺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緡音旻。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索隱】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集解】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集解】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集解】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集解】如淳曰：商賈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也。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

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索隱】案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集解】韋昭曰屩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集解】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集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於官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無他事從慮也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集解】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集解】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集解】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謂多姦巧雜以鉛錫也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集解】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鐘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邊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索隱】案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

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索隱】樂彥云諸所廢興附上罔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集解】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索隱】楊姓可名也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集解】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反音幡反謂反使從輕也案劉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索隱】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布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集解】韋昭曰戰鬬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脩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楊僕有將軍之號又下文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集解】謂比者所沒入之田也其

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集解】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樂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集解】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所忠言世家子弟【集解】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非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晉灼云中國被教齊整之入也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集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蔕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鬭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鬭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鬭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集解】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集解】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巡無衛邊之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集解】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

民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畤。
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
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
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
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
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令音零。姚氏音連。韋
昭云：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
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萬人戍
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
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
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
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
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
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
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
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
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
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
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
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
日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酎金失侯
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鼎六年。式既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瓚曰：謂作鐵器民患
苦其不好。賈貴，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貴也。苦又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
窳音庾。事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

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
七，徐廣曰：南越為九郡。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
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
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
地比給初郡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
郡也。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奉音扶用反。包氏同。而初郡
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
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
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
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
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
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服虔謂載云僦，言所
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僦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
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
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
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
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
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
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
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
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
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
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

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謂吏坐市肆行列之市。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集解】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索隱】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白銀也；赤，赤銅也。見食貨志。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集解】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集解】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集解】孟康曰：二十兩為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裒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贍郊野。

史記卷三十

史記卷三十考證

平準書。物踊騰糶。索隱按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臣世駿按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糶則宜屬下句。

布衣屩而牧羊。集解韋昭曰屩草也。○推尋文義宜云屩草履也。

徙奴婢衆。○徙一本作徒。

名工官治車諸器。○名一本作召。

史記卷三十考證

史記卷三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吳太伯世家第一[illegible]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爲家者也

吳太伯[illegible]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illegible]國語曰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甯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illegible]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太伯弟仲雍[illegible]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曰吳孰哉居藩離宋忠曰孰哉仲雍字藩離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illegible]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illegible]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illegible]宋忠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illegible]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言之曰荊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荊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忠以爲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離孰始徙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離既有其地句吳何總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句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illegible]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illegible]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郡常孰縣西海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illegible]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是爲虞仲[illegible]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illegible]柯音歌相音相匠反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illegible]橋音[illegible]驕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illegible]繇音遙又如字周繇卒子屈羽立[illegible]屈音居勿反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illegible]譙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子頗高立[illegible]古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卑立[illegible]古史考云畢軫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illegible]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illegible]夢莫公反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illegible]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興大稱王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illegible]壽夢是仲雍十八代孫王壽夢二年[illegible]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唯記卒

計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集解】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索隱】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鄢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集解】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索隱】春秋經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二十五年，王壽夢卒。【索隱】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吳孰姑徙句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為諸，孰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春秋經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遏作謁。次曰餘祭，次曰餘昧，【索隱】左氏曰：閽戕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一人，杜預誤以為夷末爾。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末。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為一。【正義】祭，側界反。昧，莫葛反。次曰季札。【集解】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書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昧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注徐廣引系本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度，其天所啟也，必此君之子孫饗終之。若以僚為夷末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僚是壽夢庶子。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集解】駰案：系本曰諸樊徙吳也。【索隱】按：在左氏襄十四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集解】服虔曰：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於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集解】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索隱】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下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集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索隱】君子者，左丘明所為史評仲尼之辭，指仲尼為君子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索隱】舍音捨。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索隱】左傳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十三年，王諸樊卒。【索隱】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入州來。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伐州來。二十三年傳：吳滅州來。則州來本為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延國而賜之以采邑。杜預春秋釋閱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為是言。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集解】駰案：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集解】駰案：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

周樂【集解】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爲歌周南召南【集解】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集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集解】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集解】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鄘衞【集解】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集解】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衞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集解】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變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衞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歌王【集解】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集解】服虔曰平王東遷雒邑杜預曰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索隱】思音肆歌鄭【集解】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集解】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集解】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泱於良反泱泱猶汪洋汪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集解】王肅曰言爲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集解】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集解】賈逵曰蕩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集解】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集解】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集解】徐廣曰盟一作明駰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渢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爾非盟會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集解】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集解】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集解】服虔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集解】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貳【集解】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集解】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集解】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集解】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集解】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集解】杜預曰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集解】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集解】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集解】賈逵曰言道備至也直而不倨【集解】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集解】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集解】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集解】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集解】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集解】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集解】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集解】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集解】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集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集解】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集解】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集解】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集解】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集解】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集解】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集解】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集解】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索隱】箾音朔又蘇彫反曰美哉猶有憾【集解】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太平也【索隱】憾或作感字省爾亦讀爲憾又音胡暗反見舞大武【集解】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集解】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集解】賈逵曰弘大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集解】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集解】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集解】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集解】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索隱】韶簫二字體變耳

曰：德至矣哉，大矣！【集解】服虔曰：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燾也，【集解】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集解】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集解】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正義】難，乃憚反。在魯昭公八年，欒施、高彊二氏作難，陳桓子和之乃解也。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集解】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集解】駰案：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按：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是邑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為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聞鐘聲，【集解】服虔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集解】服虔曰：辯若關辯也。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集解】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樂謂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集解】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集解】賈逵曰：言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集解】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于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集解】名武。韓宣子、【集解】名起。【索隱】世本云名秦。魏獻子【集解】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集解】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集解】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集解】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眾。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洲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十九年閽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集解】駰案：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鄼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按：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集解】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昭五年左傳曰楚子伐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啟彊待命于雩婁。今直言至雩婁，略耳。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集解】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閽殺吳子餘祭。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合在季札聘魯之前，倒錯於此。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據春秋，即餘昧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弃疾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弒君；春秋以子干為王，故曰比弒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此文以為餘昧子，公羊傳以為壽夢庶子。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集解】徐廣曰：世本云夷昧生光。【索隱】吳越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

還。【集解】駰案左傳曰舟名餘皇。【索隱】計僚元年當昭十六年，比二年公子光亡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索隱】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是謂以客禮接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此文以為諸樊子，系本以為夷昧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集解】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昭二十四年經曰冬吳滅巢。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地理志居巢屬廬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左氏無其事。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索隱】兩都即鍾離、居巢。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集解】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集解】賈逵曰吳勇士。【索隱】專或作剸，左傳作鱄設諸。刺客傳曰諸堂邑人也。【正義】吳越春秋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索隱】依左傳即上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事合記於五年，不應略彼而更具於此也。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諸侯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二年。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索隱】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並見昭二十七年左傳。使公子蓋餘、燭庸【集解】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春秋作掩餘，而史記並作蓋餘，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

也。賈逵及杜預并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以兵圍楚之六、灊。【集解】杜預曰灊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集解】服虔曰察彊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集解】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集解】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集解】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集解】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索隱】依王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也，語不近情，過為迂回，非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集解】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集解】杜預曰掘地為室也。【索隱】春秋經唯言夏四月，左氏亦云丙子，當別有按據，不知出何書。而謁王僚飲。【索隱】謁請也。本或作請。左氏作饗王。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集解】音披。【索隱】劉逵註吳都賦鈹兩刃小刀。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集解】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己，素避之也。【索隱】詳音陽，為如字。左氏曰光偽足疾。詳即偽也。或讀此為字音為，非也。豈佯為重言邪。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集解】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刃可袖者。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集解】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弒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集解】服虔曰待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集解】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集解】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正義】復音伏，下同。復位而

待。【集解】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疏略也。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集解】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嚭音披美反。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索隱】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正義】左傳云：「楚囊瓦為令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在左傳定十年，當為闔廬七年。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索隱】言今欲果敢伐楚可否也。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正義】音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正義】音古代反。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集解】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正義】左傳云：「鄖公辛之弟懷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集解】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左氏無此事。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集解】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集解】服虔曰：「鄀，楚邑。」【索隱】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鄀。」此言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又使茲無還揖對，蓋是攝國相也。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集解】賈逵曰：「檇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也。」檇音醉。越使死士挑戰，【集解】徐廣曰：「死，一作『寶』。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駰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眾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正義】挑音田鳥反。三行，造吳師，呼，自剄。【集解】駰案：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集解】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索隱】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左傳云定十四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此云擊之檇李，又云敗之姑蘇，自為乖異。杜預註檇里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集解】駰案：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槃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邱。」【索隱】此以為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澒音胡貢反，以水銀為池。王夫差元年，【集解】駰案：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索隱】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諸樊已下六王，唯二十五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索隱】左傳定四年伯嚭為太宰，當闔廬九年，非夫差代也。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

中椒山也。【索隱】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繫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

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集解】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鳥所止宿曰棲。越為吳敗，依山林，故以鳥棲為喻。左傳作保，國語作棲。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集解】服虔曰行成，求成也。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為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國語云越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然，放越之罪。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集解】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過音戈。寒浞之子澆所封國也，猗姓國。晉地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劭云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斟尋斟同滅夏后帝相。【集解】服虔曰夏后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集解】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身也。逃於有仍，【集解】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集解】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為有仍牧正，【集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集解】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集解】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集解】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集解】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循夏之故官寮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集解】服虔曰傳云使女艾諜澆，季杼誘豷，遂滅過氏。杜預曰諜，候也。復禹之績，祀夏配天，【集解】服虔曰以鯀配天也。不失舊物。【集解】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

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集解】杜預曰艾陵，齊地。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於艾陵。至繒，【集解】杜預曰琅邪繒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集解】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隱】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召康子，康子使子貢辭之耳。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左傳騶作邾，杜預註左傳亦曰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邾聲相近，自亂耳。騶宜音鄒。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左氏作豢吳。豢，養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集解】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集解】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劓絕無遺也。【索隱】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吾易之，此句艾陵戰時也。商之以興。【集解】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商之以興。子胥傳誥曰有顛越商之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集解】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按左氏又云反役，王聞之，則非子胥自使也。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集解】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索隱】劍名見越絕書。【正義】屬音燭，鏤音力于反。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索隱】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梓檟相類，因變文耳。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抉，烏穴反。此國語文，彼以抉為辟，又云以手抉之。【集解】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鴟夷，投之江也。【正義】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浦，門曰鱔鰐，是從東門入滅吳也。

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集解】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索隱】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叔以哀八年

爲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艾陵戰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爲顛錯亂也。乃從海上【集解】徐廣曰：上作中。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集解】服虔曰：橐皋，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逡遒縣東南。【索隱】哀公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於橐皋，衛侯會吳於鄖。此幷言會衛橐皋者，按左傳吳徵會於衛。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會以夏，會衛及秋乃會之。鄖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於橐皋也。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橐皋，縣名，在壽春。橐音托各反，皋音姑。逡音七旬反，遒音才由反。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集解】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集解】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集解】服虔曰：以絶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集解】杜預曰：吳，太伯後，故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集解】杜預曰：爲侯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集解】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駰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爲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伐晉楚爲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索隱】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爲備也。無伐吳事也。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集解】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國語曰甬句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鄮縣即是其處。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集解】駰案越絶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越王使干戈人一壤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索隱】左傳云乃縊，越人以歸。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爲地名。吳地記曰徐抗山一名卑猶位是也。壤音路禾反。小竹籠以盛土也。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集解】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集解】駰案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慚伍胥。

史記卷三十一

史記卷三十一考證

吳太伯世家吳太伯正義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子胥監本訛作子齊今改正

太伯弟仲雍索隱孰哉仲雍字蕃離今吳之餘暨也○蕃離監本訛作孰離今改正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困學紀聞曰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與傳異

辭立于臧索隱懸者妄動也○懸監本訛作縣今改正

君子曰能守節矣索隱君子者左邱明所謂史評仲尼之詞指仲尼為君子也○臣照按季札聘魯孔子八歲讓國時孔子未生也其引子臧之事何遽傳孔子論斷之語而稱之左氏于孔子論斷類皆明著其說其稱君子曰者是記當時之君子有此語耳或以為邱明自謂或以君子為孔子皆未達左氏之義也

又正義嫡子嗣國得禮之宜○禮監本訛作體今改正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集解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徐孚遠曰杜注非也蓋言文武之遺民周衰尚在鎬京無緣有殷王餘俗

十七年王餘祭卒○臣人龍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餘祭于四年為閽所殺此作十七年是與傳表互異然年表既言閽殺餘祭而仍書十七年又似餘祭死于是年為真

弟餘昧立○春秋作夷末公羊傳作夷昧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臣照按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大怒發兵滅鍾離居巢則卑梁為吳邊邑鍾離為楚邊邑明矣此云楚邊邑卑梁氏云云則又似卑梁為楚之邊邑也

胥之父兄為僇于楚欲自報其仇耳○之一本作以

人夾持鈹索隱曰兩刃小刀○監本訛作兩刀小刃今改正

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臣照按左傳思是虞君名此宜作思念之思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臣世駿按左傳橐皋之會但有魯君年表並同秋徵會于衛乃會于鄖耳此并兩事為一

史記卷三十一考證

史記卷三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齊太公世家第二

■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駰案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譙周曰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以漁釣奸周西伯■奸音干括地志云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太公釣處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澤秀阻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有磻石可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徐廣曰敕知反餘本亦作螭字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敗之機也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郡國志密須在東郡廩邱縣北今曰顧城密須姞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駰案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

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 衛康叔封布采席 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是席故此亦云采席也 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 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 犂里奚反犂猶比也又犂猶遲也 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 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 畔周乃使召康公 服虔曰召公奭 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 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 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 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邱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案禮記曰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子丁公呂伋 徐廣曰一作及諡法述義不克曰丁 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 系本作祭公慈母譙周亦曰祭公慈心也 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系本作不臣譙周亦作不辰宋忠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 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 徐廣曰周夷王 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 諡法彌年壽考曰胡 胡公徙都薄姑 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 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攻殺

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宋忠云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 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玄云霍山在彘本秦時霍伯國 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 系本及譙周皆作說字 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 劉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本並作贖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 案公羊傳曰搚幹而殺之何休曰搚折聲也拉音力合反 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 讓猶責也 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

讓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集解】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下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戍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丘為註，所以不同也。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集解】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集解】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集解】王肅曰：「伺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集解】賈逵曰：「齊地也。」【索隱】音扶云反。遂獵沛丘。【集解】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左傳云：「齊襄公田於貝丘，墜車傷足」，即此也。【索隱】見彘，從者曰「彭生」。【集解】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索隱】非佛反，下同。茀，主屨者也。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索隱】音瘡。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集解】賈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本亦作雍廩。左傳曰：「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蓋以雍林為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蓋雍林為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

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集解】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索隱】傒音奚。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詳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詳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集解】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集解】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集解】徐廣曰：「或作崩也。」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索隱】案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集解】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春秋魯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郯乃東海郯縣，蓋亦不當作郯字也。郯

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集解】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集解】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集解】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集解】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倍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集解】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索隱】完音桓。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集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集解】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集解】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集解】賈逵曰：衛地也。【集解】杜預曰：不言城衛，衛未遷。楚邱，武城縣南鄭，今之衛南縣是也。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集解】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集解】服虔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集解】駰案：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集解】杜預曰：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集解】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索隱】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集解】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集解】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集解】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集解】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集解】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說為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依據。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集解】駰案：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集解】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集解】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集解】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諸侯頗有叛者。【集解】駰案：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集解】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索隱】卓，丑角反。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

是討晉亂，至高梁，【集解】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索隱】與音預，下同。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索隱】案地理志云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正義】離枝音零支，又音令祇，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支為縣，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正義】大夏，并州晉陽是也。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索隱】卑音壁，劉伯莊及韋昭並如字。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集解】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集解】左傳云：魯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集解】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太子之位。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與桓公冢連。隰朋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索隱】即雍巫也。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索隱】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索隱】刁，鳥條反。顏師古云：「豎刁、易牙皆齊桓公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與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愴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二月不殯也。」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衆妾之總稱，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婦人亦總稱姬，未必盡是姓。桓公好內，【集解】服虔曰：「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索隱】左氏作「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集解】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集解】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索隱】賈逵以雍巫為易牙字，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集解】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集解】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群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索隱】音古患反。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集解】

徐廣曰：餘一作踊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集解】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縣南七里所菑水南。【正義】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集解】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集解】賈逵曰：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天子使晉稱伯。【集解】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集解】賈逵曰：僕，御也。【索隱】左氏作邴歜僕。【正義】左傳云：乃掘而刖之。杜預云：斷其尸足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左氏作閻職，此言庸職，不同者，傳所云閻姓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屬職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五月，懿公游於申池，【集解】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

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

惠公二年，長翟來，【集解】駰案：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集解】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索隱】頃音傾。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索隱】成二年左傳，魯臧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郤克，是。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集解】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集解】徐廣曰：靡一作摩。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索隱】靡如字。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磨笄不同。癸酉，陳于鞌。【集解】服虔曰：鞌，齊地名也。逢丑父【集解】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於木而止。【正義】絓，胡卦反。止也，有所礙也。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正義】左傳云：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

免。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集解】徐廣曰：「一作陘。」【索隱】案：賈逵曰：「馬陘，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索隱】案：左傳曰「賂以紀甗、玉磬」也。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集解】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集解】服虔曰：「欲令齊隴畝東行。」【索隱】壟畝東行，則晉車馬東向齊行易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正義】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

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採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

十七年，頃公卒，【集解】案：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

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索隱】荀偃祖林父代為中行，後改姓為中行氏。獻子名偃。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

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集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集解】賈逵曰：「徙之東垂。」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集解】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

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集解】徐廣曰：「史記多作『逞』。」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集解】賈逵曰：「欒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集解】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正義】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西。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集解】賈逵曰：「晉邑。」

六年，初，棠公妻好，【集解】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閒公【集解】服虔曰：「伺公閒隙。」【索隱】閒音閑，又如字。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集解】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集解】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集解】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陪臣爭趣有淫者，【集解】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左傳作「扞掫」，此為「爭趣」者，是太史公變左傳之文。言陪臣但爭趣投有淫者耳，更不知他命也。不知二命。」【集解】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集解】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集解】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集解】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索隱】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門

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集解】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集解】徐廣曰史記多作著白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杜預云東郭偃東郭姜之弟也相崔氏成有罪【正義】左傳云成有疾而廢之杜預云有惡疾也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集解】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正義】左傳成彊告慶封曰夫子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朝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明奔魯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集解】賈逵曰嫳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集解】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集解】鄆鄆城也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集解】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正義】茀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又曰彗息歲反若篲形見其境有亂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祝音章受反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集解】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集解】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索隱】鉏音鉏餘反即犂彌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

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左傳云鬻姒之子荼嬖則荼母姓姒此作芮姬不同也譙周依左氏作鬻姒鄒誕生本作芮姁姁音五句反）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駰案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壽一作嘉三人奔衛三公子）公子駔陽生奔魯（左氏作公子鉏二人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之杜預曰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眾也黨所也言公子徒眾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賈逵曰圉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

大夫相視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二邑名讙在博城縣）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賈逵曰闞止子我也左氏監作闞音苦濫反闞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鞅名為僕御之官故曰御鞅亦田氏之族按系本陳桓子無宇產子亹亹產子獻獻產鞅也）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因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

矣【集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集解】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集解】服虔曰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子行舍於公宮【集解】服虔曰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集解】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醫子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彊相諸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人數知四乘謂弟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彊以四乘爲八人添叔父爲兄弟之數服虔杜預之失也子我在幄【集解】杜預曰幄帳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集解】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集解】服虔曰閹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集解】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集解】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成子遷諸寢【集解】服虔曰欲徙公令居寢也公執戈將擊之【集解】杜預曰疑謀作亂也大史子餘【集解】服虔曰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集解】杜預曰言將爲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集解】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集解】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集解】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誰非田宗【集解】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集解】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將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集解】服虔曰會徒衆攻闈與大門【集解】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集解】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關【集解】服虔曰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集解】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集解】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出雍門【集解】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集解】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庚辰田常執簡公於徐州【集解】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索隱】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郤郤在薛縣也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索隱】系本及譙周皆作敖謀也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索隱】安平齊邑地理志云涿郡有安平縣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索隱】田會齊大夫廩丘邑名東郡有廩丘縣也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溺內寵釁鍾蟲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專政厚貨輕收悼簡遘禍田闞非儔渢渢餘烈一變何由

史記卷三十二

史記卷三十二考證

齊太公世家。虞夏之際封於呂。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臣召南按。路史國名紀曰。呂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隸鄧宛。後周併入南陽。而太公乃出東呂。呂莒也。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與徐廣說異。

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尼谷。○尼一本作几。又正義此條訛脫殊甚。今俱考原文改正。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臣照按。毛詩疏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毛傳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云。獻公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

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臣照按。左傳作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言責失屨之罪於徒人費也。此以爲主屨。與傳異。

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習學記言曰。遷言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納糾敗于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劌實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偃敗宋師。齊乃還。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于柯。是三戰而再勝。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于壇坫之間者耶。

諸侯會桓公於甄。○年表作鄄。臣世駿按。經典釋文。甄音絹。一音真。或音旃。又舉然反。或作鄄。

蔡潰。集解民逃其上。○上監本訛作土。今改正。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左傳晉文公卒于齊昭公之五年。在翟伐齊之前。此作六年。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年表作二十年。

卯與衆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按春秋經作九月。左傳云以七月乙卯夜。杜注云。書九月。從告。此云十月。疑十爲七字之誤。

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董份曰。按上既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其母曰某姬。惡衍。

懿公游於申池。集解曰。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臣照按。襄十八年左傳。晉侯伐齊。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與西郭南郭近。則杜預所謂申門之池者是矣。杜預原注稱齊南城西門名申門。裴駰刪去西字耳。

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左傳及年表郤克使齊在頃公七年。爲魯宣之十七年。

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左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言于晉侯。晉人緩之逸。此云殺之。與傳異。

十年春齊伐魯衞。○臣照按。左傳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衞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是齊魯非伐衞也。

皆因郤克。索隱。衞孫桓子。○桓監本訛作相。今改正。

仲姬戎姬。○此句上應有脫字。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徐孚遠曰。前言崔杼奔衞。不言其歸國。又杼非命卿。何以得專冊立。皆闕文。

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臣照按。左傳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衞易己。衞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此皆在崔杼殺高厚前。爲五月事。馬遷幷二事爲一。又有晉使至高唐之文。皆與傳異。

成請老于崔杼。○臣照按。左傳成請老於崔。杜預注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此作崔杼。明衍杼字。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

齊取讙闡在悼公二年

吳師乃去晉○監本譌作吳帥齊去晉今改正

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年表云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爲簡公無景公之子語

子宣公積立○積年表作就匝

史記卷三十二考證

史記卷三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集解】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索隱】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為周公之采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也。謚曰周文公，見國語。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索隱】鄒誕生本孝作敬。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正義】衛州即牧野之地，東北去朝歌七十三里。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正義】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也。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集解】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集解】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集解】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贄。告于太王、王季、文王。【集解】孔安國曰：告謂祝辭。史策祝曰：【集解】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詞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集解】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集解】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索隱】尚書負為丕，今此為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玄曰：丕讀曰負。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集解】孔安國曰：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集解】孔安國曰：言武王所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集解】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索隱】墜，直類反。今我其即命於元龜，【集解】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集解】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集解】孔安國曰：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集解】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集解】王肅曰：籥，藏占兆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集解】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集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集解】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也。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強，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集解】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正義】音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

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集解】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索隱】尚書母作畝，此爲母，義並通。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集解】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索隱】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索隱】案毛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鸋鴂也。王亦未敢訓周公。【集解】徐廣曰：訓，一作誚。【索隱】尚書作誚。誚，讓也。此作訓，字誤耳，義無所通。徐氏合定其本，何須云一作誚也。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爲遠，爲父恭也。【正義】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集解】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索隱】案：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索隱】案：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爲言倍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集解】徐廣曰：匔匔，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夔夔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

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索隱】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集解】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集解】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寧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正義】武丁也。久勞于外，爲與小人，【集解】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集解】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讙，【集解】鄭玄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集解】馬融曰：靖，安也。至于小大無怨，【集解】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索隱】案尚書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集解】孔安國曰、王肅云：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索隱】按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不義惟王，久爲小人【集解】孔安國曰：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集解】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之。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也。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集解】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集解】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徐廣曰：一作敬之也。【索隱】案馬融

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
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
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
官官別其宜作立政【集解】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
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
周【集解】徐廣曰衞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爲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
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
讓葬周公於畢【正義】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以
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
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
開金縢書【索隱】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
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爾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
武王之說【集解】徐廣曰一作簡駰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
問史百執事【集解】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
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
王執書以泣【集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
無繆卜乎【集解】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周公勤勞王
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
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集解】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索隱】孔安國云周
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王孔二說非也按言成
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禮亦當宜
之故成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集解】孔安國曰
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卽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
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集解】徐廣曰築拾也駰案馬融曰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
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集解】駰案
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祭文王【集解】駰案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

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
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索隱】周公元子就封
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樊蔣邢茅胙祭也魯公伯禽之初
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
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大公亦封
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
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
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
易近民民必歸之【集解】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索隱】言爲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謂親
近也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
反【集解】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
作肸誓【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尚書作柴
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
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柴地名卽魯卿季氏之費邑曰陳爾甲胄無敢不善
無敢傷牿【索隱】古毒反牿牛馬牢也令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馬牛其風臣妾
逋逃【集解】鄭玄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勿敢越逐敬【集解】徐廣曰一作振復
之【集解】孔安國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攘
踰牆垣【集解】鄭玄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魯人三郊三隧【集解】王肅曰邑
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峙爾芻茭糗糧楨榦【集解】孔安
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軍牛馬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傍【索隱】糗去九反
楨音真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集解】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
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及有大刑【集解】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肸誓遂
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
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索隱】系本作就鄒本作遒考公四年卒立
弟熙是謂煬公【集解】熙一作怡煬公築茅【集解】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闕

門【集解】駰案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隱】世本
名圉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集解】徐廣曰世本作微公【索隱】系本濆作弗音沸魏作微且古書多用魏字作微則太史公意亦不殊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索隱】系本作翟音持角反厲公三十
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
【集解】徐廣曰一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子真公濞立【索隱】真音慎本亦作慎公
按衛亦有真侯可通也濞系本作擊或作譔音匹位反鄒誕本作慎公嘷也真公十四年
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
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
公與長子括少子戲【索隱】許義反又音許宜反後同西朝周宣王宣
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
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
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集解】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
行而不順民將弃上【集解】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
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
【集解】唐固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
壅【集解】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
命也【集解】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
誅亦失【集解】韋昭曰誅之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
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集解】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戲立
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
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正義】伯牙嫁反伯御即位十一年周
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集解】徐廣曰順
一作訓【正義】道音導順音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集解】韋昭曰穆
仲仲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正義】尺證反肅恭明
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集解】

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
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集解】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
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
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
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集解】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系本作弗皇年表作
孝公子弗生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弒其君昭侯四
十五年晉人又弒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
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索隱】隱公名息系本名息姑初惠
公適夫人無子【索隱】適音的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
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索隱】左傳宋武公生仲子
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明不
知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生子允【集解】徐廣曰一作軌【索隱】一作兀五忽反登
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
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集解】賈逵曰棠
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
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集解】駰案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
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
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
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集解】駰案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也隱
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
菟裘之地而老焉【集解】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
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
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
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集解】賈逵曰鍾
巫祭名也齊于社圃【集解】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蔿氏【集解】服虔曰館舍也蔿氏
魯大夫揮使人弒隱公於蔿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

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集解】服虔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集解】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集解】杜預曰：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集解】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集解】服虔曰：為公設享讌之禮。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集解】世本云：施伯，魯惠公孫。「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索隱】屍亦作死字。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集解】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集解】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集解】賈逵曰：黨氏之女。【索隱】左傳云：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杜預曰：孟，長；任，字也，非姓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集解】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集解】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集解】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索隱】犖，力角反。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索隱】音田戾反。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集解】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集解】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集解】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集解】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正義】未至公宮，止於舅氏。

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集解】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系本名曰啟，今此作開，避漢景帝諱耳。春秋作閔公也。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集解】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正義】齮，魚綺反。闈音韋。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集解】湣公之弟名曰申，成季相之，魯國以理，於是魯人為僖公作魯頌。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

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集解】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集解】賈逵曰：汶陽鄪，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索隱】鄪今作費，同音祕。按：費在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邑，賈言二邑，非也。地理志東海費縣，班固云魯季氏邑。蓋尚書費誓即是其地。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集解】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集解】晉地，在平陽縣。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集解】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集解】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舂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集解】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集解】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集解】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索隱】鄋作瘦，音所劉反。瞞，莫寒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集解】杜預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集解】賈逵曰：喬如之祖。晉之滅路，【集解】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集解】駰案：年表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集解】服虔曰：與喬如同時獲。鄋瞞由是遂亡。【集解】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索隱】此哀非謚，蓋以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集解】徐廣曰：一作俀。【索隱】音人唯反。俀私事襄仲，【集解】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集解】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正義】適音的。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集解】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

宣公俀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集解】徐廣曰：肱，一作股。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集解】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集解】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集解】駰案：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索隱】經不書其葬，唯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正義】括地志云：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集解】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集解】宣、成、襄也。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集解】駰案：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正義】

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爲三軍三家各征其一【索隱】征謂起徒役也武子爲三軍三軍故一卿主一軍之征賦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正義】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晉平七年吳諸樊十年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集解】案左傳曰毀也【索隱】左傳云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集解】徐廣曰裯一作祒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諡也【索隱】系本作裯徐廣作祒祒音紹也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集解】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穆叔不欲立【集解】魯大夫叔孫豹宣伯僑如之弟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集解】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集解】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集解】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索隱】案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索隱】案左傳曰好以大屈【集解】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爲劍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也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索隱】齊系家亦然左傳無其事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集解】【索隱】案周禮曰鸜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集解】賈逵曰師己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鸜欲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

季氏與郈氏【集解】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鬬雞【集解】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鬬雞季氏芥雞羽【集解】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爲芥雞郈氏金距【集解】服虔曰以金錔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集解】服虔曰怒其不下己也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郈昭伯亦怒平子【索隱】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郈氏臧昭伯之弟會僞讒臧氏匿季氏【集解】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索隱】系本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爲從父昆弟也臧昭伯因季氏人季平子怒因臧氏老【集解】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集解】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請囚於鄪弗許【集解】服虔曰鄪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許【集解】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子家駒曰【集解】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駒謚懿伯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索隱】案左傳曰鬷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集解】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集解】賈逵曰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集解】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集解】賈逵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索隱】子將上有貨字子將卽梁丘據也齕音紇一本子將家臣也左傳子將作子猶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

焉【集解】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卒。【索隱】劉案：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索隱】昭子名婼，卽穆叔子。不知天弃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集解】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集解】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集解】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集解】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集解】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繫東門。」產【索隱】系本並作遂，鄒誕作穢。又系本遂遂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也。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集解】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集解】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正義】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亂人故。」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集解】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

孟氏不肯墮城，【集解】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集解】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索隱】系本將亦作蔣。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集解】賈逵曰：「閒，隙也。」公游于陵阪，【集解】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索隱】一本作衛，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曰：「請問余及死乎？」【集解】杜預曰：「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集解】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集解】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卽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爲穆公。【索隱】系本顯作不衍。穆公三十三年卒。【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

立。是爲康公。【索隱】屯音竹倫反。康公九年卒。【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
終乙亥。子匽立。是爲景公。【索隱】匽音偃。景公二十九年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爲平公。【索隱】系本叔作旅。是時
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
卒。【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爲文公。【索隱】系本作湣公。鄒
誕亦同。系家或作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
公卒。【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讎立。是爲頃公。頃公二
年。秦拔楚之郢。【集解】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楚頃王東
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說
文𨙅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
故名曰徐州。則徐州徐與𨙅並音舒。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
遷於下邑。【集解】徐廣曰下一作卞。【索隱】下邑謂國外之小邑。本或作卞邑。然魯有卞邑。與此不
同。爲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
春秋齊及魯盟于柯。杜預云柯齊邑。今濟北東阿。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
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
間。齗齗如也。【集解】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
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齗齗如也。齗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
故齗齗爭辭。所以爲道衰也。【索隱】讀如論語闇闇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闇闇如也。鄒誕生亦
音銀。又作斷斷。如尚書讀。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艱反。云斷斷是鬬爭之貌。故繁欽
遂行賦云。涉洙泗而歛馬。恥少長之斷斷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讓之禮則從矣。魯尚有揖讓之風。如
論語音闇爲得之。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
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
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索隱述贊曰。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扆據圖。及還臣列。北面匔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
輔王室。世職不渝。降及孝公。穆仲致譽。隱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史記卷三十三

史記卷三十三考證

魯周公世家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孚遠曰乃爲詩至訓周公十七字宜在上文我所以爲之若此句下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困學紀聞曰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辟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晳學記言曰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爲居東而異說以爲南奔

周公在豐病將沒○徐孚遠曰周公作洛後成王治鎬京周公治洛尚書甚明曰必葬我成周即其地也無緣在豐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爲周宣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是立九年也與表互異

二十七年孝公卒○年表作三十八年宣王誅伯御在伯御之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爲孝公元年故較世家多十一年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索隱系本名曰啓○左傳疏曰杜世族譜云名啓方

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索隱湣公之弟名曰申○杜預注左傳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獲喬如弟棼如○左傳作焚如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左傳及年表晉悼公立於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非襄公元年

季氏芥雞羽集解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左傳疏引此語是賈逵之說非服虔也

齊伐我取三邑○左傳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二邑齊世家亦作取二邑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臣世駿按齊歸我讙闡在八年春秋經傳無十五年歸侵地之事大約因歸成之語而誤耳

卒于有山氏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年表甲辰爲定公十三年哀公元爲丁未左傳疏曰傳稱國人施罪于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于其家也

史記卷三十三考證

史記卷三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集解】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召者畿內采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召康公虎其後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集解】駰案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集解】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集解】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集解】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集解】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大至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大帝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集解】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集解】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則有若甘般：【集解】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傅說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集解】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集解】王肅曰謂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正義】今之棠梨樹也括地志云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召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哥詠之，作甘棠之詩。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索隱】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謚故重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索隱】釐音僖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弒。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索隱】謚法無鄭鄭或是名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譙周云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代始散逸耳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集解】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集解】駰案系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

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穨為周王。【索隱】譙周曰按春秋傳燕與子穨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系家以為北燕失之【正義】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為北燕伯故著史考云此燕是姞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為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何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周燕而不伐衛乎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義】予音與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滄州長蘆縣東北十七里即齊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地與燕因築此城故名燕留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

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
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譙周云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今檢史記並有
桓公立十六年又宋忠據此史稱系家亦有桓公是允南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三桓公也宣公立
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
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
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
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
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宋其名也或作宗劉
氏云其父兄爲執政故諸大夫共滅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
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
至燕而死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年與此燕文合左傳無納款
之文而云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以款爲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代
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強言也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
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
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
年卒獻公立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然紀年之書多是譌謬聊記異耳
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
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
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也
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按紀
年成侯名載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年表作釐侯莊
徐廣云一無莊字按燕失年紀及其君名表言莊者衍字也是歲三晉列爲諸侯
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
年伐齊敗于林營林營地名一云於林地立營故曰林營釐公卒
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妄也按上簡公生獻公則此當是釐但立年又謬耳桓公立桓
公十一年卒文公立系本已上文公爲閔公則湣與閔同而上懿公之父又謚

文公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
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
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從足容反長丁丈反秦惠
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
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
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王燕君即易王也言君初以
十年即稱王也上言易王者易謚也後追書謚耳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
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閒欲以亂齊案孫子兵法曰反閒者
因敵閒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
名令吾之閒必索敵閒之來閒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閒可得用也使音所吏反閒音紀莧反
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
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
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
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
按戰國策曰子之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是也燕王問曰齊王奚如
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
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
蘇代百金瓚云秦以一溢爲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曰溢而聽其所使鹿
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韓子作潘壽謂
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
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
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
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大重謂尊貴也或曰禹
薦益已以己配益則益已是伯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己語終辭而以啓
人爲吏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爲益吏也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
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

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正義】此人亦謂臣也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集解】鄭玄云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索隱】顧猶反也言噲反爲子之臣也有本作願者非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索隱】恫猶痛也民皆恐懼將軍市被【索隱】人姓名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索隱】飭音勑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正義】先後並去聲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與孟子不同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索隱】案章子齊人見孟子【正義】五都即齊也按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正義】北地即齊之北邊也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索隱】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也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集解】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之紀年爲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駰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旣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索隱】按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索隱】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樂資以爲卽惠王也徐廣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卽惠王子則惠王爲成安君弑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說疎也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隱】今王猶今上也有作金者非也按諡法無金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正義】趙東鄰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貊故言四戰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正義】謂以五人而伐一人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集解】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鄗氏音火角反一音昊卿秦攻代【正義】今代州也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索隱】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

渠其名也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爾戰國策云慶秦慶是姓也卿其官耳與人通關約交
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
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
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
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集解】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
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索隱】戰國策曰廉頗以二十萬遇栗
腹於鄗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
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
燕相將渠以處和【集解】以將渠為相【索隱】謂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趙聽將
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
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
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集解】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
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
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集解】徐廣曰屬
河閒方城【集解】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索隱】煖音
況遠反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
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
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正義】即相州鄴
縣也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
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
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
六國秦兵臨易水【集解】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
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集解】徐廣云涿
有督亢亭地理志屬廣陽然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因襲刺秦
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
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
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
賁【索隱】賁音奔王翦子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
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索隱】措交雜也又作錯鄒氏云爭錯也崎嶇彊
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
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寵嬖文公納趙蘇秦騁辭易
王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

史記卷三十四

史記卷三十四考證

燕召公世家。惠公多寵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臣照按。三姬字俱應作臣。世表云。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然則三姬字並爲臣字之譌無疑也。公欲立寵姬爲妃。何必去諸大夫而後得立耶。

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臣照按田完世家及六國年表。齊宣王卒後四年。燕王噲方立。齊人殺蘇秦。及齊破燕。並是齊湣王事。與孟子異。乃此處卻謂是齊宣。太史公不應首鼠兩端。蓋宣爲湣字之譌也。顧孟子作齊宣。而史記作齊湣。其故不可得而考矣。

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不監本譌作大。今改正。

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索隱按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徐孚遠曰。燕將已下聊城。與惠王有郤而不歸。則聊字衍文。且齊城不拔者向惟二也。

悉復得其故城。○故監本作敗。今依宋本作故。

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六國年表及秦本紀。秦昭襄之四十七年。于趙孝成王爲六年。是年秦阬趙卒於燕武成王爲十二年。此云十三年。與趙世家合。於秦本紀及年表差一年。

殺劇辛。○臣照按六國年表。劇辛死於趙在十三年。又按昭王卽位。劇辛自趙往。至此經七十年。歷五王。當有兩劇辛耶。否則皆傳譌也。

史記卷三十四考證

史記卷三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正義】音仙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古管國城也是叔鮮所封國也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正義】國語云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太姒之家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列女傳云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姒氏之女也在郃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言常以正道持之也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正義】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在東南九十一里漢郕陽縣古郕伯姬姓之國其後遷於成之陽次曰霍叔處【正義】處昌汝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也鄭玄注周禮云霍山在彘本春秋時霍伯國地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正義】冄一作冉音奴甘反或作郍音同冄國名也季載人名也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季載最少故言季載冄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集解】徐廣曰文王之子為侯者十有六國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索隱】左右並去聲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集解】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於蔡【集解】闕案世本曰居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索隱】按春秋隱五年衛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後漢地理志以為成本國又地理志云廩丘縣南有成故城應劭曰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是古成之成邑應仲遠誤云季載封耳封叔

處於霍【索隱】春秋閔元年晉滅霍地理志云河東彘縣霍太山在東北是霍叔之所封康叔封冄季載皆少未得封【索隱】孔安國曰康畿內國名地闕叔字也封叔名耳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為之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是為衛康叔封季載於冄【索隱】冄國也載名也季字也冄或作䢵國語曰冄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權於那處杜預曰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聃冄䢵皆音奴甘反冄季康叔皆有馴行【索隱】如字音巡馴善也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冄季為周司空【索隱】事見左傳定公四年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索隱】尚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致之初未知史遷何據而有斯言也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集解】宋忠曰胡徙居新蔡餘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索隱】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為諸侯【正義】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救因送平王至洛故平王封襄公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相侯封人立相侯二年魯

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集解】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 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索隱】弟女弟卽蕩舟之姬 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卽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醳之。【索隱】醳音釋 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索隱】郟紀洽反敖五高反 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索隱】招又作昭或作若並音時遙反 楚使公子棄疾滅陳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正義】故申城在鄧州 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為蔡公。【索隱】蔡之大夫也 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集解】宋忠曰平侯徙下蔡【索隱】今系本無者近脫耳 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集解】駰案世本曰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衞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衞；【集解】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衞上 衞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衞。夏，為晉滅沈，【集解】杜預曰汝南平輿縣有沈亭 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為質於吳，以共伐楚。【索隱】質音致 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為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集解】州來在淮南下蔡縣 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索隱】賊名利也 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集解】徐廣曰或作景 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索隱】魯哀十七年楚滅陳其楚滅蔡絕其祀又在滅陳之後二十三年卽在春秋後二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

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illegible]曹亦姬姓之國而文之昭春秋之時頗躋彊國濟數十代而後亡豈可附管蔡亡國之末而沒其篇第自合析爲一篇）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叔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illegible]按上文叔振鐸其後爲曹有系家言卽曹亦合題系家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小而少事迹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爾且又管雖無後仍是蔡曹之兄故顯管蔡而略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illegible]宋忠曰濟陰定陶縣）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illegible]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illegible]按年表作惠公伯雉註引孫檢未詳何代或云齊人亦恐其人不註史記所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並無不知裴駰何所從錄）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illegible]孫檢曰一作終湦湦音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illegible]夕音亦卽射姑也同音亦）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illegible]韋昭曰駢者并幹也[illegible]駢白邊反脅許業反）釐負羈諫不聽（[illegible]釐音僖曹大夫）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illegible]左傳宣公名廬）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illegible]案左傳成十五年晉厲公執負芻歸於京師晉立宣公弟子臧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曹人請於晉晉人謂子臧反國吾歸而君子臧反晉於是歸負芻）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illegible]譙周云春秋無其事今檢系本及春秋悼伯卒弟露立諡靖公實無隱公蓋是彼文自疎也）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illegible]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illegible]離卽羅被也）及伯陽卽位好田弋之事

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集解】賈逵曰以小加大【考證】干謂犯也言曹因秦晉而犯宋遂至滅也裴氏引賈逵註云以小加大者加陵也小謂曹大謂晉及宋也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絶其祀

太史公曰【考證】檢諸本或無此論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考證】晉世家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言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索隱】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饗祭祀豈合忽絶之哉

索隱述贊曰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艱鴟鴞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爵獻舞執楚遇息禮薄穆侯虜齊蕩舟乘誰曹共輕晉負羈先覺伯陽夢社祚傾振鐸

史記卷三十五

史記卷三十五考證

管蔡世家。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臣照按。十子。長次各書不同。毛詩疏曰。左傳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夫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衞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郕于富辰之言。當在蔡霍之閒。五叔者。曹管蔡郕霍。曹應在管之上。皇甫謐則曰。文王娶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其名與史記同。其次亦異。左傳疏曰。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馬遷之言。多舛謬云。今亦莫定孰是。姑列其同異如此。

餘五叔皆就國。索隱。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左傳杜預注云。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孔穎達疏云。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

子宣侯措父立。○春秋作考父。

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監本少隱太子友四字。今添。

衞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左傳作祝鮀。此作史鰌。

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年表作四十七年。

史記卷三十五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按商均所封虞即今之梁國虞城是也）夏后之時或失或續（按夏代猶封虞思虞遂是也）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按左傳虞遏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武王杜注遏父舜之後陶正官名是生猶者也）得嬀滿封之於陳（左傳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燮先牒反）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徒何反）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陳亂故再赴其日甲戌己丑凡十六日）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譙周云世家與春秋傳違者按左傳桓公五年文公子佗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經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子躍爲厲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佗立未踰年故無諡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佗與五父俱爲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佗爲厲公遂以躍爲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佗爲厲公五父爲別人是太史公錯耳而班固又以厲公爲桓公弟又誤也）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六四變內卦爲中國外卦爲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內卦爲身外卦爲子孫變在外故知在子孫也）若在異國必姜姓（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爲羊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姜齊姓故知在齊）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爲堯四嶽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惠王殺陳湣公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殺之）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駰案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取陳女爲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周禮云冬官爲考工主器械）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

于飛和鳴鏘鏘【集解】杜預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集解】杜預曰嬀陳姓齊姜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集解】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集解】賈逵曰京大也【索隱】按陳敬仲八代孫田常之子襄子磐也而杜以常爲八代者以桓子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皆相繼事齊故以常爲八代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爲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卽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正義】列女傳云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杜預云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左傳云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衷其衣以戲於朝【集解】駰案左傳曰衷其衵服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集解】駰案春秋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集解】杜預曰靈公卽位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集解】駰案左傳曰公出自其廄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集解】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索隱】謂申叔時之語【正義】家語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自立爲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索隱】昭八年經云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今此云兩姬又分偃師爲二人亦恐此非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集解】徐廣曰三十五年時招卒立留爲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索隱】郎司徒招又一名若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爲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集解】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集解】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集解】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衆曰幕舜之先也駰案國語賈義爲長【索隱】賈逵以幕爲虞思非也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集解】杜預曰遂

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遂音持用反杜預以謂舜有明德乃至遂有國故亦然也且文云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言舜有明德爲天子也乃云厥封遂代守之亦舜德也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爲舜後是也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弑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惠公探取哀公死楚滅陳之後爲元年故今空經年籍五歲矣一云籍借也爲借失之後年爲五年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系本云胡歸姓沈姬姓沈國在汝南平輿胡亦在汝南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按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按孔子以魯定公十四年適陳當湣公之六年上文說是此十三年孔子仍在陳凡經八年何其久也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杞國名也東樓公謚號也不名者並史先失耳宋忠曰杞今陳留雍邱縣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爲東樓公是也蓋周封杞而居雍邱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僖十四年傳云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州國名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然杞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邱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謨娶子臾反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系本謂周並作惠公又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經傳故左氏莊二十五年云杞成公娶魯女有婚姻之好至僖二十二年卒始赴而書左傳云成公也未同盟故不書名是杞有成公必當如譙周所說也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匄音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遂不同也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爲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弑湣公代立是爲哀公閼音遏哀公殺兄湣公而立謚哀譙周云謚懿也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徐廣曰敕一作速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

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臯陶之後或封英六[redacted]本或作蓼六皆通然蓼六皆咎繇之後據系本二國皆偃姓故春秋文五年傳云楚人滅六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云蓼與六皆咎繇後地理志云六安故國臯陶後偃姓爲楚所滅又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曰英六皆臯陶後國名是有英蓼英六實未能詳或者英改號蓼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redacted]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則爲一人今言十一人敘伯翳而又別言垂益則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紀敘十人無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墳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爲一人必矣今未詳其所以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redacted]舜禹身爲帝王其稷契及翳則後代皆爲帝王也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redacted]滕不知本封蓋軒轅氏之子有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故宋忠云今沛國公邱是滕國也薛奚仲之後任姓蓋夏殷所封故春秋有滕侯薛侯邾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邾國今魯國騶縣是也然三國微小春秋時亦預會盟蓋史缺無可敘列也又許太叔太岳之亂二邾曹姓之君並通好諸侯同盟大國不宜全沒其事亦可敘其本末補許邾世家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redacted]系本江黃二國並嬴姓又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索隱述贊曰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嬀滿受封東樓纂世閼路纂逆夏姬淫嬖二國衰微或淪或替前并後虜皆亡楚惠勾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史記卷三十六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陳杞世家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臣照按左傳疏曰世本帝舜姚姓又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則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之裔乃姓嬀史記則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與左傳異

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年表在釐公五年

二十八年楚莊王卒○年表陳成公八年楚莊王薨

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左傳及年表俱在陳湣公之八年

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年表陳亡于湣公二十三年孔子亦卒於是年此作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一年

以奉夏后氏祀○祀監本訛作杞今改正

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索隱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世本及杜預世族譜皆云周文王子錯叔繡唯漢地理志以爲周懿王子

故弗采著於傳上○臣照按上當是云字之訛各本皆同故弗改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史記卷三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衞康叔世家第七

衞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illegible]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衞，衞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

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illegible]集，和也。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illegible]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構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衞君，居河、淇間故商墟。[illegible]宋忠云：今定昌也。

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illegible]若梓人為材，君子觀為法則也。梓，匠人也。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衞寶祭器，以章有德。[illegible]案：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綪茷、旃旌、大呂。賈逵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鐘名。鄭衆曰：綪茷，旃名也。

康叔卒，子康伯代立。[illegible]系本曰康伯名髡。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故不同爾。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㨗伯立。[illegible]駰案：史記音義曰音捷。[illegible]系本作摯伯。㨗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illegible]系本作箕伯。貞伯卒，子頃侯立。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為侯。[illegible]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比子康伯即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卑爵為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孫祖恆為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而創爵，及頃侯賂夷王而稱侯也。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殺。[illegible]羡音延。延，墓道。又音以戰反。恭伯名餘也。衞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衞侯，是為武公。[illegible]和殺恭伯代立，此說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誡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儆，至於沒身，謂之睿聖。又詩著衞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代立，豈可以為訓而形之于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楊立。

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illegible]女弟，戴嬀也。子完為州吁所殺。戴嬀歸陳，詩燕燕于飛是也。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illegible]子之，謂養之為子也。齊女即莊姜也。詩碩人篇閔之是也。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illegible]賈逵曰：石碏，衞上卿。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

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

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redacted]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水名[redacted]賈逵云濮陳地接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離瓠分爲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閒賈言陳地非也若據地理志陳留封邱縣濮水受沛當言陳留水也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redacted]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redacted]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盗遮界上殺之[redacted]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使盗待諸莘將殺之杜預曰莘衛地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盗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盗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盗曰所當殺乃我也盗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穨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redacted]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邱[redacted]括地志云城武縣有楚邱亭立戴公弟燬爲衛君[redacted]醜案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redacted]燬音毀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redacted]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士卒也罪字連下讀蓋亦一家之義爾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

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奔楚咺況遠反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也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按叔謂賂之也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故僖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此言奔非也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君懿公邴歜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邴戎者蓋邴歜掌御戎車故號邴戎邴音丙歜亦作歜三十五年成公卒案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邱地名子穆公遫立音遄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旰晏也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案左傳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邑也左傳作戚此亦音戚孫文子子數侍公飲文子子案左傳曰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

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剽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遫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遫太子家臣遫音速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呼火故反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賈逵曰僕御也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郢自謂己無

德不足立以忝辱社稷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
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
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
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illegible]服虔曰衰絰為若從
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
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
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
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
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
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
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
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illegible]杜預曰軒大夫
車也三死死罪三[illegible]杜預云三罪紫衣袒裘帶劍也紫衣君服也熱故偏袒不敬也衛侯求令名者與
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紫衣狐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退數之罪而殺之與之盟許
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illegible]
服虔云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illegible]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以
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illegible]
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illegible]賈逵曰婚姻家妾也遂入適伯
姬氏[illegible]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illegible]服虔曰先
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illegible]賈逵曰介被甲也輿猳欲以盟故
也伯姬劫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illegible]服虔曰於衛臺上召
衛羣臣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illegible]服虔曰季路為
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illegible]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
之意行爵食炙[illegible]服虔曰欒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illegible]
服虔曰召護奉衛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衛[illegible]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
弟子也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illegible]杜預曰且欲至門

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illegible]賈逵曰言家臣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衆曰不是及
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以為季路不欲死國也子路曰食焉不辟
其難[illegible]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子羔遂出子路入及
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illegible]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為復
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
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
雖殺之必或繼之[illegible]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
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illegible]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燔音煩舍音捨黶音乙減反以戈擊之割纓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illegible]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illegible]纓冠
綏也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
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
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
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
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illegible]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illegible]左傳云
戎州人攻之是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近故莊公登臺而望
見戎州又七年云戎伐凡伯于楚丘是戎與衛相近也曰戎虜何為是戎州病
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
[illegible]左傳莊公本由晉趙氏納之立而背晉晉伐衛衛人出莊公立公子般師晉師退莊公復入般師出
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己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為夫人髡又欲剪戎州逐石圃故石圃攻莊公莊公懼踰
北牆折股入己氏己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死己氏直云出奔亦其疎也又左傳云衛復立般
師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輒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略也
人立公子斑師為衛君[illegible]案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
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illegible]服虔曰起靈公子衛君起元年
衛石曼尃逐其君起[illegible]左傳作石圃此尃音圃穀梁作曼姑尃或音姑諸本多無
曼字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

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redacted]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卒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redacted]紀年云四年卒于越系本名虔子敬公弗立[redacted]闕案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redacted]系本云敬公生棁公舟非也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redacted]屬趙也昭公六年公子亹[redacted]音尾弒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弒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redacted]音的系本適作虔虔悼公也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redacted]訓亦作馴同休運反系本作聖公馳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redacted]音速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已名遬不可成侯更名則系本是也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redacted]秦本紀云孝公元年鞅入秦又按年表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為元年字誤闕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redacted]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redacted]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redacted]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redacted]案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三十三年卒年表與此不同徐注備矣[redacted]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彝加其爵亹武能修綏文始約詩美歸燕傳矜石碏皮冠射鶴乘軒使驩宜縱淫嬖釁生伋朔蒯瞶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史記卷三十七

史記卷三十七考證

衞康叔世家。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王若虛辨惑曰。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顧炎武曰。是頃侯以前之稱伯。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毛丘責衞伯之文可據。鄭氏箋曰。衞康叔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周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諡者。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諡則曰文公康公。臣照按。衞始封侯見于書。爲方伯見于詩。詩書並有文。豈得復疑。索隱謂史遷之誤是也。顧炎武申龍門而難小司馬。泥矣。謂古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諡者。安知其無耶。何不即舉衞爲有之驗耶。

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臣照按大事記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弒之惡也。

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毛詩疏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于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

太子完立。是爲桓公。○左傳疏曰。石碏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太子之位未定。衞世家言立完爲太子。非也。

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臣召南按左傳及宋世家。鄭內公子馮。州吁弒君自立。欲免諸侯。故爲公子馮而伐鄭。此云因州吁友于叔段。爲段伐鄭。與彼異。

十年。晉曲沃莊伯弒其君哀侯。○臣照按。莊伯卒于哀侯之二年。是爲衞宣之三年。此莊伯二字。明是武公之誤。觀年表及晉世家自見。

惠公立三年出亡。○臣人龍按上文云四年。此云三年。又按左傳魯桓公十六年冬。惠公奔齊。則四年是矣。

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許應元曰。左傳衞朔立四年出亡。八年復入。通年十二。此言十三年。既與左傳不同。又與上文年數不合。

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七年。

齊桓公以衞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衞築楚邱。立戴公弟燬爲衞君。○臣照按左傳魯僖之二年。諸侯城楚邱。事在衞文之二年。年表亦同。此敘在文公立前。與彼互異。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成公出奔。索隱。奔楚。○臣照按左傳。衞侯請盟晉人弗許。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衞侯出於襄牛。杜預曰。襄牛。衞地。又下文索隱云楚師敗。懼乃出奔楚。此索隱衍文。

齊置衞獻公于聚邑。○臣世駿按左傳。齊人以郲寄衞侯。杜預曰。郲。齊所滅郲國。音來。此作聚。互異。

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衞君。○秋左傳作剽。

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衞亂乃此矣。○王若虛辨惑曰。吳世家云。季札自衞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衞世家云。季子適宿。孫文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衞亂。乃此矣。一以爲鐘。一以爲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

爲札而作也。前說則弄其不自愧懼。而安于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爲亂之徵。是何乖異而不同耶。按前說本於左氏。當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乖。蓋獲罪于君。即所謂畔也。而何在于擊鐘耶。司馬貞旣知其非矣。而曰畔字讀爲樂。亦強爲之說也。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六國年表作十一年。

史記卷三十七考證

史記卷三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redacted]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redacted]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redacted]按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redacted]徐廣曰阢音耆書即黎也鄒誕生本或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redacted]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redacted]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將必亡也我祖遂陳於上[redacted]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redacted]馬融曰下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redacted]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redacted]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redacted]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redacted]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為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redacted]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駰謂典國典也[redacted]尚書典作淪喪字變易其義亦殊喪音息浪反殷遂喪越至于今[redacted]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曰太師少師[redacted]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redacted]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redacted]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爾吾家保于喪[redacted]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駰案馬融曰紂大

夫無家今女無故告[redacted]王肅曰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救諸也予顛躋如之何其[redacted]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曰其語助也齊讀之闕躋如難記曰何居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redacted]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redacted]菑音災乃毋畏畏不用老長[redacted]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不用其教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redacted]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犧文一云陋淫侵神祇駰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redacted]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淫褻也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redacted]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紂親戚也[redacted]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紂始為象箸[redacted]箸音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杯杯箸事相妨周禮六樽有犧象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為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redacted]駰案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者言遇菑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改其操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redacted]駰案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redacted]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

卽背也義稍迁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集解】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集解】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集解】孔安國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集解】徐廣曰一作釋斁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集解】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集解】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集解】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集解】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集解】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集解】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集解】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土曰稼穡【集解】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潤下作鹹【集解】孔安國曰水鹵所生炎上作苦【集解】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集解】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集解】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集解】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其子所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集解】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集解】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集解】馬融曰出令而民從所以為治也明作智聰作謀【集解】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睿作聖【集解】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集解】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集解】馬融曰主誅寇害七曰賓

【集解】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集解】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集解】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集解】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敬授民時皇極皇建其有極【集解】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集解】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集解】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集解】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集解】馬融曰凡其庶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集解】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集解】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也女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維皇之極【集解】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集解】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集解】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集解】孔安國曰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集解】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咎謂為天子結怨於民毋偏毋頗遵王之義【集解】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毋有作好遵王之道【集解】馬融曰好私好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集解】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黨朋黨毋黨毋偏王道平平【集解】孔安國曰言下治也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集解】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會其有極【集解】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集解】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曰王極之傅言【集解】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集解】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

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為順也凡厥庶民極之傅言【集解】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是順是行【集解】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以近天子之光【集解】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集解】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害是用所以為民父母而為天下所歸往三德一曰正直【集解】鄭玄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集解】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功平康正直【集解】孔安國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不友剛克【集解】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內友柔克【集解】孔安國曰世和順以柔能治之也【正義】內當為變變和也沈漸剛克【集解】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正義】尚書作沈潛此字作漸其義當依馬注高明柔克【集解】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集解】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集解】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集解】孔安國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集解】駰案尚書作圛【索隱】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曰氣駱驛下連續今此文作涕亦是涕泣亦相連之狀曰霧【集解】徐廣曰一曰濛被【索隱】霧音蒙然蒙與霧亦通徐氏所見本濛作蒙作被義通而字變耳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集解】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兆之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立時人為卜筮【集解】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鄭玄曰從其多者著蘊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集解】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集解】孔安國曰大同於吉而身其康彊而子孫

其逢吉【集解】孔安國曰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集解】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集解】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集解】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為衆驗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集解】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一極備凶一極亡凶【集解】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曰休徵【集解】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集解】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集解】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曰知時奧若【集解】孔安國曰君昭晢則時煖順之曰謀時寒若【集解】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集解】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曰咎徵【集解】孔安國曰敘惡行之驗曰狂常雨若【集解】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僭常暘若【集解】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舒常奧若【集解】孔安國曰君行遠豫則常煖順之【索隱】舒依字讀按下有曰急也曰急常寒若【集解】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霧常風若【集解】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王眚維歲【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卿士維月【集解】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維日【集解】孔安國曰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歲月日時毋易【集解】孔安國曰各順常百穀用成治用明【集解】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集解】孔安國曰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集解】孔安國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集解】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集解】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

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集解】鄭玄曰康寧平安四曰攸好德，【集解】孔安國曰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集解】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短折，【集解】鄭玄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索隱】未齔未毀齒也音楚忍反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集解】孔安國曰惡醜陋也六曰弱。【集解】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朝鮮音潮仙地因水爲名而不臣也。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索隱】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索隱】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集解】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集解】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集解】駰案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集解】駰案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索隱】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爲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以舊官爲微稱故二微雖爲宋公猶微至子稽乃稱宋公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隱】譙周云未諡故名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集解】徐廣曰鮒一作魴【索隱】譙周亦作魴祀據左氏即湣公庶子也弒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覵立。【索隱】呂忱曰覵音古莧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

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觀之。【集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集解】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

莊公元年，華督爲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

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賈逵曰問凶曰弔

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集解】徐廣曰乘一作勝【索隱】案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集解】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集解】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集解】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集解】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有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集解】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索隱】案左傳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也【集解】服虔曰醢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索隱】案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鶂退蜚【索隱】案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鶂徐而察之則退飛【正義】按僖十六年左傳霣石于宋五霣星也六鶂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興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霣石退鶂之事同此史以霣石為霣星遂遠恆星不見之時與雨偕為文故與左傳小異也風疾也【集解】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鶂逢風卻退八年齊桓公卒

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集解】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正義】按汝陰原鹿其地在楚僖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于鹿上是也然襄公求諸侯于楚楚纔許之許未合至汝陰鹿上今濟陰乘氏縣北有鹿城蓋此地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集解】杜預曰盂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索隱】案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集解】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集解】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爾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集解】謂鄭夫人芈氏姜氏之女既是鄭女故云二姬叔瞻曰成王無禮【索隱】謂取鄭二姬也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集解】服虔曰八十匹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疏爾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

卒十七年，成公卒。【索隱】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索隱】世本云宋莊公孫名固爲大司馬。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正義】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是爲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索隱】案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正義】春秋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歟。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齮，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爲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當亦諡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代公子特爲君，又豈諡昭乎。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集解】徐廣曰：一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集解】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施，貳是反。襄夫人助公子鮑布施恩惠於國人也。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正義】公子華元鮑因請得爲右御華元，戴公五代孫，華督之曾孫也。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集解】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索隱】案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集解】賈逵曰：文貍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正義】按文馬者，裝飾其馬，四百匹，用車百乘，遺鄭贖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集解】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

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九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索隱】案皇覽曰：華元冢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索隱】案左傳曰魚石奔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索隱】按曼立音萬。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索隱】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于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爲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爲此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

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集解】徐廣曰：褍音端。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索隱】左傳云名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集解】駰案：年表云四十九年。【索隱】購音古侯反。悼公八年卒，【索隱】紀年爲十八年。子休公田立。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集解】徐廣曰：一云辟公兵。【索隱】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謚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爲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爲狂也。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集解】駰案：年表云剔成君也。【索隱】王劭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索隱】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正義】晉太康地記言其似桀也。「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集解】駰案：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集解】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而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智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數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一揆也。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集解】駰案：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國以不寧者十世。【索隱】公羊春秋有此說，左氏則無譏焉。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駰案：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索隱】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爾。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集解】駰案：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索隱】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爲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囚一去，不顧其身。頌美有客，書稱作賓。卒傳家嗣，或敘彝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讓，實爲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偃號桀宋，天之棄殷。

史記卷三十八

史記卷三十八考證

宋微子世家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脩德滅阢阢國懼禍至以告紂○臣照按阢國二字疑衍文

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王若虛辨惑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則微子既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爲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何耶

左牽羊右把茅○孔穎達左傳疏曰史記之言多有錯繆微子手縛于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臣照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類是也微子適周尚在大會孟津之前則周固殷諸侯以王之庶兄而之其國何面縛銜璧輿櫬而請死乎此春秋時傳聞之紕繆而因而襲之者耳亦不止史遷所載手縛於後而又左牽羊右把茅之謂自相矛盾即左氏所載亦不可信也

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毛詩振鷺疏曰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于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于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

殤公即位十年爾○臣照按既云即位十年何得編於九年之下左傳此事本在十年則上文九年九字蓋十字之訛也

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左傳及魯世家年表隱公弑于宋殤公之八年

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左傳及年表俱作十年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左傳宋殤九年爲魯莊之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此敘戰乘丘於大水之後又書曰十年

十一年秋○臣世駿按殤公立十年而被弑此云十一年秋一字蓋衍文

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鶂退蜚○王若虛辨惑曰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如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于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隕星如雨與雨俱下六鶂退蜚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爲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詰焉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

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徐孚遠曰以上楚事著於宋傳失刪正也

子成公王臣立○穀梁傳作壬臣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臣清植按黄震日鈔曰史載宋昭公四年敗長翟緣斯於長丘而魯世家稱當宋武公之世武公實爲昭公九世祖是史自爲矛盾也今考魯世家文公十一年獲長翟僑如史追載宋武獲長翟緣斯之事緣斯者僑如之祖也宋昭公之四年正當魯文公之十一年是獲僑如之歲非獲緣斯之歲也緣斯於僑如爲祖則獲緣斯者爲宋武公非宋昭公也二事參考則魯世家所載近是宋世家所載非是也裴駰以爲未詳或者世次莫定當闕疑與

夫人王姬使衞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左傳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此云衞伯不知何據又左傳及年表皆作鮑此云鮑革亦互異

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左傳爲亂者武繆之族攻之者戴莊桓之族與此

異。

鄭命楚伐宋。○徐孚遠曰。左傳云。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此云鄭命楚伐宋。恐誤。臣照按。此傳寫倒置耳。蓋楚命鄭伐宋。

楚以圍宋五月不解。○臣照按杜預注左傳云。在宋被九月。此云五月不解。蓋承公羊傳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文。年表遂云圍宋五月。其誤正與此同。呂氏春秋云。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

共公瑕立。○三傳共公名固

共公九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徐孚遠曰。在左傳向戌之事也。此言華元爲誤。陳子龍曰。宋共公之元年。爲晉成公之三年。傳無兩盟晉楚之事。是時鄭方黨楚晉宋同伐鄭。其明年華元始聘魯。其訛爲魯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疑。

司馬唐山。○左傳作蕩澤。

乃立共公少子成。○公羊傳作戍。

子景公頭曼立。○春秋作欒。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左傳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七年也。

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史記卷三十八考證

史記卷三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illegible]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子燮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封于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郢之閒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者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illegible]

[illegible]案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illegible]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太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故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illegible]案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illegible]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illegible]燮音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宗國都城記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也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illegible]系本作曼期譙周作曼旗也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illegible]系本作輻厲侯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illegible]厲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illegible]系本及譙周皆作蘇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illegible]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並音秘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illegible]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illegible]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illegible]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晉人師服曰：[illegible]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illegible]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illegible]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illegible]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

侯緡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
曲沃莊伯[redacted]鱓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陁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
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
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redacted]系本作鄂而他本亦
作郤音鄀[redacted]反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
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
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
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redacted]稱尺證反
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
晉侵陘廷[redacted]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
晉于汾旁[redacted]白郎反汾水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
子為君是為小子侯[redacted]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
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
虜晉哀侯[redacted]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
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
王使虢仲[redacted]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伐曲沃武公
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
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
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
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
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
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
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
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redacted]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曲沃桓叔孫
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
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

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
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穨攻惠王惠
王出奔居鄭之櫟邑[redacted]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五
年伐驪戎得驪姬[redacted]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
之八年士蔿說公[redacted]賈逵曰士蔿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
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redacted]賈逵曰聚
晉邑命曰絳始都絳[redacted]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蔿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
翻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
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
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
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redacted]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
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
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
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
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
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
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
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redacted]案左傳曰王
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redacted]服虔曰三國皆姬姓
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redacted]按永安縣西南
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河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非
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
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redacted]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redacted]賈逵曰卿將下軍先為之
極[redacted]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

爲吳太伯，不亦可乎。【集解】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猶有令名，【集解】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集解】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集解】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集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集解】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集解】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集解】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集解】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集解】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曰：【集解】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集解】服虔曰：廚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集解】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集解】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集解】杜預曰：率帥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集解】杜預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集解】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集解】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集解】杜預曰：太子統帥，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集解】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集解】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集解】服虔曰：不得立己。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集解】服虔曰：偏裻之衣，偏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上衣去聲，下衣如字。佩之金玦。【集解】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玦音決。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集解】言虢助晉伐曲沃也。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集解】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集解】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集解】服虔曰：下陽，虢邑也，在大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集解】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集解】傳云六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集解】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集解】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閹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集解】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爲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集解】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爲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

於新城。【索隱】國語云申生乃雉經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索隱】蔿為詭反。為于偽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集解】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集解】韋昭曰：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鞮也。【索隱】勃，白沒反。鞮，都提反。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集解】服虔曰：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集解】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集解】駰案：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以媵秦穆姬，【集解】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集解】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集解】駰案：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集解】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集解】民逃其上曰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集解】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必往，晉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集解】駰案：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縣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

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河內，河曲地。內音汭。驪姬弟生悼子。【索隱】左傳作卓子，音丑角反。娣，女弟也。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第，但也。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為之驗。【索隱】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慚也。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集解】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集解】駰案：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集解】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集解】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纖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

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國語云里克及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正義】負音佩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省音眚杜預云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郤芮【正義】郤成子即冀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集解】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邳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疏略也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集解】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集解】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集解】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集解】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集解】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

無禮余得請於帝【集解】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索隱】案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集解】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集解】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於韓【集解】賈逵曰斃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集解】更改也更葬謂改葬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為不從【集解】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索隱】呂省左傳作呂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集解】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集解】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索隱】謂受玉惰也事見僖十二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集解】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集解】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集解】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集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尤

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鷙不行，（鷙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韋昭云：梁繇靡，大夫也。）虢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音五嫁反。鄒誕音或額反。）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小人言立子圉為君之後，必報秦，故不事秦，寧事戎狄爾。）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餽音匱。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質音致。）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罷音皮。）怨。其眾數相驚，曰：

「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欒枝、郤縠之屬。）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咎音高。鄒誕本作囷如，又云或作囚。）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鯈、（鯈音直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左傳云伐廧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

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興起也。非狄可用興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犂猶比也。言將死入木也。杜預云：不復成嫁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刀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下，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其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白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

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集解】呂甥郤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集解】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集解】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集解】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音荀郇文王之子所封又音環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集解】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卽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

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集解】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衞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衞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集解】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索隱】龍喻重耳五蛇卽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集解】賈逵曰緜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集解】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

且雄害人【集解】賈逵曰雄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集解】河上晉地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集解】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集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集解】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集解】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集解】犫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集解】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集解】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集解】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集解】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

有德於晉患之【集解】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敢乃衛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集解】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也【集解】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集解】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集解】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集解】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集解】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索隱】案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集解】賈逵曰衛地也【正義】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慭也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集解】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集解】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正義】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正義】俘音孚囚也駟介百乘徒兵千【集解】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

子虎命晉侯為伯【集解】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王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集解】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索隱】彤徒冬反玈音盧秬鬯一卣珪瓚【集解】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虎賁三百人【集解】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集解】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集解】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顛亦時有疏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辭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一百三十餘歲決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為非也丕顯文武能慎明德【集解】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慎顯用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集解】馬融曰昭顯也上謂天下謂人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集解】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集解】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集解】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朝于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于河陽溫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集解】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索隱】左傳屠擊將右行與此文異先蔑將左行【集解】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按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索隱】使謂燭之武也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索隱】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集解】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集解】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

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redacted]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殽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汪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郃陽北汪不知所在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redacted]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三年秦伐晉取王官郊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redacted]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redacted]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redacted]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redacted]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redacted]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redacted]賈逵曰震威也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redacted]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redacted]僻疋亦反言樂僻在陳而遠三援也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redacted]駰案左傳曰此時賈季爲太師陽處父爲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redacted]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redacted]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猶在耳[redacted]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redacted]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郩[redacted]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redacted]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即年表所謂今云郩者字誤也徵音懲亦爲澂之縣名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redacted]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redacted]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聞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redacted]賈逵曰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redacted]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redacted]胹音而蹯音樊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redacted]賈逵曰鉏麑晉力士[redacted]鉏音鋤麑音迷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redacted]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redacted]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redacted]鄒誕生音示眯爲祁彌即左傳之提彌明也提音市

移反劉氏亦音祁爲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卽周禮古本地神曰祇皆作示字
鄒爲祁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變爲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爲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
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搏獒者也眯明鬬而死今合二人爲一人殆非也
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illegible]服虔曰宦官學士也未知母之存
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
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
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
[illegible]如字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illegible]何休曰犬四尺曰敖縱足用反又作嗾又
作嗾同素后反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
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
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
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illegible]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
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
靈公於桃園[illegible]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
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弒易[illegible]以豉反盾復位晉太史
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
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
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illegible]
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illegible]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
善其爲法受屈也[illegible]爲于僞反惜也出疆乃免[illegible]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
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
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
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illegible]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
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
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illegible]赤卽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八年左傳云晉伐

秦獲秦諜殺諸絳市蓋彼諜卽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七年成公
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
桓子伐陳[illegible]桓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
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弒其
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
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
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
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
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
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
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
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
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
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
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
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
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
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illegible]賈逵曰伯
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illegible]服虔
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
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
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
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
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
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
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

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本作倫字，倫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倫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集解】地名。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集解】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集解】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集解】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騅音隹。諡文子也。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氾。十四年，梁山崩。【索隱】案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集解】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集解】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度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集解】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索隱】鄢音偃，又於連反。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索隱】案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大閒不可失也。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集解】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集解】宦者孟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集解】杜預曰：公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集解】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

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集解】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集解】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集解】駰案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集解】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索隱】幾音冀謂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於雞澤也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集解】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集解】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集解】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鄬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闕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集解】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集解】駰案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韓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爲六卿後韓趙魏爲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衞、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集解】寅荀偃之孫射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

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集解】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歃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正義】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趙系家云驕是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illegible]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況紀年之說也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集解】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莊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索隱】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索隱】畏懼也為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作衰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索隱】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系本云孝公傾欣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立【索隱】系本云靜公俱也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索隱】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太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汾是荒文侯雖嗣曲沃日彊未知本末祚傾桓莊公昏惑太子罹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陽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遂亡

史記卷三十九

史記卷三十九考證

晉世家。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疏曰，世家謂此夢為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太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譙姬之夢龍據其身，燕姞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于母，此何以夢發于父，是馬遷之妄言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說苑君道篇又以為周公曰，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亦作周公。

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宗國都城記，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秦藩本此下有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創為坊城，牆北半見在，共十七字。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年表作九年。

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左傳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年表作十六年。

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毛詩唐風疏曰，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則言卒。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左傳此事在魯桓之十一年，於晉侯為五年，年表作六年。此又作四年。

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左傳及齊世家年表，於魯為莊之八年，於齊為襄之十二年，合之晉侯，當是二十一年，此作十九年。

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臣照按，三代世表及左氏並無兩穆侯，以別先後，索隱不知何據而作此論也。然則先者何，蓋起事之辭，猶左傳云初也。

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左傳周本紀鄭世家年表，俱在惠王之二年，於獻公亦二年。

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臣照按，左傳，齊姜為武公之妾，獻公烝之，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晉世家云，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證之年表，重耳生年為齊襄之元年，後十二年齊桓方立，申生為太子，其年必長於重耳，齊姜二十而生申生，在齊桓即位之年，已三十餘歲矣。齊桓在位四十三年，即位時亦不過與齊姜之年相上下，焉得謂為其女乎。孔穎達左傳疏亦詳辨之。

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秦本紀云，太子申生姊。左傳亦敘在申生上，此則云女弟，或弟字為姊字之訛。

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臣照按，左傳，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預注云，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正義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狐偃其舅也。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知戎為允姓也。此以夷吾母即重耳母之女弟，蓋以大戎子小戎子之稱而淆訛也。左傳疏曰，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固不得為姊妹矣。

獻公子八人。○臣照按，左傳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即下文敘介子推語亦曰九人也。則八字乃九字之訛耳。

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左傳作子犯之言。

且言何以易之。索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臣照按，楚子之意謂重耳言不可易也。玉帛之會則有定與無，磬國以事人之理，唯兵車之會乃得以退避申報而數極于三退三舍，以避可以報矣，真有國家者之言，何以易之，猶孟子言聖人不易我言之易，非小司馬之說也。

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

為介推田號曰介山○顧炎武曰左傳晉侯求之
不獲以綿上為之田蓋子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
而死故以田祿其子耳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
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
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云云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
於義有所不通矣
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左傳作狐偃之言
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徐孚遠曰乘軒三百
人蓋小人濫位詩所謂三百赤芾也史云美女亦
誤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左傳
是年祇書四大夫卒而子犯不書則子犯不死于
是年明矣年表亦同子犯二字蓋衍
子景公據立○左傳據作獳
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左傳請老以辟郤克者范
文子也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
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
與之邑○徐孚遠曰此與趙世家所載不同
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春秋經壽曼作州蒲
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左傳晉韓厥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于洧上晉師自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
及陳在悼公二年之夏五月此作元年秋也
平公元年伐齊○左傳伐齊事在魯襄之十八年於
晉平為三年年表同此作元年
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左傳昭公
是年居鄆晉頃之十二年乃居乾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
寅范吉射親攻趙鞅○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
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
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
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
睦故不與圍邯鄲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
宮據此是午前死而范中行乃攻趙鞅也此則云
午與范中行親攻趙鞅與范中行為仇
荀櫟韓不信魏侈○左傳作荀躒魏曼多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
長吳○黃震日抄曰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
吳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自相矛盾未知
孰是
子出公鑿立○六國年表鑿作錯

史記卷三十九考證

史記卷四十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索隱】音尺證反。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集解】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正義】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集解】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

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集解】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其長一曰昆吾；【集解】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己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正義】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集解】駰案：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索隱】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三曰彭祖；【集解】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系本云三曰籛鏗，是為彭祖。彭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四曰會人；【集解】駰案：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為鄶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正義】括地志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為鄶國，為鄭武公所滅也。五曰曹姓；【集解】駰案：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索隱】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宋忠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正義】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索隱】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羋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羋姓，諸楚所出，楚之先。羋音彌是反。羋，羊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集解】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沮音才敘反。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

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集解】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索隱】潁容三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曰一作【索隱】黮音土感反，黮音與但反，與亶同字，亦作亶也。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索隱】鄒誕本作熊錫，錫又作煬。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集解】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楊粵，【索隱】有本作楊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作

楊越至于鄂【正義】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集解】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系本康作庸亶作袒【正義】地理志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中子紅為鄂王【集解】駰案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有本作摯紅音贄紅從下文熊贄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摯紅音摯紅惑非也【正義】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卽熊渠子之神也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索隱】系本無執字越作就【正義】卽弒鄂王紅者也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集解】徐廣曰卽渠之長子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索隱】如此史意卽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弒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毋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毋康又早卒其摯紅立而被延弒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也【正義】譙周言摯有疾此言弒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索隱】堪一作湛少子季徇【索隱】徇旬俊反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集解】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正義】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索隱】咢音鄂亦作噩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索隱】坎若咸反一作菌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集解】徐廣曰眴音舜【索隱】按玉篇喻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卽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是為

蚡冒【索隱】古本蚡作扮音憤冒音亡北反或亡報反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弒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集解】賈逵曰隨姬姓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括地志云上蔡縣東北五十里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集解】駰案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鯛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承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頗壞填壓不得發也【索隱】有本注葛陵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鄉卽費長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為鄉名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正義】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集解】服虔曰鄧曼姓六年伐蔡【正義】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

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音艱云古艱字案史記）是爲杜敖（杜作壯側狀反左氏作頵括頻反）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音紆粉反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也）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屈曲勿反完音桓楚族也）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案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汝南弋陽縣故黃國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西四十里也）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音于宋地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爲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譙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

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爲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案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芊亡爾反）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弑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之援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皋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案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尹姓之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

鼎小大輕重【集解】杜預曰示欲過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索隱】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爲鼎言鼎易得也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集解】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集解】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集解】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集解】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郟鄏【集解】杜預曰郟鄏今河南縣西有郟鄏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按周書郟雒北山名音甲鄏謂田厚鄏故以名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索隱】案左傳曰子越椒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集解】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集解】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集解】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集解】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

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集解】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索隱】案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集解】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索隱】員音云左傳作麇是爲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晳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集解】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集解】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集解】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爲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於申伍舉曰昔夏啟有鈞臺之饗【集解】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集解】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集解】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集解】杜預曰用會召陵之意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衞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緍叛之。【集解】賈逵曰：「仍、緍，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集解】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集解】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集解】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弒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索隱】案：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集解】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集解】駰案：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衞，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集解】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集解】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辭，史蓋誤也。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露藍蔞【集解】徐廣曰：「蓽，一作『篳』。」駰案：服虔曰「蓽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集解】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集解】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集解】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晉及魯衞，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集解】服虔曰：「陸終氏大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集解】韋昭曰：「三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也。」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索隱】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云「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數也。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集解】僇，辱也。殺蔡大夫觀起。【索隱】觀音官。觀，姓；起，名。起子從亡在吳，【索隱】從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集解】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是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晳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

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集解】駰案：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集解】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集解】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索隱】音偃。【正義】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清縣西界託仗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

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集解】韋昭曰：「今之中涓。」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

王困枕其股而臥。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不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眾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

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脩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云：太室，祖廟也。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眾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杜預云：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亡十九

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背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以懷惠棄民故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棄疾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爲太子建【■】左傳云楚子之在蔡也郹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郹蔡邑也郹古闃反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許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何罪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吳復修以自固也初吳之邊邑卑梁【■】卑梁邑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名瓦左傳云囊瓦伐吳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案昭二十七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偃姓皐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東二百步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

豫章[illegible]今洪州也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illegible]案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illegible]走音奏鄖音云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國城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illegible]服虔曰父曼成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illegible]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illegible]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隨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illegible]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illegible]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illegible]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illegible]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illegible]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illegible]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今為鄱陽縣也楚恐去郢北徙都鄀[illegible]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鄀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illegible]案地理志汝南頓縣故頓子國[illegible]括地志云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逼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滅胡[illegible]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illegible]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偃城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illegible]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illegible]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illegible]按江荊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壁[illegible]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發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也為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鄰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惠王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illegible]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illegible]閉塗鄭攢塗也故立惠王後鄭罷兵歸葬服虔說非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illegible]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illegible]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illegible]巢今盧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漢鄎縣之地後漢分鄎置褒信縣在今褒信縣東七十七里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

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集解】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集解】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集解】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索隱】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周定王二十二年。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索隱】中音仲。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索隱】謚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集解】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正義】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集解】駰案：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正義】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十年，魏取我魯陽。【集解】駰案：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集解】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索隱】盼子，嬰同族。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搏音膊，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集解】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集解】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illegible]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illegible]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illegible]和謂楚與齊相和親也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illegible]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illegible]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illegible]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illegible]謂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illegible]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illegible]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

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illegible]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接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illegible]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漢中郡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雎曰[illegible]雎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illegible]弘農之縣在黽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illegible]非堯都也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illegible]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

不然秦攻三川[illegible]洛州也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illegible]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眛爲齊相也[illegible]眛莫葛反後同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illegible]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illegible]婿父爲姻婦父爲婚相謂曰婚姻兩婿相謂曰婭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

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幷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集解】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城地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駰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白羽漢置析縣因析水爲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主守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

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正義】括地志云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鸗野鳥也音龍【索隱】鶀音其小鴈也鄒誕鸗音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小鳧有青首者鄒費郯邳者羅鸗也【正義】鄒費音騶祕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正義】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正義】夕猶昔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索隱】還音患遶也射音石解魏左肘【索隱】解音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正義】圉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鄭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遶射雍丘圉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棄則宋方與兩郡並舉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集解】徐廣曰綪縈也音爭蘭一作簡【索隱】鄭玄云綪

屈也江河之間謂之繳收繳索繳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若膺擊郯國大梁已丁乃收弋繳於蘭臺蘭
臺桓山之別名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
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繳
曰碆音波一作磻音播傳音附碆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
防徐廣曰噣一作獨還音宦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
噣音晝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遶也蓋音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
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
徑太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
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
臺入海齊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朝射東莒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
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始居莒也夕發浿丘
徐廣曰在清河括地志云浿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即墨顧
據午道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處劉伯莊云齊西界
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言從
齊州長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黃河之南盡舉收於楚西結境於趙言得齊地糾結於趙
為境界定從約也而北達於燕北一作杜杜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復取燕不難也
北達言四通無所礙言燕無山河之限也三國布掑徐廣曰音翄一作屬
三國齊趙燕也掑式豉反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
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
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
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
顧病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
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徐廣曰或
以為冥今江夏一作黽括地志云故鄍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鄍城
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謂華山之東懷州河
內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

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
傅楚鄢郢膺擊韓魏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膺非垂頭中
國垂頭猶申頭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
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
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
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
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
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
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
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
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天下共所宗主也
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大國不親以眾脅寡小國不附大國
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
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
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
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言周主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
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晉之城下銳
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
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鄒魯有禮義之
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
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
厚三川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方城之外許州葉縣
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強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
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

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謂虎以爪牙爲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攻易而利大也。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之伐周收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翮亦作融，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日翮，六翼卽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夷陵名，後爲縣，屬南郡。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系本作完），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爲市也。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襄王拔之，更名安陽也）。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壽春在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敗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機新二音），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裴注頻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幾音祀）！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荊蠻，蓽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旣伐申，成亦赦許。子圍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姦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衰南土。）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卷章生重黎。○尚書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幷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晳譏馬遷幷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困學紀聞曰。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臣照按史遷所載。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故往往兩存其說。非自相矛盾也。至此以重黎爲一人。與左傳不同者。左傳後出。太史公或未之見。後人據左傳以駁之。固當。然傳聞異辭。於數千年後。斷左傳之必是。而史遷之必非。亦何所憑耶。惟劉氏爲調停之說。而小司馬信之。稱以爲當。則大不然。劉氏謂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夫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重黎者二人之名。猶夫周召蕭曹云爾。寧有對周對蕭而言。則單稱召。單稱曹。自言當家則稱周召。稱蕭曹之理耶。名之不可假借。猶夫南北天地之不可混而一也。寧有對彼南則單稱北。對彼天則單稱地。自言當家則稱南北。稱天地之理耶。

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大戴禮帝繫篇作無康。

次子叔熊少子季徇。○鄭語作叔熊季紃。

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杜預注左傳云。蚡冒楚武王父。劉炫據楚世家。以爲蚡冒是兄。不得爲父。孔穎達疏云。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

王室不聽還報。○監本作還報楚。宋本無楚字。今依宋本刪。

乃自立爲武王。○顧炎武曰。乃自立句。爲武王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謚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十三年卒。子熊艱立。○臣世駿按左傳。楚文王于魯莊五年卽位。至十九年卒。在位共十五年。世家年表並不同。

二十二年伐黃。○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春秋經魯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是年爲楚成之三十八年。

晉果敗子玉於城濮。○左傳晉救宋在楚成三十九年。戰城濮在四十年。

子莊王侶立。○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旅。穀梁作呂。

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困學紀聞曰。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于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左傳魯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據年表魯宣之二年。爲楚莊之七年。

共王審立。○楚語作葴。

王怒射殺子反。○臣召南按左氏子反自殺。非莊王殺之也。惟呂氏春秋有斬子反之語。此又作射殺。

子庚王招立。○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昭。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臣世駿按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此云宋不往誤。

七年就章華臺。○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在魯昭七年。於楚為靈王六年。

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余有丁曰。左傳觀起楚共王殺之。子從事蔡大夫朝吳。非亡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

王行遇其故鋗人。○吳語鋗作涓。

遇王飢於釐澤。○左傳國語皆曰。乃求王。遇諸棘闈。

楚乃恐而城郢。索隱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臣照按。是申明上文城郢之故。非此復城郢也。史原不誤。索隱正義兩家皆失之。

太子珍少。○左傳作太子壬。國語及越世家又作軫。

十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于豫章。正義今洪州也。○左傳魯定二年秋。楚伐吳于豫章。是年楚昭之八年也。

王從臣子綦。○左傳國語皆作子期。

二十年楚滅頓滅胡。○春秋經滅頓在魯定之十四年。滅胡在十五年。滅胡之年。于楚昭為二十一年。年表同。此作二十年。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左傳及吳世家吳王伐越而死。在魯定之十四年。是年于楚昭為二十年。

昭王問周太史。○說苑云太史州黎。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集解徐廣曰。惠王之十年。○左傳魯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是年於楚為惠王之十一年。徐廣作十年。蓋據年表。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臣世駿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尚未列為諸侯也。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為諸侯。是年於楚為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子悼王熊疑立。○六國年表及通鑑俱作類。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臣照按。周本紀無此事。六國年表。是年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疑周字係鄭字之訛。

婁子弗而用申紀。○國策作申縛。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顧炎武曰。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為韓魏非。

迺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臣照按。戰國策遣勇士從宋遺齊王書。折券絕交。又張儀傳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則宋遺非人名也。疑當作迺使勇士從宋遺書。北辱齊王。落從字書字。

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索隱謂失商於之地也。○徐孚遠曰。索隱之言非也。謂賂以名都故也。若商於乃虛約耳。不為亡地。

趙主父在代。索隱主字亦作王。○徐孚遠曰。惠王父武靈王自號主父。故史因之。索隱誤也。

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戰國策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于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此云助三晉伐燕。與楚策異。

楚遣將軍景陽救趙。○六國年表云。春申君救趙。春申君列傳云。秦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此作景陽。與彼互異。

九年秦滅韓。○韓世家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是年為楚幽之八年。

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六國年表作弟郝立。

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秦始皇本紀作二十三年虜荊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史記卷四十考證

史記卷四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正義】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集解】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索隱】事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集解】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隱】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湫音酒小反賈逵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為非事具哀公元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集解】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鄒誕生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吳王追而圍之，

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集解】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與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定傾者與人，【集解】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人主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節事者以地。【集解】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索隱】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昭等解恐非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集解】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索隱】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乎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也【正義】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且吠人者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索隱】閒音紀閑反閒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國語云越飾美女二人使大夫種遺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耦耦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

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集解】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索隱】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者是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克可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正義】疥癬音介鮮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正義】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

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而汝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國語云吳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在哀十三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友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教士四萬人【索隱】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君子六千人【索隱】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正義】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也諸御千人伐吳【索隱】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索隱】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

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戹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集解】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集解】虞翻曰我為子得罪【索隱】虞翻注蓋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集解】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索隱】吳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索隱】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遂伏劍而死幎音覓顧野王云大巾覆也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集解】駰案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為於粵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為伯後遂僭而稱王也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集解】徐廣云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藁以空

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熒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菼執子王鼫與立【索隱】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勾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郯三十七年朱勾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於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忠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為菼蠋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顓蓋無顓後乃次無彊也則王之侯卽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蓋無顓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為楚所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言韓魏與楚鄰令越合於二晉而伐楚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集解】徐廣曰效猶見也於得晉者何也【正義】從不至已下此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畏秦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正義】南陽在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封之邑郯故郯國二邑皆齊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

南【正義】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外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集解】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索隱】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正義】酈音櫟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卽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酈在商鄧二州界也夏路以左【集解】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徐氏以爲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爲得也不足以備秦【正義】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襄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楚襄王控霸南土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爲方城按此說劉氏爲得云邑徒衆少不足備秦境武二關之道也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爲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鄰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毛而自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集解】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正義】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陜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於中以至無【集解】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正義】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邑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正義】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集解】徐廣曰一作寵長沙【正義】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鬭晉楚南復讎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竊兵西運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夫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歙宣並越西境屬越也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況字耳讎當作犨犨邑名字訛耳則犨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爲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爲四邑也越窺兵通無【集解】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按紀年粵子無顓甍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集解】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爲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於是嬰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退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

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索隱】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范蠡自謂也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集解】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集解】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獨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年表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集解】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鐵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駰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集解】駰案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之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

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集解】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正義】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寘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集解】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集解】徐廣曰。一作主。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彊。檇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恥。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蠡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吳彊。後不量力。滅於無彊。

史記卷四十一

史記卷四十一考證

越王勾踐世家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吳越春秋作元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吳師敗於檇李○越絕書作就李吳世家作姑蘇

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會稽典錄云○典監本訛作輿今改正

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正義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犬監本訛作人今改正

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國語勾踐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越絕書亦作越王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

大夫逢同諫曰○越絕書作馮同吳越春秋作扶同

虜齊高國以歸○臣照按哀十一年左傳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是高子敗國子見虜也後又云歸國子之元想當時歿於陳耳此兼言高子與左傳異

乃發習流二千索隱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徐天祐吳越春秋注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卽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

教士四萬人○吳越春秋教士作俊士

吳王使公孫雄○吳越春秋作王孫駱國語作王孫雄

誅太宰嚭○臣照按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伍子胥傳亦云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吳越春秋誅嚭并妻子但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左傳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仕越固無恙也

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四曰遺之好美以熒其志○臣照按熒猶惑也作榮者非

子王翳與立○左傳作適郢吳越春秋作與夷卽位一年卒

商於析酈宋胡之地正義酈音攤○酈字無攤音疑攤字之誤

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臣照按兩漢刊誤補遺曰吳故地在今吳松江太湖北太史公所云豈以吳伐越嘗至會稽耶勾踐棲于會稽韋昭謂山在今山陰南七里是吳師入越嘗絕江而至山陰不止浙江之北而已其實入越與入郢同雖嘗深入其國都而不能有其地然則吳地止於松江非浙江也王僤任以爲餘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兩國界址又唐人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皆未深考之故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攷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史記卷四十一考證

史記卷四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
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
初縣杜亦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
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爲縣也出地理志封三十三歲，
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爲司徒韋昭
據國語以爲說耳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
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
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虞翻曰周太史王室多故，予安
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
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徐廣曰虢在成皋鄶在密縣駰案虞翻曰虢姬姓東
虢也鄶妘姓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
十三里虢、鄶之君貪而好利，鄭語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
以貪冒是也虢叔文王弟鄶妘姓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
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
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
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
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
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曰謝申伯之國
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爲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
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

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
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
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
動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武王滅唐而國大叔故因以稱唐
叔虞杜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
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
鄶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鄢蔽補丹依𫘽歷莘也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
二邑鄢蔽補丹依𫘽歷莘君之土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爲說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
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
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上求勿反下戶骨反是爲武公。譙周
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
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爲武公之字耳武公十
年，娶申侯女，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
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
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
十七年生太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
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
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
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
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
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
京人畔段，段出走鄢。杜預曰今鄢陵也鄢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鄢頭
有村多萬家舊作鄢鄢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
按今衛州共城縣是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鄭
地也疑許州臨潁縣是也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

言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illegible]賈逵曰潁谷鄭地[illegible]括地志云潁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為潁墟故老云是潁考叔故居即酈元注水經所謂潁谷也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illegible]左傳隱二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illegible]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illegible]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illegible]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仲足是也此繻葛之戰在魯桓五年禰作眛並音迷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illegible]左氏作祝聃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illegible]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illegible]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亹為三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亹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illegible]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illegible]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婿雍糾欲殺祭仲[illegible]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illegible]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illegible]宋衷曰今潁川陽翟縣[illegible]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illegible]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illegible]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伐宋相連故知誤耳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為君是為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illegible]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鬭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

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幷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索隱】左氏云轘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索隱】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穨伐王，【索隱】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穨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奔溫，立弟穨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穨，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穨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索隱】踕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徙鄭宋忠云鄭新鄭也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集解】賈逵曰姞南燕姓夢天與之蘭，【集解】賈逵曰香名也曰：「余為伯鯈。余，爾祖也。【集解】賈逵曰伯鯈南燕祖以是為而子，【集解】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

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集解】犕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犕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非爵祿也故曰與左氏說異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集解】徐廣曰一作瑕【索隱】音既左傳作瑕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集解】杜預曰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

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巳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redacted]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redacted]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redacted]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redacted]案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redacted]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

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redacted]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redacted]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redacted]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redacted]劉音祕鄒本一作弗一作沸左傳作費音扶味反悼公元年鄦公[redacted]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redacted]睔音公選反訟不直楚

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
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
立其弟睔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
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
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
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redacted]繻音須鄒氏云一作纏其四月
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
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
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
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redacted]服虔曰洧
水名[redacted]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
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
卒子惲立是爲釐公[redacted]惲音紆粉反左傳作髡原釐公五年鄭相
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redacted]
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
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
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
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
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
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
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
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
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
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
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redacted]服虔曰四井爲邑子產讓受其三
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

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
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
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
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
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
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
林[redacted]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
臧[redacted]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redacted]賈逵曰商邱在漳南
杜預曰商邱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redacted]服虔曰商
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redacted]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
商[redacted]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redacted]
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
甲時有堯苗冑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
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於夏之墟爲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
之而封大叔遷唐子孫于杜謂之杜伯范氏所云在周爲唐杜氏也地記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
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爲唐舊國然則叔虞之封即此地也
叔虞[redacted]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
帝謂己[redacted]賈逵曰帝天也己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redacted]杜預曰取唐君之名
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
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爲晉
星[redacted]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
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redacted]服虔曰金天少皡也玄冥水官也脩長也
昧爲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redacted]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
[redacted]服虔曰脩昧之職宣汾洮[redacted]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redacted]服虔
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redacted]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也帝

用嘉之國之汾川【集解】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姒蓐黃實守其祀【集解】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集解】賈逵曰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集解】服虔曰禜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酈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涇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曰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集解】賈逵云愛惠也杜預云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集解】杜預曰戚城南鐵邱【正義】括地志云鐵邱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

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三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索隱】案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索隱】案年表曰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綵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集解】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也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集解】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虢鄶獻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毓慶伯服生囚叔詹尸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

史記卷四十二

史記卷四十二考證

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臣照按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此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乃年表又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不宜自乖異豈傳聞異辭故兩著於管耶

友初封於鄭索隱系本云桓公居棫林○鄭康成詩譜韋昭國語註皆作咸林

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臣照按虢鄶獻十邑事先儒多言其非實毛詩疏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又左傳疏云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

又集解十邑謂虢鄶鄢蔽補丹依畴歷莘也○監本訛丹為舟訛莘為華今俱改正

又索隱虞翻注皆依國語為說○說監本訛作記今改正

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臣照按十六國春秋西燕慕容䚭妻晝寢而生子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其夫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據此則鄭莊公生之易也諸儒解左傳者並不用馬遷之說

潁谷之考叔正義即鄭元注水經○元監本訛作云今改正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春秋經宋督殺孔父在魯桓二年據年表於鄭莊為三十四年

九月辛亥忽出奔衛○辛亥左傳作丁亥

夏厲公出居邊邑櫟○春秋經魯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秋厲公卒○春秋經魯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此秋字應是夏字之訛

子文公踕立○左傳作捷監本訛作踺今改正

冬翟攻伐襄王○攻左傳事在秋

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余有丁曰左傳賣鄭者杞子乃秦人之戍鄭者

敗秦兵於汪○左傳秦晉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此汪疑彭衙之誤

鄭與晉盟鄢陵○左傳作辰陵

孤之罪也○之監本訛作乏今改正

兵於洧上正義與溱水合○合監本訛作名今改正

而國太叔焉○焉監本訛作為今改正

秋定公朝晉昭公○左傳事在夏

十三年定公卒○年表十六年卒

子獻公蠆立○公羊作囆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臣照按左傳魯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疾數月而卒是年當鄭定公之八年距聲公五年蓋相隔二十七年矣應從左傳

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孫季遠曰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非成公少子也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哀十七年左傳楚滅陳是年於聲公為二十三年

共公三年晉滅知伯○六國年表在共公二年

史記卷四十二考證

史記卷四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illegible]中音衍。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illegible]徐廣曰或云皋狼地名在西河。[illegible]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皋狼而徐廣云皋狼蓋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皋狼是西河郡之縣名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皋狼故云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illegible]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使駟調也並四曰乘兩曰匹[illegible]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曰疋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illegible]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騄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illegible]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而徐偃王反，[illegible]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后倉。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illegible]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也。乃賜造父以趙城，[illegible]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illegible]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illegible]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illegible]今河東皮氏縣耿鄉。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illegible]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誤。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illegible]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鴈門原平縣也[illegible]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illegible]穆嬴也。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

踊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集解】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集解】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集解】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幷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集解】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

譜云兼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案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殺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系本云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藏一作籍籍錄也謂當時卽記錄書之於籍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子之疾在定公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取衛都鄙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卽姓嬴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簡子見當道者乃竊曰譆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

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redacted]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
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redacted]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
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
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
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
且有革政而胡服[redacted]謂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幷二國於翟[redacted]武靈
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
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redacted]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偏召諸
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
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
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
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
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
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
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
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redacted]地道記云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
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
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
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
衞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redacted]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衞衞人恐懼故貢五
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redacted]服虔曰午
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
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redacted]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
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redacted]服虔曰稷午子
晉君使籍秦圍邯鄲[redacted]駰案左傳曰籍秦此時爲上軍司馬[redacted]系本籍秦晉大

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荀寅范吉射與午善[redacted]駰案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
范吉射之姻[redacted]系本云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
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
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子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不肯
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redacted]按會食邑
於范因爲范氏又中行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爲中行因號中行氏元與智氏因承襲逝遨姓荀氏
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
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redacted]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
以范皋繹代之[redacted]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櫟言於晉侯曰[redacted]
服虔曰荀櫟智文子[redacted]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
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redacted]賈逵
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
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redacted]不佞韓簡子哆魏簡子系
本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
未二子奔朝歌[redacted]范吉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爲請[redacted]服虔曰以
其罪輕於荀范也[redacted]按趙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爲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
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
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
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
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
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
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
是以憂也[redacted]駰案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

劉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
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
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
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括地志云故戚
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公二十一
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
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吉射也趙竟有邯鄲柏人范
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
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
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
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
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
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
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
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
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並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
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
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脫
誤在此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左哀公二十年傳云簡子死襄
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爲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
惡同之故減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朞而已按
簡子死及使吳年月皆謬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
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
名賈母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
外也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音斗合作料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銅
也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錐以

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
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笄今磨笄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爲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
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
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也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
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
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
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
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或作哀公其大父名
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
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
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括地志云王澤在絳
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
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
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
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
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
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
髭頓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或作隨界一作
介奄有河宗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柏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
也至于休溷諸貉音陌自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
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亦戎國襄子再拜受
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
者三版何休云八尺曰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
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
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

還閒改爲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
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
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
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
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括地
志云三神祀今名原過祠，今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
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卽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
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
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
浣立爲太子。【索隱】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起，卽襄子之子，不云伯魯，非也。
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卽位，治
中牟。【集解】駰案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
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衞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衞適晉之
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正義】此趙中牟在
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卽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
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系本云襄子子桓子，
與此不同。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
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集解】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
公者，考王弟而定王子。【索隱】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爲趙武靈王所
滅，不言誰之子孫。徐廣云西周桓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十三年，城平邑。【集解】
駰案地理志云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
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
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
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
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
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

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
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集解】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
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自代來，謂公仲曰：
「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
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
「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
逌然。【索隱】逌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止歌者田。攸攸，氣行貌，寬緩也。明
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
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
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
爲內史，【集解】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賜相國衣二
襲。單複具爲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
其事，蓋別有所據。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
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
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邱。【集解】駰案地理志云代郡
有靈邱縣。三年，救魏于廩邱，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
築剛平【正義】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衞。五年，齊魏爲衞攻趙，取
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
也。八年，拔魏黃城。【集解】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
冠氏縣南，因黃溝爲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
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趙州房子縣是。十一年，魏韓趙共
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集解】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正義】
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十二
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
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集解】徐廣曰戊一作

戌。伐魏，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正義】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鄄。【正義】濮州鄄城縣是。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正義】案地理志云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索隱】涿音濁。徐廣云長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杜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集解】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括地志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集解】徐廣曰：阿亦作會也。【正義】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蓋在石、隰等州界地。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集解】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集解】徐廣曰：在平陽。【正義】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集解】徐廣曰：在馬邱。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兗州縣也。平陸城即古厥國也。與燕會阿。【正義】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按燕趙即此地。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集解】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榱也。屋柖之兩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洺州臨洺縣北二里。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

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系本云肅侯名語。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正義】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蓋在河北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集解】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集解】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陵。【正義】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正義】并州孟縣西有白鹿泓，源出白鹿山南渚，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馬，【集解】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索隱】案地理志云山陽有黃縣。【正義】黃城在魏州，前拔之，卻為魏，今趙圍之矣。築長城。【正義】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集解】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于桑邱。【索隱】案地理志云泰山有桑邱縣。【正義】括地志云：桑邱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邱，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邱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索隱】名雍。武靈王元年，【集解】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在洺州臨洺縣也。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索隱】

畫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正義】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集解】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索隱】案：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正義】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疏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索隱】莊，一作芘，音疋婢反。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集解】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索隱】苕音條。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又本草經曰：陵苕生下溼水中，七月生華，紫草，可以染帛，煑沐頭髮即黑也。命乎命乎，曾無我嬴！」【集解】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己貴盛盈墻也。【索隱】按：命，名也。嬴，姓嬴也。言世衆名其美好，曾無我好嬴也。重言名呼者，以談說衆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索隱】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集解】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集解】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為野臺，【集解】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六十三里。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集解】徐廣曰：一作絕。臏音丁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趙州縣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黃華蓋西河側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正義】即林胡也。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五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東有胡，【正義】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也。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七國時趙邑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趙西境也。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為達理也。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卒，子律反。盡也。言盡世閒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為敵弱，【正義】我為胡服，敵人必困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序，重也。往古也，謂趙簡子、襄子也。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譏累也。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正義】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驁遨敖慢之民怨望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

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集解】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索隱】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索隱】案出猶成也【正義】鄭玄云止至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索隱】緤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集解】徐廣曰五帝本紀曰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集解】【索隱】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正義】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正義】按屬南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越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甌駱皆芊姓也世本云越芊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集解】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卻冠秫絀【集解】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也【索隱】鉥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緤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集解】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索隱】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集解】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

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
令也趙文趙造周袑【集解】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趙俊皆諫止
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
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
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
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
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
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
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
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
秀士也【索隱】言方俗辟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
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
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
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
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
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
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集解】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
至榆中【正義】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
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
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
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
胡代趙與之陘【集解】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
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正義】與音與陘音荊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代趙
之兵與諸軍向并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邱華陽鴟上之關合軍曲陽【集解】
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
即上曲陽也在常山郡也以攻取丹邱【正義】蓋邢州丹邱縣也華陽【正義】括地志云

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恒陽
縣北百四十里鴟之塞【索隱】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鴟一作鴻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
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
然一本作鴻字誤也王軍取鄗石邑【集解】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
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六國時舊邑封龍【正義】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
十五里邑因山為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二十
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
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
衰憐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
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
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
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
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
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
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
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
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
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
也惠文王【集解】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
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
其王於膚施【集解】徐廣曰在上郡【正義】今延州膚施縣也起靈壽【集解】徐廣曰在
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
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正義】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理志云
東安陽縣屬代郡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
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
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

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illegible]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爲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illegible]即下文高信也[illegible]上音申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

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illegible]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也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illegible]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閉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illegible]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閉藏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illegible]綦毋邃曰鷇爵子也[illegible]生受哺者謂之鷇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illegible]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illegible]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illegible]徐廣曰皆屬涿郡鄚音莫八年城南行唐[illegible]徐廣曰在常山[illegible]行寒庚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爲南行唐築城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illegible]劉伯莊云蓋在南陽魯陽關按汝州魯山縣古魯陽城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illegible][illegible]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illegible]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illegible]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主死[illegible]蓋吳娃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illegible]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舉齊是此文爲得蓋此年同

伐齊耳【正義】尉郇縣也與秦會中陽【正義】括地志中陽故城在汾州隰城縣南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正義】與國趙也秦趙今爲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正義】河南之地兩川之間魏亡晉國【正義】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正義】沙邱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斂減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滅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正義】鄜延等州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御引前書也他皆倣此羊腸

之西【正義】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句注之南【正義】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言秦踰句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以趙王爲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索隱】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齊王以身徙趙王之患也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言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平根柔於魏【集解】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河陽曰河雍向曰高平也根柔一作檢柔一作平柔【索隱】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日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反巠分【集解】徐廣曰一作王公巠音胡鼎反先俞於趙【集解】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索隱】巠音邢分字誤當作山字括地志云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戍郭注云西俞即鴈門山也按西先輩相近蓋陘山西險二山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齊之事王宜爲上佼【索隱】【正義】佼猶行也而今乃抵皋【索隱】謂共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肥國所都也樂平城沾縣東昔陽城肥國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沾縣城也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邯會城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邯會城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

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再之衛東陽伐魏氏也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黽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索隱】音祈傳云伐齊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及攻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集解】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集解】徐廣曰屬齊郡【索隱】燕周趙人為趙將【正義】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司馬彪云華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正義】今嬀州也代地【索隱】蓋東胡叛趙驅略代地人衆以叛故取之也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索隱】案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恆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集解】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樂資云其王即惠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索隱】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閼與山在洺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索隱】因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在邯鄲縣西北十里也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集解】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

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正義】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為質兵乃出【索隱】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索隱】案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束晳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年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束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謬也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

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子義趙之賢人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拔之又攻韓注人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裻衣背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之字秦蠶食韓氏國中斷不通夫牛耕田種穀至秋則收之成熟之義也言秦伐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其收獲矣水通糧秦從渭水漕糧東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蠶食上乘倍戰者乘承證反蠶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爲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案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爲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軍長平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衆反燕地也趙以靈邱封楚相春申君括地志云靈邱蔚州理縣也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魏公子傳云趙王以

鄗爲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謬耳秦圍邯鄲乃解
十年燕攻昌壯[redacted]徐廣曰一作城[redacted]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信
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
梁軍破之[redacted]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redacted]信梁秦將也[redacted]信梁蓋王齕號也秦本紀云
昭襄王五十年王齕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中軍秦兵
罷是也太子死[redacted]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redacted]趙太子也史失名而
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redacted]徒父趙大夫名祺十一年城元
氏[redacted]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redacted]元氏趙州縣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
[redacted]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redacted]徐廣曰廥廄之
名音膾也[redacted]廥積芻藁之處爲火所燒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redacted]年表
在十五年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redacted]尉文蓋地
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古文實略文省耳[redacted]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
號也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
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
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
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
不可王曰吾卽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
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
攻鄗卿秦將而攻代[redacted]二人皆燕將姓名廉頗爲趙將破殺
栗腹虜卿秦樂閒[redacted]三人皆燕將姓也十六年廉頗圍燕以
樂乘爲武襄君[redacted]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十七年假相大將
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redacted]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
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redacted]徐廣曰在
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redacted]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以
龍兌汾門臨樂與燕[redacted]徐廣曰龍兌汾門在北新城方城有臨鄉[redacted]括地志云
北新城故城在易州遂城縣西南二十里按遂城西南二十五里有龍山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

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倫按蓋謂龍兌也汾門括地志云易
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三源奇發同瀉一澗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
竄南出鄉石成井蓋汾字誤也遂城及永樂北新城地也臨樂括地志云臨鄉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
里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redacted]徐廣曰葛城在高陽平舒在代郡[redacted]括地志
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平舒故城在蔚州靈邱縣北九十三里二十
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
頗將攻繁陽取之[redacted]徐廣曰在頓邱[redacted]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
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
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
備[redacted]徐廣曰一作脩行大備之禮也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redacted]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按中牟山之側時二邑皆屬
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redacted]
徐廣曰武遂屬安平[redacted]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
邑屬燕趙使李牧拔之也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redacted]人姓名也爲
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
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計而內
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
遣春平君而留平都[redacted]括地志云平都縣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春平
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
善因遣之[redacted]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redacted]按太子卽春平君也城韓皋三
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
之銳師攻秦蕞[redacted]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redacted]徐廣
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redacted]饒安滄州縣也七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五年傅抵
[redacted]上音付下音邸趙將姓名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redacted]屬貝州在河北岸
河外師守河梁[redacted]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長安君
以饒[redacted]卽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號也魏與趙

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索隱】按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正義】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兵未罷，秦攻鄴，拔之。【集解】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閒又年表曰拔閼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集解】徐廣曰又云播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諡【索隱】徐廣云王遷無諡今唯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諡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恆州藁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正義】括地志云肥纍故城在恆州藁城縣西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索隱】上音婆又音盤又作蒲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集解】徐廣曰樂徐一作除北至平陰，【正義】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也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正義】其坼謂見在亦在晉汾二州界也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集解】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寶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犬，靈歌處女。胡服雖霸，遂立非所。頗牧不用，王遷囚虜。

史記卷四十三考證

趙世家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臣照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烏得謂無據乎。

居原任國政。索隱今鴈門原平縣也。○原平監本作平原。考後漢書地理志改正。

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容齋隨筆曰。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困學紀聞曰。左傳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云。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考要曰。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據。

更立襄公曾孫周。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大父捷。襄公少子也。與此同。與索隱不符。年表亦脫曾字。與此異。

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取衛都鄗。○監本訛作衛取都鄗。今改正。

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徐孚遠曰。吾見子晰者。蓋言夢中見子甚明白也。不謂其人名晰。

簡子曰奏之。○簡監本訛作節。今改正。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余有丁曰。范中行氏囚邯鄲午而作亂。其說見下。此先言之誤。

陸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集解徐廣曰。一作維。○臣照按徐孚遠曰。本文各字。蓋言殺代王及其從官。各用銅枓擊之也。徐廣曰一作維。則以維為宰人名也。今按徐廣說是。蓋以枓擊殺代王者。猶寘劍魚中之類。代王既死。其從官之被殺。固不必問其用何器矣。寧有令庖人盡持枓以為戰具之理耶。

唯高共。集解徐廣曰。一作赫。○韓非子及淮南人間訓作高赫。呂氏春秋作高赦。

敗齊于靈邱。集解地理志曰代郡有靈邱縣。○余有丁曰。此靈邱齊地。非代郡之靈邱。

命乎命乎。曾無我嬴。○列女傳作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嬴嬴。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按年表在十九年。

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戰國策作窮有辭讓之節。

禹袒裸國。○按戰國策云禹袒入裸國。

王緤。○戰國策作王孫緤。

兄弟之通義也。集解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戰國策作先王。

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集解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按秦藩本此下有正義按安平縣屬定州也共八字。

仇液之韓。○戰國策作仇赫。

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卮林曰。子長既云是為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又云吳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為孟姚無疑。不得以為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

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及歷代帝王妃后皆從夫或別自易諱未有從其子謚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謚稱歷考古今未聞斯與

主父死惠文王立○徐孚遠曰主父已傳位於子此云惠文王立誤也

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戰國策作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以趙王爲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徐孚遠曰此注不明蓋言齊之所以見惡於天下者以其服事趙也故下云齊倍約而殉王之患爲齊解於趙語

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戰國策作反温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臣照按說苑柴臣有左師觸龍荀子議兵篇楚子開封于宋曹觸龍斷於軍觸龍古有是名戰國策作觸讋并下言字作一字蓋誤也

老婦特輦而行索隱束晳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束廣徵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卮林曰以惠文后爲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尚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爲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矣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于惠文理亦有之即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面皆焦髮始白七七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徵謂三十有奇果未爲得也

有城市邑十七○戰國策作七十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按年表阬卒在六年

虜卿秦樂閒○徐孚遠曰樂閒以諫燕王不聽自歸趙非戰敗被虜也

秦召春平君○戰國策作春平侯

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戰國策平都下有侯字

吾聞馮王孫曰○馮唐傳云唐子遂字王孫與余善

史記卷四十三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　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　正義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酆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集解】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集解】晉掌卜大夫郭偃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左傳武子名犫。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與犫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對大夫代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晉州霍邑縣，漢彘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

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集解】左傳云僇楊干之僕。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謚為昭子。【集解】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系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系本云獻子名荼。荼，莊子之子，無魏嬴也。

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

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吉射。

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侈，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

魏侈之孫曰魏桓子，【索隱】系本云襄子生桓子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索隱】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智伯，知瑤也，本姓荀，亦曰荀瑤。【正義】知音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分其地。

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集解】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瘣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索隱】系本武子名啟章，康子之子。桓子名嘉，襄子之子。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

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郃陽，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罃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過，先臥反。文侯軾干木閭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駔，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衞州，折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

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駰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括地志云：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鑄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年表作齊侵陰晉。秦本紀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寧秦。徐氏云今之華陰也。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地，城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得其將識。識，將名也。武下，魏地。是歲，文侯卒，紀年云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又系本敬侯名章。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括地志云：故垣城，漢垣縣，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七年，伐齊，至桑丘。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齊至

桑丘也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九年翟敗我于澮【索隱】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正義】括地志云澮高山又云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澮水出此山也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義】靈丘蔚州縣也時屬齊故三晉伐之也齊威王初立【索隱】按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正義】藺在石州趙之西北屬趙故云趙北藺也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侯卒【索隱】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索隱】中音仲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頎音祈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索隱】懿侯哀侯之子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集解】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集解】徐廣曰除一作倍【索隱】按除除魏罃及王錯也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集解】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隱】系本云成侯名種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集解】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衛縣也【索隱】田完系家云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正義】魏州魏城縣古之觀國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之衰滅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武堵為秦所敗【集解】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陽六年伐取宋

儀臺【索隱】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塞先代反括地志云棝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棝音固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邯鄲洺州縣也漳水名漳水源出洺州武安縣三門山也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集解】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三十年魏伐趙【正義】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索隱】闕案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正義】括地志云故圍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卽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上盡矣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索隱】啜穿悅反汁之入反冀功勳者眾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

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集解】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按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肦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破之馬陵按南梁在汝州又此傳云太子爲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按孫子減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太子申大破魏軍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於南梁韓急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困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說定非也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東鄙【索隱】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齊田肦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集解】徐廣曰今浚儀駰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紀年以爲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梁按今汴州浚儀也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集解】駰案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集解】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子襄王立【索隱】系本襄王名嗣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集解】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集解】徐廣曰二年伐趙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集解】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括地志云雕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圍我焦曲沃【正義】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虢城中東北隅周同姓也曲沃有城在陝縣西南三十二里按今有曲沃店也予秦河西之地【正義】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北之地盡入秦也六年與秦會應【集解】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索隱】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正義】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魏伐楚敗之陘山【集解】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縣西南三十里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正義】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也秦自華州鄭縣已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白於山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降我蒲陽【正義】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集解】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閒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正義】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平周【正義】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汾州介休縣西五十里也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索隱】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韓魏楚趙燕也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括地志云觀津城在冀州棗彊縣東南二十五里本趙邑今屬魏也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索隱】樗里子秦昭王弟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走犀首岸

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政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聲子於濮也）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紀年云八年翟章伐衛）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如耳魏大夫姓名也）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閼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閼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若斷羊腸拔閼與北連恒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為二也）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醳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昭魚昭奚恤也）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太子即襄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

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紀年作晉陽封谷陽晉當作晉陽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河渭絕一日）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系本昭王名遬）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即王城也今河南郡城也）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一里）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系本安僖王名圉）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三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

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集解】徐廣曰：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索隱】博頭有刻為梟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集解】徐廣曰：郪，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郪丘今為宋公縣。【索隱】郪，七系反，又音妻。【正義】郪，七私反，又音妻。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郪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為新郪，章帝封殷後，更名宋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索隱】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琴，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甕山。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堡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壑二十許丈，望之極為奇觀矣。按引此灌平陽城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易音以豉反。於是秦王恐。

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正義】危，棟上也。【索隱】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升屋以避兵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

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 戰國策亦作鄰俗本或作鄰非 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 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閼與而趙奢破秦軍也 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 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 行三千里 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從褒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 而攻冥阨之塞 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爲今江夏鄳縣 冥音盲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上有故石城水經注云或言在鄳指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此其一也 所行甚遠所攻甚難 攻亦作致戰國策見作致軍言致軍糧難也 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 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 右蔡左召陵 徐廣曰一無左字 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並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在南面向東皆身之右定無左字也 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 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 徐廣曰在脩武郟縣

有茅亭 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攢茅括地志云攢茅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脩武也 邢丘 徐廣曰在平皋 括地志云平皋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以其在河之皋地也 城垝津以臨河內 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字垝津在河北垝音九毀反 垝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城南有延津是也 河內共汲必危 徐廣曰汲縣屬河內 汲亦作波波及汲皆縣名俱屬河內 有鄭地 徐廣曰成皋滎陽亦屬鄭 得垣雍 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 雍於用反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卷縣理或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溝歷雍灌大梁城也 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 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鄉征羌有安陵亭 括地志云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爲安陵也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今伐之重非也 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 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葉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也 聽使者之惡之 聽平聲使去聲 隨安陵氏而亡之 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許必危矣秦有許地魏國可無害 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 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四十里許昌故城是也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爲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理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十四君爲楚所滅三鄭背晉其地屬韓 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 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 徐廣曰林鄉在宛縣 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 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 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 徐廣曰一作城也 圃即圃田圃田鄭藪屬魏戰國策作國中 括地志云圃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

藪曰圃田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集解】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閭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觀曰都，並魏臺邑名。【正義】墮，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寃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陶，曹州定陶也。衛，即宋州楚丘縣，衛文公都之。秦兵歷取其郊也。北至平監。【集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正義】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鄭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並魏地也。河外河內，【正義】河外謂華州以東至虢、陝，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也。大縣數十，【集解】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集解】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索隱】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橈音苦孝反。謂韓被秦之兵擾，已經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識猶知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索隱】從，足松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言韓以質子入趙，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效猶致也。謂致故地於趙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索隱】無忌令魏王速受楚趙之從，趙楚挾持韓之質以存韓，而魏以求地，韓必效之，勝於與秦伐韓，又與秦鄰之禍殃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集解】徐廣曰：朝歌有甯鄉。【正義】共，衛州共城縣。甯，懷州脩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共、甯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使道安成，【正義】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正義】括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北五十里。公子無忌奪晉鄙兵地，故名魏德城。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因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索隱】戰國策作「蘇秦爲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戰國策作「公孫衍」。『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因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索隱】系本安釐王生景湣王午也。信陵君無忌卒。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集解】徐廣曰：衛從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集解】徐廣曰：十二年獻城於秦。【正義】括地志云：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鄭州。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集解】徐廣曰：二年新鄭反。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索隱】[illegible]案：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譙周云：以予所聞，所謂國之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爲姓大名始賞盈數自正胥裔繁昌世載忠正楊干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實彊盛大梁東徙長安北偵卯旣無功卬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政

史記卷四十四

史記卷四十四考證

魏世家生武子索隱代亦不同○同監本訛作周今改正

生魏後索隱魏曼多是也○多監本訛作後今改正

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臣照按威字下疑脫烈字

梁惟陰合陽○六國年表惟陰作雒陽紀年作汾陰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六國年表在十八年此入二十五年

今所置非成則璜○說苑臣術篇作季成子翟觸又作公孫季成翟黃韓詩外傳亦作翟黃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說苑臣術篇作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

臣進屈侯鮒○說苑鮒作附

齊伐取我襄陵○六國年表襄陵作襄陽

公子朔為亂○趙世家大國年表俱作公子朝

戰於濁澤○趙世家及年表俱作涿澤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六國年表敗懷是元年事敗馬陵是二年事

虜我將公孫痤○商君傳作公叔痤

是歲惠王卒○困學紀聞曰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子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秦本紀惠文君七年敗龍賈八年魏納河西地是兩年事此併入一年

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太子即襄王也○臣照按余有丁曰戰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今按襄王乃哀王之父豈得謂太子即襄王乎當是昭王無疑司馬貞未必誤至于此乃傳寫之譌謬也

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臣照按秦紀云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蓋合韓魏之兵共斬首二十四萬耳魏韓兩世家各言二十四萬蓋失實矣

芒卯以詐重○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卯以智詐見重于魏共九字

二年又拔我三城○六國年表作秦拔我兩城

蘇代謂魏王曰○蘇代戰國策作孫臣

不湛者三版○湛一本作浸

此亦王之天時已○天時國策作大時

史記卷四十四考證

史記卷四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正義】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曰韓武子。【索隱】按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如此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系本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正義】音安括地志云故鞍城今俗名馬鞍城在濟州平陰縣十里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正義】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

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系本作平子名須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平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簡子代。【集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武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虔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集解】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集解】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澮古外反在絳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二年宋取我黃池【集解】徐廣曰在平丘魏取朱六年伐東周【正義】
河南鞏縣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
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姬亦作玘
並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
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
旱作高門屈宜臼【集解】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
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
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
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集解】
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子宣惠王立【索隱】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
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為宣惠王之年又上
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宣惠
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按此則舉是韓將不
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十一年
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集解】徐廣曰潁
川鄢陵縣音於乾反【正義】今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
脩魚虜得韓將鰒申差於濁澤【集解】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正義】
【索隱】脩魚地名鰒申差二將名鰒音瘦亦作鯁【正義】拔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
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
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定謬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
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公仲韓相國名侈
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
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
二之計也【索隱】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
公仲之行【索隱】警戒也戰國策作儆亦同將西購於秦【索隱】戰國策作講講亦謀

講與購求意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
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
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
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
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不
能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
楚也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言韓以楚必救己己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為雁行
而來言不同心嫌進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
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
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
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
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
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
楚徇韓【索隱】徇從死也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
行【索隱】止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
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
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
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
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
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
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
破我岸門【集解】徐廣曰潁陰有岸亭【正義】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
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集解】徐廣曰周赧王之三年也
與秦共攻楚【集解】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
丹陽【索隱】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左傳劍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
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集解】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

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 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 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 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 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 十一年秦伐我取穰 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悝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 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為太子時蟣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 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 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 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 徐廣曰在陽翟 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杵臼也 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 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煑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 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 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出嶢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 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 殆不合於南鄭 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 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謂前時計謀也 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 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 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 言楚陰知秦不為公用亦必易與公相支拒也 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 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篤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是也 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 楚乃塞南河四關守之韓不能救三川 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 徐廣曰一作唐 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 徐廣曰楚相國戰國策謂之昭獻也 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 劉氏云許言昭魚來秦欲得秦官之璽收印取之義也 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 先以身存韓之計而後知張儀為秦到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於齊楚 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 惡烏故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之計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不輕欺無秦也 於是楚解雍氏圍 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殽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十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 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 自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註徐廣云楚圍雍氏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謬也然是公孫昧卻述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 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 芊姓戎名秦宣太后弟號新城君 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蝨也 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蝨及公子咎並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蟣蝨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先亦與蟣蝨爭立故事重而文倒也 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 令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替蟣蝨也 為于僞反下同 楚王聽入質子於韓 質子蟣蝨也 蘇代令芊戎為韓求蟣蝨入於韓楚不聽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 則公叔伯嬰

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秦楚挾
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
質子於楚（令芊戎教秦於楚索韓所送質子令入之於秦也）楚不聽怨結
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言韓合齊魏以圍楚楚必尊重
芊戎以求秦救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
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故
韓竟立咎爲太子也）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來（蘇代爲韓立計故得齊魏
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
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
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
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宛於元反宛鄧州縣也時屬韓也）六年與
秦武遂地二百里（此武遂及上武遂皆宜陽近地）十年秦敗我師
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
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鳶
（音捐韓將姓名）救魏爲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
攻我華陽（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韓告急於秦
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徐廣曰一作荃戰國策作田苓）曰事急
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
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
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
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穰
侯曰君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
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
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陘音刑秦拔陘城於汾水之旁陘故城在絳州
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太行山在懷州河內
縣北二十五里也）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
趙上黨（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
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
陽城西三十七里也）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
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
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
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
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
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
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
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俱侯惠文僭主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史記卷四十五

史記卷四十五考證

韓世家曰韓武子。索隱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臣照按傳稱叔向謂宣子有欒武子之貧以爲能其德矣其云修武子之德者自謂欒懷子耳索隱誤。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系本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孜左傳正義引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與此所引不同。

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吳師道戰國策補注曰策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蹵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夫哀侯既弑其子懿侯卽立許異將誰相哉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爲哀侯耳又威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哀侯解者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君山山堅卽韓嚴也君山卽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通鑑書嚴遂弑哀侯綱目書嚴遂下註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憂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韓姬弑其君悼公。索隱王劭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徐孚遠曰蓋以昭侯首尾二十六年中間特云殺悼公故曰不知悼公何君也蓋史誤。

十一年君號爲王。○按楚世家及六國年表韓君稱王在楚懷之六年是年於韓爲十年此作十一年。

公子幾虱。○戰國策作幾瑟。

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國策云請道于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兵於南鄭矣。

司馬庚三反於郢。集解徐廣曰一作唐。○戰國策作司馬康。

史記卷四十五考證

史記卷四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redacted]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卽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redacted]杜預云姜姓之先為堯四嶽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redacted]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為田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redacted]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redacted]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redacted]徐廣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redacted]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redacted]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redacted]徐廣曰一作芷[redacted]系本作閬孟克芷昌改反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redacted]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redacted]釐音僖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redacted]徐廣曰一作舒子[redacted]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redacted]惠子名夏昭子名齹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

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 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 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 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 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 駰案監一作闞 監如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 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言嫗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辯歸陳氏也 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 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 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 齊系家云子我夕賈逵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太史誤爾 常與田氏有郄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 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 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

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 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 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 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 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 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 徐廣曰安平在北海 司馬彪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是 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青州即北海郡也 至琅邪 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爲田常封邑也 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實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恆爲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爲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哉雖子七十猶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也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 徐廣曰盤一作塈 塈音許既反系本作班 相齊常謚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 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 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 系本名伯 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 明年伐

魯葛及安陵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凡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兖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郕魯孟邑是也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毋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毋者字譌缺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今名濛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也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音土代反最音祖外反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兖州縣也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徐廣蓋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謬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大臣謂騶忌段干朋如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臣爾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騶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

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六年救衛桓公卒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兖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晉伐我至博陵在濟州西界也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閒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

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索隱】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攫之深【集解】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已足反醳之愉者【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醳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閒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髠見之曰善說哉髠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髠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若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髠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豨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爲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髠曰弓膠昔幹【集解】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索隱】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析幹則析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槩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傅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傅合於疏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特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髠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淳于髠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髠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索隱】案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髠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爲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髠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髠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髠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倨淳于髠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絲氂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韓嬰詩外傳以爲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索隱】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鄒莒宋魯之比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集解】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

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
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
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redacted]襄陵
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redacted]
戰國策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
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
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
兵擊魏大敗之桂陵[redacted]在威王二十六年[redacted]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
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
殺其大夫牟辛[redacted]徐廣曰一作夫人[redacted]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
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殺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三十
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
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
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
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
求成侯不勝而犇[redacted]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讒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
犇也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爲得卽與系家不同也三十六年
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
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
於南梁[redacted]晉太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爲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redacted]括地志云故梁在汝
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
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
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
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redacted]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
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早救之此云騶忌者王劭云此時騶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

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爲宣王又横稱騶忌者蓋此說皆誤爾孫子曰[redacted]孫臏夫韓魏
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
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
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
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
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redacted]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
[redacted]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
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redacted]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
五里盟而去[redacted]徐廣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
南[redacted]沛郡平阿縣也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redacted]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
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卽爲魏襄王之年又以此
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
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
自如騶衍淳于髡[redacted]贊登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redacted]白眼反藝文志云田
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也接子[redacted]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愼
到[redacted]趙人戰國時處士藝文志作愼子四十二篇也環淵[redacted]楚人孟子傳云環淵著書上下
篇也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redacted]駰案劉向別錄曰齊有稷
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redacted]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
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爾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莒子如
齊盟于稷門是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redacted]系本名遂湣王
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
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
年攻魏楚圍雍氏[redacted]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

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redacted]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煮棗將拔[redacted]徐廣曰在濟陰宛朐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redacted]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故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redacted]逐謂隨逐也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郤齊宋馮因摶[redacted]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redacted]摶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redacted]屈丐楚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redacted]三川韓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redacted]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redacted]施張設也言秦王與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redacted]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己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redacted]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redacted]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redacted]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御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嗇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此其嗇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redacted]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redacted]徐廣曰齊孟嘗君為相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redacted]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redacted]關案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redacted]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redacted]齊王曰嘻嗇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redacted]關案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redacted]關案陽地濮陽之地[redacted]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redacted]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redacted]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redacted]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

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
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正義】括地志云
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同韓聶與吾友
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
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
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索隱】年表
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
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
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
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
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
人言善齊者也【索隱】軼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戰國策作結轍伏式
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
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
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
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正義】懷州温城齊南割楚之
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
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
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
西【集解】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卻燕將樂毅
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
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
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
齊【索隱】淖音女教反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
分齊之侵地鹵器【索隱】鹵掠齊寶器也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
變名姓爲莒太史敫【集解】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敫女奇

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
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
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
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
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
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
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
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
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
田單爲安平君【正義】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也十四年
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
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
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蓋齊之謀臣史失名
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
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
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索隱】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
楚爲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
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
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
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
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
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
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
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
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
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

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集解案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今衛州共城縣也。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集解徐廣曰：戰國策曰秦建遷於共松柏間也。正義耶音邪。謂是建客耶？客說建任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正義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孺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辭羇旅，終焉鳳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爭彊。和始擅命，威遂稱王。王濟急燕趙，第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柏蒼蒼。

史記卷四十六

史記卷四十六考證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顧炎武曰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

子太公和立索隱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徐孚遠曰莊生在齊宣王時豈得逆數王建以爲十二代蓋總言田氏擅齊之數

騶忌曰○徐孚遠曰騶忌始以鼓琴干成王不宜在桓公巳與拜議且其事與下文所載亦相類

段干朋曰○此與下文救趙之事戰國策皆作段干綸春秋後語作段干萌

孫子曰○戰國策以爲田臣思之言

孫子爲帥○帥一本作師

夫約鈞然○臣照按戰國策補注曰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疑鈞字即約字之訛而又重出耳去鈞然二字文義自明

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集解徐廣曰按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臣照按樂毅傳燕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樂毅幷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焉得云無楚伐齊事也

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嚮否也○臣照按古字簡少詳佯祥三字通爲詳此詳字作祥解

史記卷四十六考證

史記卷四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孔子世家第十七

【索隱】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旣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集解】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陬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與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卽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卽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從曲阜仍號闕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括地志云叔梁紇廟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址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紇廟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爾【正義】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圩音烏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窊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干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家語云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正義】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禮記云孔子母合葬於防也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笄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爾非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集解】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慎謂以綍引棺就殯所也郰人【索隱】郰音鄹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索隱】與音預季氏為饗飲魯文學之士孔子與迎而往陽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索隱】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絰與饗為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嘗學之意是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集解】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集解】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集解】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集解】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集解】杜預曰三命上

銘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redacted]服虔曰僂傴俯
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redacted]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redacted]杜預曰其
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redacted]杜預曰於是鼎中爲
饘粥饘粥餬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
有達者[redacted]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殊德而不
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
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redacted]
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疏爾是歲季武子
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redacted]有本作委
吏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
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
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
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
與孔子適周[redacted]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此爲說而不究其旨遂俱
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七十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
乃既仕之後言爾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
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
人以財[redacted]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
仁人之號[redacted]王肅曰謙言竊仁人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
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
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redacted]王肅曰身父母之有[redacted]家語作無以有
己爲人子者爲人臣者毋以有己[redacted]家語作無以惡己爲人臣者王肅云言聽
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
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
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

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
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redacted]百里奚也爵之
大夫起纍紲之中[redacted]家語無此一句孟子以爲不然之言也與語三日
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
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redacted]郈音后括
地志云鬬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鬬
雞季氏芥雞翼郈氏爲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
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
齊處昭公乾侯[redacted]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其後
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redacted]周氏曰孔
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redacted]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
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爲此言恐失事實齊人稱之景公問
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redacted]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
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redacted]孔安國曰言將危也
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
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redacted]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
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
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
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redacted]息者生也
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
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
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
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

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集解】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也【索隱】劉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孟氏之禮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閒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集解】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問仲尼云得狗【索隱】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集解】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集解】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夔音逵閬音兩家語作魍魎繅音騷然山繅獨一足是山神名故謂之夔夔一足狀如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集解】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索隱】沐腫音木腫土之怪墳羊【集解】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集解】王肅曰墮毀也【正義】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墮毀也吳伐越在魯哀元年得骨節專車【集解】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集解】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集解】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集解】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爲公侯【集解】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爲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集解】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爲釐姓【索隱】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集解】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集解】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案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集解】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

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集解】孔安國曰不狃爲季氏宰【索隱】狃音女九反鄒氏云一作蹂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索隱】醳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索隱】適音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故桓譚亦以爲譏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集解】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索隱】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集解】及實也平成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集解】徐廣曰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集解】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

劍撥鼓譟而至。【索隱】家語作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袚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樂有袚舞。撥音伐，撥謂大楯也。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歷階，謂歷階級也。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集解】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索隱】左傳鄆讙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正義】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集解】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集解】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郈。【集解】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鄉亭。【正義】括地志云：郈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集解】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集解】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集解】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集解】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卞縣也。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集解】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集解】服虔曰：成宰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集解】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索隱】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家語作容璣。王肅云：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謂請魯君為周徧道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集解】王肅曰：膰，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集解】駰案：屯在魯之南也。【正義】屯，地名。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集解】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集解】王肅曰：言仕不得志，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

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
亦與漢之秩祿不同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
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
兵仗出入以脅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
匡故匡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
入此由彼缺也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
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
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
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匡宋邑也
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
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
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
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
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己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
於衛然後得去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
文王既沒之文及說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
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括
地志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
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
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
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璆音虯
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上見如字下見去聲言我不為
相見之禮覿而答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
天厭之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
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
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
曰招搖翱翔也家語作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於是醜
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
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
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
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
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
門有人其顙似堯家語云河目而隆顙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
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
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
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槨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
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
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
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
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
墜而死隼音筍毛詩義疏云鷂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
陳湣公使使問仲尼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
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為是仲尼曰隼來遠
矣此肅慎之矢也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
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國方有此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集解】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集解】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集解】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集解】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集解】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集解】家語云寧我鬭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集解】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集解】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正義】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集解】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集解】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集解】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正義】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佛肸畔使人召孔子

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集解】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淄【集解】孔安國曰磷薄也湼可以染皁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湼中而不黑君子避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解】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集解】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集解】何晏曰硜硜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集解】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集解】王肅曰黲黑貌幾然而長【集解】徐廣曰詩云頎而長兮【索隱】幾與注頎並音祈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集解】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集解】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鐸竇犨則竇犨字鳴犢聲轉字並或作鳴鐸慶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集解】王肅曰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

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redacted]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redacted]此陬操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槃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redacted]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redacted]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redacted]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redacted]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必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redacted]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redacted]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出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

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redacted]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redacted]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redacted]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redacted]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redacted]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redacted]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redacted]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redacted]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己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耰而不輟[redacted]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redacted]何晏曰謂其不達己意而非己鳥獸不可與同羣[redacted]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redacted]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redacted]包氏曰丈人老者蓧草器名也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redacted]包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redacted]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redacted]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redacted]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

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集解】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集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集解】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集解】孔安國曰：問今不然也。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集解】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集解】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集解】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集解】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集解】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集解】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集解】王肅曰：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集解】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集解】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爲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集解】服虔曰：書，籍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集解】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夫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集解】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集解】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集解】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集解】孔安國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集解】包氏曰：下，下車也。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正義】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括地志云：故鄫城在沂丞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郡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集解】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爲兄

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集解】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集解】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集解】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集解】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集解】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集解】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名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集解】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衞至陳也【索隱】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衞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書哀公之初盡年表誤爾【正義】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集解】二十五家爲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將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衞孔文子【集解】服虔曰文子衞卿也將攻太叔【索隱】案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集解】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集解】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索隱】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爲則人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蓋太史撮略論語爲文而失事實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集解】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集解】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集解】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集解】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也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集解】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集解】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諧和也皦如【集解】何晏曰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集解】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索隱】去丘呂反重直龍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集解】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鶚也鹿鳴爲小雅始【集解】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文王爲大雅始【集解】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清廟爲頌始【集解】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

祭有淸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淸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三百五篇孔
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
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序易序卦也夫
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
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彖吐亂反上彖卦下辭下彖
爻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
斷定一卦之義也繫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爲上下篇
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又言繫辭者取綱系之義也象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
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說卦易正義云說卦
者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爲也文言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經
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六十四卦以爲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
因襲當有損益又云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以讀易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
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
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濁音卓鄒音聚顏濁鄒非七十二人數也頗受業
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絕
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
必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無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
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也所慎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
慎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
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也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
也說則舉一端以詔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
者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
言唯謹爾鄭玄曰推辯而謹辯也論語作便便朝與上大夫言誾
誾如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

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
君召使儐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君
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質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
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
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
子必變包氏曰瞽盲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
賢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也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使人
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
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
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
力亂神有興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
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修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
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怳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
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
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
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
黨名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
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
卑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
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
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

宗國都城記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集解】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索隱】春秋傳及家語並云鉏商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車士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集解】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集解】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集解】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者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集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殁之證故云爾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集解】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集解】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集解】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集解】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集解】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集解】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行中清廢中權【集解】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集解】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言夫子脩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索隱】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集解】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集解】鄭玄曰太山眾山所仰梁柱摧乎哲人萎乎【集解】王肅曰萎頓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集解】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集解】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忠為褒城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城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正義】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爽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集解】王肅曰弔善也慭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集解】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集解】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索隱】左傳及家語文皆同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集解】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集解】駰案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正義】離音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毚音讒毚檀檀樹之別種也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正義】訣音決別也則哭

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illegible]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壟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illegible]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illegible]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爲鯉也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illegible]駰案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illegible]駰案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illegible]祇敬也言祇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illegible]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冑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勳防叔來奔鄹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史記卷四十七

史記卷四十七考證

孔子世家齊處昭公乾侯。○余有丁曰。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于鄆。非乾侯也。

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有丁曰。昭二十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晏嬰狩魯界。因入魯問禮。於孔子。自此嬰與孔子相友善。今魯亂。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于景公。而世家謂爲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或誤。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余有丁曰。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家語云。吳子使聘于魯。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及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然後客執骨而問。今載于定公五年。此時吳未墮會稽。安得獲骨之事。

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致堂管見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余有丁曰。師襄子。即擊磬襄。孔子用書寫爲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子入于海。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庶幾近之。

心如王四國。○一本無心字。

今孔丘述三王之法。○臣照按。東都賦。事勤乎三五。李善注引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按此則王字乃後來傳寫之誤。

吳與書會稽。正義括地志云。故鄫城在沂丞縣。○臣照按。沂下疑脫州字。唐書地理志。丞縣屬沂州。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攷年表自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哀公十六年壬戌。正七十三年。若自襄二十一年己酉至壬戌。則七十四矣。索隱不知如何計算。

史記卷四十七考證

史記卷四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陳涉世家第十八

[redacted]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歷年不永勳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redacted]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按郡縣之名隨代分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為說故其不同他皆放此[redacted]即河南陽城縣也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redacted]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redacted]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redacted]廣雅云傭役也謂役力而受雇直也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redacted]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黃鵠也鵠音戶酷反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redacted]徐廣曰在沛郡蘄縣[redacted]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redacted]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redacted]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為戍卒而死也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redacted]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當立者

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redacted]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或說為非今宜依文而解直是扶蘇為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redacted]漢書作倡倡謂先也說文云倡首也吳廣以為然乃行卜[redacted]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redacted]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衆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衆也[redacted]裴注引蘇林臣瓚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旨用依鬼神起怪蓋亦得其指也陳勝吳廣喜念鬼[redacted]念者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redacted]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redacted]服虔云閒音中閒之閒鄭氏云閒謂竊令人行也孔文祥云何竊閒隙不欲令衆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高誘注戰國策云叢祠神祠叢樹也夜篝火[redacted]徐廣曰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漢書作構火郭璞云篝籠是也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redacted]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二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也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redacted]徐廣曰挺猶脫也[redacted]按脫卿奪也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劍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redacted]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也[redacted]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其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應劭讀如字各以意言蘇說為近也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大名謂大名稱也王侯
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
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
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
下蘄音機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謂以兵臨蘄而即降也乃令符離人葛
嬰將兵徇蘄以東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反攻銍酇
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北至陳
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今陳
州城也本楚襄王築古陳國城也陳守令皆不在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
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衍字獨
守丞與戰譙門中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門中非上譙縣之門也
縣守前已下故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
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
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
立為王號為張楚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
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
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
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
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
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
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
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郡李由李斯子也守滎陽吳叔
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
為上柱國劉案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瓚曰房邑君也房邑也爵之於
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謬爾涉初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
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是所封也周文陳之賢人也
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為
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
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卽京東戲亭也秦令
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小顏云
猶今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
止次曹陽二三月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
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也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
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名自南出北通於河按魏武帝改曰好陽也章邯追敗之復
走次澠池十餘日澠池河南府縣是也章邯擊大破之周文
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越系家勾踐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曰不敢
逃刑乃自剄郭璞注三蒼以為剄刺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
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
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
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
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耳子張敖為成都君
成都蜀郡縣涉遙封之趣趙兵亟入關趣音促謂催促也亟音棘亟急也趙
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
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
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
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
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使韓廣將兵北徇燕地
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
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
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
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

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
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
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集解】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
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
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集解】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
以樹黨【索隱】晉灼云甯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甯陵縣是字轉異爾【正義】括地志云宋州寧陵縣城古
甯陵城也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
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
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
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
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索隱】遺作遺遺謂留
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
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
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
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
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集解】地理志云陽城縣屬潁川說音
悅凡人名皆音悅郯音談小顏云郯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郯別是地名或恐郯
當作郟郟是郟縣之地或者是陝陝字邑或在右見下有東海郯縣故誤也【正義】屬海州疑郯當作郟音
記給反郟鄧郟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悅是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城縣相近
又走陳蓋郟字誤作郯耳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
伍徐【集解】徐廣曰一作逢【索隱】地理志銍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逢將兵居許【正義】括地
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地理志云許故國姜姓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漢以為
縣魏文帝即位改許曰許昌也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
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集解】駰案地理志泗水國有陵縣也銍
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集解】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淮

音秋閭二音取又音子臾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
今海州也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集解】張晏
曰畔名也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
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
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
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
賀死臘月【集解】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瓚曰建丑之月也【索隱】顏遊秦云按史記表二世
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宗懍荊楚記云臘節在十二月故因是謂之臘月
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
下之故云還至下城父又顧氏按郡國志山桑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為得之
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正義】音唐今宋州碭山縣是諡曰隱
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集解】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
呂氏春秋荊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索隱】涓音公玄反服虔云給通如今謁者為倉頭
軍起新陽【集解】徐廣曰在汝南地【索隱】韋昭云軍皆著青帽故曰倉頭【正義】括地志云新陽故
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也攻陳下之殺莊
賈復以陳為楚【正義】為如字讀以陳地為楚國初陳王至陳令銍
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
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
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
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集解】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
引兵之方與【正義】房預二音方與兗州縣也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今曹
州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
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
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
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集解】即左右校尉軍也復
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集解】駰案鄱音黥英布居江中

爲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集解】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數音疎主反，謂自辯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辯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集解】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索隱】服虔云：楚人謂多爲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爲沈沈，猶俗云談談深也。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爲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妻父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是其事類也。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集解】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駰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徐廣、裴駰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己位號也。已下義並見始皇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集解】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索隱】音聚。陳軫、邵滑、【索隱】邵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仰字亦作卬，並音仰。謂秦地形高，故並仰向關門而攻秦。有作卬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索隱】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集解】說文云：櫓，大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集解】臣瓚云：短曰敲，長曰朴。威振

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弦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徐廣曰一作鏑鑄以為金人十二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猶今巡更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甿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閒俛仰仟佰之中仟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什陌如淳云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貊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鉏耰謂鉏木也論語曰耰而不輟是也棘戟也矜戟柄音勤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謂秦強而抑八州使朝己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施音式豉反言秦虎狼之國其仁心不施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天下匈匈海內乏主掎鹿爭捷瞻烏爰處陳勝首事厥號張楚鬼怪是憑鴻鵠自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親朱房又任胡武夥頤見殺腹心不與莊賈何人反噬城父

史記卷四十八

史記卷四十八考證

陳涉世家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高祖紀作十家。

史記卷四十八考證

史記卷四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外戚世家第十九

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爲之主爾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謂非獨君德於內茂盛亦有賢后妃外戚之親以助教化也夏之興也以塗山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應劭曰九江當塗有禹墟禹娶塗山氏之女生啓而桀之放也以末喜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韋昭曰有施喜姓之國末喜其女也殷之興也以有娀有娀國名其女簡狄呑燕卵而生契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紂之殺也嬖妲己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按有蘇國也己姓也妲字也包愷云妲音丁達反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邰女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嫄名履大人跡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故詩云摯仲氏任毛詩云摯國任姓之中女也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國語曰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按褒是國名姒是其姓即龍漦之子褒人育而以女於幽王也然此文自夏之興至褒姒皆是史蘇之詞見國語及列女傳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以言若樂聲調能令四時和而陰陽變陰陽變則能生萬物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爲之本故云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妃音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使移其本意是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鄭玄注禮記云姓者子姓謂衆孫也即趙飛燕等是也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以言雖有子姓而意不能要終如栗姬衛后等是也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惡音烏猶於何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況羽反呂后姊字長姁娥姁呂后字按漢書小顏云呂后名雉字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漢書云得定陶戚姬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皇甫謐云名嫣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案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吏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在未央北故曰北宮括地志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二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媼音烏老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故趙太后自稱媼及劉媼衛媼之屬是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薄氏按冢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諸山上

今猶有北城。纖音莊洽反。括地志云：纖山在趙州會稽縣西北三里，一名纖山。纖音莊洽反。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皋臺，按：是河南宮之成皋臺。漢書作成皋靈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皋縣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內。恐地遠，非其封。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

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滻水東原上，名曰少陵，在霸陵西。南故縣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竇太后，皇甫謐云名猗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觀津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主[illegible]遣宮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嫖音疋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摯虞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釣魚，墜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閒號為竇氏青山。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決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往長安為居也。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

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illegible]】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蓋竇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丐沐沐我，（【[illegible]】丐音蓋。丐者乞也。沐，米潘也。謂乞潘為弟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illegible]】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illegible]】地理志縣名，屬勃海。【[illegible]】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illegible]】地理志縣名，屬勃海。【[illegible]】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illegible]】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illegible]】當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課也。）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illegible]】皇甫謐云后名娡，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illegible]】括地志云：太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illegible]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illegible]】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illegible]】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illegible]】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也。）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illegible]】姁音況羽反。）兒姁生四男。（【[illegible]】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illegible]】過音戈，謂踰之。）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illegible]】望猶責望，謂恨之也。）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illegible]】嗛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illegible]】大行，禮官。行音衡。）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illegible]】此皆公羊傳之文也。）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illegible]】地理志縣名，屬太山。）景帝崩，

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德州縣也。封田蚡爲武安侯，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括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洺州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也。勝爲周陽侯。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景帝十三男，一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次爲南宮公主，南宮，冀州縣也。次爲林慮公主。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慮。慮音廬。林慮，相州縣也。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括地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爲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衛青傳云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畫與遊字相似，故或定之也。小顏祓音廢，今亦音拂，謂謂祓禊之遊水自潔，故云祓除也。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尚主也。於主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長公主，後封爲當利公主也。男名據。即戾太子。初上爲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后也。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呪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爲相如取酒，乃爲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地理志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地理志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名閎。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名髆。名賀。李夫人早卒。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爲作賦。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其母無寵，以憂死。及

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索隱】疑此元成之閒褚少孫續之也。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集解】徐廣曰：名俗。【索隱】按後封修成君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集解】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正義】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橋對門也。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索隱】烏百反。蓋嗞之辭爾。嚄嘖，失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索隱】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赵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索隱】金氏之甥，修成君之子也，而名仲者，與帝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集解】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衞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衞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名，屬魏郡。【正義】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二曰發干侯，【索隱】名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正義】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三曰宜春侯，【索隱】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衞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衞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集解】韋昭云：婕，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集解】服虔云：娙音近妍。徐廣音五耕反。鄒誕生音莖。字林音五經反。說文解字云：娙，長也，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閒謂好為娙。又方言云：美貌謂之娙娥。漢書儀云：娙娥秩比將軍，御史大夫。娙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己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萬斛則二萬斗，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己上秩石皆正二千

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說今并引而解之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redacted]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鉤弋宮號曰鉤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鉤故號焉黃圖云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云宮在直門南廟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也昭帝卽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爲順成侯[redacted]括地志云鉤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爾[redacted]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爾[redacted]此褚先生之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衞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衞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redacted]三輔故事云葬甘泉宮南後昭帝起雲陵邑三千戶漢武故事云既殯香聞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redacted]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圓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redacted]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鉤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鉤弋趙婕妤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臥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鉤後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爲武豈虛哉

索隱述贊曰禮貴夫婦易敘乾坤配陽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姒慶流娥媓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寶竇著玄言自茲已降立嬖以恩內無常主後嗣不繁

史記卷四十九

史記卷四十九考證

外戚世家。於是廢陳皇后。索隱。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别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黄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臣照按復幸之說不虛。但不復其位耳。觀下文求子云云。非復幸於帝。亦何求之有。

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名髆。正義。名賀。○臣照按昌邑哀王髆。李夫人子也。賀乃髆子。入立而復廢者。正義誤。

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余有丁曰。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未誅。後以將軍伐匈奴。聞其家用巫蠱。族。乃降匈奴。此文誤。

褚先生曰。○臣照按正義文則是張守節時。尚無褚先生曰四字。故有此注。此四字後人所加。

衞青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其三弟皆封為侯。○臣照按衞將軍傳。青三子。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伉坐法失侯。青卒乃嗣長平侯。此云四子者。但見一門四侯。則伉居長。自當嗣侯。餘三侯自各為一。弟而不知伉之一封一爵也。此褚先生之誤。索隱亦只注三侯。而於四子三弟之說。略不置辨。

史記卷四十九考證

史記卷五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正義】年表云都彭城。【集解】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集解】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劉氏云巨嫂一作丘。應劭云丘，嫂也。孟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索隱】櫟音歷。謂以杓櫟釜旁，使為聲。漢書作轑，音勞。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集解】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正義】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名為侯號者，怨故也。而王次兄仲於代。【集解】徐廣曰大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諡頃王，有子曰濞。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正義】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也。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漢書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又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卽梁棘壁。至昌邑南，【正義】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

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集解】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集解】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索隱】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正義】年表云都邯鄲。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音壁彊，又音闢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正義】河間，今瀛州也。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

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索隱】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

[redacted]邯鄲洛州縣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redacted]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redacted]駰案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redacted]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醴。韋孟作程。王戊棄德。與吳連兵。太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挺才英。如何趙遂。代殞厥聲。興亡之兆。所任宜明。

史記卷五十

史記卷五十考證

楚元王世家。嫂詳為羹盡櫟釜。索隱。謂以杓歷釜旁使為聲。○杓歷釜。監本訛作掬歷釜。今改正。

戊則殺尚夷吾。○徐孚遠曰。則殺。疑賊殺也。

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立十三年卒。○臣照按。文義。似當云取趙之河間郡以為河間王。文王立十三年卒。

史記卷五十考證

史記卷五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荊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案年表云都吳地也漢書賈高帝從父兄注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爲將軍定塞地 即桃林之塞 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皋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 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按賈從此津南過入楚地也 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 徐廣曰在陽夏括地志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 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 今壽州壽春縣是也 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 共敖之子 共尉已死以臨江爲南郡 今荊州也 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 今陳州也 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爲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爲荊王王淮東五十二城 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郡臨淮故云王淮東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 高祖弟交爲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 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 因立子肥爲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荊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 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爲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荊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 案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疏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 高帝三年澤爲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 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 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兩家之義並通 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爲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 徐廣曰名澤案如淳曰閹人也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 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 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爲長者瓚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昌誰反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 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 高后紀云封張卿爲建陵侯 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

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redacted]觖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諸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redacted]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太史公聞疑以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跳驅至長安也[redacted]跳他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redacted]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奸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redacted]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redacted]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為王填淮江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redacted]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觖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redacted]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發起於相重也[redacted]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賞功胙土與楚為隣營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為徙封傳嗣亡於郢人

史記卷五十一

史記卷五十一考證

荆燕世家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按高紀此事在漢三年項羽本紀與此俱作漢四年

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高紀在四年

以畫干營陵侯澤集解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黃氏曰抄曰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於發予弗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所畫促之之辭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察顧畫為工畫謂與為黨與夫於干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干發予弗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史記卷五十一考證

史記卷五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redacted]年表云都臨淄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redacted]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孟康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redacted]謂齊王是兄不爲君臣禮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redacted]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爲郡地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redacted]徐廣曰酈一作鄜[redacted]二字皆音孚鄜縣名在馮翊酈縣在南陽合音臨呂后兄子[redacted]按鄜音呈盆反括地志云故鄜城在鄜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redacted]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redacted]地理志縣名[redacted]琅邪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redacted]地理志縣名[redacted]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redacted]今沂州也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redacted]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redacted]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redacted]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齊相召平聞之，[redacted]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redacted]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

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redacted]隱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徙燕趙，並高祖子也。滅梁燕趙，[redacted]梁王恢、燕王建。梁王恢徙趙，分滅無後也。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redacted]謂濟南、琅邪、城陽并齊爲四也。[redacted]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爲呂王奉邑，城陽爲魯元公主湯沐邑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redacted]小顏云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稱之富也。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

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redacted]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redacted]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redacted]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爲乎！乃罷魏勃。[redacted]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redacted]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則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redacted]今濟州，濟北王所都。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redacted]罷音不。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

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redacted]謂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卬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爲膠東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redacted]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redacted]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redacted]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顏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也卬五剛反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redacted]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redacted]重直龍反謂欲世寵貴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redacted]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紀其母姓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redacted]謂王太后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redacted]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redacted]徐廣曰一作及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redacted]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redacted]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爲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因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

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redacted]年表云都莒也。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redacted]當孝文帝之十二年也。[redacted]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爲戴王。[redacted]徐廣曰：甘露二年。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redacted]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redacted]都濟州也。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redacted]張晏曰：柴武。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redacted]地理志安都闕。[redacted]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redacted]辟音壁。都濟南郡。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爲濟南王。[redacted]勒，漢書作朸，皆音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redacted]年表云菑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redacted]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redacted]貝州縣。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redacted]褚少孫亦次之。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redacted]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高苑故城在淄州長山縣北四里。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redacted]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六十里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redacted]年表云都即墨。按：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redacted]地理志縣名，屬金城。[redacted]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固。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

虛任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貽殃膠
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史記卷五十二

史記卷五十二考證

齊悼惠王世家懿王子次景立是為厲王○年表作
次昌

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臣照按褚
先生補外戚世家云脩成君女一人徐廣以為嫁
淮南者也年表齊厲王以元朔二年薨徐甲謀諸
娥事自在是年以前而淮南傳謝歸脩成君女在
元朔三五間蓋娥嫁齊不售嫁淮南又離絕也

史記卷五十二考證

史記卷五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redacted]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redacted]春秋緯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redacted]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redacted]裴姓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redacted]說文云護救視也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redacted]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redacted]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饋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redacted]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redacted]何與御史從事常辦與言督職也何乃給泗水卒史[redacted]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秦以沛為泗水郡[redacted]按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redacted]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租忽反事第一[redacted]謂課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redacted]謂高祖起沛令何為丞常監督庶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redacted]走音奏奏者趨向之也何獨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

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redacted]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redacted]轉劉氏音張戀反漕水運也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redacted]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鄌今皆作酇所由亂也[redacted]瓚云今南陽酇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redacted]應劭曰橈屈也[redacted]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

進曰[illegible]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illegible]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illegible]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illegible]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為贏也音盈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

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illegible]貰音世又食夜反賒也貸天特反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illegible]謂相國取入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illegible]苗子還種田人留稾入官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illegible]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illegible]李斯歸惡而自予是分過也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illegible]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索隱】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謚爲文終侯。【集解】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索隱】錄音祿。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爲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旌礪帶。

史記卷五十三

史記卷五十三考證

蕭相國世家。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臣照按：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索隱則謂時有當百錢，疑皆非也。文穎曰：奉錢，則是就其本奉十之三爲贈，而何獨以奉十之五耳。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入一本作入。

封爲酇侯。集解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嵯，嵯舊字作䣜，今皆作酇，所由亂也。索隱瓚云：今南陽酇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資暇錄曰：漢相蕭何封爲酇侯，舉代呼爲嵯，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咥，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嵯明矣。司馬貞識知音贊，不能痛爲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嵯，遂使後學見今呼爲嵯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

史記卷五十三考證

史記卷五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正義】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沛人也。【集解】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索隱】地理志云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曹參字敬伯。【正義】按：沛，今徐州縣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涓音古玄反。將擊胡陵、【正義】縣名，在方與南。方與，【索隱】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義】胡陵，縣名，在方與之南。方音房，與音預。兗州縣也。攻秦監公軍，【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爲相尊之稱。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正義】曹參擊方與。豐反爲魏，攻之。【正義】時雍齒守豐，爲魏反沛公。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𡰱，【索隱】音夷。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集解】徐廣曰：伍被曰吳濞敗於狐父。【索隱】地理志碭縣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濞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處。【正義】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祁善置。【集解】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家驛曰置。善，名也。【正義】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字。善置，置名。漢爲驛置館。【正義】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言取碭、狐父及祁縣之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正義】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所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集解】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索隱】蘇林云：爰戚，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地理志云亢父縣名，屬東平。【正義】戚音寂，劉音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亢父縣。括地志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正義】今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城，安帝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集解】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君。【索隱】地理志建成縣屬沛郡。遷爲戚公，【索隱】遷參爲戚令。【正義】即爰戚縣也，是時屬沛郡。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地理志成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正義】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集解】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曲，丘羽反；遇，牛凶反。【正義】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集解】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正義】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北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下轘轅、緱氏，【索隱】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轘轅，道名，在緱氏東南。【正義】緱氏，洛州縣也。括地志云：轘轅故關在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轘轅道凡十二曲，險道也。絕河津，【正義】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集解】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州東南也。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集解】徐廣曰：陽城在南陽。應劭云：今堵陽。【索隱】堵陽是南陽之縣。【正義】齮南陽守於陽城郭東也。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正義】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嶢關也。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爲名。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梁州本漢中郡。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索隱】辯音皮莧反。【正義】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

縣在州西五十里雍漦【索隱】地理志云漦縣名屬右扶風漦音貽一作部音貽【正義】括地志云故雍縣南七里故漦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部國也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正義】括地志云好畤城在雍州好畤縣東南十三里圍好畤取壤鄉【集解】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索隱】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高櫟近壤鄉也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索隱】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守景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集解】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正義】周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曰槐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也至河內下修武【正義】今懷州獲嘉縣古修武也渡圍津【集解】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正義】括地志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帝王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義】徐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集解】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集解】徐廣曰東郡燕縣駰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集解】瓚曰武彊城在陽武【正義】括地志云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索隱】才用反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集解】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駰案蘇林曰屬河東【索隱】遬音速【正義】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恆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武垣【集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集解】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正義】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漯陰平原鬲三縣屬平原漯音吐答反【正義】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集解】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集解】地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正義】括地志云徐州符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

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
六人大莫敖（案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馬侯御史各
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
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
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
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
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
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
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
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
是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
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
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
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
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
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
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以為常（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
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
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
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參子窋（音張律反）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
豈少朕與（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
（小顏以為我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
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
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謂惠帝語窋無傳言我告汝令諫汝
父當自云是己意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
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
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為治胡何也言語參何
為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
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
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
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
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
何為法顜若畫一（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漢書顜作講畫訓直又訓明
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顜小顏云顜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
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奇
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
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
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
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
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
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
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圖霸業執圭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誅昆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淸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史記卷五十四

史記卷五十四考證

曹相國世家王武反於黄集解徐廣曰內黄縣有黄澤○臣照按漢書作王武反於外黄以樊噲傳參看似黄字上脫一外字

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灊縣○卮林曰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徽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天柱山在南復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黄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安得以楚地封其將軍哉

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余有丁曰此必魏自有曲陽定州之曲陽時屬趙

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臣照按灌嬰傳云從韓信攻龍且於高密身生得亞將周蘭蓋是時參嬰並隸於信故敘功略同而其實擒蘭者嬰也嬰傳於降彭城之後又云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蓋前此逸去嬰終得之

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臣照按征和出天漢之限豈又褚先生所續乎年表亦同

史記卷五十四考證

史記卷五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正義】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其先韓人也。【索隱】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縣東三十里韓地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集解】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韓世家及系本并作桓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良嘗學禮淮陽。【正義】今陳州也東見倉海君。【集解】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姚察以武帝時東夷濊君降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濊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貊濊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濊貊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集解】服虔曰狙伺候也應劭曰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應劭曰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猴是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集解】服虔曰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正義】晉地道記云鄭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集解】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集解】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書訓經也閑閑字也從容閑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汜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集解】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索隱】毆烏后反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業猶本先也謂良心先已為取故遂跪而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集解】徐廣曰一云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集解】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藜履赤舄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七錄云太公兵法一袠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殆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
韓王以良爲韓申徒[redacted]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
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
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
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
擊秦嶢下軍[redacted]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
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
先行爲五萬人具食[redacted]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爲張旗幟諸山
上爲疑兵[redacted]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
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
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redacted]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
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
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
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redacted]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
耶將欲爲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
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
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
宜縞素爲資[redacted]晉灼曰資藉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藉也今始入秦
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
藥苦口利於病[redacted]見孔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
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
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
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redacted]鯫謂

小魚也音趨勾反臣瓚按楚漢春秋鯫生本姓解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
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
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
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
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
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
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
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redacted]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
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redacted]括地志云褒谷
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屎金
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
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
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
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
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
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
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
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
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
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
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
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
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
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
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
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

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
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
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
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
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
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
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
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
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
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
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
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illegible]張晏
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
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
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
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
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
閭[illegible]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也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
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不受餘解在商紀釋箕子之拘[illegible]徐廣
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
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
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
爲軒[illegible]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轓乘軒也偃武備而給禮樂也[illegible]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
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
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
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
放牛桃林之陰[illegible]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
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
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
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
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
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
橈而從之[illegible]駰案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則六國弱從之[illegible]荀悅漢紀此事云獨
可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屈橈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彊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橈從楚是二說之意同
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illegible]高祖罵酈生爲豎儒謂此儒生豎子
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
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
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
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
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
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
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
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
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
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illegible]如淳曰複音複
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云閣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
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集解】徐廣曰：多作生平。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索隱】縣名，屬廣漢。【正義】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爲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殽，三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右隴蜀【正義】隴山南連蜀之岷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周禮：三日詢國遷，乃爲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曰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illegible]徐廣曰夷猶儕也如淳曰等夷言等輩[illegible]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illegible]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長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illegible]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illegible]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閒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侯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illegible]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

繳[illegible]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illegible]馬融注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闋[illegible]音曲穴反謂曲故也說文云闋事也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illegible]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illegible]案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illegible]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illegible]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illegible]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illegible]辟音賓亦反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illegible]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illegible]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illegible]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illegible]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illegible]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父後化為黃石亦異說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illegible]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illegible]蘇林云梧音悟蕭該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驚悟於人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redacted]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扞。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赤松願遊，白駒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史記卷五十五

史記卷五十五考證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索隱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困學紀聞曰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杖丹藜履赤舄○臣照按狀字疑衍因下杖字而誤

沛公曰鯫生○一本此下有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鯫魚也音此垢反共十三字

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臣照按十三州記乃闞駰所作見水經注及隋唐志索隱云應劭疑誤否則應劭下有一曰字

於是上迺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臣照按王世貞云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諡談未必實也臣竊謂世貞之言過矣夫良豈與沙中偶語者共謀而知之知是斷乎亦審乎天下之大機大勢而知其必有是耳匹夫匹婦一能勝予況陳武輩二十餘人陳豨且反世貞又何以能保陳武輩不反且論功行賞自有次第豈盡裂土而封之不封而受賞者又豈止陳武輩二十餘人且良所謂謀反者甚言之耳心所不向即為反萌良豈告人反以圖己功哉書生妄疑古人所為好事之過也

天下有四人索隱四人四皓也云云○臣照按漢書王貢傳序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顏師古注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于後代皇甫謐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氏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臣謂師古之見卓矣索隱所引陳留志有姓名者又止三人無綺里季名字蓋有脫文而今陳留志無其書莫可考也或云姓朱名暉字文季悉皆臆說綺里季或云當連夏字讀作綺里季夏其黃公則黃為姓顧皇甫謐高士傳已作夏黃公陶潛聖賢羣輔錄亦然莫定其孰是也陶潛四八目即聖賢羣輔錄別名四八目蓋所載如四佐四凶八元八愷之類四與八居多後人遂呼之為四八目耳

史記卷五十五考證

史記卷五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redacted]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redacted]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云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redacted]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redacted]徐廣曰覈音核[redacted]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redacted]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redacted]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redacted]一作軌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redacted]案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redacted]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redacted]案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redacted]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redacted]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redacted]漢書讚徵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redacted]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redacted]讙譁也音權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

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redacted]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redacted]如淳曰猶無廉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

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草粗也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如淳云藿草麤惡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

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
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
雲夢。[illegible]蘇林云。第。且也。小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illegible]
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楚王。故陳州爲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
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
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
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
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
已定。我固當亨。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
士反接之。[illegible]駰案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
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
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
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
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
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
平奇計。使單于閼氏。[illegible]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
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illegible]駰案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
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
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于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
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
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媢之性。必
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
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是說。高帝
南過曲逆。[illegible]駰案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也。上其城。望
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

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
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
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
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
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
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
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
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
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
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
多。且又乃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
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使詣長安。而
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
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
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
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
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illegible]如淳曰傅
相之傅也。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illegible]
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爲雍侯。高祖八年
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諡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
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
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
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
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

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redacted]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嬃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redacted]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redacted]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歎也[redacted]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redacted]案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redacted]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船露躶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史記卷五十六

史記卷五十六考證

陳丞相世家事嫂如母集解駰案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臣照按司馬遷特載陳平兄伯逐婦事專為下文盜嫂語明其誣耳至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固是訓辭連類而及不必有嫂乃云然裴駰必求其嫂以實之亦鑿矣

平謝曰主臣集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臣照按如孟韋之說于馮唐傳之主臣更通不去自應從張晏作皇恐解索隱於此依違其說不若馮唐傳注之詳確也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集解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按衛將軍傳但云青姊少兒與掌通徐注或有錯誤

史記卷五十六考證

史記卷五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redacted]徐廣曰卷縣在滎陽[redacted]韋昭云屬
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縣屬焉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redacted]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
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從沛勃以織薄曲爲生[redacted]
薄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redacted]謂勃本以織蠶薄爲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爲曲許慎注淮南
云曲葦薄也郭璞注方言云植縣曲柱也音直吏反常爲人吹簫給喪事[redacted]如淳
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redacted]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
材官引彊[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redacted]晉灼云申屠嘉爲材官
[illegible]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
方與反與戰卻適[redacted]駰案漢書作敵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
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
蒙虞取之[redacted]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邯車騎殿[redacted]服虔曰略得殿
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殿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
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又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爲多又云
攻槐里好時最是也定魏地攻爰戚東緡[redacted]徐廣曰屬山陽小顏音昬非也
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然則戶屬之爲東緡音昬是屬陳留陽者音昬屬山陽者音旻也[redacted]緡眉貫
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兗州金鄉縣界以往至栗取之[redacted]括地志云栗屬
沛郡也攻齧桑先登[redacted]徐氏云在梁彭城閒擊秦軍阿下破之[redacted]
謂東阿之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redacted]地理志縣名屬山陽定陶
襲取宛朐[redacted]寃劬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令[redacted]善甫二音
宋州縣也夜襲取臨濟攻張[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攻壽張[redacted]地理志東郡壽梁縣

光武改曰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爲多[redacted]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
歲二月[redacted]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一歲又更二月也楚懷王封沛公號安
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redacted]徐廣曰云句盾令[redacted]
漢書云虎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所見本各別也以令從沛公定
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
先登攻潁陽緱氏[redacted]緱音勾洛州縣絕河津[redacted]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
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尸北[redacted]賁音肥人姓名也尸鄉尸鄉今偃師也北謂尸縣之
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
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
侯[redacted]威是封號未必縣名也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
秦賜食邑懷德[redacted]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攻槐里
好時最[redacted]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redacted]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擊趙賁內史
保於咸陽最北攻漆[redacted]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redacted]今豳州新平縣古漆縣也[redacted]
擊章平姚卬軍[redacted]卬音五郎反平下將西定汧[redacted]口肩反今隴州汧源縣本
漢汧縣地也還下郿頻陽[redacted]郿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頻
陽故城在宜州土門縣南三里今土門縣并入同官縣屬雍州宜州廢也[redacted]地理志郿屬右扶風頻陽
屬左馮翊也圍章邯廢丘[redacted]地理志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
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亡亦據舊書之破西
丞[redacted]徐廣曰天水有西縣[redacted]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破西
縣丞擊盜巴軍破之[redacted]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redacted]音圭秦州縣也東守
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
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
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redacted]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redacted]括
地志云潁陽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

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荼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破荼軍於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正義】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蕭該云左傳以偪陽予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靃【正義】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界漢葰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以前至武泉【集解】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正義】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還降太原六城【正義】并州縣從銅鞮道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集解】應劭曰硰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晉灼音赤座反【正義】按在樓煩縣西北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索隱】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正義】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因擊胡騎平城下【集解】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正義】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也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集解】徐廣曰姓乘馬絺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索隱】圂守之名音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遬【索隱】音速【正義】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丞相箕肆將勳【集解】徐廣曰箕一作冀勳一作專一作肆【索隱】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勳亦作博守並誤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集解】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集解】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

大夫施屠渾都【集解】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施名也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屠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破綰軍上蘭【正義】括地志云嬀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恭是復擊破綰軍沮陽【集解】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案服虔曰沮音阻【正義】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追至長城【正義】郎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今是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集解】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集解】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橈曲直至如椎【索隱】大顏云俗謂愚為鈍椎音直追反今按椎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實樸之性以斯推之其少文皆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集解】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索隱】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

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
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
勃欲反[illegible]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
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
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illegible]李奇曰吏所執簿[illegible]牘背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
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
太子勝之尚之[illegible]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
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
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illegible]
徐廣曰提音弟駰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遺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
上巾為冒絮[illegible]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恚者實也遺者達
也謂太后實乃連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貊陌也之陌入聲方言云幪巾南楚之間云陌額也曰絳侯
綰皇帝璽[illegible]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綰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
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
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
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
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
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illegible]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
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
守亞夫封為條侯[illegible]徐廣曰表皆作脩字駰案服虔曰脩音條[illegible]地理志脩縣屬
渤海郡[illegible]括地志云故蓨城俗名南蓨城在德州蓨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條侯
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illegible]應劭云河內溫人老嫗也
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三歲而侯侯
八歲為將相持國秉[illegible]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
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
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

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illegible]從音子容反從
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
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
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
將軍軍霸上[illegible]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
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illegible]孟康云秦時宮門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
王門名也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illegible]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
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
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illegible]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
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
不聞天子之詔[illegible]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令居無何上至又不
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
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
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illegible]應劭曰禮介者不拜
[illegible]應劭云左傳晉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撎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撎是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上[illegible]軾者車前橫木若有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
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
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illegible]漢書百官表云中尉
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
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誡
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
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

尉[redacted]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卿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
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redacted]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
尉爲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匹妙反輕讀從去聲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redacted]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遏也亦有作餧音亦
通。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
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
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
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
兵弓高侯等[redacted]韓頹當也[redacted]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
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
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
壁東南陬[redacted]如淳曰陬隅也[redacted]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
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
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redacted]地理志云丹徒屬會稽[redacted]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
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
秦使赭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連亘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
絕項闕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澗悉成田也漢兵因乘勝，
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
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redacted]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
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爲越人也於是諸將乃以太
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
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
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
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
讓曰：始南皮、章武侯[redacted]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

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redacted]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相法也[redacted]人主作人生自
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
[redacted]許慎注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
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
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
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
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redacted]
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
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redacted]韋昭曰胾大臠也音
側吏反[redacted]臠音李轉反謂肉臠也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
謂尚席取櫡。[redacted]應劭曰尚席主席者[redacted]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尚席掌武帳雜擾也櫡音
筯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羹之有菜者用梜梜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今人
謂箸爲梜是也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redacted]孟康曰設胾無
筯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redacted]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
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蓋嘗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爲足當
別有辭未必爲之笑也孟康晉灼難探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鄉荀
彧虛器各記異說也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
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
買工官尚方[redacted]徐廣曰一作西[redacted]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
甲楯五百被[redacted]徐廣曰音披駰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
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redacted]縣官
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官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
變告子，事連汙條侯。[redacted]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吏。吏

簿責條侯【集解】如淳曰簿問其辭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集解】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文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以直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召詣廷尉【正義】景帝見條侯不對傳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鞫耳餘說皆非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集解】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忍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正義】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己不學古人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守節不遜【正義】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史記卷五十七

史記卷五十七考證

絳侯周勃世家擊反者燕王臧荼○臣照案馬遷書反者燕王臧荼及韓王信皆以明韓信輩之不反至本傳則從國史所書俾兩不相掩

亞夫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索隱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闕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臣照按鄧都尉畫計見吳王濞傳馬遷固已兩存其說矣況從人之畫究須自請索隱之說贅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顧炎武曰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史記卷五十七考證

史記卷五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索隱】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衆妾卑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爲代王，【集解】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十二里。以參爲太原王，【集解】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勝爲梁王。【集解】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漢書梁王名揖，蓋是也。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集解】徐廣曰：都陳。【正義】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集解】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爲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集解】文穎曰：地名。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集解】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駰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索隱】圉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注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索隱】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城之方。【正義】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猨巖、棲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集解】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餘里。【集解】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駰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猨巖、鳧洲、鴈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集解】漢宮儀云：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集解】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入亦有蹕。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集解】周禮

有奇袤之人鄭玄云奇袤譎怪非常也奇音紀宜反袤音斜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
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
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集解】如淳曰巨亦大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
今萬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
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集解】鄧展曰但
將駟馬往瓚曰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
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
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
殿門與漢宦官無異【索隱】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十一
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
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涉之說於
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議格【集解】如淳曰攱閣不得下
【索隱】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閣成雜字攱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攱棚云攱閣
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
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
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
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王【索隱】謂意疑梁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
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
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
王【索隱】姓軒丘名豹也王乃命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
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集解】
駰案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
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
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
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
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
樂北獵良山【索隱】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
也【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
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
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
卒謚曰孝王【索隱】述征記碭有梁孝王之冢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
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
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
【索隱】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盡立孝王男
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
乃說為帝加壹飡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
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
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
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
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索隱】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
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
樽直千金【集解】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
飾之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
欲得罍樽平王太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
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
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

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redacted]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爲笮[redacted]措音迮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迮前驅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笮也謂爲門扉所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redacted]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redacted]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redacted]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redacted]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redacted]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redacted]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redacted]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

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
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
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
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
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
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
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
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
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
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
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
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
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
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
道尊尊其義一也[illegible]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其祖
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
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
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
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
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
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
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
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
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
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
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
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
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
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
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
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
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
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
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
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謂梁
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
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
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
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
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
禮來還至霸昌廐[illegible]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
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
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
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
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湌氣平復
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
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羊竇
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卷五十八考證

梁孝王世家。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歸有光曰。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爲勝詭事。

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顧炎武曰。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史記卷五十八考證

史記卷五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redacted]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爲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爲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爲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redacted]閼音遏漢書無于字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redacted]姁音況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redacted]漢書云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redacted]駰案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redacted]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redacted]漢書云諡頃音傾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redacted]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壖外行馬內田音人緣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壖垣壖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redacted]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爲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爲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爲纍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纍祖黃帝妃無爲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軷祭酒脯而已按今祭禮以軷壤土爲壇於道則用黃犬或用狗以其瘞血釁左轄[redacted]荊州圖副云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壖地爲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爲郅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爲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redacted]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爲王也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redacted]晚節猶言末年時嗇貪悋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redacted]諡法好更故舊曰易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redacted]蘇林曰淖音泥淖[redacted]女孝反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redacted]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

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illegible]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也）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illegible]按逸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爲人賊戾又陰痿（[illegible]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毋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illegible]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illegible]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財貢）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illegible]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illegible]究竆也故郭璞云究謂竆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illegible]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illegible]謂詭誰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illegible]謂彭祖自爲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illegible]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illegible]榷音角獨言榷謂酤榷也會音儈古外反謂爲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儈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榷爲平其注解亦得）入多於國經租稅（[illegible]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illegible]服虔曰求福也[illegible]按埤蒼云機祅祥也列子云荊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越信機祥者也）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illegible]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illegible]樂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illegible]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疏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illegible]漢書昆侈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以為脫衣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的字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姅女污也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音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服虔曰鮈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漢書齊諡繆王諡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諡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鏑鏃字林音子木反）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權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棁。（蘇林曰音拙鄒氏音之說反許慎說文解字云他活反字從木）棁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媢音亡報反鄒氏作媢郭璞註三蒼云媢丈夫妒也又云妒女為媢）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棁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棁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按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棁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

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孼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集解】泗水海州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集解】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閼于早夭，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驕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造讖。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爲六。

史記卷五十九

史記卷五十九考證

五宗世家，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徐孚遠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榷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田租也。

史記卷五十九考證

史記卷六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redacted]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redacted]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redacted]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redacted]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redacted]張湯太常臣充[redacted]趙充大行令臣息[redacted]李息太子少傅臣安[redacted]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

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redacted]公孫賀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redacted]徐廣曰一作闓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redacted]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爲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爲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redacted]徐廣曰一作教一作勸一作觀也[redacted]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爲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於酇[redacted]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也褒厲羣臣平津侯等[redacted]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redacted]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redacted]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

卑相踰【索隱】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索隱】齊王也王夫人子臣旦【索隱】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廣陵王也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集解】駰案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集解】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止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集解】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集解】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集解】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集解】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集解】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蔥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

藏以賞元戎【集解】駰案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索隱】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集解】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酇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集解】徐廣曰一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

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索隱】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稱受茲青社【集解】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爲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集解】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萌一作甿韋昭云甿民也三蒼云邊人云甿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集解】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師【集解】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更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郎昆邪王偃旗數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壹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葷粥徙域【集解】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集解】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集解】徐廣曰俷一作非【索隱】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俷俷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棐【正義】俷音符味反毋乃廢備【索隱】褚先生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集解】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集解】徐廣曰立三十八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索隱】謂京口南至荊州以南也，五湖之間【索隱】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一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揚州保彊【集解】徐廣曰一作疆駰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集解】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鄭氏宵音謏謏亦小人也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集解】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冊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言天子沖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閎國負海旦社惟玄宵人不邇葷粥遠邊翦戮陸戒式防厥慝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

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於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阸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正義】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爲平曲侯【正義】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爲南利侯【正義】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

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宜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已下并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安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宗正官名以宗室有德者爲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爲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燕王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爾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爲近故云爾雅張揖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徐廣曰滫者漸米汁也音先糾反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滫如禮滫瀡之滫謂洗也音思酒反

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爲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illegible]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illegible]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史記卷六十

史記卷六十考證

三王世家○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補之

續蕭文終之後於鄼索隱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贊音嵯也○臣照按年表鄼廢而紹以筑陽筑陽廢而紹以武陽武陽廢而紹以鄼索隱于年表及蕭相國世家俱只辨音贊之非音嵯並無續封南陽應音嵯之說此處所云不知何本且紹封筑陽改武陽亦俱並注明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己下並見荀卿子○臣照按蓬生麻中二語見荀勸學篇下文今本荀子所無

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皆往使治燕王也○燕王豎本訛作廣陵今改正

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

史記卷六十考證

史記卷六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義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正義】其人行跡可序列，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集解】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槩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正義】顧太史公閱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稠水；務光負石自沉於廬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索隱】按：槩是梗槩，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槩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槩，古代反。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覩。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劉氏云：盍者，疑詞也。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集解】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索隱】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正義】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正義】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正義】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神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忽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吁嗟，嗟歎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己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

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索隱】太史公言己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正義】曹大家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之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非善人者耶亦疑也又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厭言飫也謂不飫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飡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一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跖與蹠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按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肝人之肉【索隱】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索隱】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跖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集解】駰案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是遵何德哉【索隱】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正義】謂若魯桓楚靈晉厲齊襄之比皆是或擇地而蹈之【正義】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裹足高山之頂寬敞滄洲之濱是也【索隱】謂北郭駱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正義】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正義】論語澹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正義】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索隱】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聽之曾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索隱】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索隱】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集解】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集解】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集解】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少凋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正義】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舉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言天下泯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自此以下雖論伯夷得以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君子疾沒世後懼名堙沒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己立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索隱】賈誼也作鵩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貪夫徇財【索隱】徇才迅反徇求也贊云己身從物曰徇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眾庶馮生【索隱】馮者特也音凭言眾庶之情蓋馮特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生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乃成其史記同明相照【正義】己下並繫辭文同類相求【正義】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雲從龍風從虎【集解】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雲從龍風從虎也聖人作

而萬物覩[illegible]馬融曰作起也[illegible]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此觀見故己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illegible]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卒後五百歲而己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而觀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illegible]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觀見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illegible]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illegible]趨音趣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illegible]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史記卷六十一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

伯夷列傳〇監本有小注云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跡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爲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勑升爲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蓋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甚爲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注意流爲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爲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臣照按升老子於伯夷之上誠爲開元時謬見而張守節遽之良可嗤笑明監本改依太史公之舊是矣但不著改之者之名不知語出何人今若仍刊卷首後人讀之轉生迷惑是以刪去其小司馬妄議史公老子韓非同傳欲加改竄殊屬無謂亦并刪焉而著之于此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〇臣照按史家所爲史贊者自東漢後漸有其稱馬遷之時惡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傳全以議論行文與別傳迥別何獨致疑于太史公曰四字也登箕山而見許由冢者蓋司馬談遷蓋述父語云爾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〇顧炎武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淸士之輕富貴也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

史記卷六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 韋昭云管仲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常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 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賈音古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齊國東濱海也 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曰四維謂禮義廉恥也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言為政令卑下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 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桓公實怒少姬 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 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今齊州東阿也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沫音妹左傳作曹劌 沫莫葛反 管仲因而信之 以劫許之歸魯侵地 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 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駰案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

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redacted]晏子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
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redacted]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
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redacted]謂己讓非云功能語不及
之即危行[redacted]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redacted]脩素行長實及也國有道即順命
無道即衡命[redacted]衡秤也謂國無道則銜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
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redacted]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
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塗側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僕晏
子解左驂贖之載與假贖案與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
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redacted]戄牀鐝反皇覽
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齊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
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
誤乃管仲冢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
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
知己者[redacted]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
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
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
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
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
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
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
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redacted]案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redacted]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redacted]之
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redacted]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redacted]
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redacted]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
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redacted]音逸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
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redacted]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
以爲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爲前疑夫子小
管仲爲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
管仲之謂乎[redacted]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
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
不爲無勇者邪[redacted]左傳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
之是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redacted]
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己雖與之爲僕隸爲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
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爲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鞭成
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卷六十二

史記卷六十二考證

管晏列傳。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國語無猛字。

愼權衡。正義。權衡謂得失也。○徐孚遠曰。權衡銳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

晏子儼然。正義。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淸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徐孚遠曰。此注雜在越石父事中。爲不倫也。

史記卷六十二考證

史記卷六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集解】駰案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正義】藏才浪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大戴記亦云然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遇時則自覆蓋相攜隨而去也【正義】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遇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蟠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蟠蒿江東呼為斜蒿云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姿態之容色與淫慾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彊其兩反為于偽反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索隱】案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正義】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之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蓍艾為席菹芰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

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也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集解】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相反尋其意義亦並不違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索隱】案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知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耶宗子注【索隱】音之樹反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音古雅反作瑕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絀音黜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索隱】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篋猶言開篋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劫反【正義】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詆訿孔子之徒【正義】詆音邸訿音紫謂詆訐毀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瓌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正義】屬音燭離辭猶分析其辭句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索隱】剽疋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洸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又作瀁洋音翔【正義】己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索隱】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孤小也特也顧為小豚不可得【正義】不羣也豚小猪臨宰時顧為孤小豚不可得也子亟去【索隱】音棘猶急也無污我【正義】污烏故反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污瀆音讀瀆污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死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正義】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術即刑名法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索隱】案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redacted]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
使秦九年虜王安韓亡喜刑名法術之學[redacted]案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
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redacted]
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redacted]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
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
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為人口吃[redacted]音訖不能道
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redacted]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楚蘭陵
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
書諫韓王[redacted]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
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
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
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
則用介冑之士[redacted]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redacted]言非
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
[redacted]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
枉之臣[redacted]又非姦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redacted]韓非
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
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redacted]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
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刺
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
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
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
於秦不能自脫[redacted]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
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說難
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redacted]凡說難說情理不當
人主之心恐犯逆鱗之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redacted]又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
橫失能盡之難也[redacted]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廣能盡敢
說情此難是難尚非難也[redacted]橫擴孟反又非吾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己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redacted]劉氏云謂說之
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臣疏未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
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redacted]前者三說並未為
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關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
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redacted]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為名
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
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redacted]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
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
顯為名高者也[redacted]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
也[redacted]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疏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
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
其身[redacted]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諫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redacted]前人好
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不可不
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
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redacted]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
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
惡者則身危[redacted]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redacted]渥霑渥也人臣事君
未備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
見疑如是者身危[redacted]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
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

（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許時敗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牆壞有盜鄰為見疑鄭其類也）（■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己功說者知前發其躍則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謂人主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危■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建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人主己嘗為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間音紀莧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間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甚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己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為借己之資籍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己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汎濫浮辭也博聞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承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前人自知其失謏說士無以失謏窮極之乃為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

其難概之（■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己之心拒格君上故敗杜郵之僇■■概古代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拂音佛大忠之人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拂悟當為咈忤古字假借耳咈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與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難■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遲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豐悔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為虜（■晉世家云虜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

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隱案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隱案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隱案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史記卷六十三

史記卷六十三考證

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臣照按漢武惑于神仙方士。並宗老子。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考其子孫。以明老子者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故一則曰老子隱君子也。再則曰老子隱君子也。良史心苦矣。正義翻引神仙荒唐謬悠之論。以爲史注。夏蟲不可語冰有如是。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史記卷六十三考證

史記卷六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redacted]穰苴田氏之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redacted]穰音若羊反苴音子余反田穰苴爲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redacted]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卽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陰[redacted]河上黃河南岸地也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redacted]謂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音卽匠反遂以將軍爲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redacted]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redacted]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redacted]己音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redacted]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redacted]援音袁枹音浮[redacted]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redacted]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redacted]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御馬在左故也[redacted]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redacted]比作卑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redacted]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redacted]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redacted]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redacted]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

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redacted]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史記卷六十四

史記卷六十四考證

司馬穰苴列傳。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御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況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史記卷六十四考證

史記卷六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redacted]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redacted]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redacted]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redacted]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武既死，[redacted]駰案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redacted]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redacted]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redacted]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redacted]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redacted]弟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redacted]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redacted]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堋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

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redacted]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綰捲綰非也救鬬者不搏撠，[redacted]音搏戟謂救鬬者當善搗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批亢擣虛，[redacted]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

自爲解耳。[redacted]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redacted]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redacted]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redacted]魏武帝曰蹶猶挫也[redacted]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斃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redacted]豎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redacted]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redacted]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redacted]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redacted]

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
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
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redacted]案揚子法言曰吳起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
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redacted]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
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
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
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
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
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redacted]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
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
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
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
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
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
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
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
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
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
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
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卻三晉西伐
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
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
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redacted]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
既葬太子立[redacted]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
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
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
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
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
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其孫臏腳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礉事楚死後留權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考證

孫子吳起列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徐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非。

救鬬者不搏撠。索隱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余有丁曰。撠義當爲擊。非矛戟也。

批亢擣虛。索隱。按。批者相排批也。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顧炎武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之虛。

卽封吳起爲西河守。○徐孚遠曰。前既爲西河守矣。此又云。蓋雜引而未刪正。臣照按徐說非也。武侯曰善。卽封吳起。蓋加以封耳。下乃云爲西河守甚有聲名。而不得爲相。今并作一句讀。遂疑此句重出。

公叔爲相。索隱。韓之公族。○臣照按戰國策。公叔疑爲魏公叔痤。非韓公族也。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賞田百萬祿之。反走再拜而辭。以讓吳起之後。則非害起者也。此與國策參差不同。

史記卷六十五考證

史記卷六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illegible]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illegible]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illegible]駰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illegible]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因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illegible]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訽[illegible]駰案訽音犬詬反[illegible]鄒氏作詬罵也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illegible]駰案烏還反弓執矢嚮使者[illegible]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幷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illegible]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illegible]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illegible]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

陽渠陽縣[redacted]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渠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
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
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
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redacted]二邑楚縣也鍾離在
大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犂嬴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遺尙書序巢伯來朝蓋因
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
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
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
專諸於公子光[redacted]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
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
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
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
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
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
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
孫伯嚭亡奔吳[redacted]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
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
吳也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
者道絕不得歸[redacted]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
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
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
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
六與灊[redacted]駰案六古國皋陶之後所封灊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
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redacted]駰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
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
豫章[redacted]駰案豫章在江南[redacted]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取楚之居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
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
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
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
從[redacted]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
[redacted]駰案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
遂至郢[redacted]駰案郢楚都[redacted]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
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redacted]駰案
音云國名[redacted]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
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redacted]今有
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
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
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
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
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
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
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redacted]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
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
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
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
之[redacted]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
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
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

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郢州。案稷丘地名在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案今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楚地音若今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姑蘇當作檇李乃文誤也左傳戰檇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軍卻闔廬病創（楚良反。案）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案音椒又如字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土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劉氏云大夫姓種名井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郢人）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以歸（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愎皮逼反）沮毀用事（案沮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鏤錐子反案）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幾音祈）若

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
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
可以為器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而抉吾
眼縣吳東門之上抉音烏穴反抉亦決也東門謂鱔門也今名葑門
音普姑反鱔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開此門有鱔鮆隨濤入故以鱔名門顧野王云鱔魚一城
名江豚欲則涌之也風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
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
鴟夷榼形盛音成榼音古曷反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案年表云吳
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
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
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張晏
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地記云胥山太湖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吳
葬胥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
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
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音拓
皋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橐皋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
北大會諸侯於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
勾踐襲殺吳太子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
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
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
周也紀鼻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
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
公諫曰葉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
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
陵是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郾城縣南五里與襄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
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襃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

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
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
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
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
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
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
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
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
可乃劫之王如高府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
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蓋此本一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
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人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
之宮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王女是人也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
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左傳云白公奔而縊
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
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
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
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
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
窘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
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員獨忍詬志復冤讎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
尸雪恥抉眼棄德

史記卷六十六

史記卷六十六考證

伍子胥列傳。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臣照按。舉直諫見楚世家。左氏無之。左氏載直諫者伍參也。

遂滅鄭魯之君以歸。○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句相刺謬。疑文有誤。

史記卷六十六考證

史記卷六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redacted]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redacted]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redacted]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辟文過參也魯[redacted]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redacted]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喭[redacted]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redacted]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誤也[redacted]畔音畔喭音岸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redacted]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redacted]大戴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redacted]大戴禮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redacted]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redacted]大戴禮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redacted]案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redacted]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redacted]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redacted]少成妙反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redacted]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redacted]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歎之[redacted]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redacted]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redacted]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redacted]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redacted]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redacted]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欒肇曰用己而後行不假譏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redacted]欒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語疑釋十卷論語駁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redacted]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曰鯉也死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顏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設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redacted]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redacted]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閔損字子騫[redacted]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redacted]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

之祿。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犂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家語仲由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案冠以雄雞佩以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

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履義者則亦陷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復有聞不得並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肇字求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緼袍孔安國曰緼枲著也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

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

子路爲蒲大夫，蒲衛邑子路爲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案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案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服虔云爲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

左傳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廁強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衞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衞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左傳子貢爲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肅曰杇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衞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瑚璉也。」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公孫龍也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越絕書其泄字作洩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御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

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顯案徼結堯反王肅曰徼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案虛音墟莽音莫朗反有本作蕪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鈇音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

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illegible]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illegible]左傳哀公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illegible]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illegible]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illegible]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illegible]案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貲利也[illegible]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貨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illegible]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illegible]括地志云在兗州卽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illegible]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illegible]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illegible]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illegible]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illegible]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illegible]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illegible]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illegible]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illegible]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illegible]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illegible]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illegible]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illegible]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illegible]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illegible]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為魏文侯師[illegible]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詩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illegible]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illegible]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illegible]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illegible]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

遺。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集解】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集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集解】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集解】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子張書諸紳。【集解】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集解】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集解】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集解】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集解】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集解】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集解】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正義】括地志云：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集解】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正義】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跡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集解】孔安國曰：魯人。【索隱】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宓，較可明矣。虙字從音綿，下俱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集解】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實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集解】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集解】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集解】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知以為仁。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家語：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

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集解]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集解]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集解]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索隱]羿音詣。盪，大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集解]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集解]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集解]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集解]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集解]案：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家語作公皙克。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孔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字皙。[索隱]案：蒧音點。[集解]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集解]徐廣曰：一作饋。[索隱]案：包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集解]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字路。[索隱]案：音遙。[正義]繇音由。路者，顏回父，[索隱]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集解]孔安國曰：賣以作槨。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集解]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索隱]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集解]徐廣曰：音寒。臂子弘，[索隱]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索隱]案：矯音橋，疵自移反。[正義]漢書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矯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索隱]豎音時庾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索隱]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索隱]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集解]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索隱]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集解]鄭玄曰：衛人。[索隱]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索隱]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集解]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集解]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集解]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集解]鄭玄曰：魯人也。[索隱]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集解]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集解]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集解]馬融曰：魯人。[索隱]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集解]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集解]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集解]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集解】孔安國曰訒難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集解】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集解】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集解】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集解】鄭玄曰齊人【索隱】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集解】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集解】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集解】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以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集解】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集解】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集解】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正義】案毛傳曰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索隱】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長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五景行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集解】駰案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集解】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集解】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集解】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集解】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集解】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集解】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集解】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集解】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爲過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集解】駰案鱣一作鯉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集解】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集解】駰案魯一作曾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索隱】家語云子晳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集解】鄭玄曰楚人【索隱】家語云衛人

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墨伯之讀也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

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

傳者紀于左。【索隱】家語此簡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跡史記闕然自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索隱】音鉤句

秦祖字子南。【集解】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索隱】案哆赤者反【集解】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集解】鄭玄曰秦人

商澤。【索隱】案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集解】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集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集解】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索隱】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集解】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皙。【集解】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集解】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集解】魯人

鄡單字子家。【集解】駰案鄡苦堯反單音善徐廣曰一云鄔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鄔縣

句井疆。【集解】鄭玄曰衛人【索隱】句作鉤

罕父黑字子索。【集解】駰案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集解】鄭玄曰楚人【索隱】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集解】魯人

顏之僕字叔。【集解】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集解】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索隱】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集解】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集解】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集解】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集解】駰案家語曰名亢字籍【索隱】亢作宂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集解】魯人

廉絜字庸。【集解】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家語載本各異

邦巽字子斂。【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氏作邽巽邽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集解】駰案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蒧字子上。【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

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爲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史記卷六十七

史記卷六十七考證

仲尼弟子列傳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糾為辯之以為子我者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讓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蠡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堂高九仞樓提三尺驏轂百乘○驏韓詩外傳作轉

司馬耕○家語耕上有棃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歲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

伯虔○虔家語作處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顧炎武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黄舍人兒之比乎

漆雕徒父○家語名從

公堅定○堅家語作肩

榮旂字子祺○家語旂作祈祺作顏

步叔乘○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云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

原亢籍○亢家語作伉或作杭

樂欬○欬家語作欣

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朱彝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史記卷六十七考證

史記卷六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illegible]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illegible]公叔氏痤名也痤音在戈反爲中庶子[illegible]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illegible]卯魏侯之子名罃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illegible]戰國策云衛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illegible]疾重而悖亂也[illegible]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illegible]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彡去聲平聲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

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illegible]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illegible]音稅大說之耳[illegible]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illegible]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illegible]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illegible]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illegible]言教弊爲政之術所爲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illegible]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illegible]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

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
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商君書作脩古夏殷不易
禮而亡【索隱】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
什伍【索隱】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或為十保或為五保而相收司連坐
【索隱】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什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
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
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
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民有
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索隱】率音律受上爵為
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
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末利
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
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盡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
不得為屬籍【索隱】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索隱】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
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
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
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
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
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也於
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
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
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

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
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
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
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
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
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
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
疆【索隱】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
平平斗桶【集解】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
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
胙【索隱】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
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
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何者魏居嶺阸之西都安邑【正義】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阸之地即今蒲州之
中條已東連汾晉之險嶝是也阸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
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
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
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
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
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
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
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
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
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
邑徙都大梁【索隱】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

年也。【正義】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集解】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邑。

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索隱】孟蘭皐，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皐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不自賤，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正義】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荊。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荊國之禍。【索隱】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集解】韋昭曰：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體。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集解】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上謂商鞅之令也，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索隱】闟案所及反。戟者【集解】徐廣曰：一作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闟亦作鈒，同所及反。鄒誕音吐邁反。蔡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顧野王云：鈒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公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

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收鞅者其効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集解】徐廣曰京兆鄭縣也【正義】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集解】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正義】黽音亡忍反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正義】案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藉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考證

商君列傳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顧炎武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

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董份曰旣云作爲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儲玆曰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

史記卷六十八考證

史記卷六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己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為遊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 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 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騶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 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臺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 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 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 音遍觀謂盡觀覽其書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 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 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駰案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 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靡靡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 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以為秦智說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 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

曰秦四塞之國 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有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也 被山帶渭東有關河 又為地界里江謂岷江從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荊揚入海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 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 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 此天府也 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 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 曰燕東有朝鮮遼東 朝鮮音潮仙二水名 北有林胡樓煩 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 林胡匈名朔嵐已北 西有雲中九原 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 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榆林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榆林縣西界 南有嘑沱易水 駰案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川嘑沱鄭玄曰嘑沱出鹵城 嘑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池地理志鹵城縣名屬代郡嘑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 呼沱出代州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河合也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 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 鴈門山在代燕西門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趙之東邑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貝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河北博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己今論楚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正義】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正義】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正義】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守【索隱】操兵戰國策作錯鑠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集解】駰案卷丘權反【索隱】地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衛地也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集解】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既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陽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趙戰於都城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正義】清河今貝州北有燕國【正義】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集解】駰案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

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破人為破前敵也破於人為彼前敵破 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臣人謂己為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己也【索隱】臣人謂己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 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正義】衡音橫謂為秦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案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為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連橫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 後有長姣美人，【索隱】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 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集解】駰案愒音呼曷反【索隱】恐音起拱反愒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憩義疎 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集解】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 通質刳白馬而盟，【索隱】質如字又音躓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 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正義】謂擁兵於崤關之外又守宜陽也 趙涉河漳，【索隱】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 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謂道蒲津之東攻之 則楚絕其後，【正義】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 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正義】在洛州汜水縣 魏塞其道，【正義】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 趙涉河漳、博關，【集解】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正義】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 齊涉清河，【正義】齊從貝州渡河而西 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 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集解】駰案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按一鎰一金也鄭玄曰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名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 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索隱】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索隱】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 「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索隱】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 西有宜陽、商阪之塞，【集解】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 東有宛、穰、洧水，【集解】駰案宛於袁反洧于鬼反【索隱】地理志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正義】在新鄭東南流入潁 南有陘山，【集解】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在新鄭西南三十里 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集解】駰案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許慎注淮南子

以爲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集解】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
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韓又有
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
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蹠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足
也【正義】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兩手據機然後發之遠者括蔽洞胸近
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集解】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
北面而不見冥山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
【集解】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也墨
陽【索隱】案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膊【集解】駰案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戰國策作合伯
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馮【集解】徐廣曰滎陽有馮池【索隱】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
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龍淵太阿【索隱】駰案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
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
阿【正義】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之劍楚之寶劍也以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故
天下之寶劍韓爲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膊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
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也皆陸斷
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集解】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戰
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幕一作頸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
革抉【集解】徐廣曰一作決謂以革爲射決決射韝也【索隱】㕹芮【集解】駰案㕹音伐【索隱】㕹與瞂
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瞂關西謂之盾無不畢具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
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
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
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
又復求割地【索隱】鄭玄注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
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
後【索隱】戰國策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
子之從後也【正義】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
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
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索隱】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
王【索隱】世本襄王子名嗣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集解】徐廣曰在滎陽陳
汝南許郾【集解】徐廣曰在潁川郾【索隱】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鄢地理志潁川有許鄢
二縣又有鄢陵縣鄢不同必有一誤郾音焉【正義】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昆陽召陵舞
陽新都新郪【集解】駰案地理志潁川有昆陽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
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郪屬汝南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
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郪無新都二字【正義】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有淮潁【正義】淮陽
潁川二郡煮棗【集解】徐廣曰在宛朐【正義】按宛朐在曹州宛句縣也無胥【索隱】地闕按西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河南地也卷衍酸棗【集解】徐廣曰滎陽卷
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正義】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爲界卷在鄭州原武縣北
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
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
輷輷殷殷【正義】輷呼宏反殷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
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正義】衡音橫怵音卹卒有秦患【正義】卒音寸忽反不顧其禍夫挾彊秦
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
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
宮【索隱】謂爲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謂冠帶制

虞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
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
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爲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
因爲名也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
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今衞
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
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劉案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
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髆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負擔
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
也蒼頭二十萬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
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音斯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爲卒廝音斯
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
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
割地以效實謂割地獻秦以效己之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
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
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
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柰何毫
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
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
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此效猶呈見也奉明約在
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
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
世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
卽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高誘
注戰國策云五家卽五國也進如鋒矢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
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
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
勃海也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
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
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
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筑似琴而
大頭圓五絃擊之不鼓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案劉向別錄曰蹴鞠者
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
求六反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博別錄云蹴鞠者蹴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
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
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
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
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
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
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
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
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衞陽晉之
道徐廣曰魏襄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
道在衞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地也乃是晉陽耳衞地曹濮等州也
杜預云曹衞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亢音
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
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
雖欲深入則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
是故恫疑虛喝劉案呼葛反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猲並呼合反高

誘曰虛猲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愒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狠顧慮作猲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集解】徐廣曰今之武陵也【正義】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集解】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巫郡夔州巫山縣是東有夏州海陽【集解】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駰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正義】裴駰據左傳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爲夏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爲得地理志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郇陽【集解】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菑邑變爲栒邑圁陰變爲圍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疏【正義】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集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集解】駰案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索隱】疑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索隱】案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

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地行也蒲服即匍匐並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索隱】譙周曰蘇秦字季子按其嫂呼小叔爲季子耳未必卽其字南卽以爲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曰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集解】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集解】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廣雅云萴奚毒附子也一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索隱】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

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
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
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
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
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
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
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
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
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
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
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
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
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集解】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
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集解】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
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
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索隱】案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
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
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
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集解】徐廣曰生一作先蘇
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
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
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
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

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
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
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
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韓魏者燕之援國
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
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
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
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
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
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
矣【索隱】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
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集解】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
千乘之大宋【索隱】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湣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
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
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溜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
防【集解】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
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
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濟州以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
【正義】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
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

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栗實質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激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共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爲不成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此書爲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有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彊萬乘之國。而齊并之，是益一齊。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謂山戎北狄附齊者。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衞，

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爲紫。齊君好紫，故齊俗尙之。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正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長，如字。賓音擯。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棄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

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集解】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國亡【集解】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正義】按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正義】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正義】汶案眉貧反邛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正義】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索隱】案戰國策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正義】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正義】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正義】易曰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隼若今之鶻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地名近宜陽也【正義】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雎傳一日而斷太行【正義】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正義】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觸新鄭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舉【正義】舉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鄭於鄭故五日國舉舉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

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集解】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正義】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非也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此名大衍守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集解】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皋也【正義】兩周王城及鞏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集解】徐廣曰錟由冉反【索隱】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正義】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正義】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寃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決宿胥之口【集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通青淇二水入焉【索隱】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集解】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邱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正義】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正義】重猶附也尊也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集解】徐廣曰鄳江夏鄳縣均一作灼鄳音盲【正義】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鄳縣名在江夏【正義】

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申州有平靖關，蓋古鄳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illegible]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illegible]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軍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illegible]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illegible]嬴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illegible]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illegible]案：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illegible]案：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敗我岸門。封陵之戰，[illegible]案：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illegible]案：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illegible]案：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illegible]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illegible]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illegible]譙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與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史記卷六十九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蘇秦列傳前有樓闕軒轅○顧炎武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也○臣照按賓字國策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爲主賓之賓既以爲賓未聞伐賓之義

鐵幕索隱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障面劉言臂脛之衣是重言甲恐非也

五家之兵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卽五國也○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

驕矜而不敢進○驕矜國策作高躍

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于五年而徐云自初說至此三年二說懸殊

而燕王不復官也○國策作不復館

齊伐宋宋急○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爲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國策挑作遒

焚秦符正義符徵兆也○臣照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絶之也楚世家云齊折楚符而合于秦解作徵兆非

乘夏水而下江索隱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臣照按宜爲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似不得以夏潦之水爲解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國策作離石馬陵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史記卷七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illegible]駰案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爲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爲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illegible]左傳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爲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illegible]說音稅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illegible]駰案醳音釋[illegible]古釋字其妻曰嘻[illegible]嘻音僖鄭元曰嘻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illegible]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illegible]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illegible]駰案渠音詎[illegible]古字少假借耳張儀既相秦爲文檄[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illegible]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愼云檄二尺書也爲檄卽傳檄爾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illegible]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illegible]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illegible]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木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爲巴也莊引天苴卽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巴犂之芭按芭犂卽織木茸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illegible]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爲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illegible]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集解]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索隱]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轘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名[正義]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鄩城水出北山鄩溪又有故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鄩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正義]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正義]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令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是塞斜谷之口也令楚兵臨鄭南塞轘轅斜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正義]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索隱]繕音膳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正義]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正義]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索隱]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集解]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集解]魏之邑名[正義]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集解]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索隱]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索隱]觀音貫闕案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

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
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
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
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redacted]駰案
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
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
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redacted]河之西鄭曲沃平周之邑地[redacted]河外卽卷衍
燕酸棗據卷衍酸棗[redacted]駰案卷丘權反衍以善反[redacted]卷在河南衍地名[redacted]卷衍屬
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劫衛取陽晉[redacted]故城在曹州乘氏縣
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
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
攻梁[redacted]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
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
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
臥[redacted]枕針[redacted]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
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
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
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
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
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
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
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
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
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
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

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
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
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redacted]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
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
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
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
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
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
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
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
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
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
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
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
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
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
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redacted]詳音羊楚王聞之
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
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
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
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
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
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
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
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

殺屈匄，遂取丹陽【集解】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於是楚
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
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索隱】音黬。要欲以
武關外易之【正義】與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
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
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
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
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
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
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
之【索隱】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
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今房州也。賂楚，以
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
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
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
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
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正義】此時當秦惠王
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
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
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
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正義】常山
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索隱】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
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
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
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
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
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
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
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索隱】挑，田鳥反。粟不
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
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索隱】卒，怱勿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
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索隱】汶音泯。
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
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
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
關【集解】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扞關在
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
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楚之北境
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
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偏音匹連
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閒也。【正義】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
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
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
齊趙者，陰謀有合【集解】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
難，戰於漢中【索隱】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
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
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集解】徐廣曰搏或音

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集解】徐廣曰關一作開【正義】以常山爲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胷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胷則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正義】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鄒莒之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混本一作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厮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集解】駰案跿跔音徒俱跳躍也貫頤奮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正義】跔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摯之士

者至不可勝計【集解】駰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索隱】兩手擎頭而直入敵言其勇也【正義】文有執戟者奮怒而越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索隱】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音烏穴反趹謂後足趹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集解】徒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榮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集解】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集解】駰案于僞反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城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

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
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
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
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
又勝秦[redacted]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
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
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
效河外[redacted]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redacted]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redacted]
澠案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redacted]河漳之閒邑割以事秦耳[redacted]河閒瀛州縣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
指博關[redacted]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
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
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
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
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
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
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redacted]飾音勑習馳
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
王有意督過之也[redacted]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
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
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
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
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
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
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redacted]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
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redacted]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
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
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
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
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
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
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
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
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redacted]趨音趨適聞使者之明
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
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redacted]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
人作爲金斗長其尾[redacted]斗音主尾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爲杓音主尾卽斗之
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
酣樂進熱啜[redacted]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
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redacted]反斗卽倒柄擊也於是酒酣
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
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redacted]
[illegible]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擿[redacted]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之
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
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
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

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索隱】案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恆山之尾五城。」【正義】尾猶末也，謂獻恆山之末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齎，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

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索隱】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饜一豔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

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illegible]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illegible]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illegible]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illegible]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illegible]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

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illegible]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illegible]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illegible]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illegible]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illegible]音戈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遇相見也請謁事情[illegible]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illegible]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大國[illegible]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焚杅[illegible]徐廣曰一孤切[illegible]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燔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illegible]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illegible]謂秦求親義渠君也[illegible]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苦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illegible]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illegible]凡絲綿布帛等一段謂一純音屯也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illegible]謂上文犀首云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illegible]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illegible]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

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redacted]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辭也成其衡道[redacted]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傳

史記卷七十

史記卷七十考證

張儀列傳。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臣照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地理通釋曰。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爲正。

則從竟以東。○戰國策作從竟陵以東。

五戰而三勝。○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戰國策補注云。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楚王大怒。○徐孚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爇羹。索隱謂爇而羹之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臣照按左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梁哀王恐。○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館豎子止之。○國策作管與止之。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徐孚遠曰。軫言己之爲秦王計。不後于楚王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斃。此說非也。

其後五國伐秦。○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大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

史記卷七十考證

史記卷七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樗木名也音攄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 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滑讀爲淈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較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右更秦第十四爵名 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故城在陜州縣西南三十二里 盡出其人，【索隱】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正義】藺縣在石州 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游姓騰名 「智伯之伐仇猶，【集解】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以仇猶爲厹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猶縣也【正義】括地志云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章蔓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蔓支因斷轂而驅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 遺之廣車，【索隱】案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 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索隱】防衛樗里子 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紀年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卽子路作宰地 蒲守恐，請胡衍。【索隱】胡衍人姓名也 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集解】駰案賴利也 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蒲是衛國之鄣衛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 魏亡西河之外，【正義】謂同華等州 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 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正義】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 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今潁州縣卽州來國。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索隱】煇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壯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索隱】餉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秦邑。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謂函谷及三崤五谷。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索隱】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音釋。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集解】徐廣曰：一作馮。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

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襄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

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集解】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索隱】案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

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索隱〕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解口，秦地名，近韓。今辭冀楚也。〔正義〕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集解〕駰案烏合反。〔索隱〕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閼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索隱〕子，蘇代也。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索隱〕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願有謁於公。〔索隱〕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索隱〕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謂黨韓魏也。今國事偏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索隱〕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索隱〕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索隱〕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索隱〕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集解〕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索隱〕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索隱〕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潁川，許州也。楚侵韓取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集解〕駰案巳買反。而交走秦也。〔索隱〕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集解〕徐廣曰：過，一作適。〔索隱〕若二國皆事秦，公則審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索隱〕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集解〕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集解〕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集解〕徐廣曰：在陽城。〔索隱〕鬼谷在關內雲陽是也。〔正義〕三殽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鬼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

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而處之[redacted]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redacted]復音福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redacted]徐廣曰昭王二十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redacted]徐廣曰一作蠉[redacted]休緣反又音休穀反戰國策一作蠉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redacted]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redacted]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redacted]徐廣曰一作瀨胡[redacted]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redacted]吳越之城皆爲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redacted]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redacted]卽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redacted]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redacted]橐音託尊其道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redacted]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redacted]齎音側奚反一音資並謂齎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

割五城以廣河閒，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上谷，今嬀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集解】徐廣曰：楚，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索隱】甘茂爲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史記卷七十一

史記卷七十一考證

樗里子甘茂列傳。虜趙將軍莊豹。○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顧炎武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

蜀侯煇相壯反。○臣照按：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爲蜀侯，以陳壯爲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封子煇爲蜀侯。煇爲後母所譖，自殺。與此異。

不如公孫奭。○奭，戰國策作郝。

則置之鬼谷。○臣照按：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與此異。

史記卷七十一考證

史記卷七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冄，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芈氏，曰芈八子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索隱】芈，亡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索隱】華陽，韓地，後屬秦。芈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名顯。涇陽君。【索隱】名悝。而魏冄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冄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集解】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正義】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耳。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為政。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音亦姓名。請以魏冄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戰國策作宋交。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冄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冄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冄相秦。

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冄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冄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冄，乃封魏冄於穰，復益封陶，【集解】徐廣曰：一作陰。【索隱】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冄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

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冄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集解】駰案：上莫邙反，下陌鮑反。入北宅，【集解】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索隱】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集解】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正義】河西河東

河內北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illegible]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猒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illegible]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illegible]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illegible]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illegible]駰案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illegible]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illegible]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被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illegible]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己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illegible]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illegible]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illegible]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

東之兩道[illegible]穰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illegible]幾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illegible]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illegible]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illegible]丘權反駰案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illegible]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illegible]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illegible]王謂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illegible]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

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集解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剛故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後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史記卷七十二

史記卷七十二考證

穰侯列傳戰勝暴子○戰國策作舉子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收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

斬首十萬○秦本紀作十五萬

史記卷七十二考證

史記卷七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redacted]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redacted]南也[redacted]在河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redacted]今洛城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也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redacted]太尉言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redacted]音干徐廣曰駰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redacted]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redacted]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redacted]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平[redacted]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redacted]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redacted]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redacted]夷陵今硤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redacted]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redacted]陘城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redacted]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redacted]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redacted]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redacted]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也[redacted]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redacted]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redacted]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redacted]徐廣曰屬潁川[redacted]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藺縣也[redacted]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藺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大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藺二邑合相近而藺綸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redacted]駰案音紇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redacted]徐廣曰在泫氏[redacted]地理志泫氏縣今在上黨郡也[redacted]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redacted]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redacted]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redacted]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redacted]鄣堡城尉官也[redacted]括地志云趙二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數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redacted]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redacted]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redacted]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redacted]紀莫反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

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索隱】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秦壁一名秦壘，壘今亦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正義】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正義】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迺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鄢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丘。【正義】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集解】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集解】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任，入針反，壯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索隱】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集解】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集解】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集解】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遵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以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捲音拳袒音濁覓反字亦作綻捲音教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集解】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索隱】與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索隱】薊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荊【集解】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索隱】賁音奔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集解】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集解】駰案音余【正義】在頓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集解】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正義】在汝南即應鄉【正義】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索隱】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集解】徐廣曰善一作蕃【索隱】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集解】駰案音麤而不信人【集解】徐廣曰怚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集解】徐廣曰專亦作摶又作剸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

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集解】徐廣曰超一作拔【索隱】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正義】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歿身【集解】徐廣曰歿音沒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遞爲秦將拔齊破荊趙任馬服長平遂阬楚陷李信翦上卒行賁離繼出三代無名

史記卷七十三

史記卷七十三考證

白起王翦列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爲左更

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臣照按此與秦本紀魏世家六國表所載互異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世家云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卻在昭王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年分不同事亦不一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非起所取與此互異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爲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秦拔我陘城汾城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未詳何人○臣照按平陽君趙豹趙世家注云戰國策曰惠文王母弟也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秦本紀作十月

遷之陰密正義即古陰密國○秦本紀正義云即古密須國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秦本紀作十二月

史記卷七十三考證

史記卷七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兗州鄒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正義】闞案並蒲浪反【索隱】言其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正義】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如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洽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正義】懼音劬謂行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而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開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索隱】按字林云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郤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

不食周粟，衞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孟子云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枘筍而內之圜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圜鑿者吾知其鉏鋙而不入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圜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譎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騶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私心謂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索隱】案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集解】徐廣曰一作輠過髡。」【索隱】案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指器也轂即車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索隱】襄王名法章湣王子莒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荀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也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

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集解】駰案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索隱】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正義】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强兵楚有尸子長盧【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集解】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謬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集解】駰案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正義】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衛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橦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狸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史記卷七十四　終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氾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述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詹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伊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臣照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又因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為書謝之以書因為賦遺之中有譏夫將將以瞽為明以聾為聽之語是春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賦篇可證也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史記卷七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redacted]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爲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大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redacted]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爲後元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redacted]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redacted]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期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redacted]甄，案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redacted]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redacted]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redacted]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redacted]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redacted]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redacted]爾雅云：玄孫之子爲來，來孫之子爲昆，昆孫之子爲仍，仍孫之子爲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redacted]短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redacted]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redacted]駰案：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redacted]謚爲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騶。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redacted]舍業者，捨弃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爲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

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
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
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
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
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
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
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
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illegible]偶音遇謂
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
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
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
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
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
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
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
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
[illegible]抵音丁禮反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illegible]韋昭
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
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
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
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illegible]藏在浪反取所獻
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
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illegible]
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illegible]關在
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
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

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
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
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
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
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
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
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
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illegible]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
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
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illegible]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
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illegible]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
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
魏[illegible]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
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
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
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
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
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illegible]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
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
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
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
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
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
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
嘗君收邑入[illegible]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
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集解】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索隱】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集解】駰案親弗人姓名【索隱】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

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集解】駰案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集解】駰案音歡驩復作煖音許袁反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集解】屩音腳字亦作蹻又作屩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集解】駰案苦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集解】駰案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索隱】蒯草名音蒯聵之蒯緱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緱也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索隱】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集解】駰案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

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于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

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

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正義】趣音娶趣向也又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正義】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耳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正義】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己遣之。幾爲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駮。

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大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尙如此。則流言亦如此。寧不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爲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爲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爲之。與史文不類。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史記卷七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集解】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索隱】勝，式證反。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集解】徐廣曰：屬清河。【正義】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集解】音壁。蹣案散亦作蹣【索隱】躄散音先寒反，亦作跚，音同【正義】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集解】徐廣曰：癃音隆，病也。【索隱】罷音皮，癃音呂宮反。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集解】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集解】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穎，環也。鄭玄曰：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弃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

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索隱】惡，烏故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集解】駰案：音祿。【索隱】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天子所重也。【正義】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索隱】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集解】徐廣曰：河內成皋有李城。【正義】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徙故溫城移縣於此。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正義】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集解】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抒音墅。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集解】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蹻音腳。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集解】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趙之虞

屬河東太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 古后反求和曰媾按媾亦講講亦和也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闕案郝音釋 徐廣曰一作赦 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

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 為足下解其負媾而親自攻之也 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按私謂私心也 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 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歜康子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 謂傅姆之類也 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

詹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徐廣曰眘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幷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光臥反案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虞卿棄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史記卷七十六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臣照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顧炎武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史記卷七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為，于偽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音盈，又曹植音嬴之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尺未反，倪音五弟反。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徧音遍。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

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
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
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
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
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
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
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
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
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閒音閑閒謂靜語
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
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
之三年【集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畜欲為父報仇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
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
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
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
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
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
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
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
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
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集解】嚄案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嚄唶謂多詞句
也【正義】聲類云嚄大笑唶大呼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㠯泣耳
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

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
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
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
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
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
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
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
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
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
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
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集解】呂忱曰韊
盛弩矢【索隱】韊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
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
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
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
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
與平原君計㠯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
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
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
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
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
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
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
行辭讓從東階上【集解】案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索隱】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正義】鄗音霍趙邑名屬常山 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集解】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徐案別錄云也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史失其名 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正義】抑音

讒謂以兵毀之 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集解】案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魏王名假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卻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史記卷七十七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顧炎武曰。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史記卷七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弊，（■謂兩虎鬭乃受弊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徐廣曰：致或作安。）累棋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桃。（■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入邢，（■徐廣曰：平皐有邢邱。■邢邱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幷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illegible]牛首垣卽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邱，（■徐廣曰：屬陳留。仁及平邱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邱縣屬陳留。仁闕。）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榆次，幷州縣也。按水經云榆次縣南洞渦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卽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卽榆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音蹤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江之浦。（■案戰國策曰三江之浦■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卽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于干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

趙攻晉陽城[illegible]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illegible]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illegible]言大軍不適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illegible]案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毚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illegible]趯音天歷反毚音讒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illegible]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illegible]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illegible]徐廣曰一作顛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illegible]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正義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

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illegible]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illegible]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為報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illegible]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illegible]徐廣曰遲一作還[illegible]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失計也臣為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illegible]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illegible]右壤謂泗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正義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

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
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
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
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
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
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
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
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
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
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
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集解】徐廣
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
為相封為春申君【索隱】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盡號諡而孟
嘗是諡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
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
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
墟音虛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圮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
破楚門為昌門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
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
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
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
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
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
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
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
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

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春申君相十
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
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
與合從西伐秦【集解】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
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
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
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
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
秦踰黽隘之塞【正義】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而攻楚不便假道
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
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
【集解】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
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濮滑州兼河北置東
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
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
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
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
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
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
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
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
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
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
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
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

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 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 又有毋望之禍 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 今君處毋望之世 謂生死無常 事毋望之王 謂喜怒不節 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 謂吉凶忽爲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 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爲王舅與此異 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壽州城門 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 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 徐廣曰旄音耄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史記卷七十八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臣照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兀楚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紐于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臣照按單盡也言竭盡而無餘也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遲一作還○徐孚遠曰于義還字爲長當是誤書也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爲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史記卷七十九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 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世本昭王名遬襄王之子 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襄王名法章 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 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更音糞溺即溲也溺音年弔反溲音所留反【正義】溺古尿字 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祖律反 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州郡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 與私約而去。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索隱】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今虢州湖城縣也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索搜也先格反 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棋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壞九層臺也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麤食草萊之饌具也 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羋戎宣太后同父弟亦號為新城君是也 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

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戰國策立作涖。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集解】椹音陟林反。椹者墊椹也。質鑕刃也。謂腰斬者爲椹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集解】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璞。【正義】縣音玄。劉伯莊云。珍玉璞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索隱】割榮卽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集解】徐廣曰。一作溉。音同。【索隱】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集解】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正義】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二里也。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索隱】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

范睢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鄒誕生本作惽然。音昏。或又作閔。音敏。閔猶惛闇也。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集解】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跪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索隱】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集解】徐廣曰。一作羌。孟賁【索隱】許慎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集解】駰案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

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集解】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態謂姦臣諂詐之態也。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索隱】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集解】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二字並音胡困反。慁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門，寒門者，谷口也。按九嵕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索隱】謂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借音子夜反，一作藉，亦音同。齎音側奚反。言爲盜齎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

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正義】言宜陽陝虢之師不得下相救 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 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正義】新鄭已南一宜陽令二澤潞三 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正義】閒音閑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索隱】顯案諱畏也 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集解】徐廣政適音征敵 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索隱】披音片彼反 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弒逆也【正義】淖齒楚人齊湣王臣 射王股，擢王筋，【正義】言射王股譔也按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 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 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睢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睢以應，號爲應侯。【索隱】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爲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正義】劉云諸國客館 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正義】今之麤袍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爲小子 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

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荊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illegible]】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illegible]】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illegible]】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illegible]】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illegible]】劉氏以爲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illegible]】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讎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illegible]】上爲如字下爲音于僞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

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服馬兵之首號也曰馬服者言服馬也鄒氏頗音普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集解】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

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集解】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索隱】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集解】駰案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集解】徐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劍反魋顏蹙齃膝攣【集解】駰案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魋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也齃音烏曷反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集解】駰案持粱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索隱】持粱謂作粱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集解】駰案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腳【索隱】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腳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腳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

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索隱】說式拙反案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集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正義】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令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僇辱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正義】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難反批患謂擊而御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

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illegible]徐廣曰：呼一作嘻。[illegible]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噭音敫。[illegible]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illegible]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illegible]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備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illegible]信音申。詘音屈。謂己志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illegible]班固奕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謂投投瓊也。[illegible]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illegible]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illegible]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

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索隱二子范睢蔡澤也睢厄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弃鬲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橐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睢招攜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史記卷七十九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范睢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聞齊之有田文○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爲趙所圍急○圍字監本訛作困字今改正

豈道德之符○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一本無聖字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史記卷八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徐廣曰趙有沙邱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西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北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興霸王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置隗為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邱，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邱縣名屬平原。在冀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於觀津，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嚪進說之意。嚪音田濫反字與啗同。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滄德二州之北河也。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

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在濟水之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燕臺也括地志云按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括地志云歷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薊邱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邱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邱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泲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慊慊然而不慊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墮音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謂既離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言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己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己

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redacted]言不潔己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臣雖不佞[redacted]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redacted]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己在外猶云己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redacted]關案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侈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犲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者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redacted]閒音紀閑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redacted]褒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redacted]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redacted]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redacted]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

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redacted]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redacted]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redacted]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redacted]樂乘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redacted]徐廣曰在北新城[redacted]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redacted]駰案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redacted]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redacted]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

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爲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閭乘繼將。芳規不渝。

史記卷八十

史記卷八十考證

樂毅列傳。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余有丁曰。爲利卽所爲乘燕之敝者。索隱解未明。

故敢獻書以聞。集解劉案。夏侯元曰。○臣照按集解所引。與令所傳王義之帖小有異同。互有長短。至其殆庶乎知機合道句。帖作庶乎幾合乎道者是。庶乎幾義見易繫辭。

乃遺樂閒書。○顧炎武曰。燕王遺樂閒書。恐卽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爲其子。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顧炎武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末云。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閒。則是閒爲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序之語爲是云。

樂瑕公教樂臣公。○臣照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臣與巨二者。必有一誤。

史記卷八十考證

史記卷八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redacted]陽晉衞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衞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redacted]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redacted]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redacted]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redacted]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redacted]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

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
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
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
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
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
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
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
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
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
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
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
石城。【集解】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
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
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正義】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
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
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
池。【集解】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
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
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
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集解】案風俗通義曰：缻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缻音缶。【正義】缻音缾。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
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
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索隱】濺音贊。左右欲刃相
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

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
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
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
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
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廉頗
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
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
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
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
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
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
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
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
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
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
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
【索隱】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
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
為刎頸之交。【索隱】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
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集解】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幾音祈，在相潞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

防陵【集解】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集解】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國謂邯鄲趙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謀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儕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卽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集解】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索隱】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

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
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
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
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
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
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
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
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
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
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
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
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集解】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
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爲信平君也【索隱】信平
號也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
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
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
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
伐魏之繁陽【集解】徐廣曰屬魏郡【正義】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
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
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
而攻燕拔武遂方城【集解】地理志武遂屬河閒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武遂易州遂
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
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
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

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
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集解】謂數起便也矢
一作屎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
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
壽春【正義】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今鴈
門縣在代地故云代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集解】如淳
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如淳解莫爲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帥軍
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爲士卒費日擊數
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索隱】上紀見反下音牒厚遇戰
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
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
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
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
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索隱】
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
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
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
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
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集解】駰案管子曰能破敵擒將
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
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
委謂棄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集解】駰案
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駰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

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 煖卽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暄劇辛本趙人仕燕 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 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 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在恒州藁城縣西南 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 齮音蟻 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 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在相州房山縣東 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徐廣曰一作懦 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 信音申 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飆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爲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荊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史記卷八十一

史記卷八十一考證

廉頗藺相如列傳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卽馮煖也○臣顯按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戰國策云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似馮煖卽馮驩不言其歸趙也盧殷佐高士傳騶冠子楚人馮煖書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騶冠子懼其薦己乃與煖絕索隱謂龐煖卽馮煖不知何據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臣照按戰國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記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而殺牧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翦蹤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士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大同小異今並著之

史記卷八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單音丹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地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傅音附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也又方言曰車轊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徐廣曰轊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故鄓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古之軍行橐負版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齊之北界近河東盡齊書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illegible]駰案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illegible]奇謂權詐也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illegible]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illegible]猶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如環之無端[illegible]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可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illegible]徐廣曰適音敵[illegible]言兵始如處女之敵弱則敵人輕之開戶不為備[illegible]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敵田單反間易解及敵卒撓亂塞而令齊卒其怒是敵人為單閉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illegible]駰案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illegible]克捷之後卷平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illegible]嬓音皎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illegible]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illegible]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蠋[illegible]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畫水為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illegible]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群鳥或眾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史記卷八十二

史記卷八十二考證

田單列傳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言監本訛作王今改正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語出孫子九地篇

索隱述贊曰五牛揚旌○監本誤刻於其田單之謂邪句下今移正 臣照按扈林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鑾播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尚書符荊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辯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騁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部皆六朝麗語而小司馬效之顧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推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有五牛旗建多言故主自來遂盛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今田單火牛豈儀衛耶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云揚旌不亦誣乎索隱之陋往往如是姑舉其一以例諸餘

史記卷八十二考證

史記卷八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illegible]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illegible]廣雅云俶儻卓異也[illegible]俶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illegible][illegible]案地理志河內有蕩陰[illegible][illegible]蕩天郎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illegible]新垣姓衍名也爲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illegible]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illegible]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也[illegible]紹介猶媒也凡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illegible][illegible]案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illegible]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illegible]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爲一身衆人不知，則爲一身。[illegible]言衆人不譏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而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illegible]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illegible]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illegible]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illegible]謂以過惡而爲政也[illegible]至過字爲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爲帝恣有烹醢[illegible][illegible]獨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爲秦百姓則

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駰案：公羊傳曰斮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罵烈王后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怏，於尚反。噫嘻，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相州湯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也。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辟舍避正。駰案：禮，天子適諸侯，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音管籥。攝衽抱机，机音紀。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謂閉外門不入齊君。籥即鑰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財。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謂時君窮臣賤，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

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怯死謂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平陸邑名在西界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即聊城之地也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謂弃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弃面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

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如墨翟守宋卻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綏擬强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矯國更俗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并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纂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遺弃也謂弃子糾事小白也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郾案方言曰荊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爲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曹沫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

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坫壇設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忿敷粉反悁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皋漢書並有傳蓋以衛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諸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昴食于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言左右之不察不欲斥王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刖音月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王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貲成王名惲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佯音陽謂詐為狂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為讒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鴟皮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案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案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

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集解】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之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集解】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集解】案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譖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字林云馬父贏子北狄之良馬也【正義】食音寺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集解】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髕此刑也【索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答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集解】駰案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集解】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研音公禪反研者自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埤蒼云骭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集解】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

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索隱】國語云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眾人或共詆訿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因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為眾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索隱】大顏云讒人積久諸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戎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集解】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集解】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集解】應劭曰紂剖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剖則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集解】駰案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集解】案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隱】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

列士傳字子餘者是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redacted]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蹶之客可使刺由[redacted]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蹠盜蹠也[redacted]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redacted]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redacted]湛音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redacted]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redacted]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樝木根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redacted]左右先加彫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redacted]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于天[redacted]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redacted]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其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redacted]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redacted]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皂櫪也韋昭云皂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皂也又郭璞云皂養馬之器也[redacted]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皂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redacted]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redacted]晉灼云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己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redacted]駰案漢書云里名勝母也[redacted]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redacted]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redacted]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也[redacted]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redacted]杜預云同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redacted]駰案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橈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誣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史記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今齊湣王已益弱○鮑彪戰國策注曰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至過字為絕句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筴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為政於天下矣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攷烈王太子宜為顯王

東藩之臣因齊○戰國策作嬰齊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索隱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賻襚之禮○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能備生死之禮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臣人龍按濟應作齊蓋傳寫之誤

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鮑彪戰國策注曰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好事者閒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其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事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為一自燕攻齊至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至讀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不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曰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即墨單縱反閒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即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而非燕將為燕守者此語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即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為將文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為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混而誤指以為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湣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服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置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策之舛訛殽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閒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据鮑氏為斷而謂魯仲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史記卷八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索隱】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爲楚懷王左徒【正義】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索隱】案嫺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索隱】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索隱】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騷音素刀反又一音蕭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上七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塞孟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誹音方畏反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索隱】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集解】徐廣曰皭疏靜之貌【索隱】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從足松反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索隱】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爲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是也【正義】丹陽今岐江故城虜楚將屈匄【索隱】屈姓匄名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集解】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梁州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正義】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集解】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眛也【索隱】眛莫暮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索隱】楚世家昭睢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集解】徐廣曰：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正義】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集解】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惻，【集解】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張璠亦晉人，注周易。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集解】駰案：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集解】徐廣曰：一云「不作福」。【正義】言楚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索隱】音甫。「子非三閭大夫歟？【集解】駰案：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楚詞「隨其流」作「淈其泥」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集解】王逸曰：己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集解】王逸曰：蒙垢敝。【索隱】汶汶音門。門猶昏瞶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蠖音烏郭反。溫蠖猶惛憒。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其辭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集解】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隱】莽音姥。【正義】莫古反。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集解】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方言曰：汨，謂疾行也。眴兮窈窕，【集解】徐廣曰：眴，眩也，音瞬。窈音烏鳥反。孔靜幽墨。【集解】王逸孔甚也，墨無聲也。【索隱】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黝野，甚清淨，歎無人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集解】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集解】王逸曰：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刓音五宮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集解】王逸曰：由，道也。【索隱】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遇，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集解】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餘如注所解。【索隱】書計。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集解】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邪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索隱】詩云「矇瞍奏公」。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集解】王逸曰：離婁，古明目者也。瞽，盲也。【正義】睇，田帝反，眄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下音戶。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集解】徐廣曰：笯，一作「郯」。駰案：王逸曰：笯，籠落也。【索隱】笯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籃籠之粗籠絡也。楚詞「笯」作「鶩」。【正義】應瑞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似？」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俠順，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同糅玉石兮，一

槩而相量。【集解】王逸曰：忠佞不異。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集解】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也。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索隱】按：王逸羌音疆。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集解】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集解】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集解】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庸，厮賤之人也。【索隱】尹文子云：千人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俊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文質疏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集解】徐廣曰：異，一作奧。駰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集解】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集解】王逸曰：悟，逢也。【索隱】楚詞悟作遻，並吾故反。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楚詞作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集解】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集解】北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集解】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虞音娛，娛者樂也。亂曰：【集解】王逸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正義】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縣海陽山，北入江。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入江。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分流汨兮。【集解】王逸曰：汨，流也。脩路幽拂兮，【索隱】楚詞作幽蔽。道遠忽兮。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集解】王逸曰：謂，說也。【索隱】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集解】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集解】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索隱】楚詞餘作余。曾傷爰哀，永歎喟兮。【集解】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集解】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按：類，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正義】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荊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集解】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索隱】顏云：秀，實也。應避光武諱，故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德。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絳，周勃。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
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正義】誼爲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
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荊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床在賈生既辭
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集解】徐廣曰適
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索隱】字林云謫音丈厄反【索隱】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
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集解】張晏曰共敬也俟罪長沙
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造音
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
鳳伏竄兮鴟梟翶翔【索隱】竄音七外反闒茸尊顯兮讒諛得
志【集解】闒音天臘反茸音而隴反胡廣云闒茸不才之人無大翮翔之用而反尊顯字林云闒茸不
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
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漢書作隨夷溷兮跖蹻廉一句
皆兼兩人隨卞隨夷伯夷蹠盜蹠蹻莊蹻也莫邪爲頓兮【集解】駰案莫邪吳大夫也作寶
劍因以名瓚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
干將劍名也頓讀爲鈍鉛刀爲銛【集解】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鉛者
錫也銛利也音鑞言其銛暗惑也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集解】應劭曰嚜嚜不自得
意瓚曰生謂屈原也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集解】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
之甎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斡音筦筦轉也一曰康空也【索隱】斡音烏活反甎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
瓠瓢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索隱】罷音皮驥垂兩耳兮服鹽
車【集解】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屨
兮【集解】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因以自喻自恨也嗟苦
先生兮獨離此咎【集解】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訊曰【集解】李奇
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索隱】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
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
鳳漂漂其高遰兮【索隱】遰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
之神龍兮【集解】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而驪龍頷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沕深潛以自珍【集解】徐廣曰沕潛藏也亡筆反彌
融爚【集解】徐廣曰一云偭蟂獺【索隱】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珍彌遠明光以
隱處也以隱處兮【集解】徐廣曰一本云彌蝎偭以隱處也【索隱】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同也
蘇林云偭音面應劭云偭背也蟂獺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鳥江東謂之魚鷹
夫豈從蝦與蛭螾【集解】駰案漢書蟂字作蝦韋昭曰蝦蝦蟆也蛭水蟲螾丘螾也【索隱】
蟂音驍漢書作蝦言偭然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蛭音質螾音引【索隱】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
螻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
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集解】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
不去濁世以藏隱其文也驥千里馬般紛紛其離此尤兮【集解】蘇林曰般音盤孟康
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索隱】尤謂怨咎也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漢書
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鸞鳳翔逝之故罹此咎也瞝九州而相君
兮【索隱】瞝音丑知反謂歷瞝也漢書作歷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
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集解】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
動乎內是也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集解】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逝
而去之【索隱】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合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彼
尋常之汙瀆兮【集解】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汙潢也瀆小渠也豈能容
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集解】如淳曰大魚也瓚曰鱣魚無鱗口近腹下
固將制於螻蟻【索隱】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
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爲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爲長
沙王太傅【正義】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傅爲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
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
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脚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三年有鴞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集解】晉灼曰異物志有山
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正義】鄧展云似鵩而大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
雞其雄爲鴞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
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集解】

姚氏云廣猶寬也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
在丁卯單閼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作蟬蟬猶伸也閼烏葛反四月孟
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亦作斜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
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
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發
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
于於也漢書作予服小顏云予加笑之辭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
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協臆音憶萬物變化兮固無休
息斡流而還兮或推而還斡音烏活反斡轉也形氣轉續兮
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反變蛻也或曰蟬蟺相連也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
化也蘇林云嬗音蟬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無窮作無
閒沕音密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沕音勿禍兮福所倚
倚於綺反依也福兮禍所伏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案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
禍福避來猶如伏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
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
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腐
刑也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
陽縣又夏靖書云猶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乃相武丁夫禍
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纆纆索相附會也贊曰糾絞
也纆索也韋昭云纆徽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
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此淮南子及鶡冠子
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云旱與悍同
音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而無常
也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
專槃物兮案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漢書云

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投羣形者也案上
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之比天坱軋無垠應劭曰其
氣坱軋非有限齊也坱音若央軋音若乙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
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坱烏郎反軋於黠反天不可與慮兮
與音預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
地為爐兮造化為工此莊子文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
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如淳曰控引也控摶
玩弄愛生之意也摶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為
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己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
患謂死而形化為鬼是為異物也患協韻音環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
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莊子物固
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應劭曰殉
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殉此語亦出莊子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
權利瓚曰夸奢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
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漢書
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生之意也然案方
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反馮音憑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
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
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
又怵者誘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
人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徐廣曰攌音華板反又音睆說文云攌大
木欄也漢書作檻音去限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莊子云古之至人先
存諸己後存諸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
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也按意合韻音億

憒。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索隱】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損死不以入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斜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集解】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集解】徐廣曰坻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索隱】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坎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索隱】出莊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鄭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細故蒂薊兮，何足以疑！【索隱】韋昭曰蒂音士介反薊音介漢書作芥張揖云蒂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蒂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索隱】蒂忍邁反薊如邁反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集解】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僖坐宣室。【集解】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索隱】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集解】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正義】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集解】徐廣曰爽一本作喪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斡流而遷兮。○顧炎武曰。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筦。筦轉也。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斡蠡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旣云軌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斡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斡同。字卽爲筦。故知斡筦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筦同。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凌稚隆曰。按馬遷卒於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

史記卷八十四考證

史記卷八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曰行曰商處曰賈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王劭賣作鬻音育案鬻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是為孝文王也名柱後立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卽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質舊音致今讀依此數梁溥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韓王信傳亦云韓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孽子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孽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為饒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

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陽泉君曰諾入說王后乃為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幾音冀冀望也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言子楚無望得為太子子楚曰：「然。為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偏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以此為一句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

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
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
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
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
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illegible]閒音閑。從音七恭反。
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
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
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
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
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illegible]言其姿容
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
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illegible]
釣若以取魚喻也，奇卽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
大期時，[illegible]徐廣曰：期，十二月也。[illegible]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
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
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
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
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
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
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
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
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
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illegible]下文尊爲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
天子助理萬機。秦置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
萬戶。[illegible]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

秦代而曰河南者，史紀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
立爲王，[illegible]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illegible]
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爲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
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illegible]年表云：秦
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
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illegible]王劭
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
爲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
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illegible]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也。
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
卷也。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
陽市門，[illegible]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
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
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
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
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illegible]以桐
木爲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
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illegible]上音輔。謂宮刑，胥靡
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
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
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
卜當避時，徙宮居雍。[illegible]雍故城在岐州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
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

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杜原之東也。【正義】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三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集解】駰案：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始皇。」【索隱】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祈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窶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正義】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正義】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集解】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集解】徐廣曰：「十二年。」駰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謚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集解】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正義】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集解】駰案：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史記卷八十五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呂不韋列傳。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臣照按。大期猶詩言誕彌厥月也。史以此明始皇之的爲不韋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猶不悟也。若如徐廣言期十二月。則又何以信其爲不韋子耶。

亡赴秦軍。遂以得歸。○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史記卷八十六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義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沬者魯人也[illegible]沬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沬宜音劌沬劌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illegible]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北也[illegible]故城在兗州龔邱縣西北七十六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illegible]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illegible]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illegible]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之也曹沬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illegible]齊魯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沬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illegible]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沬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illegible]專字亦作鱄音同左傳作鱄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illegible]言其將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illegible]祭音側界反次曰夷眛[illegible]眛音亡曷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illegible]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illegible]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灊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灊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illegible]灊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illegible]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敘諸度僚可殺言遂少援或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探其意且譏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下為餘語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

請王僚 徐廣曰窟一作空 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爲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實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爲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 案音披 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也 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 詳音陽爲如字左傳曰光僞足疾此之詳即僞也或讀爲音僞非也豈詳僞重言耶 使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 徐廣曰炙一作炮者 炙夜反 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七首刺王僚 刺音七賜反 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 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 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 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爲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 去而事智伯 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 謂初以汾灌後又卒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故怨深也 漆其頭以爲飲器 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婁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爲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爲溲杯故也 劉云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卒音足律反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 案音賴 癩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癩聲相近古多假厲爲癩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戰國策亦作厲 吞炭爲啞 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爲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 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 何必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 劉氏云謂今爲厲啞也 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言寧爲厲而伯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惡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 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索隱】案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集解】徐廣曰一作觴【索隱】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正義】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索隱】毳案此芮反【正義】鄒氏音脃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麤糲之費【索隱】糲猶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

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正義】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集解】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戰國策讎周亦同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集解】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索隱】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

眼（[illegible]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抉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
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illegible]暴蒲酷反）購問
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
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illegible][illegible]案一作嫈[illegible]嫈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
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
縣之千金乃於邑曰（[illegible]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
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
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
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
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
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為老母幸無恙（[illegible]爾雅云恙憂也）
（楚辭云還及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
恙齧蟲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
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
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
之故重自刑以絕從（[illegible]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
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
劉氏亦音足松反[illegible]重直龍反自刑說文云刑剄也按重猶愛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愛惜其
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安云云為己隱諱矣）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
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
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
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
暴骸之難（[illegible]濡潤也人性濡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
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
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
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illegible]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illegible]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年亦嘗
時為不能細也[illegible]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荊軻者衛人也（[illegible]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
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illegible]軻先齊人齊有慶氏
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窮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
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
讀書擊劍（[illegible]驅案呂氏劍技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
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
王（[illegible]懷州河內縣）荊軻嘗游過榆次（[illegible]幷州縣也）與蓋聶論劍
（[illegible]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
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
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
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illegible]攝猶
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illegible]攝猶視也）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
與荊軻博爭道（[illegible]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
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
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illegible]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
名漸音如字[illegible][illegible]音子廉反）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
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
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illegible]
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
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
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
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
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

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案批音白結反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燕講同講合也漢史講購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撇一作拔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燕太子篇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俛音俯）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
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
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
於秦闚以重利[illegible]闚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illegible]純句其勢必
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
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
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
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
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
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
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
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illegible]燕太子篇曰軻與太子遊
東宮池軻拾瓦投鼃太子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
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荊軻未
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
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
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
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
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illegible]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illegible]地理志廣陽國有
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illegible]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
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
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
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

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
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
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
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袖右手揕其胷[illegible]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illegible]揕謂以劍刺其胷也抗音苦浪反
言抗拒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
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illegible]徐廣曰捥一作扼[illegible]搤音烏
革反腕音烏亂反字書作擥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曰此臣之日夜
切齒腐心也[illegible]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
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
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
首[illegible]徐廣曰徐一作陳[illegible]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
之[illegible]焠染也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鍔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
死者[illegible]駰案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爲遣荊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illegible]忤者
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
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
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
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
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
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
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
既祖取道[illegible]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
爲變徵之聲[illegible]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redacted]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redacted]三輔黃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redacted]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redacted]室謂鞘也[redacted]燕太子篇云左手揕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redacted]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redacted]且音子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redacted]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左右乃曰王負劍[redacted]王劭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redacted]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銅柱[redacted]燕太子云荊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redacted]案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redacted]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redacted]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redacted]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redacted]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redacted]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大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

時[redacted]約謂貧賤儉約既爲庸保常畏人故云長約所以論語云不可以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redacted]徐廣曰至以爲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redacted]矐案矐音海各反[redacted]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redacted]案劉氏云以鉛爲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redacted]扑音普卜反扑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redacted]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redacted]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烏生肉足也大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redacted]明也較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廁納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史記卷八十六

史記卷八十六考證

刺客列傳 曹沬者魯人也。索隱沬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沬宜音劌。沬劌聲相近而字異耳。○臣照按，沬劌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爲棼冒勃蘇耳。必音沬爲劌，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沬蓋知義者，安肯身爲刺客，則直以劌爲沬，未免武斷。呂氏春秋曰，柯之會，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於汶南，乃盟而歸。按此則以沬爲劌之證，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爲曹劌。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窋。

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吳越春秋作拜爲客卿。

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國策無此文，國策補注曰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臣照按，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殺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爲哀侯之時。

臣所以降志辱身。○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其心志貞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共三十四字。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

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秦藩本此下有索隱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共十八字。

晉楚齊衛聞之。○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臣照按年表自韓景侯元年癸酉至秦始皇二十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自列侯三年甲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荊軻刺王，共一百七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弒其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如何計算，蓋傳寫訛謬多矣。

連結一人之後交。○臣照按，後疑應作厚。夫與國家之大患相較，固不當論交之先後也，況丹與樊於期交必舊矣，何以云後也。且是後非厚，則晉唐以來必有注釋，今皆無之，可知爲厚字之訛也。

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蔽疑作撇，音瞥。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襒席。

爲人庸保。索隱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欒布傳云賃傭於齊爲酒人保，索隱所據或有別本耶。

史記卷八十六考證

史記卷八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illegible]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為郡小吏，[illegible]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illegible]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歷諸侯當彊主以事之於文紓迴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illegible]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illegible]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遊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illegible]詬呼后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illegible]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illegible]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彊非也[illegible]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illegible]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兼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illegible]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illegible]徐廣曰騷音埽[illegible]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埽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illegible]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邸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illegible]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illegible]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illegible]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illegible]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illegible]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illegible]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illegible]丕豹自晉奔秦左氏

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正義】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正義】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丞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郡【集解】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集解】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夷謂并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皋之險【正義】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括地志云濆山一名崑山二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純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正義】騶案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集解】徐廣曰纖離蒲梢皆駿馬名【索隱】徐氏隷孫鄭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集解】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索隱】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索隱】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集解】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集解】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索隱】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說文云甕汲缻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缻音甫有反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集解】昭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索隱】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

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redacted]案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諫書達始皇始
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幷
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
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
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
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
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
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
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
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
[redacted]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
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
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
[redacted]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幷六國定天下海內共
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
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
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
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
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redacted]六國制令
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
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
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

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
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
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
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
未知所稅駕也[redacted]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
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
抵琅邪[redacted]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
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
使監兵上郡[redacted]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子胡
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redacted]案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
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
始皇帝至沙丘[redacted]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
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
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
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
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
轀輬車中[redacted]徐廣曰一作轀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
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redacted]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轀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牕
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
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
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
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
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
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
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
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

孝也能薄而材譾【集解】鄒氏音翦淺反則譾亦淺義【索隱】案史記音隱辛踐反古人語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水搖者謂水洋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索隱】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索隱】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索隱】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曰安足爲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

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集解】徐廣曰屬上郡【索隱】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集解】駰案史記音義矺音貯格反【索隱】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肢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傜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集解】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匭【集解】徐廣曰一作簋啜土鉶【集解】駰案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集解】徐廣曰觳音學觳一作觳推也【索隱】爾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穀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索隱】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決渟水致之海【集解】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集解】駰案胈膚毳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

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illegible]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illegible]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illegible]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illegible]格彊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捍奴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illegible]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則三族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illegible]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illegible]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摶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illegible]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illegible]案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illegible]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illegible]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己廢止何爲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

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illegible]磨音莫何反拂音扶弗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磨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illegible]徐廣曰通或宜作黑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illegible]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illegible]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見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illegible]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陋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illegible]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illegible]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觳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

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illegible]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甚遠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

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集解】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正義】劉氏云弟子謂當為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集解】徐廣曰：適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史記卷八十七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李斯列傳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臣照按

此必當時書語故范雎用之李斯再用之荀子亦

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寇兵也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

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董份曰庶

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

字與冀同索隱繆甚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

鑠金百鎰索隱爾雅云鑠美也○徐孚遠曰鑠訓美

非也鑠金謂鎔金於冶熱不可摯也故下文搏必

隨手刑

與宦者韓談○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後

人所改也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史記卷八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驁音敖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謂恬書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謂靈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集解】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集解】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集解】徐廣曰為宦者【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集解】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索隱】並音白浪反海上北走琅邪【索隱】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愈一作俞愈即踰也音與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

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illegible]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illegible]姓曲，名宮。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illegible]蒙毅言己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illegible]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illegible]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illegible]徐廣曰：一作「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illegible]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愆。嗚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史記卷八十八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

○臣照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荊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

○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史記卷八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redacted]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從沛之心咸享帶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嗣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redacted]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redacted]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redacted]如淳曰父時故賓客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redacted]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redacted]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redacted]地理志屬中山[redacted]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redacted]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redacted]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redacted]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redacted]案門者卽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

陳中豪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redacted]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體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

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redacted]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redacted]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阯界中也[redacted]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其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集解】駰案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集解】徐廣曰傳音胾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集解】蘇林曰戲地名卻兵退也【索隱】戲音羲出驪山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集解】晉灼曰介音戛瓚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集解】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集解】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集解】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集解】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集解】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集解】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索隱】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爲趙王居信都【集解】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索隱】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索隱】十中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怨責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地理志屬勃海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上說音悅下音式銳反）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邱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蘇林音祇晉灼音郅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邱縣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徐廣曰韝者臂捍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爲孱韋昭曰仁謹貌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索隱】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集解】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要之置廁。【集解】韋昭曰：爲供置也。【索隱】文穎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爲言也。廁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索隱】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集解】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案：剟亦刺也。漢書作刺爇，張晏云：爇，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集解】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索隱】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集解】徐廣曰：箯音鞭。駰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爲筍。郭璞三蒼注云：箯，舉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集解】韋昭曰：肮，咽也。【索隱】蘇林云：肮，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戶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集解】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爲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集解】駰案：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偃爲魯元王。【索隱】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集解】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集解】駰案：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信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

去此國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釁

史記卷八十九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爲決絶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爲請決乃父客爲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爲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要其夫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爲請決云者父爲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爲季箕帚妾者是也臣照按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爲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支節哉

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麥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斂集解瓚按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臣照按左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救若左右手也徐廣以挈爲契未詳何本

要之置○臣照按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廣字漢書亦有廣字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史記卷九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卽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昬亂忠臣乃見（■老子曰國家昬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駰案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漢武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邱鄉梁邱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碭唐郎反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

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正義】河南府氾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索隱】爲于僞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正義】固陵地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正義】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北與彭越從陳以東傅海，【索隱】傅音附【正義】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卽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正義】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集解】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集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索隱】蘇林云縣名今爲臨邛瓚說爲是西至鄭，【集解】地理志鄭屬京兆【正義】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索隱】遺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索隱】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集解】徐廣曰一作啑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音牒喋猶蹀也殺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菹醢何傷。

史記卷九十

史記卷九十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爲甯陵君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臣照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爲堂城非也又曰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水經注所謂公子無忌者疑即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史記卷九十考證

史記卷九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illegible]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illegible]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二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卽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illegible]徐廣曰幾一作豈駰謂幾近也[illegible]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illegible]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山[illegible]言布論決受輸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illegible]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illegible]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illegible]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illegible]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illegible]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illegible]鄒氏云閒音閑閒謂私也今閒音紀莧反閒道卽他道也猶若反閒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illegible]案漢書作楚軍前傳傳者鹵傳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illegible]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illegible]案漢書音義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illegible]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illegible]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illegible]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illegible]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

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illegible]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illegible]騷案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不義之名[illegible]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illegible]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illegible]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illegible]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illegible]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illegible]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illegible]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illegible]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illegible]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illegible]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illegible]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illegible]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illegible]腐音輔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

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集解】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集解】徐廣曰賁音肥【索隱】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集解】駰案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正義】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集解】駰案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荊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正義】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皋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州來古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集解】駰案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索隱】罫音烏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集解】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集解】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敗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索隱】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

云蘄之鄉名漢書作甀應劭音保非也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甀逐瑞反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案晉灼曰芮之孫回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新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拔音白曷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駰案媢音冒媢亦妒也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媢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媢婦則媢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赫與其姬妃有亂是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媢是媢也一云男妬曰媢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史記卷九十一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黥布列傳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臣照按急就章云倡優俳笑觀倚庭，顏師古注曰俳謂優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相目也。

聚兵數千人。○監本脫人字，今添。

淮南王曰。○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辭未一。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臣照按言字疑衍，蓋從上信字訛寫也。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史記卷九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史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淮陰城北臨淮水）諸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俛音俯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喑於禁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吒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騶案音劬于反嘔音吁漢書作姁姁鄧展）

(曰嫗煦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駰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案秋毫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兵敗散彭城而卻退)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今蒲津關)反漢，與

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晉關也)信乃益為疑兵，(駰案漢書音義曰益張旗幟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卽此從夏陽木押罌缻度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襲安邑。(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定魏為河東郡。(今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徐廣曰音余駰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鄢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隥升于三道之磴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卽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喋舊音敵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駰案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

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駰案輕我伐我一本作輕來伐我）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駰案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案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萆山說文云萆蔽也從竹卑聲）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如淳曰小飯曰飱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恒州鹿泉縣即大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如淳曰效致也晉灼曰效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李奇曰鄗音郝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此西河當馮翊也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渡者）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音踰褕美也鄒氏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日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褕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

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
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
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
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
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
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
大夫醳兵（[illegible]醳案魏都賦曰肴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illegible]劉氏依劉逵作醳酒謂以酒食
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醳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illegible]首音
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illegible]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暴
其所長於燕（[illegible]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
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
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
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
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
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
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illegible]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
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
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
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
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
收趙兵未發者擊齊（[illegible]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
渡平原（[illegible]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
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

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
生一士伏軾（[illegible]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隱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
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
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
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
歷下軍（[illegible]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
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
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
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
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
散（[illegible]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
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
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
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
夾濰水陳（[illegible]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illegible]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
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寔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
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
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
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illegible]城陽雷澤
縣是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
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
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illegible]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

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
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
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
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
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
齊王信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
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
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
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
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
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色庚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
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
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
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
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
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
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
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
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
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
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
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
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
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
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
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

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
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
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
豪桀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
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
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
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
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
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卻敗也北奔北敗滎陽
傷成皋張晏曰於成皋傷胸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閒此所
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
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
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
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
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
爲百姓請命止楚漢之戰鬭士卒亡故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
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
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
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

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索隱】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閒名甖為儋石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甖為儋石如今受鮐魚石甖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儋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鮐音胎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索隱】音釋騏驥之跼躅【集解】徐廣曰躅一作躊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集解】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索隱】案漢書因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集解】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集解】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集解】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索隱】案韋昭曰今中廬縣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眛冢在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

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集解】張晏曰狡猾【索隱】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集解】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欒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集解】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拔幟傳飧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偽遊可嘆

史記卷九十二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臣照按風后握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即下文所云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

齊人蒯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即頌頌字

遂謝蒯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史記卷九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集解】張晏曰：孽子爲孽。【索隱】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晁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正義】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集解】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難聞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爲申。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集解】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跂，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跂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爲穰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索隱】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爲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集解】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駰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集解】李奇曰：被音被馬反。匈奴數入，晉陽【正義】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冒音墨，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集解】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石州縣。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鴈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今嬀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集解】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索隱】閼，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惟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

弩傅兩矢外嚮傅音附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爲得此時奇未爲說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蘇林曰僨音奮張晏曰僨僵仆也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爲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痿音耳誰反漢書音耳睡反於義爲疏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駰案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穨當爲弓高侯駰案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漢書功臣表屬營陵滄州縣嬰爲襄城侯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諡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穨當孽孫韓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爲龍頟侯續說後頟五格反又作額音洛龍頟縣名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頟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頟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頟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如淳曰觖音辭別之訣望猶怨也瓚曰觖謂相扶而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觖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

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
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
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
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
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
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陰使
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久亡畔）連兵勿決
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
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
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
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
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
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
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
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
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
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
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
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
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
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
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
年盧綰孫他之（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
（漢紀東胡烏九也）封爲亞谷侯（也　徐廣曰亞一作惡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補先生之說異也宛朐曹）
（州縣也太史公云豨梁人按宛朐大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

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
荼封豨爲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
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
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言屈己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
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
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
通使王黃曼丘臣所（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
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
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詿
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
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
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
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
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
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
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
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
檄之意也　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惟
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
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
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定州北平縣東南十
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博州縣）斬首萬餘太

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爲代王。[redacted]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redacted]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redacted]靈丘。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redacted]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穎當歸國。龍頟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史記卷九十三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

韓王信盧綰列傳。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按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譏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廄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臣照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馬遷誤耶。抑別有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

自立爲大王。○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爲大者。北音相誤也。

不罵者黥之。○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redacted]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redacted]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redacted]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為王榮幷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redacted]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而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redacted]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redacted]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redacted]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redacted]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redacted]蝮音芳伏反螫音釋[redacted]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redacted]文穎曰言猶亡身非手足憂也猶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redacted]如淳曰齮齕猶齚齧[redacted]齮音蟻齕音紇齕側齒齧也[redacted]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荊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幷三齊之地。[redacted]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redacted]徐廣曰三年正月[redacted]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redacted]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

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集解】徐廣
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
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
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集解】徐廣曰四月 立田榮子
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
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
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
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
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
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
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集解】徐廣曰高
一作假 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
膠東楚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參破殺龍且【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 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
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
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正義】晉灼曰泰山嬴縣也故嬴城在兗州博城
縣東北百里 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
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
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千乘故城
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集解】徐廣
曰二月也 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
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
海居島中【集解】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按海州東北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高帝聞
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
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

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
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
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
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集解】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 未至三
十里至尸鄉廄置【集解】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 橫謝使
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
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
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
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
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
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
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索隱】奉音捧 從使者馳
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
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
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
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
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 既葬二客
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
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
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
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
人【集解】駰案韓信田橫 蒯通者善爲長短說【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
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 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集解】
駰案漢書曰號爲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書名也雋音松兗反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

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正義】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殞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史記卷九十四

史記卷九十四考證

田儋列傳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荊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齮齕非但蝮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殺莊全謬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顧炎武曰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史記卷九十四考證

史記卷九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噲音快又古外反沛徐州也以屠狗爲事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卽官大夫也爵第六級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卽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戶牖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淳曰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閒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閒爵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閒音中閒之閒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曹州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閒守軍於杠里地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汴州縣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音齲顒邑名也曲丘羽反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攻宛陵地理志屬河南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駰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然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轘轅許州理縣也轘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尸南在偃師南攻秦軍於犨在汝州魯山縣東南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酈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攻武關至霸上張晏臣瓚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爲重封者兼二號蓋爲得也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駰案漢書音義曰音撞鐘撞直江反立帳下徐廣曰一本作立帷下瞋目而視眥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時羽未爲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紀賣反至此爲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

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誚，責也，亦或作譙。【正義】幾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桂陽臨武縣。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集解】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郡。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會經嶓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上雍，於拱反。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集解】駰案：斄音駘。【索隱】案：雍即扶風雍昌縣。斄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斄城是。章平，邰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索隱】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正義】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岐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集解】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略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至櫟陽，【正義】雍州縣。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煑棗，【索隱】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煑棗，功臣表則有煑棗侯，清河有煑棗城。小顏以為攻項籍屠煑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朐也。【正義】按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煑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鄒，兗州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在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夏音假。陳州太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

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嘗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界也。至雲中，【正義】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集解】徐廣曰：曼，一作甯字。戰襄國，【正義】邢州城。破柏人，【正義】邢州縣。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正義】人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正義】抵音丁禮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集解】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illegible]婘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illegible]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illegible]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illegible]故城在洺州曲周西南十五里酈商者高陽人[illegible]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illegible]雍州西南聚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illegible]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illegible]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illegible]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illegible]此地名闕蓋在河南陳酈之界[illegible]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爲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illegible]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illegible]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illegible]寧州上郡[illegible]鄜州破雍將軍烏氏[illegible]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illegible]縣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周類軍栒邑[illegible]栒邑在豳州地理志[illegible]屬右扶風栒音荀蘇駔軍於泥陽[illegible]徐廣曰駔一作[illegible][illegible]北地縣名駔者龍馬也[illegible]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猷在縣東北四十里賜食邑武成六千戶[illegible]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illegible]徐廣曰在燕趙之界[illegible]案漢書音義曰地名[illegible]其地闕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illegible]易州易縣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五千戶[illegible]涿幽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illegible]嬀州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和酈讀拒方陳拒音矩[illegible]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堅敵若垣牆非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illegible]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illegible]酈寄字也鄒氏本作

（兄亦音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illegible]紿欺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illegible]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illegible]駰案俞音舒[illegible]俞又音輸音歙縣名在河東）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illegible]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illegible]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謚曰靖[illegible]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謚）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illegible]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illegible]汝陰卽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廄司御（[illegible]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爲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illegible]韋昭曰告白也白高祖傷人）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illegible]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illegible]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illegible]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illegible]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illegible]（上爲于僞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illegible]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illegible]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illegible]徐廣曰令也[illegible]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illegible]滕卽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illegible]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illegible]蹶音厥又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蹳音撥）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illegible]服虔曰高帝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墮小兒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一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illegible]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illegible]徐廣曰祈一作沂[illegible]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illegible]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illegible]地理志武泉屬雲中[illegible]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

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案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也，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今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也。睢陽，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案武柘縣令也。柘屬淮陽國。按滑州胙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案左傳莫敖、連尹、宮廄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

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留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斬龍且【集解】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趣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任廣陵以繁敵【索隱】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索隱】郯音談東海縣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索隱】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集解】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集解】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正義】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集解】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集解】服虔曰硰音沙【索隱】劉氏音千臥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集解】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集解】徐廣曰一作銖【索隱】案漢書作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索隱】風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illegible]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悉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況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奕葉繫衍。

史記卷九十五

史記卷九十五考證

樊酈滕灌列傳。從攻圉東郡守尉於成武。○凌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圉作從攻圉。注圉地名。

以待大王。正義。時羽未爲王。史追書。○臣照按。此等稱謂。非追書也。直是當時尊奉之辭。觀亞夫謂項莊君王爲人不忍可見。時羽雖未爲王。然已擅命立雍王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

擊章平軍好時。正義。章平卽章邯子也。○臣照按。高祖紀明云雍王弟章平。正義何所據而以爲邯子也。疑弟字之誤。

從擊秦車騎壤東。○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駔軍於泥陽。索隱。北地縣名。駔者龍馬也。○楊愼丹鉛總錄曰。駔從馬從且。音奘。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趙王自殺除國。○徐孚遠曰。趙除國。於酈寄傳無涉。蓋刪截舊文未淨者。

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孝武帝卽位。始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上要斬。

後獄覆。索隱。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又有翻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書給之。故與降也。○楊愼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面雍樹。○余有丁曰。按楊愼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纔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載徐行。雍抱之。乃疾馳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臣照按傳與表敘頗尚主年歲不明。不知此平陽主何人也。若卽是武帝姊。則曹壽之前。不聞先有所適。而元光二年戊申。曹壽未死。元鼎二年丙寅以前。主歸衛氏。且十年。青又未死。不應復有他適。衛青傳正義引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則曹衛之間。更無其人。武帝時又不聞有兩平陽公主。

坐行賕有罪國除。○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史記卷九十五考證

史記卷九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案縣名屬陳留【正義】鄭州陽武縣也 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者是也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小顏云質鑕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集解】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 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集解】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集解】徐廣曰主旗幟之【正義】官名也幟主也【索隱】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 周苛為客。【集解】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集解】徐廣曰四年三月也 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 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集解】案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 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集解】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幾鉅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集解】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 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

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
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
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
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
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爲
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
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
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
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
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索隱】桓譚世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
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恙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
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
左遷也，【索隱】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爲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
賤故謂貶秩爲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
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
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
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集解】徐廣
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爲江邑侯。【集解】徐廣曰十一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
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
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
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
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
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死。【集解】徐廣曰諡悼也【索隱】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諡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
意坐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也後五歲，【索隱】高后之年高后聞

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
抵堯罪。【集解】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索隱】辟音避吏繫呂后，遇
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
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
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
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集解】徐廣曰文帝二
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爲太常坐酒酸國除駰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此
徐氏據漢書記而誤云二年裴駰又引任安書譏爲得其實【正義】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
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
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
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
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
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
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集解】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
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索隱】
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入之音
聲，及以比定律令。【集解】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
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若百
工，天下作程品。【集解】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
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晉灼說爲得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歷。【集解】駰案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
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
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

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集解】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集解】徐廣曰：一作頪，音讀。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類代侯，則類即類，與漢書略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索隱】案：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集解】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駰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孟康云：言張強弩。蹶，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所類反。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集解】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集解】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集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長愞之愞。【索隱】愞音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索隱】自歸，謂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集解】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子侯臾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集解】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

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
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
嗣，娖娖徐廣曰娖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躔。娖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
躔音初角反。一作斷。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
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
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周昌木彊人也。言其質直彊如木石焉。
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
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
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駰案名千秋。卒而有
韋丞相代。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
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
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
「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
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
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
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
皆令諸吏帶劒，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當入
奏事，至乃借劒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
駰案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
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
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
問之，實不以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繁姓也，音
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
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
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
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
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
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
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
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
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
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爲
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
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
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
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
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
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
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
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
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
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駰案名廣德也 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閒，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徵甚。徐廣曰徵一作徵 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駰案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 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衆甚也。案此論匡衡已

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竊太史公其序述，幾闕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紬，秦曆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娖娖，無所發明。

史記卷九十六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張丞相列傳。封爲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九監本作元。臣照按。以長歷考之。高祖元年至文帝後元四年。中閒不止三十九年。且高祖元年。尚是沛公。周昌固未死。其誤必也。依長歷計之。一本作九年者是。今從之。

謂御大夫周昌曰。○臣照按。御大夫明脫史字。各本皆同。今仍之。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爲是。

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爲是。故後言至於爲丞相卒就之。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臣照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與徐又異。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見望之傳。時丙吉爲丞相。褚先生誤。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史記卷九十七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義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索隱】歷異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集解】徐廣曰今在圉縣【索隱】案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也故耆舊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正義】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集解】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索隱】案鄭氏云魄音薄爲里監門吏【正義】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斶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索隱】徇略也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集解】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索隱】應劭云齱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齱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集解】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集解】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正義】爲于僞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溲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卽溺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集解】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案業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索隱】攝猶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集解】一作烏合【索隱】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集解】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集解】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正義】數音朔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集解】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索隱】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謫卽所謫成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索隱】以言不取

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顧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塞成皋之險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爲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刓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援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守謨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年表云卒子敞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皋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駝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

他魋結【集解】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箕
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正義】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衡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牽不相進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
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
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
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
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
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
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
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
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
起坐，【集解】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illegible]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
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
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
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
之膏腴，人眾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
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
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索隱】案渠音詎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
裝直千金，【集解】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索隱】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大曰囊小曰橐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裝裹以入橐囊也他送亦千金。【集解】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
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
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
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
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索隱】鄉案趙氏秦姓也【正義】案韋昭云秦伯翳之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
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
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
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
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正義】畤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
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
子曰：與汝約：【集解】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
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
不鮮，【索隱】音朔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久慁公為也。【集解】韋昭曰慁污辱【索隱】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

深念。陸生往請，【索隱】案：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集解】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集解】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索隱】案：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索隱】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索隱】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集解】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案：崔浩云：輕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集解】韋昭云：衣服曰稅。稅當為襚。【索隱】案：說文：稅，贈終服也。稅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索隱】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今總言閎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集解】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

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redacted]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redacted]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redacted]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閒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慴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史記卷九十七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追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與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臣照按。瓚說乖與本文相反。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後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閒。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史記卷九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illegible]案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illegible]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illegible]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從攻安陽[illegible]後魏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陽城隋改己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illegible]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illegible]鄭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illegible]謂美號爾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illegible]徐廣曰屬上郡[illegible]按孟康云縣名也[illegible][illegible]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從擊項籍待懷[illegible]服虔曰待高帝於懷[illegible]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illegible]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illegible]張晏云信時為將云淮陰者該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illegible]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illegible]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illegible][illegible]按為齊王韓信相五歲為齊相國[illegible]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illegible]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illegible]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illegible]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朐[illegible]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illegible]曹州宛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illegible]徐廣曰將一作候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illegible]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illegible]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illegible]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illegible]邢姓說名菑南[illegible]徐廣曰今曰考城[illegible]菑音災今為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illegible]駰案上音肥下音釋漢書作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illegible]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illegible]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illegible]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illegible]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郯下邳[illegible]案地理志繒屬東海[illegible]今繒城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郯縣屬海州南至蘄竹邑[illegible]二邑名蘄在沛

音櫟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
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
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
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
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
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
【索隱】小顏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
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
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
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歙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
國人過律【索隱】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
國除

蒯成侯緤者【集解】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索隱】姓周名緤音薛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斐漢書作𨛬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蒯音非也蘇林音簿催反音約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實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斐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
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
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雍州池陽縣西北三里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
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集解】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
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
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
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
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為貞侯

謚為曾侯一作章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
子居代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鄲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鄲【索隱】鄲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鄲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
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集解】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
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
心堅正【索隱】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
涕此有傷心者【集解】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勳協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挽旋

史記卷九十八

史記卷九十八考證

傅靳蒯成列傳。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臣照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臣召南按。棘蒲地不可攷。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衞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臣照按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稱之。

居爲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旦。

史記卷九十八考證

史記卷九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illegible]】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illegible]】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illegible]】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illegible]】鮮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illegible]】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illegible]】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illegible]】呂望宅及廟在密州海曲縣西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illegible]】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郟鄏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讓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illegible]】駰案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illegible]】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illegible]】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主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illegible]】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肮【[illegible]】張晏曰肮喉嚨也【[illegible]】搤音厄肮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肮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illegible]】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illegible]】按張晏云春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illegible]】

(上力為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羸力為反瘠音瘦也漢書作瘠音漬也恣非反)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沮音才敍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地理志縣名屬鴈門廣武故縣在勾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秦中漸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音祈幾)迺亡去

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案韻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集解】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索隱】搴音起焉反又己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搴許慎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又案埤蒼云阰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踵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幷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緜蕞【集解】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駰案如淳曰置設緜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索隱】韋昭云引繩為緜立表為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索隱】肄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集解】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案小顏傳聲教入者皆令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閭句音九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集解】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鍜拳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幃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集解】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集解】如淳曰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

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
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
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
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
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illegible]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illegible]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
難俱食淡也案說文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
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illegible]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
當之遂以劒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
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
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
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
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
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illegible]駰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
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閒往來數蹕煩人[illegible]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
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閒往謂非時也中閒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
南[illegible]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
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
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illegible]應劭曰月出高帝衣
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
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
主無過舉[illegible]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

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
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
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illegible]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鸎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卽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
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
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
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
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
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
[illegible]音屈道固委蛇[illegible]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廈藉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繁辭陳書皇帝始出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
春賜劉其功可圖

史記卷九十九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踵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為長。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史記卷一百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集解】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索隱】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任近甹音普名反其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集解】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運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翣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集解】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使音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季布言己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集解】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集解】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言曹邱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集解】張晏曰欲使竇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redacted]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redacted]盎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redacted]如淳曰中尉之司馬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redacted]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redacted]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redacted]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redacted]案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redacted]趣音促亨音普盲反謂疾令赴鑊也方提趣湯[redacted]徐廣曰趣一作走[redacted]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redacted]徐廣曰小一作嗇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redacted]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redacted]徐廣曰屨一作屢一曰履鄒案孟康曰屨履蹈之也贊曰屢數也[redacted]案徐氏云一作履而下云搴旗則履軍爲是愈於屨之與屢者也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redacted]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redacted]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redacted]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
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
鼎非冤。誠
知所處。

史記卷一百

史記卷一百考證

季布欒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
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與此同。本
傳不載。

史記卷一百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redacted]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redacted]如淳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redacted]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redacted]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redacted]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redacted]如淳說爲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redacted]嚴也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redacted]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redacted]駰案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爲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redacted]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redacted]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redacted]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爲申繻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redacted]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redacted]案漢書儀云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盎曰[redacted]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redacted]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垂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redacted]徐廣曰一作行駰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redacted]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蚑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redacted]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redacted]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redacted]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redacted]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redacted]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redacted]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redacted]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redacted]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redacted]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redacted]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

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集解】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集解】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遭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集解】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集解】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集解】如淳曰博蕩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集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驩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不行之【索隱】案謂不以親爲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集解】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集解】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

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集解】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音陪秦時賢士會衛者【索隱】韋昭云棓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集解】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集解】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爲人陗直刻深【集解】韋昭曰衛岸高曰陗瓚曰陗峻【索隱】按韋昭注本無衛字或云衛道路也陗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集解】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集解】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集解】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索隱】壖音乃亂反謂壖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索隱】上人緣反石壖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

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
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
地【集解】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
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
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
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
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
【集解】徐廣曰議一作讙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
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
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
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
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集解】漢書作鄧先孔文祥
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
上問曰道軍所來【集解】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
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
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
敢復言也【集解】噤音其鍼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
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
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正義】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
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
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閒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
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集解】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
以變易【集解】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
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
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
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卻席翳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袁盎鼂錯列傳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爲得○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百金之子不騎衡○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爲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顧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淳訓爲選未盡

袁盎卽跪說曰○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其義難通臣照按古人席地坐故起卽跪余說非是

錯所更令三十章○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集解】韋昭堵音赭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索隱】應劭曰哀帝改爲順陽水東南入蔡【正義】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郇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郇陽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集解】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索隱】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集解】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時事語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圈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集解】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索隱】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集解】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集解】晉灼曰音牒【索隱】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

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集解】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集解】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索隱】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集解】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集解】瓚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正義】顏師古云案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集解】徐廣曰斮一作錯斷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閒也【索隱】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斮音側略反蕠音女居反案斮陳蕠以漆著其閒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集解】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爲椁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酈山發北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槨取其精牢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者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幷錮南山猶爲人所發擿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

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小顏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抔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遜又音普遜反抔者壞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槨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閬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上萬越反下聞買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結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案謂為郎署之長也事文帝。文帝輦過，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諭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帥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案國語云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爲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爲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上音朝遙反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正義】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都尉卬。【正義】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闑【索隱】橛音其月反【正義】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卽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彀騎萬三千，【集解】如淳云彀音構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集解】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集解】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國在匈奴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襜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趙悼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爲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聚音似喩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集解】駰案漢書曰尙槐里人也【正義】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集解】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爲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案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爲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集解】駰案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用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集解】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集解】徐廣曰一作辯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尙。

史記卷一百二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張釋之馮唐列傳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蕠集韻音挐絮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者壞之未燒之名也○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迴反則字當從土坏與抔不通

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臣照按上文云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然則此句立字蓋衍文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疑騎字之誤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史記卷一百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illegible]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illegible]洺州邯鄲縣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illegible]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illegible]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illegible]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illegible]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illegible]徐廣曰一作仁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illegible]徐廣曰馴一作訓[illegible]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illegible]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illegible]晉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illegible]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illegible]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illegible]文穎曰郎五日一下[illegible]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卽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入子舍，[illegible]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illegible]徐廣曰牏築垣短板也音住廁牏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牏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窬褻器也音威豆翻案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illegible]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牏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illegible]徐廣曰陵一作鄰[illegible]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illegible]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誤作四。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漢書：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案：趙周坐酎金免。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

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難音乃彈反。言欲歸于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按地理志，縣名，在代。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是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轊之類。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轊音衛，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施音移，易音亦。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閒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

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栗姬之族也■顏師古云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朝奏事如職所奏。（■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偁不疑同字■塞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謂妄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稍遷至大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案小顏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任城兗州縣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實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得入如令帝下病泄利■案其解二亦各有理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之其實）期爲不絜清，（■謂心中常期不絜之服則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清清淨期潔常也言爲不潔淨下淫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案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歐音烏侯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安邱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縣從高祖以入漢也■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刑刑家也名名家也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redacted]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redacted]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讇[redacted]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讇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是也[redacted]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群臣賂遺終無受此為處讇故君子譏之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綰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史記卷一百三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異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史記卷一百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redacted]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redacted]本燕人樂毅之
後[redacted]樂姓巨公名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redacted]喜許記反諸公謂文
人行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
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
反代[redacted]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
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
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
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
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redacted]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
蟲流於戶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
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redacted]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
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
隨王者辠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
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
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
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
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
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
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
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
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
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
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
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
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
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
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
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
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
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
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
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
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
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
笞五十餘各搏二十[redacted]搏音搏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
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redacted]王財物所藏也使
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
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redacted]魯共
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redacted]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
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
出常暴坐[redacted]暴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

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
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
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redacted]發長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
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redacted]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上東巡仁
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redacted]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應劭云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爲司直[redacted]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
[redacted]謂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redacted]徐廣曰劉屈氂時爲丞相也令司直
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
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redacted]徐廣曰陘城縣名也[redacted]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
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
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redacted]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
於武功[redacted]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贍反武功
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redacted]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盩厔縣西界也駱谷關在雍州之盩厔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刻道也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redacted]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redacted]郭璞曰亭卒也[redacted]安留武功皆人爲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

也後爲亭長[redacted]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
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
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redacted]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
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
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
[redacted]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
長[redacted]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
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
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
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redacted]衛青也從此
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
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
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
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
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
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
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
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
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
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
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
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
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
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

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貪，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illegible]徐廣曰：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illegible]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爲丞相長史。[illegible]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illegible]駰案：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illegible]石慶。[illegible]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illegible]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也。[illegible]徐廣曰：佯或作詳。[illegible]詳音羊，邪音弋嗟反。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傅會太子者也。不傅事何也。[illegible]傅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illegible]鮮音仙。謂太子謂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一百四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田叔列傳會隊稀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

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孚遠曰疑苑中卽矍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

上遷拜爲司直○臣照按遷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東巡還乃拜爲司直

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臣照按此三句中必有訛脫既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冤而更族誅乎況文亦不類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贍反○臣照按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衞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衞將軍進言任爲郎中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史記卷一百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redacted]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redacted]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redacted]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redacted]徐廣曰鄭當為鄚鄚縣名今屬河閭[redacted]案勃海無鄚縣徐說是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redacted]劉氏云守客館之帥故號云舍長也[redacted]長音丁丈反[redacted]舍客長桑君過也[redacted]隱者蓋神人[redacted]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redacted]閒音閑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redacted]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redacted]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redacted]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横癥在左右手脈横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redacted]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或在齊[redacted]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redacted]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

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redacted]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redacted]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redacted]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redacted]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redacted]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redacted]范魁地名未詳[redacted]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皐日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redacted]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郭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氾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redacted]案傅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redacted]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redacted]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衛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redacted]蹷音厥。[redacted]釋名云：蹷，氣從下蹷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redacted]駰案：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redacted]音臾附，下又音趺。[redacted]臾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redacted]上音禮，下山解反。鑱石撟引，案扤毒熨，[redacted]鑱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撟音九兆反。謂爲按摩之法，天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扤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redacted]音東拄反。[redacted]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邱虛，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爲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redacted]徐廣曰：揲音舌。[redacted]揲音女角反。揲荒，膏荒也。爪幕，[redacted]以爪決其闕募也。湔浣[redacted]上子錢反，下胡管反。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redacted]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redacted]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沈浮而滑也。聽聲、[redacted]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redacted]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redacted]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云：腹爲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爲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redacted]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redacted]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redacted]音漲。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redacted]謂虢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redacted]上音皮力反，下音億。魂精泄橫，流涕長潸，[redacted]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潸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redacted]潸音山。長潸者謂長垂淚也。忽忽承映，[redacted]音抉。映即睫也。承映言淚恆垂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redacted]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爲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纏緣，[redacted]上音直延反。纏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懸非此義也。中經維絡，[redacted]徐廣曰：維一作結。[redacted]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redacted]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下於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redacted]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redacted]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紘也。會氣閉而不通，[redacted]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redacted]紐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redacted]徐廣曰：一作發。脈亂，

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redacted]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藏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redacted]八十一難云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病輒有五解一藏爲下工解三藏爲中工解五藏爲上工也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redacted]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redacted]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胸會聽會氣會臑會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redacted]格彭反熨兩脅下[redacted]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redacted]傳玄曰虢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虢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redacted]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redacted]腠音湊謂皮膚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redacted]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redacted]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幷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redacted]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redacted]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春秋州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redacted]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redacted]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redacted]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redacted]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redacted]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集解】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索隱】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集解】徐廣曰一作爲爲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集解】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索隱】騣案奇音羈咳音該【正義】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骸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骸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骸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索隱】劉案七如反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臃腫【索隱】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索隱】女東反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集解】徐廣曰一作溷而靜【集解】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為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臃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集解】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正義】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鑽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臃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索隱】忔音疑乞反忔者風痺忔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

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醞，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音直龍反。）重陽者，逿心主，（徐廣曰：逿音唐。逿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逿依字讀。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鬲為中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鄒誕生云：疝音仙字。）令人不得前後溲。」（溲音所留反。前溲謂小便，後溲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於禁反。）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溺，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唯，唯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音覽。）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徐廣曰：一作醞。）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癉，病也，音亶。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癉音單，旱也。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劉氏音溲。）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王叔和脈經，沈一作深。）（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緊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

之半夏丸病者卽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redacted]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絶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卽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卽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redacted]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redacted]劉氏音加雅反書音遐鄒氏音瘕[redacted]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熱食之成瘕痛臣意卽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redacted]徐廣曰一云來然合合也是脾氣也[redacted]卒音葱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redacted]緊音紉忍反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redacted]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redacted]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redacted]案迵音洞言洞徹入四肢[redacted]下云飲食下嗌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迵風也迵風者飲食下嗌[redacted]案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redacted]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redacted]徐廣曰一作[illegible]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redacted]瀺音士咸反[redacted]顧野王云手足波身上瀺汋音潸灼反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redacted]徐廣曰一作叔叔蓄女叔[redacted]命婦名也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redacted]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陰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redacted]鄒厥陰之脈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

故濟北王阿母[redacted]徐廣曰濟一作齊王[redacted]案是王之妳母也[redacted]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者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redacted]言毒卽已止也[redacted]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

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redacted]徐廣曰所一作取[redacted]謂於舊力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redacted]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

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
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
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齲邱羽反釋名云齲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
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
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
意往飲以莨礍（浪宕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旋乳
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
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
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
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
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
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
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
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
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
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蚘虫也）
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
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
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
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
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
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重頭
痛身熱使人煩懣（亡本反非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
頭（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
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
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
君要脅痛不可俛仰（俛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
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
（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
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壻也駰案方言曰東
齊之間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
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
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
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
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
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
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竄謂以藥燻
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
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
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
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氾音凡）眾醫皆以為寒熱
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徐廣曰蟯音饒
音遶人腹中短蟲）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

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鬱案音贊又如字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蓁首言髮如蓁蓁事蓋近也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徐廣曰如衕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音鬱愈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眾醫皆以為蹷。臣意診脈，以為痹，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

自用使人瘖【集解】徐廣曰一作脊音才亦反【索隱】瘖者失音也讀如音又作瘖瘖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集解】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集解】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集解】徐廣曰一作蹹【索隱】上子六反下九六反謂打毬也要蹶寒，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卽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集解】徐廣曰絡一作結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集解】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集解】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索隱】以名籍屬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索隱】數音術數之數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集解】徐廣曰一作蓳【索隱】董謂深藏之蓳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集解】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貿。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

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redacted]謂好能傳得古方也[redacted]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redacted]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redacted]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redacted]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redacted]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倩不肯[redacted]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redacted]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redacted]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redacted]言意[redacted]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redacted]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redacted]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redacted]徐廣曰一作爲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redacted]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redacted]式喻反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redacted]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故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女子二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貞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爲帝王身之王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營脾神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云光玉女子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肺宇也言其氣宇故短也營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尉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

百人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宰夫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三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橫也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釭也言其處似車釭故曰釭門即廣腸之門又名瞋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接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胸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陂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蹻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濇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復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鈎天言占虢嗣尸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効驗多狀式具于篇

史記卷一百五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扁鵲倉公列傳號太子死○說苑辨物篇作趙太子死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韓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說苑作軒光之竈八成之湯子同藥子明灸陽說苑作子容擣藥子明吹耳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周禮疏曰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按摩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疾病也○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笑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臣照按公乘蓋以爵爲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興是也公乘爲陽慶之氏非爵也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敍事也何哉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顧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索隱大繆

故濟北王阿母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巳者○臣照按正義文疑有訛脫字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史記卷一百六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奸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能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齊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案渺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集解】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索隱】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閒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正義】地理志馮翊郃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正義】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甀音錘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音鎮填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集解】徐廣曰是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音撫拊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集解】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索隱】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遊以厭氣從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之理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

「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集解】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以豫章爲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爲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煑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索隱】按既盜以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煑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索隱】慍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集解】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爲秋請謂使人爲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集解】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爲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正義】案吳國有鑄錢煑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集解】漢書音義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爲更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

[illegible]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illegible]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爲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爲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爲讁乃戍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illegible]徐廣曰訟音松[illegible]按如淳曰訟公也[illegible][illegible]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illegible]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書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illegible]案即山山名文即者就也煑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illegible]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illegible]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illegible]韋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illegible]誂音徒鳥

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illegible]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illegible]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瞿然駭曰[illegible]劉氏瞿音九具反說文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illegible]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illegible]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

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
與事定分之耳。[redacted]徐廣曰爾時城陽共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
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
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
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
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
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
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
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redacted]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
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
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
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redacted]徐廣曰荆
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
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redacted]徐廣曰吳芮之
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駰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
志辭不備故詐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
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故
事也[redacted]按事以僇辱諸侯爲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
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redacted]詿音挂。欲危社稷陛
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
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
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
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redacted]
駰案音値。長沙者。[redacted]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redacted]如淳曰南
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redacted]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値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

走蜀漢中。[redacted]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率而鎮
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redacted]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楚王淮
南三王與寡人西面[redacted]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擊之三
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
關[redacted]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
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redacted]摶音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
[redacted]今名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
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
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
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
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
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
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
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
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
人邑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
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redacted]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
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
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
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
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
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
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
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
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

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屛左右上屛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屛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正義】令盎爲太常以示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集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駰按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索隱】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索隱】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反見劇孟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

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索隱】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集解】蘇林曰祿伯僞將兵降漢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幷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

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集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濁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集解】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索隱】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集解】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集解】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索隱】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

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集解】徐廣曰屬梁國【正義】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堅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甌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集解】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集解】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索隱】鏦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擅殺之也【正義】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北今入平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盛其頭，馳傳以聞。【索隱】劉案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正義】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集解】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

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
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
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illegible]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
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
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
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
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
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illegible]駰案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
郃陽侯省音所幸反[illegible]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斂
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
[illegible]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
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
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
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釁成提局驕矜擅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
之悔禍卒取奔北

史記卷一百六

史記卷一百六考證

吳王濞列傳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煑鹽收其
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既盜鑄錢何以
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
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煑海水爲鹽
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言無賦國用
乃富饒也○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
聽民盜出鹽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卬使人鏦殺吳王○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
殺濞

史記卷一百六考證

史記卷一百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集解】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集解】駰案：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索隱】請，才性反。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集解】駰案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集解】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索隱】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索隱】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索隱】閒音閑。處音昌女反。而不朝。相提而論，【集解】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提音第，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集解】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奭，奭即螫也。【正義】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毋類矣。」【索隱】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集解】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集解】徐廣曰：沾一作怗，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集解】徐廣曰：一云諸郎。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一為諸郎，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案謂晚年也。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集解】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集解】徐廣曰：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集解】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

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illegible]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爲之推車轂也。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illegible]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爲服制，[illegible]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illegible]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illegible]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illegible]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illegible]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鞫也，音核。生貴甚。[illegible]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爲諸侯王多長，[illegible]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illegible]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攷腑爲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爲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爲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爲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illegible]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己。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爲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爲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illegible]案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illegible]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泰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illegible]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illegible]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illegible]說文：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illegible]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illegible]案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

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集解】張晏曰自奮厲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索隱】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集解】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搏音搏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已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拌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集解】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集解】駰案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案服謂期功之服也故遽據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集解】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集解】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屬音之欲反屬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

年春[redacted]徐廣曰擬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redacted]案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redacted]如淳曰上酒壽觴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redacted]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redacted]徐廣曰屬一作畢案漢書作畢畢盡也[redacted]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redacted]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redacted]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redacted]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redacted]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呫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redacted]案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redacted]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redacted]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redacted]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redacted]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

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redacted]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redacted]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redacted]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redacted]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謀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閒[redacted]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redacted]辟音普係反倪五係反埤蒼云睥睨謂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redacted]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redacted]案包愷披音疋彼反[redacted][illegible]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

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illegible]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
[illegible]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趣趨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
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
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illegible]案晉灼云藉踏也以言蹂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illegible][illegible]
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illegible]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机机若木人
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illegible]案設者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illegible]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
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
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illegible][illegible]
駰案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illegible]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illegible]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
業邪[illegible]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
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
齰舌自殺[illegible]案說文云齰齧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
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
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
讎[illegible]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頴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劾
繫都司空[illegible]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illegible]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
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
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
行無遺詔[illegible]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illegible]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
印封之如淳說非也[illegible]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

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illegible]駰案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
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illegible]徐廣曰疑非五
年亦非十月[illegible]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illegible]漢書云
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
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illegible]痱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
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
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illegible]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
十二月晦[illegible]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駰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illegible]著日月者見春垂
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illegible]故咸陽其春武安侯病[illegible]其春即四
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
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表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
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
夏正月至今不改專呼服謝罪[illegible]駰案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
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illegible]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死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
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
元年建元元年說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
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illegible]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
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入宮不敬[illegible]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illegible]襜尺占
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illegible]徐廣
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
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
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
安特為太后故耳[illegible]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枉於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
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

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睥倪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史記卷一百七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集解徐廣曰。一云諸𨛬。時人相號。長老者爲諸公。年少者爲諸𨛬。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也。○臣照按。諸郎卽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是也。漢書作諸曹郎。

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立關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

生貴甚。索隱。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臣照按。生貴甚言蚡生而爲太后弟。貴甚言其不學無術也。

不好面腴。○臣照按。面腴盡面諛也。或古字通。或傳寫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諛也。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此條集解多之意及也三字。

與長孺共一老禿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顧炎武曰。謂爾我皆垂墓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自喜。集解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索隱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旣反。○臣照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大體是也。注未合。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redacted]徐廣曰在汝頴之閒[redacted]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redacted]括地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redacted]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redacted]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redacted]將音醬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redacted]徐廣曰景帝姊[redacted]案卽館陶公主[redacted]如淳云景帝姊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redacted]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redacted]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redacted]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侘鄙縣[redacted]徐廣曰侘一作䛐也[redacted]案侘音丑亞反誇也[redacted]漢書作㛊音火亞反䛐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redacted]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redacted]案謂不足與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閒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劒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redacted]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

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 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 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 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 許慎曰魯之縞尤薄 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 張晏曰豪猶帥也 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 徐廣曰在鴈門 崔浩云今平城宜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 駰案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 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 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戰車 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 李奇云監主諸屯 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 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 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 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 幾音所 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 徐廣曰禔一作祇也 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 駰案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 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橈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 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illegible]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illegible]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illegible]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

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illegible]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蘢城。[illegible]案蘢音龍。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illegible]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illegible]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illegible]徐廣曰：云廉正忠厚。一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史記卷一百八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韓長孺列傳。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爲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因大行王恢言上。○臣照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於舞。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繆。徐孚遠曰。出於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爲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史記卷一百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illegible]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illegible]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illegible]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illegible]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illegible]張晏曰為武騎郎將[illegible]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illegible]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illegible]駰案昆音魂[illegible]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illegible]駰案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illegible]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illegible]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illegible]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illegible]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illegible]案服虔云鵰大鷙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鵰一名鶚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illegible]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illegible]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illegible]便音頻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衛，[illegible]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illegible]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鐎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illegible]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

候未嘗遇害案許慎注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
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
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
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
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
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
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
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
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
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
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
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
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
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
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
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
故潁陰侯孫賢案孫灌嬰之孫名彊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
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
醉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
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
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
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
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

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
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
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
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
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
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如淳曰臂如猨通肩其善
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
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
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爲戲竟死謂終竟廣身至死以
爲極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
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
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
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
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
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
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
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
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
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
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
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
曰黃閒機張善弩之名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
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案大黃閒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

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illegible]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illegible]案以九品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illegible]謂不在人後也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illegible]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illegible]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illegible]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

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illegible]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illegible]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illegible]令廣如其文穎急引兵徙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illegible]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illegible]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illegible]絕度也南歸度沙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illegible]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illegible]嫣音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illegible]壖音人緣反又音乃假反又音而宣反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illegible]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

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illegible]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illegible]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illegible]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illegible]徐廣曰屬張掖[illegible]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illegible]徐廣曰出敦煌至天山[illegible]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illegible]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也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鬭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illegible]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illegible]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猿臂善射實負其能解鞍卻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史記卷一百九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

李將軍列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大將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劉奉世刊誤曰按靑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凌稚隆曰．一本王下無於字．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匈奴列傳第五十

【索隱】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唐虞以上有山戎、【索隱】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 獫狁、葷粥，【集解】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索隱】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駞包愷音託佗【正義】畜許大反 驢、鸁、【索隱】按古今注云驢特馬牝生鸁【正義】鸁音力戈反 駃騠、【集解】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說文云駃騠馬父鸁子也廣志云決蹄也發蒙記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 騊駼、【集解】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按郭璞注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騊駼也 驒騱。【集解】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索隱】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鄒誕生本騱字作奚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正義】分音扶問反 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正義】少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 士力能彎弓，【正義】彎音烏還反 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集解】韋昭曰鋋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音蟬埤蒼云鋋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矛穳也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集解】駰案漢書曰單于姓攣鞮氏【索隱】攣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集解】徐廣曰后稷之曾孫【索隱】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集解】徐廣曰公劉九世孫 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按謂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弁弁明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集解】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泰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 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 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索隱】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 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 而居于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鄗列為諸侯也 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士亡出塞

外依鮮卑山，因爲號。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集解】蘇林氾音汎。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集解】徐廣曰：一爲陸邑。【正義】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爲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閒，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衞，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集解】駰案：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集解】駰案：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言玁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圁洛之閒，【集解】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閒。【索隱】三蒼圁作圁。地理志云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圁當爲圁。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圁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正義】案：左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郤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正義】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圁洛之閒，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括地志云：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緜諸道，屬天水郡。緄戎、【索隱】緄音昆。字當作混。顏師古云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翟、獂之戎，【集解】徐廣曰：在天水。獂音丸。【索隱】地理志天水有綿諸道、狄道、獂道。應劭以獂戎邑。音桓。【正義】括地志云：獂道

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獂戎邑，漢獂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邑城。時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也。大荔、【集解】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力計反。烏氏、【集解】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集解】徐廣曰：在北地。朐音項于反。【索隱】案：地理志朐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集解】如淳曰：林胡即儋林，爲李牧所滅。【正義】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樓煩之戎，【集解】地理志樓煩縣名，屬鴈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故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集解】駰案：音鉤，山名，在鴈門。【索隱】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案：貉即濊也。音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集解】駰案：昭王母也。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水經云：白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毀焉，沿溪亙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集解】

【集解】駰案音傍白狼反陰山【集解】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集解】徐廣曰在朔方【正義】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集解】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按上谷郡今嬀州至襄平【集解】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集解】駰案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集解】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集解】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集解】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集解】駰案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正義】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索隱】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肅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按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犂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曰撐犂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曰頭曼【集解】韋昭曰曼音嫚【索隱】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煙支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煙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應劭云髐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集解】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閒中有棄地莫居千餘

里各居其邊為甌脫[redacted]韋昭曰界上屯守處[redacted]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
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redacted]按境上斥候之室為
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
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
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
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
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
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redacted]
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
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redacted]徐廣曰在上郡[redacted]漢朝
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也遂侵燕代
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
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
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
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
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王[redacted]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redacted]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
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redacted]駰案骨都異姓大臣[redacted]裴氏
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姓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redacted]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
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
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
世官呼衍氏蘭氏[redacted]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
後有須卜氏[redacted]駰案須卜氏主獄訟[redacted]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
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redacted]案姚氏云
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redacted]上谷郡今嬀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嬀州也以往者東

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redacted]上郡故城在延州上
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氐羌[redacted]案風俗通云氐
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氐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
氐纂文云氐亦羌別種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
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redacted]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
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redacted]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
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
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
什長[redacted]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
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百之中是也裨小王相封[redacted]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
戶且渠之屬[redacted]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redacted]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
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
神秋馬肥大會蹛林[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蹛音帶[redacted]
[redacted]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蹛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
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澀聲相近或以林為襤也[redacted]顏師古云蹛者遶林
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
人畜[redacted]許六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罪小者軋[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redacted]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撾
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轢也[redacted]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大者
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redacted]其座北向
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
無封樹喪服[redacted]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
數千百人[redacted]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

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鬲昆薪犂之國【正義】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集解】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索隱】駹音武江反案青駹青色馬也【正義】鄭元云駹不純也說文云駹面顙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正義】說文云驪黑色南方盡騂馬【正義】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索隱】傅音附鄉音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寖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郡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集解】徐廣曰音支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集解】徐廣曰一云樓煌【索隱】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烏孫呼揭【集解】[illegible]案音桀【索隱】又音丘列反【正義】揭音犂又其列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正義】謂皆已入匈奴

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集解】駰案。雩音火胡反。【索隱】係音計。雩。漢書作虖。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澤音息。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集解】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爲表。綺爲裏。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集解】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案漢書作比疏一。比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爲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麤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集解】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索隱】綈音啼。綠繒各四十匹。【索隱】案說文云。綈。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集解】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索隱】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集解】韋昭曰。言漢物什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集解】駰案。湩。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隱】字林云。湩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湩。臣[illegible]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畜。許六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

而臥【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索隱】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集解】駰案音諜利口也而佔佔【集解】駰案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集解】駰案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鄧展曰佔囁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集解】韋昭曰苦麤也音若靡盬之盬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集解】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集解】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缾侯白丁反【索隱】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集解】徐廣曰在安定【正義】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寧州與北地郡甚遠與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集解】服虔云回中在北地【索隱】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卽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甘泉。【索隱】崔浩云候邏騎【正義】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始皇帝以來祭天圜丘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案表盧作遫古今字異耳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音赫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集解】徐廣曰內史欒布亦為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正義】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集解】徐廣曰闟音翕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

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 案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 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 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遺之歸本國故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 徐廣曰後元三年立 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 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閒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 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 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 奸蘭 駰案奸音干蘭犯禁私出物也 出物與匈奴交 駰案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 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蘇林云在鴈門也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 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 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 徐廣曰一云尉下具告單于 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 駰案韓長孺傳曰恢自殺 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蘇林云直當道之塞 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如淳云以利中傷之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

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集解】駰案音斗造陽地以予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棄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集解】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索隱】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

分行【正義】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正義】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索隱】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徼音古堯反無近塞【正義】無近塞居止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慜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韋昭云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浮圖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括地志云徑路神祠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韋昭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集解】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集解】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索隱】案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正義】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集解】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集解】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集解】徐廣曰：在金城。【正義】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臺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集解】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集解】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集解】韋昭曰：主使來客官也。【索隱】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北海即上海，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

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索隱】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正義】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今肅州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肢靁爲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肢靁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索隱】幾音紀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集解】駰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集解】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盧【集解】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大漢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索隱】音于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集解】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正義】爲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

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集解】駰案音鉤又音吁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卽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索隱】顧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盧朐【索隱】音衢服虔云盧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正義】括地志云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宿虜城按卽築城鄣列亭至盧朐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傍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彊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卽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集解】駰案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索隱】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集解】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集解】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正義】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索隱】累力為反重文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集解】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誤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集解】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索隱】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索隱】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襃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集解】徐廣曰徼音皎【索隱】徼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讇納其說

[redacted]音稅　說以便偏指不參[redacted]案謂一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徼求時權幸但務諂

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　不參詳終始利害也　彼己將率[redacted]詩云彼己之子彼己者猶詩人

譏詞云彼己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衞霍等也　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

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

九州寧[redacted]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

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　且欲興聖統唯

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獫狁薰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烟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

空矜藏未盡中權

史記卷一百十

史記卷一百十考證

匈奴列傳○顧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困學紀聞曰王氏遂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臣照按索隱引續漢書蓋有訛脫字今據後漢烏桓傳云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又曰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閻若璩曰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蒙恬傳作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顏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臣照按老固稱翁但索隱於韓安國傳既云聶姓翁壹名何於此復有異說也

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如淳云以利中傷之○徐孚遠曰如淳之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塞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郡太守友則及爲友無疑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臣照按此下疑有闕文然漢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臣照按索隱讀作以便偏指不參句彼己將率句席中國廣大句氣奮人主句因以決策句誤也應作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己句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句人主因以決策句蓋謂言匈奴者務讇納其說以便中其一偏之見而不以彼己利害短長參之其將率則席中國盛勢以奮其氣人主就此輩決策是以無功也

史記卷一百十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集解】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集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集解】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漢書作民母顏氏云鄭季本妻縣嫗民戶之閭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索隱】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索隱】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集解】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集解】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索隱】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

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集解】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集解】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集解】張晏曰縱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集解】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集解】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即雲

中郡之西河勝州東河也云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集解】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集解】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正義】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討蒲泥破符離【集解】晉灼曰二王號【索隱】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集解】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索隱】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集解】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遊擊將軍左內史李沮【集解】文穎曰音俎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索隱】口浪反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索隱】繈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褓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顧氏監云傅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敖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索隱】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集解】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索隱】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搏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集解】徐廣曰窌宜作窌音匹孝反【索隱】韋昭云縣名或作窖字林云大下卯寅穴下卯竝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

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集解】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長史安、【集解】律，都軍官史一人也。議郎周霸等：【集解】徐廣曰：儒生。【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集解】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遍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集解】徐廣曰：姊卿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服虔音飄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票鷂。票鷂，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鷂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集解】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案：顏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頻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頻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今案：大夏國在大宛之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集解】徐廣曰：驃一亦作剽。【索隱】漢書一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發白色。一曰白髦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索隱】盭案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遫濮，【集解】遫音速，濮音卜。【索隱】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遫濮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集解】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集解】文穎曰：懾，懼也。【索隱】案：說文云懾慴，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慴之涉反。冀獲單于子。【集解】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集解】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索隱】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甲，【集解】徐廣曰：全一作金。【索隱】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集解】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

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redacted]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redacted]韋昭曰：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餘衆保南山，號小月氏。攻祁連山，[redacted]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得酋涂王，[redacted]張晏曰：胡王也。[redacted]酋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揚武平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redacted]音律也。減什三，[redacted]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卒，十減其七。一云漢兵士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redacted]速卜二音。捕稽且王，[redacted]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redacted]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redacted]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redacted]徐廣曰：句音勾。匈奴以為號。案：二人並匈奴人也。[redacted]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redacted]案：三字共為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redacted]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儀，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redacted]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redacted]選音宣戀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redacted]案：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redacted]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redacted]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redacted]文穎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鷹庇為煇渠侯，[redacted]徐廣曰：一云篇訾。[redacted]漢書鷹作雁。庇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redacted]煇渠表作順梁。禽梨為河綦侯，[redacted]徐廣曰：禽一作烏。[redacted]案：表作烏犁。大當戶銅離[redacted]徐廣曰：一作稠離也。[redacted]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redacted]晉灼曰：獟音數譑反。[redacted]說文獟作趫，行疾貌。悍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redacted]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redacted]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redacted]以降來之民分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

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索隱】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索隱】案：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索隱】三蒼解詁云：紛挐，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遲音值。行二百餘里，【集解】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遲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集解】徐廣曰：窴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索隱】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集解】徐廣曰：粥，一作允。【索隱】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集解】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耆，【集解】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案：漢書名雙也。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漢書作度離侯。小顏云：山名。歷，度也。濟弓閭，【集解】晉灼曰：水名也。【索隱】包愷弓音穹，亦如字讀。獲屯頭王、【索隱】案：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集解】徐廣曰：王一作稽。【索隱】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封，積土爲壇於山上，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集解】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案：崔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逴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索隱】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檮余山，【索隱】檮音桃，余音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集解】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

反。漢書專作剸，並音專。小顏音之兗反。軒音居言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集解】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案：徐自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集解】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索隱】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衞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案：孔文祥云：謂實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集解】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隱】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蹵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按：蹵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集解】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索隱】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衞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集解】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闢土服遠曰桓。【索隱】案：景桓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闢土服遠是廣地之諡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反廣邊地之功，故云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子嬗代侯。【索隱】嬗音市戰反。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集解】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索隱】案：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集解】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

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窒駰案北地縣名也小顏音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杅音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沮音俎豆之俎雲中人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縣名在馮翊祋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詡祋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祋祤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大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忽昇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榮斯僭，取亂彝章。剽姚繼踵，再靜邊方。

史記卷一百十一

史記卷一百十一考證

衛將軍驃騎列傳。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臣
照按費袞曰。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笞罵卽足矣
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爲伍之生。其說亦可。
通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漢表作一千戶。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漢書作三
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漢表從平一千一
百戶。
議郎周霸等。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
生也。○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云。魯周
霸至膠西內史。申公弟子也。
誅全甲。○麥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皋蘭
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
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令史
記於短兵下无鏖皋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卻
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譌也。徐廣注曰。全
一作金。因其譌而注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
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
案一說爲是也。○茅費曰。若如一說。則是方敍驃
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校尉僕多有功。索隱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譌。○臣
照按僕朋祇一見於漢表耳。史漢驃騎傳及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皆作僕多。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則
是僕朋爲譌。非僕多譌也。
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按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
幸。承上文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
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
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
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丞尚誤。況其他乎。史記
誠不易讀也。
仍與之勢。○麥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與。注重與
軍旅之勢也。
連行殊遠。○臣照按連漢書作卓。隸辨曰。祝睦後碑
歆德連優。按卓古通連。楚辭哀時命。連卓卓而日
遠兮。卓一作連。
元封元年嬗卒。○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臣照按驃騎將軍。武
帝特立此名。以寵去病者。本傳元光五年。公孫敖
爲騎將軍。此驃字蓋衍。
家在漢中。○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
漢中。二家字一本作冢。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
謂涼肅等州。○臣照按正義。謂涼肅等州句。謂字
上疑脫酒泉二字。

史記卷一百十一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海縣西二十里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爲飾也。二歲中，徐廣曰：一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敢逆上耳。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案漢書曰：漢輿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

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redacted]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體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redacted]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redacted]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redacted]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redacted]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瘥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redacted]駰案漢書曰年八十[redacted]案弘凡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redacted]漢書云坐不遺鉅野令史成詣公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redacted]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redacted]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redacted]靡音糜敝猶凋敝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redacted]徐廣曰一作斥鹹鹵[redacted]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

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
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
粟，【[illegible]】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腄、【[illegible]】徐廣曰：腄在東萊。音錐。【[illegible]】腄音逐瑞反。註音錐，其音同也。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
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
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
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
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
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
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
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
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
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
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
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
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
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
外市，【[illegible]】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己，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
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
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
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
上書言世務，各一事。【[illegible]】樂音岳。嚴本姓莊，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

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
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
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
巷，奮棘矜，【[illegible]】鄒案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
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
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
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
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
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
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
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
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
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
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
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
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
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
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
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
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
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
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
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
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
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

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虡音巨鄒氏本作鐻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案尉官也佗趙佗也音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謂勝廣舉兵據陳舉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地進益也至於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貊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濊州地名卽古濊陌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燔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集解】徐廣曰此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集解】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按偃言吾日暮塗遠恐趣前塗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音辛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集解】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索隱】洨戶交反車尺奢反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集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集解】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案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

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
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
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
重義較然著明[redacted]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
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
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
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
謂減於制度[redacted]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
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
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
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
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
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
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
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
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
燕雀[redacted]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redacted]案謂公孫等未遇爲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
羊豕之間[redacted]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redacted]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
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
安[redacted]乂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
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redacted]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実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繢以爲葉飾也見主父而歎息[redacted]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
賈豎衞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
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
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
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
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衞青霍去病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
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
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
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
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
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
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妬寵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蠹

史記卷一百十二

史記卷一百十二考證

平津侯主父列傳。二歲中至左內史。集解徐廣曰。一云一歲。○臣照按一歲中爲是。弘以五年對策。郎於是年爲左內史。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嚴本姓莊。漢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又使尉佗屠雎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臣照按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則此佗字疑衍。

弘爲舉首。○王若虛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後聖不循。○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後世不能循也。

始之盛也。○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殆。

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徐孚遠曰。封泰山用蒲輪。恐傷草木也。迎賢人用蒲輪。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

史記卷一百十二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 都廣州南海縣 尉佗者真定人也 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 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 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揚越 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 置桂林南海象郡 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日南 以謫徙民 謫音陟革反 與越雜處十三歲 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 顏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卽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卽穴流泉泉因以為號也 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 囂音五刀反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 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 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 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 被音皮義反 行南海尉事 服虔云囂詐詔書使為南海尉 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 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 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又鄒氏劉氏本湟谿作湟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湟及匯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 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 案謂佗立其所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也 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 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音林閭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 案卽陽山嶺也 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甌案漢書音義曰駱越也 姚氏案廣州記云交阯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卽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卽甌駱也 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

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韓安國、王恢。）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漢書悅作怵。韋昭云：誘怵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李奇云：藏其僭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樛音紀虬反。樛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常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駰案：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恃使者爲介胄也。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爲恃，介者閒也，以言閒恃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恃爲介胄，則非也。虞喜以介爲因，亦有所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

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集解】韋昭曰鏦撞也【索隱】案字林鏦音七凶反又吳王濞傳鏦殺吳王與此同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被也特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集解】徐廣曰郟屬潁川音古洽反【正義】今汝州郟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集解】徐廣曰為校尉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正義】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案功臣表成安屬郟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案龍亢屬譙國漢書作龔侯服虔作邛晉灼云龔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

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集解】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集解】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集解】徐廣曰一作湟駰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劉氏云匯當作湟漢書云下湟水也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集解】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集解】徐廣曰厲一作瀨駰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瓚曰瀨水流沙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出零陵或下離水【集解】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或抵蒼梧使馳義侯【集解】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下牂柯江【正義】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犂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旦為遲旦謂待明也【索隱】鄒氏云犂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即比義不頗更釋又解犂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犂之義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

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illegible]徐廣曰在東萊越郎[illegible]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illegible]徐廣曰表曰孫都得嘉封為臨蔡侯[illegible]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illegible]韋昭曰揭音其逝反定[illegible]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桀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illegible]昭案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諭甌駱屬漢[illegible]案漢書甌駱三十餘萬口降漢皆得為侯[illegible]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為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畢取為膫侯桂林監居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道膫三縣皆屬南陽膫音遼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illegible]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阯[illegible]徐廣諸據漢書為說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驅越推南裔陸賈騁說尉佗去帝樛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剿絕

史記卷一百十三

史記卷一百十三考證

南越尉佗列傳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按龍亢屬譙國○臣照按年表索隱曰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此處索隱注自相矛盾

史記卷一百十三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索隱】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門聲音長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集解】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徐廣說是上云甌騶此別云閩不姓騶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集解】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小顏以爲卽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今閩州又改爲福州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索隱】案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集解】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集解】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永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集解】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徐廣據年表而爲說

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鏦殺王，【索隱】劉氏鏦音窗鏦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集解】徐廣曰漢書作殞【索隱】義當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閩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索隱】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

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集解】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州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集解】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集解】徐廣曰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集解】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句章故城在越州鄮縣西一百里漢一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索隱】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漢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邪白沙東故閩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正義】錢唐杭州轅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集解】徐廣曰敖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集解】韋昭云在九江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集解】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繚嫈縣名服虔曰嫈音縈劉伯莊音紆縈反福者城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實因秦餘騶駱爲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勦

史記卷一百十四

史記卷一百十四考證

東越列傳。秦已幷天下。皆廢爲君長。○臣照按越爲楚滅。子孫分散。臣服於楚。越世家雖有或爲王或爲君之言。其實自相稱署。而不得比於宋衞中山之數者也。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六國之後。尚不得尺土寸地。矧區區江南海上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與搖。皆已廢爲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閩越之民尚思舊德。相率景從耳。

史記卷一百十四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義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集解】張晏曰朝鮮有溼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正義】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王滿者故燕人也【索隱】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集解】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蓋反【索隱】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元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浿音傍沛反【正義】地理志云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浿普大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索隱】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集解】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正義】括地志云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索隱】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譙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即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索隱】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按裨王乃將士長恐顏非也即渡馳入塞【正義】入平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

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駰案：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唊音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唊，一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降。漢書表云長降。音各。降音始落反。降、相路人之子最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駰案：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澅清侯，韋昭曰：屬齊。顧氏澅音獲。陰為荻苴侯，韋昭曰：屬渤海。荻音秋，苴音子餘反。唊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東韋昭曰：屬河。幾，縣名。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洌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蘇林云：洌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差，涉何誚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史記卷一百十五

史記卷一百十五考證

朝鮮列傳，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集解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唊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史記卷一百十五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正義】在蜀之南以什數夜郎最大【索隱】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犍為屬國也韋昭云漢為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阯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為姓也【正義】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屬【正義】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集解】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索隱】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巂太守所理也【正義】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索隱】魋漢書作椎音直追反結音計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集解】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漢書作桐師北至楪榆【集解】韋昭曰在益州楪音葉【索隱】上音楪楪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楪榆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楪榆王屬國也名為巂昆明【集解】徐廣曰永昌有巂唐縣【索隱】崔浩云巂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正義】巂音髓今巂州也昆明巂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編步典反畜許六反皆巂昆明之俗也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集解】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巂【索隱】服虔云徙筰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筰縣在越巂【正義】徙音斯括地志云筰州本西蜀徼外曰猫羌巂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郲山本名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集解】案應劭云汶江縣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梁夷邑名即白馬氐也【正義】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正義】蹻其略反郎州昆州即莊蹻所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蹻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為盜者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集解】駰案音案略通五尺道【索隱】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阸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正義】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僰國髦牛以此巴蜀殷富【集解】韋昭云僰屬犍為音蒲北反服虔曰舊京師有僰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索隱】番音婆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集解】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案晉灼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蒟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索隱】崔浩云牂牁繫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

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屬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索隱】崔浩云牂牁繫船杙以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集解】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索隱】令犍為自葆守而脩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集解】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集解】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集解】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歲皆閉昆明【集解】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索隱】【正義】昆明在今巂州南昆縣是也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牂牁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幷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犂郡冉駹為汶山郡【集解】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索隱】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揃音翦【索隱】揃謂被分割也剽音匹妙反言西夷後被揃剽遂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集解】徐廣曰犍為牂牁越巂益州武都沈犂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筰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史記卷一百十六

史記卷一百十六考證

西南夷列傳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

集解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嶲○臣照按華陽國志曰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筰蜀曰邛與徐所說不同

乃拜蒙爲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史記卷一百十六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索隱】右不宜在西南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索隱】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索隱】孟康云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索隱】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索隱】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集解】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為號爾而徐廣云字為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索隱】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數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集解】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張揖云挑嬈也以琴中嬈之挑音徒了反嬈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棲得托子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集解】韋昭曰閑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郭璞云婚不以禮為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集解】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索隱】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集解】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為鑪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集解】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稱此者其無恥也今銅珠言犢紐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索隱】案方言保庸謂之甬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集解】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濯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集解】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集解】郭璞曰厭游宦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集解】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

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集解】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集解】徐廣曰：烏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集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集解】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藉音假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集解】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索隱】過音戈，詫音勑亞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集解】郭璞曰：罘，罝也。音浮。【索隱】說文云：罘，兔罟也。今幡車罟也。彌，竟也。揜兔轔鹿，射麋腳麟。【集解】徐廣曰：轔音吝。駰案：郭璞曰：腳，掎足；轔，車轢。【索隱】韋昭云：腳謂持一腳也。司馬彪曰：腳，掎也。說文云：掎，偏引一腳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集解】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擩也。音而沿反，又音而悅反。擩之於輪鹽而食之。鶩，馳也。音務。【索隱】染或為淬，與下文淬割輪淬意同也。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集解】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集解】郭璞云：特，獨也。名曰雲夢。【索隱】褚詮音士棟反，又音莫鳳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邱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案：漢書注此者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集解】徐廣曰：一作蝦。【索隱】張揖云：赭，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堊。本草云一名白蟺也。雌黃白坿，【集解】徐廣曰：音符。駰案：漢書音義曰：白坿，白石英也。【索隱】白坿出魯陽山。蘇林音附。【正義】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錫碧金銀，【正義】顏云：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衆色炫耀，照爛龍鱗。【集解】郭璞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瑰，【集解】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瑉琨珸，【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珉，石次玉者。琨珸，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索隱】司馬彪曰：琨珸，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珸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或作昆吾也。瑊玏玄厲，【集解】徐廣曰：瑊音古咸反，玏音勒。文玉者。駰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瑌石武夫。【集解】徐廣曰：石似玉。駰案：漢書音義曰：瑌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麋蕪。芷，白芷。若，杜若也。【索隱】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蕙草一名薰。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華，魏武帝以此草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華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蘼蕪，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一葉似葵，故藥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茝。埤蒼云：齊茝一曰蘺。字林曰：茝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蒿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芎藭似藁本。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江離蘪蕪，諸蔗猼且。【集解】徐廣曰：猼音四沃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蕪，蘄芷也，似蛇牀而香。諸蔗，甘柘也。猼且，蘘荷也。【索隱】吳錄曰：臨海縣海水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花，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藁本一名蘪蕪，根名蘄芷。藥對以為蘪蕪一名江離，芎

藭苗也則芎藭藁本江離蘼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薄音普各反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為蘘荷屬未知孰是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集解】駰案音移靡案衍壇曼【索隱】司馬彪云案衍窊下壇曼平博也衍音弋單反壇音徒旦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集解】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集解】徐廣曰葴音針馬藍也菥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駰案漢書音義曰苞藨也【索隱】菥音斯郭璞云葴酸漿江東名烏葴菥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中民苗燕麥是也薛莎青薠【集解】徐廣曰薛音先結反駰案漢書音義曰薛賴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集解】徐廣曰烏桓國有蘠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駰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薍而葉大莨尾草也蒹藾也葭蘆也【索隱】卑音婢卑下也郭璞云莨尾似茅蒹葭音兼加孟康云蒹葭似蘆也郭璞云蒹蕭也似翟而細小江東人呼為蒹萬又云葭蘆也似葦而細小江東人呼為烏蓲薍音五患反蔋音敵廣志云東蘠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貸我東蘠貸我白粱也雕胡謂菰米蓮藕菰蘆【集解】徐廣曰生水中【索隱】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菴閭軒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菴閭蒿也軒芋蕕草也【索隱】郭璞云菴閭子可療病也軒芋生水中今揚州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集解】郭璞曰圖畫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集解】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腳小頭細頸有白嬰大者數十圍卵生子如一二斛食人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鼓瑇瑁【正義】似觜蠵甲有文出南海可以飾器物也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集解】郭璞曰楩杞也似梓柟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按溫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桂椒【正義】郭云桂似枇杷葉而大白花而不著子叢生巖嶺間無雜木冬夏常青按今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中食蓋二色桂樹木蘭【正義】廣雅云似桂皮辛可食葉冬夏常似冬其實如小甘辛美南人以為梢也蘗離朱楊【集解】徐廣曰蘗音扶戾反駰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水邊爾雅云檉河柳是也樝梸梬栗橘柚芬芳【集解】徐廣曰梬音郢駰案漢書音義曰梬棗也【正義】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其上則有赤猨蠷蝚【集解】徐廣曰音劬柔【正義】蠷蠷

劬蝚蝚柔皆猿猴類鵷雛孔鸞騰遠射干【集解】郭璞曰鵷雛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索隱】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集解】郭璞曰蟃蜒大獸長百尋貙似貍而大駰案漢書音義曰豻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索隱】應劭云豻音顏韋昭一音岸鄒誕生音苦姦反協音是兕象野犀【正義】兕狀如水牛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為江猪犀頭似猪一角在額漢書無此一句窮奇獌蜒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駕之以當騶馬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集解】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旃旃言橈弱也通帛為旃也曳明月之珠旗【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綴飾旗建干將之雄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鉅干將所造也【索隱】應劭曰干將吳善冶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闔閭鑄干將劍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孑刺者所謂雄戟也周處風土記云戟為五兵雄也鉅音巨案周禮冶氏為戈胡三之莊云胡其孑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為胡也左烏號之雕弓【集解】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羣臣抱弓而號故名烏號上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太山南烏號之柘案淮南子云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摽呼其上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烏號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右夏服之勁箭【集解】徐廣曰韋昭云夏夏羿也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叉謂之服也【索隱】案夏羿善射者又名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陽子驂乘孅阿為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陽子仙人陵陽子孅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索隱】張揖云陽子伯樂也孫陽字伯樂秦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孅阿美女姣好貌又樂彥曰孅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為月御也郭璞云孅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索隱】郭璞曰言頓轡也司馬彪云案轡而行得節故曰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轔邛邛蹵距虛【集解】郭璞曰邛邛似馬而色青距虛即邛邛變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也軼野馬而轊騊駼【集解】徐廣曰轊音銳駰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騊駼似馬轊車軸頭【索隱】轊音衛謂軸頭而殺之騊音陶駼音塗乘遺風而射游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索隱】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古今注曰秦始皇馬名韋昭曰

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麒騏音騏倏眒淒浰，【集解】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浰音力詣反駰案漢書音義曰皆疾貌靁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集解】韋昭曰在目所指中必決於眼眥也洞胷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集解】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索隱】司馬彪云弭猶低也翱翔容與，【集解】郭璞曰言自得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集解】徐廣曰谻音劇駰案郭璞曰谻疲極也詘盡也言獸有倦遊者則徼而取之【索隱】司馬彪云徼遮也谻倦也謂遮其倦者谻音劇詘音屈說文云谻勞也燕人謂勞為谻徼音古堯反殫睹眾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集解】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總稱也【索隱】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被阿錫，【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阿細繒也錫布也【索隱】按東阿出繒也揄紵縞，【集解】徐廣曰揄音臾【索隱】揄曳也韋云紵之色若縞也顏云紵纖紵也縞鮮支也雜纖羅，垂霧縠，【集解】郭璞曰言細如霧垂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襞積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縈鬱迴曲有似於谿谷也【索隱】小顏云此說非也襞積今之帬攝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褰縐縮蹙之也縐音側教反齰音助革反裁音在代反曲字林音邱狄反衯衯裶裶，【集解】郭璞曰衣長貌【正義】上芳云反下方非反揚袘卹削，【集解】徐廣曰袘音迤衣袖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卹削裁制也【索隱】貌也張揖云揚擧也卹削刻除貌也蜚纖垂髾，【集解】徐廣曰纖音芟駰案郭璞曰纖袿衣飾髾髾髾也扶輿猗靡，【集解】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輿猗委也【正義】輿音餘猗於綺反謂鄭女曼姬侍從王者扶其車輿而猗靡翕呷萃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噏呷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索隱】韋昭云呷音呼甲反郭璞云萃蔡猶璀璨也【正義】呷火甲反萃音翠蔡千賄反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集解】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蕤繆繞玉綏，【集解】郭璞曰綏所執以登車【正義】顏云下摩蘭蕙謂垂髾也上拂羽蓋謂飛纖也玉綏以玉飾綏也言飛纖垂髾錯雜翡翠之旌幡或繞玉綏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博物志云翡身通黑唯胷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黃唯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翡翠翡然因以為名也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集解】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仙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

【集解】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索隱】爾雅云宵獵曰獠媻珊勃窣上金隄，【集解】媻珊匍匐上下也窣音素忽反揜翡翠，射鵕鸃，【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鵕鸃鳥似鳳也【索隱】司馬彪曰鵕鸃山雞也許慎云鷩鳥也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浚宜李彤云鵕鸃神鳥飛光竟天也微矰出，纖繳施，【集解】徐廣曰繳音斫弋白鵠，連駕鵝，【集解】郭璞曰野鵝也駕音加【索隱】爾雅云舒鴈鵝也【正義】鵠水鳥也鴐鵝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雙鶬下，玄鶴加。【集解】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索隱】司馬彪云鶬似鴈而黑亦呼為鶬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雙鶬既下又加玄鶴之上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揚桂枻，【集解】徐廣曰音曳駰案韋昭曰櫂檝也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集解】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毛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也大者蚢音下郎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為杯盤寶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也摐金鼓，吹鳴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摐撞也籟簫也榜人歌，【集解】郭璞曰唱櫂歌也榜船也音謗聲流喝，【集解】徐廣曰烏邁反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集解】郭璞曰靈鼓六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集解】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集解】徐廣曰宋玉云楚王遊於陽雲之臺駰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怕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集解】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娛。【集解】徐廣曰淬千內反駰案郭璞曰脟臠淬染也脟音臠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集解】郭璞曰言有惠況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眾，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

侈靡爲樂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 有作陼蘇林云陼音諸小洲曰諸謂東有大海之諸也 南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 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 觀乎成山 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 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游觀音一喚反 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 射乎之罘 駰案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 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言射獵其上也罘音浮 浮勃澥 駰案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 案齊都賦云海旁曰勃斷水曰澥也 游孟諸 郭璞曰宋之藪澤名 周禮職方氏青州藪曰望諸鄭玄云望諸孟瀦也 邪與肅慎爲鄰 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 右以湯谷爲界 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日所浴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 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 服虔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郭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 張揖云蔕芥刺鯁也郭璞云言不覺有也 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 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爲司徒敷五敎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 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奇曰言見先生是賓客之也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 郭璞曰復答也 何爲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 郭璞曰听笑貌也 听音齗又音牛隱反 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

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郭璞曰西極國也 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豳國爲極在長安西故言右 丹水更其南 駰案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 紫淵徑其北 郭璞曰紫淵所未詳 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穎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爲北 終始霸滻出入涇渭 張揖曰霸出藍田西北而入渭滻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霸滻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笄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華陰入河 酆鄗潦潏 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 張揖曰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鎬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瀌澇云潦流也潏通出磬也案張揖云潏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澇澇水出鄠縣北注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注昆明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從涇渭霸滻豐鎬潦潏爲八晉灼則云計從丹水以下至潏除潦爲行潦凡九從霸滻以下爲數凡七案今潏既是水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適足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滻豐鎬澇潏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 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 郭璞曰八川名在上 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 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 服虔云丘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楚詞曰馳椒丘曰焉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 徑乎桂林之中 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也 過乎泱莽之野 駰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 汨乎混流順阿而下 郭璞曰阿大陵 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 郭璞曰穹隆大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 沸乎暴怒洶涌滂潰 駰案洶音許勇反涌音勇滂音浦橫反潰音浦拜反 司馬彪曰洶涌跳起貌滂潰波相揆也湧或作容澎或作滂 滭浡滵汨 司馬彪云滭沸盛貌滵汨去疾也 畢勃密三音汨于筆反 湢測泌瀄 郭璞曰逼側筆櫛四音 司馬彪曰湢側相迫也泌瀄

相撲也 橫流逆折轉騰潎洌 蘇林曰流輕疾也 澎濞沆瀣
瀣亦作溉司馬彪云滂濞水聲沆溉徐流也郭璞云鼓怒鬱怒之貌也 澎普彭反濞普秘反沆胡朗
反瀣胡代反 穹隆雲橈 服虔云水急旋回如雲屈曲也郭璞云水隴起回竅也 蜿
灗膠戾 司馬彪云蜿灗展轉也膠戾邪曲也音宛善交戾四音 蜿音宛灗音善 踰
波趨浥 徐廣曰烏狹反 司馬彪云踰波後陵前也趨浥輸於深泉也 莅莅下
瀨 司馬彪云莅莅聲也音利 批巖衝壅 批白結反壅叢司馬彪云批反擊也壅曲
罷也 犇揚滯沛 郭璞云滯沛水灑散貌滯音丑制反 臨坻注壑 坻音遲坻
水中沙微起出水者也爾雅云水沚曰坻壑墟也 瀺灂霣墜 瀺音士湛反灂音士卓反
說文云水之小聲也 霣音隕墜直類反 湛湛 徐廣曰湛音沈 隱隱砰磅訇
磕 砰披萌反磅蒲黃反訇呼宏反磕苦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 潏潏淈淈湁潗
鼎沸 郭璞曰湁潗音敕立反潗音緝郭璞云皆水微轉細湧貌潏音決淈音骨廣雅云淈漏決
流也周成雜字云湁潗水沸之貌也 馳波跳沫 徐廣曰一云吸呷 汩急漂疾
晉灼云[illegible]音華給反郭璞云許立反汩急急轉貌也 悠遠長懷 放散貌也 寂漻
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 晃養二音郭云皆水無涯際也 安
翔徐徊翯乎滈滈 翯音鶴滈音縞詩曰白鳥翯翯郭璞云水白光貌
昊也 東注太湖 太湖在蘇州西南 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
螭 螭丑知反文穎云龍子為螭張揖曰雌龍也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虬無角曰螭此皆龍
類而非龍 䱷鰽漸離 徐廣曰鰽音漸駰案郭璞曰䱷䱷也音亘鰽離未聞 䱷古
鄧反鰽末鄧反李奇云周洛曰鮪蜀曰䱹鰽出鞏山穴中三月溯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為龍矣 鰅
鰫鰬魠 徐廣曰鰅音娛皮有文出樂浪鰬音虔魠音託哆口魚駰案郭璞曰鰅似鰱而黑漢
書音義曰鰫似鰱而大也 禺禺鱋魶 徐廣曰禺禺魚一牛也一作魼音榻魶音納一作鰨
駰案漢書音義曰魼比目魚也鰨鯢魚 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
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 郭璞曰靡
崖也 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濤也 揵音乾鰭音祁揵舉也鰭者魚背上
鬣也 蜀石黃碝 郭璞曰碝石黃色也 水玉磊砢 郭璞曰水玉水精也 磷
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鵝鸀鳿

郭璞曰鷫鸘鸀鳿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 鴇音保郭璞云鴇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
獸疏云鴇似鴈而虎文也 鸀鳿屬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
中若時有雨鴇鵠者生子箸闕江東呼為屬玉 鵁鶄鷃目 徐廣曰鵁音環郭璞云鵁鶄
目未詳小顏云荊郢間有水鳥大如鷺而短尾色紅白深目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是乎鷃音旋漢書亦
作旋目郭云交青似鳧而腳高有毛冠辟火災 煩鶩鷛渠 徐廣曰煩一作番鷭
音容駰案漢書音義曰煩鶩鳧也鷛渠似鶩灰色而雞足郭璞云煩鶩鴨屬鷛渠一名章渠也 鷏
鴜鵁鸕 徐廣曰鷏音斟水鳥也鴜音斯鵁音火交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鷏鴜蒼黑色郭璞曰
鵁魚鵁也鸕近尾鵁鸕也張揖曰鸏鸕似魚虎而蒼黑鵁誕本作鸏鸕也 羣浮乎其
上汎淫泛濫 郭璞云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汎音馮泛音芳劍反廣雅云汎汎氾氾濫
浮也 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 掩覆也薄依也言或依草渚而
遊戲也 唼喋菁藻 郭璞曰菁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 左傳云蘋蘩薀藻郎
聚也 唼疏甲反喋文甲反鳥食之聲也 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巃嵸
崔巍嵳峩 巃力孔反嵸子孔反崔在回反巍五回反郭云皆峻貌 深林鉅木
嶄巖嵾嵳 嶄音咸又仕銜反嵾音楚林反嵳楚宜反顏云嶄巖尖銳貌參嵳不齊也 九
嵕巀嶭南山峩峩 駰案漢書音義曰九嵕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巀嶭山在池陽
北 嵕子公反巀才切反嶭五結反 巖陁 案音遲 甗錡摧崣崛崎
郭璞曰陁崖際甗音魚晚反錡音蟻摧音作罪反陁音豸皆隆屈衆折貌崎音倚崛音掘 振谿
通谷 張揖云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郭璞云振谿灑之也 蹇產溝瀆
駰案漢書音義曰蹇產屈折也 谽呀豁閜 郭璞曰皆澗谷之形容也谽音呼含反呀音呼
加反閜音呼下反司馬彪云谽呀大貌豁閜空虛也 阜陵別島 高平曰陸大陸曰阜
大阜曰陵水中山曰島 崴磈嵔瘣 崴於鬼反磈魚鬼反嵔烏罪反瘣胡罪反皆高峻貌
丘墟堀礨 墟音虛堀口忽反又口罪反礨力罪反皆堆壟不平貌 隱轔鬱嵂
嵂音律郭云皆其形勢也 登降施靡 郭璞云施靡猶連延 陂池貏豸
郭璞曰貏音衣被豸音蟲豸也郭璞云陂池旁頹貌陂音皮貏音被 沇溶淫鬻 郭璞
云游淖衍貌溶音容鬻音育張云水流谿谷之間 散渙夷陸 司馬彪云夷平也廣
平曰陸 亭皋千里靡不被築 郭璞曰言為亭候皋隰皆築地令平賈山所

闇閭以金椎也揜以綠蕙〔正義〕張云綠王芻也蕙薰草也顏云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爾雅云菉一名王芻被以江離糅以蘪蕪〔索隱〕糅女又反雜以流夷〔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尃結縷〔集解〕徐廣曰尃古布字一作怖駰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莖之蔓者也攢戾莎〔集解〕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蘭槀本射干〔集解〕徐廣曰揭音桀駰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輿槀本槀茇射干十月生皆香草〔索隱〕案揭君藥錢葉本葉似穹藭茈薑蘘荷〔索隱〕張揖云茈薑子薑也案四人月令生薑謂之茈薑音紫〔索隱〕蘘人羊反柯根旁生筍若夫荅可以爲菹又治蠱毒也葴橙若蓀〔索隱〕郭璞曰葴未詳橙柚若蓀香草也〔索隱〕姚氏以爲此前後皆草非橙柚也漢書作蓀持小顏云葴寒漿也持當爲符字之誤爾符鬼目也案今讀者亦呼爲登謂登草也姚氏云蓀草似昌蒲而無脊也生溪澗中蓀音孫鮮枝黃礫〔索隱〕郭璞云皆未詳〔正義〕張揖云皆草也司馬彪云鮮支即今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小顏云黃礫者黃層木菼非也蔣芧青薠〔集解〕徐廣曰芧音佇駰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芧三稜〔索隱〕薠音煩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索隱〕郭璞曰香酷烈也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索隱〕晻曖奄愛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氣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集解〕徐廣曰瞋音田人反盼一作緡駰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隱〕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㺎旄貘犛〔集解〕徐廣曰㺎音容獸類也犛音狸一音茅駰案郭璞曰旄旄牛貘似熊庳腳銳頭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索隱〕郭璞云㺎㺎牛領有肉堆即今之犛牛也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貘白豹也似熊庳腳銳骨無髓食銅鐵音陌犛音狸又音茅或以爲貓牛可爲黏是也沈牛麈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索隱〕麈似鹿而大按麋似水牛赤首圜題窮奇象犀〔索隱〕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也〔索隱〕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庳腳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索隱〕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拆裂也揭褰衣獸則麒麟角端〔索隱〕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正義〕張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麇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騊駼橐駞蛩蛩驒騱駃騠驢騾〔索隱〕騊駼桃徒二音橐音託駝徒河反蛩音其恭反驒騱音顛奚駃騠音決啼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索隱〕彌滿也跨猶騎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踰谷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索隱〕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華榱璧璫〔索隱〕韋昭曰裁玉爲璧以當榱頭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索隱〕郭璞曰途樓閣間陛道中宿言長遠也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索隱〕郭璞曰嵕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在巖穴底爲室潛通臺上者〔索隱〕服虔曰平嵕山以爲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突音一弔反釋名以爲窔幽也楚詞云冬有窔廈室寒王逸以爲複室也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集解〕徐廣曰楯音食尹反〔索隱〕拖音徒我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楯軒之闌板也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青虯蚴蟉於東箱〔索隱〕蚴一糾反蟉力糾反象輿婉僤於西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索隱〕婉僤宛會二音顏云蚴蟉婉僤皆行動之貌也靈圄燕於閒觀〔索隱〕郭璞曰靈圄淳圄仙人名也〔正義〕張揖云靈圄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淳圄是也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偓佺仙人名也〔索隱〕韋昭云古仙人姓偓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高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臥日中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盤石振崖〔集解〕徐廣曰振音脣〔索隱〕如淳曰振音振振盛也李奇云振整也整頓池外之厓音之忍反嶔巖倚傾嵳峩磼礏〔集解〕徐廣曰峩一作池磼音雜礏音五合反〔索隱〕嵳云磼礏高貌礏音士劫反磼音五揖反又字林音嵲礏才匝反礏五匝反刻削崢嶸〔索隱〕郭云言自然若彫刻也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索隱〕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者也瑉玉旁唐〔索隱〕郭璞云旁唐言盤薄璸斒文鱗〔集解〕徐廣曰璸音彬斒音斑赤瑕駁犖〔索隱〕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雜臿其閒〔集解〕徐廣曰雜一云插臿一云遝垂綏琬琰和氏出焉〔集解〕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駰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於是乎盧橘夏孰【集解】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黃甘橙楱【集解】徐廣曰音湊橘屬枇杷橪柿【集解】徐廣曰橪音而審反果也【索隱】張揖云橪橪支香草也韋昭曰橪音放蕭反郭璞云橪支木也橪音煙此說為近說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橪棗以為矜音勸楟㮈厚朴【集解】徐廣曰楟音亭山梨【索隱】司馬彪曰上黨謂之楟㮈齊都賦云梬㮈熟也厚朴藥名也梬棗楊梅【集解】徐廣曰梬音弋井反梬棗似柿【索隱】張揖曰楊梅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荊揚異物志曰其實外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櫻桃蒲陶【集解】郭璞曰蒲陶似燕薁可作酒也【索隱】張揖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春秋云鸎鳥所含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荊桃也隱夫鬱棣榙樑荔枝【集解】徐廣曰鬱一作薁榙音答駰案郭璞曰薁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榙似李棣音逮樑音沓隱夫未聞【索隱】晉灼曰荔枝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集解】郭璞曰貤猶延也音施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集解】郭璞曰杌搖也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櫧似樝葉冬不落也華氾檘櫨【集解】徐廣曰氾一作楓駰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索也【索隱】古今字林云楓合櫸也郭璞云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攝為舍人曰楓為樹厚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攝平仲木也亦云火橐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為神仙也留落胥餘仁頻并閭【集解】徐廣曰頻一作賓駰案郭璞曰落檬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椶也皮可作索餘未詳【索隱】晉灼曰留闕未詳司馬彪云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裹有膚厚半寸如豬膏裹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頻欆也姚氏云檳一名欆即仁頻也林邑記云樹葉似甘蕉類音賓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欃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索隱】欃音讒皇覽云孔子墓後有欃檀樹也荊州記宜都有香木叢生名為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

癹骫【集解】駰案古委字坑衡閜砢【集解】徐廣曰發音拔駰案郭璞曰骫音委閜音惡可反砢音魯可反【索隱】郭璞云崔錯發骫者播戾相摎也阮衡閜砢者揭孽傾欹貌也垂條扶於落英幡纚【集解】郭璞曰扶於猶扶疏也幡纚偏幡也音灑【索隱】皆飛揚貌也纚音所綺反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索隱】張揖云旖旎猶阿那也瀏莅芔吸【集解】徐廣曰莅音栗【索隱】郭璞云皆林木鼓動之聲劉音留莅如字芔古卉字吸音翕蓋象金石之聲【索隱】金鍾石磬管籥之音【索隱】廣雅云象筦長一尺圍一寸有六孔無底籥謂之笛有七孔一說文云籥三孔籥也柴池茈虒【集解】徐廣曰柴音差虒音斯【索隱】張揖云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茈音差虒音側氏反旋環後宮雜遝累輯【集解】徐廣曰雜一作插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蜼玃飛鸓【集解】徐廣曰蜼音于季反駰案漢書音義曰蜼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玃似獼猴而大飛鸓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額飛也【索隱】郭璞曰鸓鼯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贈遺之遺蠷音誄玄猿猿之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玃音古約反蜼今狖尾端為兩岐天雨便以尾插鼻兩孔郭璞云玃色蒼黑能攫搏人故云玃也蛭蜩蠼蝚【集解】徐廣曰蛭音質駰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蠷猱似獼猴而黃蜩未聞【索隱】張揖云蛭蠷也蜩蟬也蠷猱獼猴也顧氏云蠷音塗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為蠷蠷揉即此也字或作蠷郭璞云蠷非也上已有蜼蠷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為蜩字林云蠷音狄蛭蜩二獸名蟖胡豰蛫【集解】徐廣曰蟖音在康反似猨黑身豰音呼谷反蛫音詭駰案漢書音義曰豰白狐子也【索隱】張揖云蟖胡似獼猴頭上有髮要以後黑郭璞曰豰似䶄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獼猴蛫未聞姚氏案山經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蛫又說文云蛫胡黑身白署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握板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索隱】郭云互經互相經過夭蟜枝格偃蹇杪顛【索隱】夭音妖蟜音杪音彌沼反郭云皆猨猴在樹共戲恣態也夭蟜頻申也於是乎隃絕梁【索隱】張云絕梁斷橋也郭云梁厚石絕水也騰殊榛【索隱】榛仕斤反爾雅云木叢生為榛也殊異也捷垂條【索隱】捷音才業反張云捷特懸垂之條踔稀閒【集解】郭璞曰踔躍踔也許釣反牢落陸離爛曼遠遷【索隱】郭云奔走崩騰狀也顧云言其聚散不常雜亂移徙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

移【正義】說文云庖廚屋鄭玄注周禮云庖言苞也苞裹肉曰苞苴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集解】徐廣曰以玉為飾駰案郭璞曰鏤象山出輿言有雕鏤虯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集解】拖音徒可反張云析毛羽染以五綵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氣靡雲旗【正義】張云畫熊虎於旗似雲氣也前皮軒後道游【集解】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卯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大僕御大將軍驂乘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集解】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處薄夾【索隱】晉灼云扈大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鼓嚴簿縱獠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之鹵簿也駰謂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獠也江河為阹泰山為櫓【集解】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阹音去車反車騎靁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集解】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搏豺狼【正義】搏擊也杜林云豺似狗白色說文云狼爪手熊羆【正義】張云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大於熊黃白色皆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穴而蟄至春而出也足野羊【集解】郭璞曰野羊大如羊千斤手足謂拍蹄殺之蒙鶡蘇【集解】徐廣曰蘇尾也【索隱】孟康云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云鶡似雉鬭死不卻案蒙謂覆而取之以蘇為奇故詩言之以成文耳鶡音曷決疑注云鳥尾為蘇也絝白虎【集解】徐廣曰絝音袴駰案郭璞曰絝[illegible]絝絡之【索隱】張揖云苦白虎之絝也被豳文【集解】郭璞[illegible]皮衣【索隱】輿服志云虎賁騎[illegible]武文單衣[illegible]此斑文也跨野馬【索隱】跨乘之也陵三嵕之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三嵕三成之山下磧歷之坻【集解】郭璞曰磧歷阪名也【正義】坻音遲磧歷淺水中沙石也坻水中高處言獵人下此也徑陵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集解】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弄解豸【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索隱】解音蟹豸音丈姊反格瑕蛤鋋猛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索隱】晉灼曰蝦蛤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鋋小矛也音蟬罥騕褭射封豕【集解】郭璞曰騕褭神馬日行萬里褭音嫋封豕大豬箭不苟害解脰陷腦【索隱】張揖云脰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弓不虛發應聲

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浸潭猶漸冉也漢書作侵淫或作乘輿案節也儵敻遠去【集解】郭璞曰敻音詡盛反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集解】徐廣曰轊音銳一作惠也【正義】轊音衛抱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為羣軼赤電遺光耀【集解】徐廣曰超陵赤電電光不及言去遠也追怪物出宇宙【正義】怪獸謂遊梟飛虡也張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許慎云宙舟輿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彎繁弱【正義】文穎云彎上烏關反也繁弱夏后氏良弓名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滿白羽【正義】文穎云引弓盡箭鏑為滿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射游梟櫟蜚虡【集解】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飛虡鹿頭龍身神獸櫟格也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集解】徐廣曰射準的曰藝仆音赴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飆【正義】飆音必遙反爾雅云謂暴風從下升上故曰飆乘虛無與神俱【正義】張云虛無寥廓與元氣[illegible]高故能出飛鳥之上[illegible]神[illegible]也轔玄鶴亂昆雞【集解】徐廣曰轔音吝【正義】轔音玄鶴二百六十歲則[illegible]色之遒孔鸞促鵕鸃拂鷖鳥捎鳳皇【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遒秦由反[illegible]鳥雞反張[illegible]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彩之鳥名曰鸞鳥也【正義】捎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麟前麟後雞喙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龍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皇捷鵷雛掩焦明【集解】駰案[illegible]明似鳳【索隱】張揖云[illegible]方之鳥也樂汁圖曰[illegible]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正義】[illegible]長喙疏翼員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索隱】郭璞曰襄羊猶彷徉降集乎北紘【集解】郭璞曰紘維也北方之紘曰委羽率乎直指闇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集解】徐[illegible]音支駰案漢書音義曰[illegible]甘泉宮[illegible]觀名也下棠梨【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illegible]宮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正義】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濯鷁牛首【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正義】郭云觀名在昆明南柳市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

得獲【集解】徐廣曰鈐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轔轢【索隱】轔蹸也轢躒也乘騎之所蹂若【集解】徐廣曰蹂音人久反人民之所蹈躪與其窮極倦谻【集解】徐廣曰音劇驚憚慴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索隱】張揖曰臺高上于昊天也張樂乎轇輵之宇【集解】徐廣曰輵音葛【索隱】郭璞云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集解】郭璞曰木貫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集解】徐廣曰一作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集解】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駰案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索隱】張揖曰渝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員三人楚詞云吳謠蔡謳淮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文成顛歌【集解】郭璞曰未聞也【索隱】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會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卽滇字族舉遞奏【集解】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鏜鼞洞心駭耳【集解】郭璞曰鏜鼞鼓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集解】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索隱】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集解】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集解】郭璞云言恣其觀也列女傳曰桀造爛漫之樂靡曼美色於後【索隱】張揖曰靡紐曼澤也韓子曰曼服皓齒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索隱】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絕殊離俗【集解】郭璞曰俗無雙也姣冶嫺都【索隱】郭璞云姣好也都雅也詩云姣人嫽兮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或謂之姣音姣說文曰嫺雅也或作閑漢書本作閑靚莊刻飭便

嬛綽約【集解】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柔橈嬛嬛【集解】徐廣曰音娟柔橈嬛嬛皆骨體耎弱長豔貌也廣雅云嬛嬛容也張揖曰嬛嬛猶婉婉也嫵媚姌嫋【集解】徐廣曰嫋音乃冉反嫋音弱【索隱】埤蒼云嫵媚悅也通俗文云頰輔謂之嫵媚郭璞云姌嫋細弱也小顏云細弱緊謂骨體也抴獨繭之褕袣【集解】徐廣曰袣音曳褕褕【索隱】張揖云袘袖也郭璞曰獨繭繭絲也埤蒼云袘衣長貌也眇閻易以戌削【集解】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戌削言如刻畫作之媥姺徶循【集解】郭璞曰衣服婆娑貌【正義】媥白服反姺音先徶音白結反循音屑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集解】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皓齒以嫭又曰蛾眉笑以的皪音礫也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集解】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緜藐遠視貌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計反藐音邈色授魂與心愉於側【索隱】張揖曰彼色來授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往也悅也二義並通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正義】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采捕所取也虛宮觀而勿仞【正義】仞音刃亦滿也言離宮別館勿令人居上並廢罷也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索隱】六藝云言[illegible]獵[illegible][illegible]遊游六藝而娛驅於仁義之道也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集解】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illegible]會惡也射狸首兼騶虞【集解】駰案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索隱】張揖曰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詩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揜捕也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索隱】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胥

【正義】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賢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音先呂反樂音洛偹容乎禮園【正義】禮所以自偹飾整威儀也翱翔于書圃【正義】尚書所以明帝王君臣之道也述易道【正義】易所以絜靜微妙上辨二儀陰陽中知人事下瞭地理也言田獵乃射訖又歷涉六經之要也放怪獸【索隱】張云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正義】明堂有五帝廟故言清廟王者朝諸侯之處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言天下之人無不受恩惠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漢書作芔然猶歘然也音許貴反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索隱】司馬彪云羨溢也音怡戰反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索隱】抏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酉反超若自失逡巡辟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也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集解】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張揖云蒙故鄱陽令今爲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後以爲牂柯犍爲二郡僰音步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正義】案巴蜀二郡名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集解】駰案漢書日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王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索隱】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爲使而用軍興法制故驚懼蜀人也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籅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字林云籅漉米籅也音一六反纂要云籅漸其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索隱】攝音女頰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索隱】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亟音紀力反亟急也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爲億是小數也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案謂公卿所言也是時邛筰之君長【集解】文穎曰邛者今爲邛都縣筰者今爲定筰縣皆屬越巂郡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爲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爲牂牁也西南謂越巂益州也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索隱】四百石五歲還補大縣令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爲大鴻臚鄧也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案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長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韊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蜀人以爲寵【索隱】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僊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索隱】小顏云尚猶配也本或作當蓋後人改爾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索隱】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耆舊傳謂之斯叟華陽國志云邛都一縣有四部斯叟也除邊關關益斥【索隱】張揖曰斥廣也西至沫若水【索隱】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也有沫水音妹又音末南至牂牁爲徼【索隱】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爲蠻夷界通零關道【集解】徐廣曰越巂有零關縣橋孫水【索隱】韋昭曰爲孫水作橋以通邛都【索隱】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僰道通南中置越巂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筰王首置牂牁郡也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索隱】高祖惠帝高后文孝景孝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韋昭云湛音沉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攘卻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索隱】服虔云夷種也滿字或作蒲也結軌還轅【索隱】張揖云結屈也軌車跡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案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

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包愷音一故反，又音烏。烏者，安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案：常人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流疏河，灑沈贍菑，【集解】徐廣曰：澹，一作灑。【索隱】澹音鹿。菑音災。漢書作灑沈澹災。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澹，安也。沈，深也。澹音徒暫反。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案：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集解】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胈，種也，一作腠，音湊。膚，理也。胈音魃。【索隱】張揖曰：腠，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胈，戚中小毛也。胝音真尸反。莊子云：禹胝無胈，脛不生毛。李頤云：胈，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索隱】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齪，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正義】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己并天為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集解】駰案：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集解】案：浸潯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集解】徐廣曰：盭音戾。【索隱】張揖曰：狠戾之夫也。字或作戾，古戾字。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二方謂西夷邛僰，南夷牂牁夜郎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索隱】逖，遠。言其疏遠者不被閉絕也。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集解】阻深，漢書作曶爽。三蒼云：曶爽，早朝也。曶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集解】徐廣曰：提作禔，音支。說文云：禔，安也。音市支反。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集解】徐廣曰：咸，一作函。駰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案：敞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

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盩厔縣東南三十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爲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索隱】張揖曰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索隱】張揖曰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正義】賁音奔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索隱】廣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索隱】謂所不意而猛獸駭發也犯屬車之清塵【索隱】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集解】案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集解】徐廣曰橛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橛矣【索隱】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橛橛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銜橛而御捍馬是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索隱】張揖曰長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非謂長簷瓦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正義】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

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阤之長阪兮【索隱】陂普何反阤徒何反坌入曾宮之嵯峨【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坌並也【索隱】坌步寸反臨曲江之隑州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索隱】隑音祈隑卽碕字謂曲岸頭也有宮闕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遊原在西北是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集解】徐廣曰谾音力工反【索隱】谾古江反晉灼曰谾音籠古豅字蕭該云谾或作豅長大貌通谷豁兮谽谺【索隱】谽音呼含反谺音呼加反汩淢噏習以永逝兮【索隱】汩于筆反汩淢疾貌也噏音許及反漢書作歙歙然輕舉意也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塕薆兮【索隱】薆音愛謂隱也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索隱】說文云瀨水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容與游戲貌也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敻邈絶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索隱】太玄經云九天謂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嗚呼哀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索隱】百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索隱】張揖曰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之體以大人賦之也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閒【索隱】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非也形容甚臞【集解】徐廣曰臞瘦也【索隱】韋昭曰臞瘠也文子云堯臞瘦音巨俱反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集解】如淳曰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

燿之采旄【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係也係光燿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垂旬始以為幓兮抴彗星而為髾【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葆下以為旒也髾燕尾也提彗星綴著旒以為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索隱】掉音徒弔反橋音居夭反偃蹇高貌攬攙搶以為旌兮【正義】天官書云天攙長四丈末銳天搶長數丈兩頭銳其形類彗也靡屈虹而為綢【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綢韜也以斷虹為旌杠之韜屈撓之貌綢音直留反或音韜【索隱】應劭云屈虹斷虹也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也紅杳眇眩湣闇冥無光也【索隱】蘇林曰眩音炫湣音泯云紅赤色貌杳渺深遠眩湣混合也紅或作虹眇眩湣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索隱】張揖曰据直頸也驕驁縱恣也据音據驕音居召反驁音五到反蠼以連卷【索隱】韋昭曰蠼龍之形貌也蠼音起碧反連卷音輦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赳螑申頸低卬也佁儗不前也【索隱】赳螑張揖曰赳螑牙跳也赳音居幼反螑音許救反摩頭也仡音魚乙反佁音勑吏反儗音魚吏反放散畔岸驤以孱顏【集解】服虔曰馬低頭其口開正方顏也韋昭曰顏音吾板反詩云兩服上驤也注云驤馬是也跮踱輵螛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㚟以梁倚【集解】徐廣曰跮踱乍前乍卻也跮音丑栗反踱音勑略反輵音烏葛反螛音曷怵一作離㚟音他略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怵㚟走也梁倚相著也【索隱】張揖曰跮踱疾行互前卻也輵螛搖目吐舌也跮音褚栗反踱音褚略反輵音遏螛音曷反張揖曰偃蹇卻踞也廣雅曰偃蹇夭矯也韋昭曰㚟音荅略反相如傳云倚㚟遠去㚟袂也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集解】徐廣曰艐音介至也【索隱】蓼音了奡音五到反小顏云叫奡高貌蹋音徒荅反艐音屆三倉云蹋著地孫炎云艐古界字也蔑蒙踊躍騰而狂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趡走也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集解】厲渡也張云飛泉谷也在崑崙山西南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

於瑤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正義】導音引也五帝五時帝太皓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陽【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僊人陵陽子明也【索隱】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僊傳云子明於沛銍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左玄冥而右含雷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含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潏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皆神名也廝征北僑【集解】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仙【索隱】應劭曰廝役也張揖曰征王子喬也漢書郊祀志作正伯僑此當是別人恐非王子僑也而役羨門兮【正義】張云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屬岐伯使尚方【集解】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駰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驚而蹕御兮【正義】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清氛氣也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集解】綷音祖內反淳曰若有五綵也使句芒其將行兮【正義】張云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九疑山零陵營道縣舜所葬處紛湛湛其差錯兮【正義】湛音徒感反雜遝膠葛以方馳【索隱】廣雅云膠葛驅馳也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正義】衝音昌勇反蓯音息冗反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集解】徐廣曰壇音坦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嵬磈【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辭曰贊鬼谷於北辰【正義】堀口骨反礨力罪反嵬烏迴反磈音回張云堀礨嵬磈不平也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顏云五色之河也仙云紫碧絳青黃之河也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岳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流入海阿耨達山一名崑崙山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杭絕浮渚而涉流沙【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渡也浮渚流沙中渚也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極蔥領山也在西域中使靈

媧鼓瑟而舞馮夷【集解】徐廣曰媧一作貽駰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正義】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河漕以庚日好漕死人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正義】應云屏翳天神使也韋云雷師也誅風伯【正義】張云風伯字飛廉而刑雨師【正義】沙州有雨師祠西望崑崙之軋【正義】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魏昭成帝建國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恆河出其南吐師子口經天竺入達山嬀水今名為濁海出書於西河北隔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海黃河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濫澤潛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集解】駰案三危山名也【正義】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排閶闔而入帝宮兮【正義】韋昭云閶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舒閬風而搖集兮【正義】張云閬風在崑崙閶闔之中楚辭云登閬風而緤馬也亢烏騰而一止【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正義】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集解】徐廣曰皬音下沃反【索隱】皬音鶴【正義】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皬然白首石城金穴居兵中戴勝而穴處兮【集解】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顏云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正義】張云三足烏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集解】徐廣曰嘰音祈小食也駰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集解】徐廣曰嬐音蠍【索隱】漢書嬐作濦襟仰也音禁嬐音魚錦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張云豐崇雲師也

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崇乃出以將雨接豐崇將雲雨故云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正義】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有而獨存【集解】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集解】徐廣曰撰一作選【索隱】文穎曰撰數也率邇者踵武【集解】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近世之遺迹【索隱】言循覽近代之事則踵路者可知也逖聽者風聲【集解】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索隱】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胡廣曰紛綸亂也淪沒也葳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賦大招號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索隱】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集解】徐廣曰若順也駰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集解】徐廣曰郅蓋字誤皇

前趨日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郢字宜為程乎或為郢北地有郁
郢縣也大也音贊駰案漢書音義曰郢至也爰於及也郢大也盛也樊光云郢可見之大也徐及皇
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越成駰案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
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大平之道於是成矣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之大行也
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駰案韋昭曰無惡聲
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
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
冠于二后駰案漢書音義曰繈緥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
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駰案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
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韋昭曰漢德逢涌如泉原
也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文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沕
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徐廣曰尃音布上暢九垓下
泝八埏徐廣曰音衍駰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
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
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駰案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闊廣
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晳駰案
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
曰面向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駰案漢書音義
曰徼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導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導瑞禾也駰
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鄭德云導擇也說文嘉禾一名導字林云禾一莖六
穗謂之導也犧雙觡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駰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觡角
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
曰一作放龜駰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翠黃乘龍於沼駰案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下來余

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
兩角也鬼神接靈圉賓於閑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爽通接故靈圉為賓
旅於閑館矣郭璞曰靈圉仙人名也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
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
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微夫斯之為符
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駰案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
太山封禪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駰案漢書音義曰
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
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駰案
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讓憓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
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徐廣曰不但初覩符一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
云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
況榮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案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
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並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摯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
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人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
之君揆其榮而相比況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義為愜然其文
云蓋詞義與實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上誤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
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陛下
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駰案韋昭曰挈缺也
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徐氏云挈猶垂非也應劭挈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
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
闇珍符固不可辭駰案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太山之
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案幾音冀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
屈駰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說者尚何稱

於後【集解】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業盛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並時而榮貴盛有濟世之勵而屈者謂言抑屈總不封禪使說者尚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集解】文穎云越踰也不為苟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款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勤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集解】徐廣曰錯音厝駰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用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集解】徐廣曰校一作狡狡猶拂也音廢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將襲舊六為七【索隱】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為七也攄之無窮【集解】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敘也【索隱】廣雅云攄張舒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胡廣曰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案謂用此封禪也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集解】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案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集解】徐廣曰何所畜邪畜嘉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集解】徐廣曰古布字作尃【索隱】胡廣曰氾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遍布散無所不濩也萬物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索隱】韋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小顏云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索隱】案般般文彩之貌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集解】徐廣曰旼音旻和貌也能一作熊駰案漢書音義曰旻和睦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集解】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虞氏以興【集解】文穎曰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索隱】詩人云麀鹿濯濯注云濯濯嬉遊也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胡廣曰宛宛屈伸也采色炫燿熿炳煇煌【集解】徐廣曰熿音晃煇音魂正陽顯見覺寤黎烝【集解】文穎云正陽陽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索隱】如淳曰書傳所載接其此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集解】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駰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諭以封巒【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集解】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嵩高也在洛川陽城縣西北二十二里封于太山【正義】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至梁父禪肅然【集解】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阯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集解】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集解】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索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易本隱以之顯【集解】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索隱】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

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索隱以之明顯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illegible]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illegible]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illegible]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illegible]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肆云小雅譏己得失及之於上也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貲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吒上林非侈駟馬還邛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史記卷一百十七

史記卷一百十七考證

司馬相如列傳名曰雲夢索隱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〇臣照按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在孫叔敖前有此澤非激沮水明矣

芷若射干〇考要曰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上云雉鵝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蘪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赤猿蠷蝚犀象野牛窮奇獌狿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欂櫨豫章正義案溫活人云〇臣世駿按活人書名即本草也溫字疑衍

右以湯谷爲界正義言右者北向天子也〇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齊東而云右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北向天子亦無據劉奉世漢書刊誤亦云右當爲左

秋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郭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〇今本山海經注無上有田三字亦有國者海外東經又有青口國也

葴橙若蓀〇焦氏筆乘曰葴橙李善本作葴持葴音針乃馬藍又作寒漿即蘵漿善本蓋誤以漿作持也發揮曰葴持缺故詳具之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賈逵云賓伏也〇徐孚遠曰賈說非也謂以賓見諸侯之禮接之

其爲禰也不亦難矣〇顧炎武曰衍亦字

遊聽者風聲索隱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〇凌稚隆曰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謬

䆃一莖大穗於庖集解徐廣曰䆃瑞禾也駰案漢書音義曰䆃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鄭德云䆃擇也說文嘉禾一名䆃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䆃也〇楊慎曰徐楚金云䆃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禾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傅會之耳

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〇王若虛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困學紀聞曰江氏案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史記卷一百十七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索隱】悔不理厲王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集解】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索隱】漢書作褎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令從者魏敬剄之【正義】剄古鼎反剄謂刺剄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集解】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輂音己足反反谷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集解】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集解】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爲大夫名但者也【索隱】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集解】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集解】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諡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

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索隱】蕑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蕑忌字音亦同【正義】謀殺閒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大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謾讀音慢謾誑也實葬肥陵詐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集解】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集解】文穎曰忌蕑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集解】徐廣曰嚴道有邛僰九折阪又有郵置駰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正義】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案樂彥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

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閒，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索隱】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從城陽王王淮南故地，【集解】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索隱】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

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illegible]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叄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illegible]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illegible]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父。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illegible]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illegible]徐廣曰：詗，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illegible][illegible]鄧展曰：詗，捕也。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illegible]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illegible]徐廣曰：一云殿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illegible]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illegible]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illegible]言屏斥免郎中令，宜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illegible]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illegible]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illegible]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illegible]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

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靁被事耳王自度無何【集解】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靁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集解】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索隱】案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集解】蘇林云輿猶盡載之意【索隱】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集解】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闕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

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集解】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煑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水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集解】徐廣曰在梁碭之閒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集解】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集解】如淳曰不以爲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集解】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集解】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闢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

子孫無遺類【集解】徐廣曰一作噍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一言字駰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二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集解】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索隱】案知猶解也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集解】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集解】駰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先要成皋之口【正義】成皋城在河南汜水縣東南二里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正義】轘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即成皋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集解】徐廣曰大鐮謂之劃音五哀反或是鐖乎【索隱】劉氏鐖音吾裹反鑿音自各反又鐖鄒音機鐮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索隱】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集解】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耐古耐字與髡鬢膚之意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集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集解】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集解】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集解】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集解】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

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redacted]徐廣曰在江夏[redacted]案蘇林曰下雉縣名[redacted]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redacted]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redacted]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redacted]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redacted]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redacted]徐廣曰諸都座就丞相共議也[redacted]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redacted]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redacted]蘇林曰以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redacted]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redacted]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redacted]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衞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redacted]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redacted]徐廣曰密謀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

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駰案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幷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幷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鏃矢（徐廣曰輣車戰車也音扶萌反 救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幷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嬴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按漢書表司馬安也）大行息（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輣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詗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卷一百十八考證

淮南衡山列傳廷尉臣賀○臣照按漢百官公卿表張釋之以孝文三年爲廷尉甚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不知何人疑有訛字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亦使尚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功臣表蟲作蠱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徒人不敢郊也○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置散也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振西京賦作侲

尉佗知中國勢極止王不來○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佗始自爲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殺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爲箕子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集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徐孚遠曰周殺陳定皆著姓名緩不得獨去姓樓緩當是與古人姓名同也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闕文疑秦地二字之誤

產五十萬以上者○一本產上有家字

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臣照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自殺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屬元朔六年故只作四十二年乎否則二字狩字誤

信哉是也○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史記卷一百十八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索隱】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集解】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楚民俗好庳車，【索隱】庳，下也。音婢。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集解】駰案：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贄為相，【索隱】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云事昭君，亦無徐贄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賈音價。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集解】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索隱】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集解】駰案：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傳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珮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

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
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
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illegible]獄官也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
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
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
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
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
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illegible]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
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
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
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愆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史記卷一百十九

史記卷一百十九考證

循吏列傳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莖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史記卷一百十九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集解】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集解】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據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集解】應劭曰傅柏梁人爲孝王將素伉直【索隱】傅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集解】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集解】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集解】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集解】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踰音庾案漢書作瘉瘉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集解】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集解】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集解】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

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
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
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
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
決讞以幸【索隱】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
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詆音丁禮反
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
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
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
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
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
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
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
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
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
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
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
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
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
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
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
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索隱】貰音時夜反貰賒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
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
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
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
黯請閒見高門【集解】如淳曰按三輔黃圖云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
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
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
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
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
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
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集解】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陛下
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
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
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
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
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
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
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今猶卽今也謂今日後卽召君顧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
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
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集解】如淳曰舞猶弄也內

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illegible]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illegible]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假宏[illegible]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illegible]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illegible]駰案：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illegible]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illegible]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閒靜可以請賓客。」[illegible]置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illegible]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illegible]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illegible]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僦人。僦人蓄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辜者」。[illegible]僦音即就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貰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榷，榷者獨也，言國家獨榷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illegible]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

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illegible]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illegible]徐廣曰：「邽一作邦。」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史記卷一百二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汲鄭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爲一句．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illegible]姚承云儒謂博士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illegible]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illegible]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illegible]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illegible]徐廣曰錄一作緣）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illegible]案子夏爲魏文侯師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爲卿餘則未聞也）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illegible]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illegible]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illegible]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illegible]今汾州）子貢終於齊（[illegible]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illegible]顏云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愍儒鄉溫陽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傳以秦阬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illegible]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illegible]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illegible]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illegible]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illegible]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illegible]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申轅姓培固名）

公生其虞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毋音無。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集解】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索隱】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索隱】案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索隱】校，教也，可教道藝也。殷曰序，【索隱】序，舒也，言舒禮教。周曰庠。【索隱】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上音時爾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集解】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索隱】案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集解】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括地志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辟雍。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集解】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集解】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

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集解】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集解】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索隱】鄒。案：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集解】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索隱】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集解】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集解】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索隱】案：漢書曰名嬰。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集解】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索隱】謂兒寬家貧爲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炊烹爲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案孔臧與安國云舊書潛於壁室欻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讎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索隱】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單音善單姓次名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集解】徐廣曰山陽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鉤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集解】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索隱】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集解】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案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爲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集解】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

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
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
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
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
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
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集解】
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
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
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
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
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
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
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
太后怒罵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駰
謂比儒生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
以律令比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尚書○臣照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
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
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
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
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
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
家書則又是安國祖藏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駰案漢書音義曰觚方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爲朴(應劭云削彫爲璞也晉灼云斲弊也斲理彫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楊唐初改爲洪洞以故洪洞鎮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駰案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癇病也荀悅音閑瞯氏劉氏音並同)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illegible][illegible]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

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案韋昭曰言匈也【正義】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曰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集解】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正義】數音所主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集解】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正義】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釱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正義】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集解】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索隱】案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索隱】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集解】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憑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集解】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音胎故斄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漢斄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索隱】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索隱】案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集解】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集解】徐廣曰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集解】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集解】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集解】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集解】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索隱】案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

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illegible]蘇林曰拘刻也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illegible]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illegible]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illegible]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illegible]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illegible]傅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illegible]李奇曰亭平也[illegible]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illegible]韋昭曰在板絜[illegible]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奏事卽譴湯應謝（[illegible]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illegible]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illegible]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卽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罪常釋聞（[illegible]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駰案贊曰謂常見原）卽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illegible]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寘輕平也）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illegible]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illegible]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illegible]緡音岷緡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鉏豪彊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illegible]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

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集解】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集解】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集解】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索隱】案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索隱】案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湯與田信為之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言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集解】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

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集解】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集解】李奇音吁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索隱】案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索隱】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正義】蘊音慍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爲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集解】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索隱】案漢書音義曰隸附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集解】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索隱】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預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集解】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集解】徐廣曰嗛音銜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集解】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索隱】謂求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索隱】案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正義】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集解】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爲姦【集解】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

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求，[redacted]黎音犂。黎，比也。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redacted]徐廣曰：有殘刻之名。[redacted]按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redacted]徐廣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redacted]茌音士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摰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redacted]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贖爲庶人。[redacted]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redacted]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redacted]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redacted]缿，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redacted]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redacted]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redacted]駰案：焄音熏。[redacted]案焄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redacted]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redacted]漢書元封二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redacted]駰案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

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集解】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匿不發覺之法【索隱】服虔云沈韋昭曰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集解】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集解】百官表云太僕屬官有大廄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集解】駰案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正義】今岐州郿縣北漢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正義】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索隱】地名也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集解】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將士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集解】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索隱】次至也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集解】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集解】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集解】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

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者足以爲戒，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推音直追反減作咸是也謂推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蝮音蝮蛇屬鷙音至鷹屬以言奇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圜禁暴不止姦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臣照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即田甲乎。

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猾民佐吏爲理也。○臣照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給公務以自效辭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把持官吏也。

失之旁郡國黎來。○凌稚隆曰黎來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臣照按遷身被腐刑受酷吏之害又諸酷吏皆武帝意所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非正辭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并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正義】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宛音苑又於袁反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索隱】氏音支按在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閒是也以其頭為飲器，【集解】韋昭曰飲器椑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索隱】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單于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更經也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從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甘或其姓號也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索隱】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抵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于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集解】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夏而居，【集解】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正義】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于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于文字為疏者也留歲餘，還，並南山，【索隱】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正義】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集解】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正義】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寶眾月氏馬眾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

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illegible]】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illegible]】扜罙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罙也則拘彌寘扜罙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illegible]】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illegible]】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illegible]】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illegible]】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illegible]】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illegible]】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illegible]】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四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大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illegible]】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illegible]】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嬀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illegible]】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illegible]】案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illegible]】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illegible]】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之及五色水晶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鳥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汙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續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為獸所食其臍

寘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植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索隱】漢書作犂軒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唯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漢書云條枝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鶤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集解】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正義】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集解】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索隱】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毗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卽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伽河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溼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驢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欽見佛即刻牛頭栴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閭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北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集解】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

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illegible]言重重九遞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illegible]犍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illegible]徐廣曰屬漢嘉[illegible]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illegible]茂州向州等冄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僰[illegible]僰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illegible]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illegible]韋昭云筰縣屬越巂音附案南越破後殺筰侯作筰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筰縣[illegible]氐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筰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巂昆明[illegible]巂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illegible]徐廣曰一作城[illegible]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有滇越越巂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巂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illegible]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illegible]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衞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好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illegible]漢書父名難兜靡爲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illegible]徐廣曰讀嗛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急銜之史記亦作嗛字[illegible]嗛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

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集解】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集解】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案謂西域險阸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集解】如淳曰實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諭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集解】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索隱】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集解】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集解】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初郡謂越巂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衞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

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集解】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集解】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集解】徐廣曰恢亦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集解】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集解】徐廣曰為中郎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集解】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集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索隱】案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

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索隱】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爲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集解】瓚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䰇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集解】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索隱】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遂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草【集解】服虔曰水名鹽澤也【索隱】孔文祥云鹽水中如淳曰道從外水中言水中無波而致風波數敗一千也三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西州以東道路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人行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蓋魑魅魍魎也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集解】如淳曰罵詈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集解】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索隱】哆音昌者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

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集解】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集解】晉灼曰易輕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集解】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集解】音讁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讁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

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集解】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

居軍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軍軍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集解】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索隱】闕案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集解】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折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集解】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集解】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集解】鄧展曰漢以窮河源于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于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于崑崙也【索隱】惡音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寘于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于冢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寘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並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據信耳而荀悅作放効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跡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大宛列傳爲發導驛抵康居○淩稚隆曰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旣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爲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俾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臣照按兩空字或作穴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穴字耳水穴猶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redacted]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redacted]言文之微小人以謂知碎苛法亂政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redacted]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redacted]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redacted]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redacted]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redacted]莊子云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弦歌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redacted]厭飽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redacted]阨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redacted]徐廣曰在廣川[redacted]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redacted]已音以饗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redacted]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redacted]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redacted]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illegible]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redacted]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騶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幷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redacted]施音以豉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redacted]扞卸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之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

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集解】徐廣曰音劬駰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軥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髠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索隱】瞯音閑案為郅都所誅陳周庸陳國人【索隱】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集解】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守穎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索隱】代代郟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白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郟陝音失冉反郟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漢書云河內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集解】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集解】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集解】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集解】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集解】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

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集解】如淳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案訾不滿三百萬己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集解】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縣也身至臨晉【正義】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集解】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集解】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集解】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集解】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惟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藉藉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游俠列傳○臣照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霍觀佞幸傳之闕入衛霍可見此言儒不如俠其所爲儒卽指公孫董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不達其旨矣

俠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徒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有丁曰按此卽上文竊其利者爲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臣照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集解】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索隱】籍閎皆名也孺訓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許慎云鵕鸃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帶鵕鸃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鵕鸃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隱】傅音附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集解】徐廣曰後屬犍為以濯船為黃頭郎【集解】徐廣曰著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濯音棹遲教反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裻音篤裻衫襦之橫者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隱】覺音教【正義】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漢書云上鄧猶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正義】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索隱】唶音任格反吮音仕兗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慚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集解】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正義】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沒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正義】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正義】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集解】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頹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

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嗛嫣。（【集解】徐廣曰嗛謂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集解】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或曰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集解】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寖與中人亂，（【集解】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鵔入侍，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佞幸列傳文帝說焉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說之○臣照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之辭索隱誤增之也

文帝崩景帝立○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錄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髡音苦魂反。贅婿，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喜音許既反。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索隱】案：謂為田求福禳。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集解】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集解】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索隱】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汙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𩯭，【集解】徐廣曰：帣，收衣褎也。褎，袂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小。𩯭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帣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索隱】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集解】徐廣曰：眙，吐甑反，直視貌。【索隱】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甑反，又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集解】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以髡為諸侯主客【索隱】今鴻臚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楩楓豫章為題湊【集解】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楩頻緜反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索隱】案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正義】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椁【索隱】皇覽亦說此事以壠竈為竈突也銅歷為棺【索隱】歷即釜鬲也齎以薑棗【正義】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也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正義】皇覽云火送之者端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集解】案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集解】徐廣曰在固始【正義】今光州固始縣本寢邱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邱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奪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御覽反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

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illegible]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常養帝[illegible]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illegible]謂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illegible]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爲非也是又非也[illegible]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滄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illegible]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卽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illegible]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illegible]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illegible]案謂朔設詞對之卽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

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下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索隱】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

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虞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集解】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集解】徐廣曰衛青傳云甯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

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
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
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集解】徐廣曰音
瓜一音蝸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
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集解】徐廣曰東郭先
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
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
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
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
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
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
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
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
髡獻鵠於楚【索隱】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
擇獻鵠于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
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
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
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
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
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
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
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
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
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
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

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
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
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
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
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今青州令無盜賊君
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
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
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
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
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
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
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
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
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
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正義】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
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正義】河伯
華陰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于河中流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
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
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
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
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
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
啼厚繒也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
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
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

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三【索隱】老亭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爲筆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懸在虡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屢側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絶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索隱】案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仰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擇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會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絶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絶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

哉方朔三章紀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黄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爲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蓋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裔也季主見列仙傳 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 漢官儀五日一假洗沐也 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 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俛為敬 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 音烏故反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 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 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 疵音貲 孅趨而言 孅音纖孅趨猶足恭也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

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適音釋猶調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索隱】奉音扶用反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集解】徐廣曰式音栻【索隱】按式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卜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索隱】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

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集解】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集解】徐廣曰音所【索隱】案離騷經云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正義】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糈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集解】徐廣曰曾

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而夭其身。言宋忠、賈誼皆務華絕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日者列傳。○菱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劉辰翁云。觀其辨肆譏訕。亦豈褚生所能。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有太卜。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來。即有之矣。索隱說迂。

此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臣照按若卜而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古之人豈傷天理絕人命若是。索隱之說謬矣。蓋言生子必視其時日。占其吉凶。其後亦俱有應云爾。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陋略無可取【正義】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集解】徐廣曰一作華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絶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閒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集解】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集解】徐廣曰摓音逢一作達【索隱】摓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摓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集解】駰案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集解】駰案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詬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悖音倍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集解】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集解】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

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正義】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 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擣音逐留反擣蓍即藂蓍擣古擣字 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集解】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篝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 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集解】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 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蠪伏之。【集解】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蠪龍屬也音決【索隱】蚗當為蛟蠪音龍注音決誤也 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集解】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索隱】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 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 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文書曰：甲子重光，【集解】徐廣曰子一作于 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集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 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集解】徐廣曰一孤反 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索隱】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譺白蛇蟠杅此林中也譺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恆譺然也 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譙酒佗髮，【集解】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佗音徒我反謂被髮也 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

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illegible]且音子余反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illegible]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illegible]徐廣曰式音栻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illegible]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illegible]漢天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illegible]案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

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

風而揚埃螟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集解】徐廣曰：誕一作譴，音土和反。誕音由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悤悤疾疾【集解】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集解】說文：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孽。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集解】徐廣曰：音憂。耰，覆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集解】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集解】說文云：圜者謂之囷，方者謂之京。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集解】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集解】徐廣曰：鐫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索隱】案：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集解】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筯，為羹連。或云箸櫃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

[illegible]者鈇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集解】駰案胻音衡胻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illegible]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集解】徐廣曰兢一作兢[illegible]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集解】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集解】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illegible]涫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衞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集解】駰案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illegible]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

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illegible]蓋欲神之以謝天之寶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illegible]音瘡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集解】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集解】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衞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集解】駰案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蠭門

射法也。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索隱】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正義】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螣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集解】郭璞曰：螣，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索隱】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駰案：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即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即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集解】徐廣曰：一云爲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義】言爲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爲十二月者，二十八宿龜也。十二月　十一月【集解】駰案：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　首仰【正義】謂兆首仰起。足開　肣開【正義】音琴肣。謂兆足斂也。首俛大【正義】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　橫吉　首俛大【正義】謂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正義】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正義】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爲祖。【集解】徐廣曰：一作視。【正義】祖，法也。言以爲常法也。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集解】徐廣曰：一作十一。【正義】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新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言卜不中，以土爲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𥠖黃，【正義】粱，米也。卵，雞子也。𥠖，龜木也。音大第之第。言燒荊枝更遞而灼，故有𥠖名。一音梯，言灼之以齋，知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粱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𥠖音題。𥠖，焦也。言以粱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集解】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集解】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正義】尊神龜而爲之作號。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箣，【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數音所具反。箣音近策，或箣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攷，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集解】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

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集解】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

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繫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繫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繫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繫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繫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繫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繫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繫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繫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内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龜策列傳○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訛元公爲元王

魚者豫且○莊子作余且

教爲象郎○集解許慎曰象牙郎○滕子龍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圖之象郎知定是室也

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殷本紀作武乙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索隱】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集解】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正義】穀音谷構反穀木名皮可為紙纑山中紵可以為布音盧紵音竹今山間野紵亦作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正義】南子二音薑桂金錫連【集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正義】龍門山在絳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正義】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有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慈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正義】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正義】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正義】辟音闢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正義】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集解】徐廣曰潟音昔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正義】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索隱】管子云輕重錢也夫給民有輕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集解】徐

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正義】五行不說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正義】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為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正義】貨物久停息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正義】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賤必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集解】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扁音篇又音符殄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國語云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正義】括地志云卽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陰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索隱】服虔云陶今定陶也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逐時居貨【索隱】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正義】按謂擇人而任人不貧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集解】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集解】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厭饜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正義】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正義】貯律二音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集解】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

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閒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正義】盬音古按周禮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盬盬謂出鹽直用不鍊也一說云盬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煑水為鹽也【正義】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畦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雨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鹽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赤白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塊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集解】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漢書作贏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正義】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名也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集解】徐廣曰間一作新不以公正謂之新也獻遺戎王【正義】謂畜牧及至眾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正義】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集解】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集解】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集解】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索隱】音子兒反言貲財眾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重音逐龍反重者難也長言不敢為姦邪【正義】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集解】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集解】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櫟音藥即櫟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集解】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集解】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集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言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綰轂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鮮音尠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要音腰言要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集解】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皆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種之勇反種在恆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集解】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掾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集解】晉灼曰懻音冀忮音堅瓚曰懻音冀今以北土名彊直為懻中也【索隱】懻音冀忮音寘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奇音羈羨音羊戰反

奇羨謂時有餘衍也。其民羯羠不均，【集解】徐廣曰：羠音兕，一音四几反，皆健羊名。【索隱】羯音己紇反，羠音慈紀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椽音逐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溫、軹西賈上黨，【正義】澤、潞等州也。北賈趙、中山。【索隱】溫、軹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洺州及定州。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索隱】晉灼曰：言地薄人眾，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懁急，【集解】徐廣曰：懁，急也，音絹。一作懁，一作惠。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椎，即椎殺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集解】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集解】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集解】徐廣曰：跕音帖。張晏曰：跕屣也。瓚曰：躡跟為跕也。【索隱】屣音所綺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正義】洺水本名漳水，邯鄲在其地。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集解】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集解】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劉氏踔音卓，一音勑教反。亦遠驕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索隱】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鄰一作臨。臨者亦卻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綰者，綰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卻背之也。【正義】番音潘。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集解】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之風也。其中具五民。【集解】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索隱】齪音初角反，又音側斷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集解】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集解】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正義】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集解】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正義】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集解】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集解】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集解】徐廣曰：在濟陰。【正義】雷澤在雷澤縣西[illegible]也。湯止于亳。【集解】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故城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荊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集解】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集解】徐廣曰：皆在下邳。【索隱】取音秋，慮音閭。【正義】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矜己諾。【正義】己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州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朐，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之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集解】徐廣曰：都邾，縣屬江夏。【正義】故邾城在黃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正義】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

南【集解】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按徐說非丹陽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正義】今洪州也長沙【正義】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集解】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集解】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索隱】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集解】應劭曰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九疑【集解】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正義】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正義】潘虞二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集解】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集解】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集解】徐廣曰按漢中亦作徇字【索隱】鄖音雲【正義】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為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郇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正義】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池鹽領南沙北【正義】謂沙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集解】徐廣曰乃遘反除草也【正義】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果隋【集解】駰案徐廣曰地理志作蓏【索隱】隋音徒火反蓏音郎果反蠃蛤【正義】隋今為揣音同上古少字也蠃力和反果揣猶搖蠡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鱉民冬採捕積聚搖蠡包裹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蓏嬴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足【正義】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集解】徐廣曰音紫呰窳苟且墮懶之謂也駰案應劭曰呰弱也晉灼曰窳病也【索隱】窳音庾【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嬴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嬴蜯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偷生無積聚【正義】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illegible]貪賈歸者取[illegible]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集解】徐廣曰騖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集解】徐廣曰揄音臾躧一作跕跕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正義】田鳥反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

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抵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索隱】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正義】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正義】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噭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集解】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集解】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陂音詖。漢書作「波」，音同。【正義】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索隱】漢書作「千章之萩」。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萩，梓木也，可以為轅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集解】徐廣曰：大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集解】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集解】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駰案：韋昭曰：畦猶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集解】徐廣曰：會聚食。【索隱】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索隱】言少有錢財，則鬭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索隱】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索隱】釀千瓮。醯醋云酒酤。醯醬千瓨，【集解】徐廣曰：長頸罌。【索隱】瓨音開江反。醬千甔，【集解】徐廣曰：大罌缶。【索隱】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罌。石罌受一石，故云儋石。音都濫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集解】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稾千車，船長千丈，【索隱】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集解】徐廣曰：古賀反。【索隱】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集解】徐廣曰：馬車也。【索隱】軺音遙。說文云：軺，小車也。牛車千兩，【索隱】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髤者千枚，【集解】徐廣曰：髤音休，漆也。【索隱】顏云：以漆物謂之髤。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髤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髤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集解】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集解】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駰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躈千，【集解】徐廣曰：躈，苦弔反，馬八髎。音料。【索隱】埤蒼云：尻骨謂八髎。一曰夜蹄。小顏云：躈，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足。若顏亂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躈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集解】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索隱】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荅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集解】徐廣曰：或作合。

器名有瓵孫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瓵音貽鮐鮆千斤，【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薺鮆魚與鮐魚也【索隱】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海魚也鮆音齊禮反刀魚也鯫千石，鮑千鈞，【集解】徐廣曰鮿音輒膊魚也【索隱】鯫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鮆以斤論鮑鯫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鯫鮑是雜者也徐云鮿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為鮿謂之膊關者也此亦大魚為之也棗栗千石者三之，【索隱】謂三千石也言棗栗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鼦【索隱】音彫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索隱】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集解】徐廣曰駔音祖郎反駔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儈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索隱】率音律佗雜業不中什二，【索隱】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實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集解】徐廣曰卓一作綽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集解】徐廣曰屬廣漢【正義】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正義】汶音岷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索隱】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也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入漢江非漢中之漢江也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集解】韋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索隱】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貴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譽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悋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集解】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索隱】刁丁遙反姓名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索隱】師史人姓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也【正義】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宮名在昆池西也為督道倉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集解】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集解】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索隱】音價

也。

任氏獨取貴善。【索隱】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索隱】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正義】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開斥塞而致此。賣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齎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物云齎。周禮注齎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索隱】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集解】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集解】徐廣曰：異，一作緻，又作斂。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集解】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富為州中之第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集解】漢書桓作稽。【索隱】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索隱】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集解】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集解】徐廣曰：洒，或作細。【索隱】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洒音先禮反。削，作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嬴。白圭富國，計然籌兵。倮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貨殖列傳○臣照按遷史以貨殖傳終所以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至漢武之世而蕩然無遺蓋傷之也末以非也二字作結彰彰可見而後儒猶謂馬遷重貨殖而薄仁義寧得稱知言哉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求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以徵爲求謬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天下壤壤○凌稚隆曰按壤壤穰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計然之策七○越絶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之陶○臣照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爲曹州濟陽縣又以爲在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定陶縣則曹州近之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歟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卤取帛絮與之食○卤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繭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卤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臣世駿按西下宜有北字

以故呰窳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嬴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嬴蛖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徐孚遠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嬴弱病足之說非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踆○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蹲字應作踆矣又正義引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安上水經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爲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盡椎埋去就○顧炎武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史記卷一百三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集解】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火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曜敦大光爍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曜于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集解】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括地志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索隱】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司馬夏官司勳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惑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集解】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正義】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索隱】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索隱】何法盛晉書及晉諱王司馬無忌司馬氏係本皆云名凱以傳劍論顯【集解】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索隱】服虔

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如名也蒯聵其後也【索隱】五怪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聵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集解】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集解】徐廣曰一作靳【索隱】錯音七各反靳音紀臺反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集解】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葬於華池【集解】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按晉諸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聵生昭頊昭頊生憲憲生卬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集解】漢書云項羽封卬為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漢書作毋擇並音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集解】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為太史公【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後人不曉誤以在丞相上耳【正義】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為長乃書談及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瓚及韋昭桓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集解】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集解】徐廣曰菑川人習道論於黃子【集解】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illegible]布內反。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illegible]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illegible]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者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illegible]徐廣曰：一作「祥」。駰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illegible]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為疎。[illegible]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illegible]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畏忌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illegible]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illegible]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illegible]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被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illegible]贍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illegible]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illegible]如淳云：不尚賢，絀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illegible]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illegible]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illegible]屈蓋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illegible]韋昭云：采椽，櫟榱也。[illegible]採取為椽，不刮削也。[illegible]食土簋，[illegible]徐廣曰：一作「溜」。駰按：服虔曰：土簋，土[illegible]汁器。啜土刑，糲粱之食。[illegible]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糲也。[illegible]服虔曰：糲，麤米也。三蒼云：粱，好粟也。[illegible]顏云：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麤米也。脫粟也。粱，粟也。謂食脫粟之飯也。藜藿之羹。[illegible]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illegible]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illegible]按：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illegible]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繳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illegible]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illegible]無為者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illegible]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illegible]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為本，以

因循爲用【正義】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集解】韋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正義】因時之物成法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因其萬物之形成度實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言聖人教跡不朽，識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言因百姓之心，以教惟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集解】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索隱】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混，胡本反。混混者，元氣神著之貌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集解】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集解】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卽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河之北，山之南也。按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集解】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索隱】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括地志云：石簣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卽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填，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御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岳岩岩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脈。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卽此穴也。闚九疑，【正義】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採遺失。【正義】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正義】沅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汶、泗，【正義】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歷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鄒，縣名。嶧，山名。嶧山在鄒縣北二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戹困鄱、薛、彭城，【集解】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鄱音皮。鄒、鄱、薛三縣屬魯。【索隱】鄱本音蕃。案：白褒魯記云：靈帝末，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鄱，鄱皮聲相近，後輒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翻國也，音皮。【正義】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集解】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駰案：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正義】與音預。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集解】駰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

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集解】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集解】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索隱】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按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集解】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駰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正義】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漢書讓作攘晉灼云此古讓字言且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索隱】案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集解】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集解】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集解】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集解】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索隱】詿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案弒君亡國及奔走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集解】徐廣曰一云差以毫氂一云繆以千里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正義】其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集解】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索隱】顏云為臣下所干犯也一云違犯禮義臣

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集解】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集解】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索隱】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集解】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爲寇害。【索隱】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索隱】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索隱】太史公擧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雖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集解】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索隱】卽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集解】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爲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爲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集解】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台音怡，悅也。或音胎，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正義】音薛也。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豪卽崤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穆公封崤山軍旅之尸。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集解】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鍾鐻」也。【索隱】鐻音巨。鐻，鍾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霣．音殞．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為百姓所說．案此贊本韻．則怡懌為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洞是洞達．意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敝義依霍．庶幾云已．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助語之辭．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彊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即古來也．言此樂書以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黃帝有阪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太公孫吳

王子【集解】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
翲忽【索隱】案忽者總文之徽也翲者輕也言律曆翲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翲恐也衍字耳【正義】
翲匹遙反今音匹紹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曆相治之間不容此微細之物
也。五家之文怫異【索隱】怫音悖一音扶物反怫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名
相悖異不同也【正義】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曆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爲是故遷
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集解】徐廣曰論一作
編。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
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集解】徐廣曰一云答應。用用則萬靈罔
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
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幷兼茲【索隱】
玩音五宮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
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
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
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集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索隱】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
申呂雖衰也【正義】肖音痟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痟微故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
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集解】徐廣曰繆錯也一云纏結
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繆綢爲權謀於幽昧不明者
也【正義】繆音武彪反言呂尚綢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集解】

駰案番音婆毛萇云番番威勇武貌也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爰饗營丘不背
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
解亡【集解】徐廣曰闞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
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
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
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
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
乃成禍亂【索隱】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
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
度【索隱】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
以宗彊【索隱】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嘉仲悔過【索隱】
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
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
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
衞傾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
彊衞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衞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
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
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
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集解】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剔音逷。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秏。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黿鱓與處，（黿音元，鱓音鼉。）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衰，楚爲反。）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蓺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謂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

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衞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集解】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集解】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集解】徐廣曰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集解】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議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

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訽於魏齊，【集解】徐廣曰：訽音逅。【索隱】訽音火候反。訽，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集解】徐廣曰：堤塴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

非理橈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
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集解】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
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
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
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
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
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衞將軍驃
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
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集解】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
臣【索隱】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
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集解】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
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
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
薦人稱長者壯有溉【集解】徐廣曰一作既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
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
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集解】徐廣曰一云不檢信
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
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
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索隱】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集解】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
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闚
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集解】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集解】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蓋姓也音古盍反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案舊聞有遺失故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索隱】顏云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己音紀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於書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略以拾遺補藝【集解】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漢書作補闕此作六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於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正義】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第七十【集解】駰案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無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史記卷一百三十

史記卷一百三十考證

太史公自序其在衛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名喜也

○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

以傳劍論顯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劍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一誤

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劉攽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為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時

使人儉而善失真○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繳繞即檢束之意也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蠶室也

大臣侗疑索隱侗是侗達意共所疑○董份曰侗字恐是恫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為侗達既侗達矣又何疑乎

閒不容翲忽○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閻若璩曰曾子云其閒不容髮

申呂肖矣集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顧炎武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為痟者非是臣照按古時字少或痟削俱書肖字未可定也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楚莊王都陳○余有丁曰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

壯有瀛○凌稚隆曰以上文長翟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瀛字下又疑有闕文

史記卷一百三十考證

補史記序

司馬貞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絶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襃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誡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補史記序

補史記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補撰幷注

三皇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曆，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按伏犧風姓出國語，其華胥以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名，即舜所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按譙周古史考，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也。）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按事出漢書曆志。宓音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大皞是也。（按位在東方，象日之明，故稱太皞。皞，明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謐，伏犧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惟作笙簧。（按禮明堂位及世本，皆云女媧作笙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按三皇記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爲皇，宋均以祝融爲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爲皇，承伏犧，皇甫謐亦同。今依之爲說也。）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爲少典有媧氏諸侯國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皇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媧氏之女也。）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氏。皇甫謐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詙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按神農之後凡八代，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況譙皇二氏皆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紀亦據以爲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即榆罔，榆罔猶襲神農之號也。）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云。

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

所載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然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圖三五曆也)及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故曰五龍氏也)燧人氏(按其君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犧氏前譙周以爲三皇之首也)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按皇甫謐以爲大庭已下十五君皆襲庖犧之號事不經見難可依從然按古封太山者首有無懷氏乃在太昊之前豈得如謐所說)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補史記

史記正義論例謚法解列國分野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論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記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託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獎箴誡為後之楷模也

論注例

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若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鄭玄王肅馬融所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玄馬融王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而裴駰並引為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為注也

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漑勑字作飭制字作剬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黹（陟几反）今之史本則有從㡀（音敝）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㡀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黿鼉從龜辭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為帶美下為大裹下為衣極下為點析傍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敕勇反）錫為錫（音陽）以支（章移反）代文（問分反）將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

論音例

史文與傳諸書同者劉氏並依舊本為音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程南譌便程西成便在伏物咸依見字讀之太史變尚書文者義理特美或訓意改其古澀何煩如劉氏依尚書舊音斯例蓋多不可具錄著在正義隨文音之君子宜詳其理庶明太史公之達學也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為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並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

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冣爲鉅異或失在浮清或帶於重濁今之取捨冀除茲弊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爲好惡（並去聲）當體則爲名譽（音預）情乖則曰毀譽（音餘）自壞（乎怪反）壞徹（上音怪）自斷（徒緩反自去離也）刀斷（端管反以刀割令相去也）耶（以奢反未審之辭也）也（亦且反助句之語也）復（音伏又扶富反重也）過（古臥反越度也）解（核買反自散也）間（紀莧反隙也）畜（許又反）畜（許六反養也）先（蘇前反）仙（屑然反）尤（羽求反）侯（胡溝反）治持（並音直之反）之（止而反）脂砥祗（並音旨夷反）惟維遺唯（並音以隹反）怡貽頤詒（並音與之反）夷寅彝姨（並音以脂反）私（息脂反）綏雖睢荾（並音息遺反）偲司伺絲（並音巨支反）卮枝祇肢（並音章移反）祇岐（並音巨支反）其期旗棊踑（並音渠之反）祈頎旂幾畿（並音渠希反）僖熙嬉嘻（並音許其反）希晞睎稀（並音虛幾反）霏妃菲騑（並音芳非反）飛非扉（並音匪肥反）尸屍蓍（並音式脂反）詩（書之反）巾（居人反）斤筋（舉欣反）篇偏（並音芳連反）穿（詳連反）里李裏（並音良止反）至贄（並音脂利反）志（之吏反）利涖（並音力至反）吏（力置反）寺嗣飼（並音辭吏反）字牸（並音疾置反）自（疾二反）置致躓鷙（並音陟利反）器（去冀反）氣（去既反）亟（去吏反）冀穊（几利反）既（居未反）覆（敷救反又敷福反）副（敷救反）富鍑（並音府副反）若斯清濁實亦難分博學碩材乃有甄異此例極廣不可具言庶後學士幸留意焉

音字例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稍易若音上字言上別之所音下字乃復書下有長句在文中須音則題其字

發字例

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辯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

畜（許六反養也又許救反六畜也又他六反聚也）從（訟容反隨也又縱反南北長也又但容又子勇反相勸也又從用反侍從也又足用反恣也）數（色具反曆數術數也又色五反次第也又色角反頻也）傳（逐戀反書傳也又逐全反相付也又張戀反肆也）卒（子律反卒終也又倉忽反急也又尊忽反兵人也字體各別不辨故發之也）辟（君也徵也又頻亦反罪也闢也疋亦反邪也又疋跛反諭也又音避譬也又普覓反辟壁也）施（書移反張也又式豉反與也又羊豉反延也）間（紀閑反隟也又紀莧反間也又莧間反靜也）射（蛇夜反射也又成亦反音石）夏（胡馬反禹號也又胡嫁反春夏也又格雅反賜夏縣也）復（符富反重也又音伏也又音福徐役之也）重（直拱反厚也直龍反疊也又直用反累也）適（聖石反寬也之也又丁歷反大也又張革反責也又音敵當也）汜（音祀水在成皐又音凡邑名在襄城又孚劍反爲水在定陶高帝即位處也又音夷楚人呼土爲汜橋）樂（音岳謂音樂也又音洛歡也又音五教反好也情願也）覆（敷富反蓋也又敷福反再也）恐（曲用反疑也又丘拱反懼也）惡（烏各反惡也又烏路反憎也又音烏謂於何也）斷（端管反有物割截也又段綴反自相分也又端亂反斷疑事也）解（佳買反除結縛也又核買反散也又佳債反息墮也又核詐反縫解）幾（音機庶幾也又音祈近也又音記亦冀望字也又音紀錄也）過（古臥反度也界過也又音戈經過也度前也）率（所律反率例也率伏也又音類也又音制徐廣云率即斂也又音色類反將帥也）屈（立勿反曲也又君勿反姓也又羣勿反盡也強也）上（時讓反位也元在物之上又時掌反自下而上）王（于方反人主也又于放反霸王也又盛也）長（直良反久也又張丈反長上也）籍（才昔反名籍也又薦籍也又租夜反卽借也）培（薄回反補也又蒲內反板也）勝（音升又式證反）難（乃丹反艱也乃旦反危也）使（所里反又所吏反）相（息羊反又息匠反）沈（針甚反又針禁反又直今反又沈禁反溺沒也）任（入今反又人禁反）棺（音官又古玩反又古患反斂之也）造（曹早反七到反至也）妻（七低反切帝反）費（非味反用也又音祕邑也扶味反姓也）

謚法解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

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號諡

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善

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

靖民則法曰皇靖安

平易不訾曰簡不信訾毀

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帝

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寵貴義士

仁義所往曰王民往歸之

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

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

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

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

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

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

從之成羣曰君民從之

愛民長弟曰恭順長接弟

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

敬賓厚禮曰聖厚於禮

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

芘親之闕曰恭修德以蓋之

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

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於人

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

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長儀則可象

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

大慮靜民曰定思樹惠

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

純行不爽曰定行一不傷

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

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

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

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

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

甲冑有勞曰襄亟征伐

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小心畏忌曰僖思所當忌

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強不屈懷忠恕正曲直

質淵受諫曰釐深故能受

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諫

有罰而還曰釐知難而退

威彊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

溫柔賢善曰懿性純淑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故能定

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

聰明睿哲曰獻有通知之聰

夸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知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

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
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
慈惠愛親曰孝。周愛族親。
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
協時肇厚曰孝。協合肇始。
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
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
布德執義曰穆。故穆穆。
資輔就共曰齊。資輔佐而共成。
中情見貌曰穆。性公露。
甄心動懼曰頃。甄精。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
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慎敬。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
柔德安眾曰靖。成眾使安。
聖聞周達曰昭。聖聖通合。
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
治而無眚曰平。無災罪也。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
威德剛武曰圉。禦亂患。
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
彌年壽考曰胡。久也。

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耆意大慮曰景。耆強也。
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
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補過。
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
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
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
猛以彊果曰威。彊甚於剛。
不隱無屈曰貞。坦然無私。
彊義執正曰威。問正言無私。
辟土服遠曰桓。以武正定。
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衰。
克敬動民曰桓。敬以使之。
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
辟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恩惠。
能思辯眾曰元。別之使各有次。
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斷。
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
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
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
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政。
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
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

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
兵甲亟作曰莊。以數征爲嚴。
行見中外曰慤。表裏。
叡圉克服曰莊。通邊圉使能服。
狀古述今曰譽。立言之稱。
勝敵志強曰莊。不撓故勝。
昭功寧民曰商。明有功者。
死於原野曰莊。非嚴何以死難。
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
屢征殺伐曰莊。以嚴釐之。
安心好靜曰夷。不爽政。
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
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善。
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
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
述義不克曰丁。不能成義。
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成。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秉德尊業曰烈。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
剛克爲伐曰翼。伐功也。
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爲終。
思慮深遠曰翼。小心翼翼。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始終一。

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
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
死而志成曰靈。志事不忘命。
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爲厲。
典禮不愆曰戴。無過。
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
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夭殤。
好祭鬼怪曰靈。瀆鬼神不致遠。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
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聽徹。
不顯尸國曰隱。以閒主國。
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令。
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
愎佷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佷。
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脩德。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己者。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稱志。
蚤孤短折曰哀。蚤未知人事。
恐懼從處曰悼。從處言險圮。
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
凶年無穀曰荒。不務耕稼。
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徙。
外內從亂曰荒。家不治官不治。

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
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
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
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
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凌。
在國逢難曰愍。兵寇之事。
蚤孤鋪位曰幽。鋪位即位而卒。
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
使民悲傷曰愍。苛政賊害。
柔質愛諫曰慧。以虛受人。
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用察少。
名實不爽曰質。不爽言相應。
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應其和。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
施勤無私曰類。無私唯義所在。
慈和偏服曰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思慮果遠曰明。自任多，近於專。
博文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
嗇於賜與曰愛。言貪恡。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惑。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
思慮不爽曰厚。不差所思而得。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
好內遠禮曰煬。朋淫於家，不奉禮。
克威惠禮曰魏。雖威不逆禮。
去禮遠衆曰煬。不率禮，不親長。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教之。
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
彰義掩過曰堅。明義以蓋前過。
疏遠繼位曰紹。非其第過得之。
華言無實曰夸。恢誕。
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情欲。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而逆之。
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
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而實傷。
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
除殘去虐曰湯。

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以其所為謚，象其事行。和會也。勤勞也。尊脩也。爽傷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武法也。布施也。敏疾也。速也。載事彌文以前周書謚法。周代君王並取作謚，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

列國分野

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為內史。顏師古云：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秦幷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

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馮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扶風治內史東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也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埜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

魏地觜觿參之分埜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卷去權反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埜今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韓地角亢氐之分埜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城陽

趙地昴畢之分埜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燕地尾箕之分埜召公封於燕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齊地虛危之分埜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

魯地奎婁之分埜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

宋地房心之分埜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今之睢陽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今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

楚地翼軫之分埜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後陳魯屬焉

吳地斗牛之分埜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埜今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

以前是戰國時諸國界域及相侵伐犬牙深入然亦不能委細故略記之用知大略

史記正義論例列國分野

尚書臣張照謹言。司馬遷紹春秋作史記，後世史家奉爲鼻祖焉。顧其書前後重複互異甚多，讀者舉矛刺盾，往往而是。原其所以，蓋有三焉。一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夫與其過而棄之，無寧過而存之。一事而傳聞異辭，則並舉而互見，不敢以己之臆橫斷往古之人，遷之慎也。一曰遷武帝之臣也，則如所稱今上本紀者，固宜有錄無書，其他文字敘至遷作史記時而止者，其文字似未了而義已了，後人不知，妄爲增益，於是金鍮莫辨。所爲褚先生者，固不足以述遷之緒，況又未必皆褚先生爲之，所以益雜亂而無章也。一曰遷之爲史，祖述春秋，顧春秋之義微矣，遷豈能彷彿萬一哉。其體例實遷草創，其爲言述古諷今，不專爲一代之史，與後代史家專敘一代者不同，且非易代而爲之，其所筆創即本朝之事也，固不得不以微辭見指，而後世或僭焉，以爲有闕遺而轉增益之，或失其指趣，而妄加非議。有是三者，是以讀史記之難異於他史。我

皇上稽古右文，命臣等攷訂前史而重刊之，以嘉惠後學。臣等學殖荒落，何足仰副

明詔。謹就所聞諸師友、見諸傳記者，爲之考證，以附卷後。其間都有侍從燕閒得聞

天語講論，臣輒剽竊入書，以幸士林。其注有三，曰集解，曰索隱，曰正義，世固皆無全本，就世所傳本博考而詳校之，蓋比明監本增什之六，然猶未全也。其於已刊之後復搜得之者，則又見於考證中，以補其遺。顧三注文字益多舛訛，雖據所見聞稍加駁正，入於考證，然不能無罣漏也。要之，校明監本，則不可同年語矣。臣照謹識。